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四

（3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　題

一、石霜楚圓禪師語錄

編譯組

一卷。宋・石霜楚圓語，慧南重編。又名「慈明和尚五會語錄」、「慈明和尚語錄」。楚圓（西元九八六—一〇三九年）爲汾陽善昭禪師法嗣、臨濟下六世，歷住南源山廣利禪院、潭州道吾山、石霜山崇勝禪院、南嶽山福嚴禪院、潭州興化禪院。本書所收，即爲楚圓在上述五寺中所開示的法語及偈頌等。卷首收有章倧的「慈明四家錄并序」、本延的「慈明禪師五會住持語錄并序」。

二、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後錄

編譯組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一卷。宋・仁勇等編。爲楊岐宗祖楊岐方會的語要、偈頌等之集輯。

全書分爲五篇，其中第一篇是江寧府保寧禪院仁勇編的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列舉約十五條的上堂語等。第二篇是舒州白雲峯守端編的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收約二十條

的上堂語等。第三篇是潭州道吾眞禪師語要，收錄與方會同門的道吾悟眞的上堂語三十二條。第四篇是勘辨，即勘檢辨別之意，原係指師家試學人之深淺，或學人探師家之正邪，但此處語錄是記某師試一僧。第五篇是偈頌，收爲山水牯牛以下九首及三妙三訣頌。卷末載，北宋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文政的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及元祐三年（一〇八八）楊傑的題楊岐會老語錄。此處之方會和尚語錄爲古尊宿語錄卷十九的別錄，五篇之中，前兩篇確爲門下仁勇及守端所編。但其次第三篇並非方會的語錄，第四篇的勘辨及第五篇的偈頌，到底是否爲方會的遺編，則尚待考證。

「楊岐方會和尚後錄」，一卷。收錄潭州興化禪寺入院開堂、上堂語約三十條、勘辨七條及自述眞讚等，可能是宋・師明所集輯的「續古尊宿語要」的別錄。

三、白雲守端禪師廣錄

編譯組

四卷。宋・白雲守端語，處凝等編。守端禪師係楊岐山方會禪師法嗣，南岳下十二世，曾於承天、崇勝、證道、乾明、興化及海會等六處禪院建法幢，化益人天。本書即是廣輯其在上述六處所說的法語、偈頌及頌古。卷首附有王孜的序文。

四、白雲守端禪師語錄

編譯組

二卷。宋・白雲守端(西元一〇二五—一〇七二年)禪師上堂語及贊頌的輯錄。本書曾被收錄在「慈明四家錄」,其後又爲「續古尊宿語要」所收。本輯收錄的是「續古尊宿語要」遺漏的部分。

五、法演禪師語錄

編譯組

三卷。宋・才良等編。此爲臨濟宗楊岐派五祖法演(西元一〇二四?—一一〇四年)一代之語錄。書成於法演生前。法演之語錄,本來似有「慈明四家錄」所收者,但現已不存。據近年之研究,法演語錄,於淳熙五年(一一七八)被收錄於「古尊宿語要」。後來收錄於咸淳三年(一二六七)之「古尊宿語錄」重刊本之法演語錄,與明藏本「古尊宿語錄」中之法演語錄,序文之位置與分卷之次第不同。明藏本會將咸淳重刊本重新加以整理。

六、蒙山法語

編譯組

宋・皖山禪師與弟子蒙山等人的法語集。宋・皖山正凝、蒙山德異等人所撰。全書共有十一篇,爲:皖山正凝禪師示蒙山法語、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脚法語、蒙山和尚示衆、古潭和尚法語、普濟尊者示覺悟禪人、蒙山和尚示古原上人、蒙山和尚示覺圓上人、蒙山和尚亦惟正上人、蒙山和尚示聰上人、蒙山和尚無字十節目、休休庵主坐禪文。

七、明覺禪師語錄

編譯組

全書六卷。宋・雪竇重顯語，文軫、圓應、文政等編。主要輯錄雪竇一生的語錄及其所著的「祖英集」與「瀑泉集」。雪竇禪師係雲門四世法孫。爲智門禪師法嗣，辯才天縱，具超格正眼，爲古今罕睹之高僧；著有百則頌古、瀑泉集、祖英集、開堂錄、拾遺等。本書的內容，大略如下：

卷一：住蘇州(江蘇省)洞庭翠禪寺語、拈古、室中擧古、勘辨、雪峯塔銘、住明州(浙江省)雪竇禪寺語。

卷二：擧古、勘辨、歌頌、後錄。

卷三：拈古百則。

卷四：瀑泉集，此爲圓應所編，主要收錄雪竇的垂示自答、因緣、提唱，以及復學人的應酬語句百五十則，卷末附有「石頭大師參同契」、「眞讚」。

卷五—六：祖英集，文政編，輯錄雪竇與光德、門人等的應酬詩文凡三百餘篇，以及大師塔銘一篇。

八、鐔津集

編譯組

十九卷，北宋契嵩撰。即薩州鐔津東山沙門明教大師——契嵩之文集。又名「鐔津文集」。內含「輔教編」、「論原」、「雜著」、「書啟」、「非韓」等文章多篇及詩集等。

嵩慨然憫禪門之陵遲，遂作「禪宗定祖圖」及「傳法正宗記」。以明禪法之由來。其後，奉此書以遊京師，並上奏仁宗，皇帝覽之，大喜，詔付傳法院，令編入大藏經中，並賜明教大師號，其文名遂傳於朝野間。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

契嵩示寂後，經三十餘年，有懷悟禪師者，訪求嵩之遺文，除編入藏經之「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不易見。大觀初，乃自湖南沙門景純處，得嵩之全集，約十六萬餘言，懷悟大悅，更求異本，訂誤、石刻成模，補闕，至紹興初，遂編次一書，題爲「鐔津文集」；然此集合入藏之「正宗記」、「定祖圖」等，不過三十餘萬言，餘更無所聞，與舊集相比，殆失其半。紹興三十年，福州太平寺正言長老重新校勘，然其流傳未廣。元至大二年，有二十餘人協力重刻之，首有李之同、德洪序，末附拾遺，明本重刋疏及法珊、林之奇、莆陵之跋。至明，又有原旭、天全二人企圖重刻，於永樂八年刻成。

九、投子義青禪師語錄（一卷本）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投子義青撰，道楷編。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刋行。又名「舒州投子山妙續禪師語錄」。

投子義青(西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三年)，大陽警玄法嗣，人稱「青華嚴」。曾住於投子山，宋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示寂。世壽五二，法臘三七。本書輯錄其上堂示衆語要二十五條，卷末有子淳撰的略傳。

十、投子義青禪師語錄(二卷本)

編譯組

全書二卷。宋·投子義青撰，自覺重編。又稱作「投子青和尚語錄」、「舒州投子青禪師語錄」。

本書分上、下二卷。上卷收錄白雲山海會禪院語錄、投子山勝因禪院語錄、師答同霖十問及偈頌眞贊。其中所收的五位偏正謠、綱宗及賓主等偈頌，是研究中國曹洞宗獨特禪風的好資料。下卷收錄一百則頌古。卷末附有行狀及跋文。

十一、薦福承古禪師語錄

編譯組

一卷。宋·薦福承古撰，文智編。又稱作「古禪師語錄」。宋·紹聖四(一〇九七)年序刊。

承古禪師，自稱是雲門文偃的法嗣，因棲止於雲居弘覺禪師的塔所，故世人稱其爲古塔主；曾於景祐四年，應郡守范仲淹之請住於薦福，開堂說法。

本書收錄的是承古禪師在薦福所說的上堂語要，小參語要及偈頌。此外，卷首收有靈源惟

清、大慧宗杲的兩篇序；卷末附有自「五燈嚴統」第十五卷抄錄的「承古傳」，以及自「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六卷抄錄的「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十二、汾陽善昭禪師語錄

編譯組

三卷。宋・汾陽善昭語，楚圓集。宋・建中靖國元年（西元一一〇一）印行，元至大四年（一三一一）重刊。又名「汾陽無德禪師語錄」、「汾陽無德和尚語錄」、「無德和尚語錄」、「汾陽錄」。

無德善昭（西元九四七—一〇二四年），首山省念禪師法嗣，南岳下九世，曾住汾陽（山西省汾州）太子院，舉揚臨濟宗風，天聖二年示寂，諡號無德禪師。本書主要輯錄其開堂、上堂、小參等法語，以及頌古、歌頌等。卷首有楊億的原序及重刊序文五篇，卷末附守中和尚的跋文。

十三、雲菴眞淨禪師語錄

編譯組

六卷。宋・眞淨克文（西元一〇二五—一一〇二年）述，福深等編。又名「雲菴克文禪師語錄」、「眞淨大師語錄」。

本書卷首收有守忠、蘇轍的序文，及王安石、王安禮的請疏；卷一收有住筠州聖壽語錄（法深編）、住洞山語錄上；卷二收有住洞山語錄下、住金陵報寧語錄；卷三收有住廬山歸宗語錄、

住寶峯禪院語錄上；卷四收有住寶峯禪院語錄下、偈頌上；卷五收有偈頌中；卷六收有偈頌下；卷末收有程袞的後序及德洪所撰的「眞淨和尚行狀」、「雲菴眞讚」等。

十四、法昌倚遇禪師語錄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法昌倚遇撰，宗密錄。崇寧四年（一一〇五）序刊。主要輯錄北禪智賢禪師法嗣、雲門五世洪州分寧（江西南昌府寧州）法昌禪院倚遇禪師的開堂語要、上堂小參語、勘辨及偈頌。並附有徐俯居士的序文及靈源惟清禪師的跋文。

十五、慧林宗本禪師別錄

編譯組

全書一卷。宋．慧林宗本撰，無際大師慧辯錄，法眞大師守一校勘，又名「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第一代圓照禪師別錄并靈巖偈頌」。

慧林宗本（西元一〇二〇——一〇九九年），雲門宗天衣義懷禪師法嗣，宋元豐六年（一〇八三）應神宗帝之請，住於東京的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其後哲宗帝賜號圓照禪師。本書收錄其上堂法語及靈巖山居頌二十首，卷末附錄收有自「普燈錄」、「會元」、「僧寶傳」三書中採錄的五篇語要。

十六、開福道寧禪師語錄

編譯組

宋・善果編。爲楊岐派五祖法演禪師的法嗣、南岳下十四世道寧禪師的語錄。又稱作「開福寧禪師語錄」、「開福寧和尚語錄」、「開福寧語錄」。

全書分爲上、下二卷，收錄上堂示衆的法語、偈頌，及末後的遺誡。此外又於卷首收有密山道顏禪師及昭山譚章所作的兩篇序，卷末收有圓悟克勤禪師、祖證及慈麟元趾所作的三篇後序。

目次

叁、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四一

捌・鐔津集

石霜楚圓禪師語錄

宋・慧南重編
石霜楚圓語



40 – 103 2A

慈明四家錄并序

慈明圓禪師嗣昭禪師　楊岐會禪師嗣圓禪師

白雲端禪師嗣會禪師　五祖演禪師嗣端禪師

左朝奉郎新通判泰州軍州主管學事章倧撰

臨濟宗風特盛於天下蓋其兒孫皆鷹揚虎視唯慈明負卓絕逸群之韻氣吞佛祖鎚拂之下鍛鍊凡聖機用超脫諸方未有出其右者臨濟之道恢廓焉其嗣子楊岐跨三脚驢踏殺天下人而白雲東山繼紹其宗以無字印印破天下衲僧面門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觀其提持綱要若揭日月後之覽者如墮妖霧而獲指南之車道場正堂辨公禪師嗟乎舊板既廢斯錄無傳況今末學但玩魚目以爲其眞豈識夜光者哉特命工重刊目之曰慈明四家錄庶幾正續之宗不墜然金剛圈栗棘蓬鋏酸䤈於是燦然列于前若欲吞透未出常情既以不然請閱斯錄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春朔日序

慈明禪師五會住持語錄并序

智度山定林禪寺沙門　本延　述

禪宗八代至江西馬祖大師分枝列派大盛於天下師門既廣學者益衆卽非之論既失權巧之機遂張將絕異端必從正見所以南泉趙州截斷於衆流黃檗臨濟逈超於三世爲師不易求人更難的乳相投興化忽逢於南院靈苗益秀風穴乃會於首山方今河東有昭湖南有圓昭卽玉振於首山圓乃珠生於汾水希代至寶應用以何窮末劫眞燈分光而莫盡噫人皆謂海爲百谷王龍爲萬物首殊不知歸塘泄於大方之外罔測波瀾金翅吞於巨腹之中安能變化今覽圓禪師之語錄亦猶是焉謹而序之時天聖五年丁卯十月一日序

師初住袁州南源山廣利禪院語錄

住筠州黃檗山嗣法小師賜紫　慧南　重編

師在崇勝院開堂日大衆迎至法座前僧官宣疏罷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炷香奉爲
今上　皇帝伏願龍圖永固玉葉彌芳又拈香云此一炷香奉爲知郡郎中及諸官僚福星高照聖澤長臨又拈香云此一炷香爲我汾州太子禪院無德禪師且問諸人還識無德禪師麼若也不識爐煙起處一任觀看師遂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乃云大衆會麼宜陽秀水南嶽石橋若也不會山僧謾你諸人去也所以達磨西來教外別傳一句且道別傳箇什麼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如諸人盡是祖師指出底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與祖師同參若信不及可謂自生退屈此日一會不是小緣莫非工部郎中與諸官僚夙承佛記示作王臣建立法幢令法久住且道法幢作麼生建立還有英靈者麼試出來通箇消息看」　時有僧出問昔日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今日和尚出世郎中臨筵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云好進云與麼則粉骨碎身去也師云三月野花鋪地錦九秋黃葉亂飄金進云與麼則師今一句永鎮南源也師云若是知音者更不用忉忉」　問郎中堅請師登座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有問有答進云與麼則海水騰波須彌踍跳去也師云大海雖然闊龍王不肯安進云百雜碎師便喝僧應喏師云棒不打好人隨後與一拂」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師子咬人進云與麼則汾陽的子也師云狂狗趁塊」　問如何是道師云踢著不嗔進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嘗戳背負」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渾家送上船」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師乃云問話且止若論此事豈在如斯言多去道轉遠所以道摩竭陀國已露鋒鋩少室峯前入泥入水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但某本欲寄居山野藏拙延時此者伏承知郡郎中與諸官僚曲垂請命令續先基緣某諸事荒唐抑而不已如今向諸官面前作一場笑具還有人撿點得出麼若也撿點得出共相證據若無山僧今日

失利久立尊官伏惟珍重
師初入院陞座云祖師正令豈有言詮侍者拈香早
成多事釋迦掩室已涉繁詞居士默然却成多說何
故彼彼出家彼彼行脚且問諸人作麼生是出家行
脚底事莫是著衣喫飰行住座臥廣學多聞無言無
說麼若與麼會大似撩棒打月既不與麼會又作麼
生還有識好惡者麼有卽出來對衆證明若無有疑
請問
時有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祖意西來請
師舉唱師云你從什麼處來進云汾陽一曲師親唱
今日南源事若何師云你見南源麼
問昔日梵王
請佛蓋爲群生今日知縣臨筵有何祥瑞師云落花
三月雨殘夢五更鐘進云大衆蒙恩學人禮拜師云
天闊地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晝行夜臥
問有言有說皆是世諦之談無言無說未是衲僧
行履處幸對人天請師垂示師云放山僧一線道與
闍梨葛藤進云專爲流通也師云一片白雲橫世界
箇中誰是出頭人
問如何是佛師云水出高源
問如何是南源境師云黃河九曲水出崑崙進云如
何是境中人師云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
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洞庭湖裏浪滔天
師云更有問話者麼有卽出來諸供養中法供養爲
最還有麼若無不可强生節目也但某匪是當人盖
居祖列此日何沐員外時垂朝騎遠屈山門至於多
感在會司空檀越及諸信士夙承佛記方乃如斯同
心竭力建立法幢所以道佛法委付王臣有力檀越
若非此人不能建立諸院山主長老和尙本院前後
知事並願同垂般若之舟共到菩提之岸且問諸人
還識得岸也未若識得去天上人間縱橫自在若不
識山僧今日被你諸人勘破久立珍重
上堂云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
時有僧問如何是異類中人師云頭長脚短進云與
麼則謝師指示師云半幅全封進云直與麼去也師
云闍梨鼻孔爲什麼在山僧手裏僧無語師便打
問久爲流浪途中客乞師方便指歸源師云飢餐渴
飲進云與麼則因師得契如如理十載徒勞了色空
師云晝行三千夜行八百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

師云口能招禍」 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云尋」 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云三把茅」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云響進云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 問閑中取靜時如何師云頭枕布袋」 問如何是佛師云蓮華捧足師乃竪起拄杖云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天下老和尙總變成南源拄杖去也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看看拄杖子穿過你等諸人髑髏裏去也還有識痛痒者麼有試出來對衆蹉跳看若無南源今日失利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師到崇勝衆請陞座師乃云若裏是崇勝法堂不可向者裏說佛說法去也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與麼道大似擔水河頭賣衆中還有人點撿得出麼試出來點撿看有麼有麼」 時有僧問諸法已聞今日演請師直下指歸源師云天不高地不遠進云與麼則孤峯出群嶽萬里百花新師云不是擲鈎客徒勞到海壖」 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意如何師云來風可鑑進云大衆側聆學人禮拜去也師云靈利人難得」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云銀蟾初出海何處不分明進云還許學人請益也無師云大海無邊際不宿水雲人」 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提不起進云與麼則大衆攢眉去也師云有什麼交涉」 問海上雲遊時如何師云苦

師乃云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風直饒句下精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道山靑水綠雀噪鵶鳴萬派同源海雲自異未來諸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隨坑落壍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矢上更加尖下座

師到仰山衆請陞座師乃云寶鏡當臺森羅自現太阿在手煞活臨時且道還有該不著者麼有郎倒道將一句來如無初心後學有疑請問時有僧問知師久臥深潭裏大仰陞堂事若何師云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進云學人不會特伸請益師云拈取簸箕別處舂僧無語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有行者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師云一場懡㦬進云只如

伎一作伏

大通智勝佛又如何 師云八十翁翁若少年 進云學人耳順之年乞師再垂方便 師云衆人伎事

師乃云馬大師卽心卽佛 當人未悟 盤山非心非佛 只成戲論之談 雪嶺輥毬 誑謼小兒之作 雲門顧鑑 笑煞傍觀 少室自傷 一場大錯 德山入門便棒 未遇奇人 臨濟入門便喝 太煞輕薄 黃梅呈頌 人我未忘 更言祖祖相傳 遞相誹謗 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 所以道鷹生鷹子 鵲生鵲兒 然雖如此 也是韲甕茶鉼 乃彈指一下 下座

上堂 僧問油盡燈滅時如何 師云養子不及父」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堆堆地 進云見後如何 師云堆堆地」 問如何是和尚受用處 師云困僧擬進語 師便打」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有錫降龍虎 進云忽遇上上人來又如何 師云無心伏鬼神」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云侯伯乘鞍馬 村翁刺杖行」 問失前忘後時如何 師云不」 問一得永得時如何 師云抱石投河」 問學人仗鏌鎁劍取師頭時如何 師云斬取去 僧擬開口 師便打」 問如何是南源狗 師云嘊

師乃云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乃竪起拄杖云 者箇是南源拄杖子 阿那箇是此經 良久云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喝一喝下座

因同人相訪上堂云 颯颯涼風景 同人訪寂寥 煑茶山上水 燒鼎洞中樵 珍重

上堂良久云 無爲無事人 猶是金鎖難 喝一喝 卓拄杖下座

因雪下上堂云 雪落漫漫 水雲何進 且道倒退一句作麼生道 還有道得麼 試出來道看 設你道得倜儻分明 南源未許你在 且道南源有什麼長處」 時有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云禮拜更慇懃 進云如何是賓中主 師云拄杖常在手 進云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橫擔楖栗撥乾坤 進云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劍握甑人手」 問如何是佛 師云瀟湘班竹杖」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師云長安夜夜家家月 進云來後如何 師云幾處笙歌幾處愁」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 師云物逐人興」 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 師云槐木成林」

問佛祖不立時如何。師云口上生茅」問知有不會底人畢竟如何。師云菩薩面夜叉心
師乃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豎起拄杖云者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實相義。你若見去被見聞所轉。若也不見。行脚眼在什麼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師云一刀兩段。進云如何是驗衲僧句。師云寒山拾得。進云如何是正令行句。師云來千去萬。進云如何是立乾坤句。師云天高海闊」問如何是佛。師云人老病生」問與師並坐時如何。師云線穿黃蘗」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你試道看。僧擬議。師便打」問古人封白帋意旨如何師云家貧路富
師乃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現。百億毛頭師子一毛頭現。千頭萬頭俱識取。一頭乃豎起拄杖云者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一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且道作麼生是直與。一句長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三日風五日雨」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頂戴須彌」問如何是佛。師云石打不入」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水深蓋不得。進云出水後如何。師云不礙往來看。進云花開後如何。師云南北馨香。進云結子後如何。師云餧魚餧鼈
師乃豎起拄杖云。恒沙諸佛恒沙國土被南源拄杖子一時吞却。其中衆生不覺不知。你衲僧鼻孔在什麼處。若也知得。橫擔拄杖目視雲霄。若也不知。長連床上有粥有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南源山語錄終

師住潭州道吾山語錄

師在興化開堂。衆迎至法座前。表白宣疏罷。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乃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大衆釋迦正眼靈山獨付。飲光達磨眞宗少室

首傳惠可西天此土各有知音今日天人普會還有知音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唱和

有僧問曇花開遍我佛降生尊官臨筵請師說法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天高地近」 問達磨西來曲爲今日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雲雨滿寥廓花開遍地春進云與麼則潤松青冷澹曉月照長川師云一句旣流通古今誰言異進云雲生嶺上花發巖前師云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進云今日遭逢和尙師便喝」 問大衆已臨師座側祖意西來事若何師云月上移松影雲行山自迎進云爭奈學人有疑何師云請益且待別時來隨後拂一拂」 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黑似漆進云生後如何師云撐天拄地」 問進退不得時如何師云鼠斷衆疑

師乃云先寳應和尙道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若是道吾卽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淸行人避路坐也乾坤黯黑日月無光汝等諸人何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卽出來對衆出氣看若無道吾今日與你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

師入院上堂僧問纔見師便迴時如何師云湖南鎭主進云末後慇懃請師別道師云多少分明進云大衆側聆師云未敢相許」 問問著說不得時如何師云人貧智短」 問步步登高時如何師云雲生足下」 問如何是禪師云鼻孔入地

師乃云吾峯岌岌獨露太虛之中布水滔滔冷瀉碧霄巖畔龍潭幽僻遊魚透卽無門天柱山高水雲進而無路垂鉤四海少遇獰龍一句當鋒罕逢知己所以三玄權設應病施方四揀開遮觀根逗誘過去諸佛悲願難窮西祖東流不忘付囑河沙知識善巧多方萬派同源皆歸大海且道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設你道得倜儻分明也未夢見野僧脚跟在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竪起拄杖云

者箇是道吾拄杖阿那箇是一體良久云渡河須用
筏到岸不須船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
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
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乃
竪起拄杖云者箇是道吾拄杖阿那箇是般若看看
文殊菩薩與善財童子向十字路頭說因說果被維
摩居士喝一喝直得瓦解氷消良久云將謂是維摩
居士元來祇是山前李胡子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敲禪床一下云河沙世界百雜碎帝釋
梵王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汝等諸人還知麼若知去
出來對衆道看若無道吾今日失利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云玄沙曾見雪峯
來進云未審意旨如何師云一生不出嶺 問久昧
衣珠請師指出師云草賊大敗進云走透無路也師
云脚踼不動 座主問承教有言因緣自然自然卽
不問如何是因緣師云記來多少時進云如何是自
然師云速退速退妨他別人問座主擬議師便打
師乃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
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喝
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人緇素得麼若有試請
出來呈醜拙看若無道吾今日失利下座
上堂云面西行向東北斗正离宮道去何曾去騎牛
卧水童伏惟珍重下座
上堂僧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釣絲絞水 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師云囊無一鏹進云忽遇客來如
何祗待師云淸風掃地明月爲燈 問如何是佛師
云有錢使錢
師乃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諸仁者
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
法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礙悟法無生是爲無生法忍
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
當念且問諸人阿那箇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
卽汝之本覺妙明之性蓋爲不了生死根源執妄爲
實隨妄所轉致墮輪迴受種種苦若能迴光返照自

悟本來眞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
空身卽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
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
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毗富羅山飲乳如四大
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
遂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
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
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
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唯
有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眞宗故曰本源自性天
眞佛又云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
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
皆淸淨是爲淸淨法身若到者箇田地便能出此入
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
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
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
呵大笑天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他汗臭
氣在雖然如長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

生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下座
上堂竪起拄杖云僧堂佛殿總被山僧拄杖子呑却
露柱燈籠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汝等諸人還知麼若
也知去山僧敗闕若也不知山僧失利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仗鏌鎁劍取師頭時如何師云道吾
遭逢」僧擬議師便打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
馬有垂韁之德犬有濕草之恩進云與麼則不別也
師云西天此土」 問六國未寧時如何師云夜過天
河進云寧後如何師云死在婦人手
師乃云心隨萬物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
亦無憂竪起拄杖云者箇是道吾拄杖阿那箇是諸
人心恒沙國土恒沙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
盡在道吾拄杖頭上轉大法輪汝等諸人還見麼若
也見去朝遊西天暮歸唐土若也不見晨朝有粥齋
時有飯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打骨出髓」 問如
何是道吾境師云有山有水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

云衆人攢簇　問如何是吹毛劒師云佳人敗取師乃云歸根得地落葉知秋得地卽不問你諸人知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土上更加泥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旣是護法善神爲什麼張弓架箭師云禮防君子僧禮拜師便打

師乃云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横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問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安身立命處北俱盧州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飯卓拄杖下座

道吾語錄終

師住潭州石霜山崇勝禪院語錄

師入院上堂云迦葉堂前石霜門下須得具金剛眼睛若不具金剛眼睛二六時中四威儀內魔境現前不能辯別便乃流浪三界休歇無期大衆作麼生是金剛眼睛若也知去可謂耀破四天下若也不知有疑請問　時有僧問三門不閉卽不問枯木堂前事若何師云也好消息進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云千古有知音僧禮拜師便喝　問如何是石霜水師云春夏長如此秋冬亦復然進云忽然塞斷源頭又作麼生師云你試塞看僧擬議師便打云弄潮須是弄潮人

師乃云山靑水碧觀境思人時代相遙音容如在憶昔諸道者住瀏陽庵時祗代洞山禪客下一轉語悟本一鬧便知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當年被衆迎出住石霜山後來果如其言名馳天下所謂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山僧不曾住庵不代一轉語亦被賓侯移住石霜山接待往來祗以麤粥淡飦隨時應用故不失其宜直饒與麼來者總議得伊不與麼來者亦不欠少伊是伊到來自然不打者鼓笛特地息干戈便道似一條白練古廟香爐去然且道與古昔還有親疎也無良久云枯木堂前花更春下座

師在興化開堂宣疏罷拈香祝

聖畢乃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顧視左右云幸然好箇圓成第一義却被維那一槌打碎直得大海翻波須彌震動六凡四聖膽喪魂

飛山僧且向第二義中隨波逐浪唱九作十去也致
問諸人作麼生是第一義若也知去觸事有餘其或
不然有知請問」 時有僧問將軍掛甲人皆見拱手
歸降事若何師云看進云與麼則叉手當胷退身三
步去也師云拈頭作尾拈尾作頭進云今日遭逢師
噓一聲」 問如何是當鋒一句師云新羅人腰帶進
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進云大衆側聆學人禮
拜師便喝」 問揚眉瞬目皆是方便止啼父母未生
時請師指箇入路師云井底烏龜頭帶雪」 問有理
不伸時如何師云苦進云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進
云將謂胡鬚赤師云夢見石霜脚跟麼

師乃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竪起拄杖云者箇
是石霜拄杖子阿那箇是有為法西天二十八祖唐
土六祖恒沙國土恒沙諸佛盡在拄杖頭上說佛說
法被須菩提喝一喝一場懡㦬在東還東在西還西
在南還南在北還北你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可謂
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若也不知君聖臣賢謳謠滿路
以拄杖擊繩床下座

冬節日上堂云一冬復一冬一日復一日五湖參禪
人佳景休拈出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新羅打鼓進云磨
後如何師云西天作舞」 問方木調絃時如何師云
擔竿一尺二進云與麼則和尚首出今時也師云脚
撥不動進云莫道不知音師云三十年後悟去也不定」
師乃云夫說法有須應時節若不應時節總是非時
語還有應著者麼應即應了且道落在什麼處喝一
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乃竪起拄杖云者
箇是石霜拄杖子阿那箇是涅槃門良久云見月休
觀指歸家罷問程卓拄杖下座

歲旦上堂云人人盡皆賀歲唯有山僧不拜日月本
無新舊何須特地提怪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且道晝
行夜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以拄杖卓一下云德山
證明便下座

結夏日上堂云結夏十五十六日下蠟人相續頭面

四五完全鼻孔一無不足文殊酒肆人嫌彌勒魚行
罵俗問諸人王不王木人歌石女曲秤栗低屛不屛
南泉打破粥鍋李胡鬚長金粟喝一喝下座
上堂以拄杖卓繩床一下云打草祇要蛇驚下座
上堂僧問三湘學衆名已振擲劍揮空事若何師便
喝進云與麼則落草馬蹄紅也師又喝進云三日後
看師又喝僧禮拜
師乃云石霜有三喝衲僧難辨別進步口喃喃知君
未猛烈臘月炎風生六月滿山雪爲報五湖人只此
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靈山一會千聖共臻釋主瞬眸飲光微笑衲
僧門下猶在半途你道全提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憐兒不覺醜卓拄杖下座
解夏日上堂云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
九難踏古皇道手掩黃河乾脚踢須彌倒浮生夢幻
身人命夕難保天堂與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
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禪
人可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
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
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從上諸聖三昧互相不知乃
拈拄杖畫一圓相云者箇是什麼良久云路逢劍客
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萬機遊刃終日弘道猪肉案頭事作麼生道
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倒道將一句來良久云金
鎞連鐶刀挑不出喝一喝下座
上堂良久云卽與麼會去早成多事更乃如何若何
和泥合水所以靈山會上迦葉親聞少室巖前祖師
斷臂且道斷臂作箇什麼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僧問磨礱三尺劍去化不平人未審意旨如何
師云好去進云點師云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云
了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名下無虛人
師乃云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
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
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如今還有謳
謌者麼良久云木人雖擧手石女不擡頭喝一喝

◈一寫歷字

雪下上堂昨夜漫天總雪大地一時皎潔今朝庭際無人莫道山僧不說

上堂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阿那箇是無爲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

上堂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竪起拄杖云者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若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龍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晝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知飢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

上堂云風活活雨連連環堂古殿一時穿吾峯孤高絶群天禪人到者盡皆嫌雪未下總言寒那堪雪下更燒煙薄煩惱喫茶去珍重

上堂云太陽昇南北走夜月圓天未曉鼻孔裏藏身一句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藏身一句作麼生道還有道得麼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喝一喝

石霜語錄終

師住南嶽山福嚴禪院語錄

師入院上堂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竪起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法還有人道得麼若也道得向四威儀中順道將一句來有麼有麼」僧問師登四處華王座雙履西歸事若何師云虛空無障礙南北任昇騰進云謝和尙答話師云閑者閑兮忙者忙」問山高雲鎖頂海濶衆流歸不犯波瀾句請師醫鉄機師云足上不足進云與麼則猿啼嶽頂鴈湊衡陽也師云頭尾相稱僧噓一聲師便喝」問纔離石霜方丈便登福嚴道場般若臺前不有不無一句請師道師云罕逢此問進云擲鉢峯巒秀長空萬仞寒師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師乃云還更有問話者麼如有出來爲衆結緣諸供養中法供養爲最所以高來高就低來低就忽若總不來時又作麼生復云一場敗闕卓拄杖下座

師在興化開堂僧官宣疏罷拈香祝

聖罷乃白槌畢師云一塵纔擧大地全收一一毛頭一一師子現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竪起拄杖云者

箇是福嚴拄杖阿那箇是師子還有人道得麼如無
有疑請問」 僧問昔日梵王請佛帝釋瞻依今日朝
蓋臨筵不涉二途請師指出師云今古如是」 問蔟
錦攢花即不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一言已出駟
馬難追進云明明三際曉皎皎一輪孤師云一輪孤
底又作麼生進云洎合放過師便喝」 問承師有言
一塵纔舉大地全收天柱峯高如何進步師云老僧
在闍梨鼻孔裏進云一句當鋒今朝全露也師云闍
梨鼻孔重多少進云雪磵難伸手霜風徹骨寒師便
喝僧云圖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糧師云知過必改
師乃云問話且止問無橫竪答豈參差所以昔日西
天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
王曰師見性否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
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現作用
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
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
提即說偈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
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
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
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所以道無內外法無彼此
只為衆生日用而不知背覺合塵流浪生死貪嗔邪
見之所使耶而況某夙無見解諸事荒唐此者特承
府命俾住嶽寺實為叨忝今日對諸官前作一場敗
闕衆中還有人撿點得出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喝
一喝

上堂云鉢盂麤鑌子細麤筋短長無一截有時應供
與誰論嗟咲文殊與彌勒珍重

上堂云法本無言因言而顯道道本無說假說而明
眞所以諸佛出世善巧多方一大藏教應病與藥三
玄三要只為根器不同四揀四料包含萬象你道海
納百川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設使道得倜
儻分明未夢見衲僧沙彌童行脚跟在且道衲僧沙
彌童行有什麼長處喝一喝

上堂云天已明皷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
合掌者麼有即尼乾歡喜無即瞿曇惡發珍重

上堂云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微纖塵何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山僧即不然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喝一喝

上堂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云有年無德有一僧出禮拜起便喝師云作麼僧又喝師云瞎僧禮拜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與你喫

師乃云秋風颯颯動禪者之遊心落葉紛紛現道人之嘉景朝遊海上暮宿途中你道途中一句作麼生道如有人道得試道將一句來若無福嚴今日失利

上堂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豎起拄杖云者箇是福嚴拄杖阿那箇是本來法良久云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上堂云雲籠山色雨灑長空日月雖昇遊人不見者箇葛藤且致且道泥水不分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向鼻孔裏道將一句來如無露柱證明喝一喝

上堂云百千妙門同歸方寸恒沙妙德總在心源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既若然爾為什麼那吒撲帝鍾良久云波斯鼻孔長更長

上堂云若論底事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無殊更無別法良久云諸仁者暫地也未古人無端貴買而賤賣

南嶽福嚴禪院語錄終

師住潭州興化禪院語錄

師入院上堂云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疊嶂初拋重城乍到依前登善法堂踞師子座說東道西揚眉瞬目又喚作興化長老舊店新開殊不知動靜去來理無差異舊店既開豈無買賣還有知價者麼出來對衆商量看　僧問承師有言疊嶂初拋重城乍到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朝凡暮聖進云與麼則大衆有賴去也師云唱歌須是帝鄉人僧便喝師便打　問朝凡暮聖即不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神會曾磨普寂碑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須信壺中別有天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明月淸風任去來

◆師已下座作提頭

問如何是佛師云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 師乃以拄杖擊繩床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與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笻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師開堂日大衆迎至法座前僧官宣疏罷拈香祝聖畢遂就座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云會麼昔曼殊大士於靈山會上十萬衆前將末後一槌以爲第一義句今日上首倒行此令且

◆師已下座作提頭

道與昔是同是別若乃斷得不用揚眉其或未明有疑請問 僧問郡侯勤重請法駕渡湘江擲鉢峯前事請師爲擧看師云風不來樹不動進云忽遇作家只與麼擧還當下當師便喝進云氣急殺人師云三十年後來與你二十棒 問雷音震動緇素臨筵向上宗乘請師擧唱師云湘水向東流進云宗乘已蒙師指示先將何物利群生師便喝僧云瞎師云恰是僧撫掌師便打 問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日興化開堂將何示徒師云有問有答進云寒山瞬目拾得揚眉去也師云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進云入水見長人師云不如禮拜好 師乃云問話且止問也無窮答也無盡所以昔日靈山會上世尊陞座諸大菩薩各各據疑請問如無疑者爲衆決疑而況今日一會豈非造次是故佛法委付國王大臣以至今日乃子乃孫有茲慶忝感沐閤郡尊官諸院尊宿街市檀那證明法會不勝慶幸且道適來如許多言句總是世諦之談如今設有人問如何是佛法底道理作麼生祇對他良久乃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摩竭陀國水泄不通少室峯前親行此令作麼生是此令還有人道得麼和泥合水道將一句來有麼良久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才唱翠眉低喝一喝

上堂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還有人分得麼若也分得朝行三千暮行八百若也未能興化今日失利

上堂以拄杖擊繩床一下云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云說佛說法卽不問你寸草不生道將一句來良久喝一喝卓拄杖

上堂僧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師云仰面看天進云靑山隱白雲遊人行未到師云南辰對北極僧禮拜師便打 問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如何是興化巴鼻師云老僧一場敗闕進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云也有些子進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喝僧云了師便打 乃云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若有試出來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倜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良久云人王三寸鐵遍地是刀槍喝一喝

上堂云一塵纔擧大地全收拈起拄杖擊繩床一下云百億須彌百億日月恒沙國土恒沙諸佛瓦解氷消喝一喝

上堂云說佛說祖和泥合水向上向下衲僧破草鞋總不與麼無繩自縛且道獨脫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對衆倒道將一句來有麼有麼良久云冢上更加泥喝一喝

上堂僧問承敎有言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如何是難思之法師云山僧今日敗闕進云與麼則昔日五千增上慢今朝大衆息疑情師云彼此一問道得氷消瓦解進云學人罪過師云知過必改 問師子一吼乾坤暗黑露柱燈籠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云看進云與麼則明月淸風滿座寒也師云你見什麼道理僧禮拜師便打 乃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豎起拄杖云者箇是興

化拄杖阿那箇是萬象主良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喝一喝

上堂云葉落知秋歸根得地且道如今是什麼時節喝一喝

興化語錄終

師行脚時與駙馬都尉李公諱遵勗相見纔通門狀却請於高班處坐令小童來問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云今日特來相看都尉又令小童云碑文鐫白字當道種青松師云不因今日節餘日實難逢都尉復令小童云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云脚頭脚底都尉便請相見纔坐便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云都尉什麼處得這箇消息來都尉便喝師云野干鳴都尉又喝師云恰是都尉拍手大笑 師得數日乃辭都尉云如何是臨行一句師云好自將息都尉云與麼則不異諸方也師云都尉見處作麼生都尉云放你二十棒師云專為流通都尉便喝拍手一下師云瞎都尉云好去師云喏喏 師在河東為唐明嵩和尚持書上楊內翰諱億纔展門狀便請相見坐次內翰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云某甲奉院門請內翰云眞箇謾語師云前月離唐明內翰云適來悔伸一問師云作者內翰便喝師云恰是內翰又喝師以手面前畫一畫內翰吐舌云龍象師云是何言歟內翰喚客司點好茶元來是自家人師云也不消得茶罷內翰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底句師云切內翰云與麼則長君新婦拖泥走師云誰得似內翰內翰云作家作家師云放你二十棒內翰拍膝云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拍手云也不得放過內翰呵呵大笑又問專使還記得唐明和尚當初悟底因緣麼師云也曾見和尚舉來內翰云請不吝慈悲師遂云見和尚舉有僧問念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念和尚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內翰云只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意旨如何師云水上掛燈毬內翰云與麼則辜負古人去也師云內翰疑則別參內翰云三脚蝦蟆跳上天師云一任踍跳內翰乃大笑 師住句日取辭內翰云某甲有一轉語寄上座往唐明處還

得否師云明月照見夜行人內翰云却不相當也師云更深猶似可午後始愁人內翰云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爲什麼汗出師云知內翰云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云重疊關山路內翰云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內翰云眞師子兒大作師子吼師云放去又扶來內翰云某甲適來失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師云有什麼了期內翰呵呵大笑　勘辨

筠州興教明上座持書到師接得書便開大路來小路來明云和尙試道看便打一坐具師云瞎漢亂統作什麼明噓一聲師便打」　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錯師云不落時機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錯師云南源錯上座錯僧無語師便打」　新藏主到師問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一夏與藏主隔闊如今作麼生相看新云和尙住持不易師云與麼則西祖不傳唐土信少林謾自立親疎新云和尙爲什麼却與麼道師云南源罪過」　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日勢稍晩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七九六十三師云灼然僧云氣急殺人師便打」　問僧上座年多少僧云二十六師云恰與山僧拄杖同年僧云是師云你道山僧拄杖年多少僧無語師便打」　師見僧來拈起拄杖云入你鼻孔裏去也僧云和尙幸是大人師云了」　問僧上座名什麼僧云海滿師云海無增減爲什麼却滿僧云和尙莫謾海滿好師云南源罪過」　問新到既是祖師門下客不觸波瀾試道看僧云和尙幸是大人師提起坐具云者箇聻僧云兩重公案師便打第二僧云打即不無和尙爭奈某甲何師云上座有什麼長處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筠州興教師云老之和尙安樂麼僧云安樂師云放你二十棒」　問新到人人盡有自己阿那箇是上座自已僧云坐具是七尺布師云悔施一問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雲遍千山碧師云苦忙作什麼僧云鴈去水悲凄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云你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　問化主入鄽化道即不問你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僧便喝師云亂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便打」　問僧祖師門下客祇闍會裏人僧

便喝師云亂統作什麼僧以坐具面前劃一劃師云南源過在什麼處僧無語師便打　師見僧來拈起拄杖云你爲什麼被我拄杖吞却僧云不敢師云你得與麼無端僧云是師云還我草鞋錢來　問僧深山無異路遊人何處來僧云州中來師云南源燒香供養你去也僧云不勞如是師噓一聲鈍躓煞人且坐喫茶　問新到人人盡有鼻孔阿那箇是上座鼻孔僧云某甲近離仰山師云了喝出去　問古人道自從青草出更不下堦行遊人何到僧云雲程稍遠師云南源請益僧以手面前劃一劃師云是何言歟僧無語師便打　問僧相逢不話人間事舉措又須問歲寒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某甲不會師云南源失利且坐喫茶　問僧入門一句作麼生道僧云上天無路師云好去僧云入地無門師便喝其僧推師一推便出去師喚云上座上座僧不迴首師云南源今日敗闕　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楊岐師云今夏在什麼處僧云筠州興教師云興教和尚還有鼻孔麼僧云有師便打　問僧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作麼生

是不擎出底句僧展兩手師云南源裝香供養你去也僧云過師云過在什麼處僧以手指頭上師云太遠生僧無語師便打　九峯專使持書到師云立沙封白帋九峯何用太忉忉使云亂峯幽鳥語師云不行山下路爭見泣岐人使云日午打黃昏師便喝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　問僧行脚人須知有行脚事作麼生是行脚事僧云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僧云山高水冷師云念你遠來且坐喫茶僧云瞎瞎　師云晴乾不肯去直待雨霖頭便打　問僧三日後不得故眼相看如今作麼生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鈍躓煞人僧便喝師云作麼僧便打師云者瞎漢遂打一坐具僧云猶欠少在師云本分打出三門外且坐與你一椀茶喫　問僧穿雲渡水客不觸波瀾試道看僧云知州筆頭脫落地無人取師云亂道作麼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日輪正當午仰面看青天師以手面前劃一劃云者箇作麼生僧云了師便打　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北禪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合取狗口師云山僧過在什麼處僧云

兩重公案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 問新到相逢不擧出擧意便知有不擧出底句作麼生道僧云審師云的僧擬議師便喝僧打一坐具師云瞎漢亂統作什麼便打遂令喫茶師又擧前話再問僧云某甲適來更有一坐具在師云上座更有一坐具那僧云是師直打至法堂僧歸客位不肯師到客位復禮又問第二上座還記得適來話頭麼僧云記不得師云剳又問第一上座還記得麼僧云棺木裏撑眼師云道吾棺木裏撑眼上座又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

偈頌

寄李駙馬都尉二首

君處皇都我居林藪林藪皇都南星北斗北斗南星問誰見醜遜目千岑烏飛兎走翻謂寒山豐干饒口

我今珍重隴西公獨坐毗耶師子吼

金粟垂形飾後徒榮居帝里顯嘉謨也知妙得相逢處惹得天香滿道途

李駙馬寄師二首

去聖時遙駭衆魔救頭然事信如何淨名語默居空室唯是文殊問疾過

日暖炎風五月餘水邊松下自涼居有人來致毗盧問手拗山花笑與渠

春塘閑步把筇枝林鳥汀鷗各自飛嚴寺路遙思問訊如何相見又還歸

師繼韻酬

像代之中達者多不知悟了意如何飲光擊碧流沙界驚得多聞特地過

道在應無智與愚古今達者任安居本無万法知無礙物物頭頭不是渠

春暖鶯啼人盡知百花競發亂紛飛忽思昔日毗耶老菩薩聲聞何處歸

又寄都尉三首

觸目能將語默同老盧曾是悟幡風須知萬古憐宗裔又見毗耶信息通

湖外江山乘有緣皆由亘庇演眞詮鎭陽密句同人委不似少林坐九年

淨名杜口與誰知吉祥舍利辯多施自慚住止艸都

濶不得相逢再展眉

因章介二大師持都尉書至師師有書復於
書後畫兩隻脚脚下書二大師名寄都尉都
尉復以頌答

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人天都不測珍重赤鬚胡

都尉又頌寄師

數句臥病殢他誰四大交爭一任伊南來大士相體
悉笑殺胡僧惱殺兒

師和

金粟垂模爲阿誰十方雲侶盡從伊瞿曇相見身心
息不話僧嗐八十兒

寄都尉二首

分身千百億悲智願難窮在俗還隨俗居宮即順宮
頭頭皆巨蹟處處現神通珍重吾宗幸多能立祖風
仰觀天畔一輪月幾度淸光西上出大士巖頭問志
公摩訶般若波羅密

都尉終臨時畫一圓相幷頌呈師

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
解下膏帶若問生死問取皮袋

師乃問如何是太尉本來佛性太尉云今日熱如昨
日太尉却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師云本來無罣
礙隨處任方圓太尉云某甲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
云無佛處作佛

讚李公都尉眞

泡幻緣生僧珞妙筆水月寒潭可堅可實來兮示化
皇都去兮他方白日離西今公像代間出文武兩全
佛法俱畢稽首觀音金粟誰悉

入京舟中作

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櫓棹施

劒客

劒藏於指下豈把亂施呈道去應難別都緣爲不平

寄瑯琊覺長老

浮世夢不盡人生是幾遭祇知城寺樂不覺住山高
萬物自有與百年心未勞思量天地裏令我憶南曹

寄汾州故人

常憶汾陽日旃檀師子林狐狸皆絕跡野鹿並驚心

法會無僧俗問心有古今乾坤吾問你誰敢下錐針

寄汾州一長老

南北東西道東西南北祖拾得問寒山夜半日輪午

僧請益三訣三句乃有頌

第一訣大地山河泄維摩才點頭文殊便饒舌

第二訣展拓看時節語默豈相干夜半秋天月

第三訣山遠路難涉陸地弄舟行眼中挑日月

第一句天上他方皆罔措俱輪顚倒論多端巍巍未到尼拘樹

第二句臨濟德山涉路布未過新羅棒便揮達者途中亂指注

第三句維摩示疾文殊去對談一默震乾坤直至而今作笑具

三玄三要

第一玄三世諸佛擬何宣垂慈夢裏生輕薄端坐還成落斷邊

第二玄靈利衲僧眼未明石火電光知是鈍揚眉瞬目涉關山

第三玄萬象森羅宇宙寬雲散洞空山嶽靜落花流水滿長川

第一要豈話聖賢妙擬議涉長途擡眸七顚倒

第二要峯頂敲楗召神通自在來多聞門外叫

第三要起倒令人笑掌內握乾坤千差都一照

都頌

報汝通玄士棒喝要臨時若明親的旨半夜太陽暉

五位

正中偏夜半烏鷄室裏鳴海底燃燈光世界石上栽花長枝蔓

偏中正日落西山觀異影分明鏡像顯眞宗休把眉頭窺月井

正中來木馬生兒偏九垓進退任行遊鳥道豈並巢居界內隈

兼中至彼彼丈夫全意氣矛頭交互不傷鋒展拓縱橫不相離

兼中到黑白已前休作造須明露柱未生兒莫認狂詞途中走

都頌五位

偏中歸正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說。朕兆依稀屬有緣。兼至去來興妙用。到兼何更逐言詮。出沒豈能該世界。蕩蕩無依鳥道玄

雲門法身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廣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問既是泗洲為什麼楊州出現。洞山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泗洲忽示現楊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麤

問如何是法身佛　風穴云。盟津關不遠。最苦臥如來

隨流方得妙。相逢辨者難。近岸縱身去。焚香不用爭

兩堂首座齊下喝

啐啄之機箭拄鋒。鬱然賓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綸素。北地黃河徹底渾

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禪人萬萬千。莫怪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高中允請益庭前柏

趙州庭前柏。天下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

汝是慧超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超。禮拜近前叉手思量。十萬迢迢

靈雲悟桃花二首

三月桃花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便風帆掛上。舉棹別波瀾。四海參禪客。不用更瞞頇

雲門云糊餅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糊餅恣情餐。湖南展鉢新羅喫。大食波斯索渡船

趙州勘婆

趙州勘破婆子。落葉便合知秋。天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

南泉打破粥鍋

甘贄設粥請南泉請師念佛衆僧前。狸奴典座言歸舍。當時鍋鑊一齊穿

水出高源

水出高源也大奇。禪人不會敢廝彌若也未明。漏水句燈籠露柱笑哈哈。

法杜順和尙法身頌

懷州牛喫禾（河沙世界）益州馬腹脹（鐵衛椀走）天下覓醫人。（鑪頭馬角）灸猪左膊上（畫虎成狸）

牧童謌

（牧童歌一本作五首前四首四句後一首七句）

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渴。迴面觀平田闊。四方放去休闌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慮上高峯四踏。脫日巳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

拄杖歌

勢吒呀節難比。曲似獰龍爭出水。拈來手上弄乾坤。逆順縱橫倒復起。五湖人叱叱叱。輕輕捏轉教伊覷。眨上眉毛數數千。直下便拈萬萬里。撥斷藤根挑布衲。笑呵呵劈口摑

十二時歌

鷄鳴丑。夢裏逢人莽莽鹵。平且寅。覺來路上弄精魂。日出卯。炟赫光喝影裏。坐食時辰。食飽還知是病因。禺中巳。買賣論量入市肆。日南午。萬象分明作笑具。日昳未。張公喫酒李公醉。晡時申。醒來端坐醉醺醺。日入酉。茅蓬竹戶硬撑拄。黃昏戌。日落西山狐未出。人定亥。老鼠床前作群隊。夜半子。一輪明月嚇嚕哩

讚諸方尊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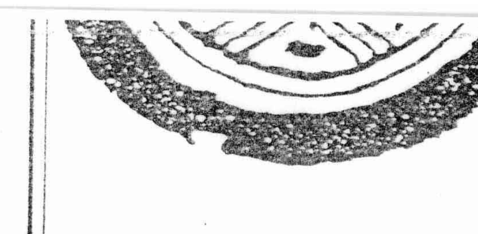
法眼法燈　問答精進　箭鋒相拄　耀古騰今
雲巖洞山　金鎖玄關　五位回互　洞水逆還
雪峯玄沙　宗匠難加　白紙爲信　今古無瑕
潙山仰山　明暗方圓　多聞廣解　巧語難宣
三十六勢　應病施權　石霜道吾　父子相呼
三門五路　廣誘初徒　君臣和合　豈話有無

◎古尊宿語錄卷四十六不載此序故依別行收于此

◎偈頌疑注往往

睦州雲門　掣電來風　泥牛哮吼　黯黑乾坤
現成公案　不打好人　臨際德山　棒喝齊行
或逆或順　或暗或明　師子一吼　百獸潛形

慈明禪師偈頌終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後錄

宋・楊岐方會語
仁勇等編



◎楊岐方會和尚語錄

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錄

江寧府保寧禪院嗣法小師仁勇編

師在筠州九峯山。受疏了披法衣。乃拈起示衆云。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曲萍實楊岐。乃陞座。時有僧出衆。師云。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撫掌歸衆。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有馬騎馬無馬步行。進云。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云。念爾年老。放爾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脚驢子弄蹄行。進云。莫只者便是。師云。湖南長老。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爾只要看破新長老。進云。與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云。七九六十三。師云。更有問話者麼。試出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爾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捺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失利。師纔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遇同參。師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峯云。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師云。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峯擬議。師托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師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楊岐境。師云。獨松巖畔秀。猿向下山啼。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貧家女子攜籃去。牧童橫笛望源歸。師乃云。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爾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嶮。前頭更有最高峯

上堂云。百丈把火開田說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箇奇特語。乃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床一下云。果然失照

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若也擬議。十萬八千。下座

上堂。楊岐一語。呵佛叱祖。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床上。拈匙把箸。下座

上堂。僧問。急水江頭須下鉤。如何鉤得亘鼈歸。師云。撒手長空外。時人總不知。進云。知底事作麼生。師云。雲生嶺上。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念言語漢。師乃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起拄杖云。穿却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一句來。良久云。人間縱有真消息。偷向楊岐說夢看。參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黯黑。放過一著雨順風調。然雖如是。俗氣未除在。僧問。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云。乾坤月明碧海波澄。進云。未審作麼生看。師云。脚跟下。進云。忽遇洪波浩渺時如何。師云。放過一著十字縱橫。又作麼生。僧便喝。撫掌一下。師云。看者一員戰將。進云。打草蛇驚。師云。也要大家知

師拈起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劃一劃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參

上堂。秋雨洗秋林。秋林咸翠色。傷嗟傅大士。何處尋彌勒

上堂。薦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哩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楊岐無旨的。栽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床一下。參

◎曾 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古尊宿語錄之內，題號新加

上堂。凡聖不存佛祖何立。大衆。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

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皆布雪眞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

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錄

舒州白雲峑嗣法小師守端編

師於興化寺開堂府主龍圖度疏與師。師纔接得。乃提起云。大衆。府主龍圖駕部諸官。盡爲爾諸人說第一義諦了也。諸人還知麼。若知。家國安寧。事同一家。若不知。曲勞僧正度與表白宣讀。且要天下人知。表白宣疏了乃云。今之日。賢侯霧擁海衆臨筵。最上上乘。請師敷演。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蹤。何故如此。爲諸人盡同古佛。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謾爾諸人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知府龍圖駕部諸官。伏願。常居祿位。復拈香云。大衆。還知落處麼。若也不知。却爲注破。奉酬石霜山慈明禪師法乳之恩。山僧不免熏天炙地去也。便燒。淨行大師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大衆。早是落二落三了也。諸人何不負丈夫之氣。若不然者。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天雨四花。府主臨筵。有何祥瑞。師云。片雲收岳面。浪自靜瀟湘。進云。大衆霑恩。學人禮謝。師云。斷頭船子下揚州。僧問。埋兵掉鬪卽不問。今日當場事若何。師云。楊岐入界來。未曾逢見者作家。僧以手劃一劃。師云。分身兩處看。師乃云。若有問話者請出來。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若據祖宗令下。祖佛潛蹤天下黯黑。豈容諸人在者裏立地。更待山僧開兩片皮。雖然如是。且向第二機中。說些葛藤繁興大用。舉步全眞既立名。眞非離眞而立。立處卽眞。者裏須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此喚作鬧市裏上竿子。是人總見。爾道金不博金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踏跳看。如無。山僧今日失利。但某此際榮幸。伏遇知府龍圖通判駕部洎諸官僚。請住雲蓋道場。可謂諸官願弘深廣爲國忠臣。建立法幢上嚴帝祚。然願諸官壽齊山岳永佐明君。作大股肱爲佛施主。諸院尊宿在會信心。世世生生共營大事。久立珍重

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隨殘臘去。今日新春事若何。師云。鉢盂裏滿盛。進云。與麼則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師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進云。專爲舉似諸方去也。師云。爾道雲蓋末後一句作麼道。進云。七九六十三。師云。念言語漢。師乃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爾道脚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

上堂。寅朝清旦古今總見。更問如何。也是癡漢

上堂。一塵纔舉大地全收。拈起拄杖云。如今舉也。卓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塞却諸人眼睛。有不受人謾底。出來道看。良久云。玉笛橫吹動天地。未曾逢著個知音。參

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心清淨。還知雲蓋老人落地處麼。乃云。河裏失錢河裏摝。下座

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禍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

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有且道。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蹉皮黑風翻大海。未會聞道釣舟傾。參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達磨縱有眞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參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者裏。衆中有不受人瞞底。便道。雲蓋和麩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雲蓋與麼道。也是看鋼鍋。更有後語。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呵呵呵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

上堂。擲下拄杖云。釋迦老子著跌。傾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參

參駕部歸寺上堂。釋迦老子爲先鋒。彌勒大士爲殿後。衆中還有著力者麼。出衆來與雲蓋著力看。如無。雲蓋自逞神通也。三五日出入相看。首座大衆。爾且道。於者裏還有隔礙底道理麼。上座僧堂裏展鉢時。與上座同展。睡時與上座同睡。立地時與上座同立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彌勒運用與去來何

處有問隔。雖然如是。爾且道。雲蓋在船頭在船尾。衆中還有靈利底衲僧。覷得見麼。良久云。人人盡道平地險。登樓方覺遠山。青參

上堂。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烈。須迸烈。那吒頂上喫蒺蔾。金剛脚下流出血。參

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爇。參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休戀江湖五六月。收取絲綸歸去來

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瞌眠。打動震天雷。不直半分錢

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只好喫飯

楊岐詮老來。師上堂。拈花付囑有屈當人。面壁九年胡言漢語。當人分上把斷乾坤。且道。作麼生是把斷乾坤底句。還有人道得麼。如無。雲蓋失利。楊畋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云慈明大師。楊云。見箇什麼道理便法嗣他。云共鉢盂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云。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提刑始得。師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云。者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云。者箇尚自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爲什麼就身打劫。師云。元來却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 山僧罪過。萬壽先馳。馳書至。師問 萬壽岑前師子吼。當人返擲事如何。僧云。踏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與麼則雲蓋直下覷也。僧云。草賊大敗。師云。更不再勘。且坐喫茶。龍興孜老遷化。僧馳書至。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云。蒼天蒼天。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衆挂眞舉哀。師至眞前提起坐具云。大衆會麼。遂指眞云。我昔日行脚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却顧視大衆云會麼。衆無語。師搥胸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慈明忌晨設齋。衆集。師至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劃一劃。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師云。首座作麼生。首座云。和尚休捏怪。師云。兎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送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計。到家一句作麼生道。泉云。和尚善爲住持。師云。與麼則身隨寒影去。脚大草鞋寬。泉云 和尚善爲閑田。師云。兎子何曾離得窟。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云。參頭上座。喚者箇作什麼。僧云坐具。師云。眞箇那。僧云是。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坐具。師顧視左右云。參頭却具眼。又問第二座。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僧云。到和尚者裏。爭敢出手。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云了。又問第三座上座。近離什麼處。僧云南源。師云 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一日七人新到。師問 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云。作家。僧又打。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云。爾道楊岐話頭落在什麼處。僧指面前云。在這裏。師云。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且坐喫茶。一日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觸波瀾試道看。主云。適來已通信了。師云。者箇是道吾底。那箇是化主底。主指云。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云。不直半分錢。主便喝。師云。者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什麼。主撫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過。劄寨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師云。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師云。亂做作什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師云喪後鐘。主云噓。師云。敗將不斬。且坐喫茶。師問僧。楊岐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嗄。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楊岐近日耳聾。且坐喫茶。師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藍。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兩重公案。師云。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云。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僧云。明眼尊宿難謾。師云。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云。念爾鄉人在此。放爾三十棒。師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天無四壁。師云。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云。一喝兩喝又作麼生。僧云。爾看者老和尚。師云 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師

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僧云觀音。師云。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適來已相見了也。師云。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語。師云。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僧亦無語。師云。彼此相鈍置。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話頭。師云。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云。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

潭州道吾眞禪師語要

開堂日。表白宣疏罷。乃云。請和尚不勞謙讓。爲衆舉揚。師云。直饒與麼道。也落第三綫。便陞座。上首白槌了。師乃云。便與麼覷得一時著便 若論玄微。見與不見一時瞎。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明暗兩字截斷衆流。請師便道。師云。作麼生道。僧云作家。師便喝。僧撫掌。師云恰是。問三千劍客無施用。便卷珠簾賀太平時如何。師云。逼塞虛空內。開張日月前。進云。恁麼則千花巖畔澄孤月。五鳳樓前舞纛旗去。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僧拂袖歸衆。師云瞎。問四馬單鎗。請師布陣。師云。分爲兩段。僧撫掌。師云。爾又作麼生。僧無語。師喝云。瞎漢。乃云。一問一答未有休期。直饒爾問到未來際。我也答到未來際。所以古人喚作無盡法藏。亦喚作無礙辯門。且道。如今喚作無盡法藏是。無礙辯門是。還有道得底麼試出來道看。如無。拄杖子爲爾諸人道去也。以拄杖劃一劃云。一時領過。下座

師在北禪。上堂云。青山峭峻白日如梭。龍門無客鬧市人多。諸人且道。即今下菜行頭。有幾人納稅百姓。時有僧出禮拜。師云。北禪寺裏却有一箇。僧問。不落二三。請師速道。師云。前三點後三點。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有恁麼瞎漢

師上堂。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前狗尿天。播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播錢。師云。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譊訛在什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云。叮嚀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上堂云。拗折秤衡。將什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箸。將什麼喫粥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爾還肯麼。爾若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屬老僧。爾若不肯。心肝五臟頭目髓腦一時分付。擲下拄杖。便下座

上堂。一切智智淸淨。無二無二分。又道。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且道。龍宮海藏甚處得來。良久云。三要點開天地眼。一曲無私豁古今

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師乃有頌。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上堂。直上直下如何指南。十字縱橫作麼生提綱。良久云。風散亂雲長空靜。夜深明月照窓前

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踍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乃作舞下座

上堂。乃喚維那。令昨日四人新到人事。新到纔出。師乃云。雖是小過。令人大怒。新到纔展坐具。師云。當爲空王如來作禮。便歸方丈

上堂云。遍界元正又逢令節。問諸禪人。是生是滅。紅日長輝。玉輪圓缺。疾焰過鋒。眼中電掣。髑髏常吟。是決不決。汝等諸人。還拜父母墳靈也無。良久云。人行荒草裏。鬼哭密林間

上堂。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云。老鼠尾上帶研槌。問王老夜燒錢。意旨如何。師云。白日看星月。僧擬議。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乃云。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把冥香爇

上堂。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乃云。一喝一卓。眼生八角。鼻孔吒沙。眉毛卓朔。若也會得。西山月落。若也不會。胡餅餶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直下衝雲際。東山絕往來。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面前渠不見。背後稱寃苦。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頭上一堆塵。脚下三尺土。問如何是佛。師云。洞庭無蓋。問古人道。來時不將絲頭來。去時不將絲頭去。意旨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未是長期。僧無語。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洞庭八百里未是闊。問如何是眞如體。師云。

夜叉屈膝眼睛黑。問如何是與如用。師云。金剛杵打鐵山摧。問如何是透出乾坤句。師云。棒下最分明。僧無語。師乃云。透出乾坤句。未語先剖陳。屈躬來更問。棒下取分明

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擲下來。隨後跳下。衆擬散。師乃召大衆。衆回首。師乃云。爲老僧收取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云。開心椀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取去。擬思量何劫悟。看取眉毛有幾許。去

上堂云。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象髭鬚長得多少。還有道得者麼。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爾鼻孔

上堂。若據祖令。到這裏總須茫然。放老僧一線。且向眉睫裏東覷西覷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釋尊光射阿難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孤輪衆象攢。如何是第三玄。師云。泣向枯桑淚漣漣。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最好精麁照。如何是第二要。師云。閃爍乾坤光晃耀。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夾路青松老。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語路分明說。投針不迴避。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金剛覿面親分付。話道分明好好陳。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祖佛道中行路異。森羅影裏不留身。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淸涼金色光先照。峨嵋銀界一時鋪。乃云。參須實參。學須實學。又須要明古人血脈。且道。作麼生是古人血脈。良久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上堂云。寒風浩浩無時節。浪打懸崖石頭裂。洞庭湖裏釣船傾雪路行人山路絕。淸風月白透幽關。畢竟以何爲妙訣。下座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爾等諸人。還明得這時節麼。若明得去。天上人間堪受供養。若明不得。閻羅老子眼目分明

上堂。汝等諸人。盡學佛法。非即便言非。是即便言是。直須緇素分明。不得錯認定盤星好。珍重

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常照。師云。針鋒上須彌。云如何是寂照。師云。眉毛裏海水。云如何是本來照。師云。草鞋裏踏跳。師乃云。常照寂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踏跳。要會鋒針上須彌。眉中海水常渺渺

上堂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三世諸佛總在爾鼻孔裏。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老僧

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横撒竪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

上堂。擧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隨云壞。僧云。與麼則隨他去。隨云。隨他去。又問龍濟。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濟云。不壞。僧云。爲什麼不壞。濟云。爲同大千。此二老宿。一人道壞。一人道不壞。且道壞底是不壞底是。會麼。壞與不壞。俱非內外。不隔纖毫。尋常面對

上堂。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庵中閑打坐。白雲起峯頂。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閃爍紅霞散。天童指路親。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剛骨盡隨紅影沒。苔苗總逐白雲消。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久旱逢初雨。他鄉遇舊知。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誰說有疎親。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蘊額無回互。對面與誰陳。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瑞雲空裏布。霹靂震乾坤。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吉皇令高擧。巧辨徒申吐。問如何是正中來。曰皎潔乾坤震地雷。如何是正中偏。曰諸子投來見大仙。如何是偏中正。曰萬水千山明似鏡。如何是兼中至。曰施設縱横無所畏。如何是兼中到。曰異自未分已前過。師乃云。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答理俱全。同安又云。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爲復見處偏枯。爲復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箇消息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物。還識得麼。若識得。乾坤大地森羅洞明。若也不識。被物撈著轉身不得

上堂云。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欸然透過新羅界

上堂云。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土古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也不明。謗斯經故獲罪如是

上堂云。鋒刃上踏跳。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箇是知音者

上堂云。昨日三人新到。出來人事。僧纔出禮拜。師云。不落平常卦筮。直述來情。僧云。和尚休得也。師云。此猶是落平常。僧云。恰是歸

衆。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下座

勘辨

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起坐具。師指云。離却坐具。作麽生道。僧云。和尚那裏得這消息來。師便打。僧擬提坐具。師又打云。瞎漢。僧擬議。師又打云且坐喫茶。僧便坐師云。什麽處來。師云石霜。師云怪得師問僧。有一事借問上座。只是不得打老僧。僧云。著甚來由。師提起坐具云。爭柰這箇何。僧云。莫亂做。師便打僧云。莫亂做莫亂做。師又打云。且坐喫茶。僧云。適來道著甚來由。和尚爲什麽却打某甲。師云。爾適來去什麽處來。僧無語。師乃搥胸一下。師問僧。昨日莊上已相見了也。今日人事又作麽生。僧云。合取狗口。師云。也是。僧便打。師云。老僧過在什麽處。僧云再犯不容。師却云將謂是箇漢。師便打云。參堂去。數人新到禮拜。師云。總是浙裏師僧。僧云。猢猻向火師云踣跳作麽僧云今日得見和尚。師云。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師問僧。什麽處來。僧云。堂中來。師云。衆僧道什麽。僧近前不審。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過在什麽處。師云。萬里崖州。師問僧。甚處來。僧云。殿[illegible]裏來。師云。釋迦老子作何面孔。僧便喝。師云作麽僧又喝。師云恰是。僧云。一任踣跳。師便打。一日新到人事。乃云。請和尚相看。師云。不易道得。且坐喫茶。泐潭專使禮拜乃云。德華禮拜。師云。是箇浙裏師。僧云。不消如是。師云。猶是舊時氣息。僧云喏。師云喏。卽且致別作麽。僧良久云。一任踣跳。師撫掌一下。師一日不安。僧問訊次乃云。和尚近日尊位如何。師云。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王提刑問璉三生云。某甲四十年爲官。作麽脫得此塵去生無對。師代云。一任踣跳。又看上峯路。璉云。這箇是上峯路。提刑云。寺在上頭那。璉云是。提刑云。恁麽則不去也。璉無語。師代云今日勘破

偈頌

潙山水牯牛

水牯潙山峭峻機。分明入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處。夜鳥投林曉復飛

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拏鉤火裏牽。拽近不能推放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北斗藏身

雲門透法身。從此覓疎親。盡道和風煖。三春寒更新

百丈野狐

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雨西風急近火轉加寒

庭前柏

趙州庭前柏。眼裏電光掣。雲水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靈雲桃花

靈雲桃花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哲。星旌孤輪明皎潔。利刃精輝用無絕。玄沙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脚熱。磨碧還用三尺雪

麻三斤

同袍參學問道津。來扣宗師正佛因爲說三斤麻最好。三斤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柰緣緇侶有疎親。余今更爲重秤過。那吒太子析全身

興化問雲居何必話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焰光透出。

前三三後三三

前三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人。滿目白雲臥荒草

僧請益三妙三訣師以頌示之

第一妙。古老門風甚奇要。縱去收來總不僞。此箇縱由堪繼紹

第二妙。浩浩途中有多少。子細推來對月華。未了須明衲僧竅

第三妙。高高峯頂猿時嘯。孤輪穿透碧潭心。翛然自入清平道

第一訣。門風盡施設。分明萬象分。徒勞更立雪

第二訣。過去現在說。疾焰要須分。評量還斷舌

第三訣。巧拙定生殺。頭頭總鋒鋩。休論箇生滅

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錄序

李唐朝有禪之傑者。馬大師據江西泐潭。出門弟子八十有四人。其角立者。唯百丈海。得其大機。海出黃檗運。得其大用。自餘唱導而

已運出顋。顋出沼。沼出念。念出昭。昭出圓。圓出會。會初住袁州楊岐、後止長沙雲蓋。當時謂海得其大機、運得其大用。秉而得者獨會師歟。師二居法席。凡越一紀。振領提綱。應機接誘。富有言句。不許抄錄。衡陽守端上人。默而記諸。編成一軸。愚仰惠師之名久矣。因就端求其編軸。焚香啓讀。大矣哉師之機辯也。若巨靈神劈開太華首陽。河流迅急曾無凝滯。匪上上大乘根器。曷能湊之乎。端命愚爲序。貴師之道流傳天下。且會師之名與道深。於識者悉聞之。故不可辭飾。但實序其由。師袁州宜春人。姓冷氏。落髮於潭州瀏陽道吾山、俗齡五十四。卒於雲蓋山。塔存焉。皇祐二年。仲春既望日。湘中苾芻。文政述

題楊岐會老語錄

楊岐會老。跨三脚驢。入水牯牛隊中。拽把牽犁。種田博飯。橫吹玉笛。飽呑栗蒲。四十年來。叢林以爲奇特。豈不聞。三世諸佛說夢。諸方老宿說夢。是楊岐當日語。不知楊岐自作夢後。還覺也未。若要淸風再振舊令重行。明眼底人試將此錄看。元祐三年立春日。無爲子楊傑。書於望海樓

❶楊岐方會和尚後錄

師。入院開堂。宣疏了。師云。大衆。大家散去。早落二頭三首。如不散去。今日熱瞞諸人去也。宜陽秀水。萍實楚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今上皇帝。聖壽千秋。永昌佛日。次一瓣香。奉爲州縣官僚。檀那十信。此一瓣香。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知得落處。更不須開兩片皮。若也不知。爲先住南源。次住石霜。今住潭州興化禪寺。諸人還識興化麼、如不識。不免帶累上祖。遂跌座、維那白槌訖。師云。早落第二義。大衆散去。猶較些子。旣不散去。有疑請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隔江打鼓不聞聲。僧云。興化的子。臨濟兒孫。師云。今日因齋慶讚。師乃云。更有問話者麼。所以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爲勝。良久云。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出世。皆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向者裏明得去。盡與百千諸佛同參。若向者裏。未能明得。楊岐未免惹帶口業、況諸人盡是靈山會上。受佛付囑底人。何須自家退屈。還有記得底人麼。爾且道。靈山末後一句。作麼生道。如無。楊岐今日敗闕。以方會。俾欲深雲隱拙。隨衆延時。豈謂郡縣官僚。洎諸檀信。共崇三寶。續佛壽命。令法久住。俾令山僧住持此刹。亦非小緣、所有一毫之善。上祝皇帝萬歲。家宰千秋。大衆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掂頭不負書。師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大千世界百雜碎。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去也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大衆齊著力。僧云。與麼則香煙不絕去也。師云。且喜勿交涉師乃云。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對三門。僧堂對厨庫。若也會得。擔取鉢盂拄杖。一任天下橫行。若也不會。更且面壁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賊是人做、師乃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山河大地。有什麼過。山河大地。目前諸法。總在諸人脚跟下。自是諸人不信。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楊岐與麼、可謂買帽相頭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遂拍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何處有也。且作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若也道得。向十字路頭。道將一句來。如無。楊岐今日失利

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遂拈起拄杖云。須彌山上走馬。大洋海裏蹲跳。鬧市中忽撞著箇。是人知有。且道。黑地裏穿針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尋常不欲頻開口。爲是渾身著衲衣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復云。天堂地獄。罩却汝頭。釋迦老子。在爾脚跟下。當明對暗。時人知有。鬧市裏把將鼻孔來。還有道得麼。試出來。與楊岐出氣。如無。楊岐今日失利

上堂。僧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唐言。僧云。昨日雨落。今日天晴。是人道得。請和尚出格道一句。師以兩手捺膝坐。僧云。大殺盡力道。只道得一半。師云、分身兩

❶係大日本續藏經

處看。僧指侍者云。和尚爲什麼不著鞋。師云。者漆桶。僧便禮拜歸衆

師。乃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世尊云。外道見箇什麼。便道令我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云。道吾師兄云。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貫五天。道吾師兄。善則善矣。甚與古人出氣。楊岐道。金鍮不辨。玉石不分。大衆要會麼。世尊擬已從人。外道因齋慶讚。遂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乃拈拄杖云。拄杖子。豈不是法身。爾諸人還知麼。楊岐今日向水裏倒泥裏蹶。 蓋爲諸人頭插𩑈袋裏。三十年後。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云一切智通無障礙。遂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諸人面前。逞大神通去也。遂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地搖六動。不見道。一切智智淸淨。又拍禪床一下云。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

上堂。云雷驚雨勢。萬物發生。拈起拄杖云。大衆且道。者箇作麼生。良久云。漁翁盡日空垂釣。收取絲綸歸去來。以拄杖卓禪床一下云。參

上堂。僧問。師登寶座。四衆臨筵。的的西來。請師舉唱。師云。雲開山嶽秀。水到四溟寬。進云。一句已蒙師指示。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若不伸三拜。爭顯我師機。師云。更有什麼事。僧禮拜。師云。記取者僧話頭。問。先聖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見諦。學人爲什麼。觸途成滯。師云。何得自家退屈。僧云。急切處。請師舉。師云。露柱蹲跳。上三十三天。僧云。拈却佛殿。去却深山。脚跟下。去西天有多少。師云。楊岐被爾問倒。僧云。將謂無鼻孔。師云。三十年後。自家面赤。師乃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此是俗漢時節。作麼生是衲僧應時應節底句。遂拍禪床一下云。直待彌勒下生時

上堂。僧問。虎符金印師親提。家國興亡事若何。師云。將軍不舉令。僧云。坐籌帷幄。非師者誰。師云。金州客。僧云。幸對人天。願觀盛作。師云。楊岐鼻孔。在闍梨手裏。僧云。學人性命。在和尚手中。師云。爾乾蹲跳作什麼。僧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撫掌一下。便禮拜。師云。看者一員戰將。師乃云。風霜刮地。寒葉飄空。不涉春緣。拈將鼻吼來。遂拍禪床一下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云楊岐一訣。凡聖路絕。無端維摩。特地饒舌

上堂。供養主問。雪路漫漫。如何化導。師云。霧鎖千山秀。迢迢問行人。僧問。忽有人問楊岐意旨。未審如何塌似。師云。大野分春色。巖前凍未消。僧畫一圓相云。忽遇與麼人來。又作麼生。師乃摸轉面。僧擬議。師便喝云。甚麼處去也。僧作女人拜。師云。歸來與爾三十棒。師乃云。楊岐令下。已在言前。作麼生是正令。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云落鴨之箭。斬鼓之劍。主將自敗。抱馬拖旗。有人向安家立國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

上堂。俗士問。人王與法王相見。合談何事。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進云。此事已蒙師指示。雲蓋家風事若何。師云。襆頭衫帽脫當酒錢。士云。忽遇客來。如何祗待。師云。三盞兩盞猶閑事。醉後郎當笑殺人。師乃云。一切法皆是佛法。遂拍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百雜碎。還我佛法來。良久云。何似生遼天鶻。萬里雲只一突

上堂拍禪床云。大衆。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上堂。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遂拍禪床一下云。釋迦老子年多少。還知麼。若也知得。人間天上。出入自由。若也不知。雲蓋自道。◎恒隔訶揭二千年

上堂。云把定乾坤幾萬般。文殊普賢豈能觀。今日爲君重注破。鼈鼻南山子細看。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拈起拄杖云。吞却山河大地了也。過去諸佛。未來諸佛。天下老和尚。總在拄杖頭上。遂以拄杖劃一劃云。不消一喝

上堂。云雲蓋傳箭令下。釋迦老子爲先鋒。普提達磨爲殿後。陣勢既圓。天下太平。且道。不

動步一句。作麽生道。良久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參

上堂。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且作麽生。良久云。鉢盂口向天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拍禪床一下云。釋迦老子。被蟭螟虫吞却了也。且喜天下太平。喝一喝上堂。云時雨霖霖。悅耕人心頭頭顯煥。金不博金。參

上堂。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釋迦老子。鼻孔遼天。樓至如來。兩脚踏地。爾且道。者兩箇漢。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犬子便吠。牛子牽犁。衲僧與麽未摸著皮

上堂。顧視大衆。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淸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

上堂。云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良久云。陽氣發時無硬地

上堂。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師云。盤口上著。又云。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師云。山與麽道。以已妨人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師遂拈起拄杖云。拄杖子。豈不是彌勒。諸人還見麽。拄杖子横也。是彌勒放光動地。拄杖子竪也。是彌勒放光照曜三十三天。拄杖子不横不竪。彌勒向諸人脚跟下。助爾諸人說般若。若也知得。去拈鼻孔。向鉢盂裏。道將一句來。如無。山僧失利

上堂。云山僧一語。凡聖同舉。罷釣收綸。不如歸去

上堂。云今朝三月二。瞿曇未瞥地。拈花說多端。迦葉猶酧醉。更有末後語。且不得錯舉

上堂。云朝晴夜雨。民歡卒土。瞿曇老人。未有後語。雲蓋今日爲大衆舉。良久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勘辯

一日。璉三生至。師云。寒風凜烈。紅葉飄空。祖室高流。朝離何處。璉云。齋後離南源。師云。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璉以坐具摵一摵。師云。只者箇。別有在。璉作抽身勢。師云。且坐喫茶

二人新到。師云。春雨乍歇。泥水未乾。行脚高人。如何話道。僧云。昔時離古寺。今日覩師顏。師云。甚處念得者虛頭來。僧云。和尙幸是大人。師云。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僧以坐具摵一摵。師云。與麽則楊岐燒香供養去也。僧云。明眼人難瞞。師拈起坐具云。第二行脚僧。喚者箇作什麽。僧云。乍入叢林不會。師云。賓頭人難得。且坐喫茶

問僧。落葉飄飄。朝離何處。僧云。齋後離南源。師云。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僧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師云。楊岐專爲舉揚諸方去也。僧云。是什麽心行。師云。不得楊岐讃嘆。僧擬議。師云。且坐喫茶

一日。數人新到相看。師云。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來與雲蓋相見。僧打一坐具。師云。作家師僧。僧又打一坐具。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麽生。僧擬議。師乃背面立。僧又打一坐具。師云。爾道。雲蓋話頭在甚處。僧云。在者裏。師云。三十年後自悟去在。雲蓋在上座手裏。且坐喫茶。師又問。夏在甚處。僧云神鼎。師云。早知上座神鼎來。更不敢借問。師。次日參云。昨日數人新到。打雲蓋三下坐具。恰似有箇悟處。遂舉前話了。乃云。雲蓋敗闕處。諸人總知。新到得勝處。諸人還知麽。若也知得。出來與雲蓋出氣。若也不知。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上堂。云萬法本閑。唯人自鬧。以拄杖卓一下云。大衆。好看火燭。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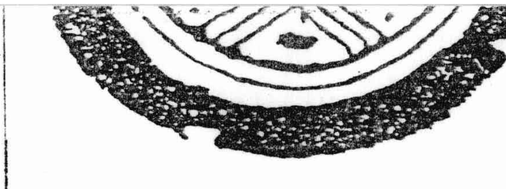
師訪孫比部。値判公事次。部云。下官爲王事所牽。無由免離。師云。此是比部願弘深廣。利濟群生。比部云。未審如何。師云。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霖霖。比部因頌有省。乃歸小聽。坐次却問。下官每日持齋喫菜。還合諸聖也無。師以頌贈之。孫比部孫比部。不將酒肉汚腸肚。侍僕妻兒渾不顧。釋迦老子是誰做。孫比部孫比部

自術眞讃

口似乞兒席袋。鼻似園頭屎杓。勞君神筆寫成。一任天下卜度

似驢非驢。似馬非馬。咄哉楊岐。牽犁拽杷。指驢又無尾。喚牛又無角。進前不移步。退後豈收脚。無言不同佛。有語誰斟酌。巧拙常現前。勞君安寫邈楊岐方會和尙後錄終

[illegible]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

宋・白雲守端 語

處凝 等 編



白雲禪錄

天下之顢頇而碼方者跡滿山谷求其所至之學或得於心或得於言得於心有失於言非所謂得心得於言有失於心非所謂得言是皆明於一偏而瞽於雙照若吾端師者以超拔卓異之資生於衡湘間能以不心而心何有而不可於心能以不言而言何有而不可於言用是而巾屨于州者有二曰江曰舒香火于寺者有六曰承天曰圓通曰法華曰龍門曰興化曰海會所居既廣所言亦富其門弟子處凝者編而爲帙分上中下以予知師之多求名其帙而又俾序其首余以師終海會海會之山曰白雲故總題曰白雲禪錄若其得法之因語載帙中此不復道後之人由余文以推其心則知心者無閡於言索其言則知言者無閡於心然後所以信爲吾端師也太原王孜序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一

江州承天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處凝　編

師開堂日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今上　皇帝伏願堯風永扇舜日遐明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過現未來大覺海中有利及於含生一切聖賢及生平所參見諸善知識衆中衣鉢道友曾有一言一句布施我者師僧父母一切恩門聊伸報謝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且道爲什麼人若有所爲雪上加霜若無所爲過莫大焉奉爲我先住袁州楊岐後住潭州雲蓋親見慈明來底老古錐誰知道今日向者裏拋三放兩去也遂坐圓通訥和尙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顧視左右云便恁麼散去自古自今如麻似粟若言更有如何若何曹溪一路平沈所以從上諸聖皆向火焰裏出來垂手只要一切人眼横鼻直去今日衆中有大家垂手者麼出來看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一手不

獨拍兩手鳴𠜱𠜱僧云眞師子兒能師子吼師云勸
君休去便休去莫待風高更入深　僧問欲行千里
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云過者邊立僧云五
更侵早行更有夜行人師云未敢相許僧便喝師云
咦　僧問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
云爭敢相謾僧云恁麼則久經沙塞苦今日遇眞知
師云你脚跟事作麼生僧云衆水含孤月群星拱北
辰師云李白依前是秀才　僧問人天普集爲聽潮
音郡主當筵合談何事師云你向甚處去來僧云恁
麼則九江千里內草木盡霑恩師云笑殺衲僧僧將
坐具一拂便出去師云依稀越國髣髴楊州　乃云
問話且止問之與答俱是贏得邊事古者道動則起
生死之本靜則沈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則落空亡動
靜雙收則顢頇佛性到者裡直得窮天玄辯竭世樞
機用一點不著獨有山僧今日幸遇太平世界得路
便行不憚他人笑怪所以道此事上在諸佛分上不
曾增一毫下在一切含生分上不曾減一毫只爲一
念迷妄背覺合塵輪轉三途暫無休息遂勞我竺乾

本師於大解脫海中強湧玄波三乘教外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且道今日如許多葛藤阿那裏是直指處
若向長老口裏覓大似貪觀天上月忘却室中燈若
向不言不語處會直得盡大地忘鋒結舌只是箇無
孔鐵鎚有什麼用處到者裏還有知音者麼良久云
只見白雲飛散盡不知明月落誰家（謝辭不錄）
次日上堂云雪竇和尚道偶續靈峰照夜燈遠泛鐵
舡下滄海承天此者也隨例泛一隻鐵舡文殊普賢
爲承天招頭把柂觀音摩詰爲承天打篙搖櫓承天
只管坐地看楊州既然如是且道將什麼報答諸人
良久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撫掌呵呵大笑云大衆得風流處且風流
到圓通上堂僧問二師相見合談何事師云六耳不
合謀僧云謝師答話師云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僧喝
師云過　乃云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煙島良哉觀世
音全身下荒草大衆承天未出世時或有一箇半箇
衲子相疑著誰知道出世後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
伸然雖如是猶賴得侯溪主人在何謂如此千古萬

古無人知眼裏瞳兒看馬騎

到歸宗上堂云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大衆承天此者來禮拜歸宗師叔師叔若行一丈承天也行一丈師叔若行一尺承天也行一尺何謂如此得風流處且風流有般漢到者裏道耶舍塔高金輪峰峻貶眼回頭早是鷂子過新羅似恁麼還稱得我師叔門風也無不見道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然雖如是三十年後潸平過水

到開先上堂云古人道莫行舊時路莫掛本來衣如今有人向鋒刃上横身火燄裏出手盡是勞而無功豈可更擔水向河頭賣雖然如是若教嫫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粉施

到萬杉上堂云仰山道東寺師叔若在即慧寂不至寂寞承天此日來見萬杉師叔且一籌勝却仰山何謂如此一手不獨拍兩手鳴劃劃然雖如是且道還鄉曲子作麼生唱莫是點眼知人意看取令行時又莫是邏羅哩邏羅哩若恁麼自古自今如麻似粟要會麼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到棲賢上堂云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一時打摒却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瘿卒著手脚不辦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

到羅漢上堂云昔日當山祖印有打破虛空底鉗鎚喝散白雲底意氣當時不妨被他便著若以今之堂上坐致太平猶淹大手承天何故今日得恁麼造次不見道不是對人誇潔白大都緇素要分明

到山南廻上堂云運□□□來何曾有間隔承天數日遶廬山行禮每日折旋俯仰讓諸人一點不得諸人在院中折旋俯仰也讓承天一點不得承天爲什麼見似不見要會麼是處有芳草何山無白雲

上堂僧問先聖道舉足無非道場學人便恁麼去如何師云令人疑著僧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云和我理會不得僧禮拜師云有甚分曉乃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乖空但於事上通無事拈起拄杖云見色聞聲不要礙乃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上堂云先師道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大衆誰知道承天今日之下向城中住箇小院子却勞他別人去種田自已只解喫飯可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貧然雖如是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上堂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復來如何是不遷義師云眉在眼上僧云恁麼則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未敢相許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云更須子細　乃云今日普天之下盡添一歲且道南泉水牯牛還添也無添與不添且致且道水牯牛鼻孔重多少若知得他斤兩輕重分明每日一任侵他人苗稼若也未然臘月三十日莫道春來草自青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處乃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上堂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鐵圍山　大衆世尊當時一期也似爭小失大有失大人之相如今若有人向承天者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不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上堂云昔日淨名大士向毗耶城裏方丈中為一切衆生病故所以示病大衆看他古人恁麼也似平地上喫交承天自半夏來一月日患痢兩月日將息尙不能得蘇息豈更有閑功夫□□人病何謂如此知時別宜堪作闍梨

上堂云古者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如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大衆若約衲僧門下却許他大笑底有些些骨氣何謂如此衆眼難謾

上堂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乃拍禪床一下云幾度黑風吹大海未嘗聞道釣舟傾

上堂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云風吹日炙僧云恁麼則無處容身也師云碓搗磨磨僧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云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云恰是僧吐舌師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云放過著　乃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大衆既是智不到處又道箇什麼拍禪牀一下云相逢只可三分語未可全拋一片心

上堂云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且問諸人每日區區地爲當是人情是道用直饒道得也是人情也不是道用正是泥裏洗土塊要得分明麼良久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

懺法堂上堂僧問石霜之堂爲枯木鹿苑之座號金剛承天此日新堂座名箇什麼師云你出家也未僧云畢竟如何名邈師云面前有露柱僧禮拜　師乃云古者道此座高廣吾不能昇先須作禮須彌燈王然後可昇大衆且道承天此座爲復昇來久矣爲復今日始昇若是今日始昇許多時在甚處若是昇來久矣須彌燈王只今在什麼處乃拈起拄杖云須彌燈王在拄杖頭上證明諸人各各有此座分若也見得去向東京城裏持鉢江州城裏喫飯入淫坊穿酒肆看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未嘗絲髮離於此座然雖如是承天今日赫日光中雷霆轟以拄杖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觸目不會道言中有響遮足焉知路彩出觀家所以向諸仁者道誰敢錯悞諸仁者一毫子還會麼承天罪過已不少

上堂豎起拄杖云鋒刃上蹉跳却橫按拄杖云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箇是醒醒者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云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大衆如今禪和子一箇箇出來氣宇如王問著辯瀉懸河有甚奈何處忽若解按下雲頭聽承天說些將有如無話往往方知道打皷弄琵琶須逢兩會家然雖如是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上堂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拈起拄杖云東弗于代西瞿耶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新羅渤海如今衆裏稍稍參學者盡知道在拄杖頭上及乎問著人家杓柄長短鍋子大小管取十有九不知所以道夜深方見把針人若未然者滿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不曾迷莫求悟爲什麼從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也會得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雖如是入水見長人

上堂拈起拄杖云若向者裏會得雪上加霜若也未

然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古者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所以承天有時口似木突有時言如劈竹有時褒貶天下人有時一任天下人褒貶然雖如是大衆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上堂云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衆既是不知山之孤峻又不知玉之無瑕且道是誰恁麼道乃拍禪牀一下云牙根不歷水未免順人情

上堂舉雲門頌云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錯大衆雲門老人只解無佛處稱尊且不解移風易俗承天也揑一箇呈似大衆不露風骨句有鹽衆有醋還君子細看九曲珠難度便下座

上堂云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是何言歟承天道針眼裏躍出獰龍藕絲中開張世界何謂如此功多業熟水到渠成參

上堂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拈起拄杖云者拄杖子遇貴則賤遇賤則貴何謂如此誰知冷灰裏九轉透瓶香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今日至節一陽生於此日遂拈起拄杖云大衆且道者箇作麼生便恁麼擕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數至大年朝前頭大有雪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栽荊棘後代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參

上堂云黑豆未生芽處會得自古自今寡不敵衆若設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一任天下人笑承天不唧𠺕然雖如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上堂云若常似今日承天讓得諸上座若不似今日承天讓諸上座不得何謂如此黨理不黨親參

上堂衆集定乃云大衆會麼以拄杖卓一下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下座

江州圓通崇勝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海譚　錄

師受請日陞座顧視大衆云昔日三聖道我遇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聞得云我則不然我遇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大衆此二尊宿各有一處打得著且

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者裏定當得麼良
久云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下座
上堂云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
者箇是把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
手拍禪床一下云掀翻海嶽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
平
上堂拈起拄杖卓一卓云一漚生波瀾始又卓一卓
云一漚生文殊起又連卓三下・者箇又作麼生良
久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參
上堂云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因道即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採山柴帶葉燒參
上堂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道六入十二緣十八
界乃至八萬四千法門從甚處來以手拍禪牀一下
云好女不著嫁時衣參
上堂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鑪大衆
趙州老子十二咧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
人懷裏了也圖箇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
拍禪牀一下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參
上堂云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然雖如是不因一事不
長一智參
上堂拈拄杖橫按膝上云春生夏長放下拄杖云雨
順風調下座
受紫衣日上堂云古者道牽牛向水東去也不免官
家王徭牽牛向水西去也不免官家王徭不如隨分
納取些些好大衆且道阿那箇是些些底乃拈起袈
裟角云者箇豈不是些些底然雖如是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遂放下云且
喜天下太平參
上堂舉雲門拈三平頌云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
色可呈君有什麼口頭聲色箇中若了無餘事體用
無妨分不分乃拈拄杖云拄杖是體却指燈籠云燈
籠是用作麼生不分大衆雲門只解依樣畫蛾眉圓
通則不然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眼是
眼耳是耳箇中若了無餘事體用無妨分不分四五
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參

上堂舉僧問投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投子作色云者箇師僧好發業殺人西堂別云家家觀世音大衆投子可謂善解量才西堂可謂善解補職如今忽有人問圓通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即向伊道青山綠水短棹孤舟

上堂舉王常侍到臨際問堂中僧每日看經麼臨際云不看經又問習禪麼臨際云不習禪云畢竟作箇什麼臨際云總教成佛作祖去常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臨際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大衆臨際端的只具一隻眼若是圓通即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麼生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大衆試斷看下座

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洞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洞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洞山百味具足後來又合如何忽有人問圓通如何是無寒暑處劈脊便棒參

上堂云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大衆睦州老兒可謂經事多矣要坐便坐要行便行然雖如是天無全功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退身三步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拄杖頭折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家家觀世音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世情看冷暖僧云見後爲什麼百鳥不啣花獻師云人面逐高低　乃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嚬蹙若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大衆且道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以手拍禪床一下云參下座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大衆山河大地在你諸人眉毛上打筋斗若也不見被他熱謾若也見得去他便伏膺處分乃驀拈拄杖喚大衆各歸堂去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却顧視大衆云只者箇能有幾人跳得出若跳不出不道你不知爭奈身隨影轉若跳得出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參下座

上堂云可笑奇可笑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拈起拂子云還聞麼若道聞聾却汝耳若道不聞瞎却汝眼且道如何即是以拂子打禪床一下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上堂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肇法師剛然不知有不為物之流動者作麼是不流動者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上堂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大衆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往往便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返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參

上堂云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放匙把筯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為什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鑊湯無冷處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水底按葫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烏飛兎走　乃云江月照松風吹到者裏還有不漏網者麼良久云皇天無親

舒州法華山證道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智本　編

師時在五祖西堂受請陞座云適來疏中道寂照不動則宗感而遂通則慧拈起拄杖示衆云者箇是定是慧有人辨得麼既無不免依前序品第一去也所以道遊戲卷舒是衲僧分上贏得邊事要舒也三世諸佛在拄杖頭上要卷也分付與德山臨際且道今日是卷是舒良久云無限樹頭風過耳牧牛童子叉嗚嘐以拄杖擊禪床一下

次夜衆請小參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施主親迎請師說法師云九九八十一僧云學人未曉其中旨請師方便再宣揚師云問取露柱僧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師云笑殺傍觀僧禮拜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死水不藏龍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賺殺你僧云溪山各異雲月是同師云轉沒交涉僧云設某甲一人即得爭奈大衆眼何師云作得箇麤衲僧僧云放過一著師拍禪床一下僧便禮拜　師乃云佛身充滿

得下別行本有棒後更須遇人始得八字〇人下有若悟了過人者五字

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只如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只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只悟得箇乾羅蔔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彙自已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退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底莫錯怪好

離五祖日上堂辭衆僧問遥籌帷幄即不問此日登途事若何師云上馬見路僧云恁麼則布金重有賴花雨別垂方師云先行不到末後爲初僧云路遥知馬力歲久辨人心師云謝相送　乃云梁朝志公和尚令人傳語南嶽思大禪師何不下山來救度衆生目視雲漢作什麼思大却迴傳語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大衆思大老人也似釘橛搖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山僧即不然住承天時便了城中事住圓通時便了路頭事過五祖來即高坐西堂如今往法華去便像席打令誰能管得你三世諸佛閑事何謂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開堂日拈香祝　聖罷乃云宗乘一擧早落二三古路坦然行人自昧移身換步到者方知今日還有到者麼試出來看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將手一劃云古人到者裏未爲極則和尚作麼生爲人師

什上一有箇字

云蹉過了也僧云今日親見法華師云脚跟下一句
作麼生道僧云別有好思量師云向你道蹉過僧禮
拜　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此二途請師別
道師便喝僧云從來疑著和尙師便打僧云作家師
云也不消得僧禮拜　師乃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
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
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
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什麼分付將什麼流傳何
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
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
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面
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
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
人開此法眼藏看乃擧手竪兩指云看看若見得去
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
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
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旣滿
口道了爲什麼却無句得商量乃喝一喝云分身兩
處看

入院日上堂僧問遠離祖嶠已屆法華如何是不動
尊師云大衆總見僧云未審其中事作麼生師云仰
面看僧云恁麼則太子峰高松江月白去也師云是
始得僧禮拜　師乃云古人道說到不如行今日與
大衆說也到行也到且喜得天下太平你且道脚踏
實地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
雲定覓山歸

次日上堂云古人道選得幽居稱野情終年無送復
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山僧夜來
到此未有工夫上得孤峰頂又値晦夜無月只在方
丈裏長嘯數聲諸人還聞麼若道不聞可謂自謾若
也聞去將什麼聞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
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
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什麼
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
守寒巖異艸青坐却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際下三

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古者道盡大地無一人眞正舉揚宗教設有一人舉揚宗教盡大地直得亡鋒結舌喪身失命只是箇無孔鐵鎚大衆古人腦裏有鹽須是舌上有眼方始辨得若也辨得去方知道無孔鐵鎚風吹不入雨灑不濕法華今日重說偈言乃高聲云無孔鐵鎚巡堂去

上堂云解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未是衲僧分上事且道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良久云一日兩度鉢盂溼

上堂云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無上菩提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要風吹

上堂云四月八日佛生節有眉有眼皆傳說天上天下我獨尊不知幾箇腦門裂腦門裂一棒打與狗子喫

上堂舉雪竇道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乃迴顧問侍者云還有人守方丈麼云有自云作賊人心虛大衆雪竇老人放去收來有舒卷乾坤之手然雖如是何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好法華今日忍俊不禁當爲古人出氣乃云山櫻火發輝山鳥歌聲滑携手不同途任他泰氣從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法華今日暫出更不著問侍者守方丈

上堂云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喢一喢喢破釋迦老子面門行一步蹈斷釋迦老子脊背骨猶是隨行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云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

上堂云法華今日傷寒且向第二機裏說葛藤拈起拄杖卓三下

上堂云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昇得法華堂未入得法華室且道什麼人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乃云眼有三角頭峭五嶽

上堂良久云早是爲蛇畫足了也下座

上堂擧教中道一切衆生悉皆有心有心者皆得作佛祖師又道一切有心天地懸隔恁麼道莫有相違麼作麼生得不相違去良久云波斯鼻孔似朱紅樓至拳頭如鉢大闊來打倒須彌山赫殺補陀觀自在

上堂擧金鑾和尙一日在厨前見典座便問典座變生成熟即不無典座離却木杓道將一句來典座無語後令入室僧代語皆不契乃自代云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大衆且道金鑾離得木杓也未法華即不然離却木杓一句作麼生道人情若好喫水也肥

上堂擧玄沙常將汝等諸人放項顙上不敢錯悞諸人一毫子古人恁麼道且道是錯悞不錯悞若道不錯悞因什麼將汝放項顙上著所以法華尋常與諸人只是平交相見尙自怕有錯悞時恁麼道也似知而故犯了也然雖如是明眼人前不得錯擧

令可疑未

上堂云今年雨水非常足管取秋來天下熟牧童齊唱太平歌笑殺東村王大叔

上堂云法華取得三般稀奇之寶尋常可會拈出今日脈頭穀頭進發不免將出奉送二公乃拈起拄杖卓三下云前頭第一不得擘破又須分交兩手縱遇南番舶主也須換却眼睛

中秋日上堂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即且致且道不問不答在什麼處良久云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

合肥請師不赴入州退免迴山上堂云不住城隍果所期山花山鳥又全嬉石泉昨夜聽前過何事淸聲勝舊時以拄杖卓三下

上堂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大衆山河大地色空明暗森羅萬象靑黃赤白皎然各有體有名僧是僧俗是俗作麼生說得箇一法莫是喝一喝拍一拍竪起一箇指頭麼若恁麼

未夢見在且作麼生道得去良久云曉日爍開巖畔
雪夜濤春斷海邊藤
因雪上堂云乾坤不敎少闕冬後依時下雪舊歲障
氣永消向遠殊祥迥別節令雅合如斯莫殢天公漏
泄爲甚莫殢天公漏泄君子施恩不望報
元日上堂云相逢乎相賀一時俱勘破幞頭脚指天
爆竹穿門過今年好驅儺向後無災禍拍禪床下座
上堂擧趙州道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
火大衆且道古佛度箇什麼古佛不度衲僧秤子爲
什麼如此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聖節日上堂擧太宗帝擎起鉢問王隨相既是大庾
嶺頭提不起爲什麼却在寡人手裏後慈明師翁云
陛下有力大衆且道腕頭有力主天下有力試斷看
上堂云趙州和尚道夫爲宗師須是以本分事接人
法華可謂浪得其名何故有禪客到此不免且與他
打葛藤又只是麤粥淡飯而已並無一點是本分事
他時後日見閻老子作麼生分雪得去今日衆中具
大慈悲者可能爲法華分雪得有麼有麼良久云相

◆拍一作拈

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上堂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
打三更乃喝一喝云賓在什麼處主在什麼處喚什
麼作照喚什麼作用連喝三喝
上堂拈起拄杖云若有一毫頭便喚作一毫頭古人
與你諸人◆拍却了也且道成得箇什麼邊事以拄杖
卓禪床一下
上堂衆立定拈拄杖劃一劃云文彩已彰也且道作
麼生免得過不見道以楔出楔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法華愛退驢背只要步步到底衲僧雖然不
會也似鹽落醋裏
上堂擧玄沙因悞喫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
法身玄沙云膿滴滴地後來懷和尙頌云滴滴通身
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見絲綸上不見蘆
花對蓼紅亦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淸淨法身只答
他道屎臭熏天又云蓮花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
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屎臭熏天亦偶然法華爭似
爲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上堂云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爲來來實不來路上莫斷危古人恁麽道法華即不然去時乘輿去迴時乘輿迴與君重叙話鼻孔大頭垂

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展手云有麽有麽又搖手云無也無也乃云看經大海休誇浪除却巫山總是煙拍禪床一下

上堂云此事如在萬丈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脚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著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云古人道言多去道轉遠法華即不然言滿天下何謂如此行船自有把梢人

上堂舉教中道不以色生心不以聲香味觸法生心大衆釋迦老子向者裏全身放倒了也又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甚救處若救他不得更爲不孝之子空喫他飯向者裏須著近前且道作麽生近前以手拍禪床一下

上堂舉雲門大師一日開門見一僧來雲門乃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僧無對雲門云你問我僧遂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雲門掉兩手古聲云釋迦老子來也大衆雲門老兒不妨解因行掉臂耀古騰今爭奈傍人眼何且道傍人具什麽眼乃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

到四祖訥和尚請陞座乃云廬山把手閑行盡是無人知處淮甸重陪高步却欲出在人前大衆在廬山時爲甚要恁麽深密及乎今日爲甚要恁麽顯露不見道賣金須遇買金人

到五祖陞座云昔年暫憩今日重過日月如流將經二載且道有不隔閡底道理麽諸仁者高宴白蓮峯下病叟深隱法華山中相去一日之程作麽生說箇不隔閡底道理莫是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如身影相似若恁麽正道著第二頭底未道著正定頭底且道作麽生道乃云宇宙茫茫人不識依前鼻孔大頭垂

上堂云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貧後道方親一朝體得成貧道道用還同貧底人法華雖與古人同路行且不與古人同路歸何謂如此自住箇小院子客來

並無可施設無可咬嚼賴得下面有人撑拄送日且
盖覆得過可謂山花不廢栽培力自有春風管帶伊
上堂云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四十九年間未曾
說一字且道說什麼乃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
散夜叉頭
上堂云一陽生日冬至自古自今如是應時納祜皆
知他後不得瞌睡
施主捨法衣上堂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當時若一
口吞盡豈不天下太平且道那箇是吞不盡底遂拈
起法衣角示衆云者箇豈不是吞不盡底還見麼良
久云等閑掛在肩頭上也勝時人著錦衣
上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
如何是藏南泉云與汝往來者是藏僧云直得不往
來時如何南泉云亦是藏僧却問如何是珠南泉召
僧名僧應喏南泉云你不會我語大衆者僧一顆摩
尼珠可謂稀世之寶大可怜生幾乎落在萬丈坑裏
猶賴得南泉老兒手親爲他托得起且道此珠見今
在什麼處乃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孤疑孤

舒州龍門山乾明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智華　編

師受請日上堂僧問龍門有請師親赴法華今日事
如何師云符到奉行僧云恁麼則象王行處絕孤蹤
師云你且寬心僧云齋後相送師云三十年後僧禮
拜　師乃云拈花付囑靈山謾說親承就座多身龍
門別有一竅到者裏師承不立代代相承曾應高低
宗風不墜大衆既是師承不立爲什麼却代代相承
良久云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花片片兮春暖齊發
次日上堂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云到者方知如何
是境中人師云兩脚踏地僧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
上宗乘事若何師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僧云
恁麼則朝看雲冉冉暮聽水潺潺師云禮拜著　乃
云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每日山色水聲名花異鳥滿
眼滿耳作麼生說得箇脫底道理要會麼暢暢釋迦
老子無伎倆休休龍門山水天下幽夜來一覺到天
明得風流處且風流
上堂云法無異法妄自愛著盡大地是愛八萬四千

毛孔悉皆是愛且道著甚處良久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下太茫生

上堂僧問龍門未透時如何師云不是者箇調僧云透後如何師云不是者箇調僧擬議師云買賣不著乃云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拈起拄杖云跡在者裏牛在什麽處乃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釋迦老子誑惑人家男女陷在阿鼻大地獄中至今分雪不出拈起拄杖云太湖縣裏屠兒項大伯今日向龍門拄杖頭上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度一切含生諸人還見麽若也見去天下太平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身不見未審國師在什麽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爲什麽不見玄沙云只爲太近大衆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裏有什麽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上堂云百丈初參馬祖因見野鴨子鼻頭上喫一搊忽有箇入處後來再參向一喝下三日耳聾方盡且道一搊處與一喝下相去多少良久云不見道天上人間唯我乃喝一喝

上堂云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且道作麽生思若以有心思則盡大地是荊棘林若以無心思則盡大地是荒岑良久云雲從龍風從虎

上堂云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吾今老倒慵疎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栽松同步上金剛洞山聰老可謂戴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今古難並其風流龍門病叟每日被※膈氣撲得來一日不如一日只見瘦羸實是無氣力與人商量然雖如是家貧願隣富

上堂云有時確嵩生花有時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張公喫酒燈籠皺斷眉頭露柱呵呵拍手

上堂云未透者且教伊識已透者須共伊行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教阿誰識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向什處處行所以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少處減些子多

※膈一作隔

處添些子爲什麼少處更減多處更添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上堂云今日也是者箇明日也是者箇作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去

上堂擧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洞山云火過後一莖茅龍門卽不然亡僧遷化什麼處去答云墻壁有耳

上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古人是何言歟盡大地是釋迦老子何處更有衆生盡大地是衆生何處更有釋迦老子然雖如是且道龍門放身在甚處有人知得分半院與他同住如無向鉢盂裏尋取

上堂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直饒得現前也未得成佛道何謂如此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白雲語錄卷一

祖堂綱紀序

吾道盛於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之綱焉粗立禪林之制百丈大智之紀焉此實天下之共知而奈何天下祖堂中各以開山傳次者爲其祖殊不思乃宗乃祖所傳所持之最者乎嗚呼教來五百年後達磨始來繼之諸家之賢者豈不知性卽乎聖何爲竟自以性以聖之泥乎乃須少林之後獨彈指頃不假文字語默有無釋然亡其所待而自得還其本又古之巖居穴處者但以法爲勝爲味殊不慮今日其間者驕獨大智禪師慮之而廓以禪林之度由是貴之而少林之風至今藹然於天下吾欲天下祖堂中以達磨大智正其位以開山傳次者陪之貴來者尊其始而歸其大豈不然乎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十月初一日立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二

舒州興化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處凝　編

師開堂日祝　聖白趧罷乃云便恁麽散去祖燄高輝了也若也未然不免平高就下所以道吾大聖人之道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關有言不關無言只者箇赫然獨耀逈出古今寄古今間應時而作今日還有知時之士麽出事興興化相見　僧問朝蓋親臨於法會西來密意請師宣師云五拷歌中趧法皷箇中消息少人知僧云恁麽則淸風匝地師云聽不著僧云三十年後有人擧此話在師云好僧禮拜僧問一言頓悟於當人何益一言不悟於當人何損仰無諸佛俯無衆生轉身一句作麽生道師云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僧云恁麽則聖凡收不得堯舜不知名師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僧云謝師證明師云莫錯認定盤星僧應喏師云三十年後更須自看僧禮拜　師乃云達磨大師初來此土時未有人相委於

心處下一有郎又隨他堅色所轉既隨堅色所轉郎爲意理所縛二十字〇有上背字

少林寺端然宴坐凡經九年一日二祖立雪齊腰達磨曰汝當何來二祖云請師安心達磨曰汝將心來爲汝安心二祖良久對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大衆且道什麽處是達磨爲二祖安心處若言覓心了不可得無一法可當情處是爲他安心處祇如恁麽道底消息從什麽處來若言恁麽道底是爲他安心處不見道意爲大患理爲大障直得意理掃蕩豁然便是本鄉山僧有頌云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正當恁麽時乾坤大地都是箇解脫門釋迦老子向者裏無措手分一大藏教祇下得箇注脚然後移身換步應物投機却能流出一大藏教所以道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要放行也萬卉常春要把定也大地無塵然雖如是未稱衲僧家風且道如何是衲僧家風良久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堂云秋江淸淺時白鷺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身下荒艸大衆興化今日有例攀例

新正上堂。僧問。孟春猶寒。卽不問。如何是興化境。師云。家家盡看夜胡兒。僧云。白雲常展瀟湘畔。滿堂清衆盡霑恩。師云。你無分。僧禮拜。　師乃云。年去年來來去。間迎新送舊。幾多般。街頭撞見張三伯。元正啓祚太無端。喃喃猶道孟春寒。城上角聲成一片。大家齊賀萬年歡

因嗣者點茶上堂云。拈花付囑。土上加泥。斷臂安心。水中捉月。且道作麼生得此脉到今日不墜。良久云。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上堂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拈起拄杖云。者箇拄杖。且作麼生捨。又作麼生說箇非法。良久云。敲落鼻孔。露出眼睛。擊禪牀一下

上堂云。一法不明。瞽汝眼睛。拈起拄杖云。者箇豈不是眼睛。八萬四千法門。無一點影子。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脫。作麼生瞥得伊。只如每日見山見水分別靑黃赤白。不是伊又作麼生。見乃卓拄杖一下云。瞎

因請藏主上堂。擧一僧在經堂內長坐。一日藏主問。上座何不看經。僧云。某甲不識字。藏主云。何不問人。其僧鞠躬叉手云。未審是什麼字。藏主無語。大衆。藏主雖然無語。爭奈其聲如雷。者僧雖不識字。要且點畫分明。且道是什麼字。良久云。玉篇裏尋取

◎者下一有客來須看四字

上堂。僧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僧云。特伸請益。師云。換却眼睛。僧云。恁麼則和尙有長處也。師云。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乃云。古者道。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禮之常道。賊來須打。且道作麼生打。人面似賊。賊面似人。半夜三更。有什麼辨處。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以拄杖擊一下

上堂云。尋常向你道。未在也。無別意。只是要諸人喫粥喫飯。須是自家拈匙放筯。便得飽。若取別人辦。只是虛飽。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場乾嚥唾。然雖如是。莫教忘却口

舒州白雲山海會禪院語錄

參學小師　法演　編

師開堂日。宣疏白槌已。乃顧視座下云。皷聲未動已前。山僧未陞座已前。好箇古佛樣子。若人向此時薦得。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更待聽三寸舌頭

上堂出來底早是參差須有掃參差之手方能救得
完全今日還有麼出來看　僧問世尊出世度人已
畢和尚六度開堂度得多少人師云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僧云恁麼則皇帝萬歲師云人人盡願僧
應諾禮拜　僧問朝蓋臨筵於法會請師不恡震雷
音師云一琴彈古調百里賀新聲僧云一句適然去
也師云你作麼生聞僧云相識滿天下師哂之　乃
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跡者跡所不能跡每
日開口動舌無非是言作麼生說箇言所不能言既
喚作言即便是跡作麼生說箇跡所不能跡到者裏
一大藏教用一字不著到者裏一大藏教一字用得
著為什麼先用不著又却用得著且道譊訛在甚處
不見道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自古自
今向其間鑽仰者如稻麻竹葦實端的透徹百千中
無一二若果然透得者十二時中不妨慶快應機接
物利樂有情將盡乾坤星辰日月盡大地草木叢林
都在一箇出入遊戲之具所以古者道玉轉珠迴祖
佛言精通猶自汚心田老盧只解長舂米何得黃梅

萬古傳山僧在菴中亦有示徒道直下雖然設許般
透如未盡活還難海門昨夜狂風起無限波濤一掃
乾恁麼地先與人開却大路然後兩手撥向人前有
靈利底不用一毫頭氣力便提得去今日還有麼若
道提不去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應用施為分買別恁
是是非非是箇什麼
上堂云佛法二字掉去他方世界未為分外一日兩
度鉢盂遲少一點不得不見道常開一飽忘百飢今
日山僧身便是乃云不審不審
郭長官入山師上堂云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
父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懃當須
舉與大衆請巳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
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
不道乃云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
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上堂僧問冬至一陽生遂提起坐具云且道者箇作
麼生師拍禪床一下僧云爭奈風吹日炙何師云答
話得也未僧撫掌兩下師云只得半檄僧云將謂眞

箇師云猶較些子僧禮拜　師乃云今日一陽之節恁麽道且道是世諦流布爲當別有所歸若向者裏分得去一陽生後四時八節萬象森羅與諸人同光還有人分得麽白雲今日不免爲你分看乃云晷運推移日南長至應時納祜慶無弗宜

中峰長老至師上堂僧問紅葉辭枝卽不問逢場作戲事如何師云無孔笛子兩邊吹僧云恁麽則在處謳謌樂太平師云誰是知音者僧云囉邏哩囉邏哩師云猶在半途僧云和尚分明記取師云也得僧禮拜　師乃云九九八十一幾人能解筭兩箇五百文元來是一貫到者裏添得一文麽若有添得一文卽便滿路光生拔出古今爭奈自古自今千箇萬箇只愛足頭底白雲今日爲你添看乃云下座與知事首座大衆請中峰和尚昇座一徧

上堂僧問千聖不求嫌自已往來消息爲誰通師云同途不同步僧云爭奈衆眼難瞞師云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僧云若不隔流水還應過別山師云瞌著腦門僧云和尚不得忘却師便打僧禮拜　師乃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彈指一下云且道者箇是多少莫是一卽一切一切卽一若恁麽會有甚分曉且道如何卽是乃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拍禪牀一下

上堂僧問淨名杜口行私路和尚如何爲闡揚師云東行不見西行利僧云恁麽則一出一沒師云在什麽處僧便喝師云猶在者裏僧云莫道不逢人師云更須子細　師乃云此事有一人擔得起價直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人擔不得不直半文錢且道三千大千世界卽是不直半文錢卽是乃云不見道知恩方解報恩

上堂云揚眉瞬目拈槌豎拂彈指謦欬盡是鐃鉤搭索且道海會今日還免過也無乃云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

上堂云初秋夏末不忌諱舉步移身可自知四海盡歌堯舜化爭如雲外囉邏哩

上堂舉洞山悟本和尚云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有僧擧到劉陽菴主菴主云出門便是艸

師云若見得庵主便見得洞山老人若見洞山老人便見得庵主洞山却易見庵主却難見爲他不爲住持之緒不見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上堂僧問不重己靈求解脫往來消息爲誰通師云不知僧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師云作麼生分僧云傍觀者哂師云果然未分僧云慣從五鳳樓前過手提金鏁賀太平師云咄咄僧禮拜　師乃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每日動用施爲說黃道白若喚作心卽無及第之時若不喚作心亦無及第之時且道作麼生得心空及第去良久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上堂僧問大地雪漫漫相逢盡道寒爲什麼過這裏不得師云眼裏分身看僧云恁麼則片片不落別處師云又道過不得僧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元來却是僧纔拜　師乃云石頭和尚問讓和尚不求諸聖解脫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汝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石頭云乍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雪竇拈云三十棒教誰喫師云大衆誰知雪竇老人留者拄杖子今日與白雲既然如此也要大家知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百丈道汝等爲我開田吾爲汝等說大義僧開田了白云開田已竟請和尚說大義百丈行數步退身而立展開兩手師云大衆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時再參馬祖底向甚處去也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且道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乃云容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上堂云若端的得一迴汗出來也向一莖艸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迴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艸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自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上堂舉僧問北禪和尚夾山打與坐意旨如何賢便打其僧擬議賢却問僧會麼僧云不會賢云廢却我多少鹽醋師云且道北禪還見得古人麼若道向棒下見夾山大似掉棒打月若不恁麼見且道棒在誰手裏乃打禪牀下座

上堂云拈一放一自古自今且道作麼生是拈一放

一底句乃云青林暗換葉紅藥續開花

上堂云興化和尚向克賓維那道汝不久當作唱導之師去克賓云我不入你這保社興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克賓云總不恁麼興化便打乃云大衆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飩一堂至來日齋時又抽單趁出院克賓後來出世却爲興化燒香叢林自古自今盡道克賓維那知恩方解報恩恁麼說話可謂埋沒古人土上加泥且道作麼生見得克賓維那要會麼雖爲興化燒香要且自要熏天炙地更聽一頌明明熱處爲斯人若爲斯人即陸沈要見賓公拈起處熏天炙地到如今

上堂云功高二儀而不仁明踰日月而彌昏肇法師只得半邊且道作麼生是完全者乃云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上堂云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諸人即今要見馬大師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

上堂云開口有時道不著開口有時道得著著與不著爭幾何麒麟只有一隻角

上堂云彈指謦欬揚眉瞬目無不是這箇古人爲什麼却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攎始應知要會麼九九八十一

上堂云田地穩密底古佛家風在神通遊戲底今佛現光明且道即今是古是今乃云上馬見路職到威成

上堂云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永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已自是鐵壁且道如今作麼生透乃云鐵壁鐵壁

上堂云一句道得盡與祖佛爲師一句道不盡與人天爲師今日作麼生道乃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上堂僧問與我相似共你無緣且道今日有緣無緣師云相逢不飲酒山花也笑人僧云恁麼則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知心底事作麼生道僧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師云猶較些子僧禮拜　師乃云既到這裏還免得入道養子之緣麼免得免不得凛凛

淸風杵尉耐善財童辜負他彌勒
上堂云一二三四五剩得太多六七八九十又却少
些子且道作麼生得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乃云
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上堂云有爲雖僞弃之即道業不成無爲雖眞著之
即慧性不明古人若向者裏借路經從盡大地盡在
脚跟下若向長安城裏即賺殺一船人諸人要見白
雲病老麼乃云時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
上堂云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爲什麼透不過只爲見
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
然又道動轉施爲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
自已所以道在途中隱隱猶懷舊日嫌豈不見雲門
大師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起手云觀世音菩
薩把箇錢來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
見山僧在法華時嘗有示衆道無業禪師道一毫頭
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
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
但恁麼看取

掛院額上堂僧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得
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堪作什麼師云苗從地斷僧
云恁麼則寒來向火飢來喫飯也師云十萬八千僧
云是師云大衆見你僧禮拜　師乃云龍舒海會有
新聞金牓高懸耀白雲樓閣不消彈指入眉毛眼睫
要須分眉毛眼睫有長有短直饒道不長不短未出
常見更道長長短短雪上加霜且道如何即是乃云分
上堂擧潙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潙山云
田中有多少人仰山插鍬子叉手而立潙山云今日
南山大有人刈茅仰山拔鍬便行師云仰山恁麼祇
對不妨數目分明只是插得鍬子太深潙山也只是
要兩箇五百是一貫且不是得箇驢兒便歡喜何謂
如此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
上堂云開口時未上一句正道著擧步時未上一步
正踏著爲甚鼻孔到底不正只爲尋常見他硬了所
以不肯發心白雲今日勸諸人發却去乃云一
上堂云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
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花依舊宿蘆花有誰可共

明月滿船無處問沙鷗時叫兩三聲
上堂云雲門舉夾山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烏窠拈布毛便有人醒去大衆甚處不是雲門雖然如是更須穿過鼻孔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直下分明承當得了被人道箇不是便見參差不然亂有承當不然忘前失後且道病在甚處只爲未有透得時節只這箇不是泄盡天機誰無一點滲漏良久云不是不是
上堂舉雲門道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爲什麼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若道咬著即與雲門相違不唯與雲門相違自已向甚處去也若道不曾咬著又作麼生得肚裏飽要會麼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全供養
上堂云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與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且作麼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萬福
上堂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大衆披袈裟底是僧戴冠子底是道士褁幘子底是秀才又道非僧非俗非男女等相又作麼生良久云一氣不言含有像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舉甘贄行者常接待凡有僧問行者接待不易行者云譬如餧驢餧馬琅邪覺和尚云快把飯來大衆琅邪有不犯之手雖然如是白雲即不然譬如餧驢餧馬願行者長似今日
上堂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釋迦老子不唧溜錯用處被白雲拄杖子穿過鼻孔也且道還可恕也無乃云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卓拄杖一下
上堂云世間一切伎倆手頭弄得熟後自然方有餘態且道衲僧伎倆手頭弄得熟後有多少餘態良久吹一聲下座
上堂云學起來便有親有疎且道那箇是親那箇是疎良久云嶮
上堂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乃卓拄杖三下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太平堅不住終老白雲間第一便宜處門前有好山等閑行一徧勝服大還丹爲什麼勝服大還

丹乃噫氣兩聲

上堂舉龍牙和尙云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議著如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師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上堂舉僧問楊歧如何是不動尊楊歧云大衆齊著力白雲卽不然如何是不動尊纔拜著

上堂舉洞山和尙云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賦皇祖了鼓腹唱謳歌大衆且道洞山聽禪老何似白雲老

黃梅楊長官請上堂僧問炎雲乍捲玉露初垂賢宰臨筵請師說法師云松柏唯高唯歛僧云便恁麽去時如何師云汝見靑靑見什麽僧云歲久見人心師云更子細道看僧云却請和尙道師云恁麽禪客且在半途乃云自古自今說理談事者如稻麻竹葦會禪者更比比然俱是討一箇家裏人如天上揀月相似黃梅賢宰楊次公聞名十載有餘夜來忽蒙訪及元來却是一箇本分家裏人杓柄長短鍋子大小雖然未曾一一點過看他數目也甚分明可謂如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將黃金鑄作鍾子期昨來當塗郭公甫來曾舉上大人一徧今日次公來更須舉一徧夜凉堂上忽聞人叫喚黃梅楊長官來到白雲畔久聞竊我宗未得當面斷一夜燈火前行過舊公案所犯一一招也要衆人看鼻直權骨高一箇沒量漢何日履亨衢吾道聊輝煥共唱太平歌掃盡天下亂文章不礙他兼能大衍筭兩箇五伯文依前是一貫

上堂僧問禁足九旬今已滿蠟人輕重請師分師云自已施爲猶不可誰能更去管閒人僧云恁麽則斤兩分明師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僧云六六三十六師云更道看僧云一二三師云大衆證明乃云白雲又得一夏說盡靈山舊話雖然移東補西直到如今話覇

上堂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祖師豈不知有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云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祇得淸閒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

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上堂云諸人每日見底諸人每日用底如從天上降下地中涌出緜緜然無絲毫間斷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白雲病老打底不過作家到底飜成骨董

上堂云圓成沈識海既是圓成爲甚却沈識海遂拈拄杖云只爲喚者箇作拄杖子且道如何得依舊位去乃竪起拄杖云拄杖子拄杖子

上堂云叮嚀損君德無依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者箇是黃泥那箇是白石

上堂云從來共住不知名擬漢任運相將只麼行一脚在前一脚在後自古上賢猶不識端的也未造次凡流豈可明錦上更添花

上堂擧僧報趙州和尙大王來看和尙趙州云大王萬福僧云大王未來趙州云又道大王來也其僧罔措師云其僧雖然罔措爭奈王令已行王令已行卽海晏河淸且道海宴河淸一句作麼生道乃云野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

上堂擧僧問六祖黃梅意旨是什麼人得六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師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爲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大衆還識祖師麼

上堂擧長沙和尙遊山迴首座問和尙甚處去來長沙云始隨芳艸去又逐落花迴首座云大似春意長沙云也勝秋露滴芙蕖大衆且道長沙在春夏秋冬中不在春夏秋冬中要會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擧僧問洞山和尙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洞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洞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洞山老人偏向枯木上生春作麼生下手白雲今日與你下手今日是開鑪

上堂擧百丈和尙云汝等爲我開田吾爲汝等說大義一日衆開田了云開田已竟請和尙說大義百丈展開兩手行數步大衆百丈如是說大義諸人還記得麼今日白雲重爲諸人說過當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裡傳誰道舌頭會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上堂云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

體不離聲色言語拈起拄杖云者箇是拄杖子阿那箇是大道眞體將箇什麼識想你者一隊漆桶臈月三十日只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乃喝云去

上堂云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若也會得因風吹火用力不多若也不會秋水共長天一色然雖如是有時乘好月不覺過滄州

演首座受四面請上堂云年年秋暑甚如初何事淸涼特有餘盡是當人心地感不虛把手在龍舒且道把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上堂云秋色淒淸早晩愈涼信知節氣不相饒林間學道之士飢則喫飯寒則添衣殊不知世間有苦樂者且道如何得知苦樂去乃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興道者開田迴上堂云三歲區區弄水泥捎䙡𢹂袴又扶犁滿倉收稻方歸院一任禪和鞚肚皮且道鞚底是禪是飯乃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上堂云少一滴不得剩一滴不得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良久云日日日東上夜夜月西流

上堂云文字一般樣語話一般樣發勢一般理趣一般爲什麼却道他未在乃云只爲鼻孔大頭向下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二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三

偈頌

世尊

指天指地行七步雙放雙收重夾注欄中錦上更添花直至如今垂雨露

達磨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端坐謾言教外別傳爭不識者箇

四祖

雙峰峰下塔中眞端坐巍巍四百春今古見聞皆仰羨不知誰解自觀身

五祖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峰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鉢託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爲椿中擇得能

布袋和尚

都盧一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携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袁州楊岐先師眞讚

碧海中珠爛泥裏刺虎嘯龍吟雞啼狗吠天下楊岐討甚巴鼻

衡州茶陵東林受業和尚眞讚

水月以喩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固不方遊兮何遊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鴈峰之東兮洣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師于吼舒兮卷兮已而矣依然空瀉洣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讒勞提耳

一鑪香微烟旋遶松風起

謝南康簽判余秘丞

向承見訪雖疎面因辱留題旨最親樹上鯉魚開口笑石龜眨眼便爲隣近聞倅俚山南都應叟諸方偈與眞莫怪此宗難得侶弄潮須是弄潮人

又答

豪君報我鍇鍇鐵牛鼻孔曾穿却通身作口未稱心爭奈兀然無去著鋒刃上行大醆裏走蟭螟吞却金翅鳥幾人到此得從容喝散白雲不開口知君知寶劒收來善護持佛祖掃除非好手直須刃下有針錐有針錐囉邏哩得便宜是落便宜

寄楊長官

十載聞名楊次公有文堪振我宗風分三成六添些子直得金烏半夜紅

室中二題幷序

菴中無事間或吟與嘗然而來因得應眞不借涉流轉物二題雖文字之勢寄詩家之作以其題意實自於吾宗可曰山偈而矣庶知我者同之

應眞不借

情應我自出安用世人知月好還邀客花開亦詠詩

然一作而

侶一作似

訓徒朝有則錸句□□□頗似區區者剛然不識伊

涉流轉物

物理詎可忽逢時各解鳴亂蛙迎雨急孤狖帶霜淸

歷歷何先後寥寥異性情汨羅嫌醉者病在不分明

寄雙峰祖印

宗門提掇事還多旣已歸菴若奈何翻笑五迴移祖

搨晉無巴鼻走禪和

答郭公甫

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不用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

趕他不著

寄九江王元甫

一念隨禪起何當適所期泉聲中夜後山色夕陽時

鑿遠風來冷天長鳥下遲分明非耳目唯可與君知

偶作

無花可獻見牛頭靄靄淸風數百秋今日龍門菴裏

老依前獨坐冷颼颼

初住白雲作

白雲歸老稱平生古屋低低分外淸薜荔淞堦堦野

令論疑綸

興潺湲遶院悶情何妨乞食消寒暑雖是當途少

送迎道侶不須重問祖已將布袋爲君傾

寄斗方元長老

自笑垂輪手未親悠悠江上謾因循年來都不勞心

力鈎上時時有錦鱗

牧童

忽然牛上亂鳴吽自是難禁興發時誰管行人聽不

足徘徊更把笛來吹過興高歌豈强爲任教牛食著

鞭稀撻頭不許春風覺雨過溪邊艸又肥溪上春來

艸又肥披蓑半雨半晴時橫眠竪臥牛兒穩那畔嗚

哮這畔嘻

寄大湖昌祕校

所至行所存迺是官民者當名無其實有口不如啞

昭昭君子心宜哉日月下

逢春

老去病生何足問古今多少謾悠悠東風漸解簷前

凍一歲嚴凝又且休

答輿化曉長老

融融春色滿園林花約唯愁斗變陰無限情懷與誰說寒山多日絕來音

寄保寧勇長老

白蓮峰下閑嬉日幾笑先師無腦門當路與來提掇起又應笑我入深村

詠珠

金盤不可動轆轆轉難住停待良久間圓光湛如露報土

始終皆卓犖一似預安排舊事有時在新陽不日來

五更雞對月四季爭連苦好是明明說從教鴨聽雷

寄顯禪莊主

糞田收稻倍常年變態乾坤在目前一任老儂生健羨莫將此法等閒傳

子規

啼聲解道不如歸往往人心會者稀滿目春山春水綠更求何地可忘機

寄陳主簿

世道尊明理宗門重晦機舉談皆共至携手不全歸

春去花猶盛秋成月未輝祇因會到者絲髮不相違

拄杖

天產龍形迥別肯羨筇州九節有時撥艸閒行驚得蛇鑽不徹

有無雙舉

道本無心不是心直須分出有疎親絲毫有路隨身者盡是名爲門外人行責無心却要心還如形影自相親雖然暗處時藏得爭奈金烏日日新

送勇藏主還明

湘西昔日聊分袂屈指年光逾十二鑪峰看雪方偶仝蓮嶠乘凉期遠遂(辛酉冬會圓通壬寅夏同五祖)甘露亭中水石奇終朝竟日夫何爲提盡古人未到處從頭一一加針錐有所益兮無所益手不及處爭著力渾圇無縫成兩邊擲地金聲如瓦礫有所損兮無所損幾度和衣艸裏眠樹頭驚起雙雙魚石上迸出長長筍問我肩筇擬何適報云太虛藏鳥跡便進欲隱彌露言直得青天轟霹靂呵呵誰可悉砌下流泉忽倒流嶺上白雲不敢白楊岐頂上眼未眞楊岐腦後眼豈親

當時一席三五百透得金塵能幾人君今將適江東去我已退藏不足豫淸風定播好音來南北東西看獨步

蠅子透窓

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瞞

寄九江上人

燈前一夜看廬山屈指俄經五載間（來法華時有此）今日白雲堪自愛悠悠舒卷水潺潺

覽楊次公詩集

無爲子詩今又古始明終晦人難親豈唯正得國風歸別出一枝通佛祖

寄夌靜微祕校

所至苟不欺終有知音在皎皎如日月何須常面會

白雲夏日

夏日宜山寺優游遶幾何閑庭芳艸長危嶺斷雲過洞水穿廊遠岩風入座多更當星少夜月色透松蘿

白雲淸夜

興作都無定中宵殊未眠窓明簷外雪室靜竹間泉幾到無聲際還歸有象前盤桓成此曲不覺曉光連

遊禪爲凝禪寫予眞因以爲示

筆熟方精迴然紅活三五月圓二九十八自家愛唱邏囉哩與發更饒咄咄咄

送璿禪人

鋒鋩影裏眉頭雛霹靂光中笑臉開上下西菴十方度龍門不得道空迴

答馮秀才

淨名杜口行私路龐老多言觸祖翁若是西菴門下客眼中箇箇有仙瞳

秋雨

秋雨山氣涼早欲添重服不知紅塵中可殺消炎溽淺淵起新噎脩篁還舊綠病體稍甦蘇免廢文殊囑

中秋月

中秋一夜月露洒滿林珠颼颼輕風起雲開衆壑殊

答李待制風入松曲

琴有風入松眞聞但逆理颼颼滿座間在耳不在耳

賦得節杖送凝禪者

眼裏著須彌不廢絲毫力拈起九節笻汗流通背脊重者復何輕雙者翻成隻因以贈子行卓卓當春色

九日菊

金蘂叢叢帶露新採來烹茗賞佳晨浮杯何必須宜酒但有馨香自醉人

送譚禪人寧親

巍巍不識者淸風滿寥廓昔子曾自違一朝還自作因茲十載中步步全啐啄譏誇百城遊孰解暗移脚譏誇樓閣開孰免遭攣縛無端懷慷慨特地成齷齪廼思慈母心千里不爲邈匍匐望桂林迤邐辭廬嶽一句出山言藜杖生龍角撫肩善保之轉手將吾獨把定更拈來却指遼天鶴咄

因事示詢首座

曉山新鳥聲聲好忽憶夜來對詢老紅輪杲杲百花香無限遊人踏芳艸

答勇藏主

蛾眉女子髮拖地焦尾驢兒角指天日午騎來都市過幾多鼻孔被他穿

送四面演長老

無摸索處病難除放下蛇頭捋虎鬚今日雙泉通一脉好看月上長珊瑚

因雪

瓊花一夜滿空山天曉皆言好雪寒片片縱饒知落處奈緣猶在半途間

動與事會

飯若眞珠麵如玉食罷沿溪行幾曲忽然逢箇倚勤翁我自高歌他皷腹

答開禪客

言言言兮飄風灑雪默默默兮雷轟電掣藕絲孔裏騎大鵬等閑挨落天邊月

免太平請上楊大卿

長者存心不可名一千餘里古風淸山僧若得白雲隱端坐焚香過此生

送明禪人

剪釘截鐵休未休絲來綫去遇不遇三千里外獨夜

。行金烏飛上珊瑚樹

寄胡齋郎

故人念久別。理策偶相尋。道在寧嫌物。機冥不論心。君乎懷世濟。我自樂雲深。易地皆然處。猶衛支道林

答俗士

何曾有寄白雲來。石上松間一為開。特地要論心地法。青天白日一聲雷

題雲蓋會和尚遺塔

五峰諸祖塔。我祖據中央。山脈朝來正。溪光瀉去長。僧移雲際樹。客獻海邊香。從此瀟湘畔。遺風振洛陽

本禪人有擬雲之什見辭故依韻答此山頌為送

因風當便布濃陰。洒潤千岑與萬岑。莫謂無心閑去。是只斯閑者是何心

答嗣子無住

鳳雛麟子古來稀。為瑞為祥未稱伊。近日白雲因大雪。滿山總是玉猿兒

寄龍門舊山嗣祖無住

海底珠動時。雲中月還現。夏夜無狂風。清光都一片

法華山居十首

山中間爾若為論。歸隱來來絕異聞。多少尋幽人訪我。穿雲罕有不迷雲

岨泉長遶艸堂鳴。每到中宵分外清。遠勢自然能斷續。誰誇品弄玉琴聲

深溪雲散月重圓。靜看群波幌幌然。寒影凝時移不覺。團團忽照亂峰前

梅雨經旬不暫停。晴來萬里豁然青。山軒何事添餘興。依舊分明列翠屏

春來溪水如苔綠。秋後山楓似火紅。度歲罕逢佳賞者。等閑輸我卓孤筇

稚子騎牛過木橋。卓然頭角在危流。行歌行語如平地。慣後方能得自由

野鳥啣花久不來。幽庭無可污莓苔。瑩然宛似秋波色。來者無疑起浪堆

憧憧富貴與恩情。滿檐盈車日夜行。迴顧一盂兼一錫。誰知輕重不多爭

獼猴摘果恐人知眼眄東西手暗移。冷地看時眞可笑。無端之物解如斯

每見僧從絕頂還。區區未免足心酸。何當示與吾遊處。直得千峰不解寒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三

白雲端和尙語錄卷四

舒州法華山端和尙頌古一百十則

參學小師　處凝　集

世尊陞座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人。文殊聢下分針線

世尊拈花

滿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靑心眼全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咄

外道問佛

萬丈寒潭徹底淸。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鉤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倒却門前刹竿著

金欄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刹竿著。免教依舊倚牆邊

武帝問達磨聖諦第一義

一箭尋常落一鵰。又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師云誰欲招

二祖安心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

日面佛月面佛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即荒艸。日面月面佛現時。閃爍珊瑚光杲杲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峰是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黃檗和尙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漝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

大唐國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抛鈎本欲釣鯤龍誰知得箇跛鼈子

南泉斬猫兒

提起南堂應盡見招刀要取活貍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塗

趙州頭戴草鞋

貍奴夜靜自舒拔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遮邏了狠忙出去恐天光

南泉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天地仝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趙州青州布衫重七斤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雹滿山溪

趙州勘婆子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兩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壞也不壞隨云壞僧云漝麼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著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中天下熬熬說啾唧

臨際三頓棒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臨際問院主甚處去來主云城中粜黃米去來際云粜得盡麼主云粜得盡際以拄杖劃地一劃云還粜得者箇麼主便喝際便打却見典座來際擧前話座云院主不會和尙尊意際亦以拄杖劃地一劃云你又作麼生座禮拜際便打

實劍提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雙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臨際示衆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每日
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
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際跳下禪牀攔胷搊
定其僧云道道僧無語際一托開云無位眞
人是什麼乾屎橛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煙靄裏無位眞人不可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臨際囑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却

劈破太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哀鳴震大唐

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嚬蹙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師遂拈拄杖卓一
下却放舊處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閫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彙
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僧問三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聖云臭肉來
蠅後興化聞僧擧云我即不然破脊驢上足
蒼蠅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鎚賀太平

寳壽開堂

金鎚直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廢力當時擲向洪波
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僧問首山學人到寳山空手歸時如何山云
家家門前火把子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擧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
子足風凉

青絹扇子足風凉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圞無縫
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楊岐先師問慈明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
時如何明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岐云
官不容針再借一問明便喝岐云好喝明又

喝岐亦喝明運喝兩喝岐便禮拜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須一句論高
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
許夜行投明須行

死去活來牙尙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舘池塘
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同光帝謂興化曰寡人収下中原獲得一寶
未有人酬價化云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
開襆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良遂座主參麻谷第一度上去谷見來便掩
却方丈門至來日又上去谷都不顧自携鋤
頭入園裏去至次日又上去谷見來高聲喚
云良遂良遂應喏聲未絕忽有省乃云和尙
不得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尙泊被十二
本經論賺過一生便歸本院賣却房子作一

罷講齋集諸講侶云諸人知處良遂盡知良
遂知處諸人不知

閉戶携鋤已太踈更來當面受糊塗香光中自覺遭
謾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僧問趙州承聞和尙親見南泉來是否州云
鎭州出大蘿蔔頭

鎭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要分曉衲僧多是渾圇
吞子細得他滋味少

維摩問文殊不二法門

一箇兩箇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辨暫時放在暗聰
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
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
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堂前露柱久懷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
賦一操便取狀元來

金剛經云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
用。免被巡官指上推。

評傳大士講經

大士何曾會講經。志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

龍潭本荊州餅人。家近天皇。每日新送十餅
上天皇和尚。天皇常迴一餅。云惠汝以蔭子
孫。如是經歲月。忽一日問此餅是弟子將來。
因何却言惠汝。天皇云是汝將來。復汝何咎。
餅人微有省

十餅每須同一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出還將
入。不覺醒翻到頂門

龍潭遂投天皇出家。執持經于三載。一日乃
問某甲到來。並不蒙和尚指示心要。皇云汝
擎茶來。吾爲汝受。汝問訊時。吾即低首。何處
不示汝心要。龍潭佇思。皇云見即便見。擬思
則差。龍潭豁然大悟

脫白投師貴辛苦。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
事。笑殺街頭賣餅人

德山在龍潭室中侍立。夜深。潭云何不下去。
便珍重揭簾。見外面黑。乃云外面黑。潭云來。
遂撚一紙燭子度與山。山才擧手到燭。邊潭
驀然吹殺。山便禮拜。潭云子見什麼道理。便
禮拜。山云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也。潭云子他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艸菴。呵佛
罵祖去在

明暗相淩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
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山
云作麼作麼。廓云官家自點飛龍馬。跛鱉出
頭。作什麼。山便休去。至來日浴次。山將木行
者打廓一下。廓迴首。山云昨夜公案作麼生。
廓云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
來。千峯萬峯空突兀

雪峯住菴時。有兩僧來禮拜。峯見來。以手托

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峰低頭歸菴裏僧後到嵓頭頭問什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峰麼僧云到頭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他道什麼僧云無語低頭入菴去頭云噫我當初悔不向他說末後句若向說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頭云何不問僧云不敢容易頭云雪峰雖與我仝條生不與我仝條死要識末後句只者是

雪峰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在仝條仝死不仝時

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處沙云子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向者裏入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中出沒自閑戲

靈雲見桃花悟道

靈雲悟處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

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雲門出云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委悉峰云潛麼始解穩坐

鋪主將鍮試寶人謂言難似此眞金寶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瞋

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也峰云今日不得普請門便歸衆

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門云露

籛土颺塵無避處將身直到御樓前迴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

頂上有來眞个嗐輝天輝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

出獨自夜行誰得知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須彌山兮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俗官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官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官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雲門云放你三頓棒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由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王大王請羅山開堂山陞座斂僧伽梨衣左右顧示便下座大王近前執山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山云將謂你是个俗漢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稀逢倍樂然一日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斤兩分明不付君眼中瞳子莫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欣欣處且欣欣

楊岐舉盤山語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拈云口上著

盤山向上路何立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齩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僧問楊岐撥雲見日時如何岐云東方來者東方坐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艸木重霑雨露新

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云三脚驢子弄蹄行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報行人著眼睛草裡見他須喪命只緣蹋踏最分明

僧問楊岐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

天高地逈非難見水濶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白雲守端禪師廣錄卷四

僧問楊岐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岐云鉢盂口向天

鉢口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脩山主悟空法眼行脚入地藏院避雨向火道話次地藏入來見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仝是別脩云不別地藏豎起兩指便去

地藏當鋒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會天迴地轉却尋閒千古萬古兩條鐵

僧問法眼慧超諮和尙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

一文大光錢買得个油餈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

僧問法眼如何是學人自己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

末上一迴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僧問雪竇和尙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爲什麼不會雪竇云棺木裏瞠眼僧云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雪竇云三十棒且待別時

一枝枯艸强遮著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淸光灼灼避無由

雲蓋鵬和尙參雙泉雅山主雅令看芭蕉室中示僧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鵬經久看之未省一日雅向火次鵬侍立雅顧視鵬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鵬擬開口被雅攔手以火筯一摵鵬豁然有省

與奪雙行驗正邪才爭拄杖即忘家驀然鐵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花

僧請益瑯琊和尙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北禪賢和尙冬夜烹水牯牛

衲他皮角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迴黃雪落滿家園火掩紫扉

鹽官喚侍者將犀牛扇子來侍者云犀牛扇子破也鹽官云犀牛扇子破也還我犀牛兒來

可憐一柄犀牛扇謾道曾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處卓然頭角出寰區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龐居士問仰山久響仰山到來爲什麼却覆仰山豎起拂子居士云恰是仰山云是仰是覆居士指露柱云雖無人見且有露柱證明仰山擲下拂子云一任擧似諸方

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春蘚綠

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

象骨鱉蛇常大路稜師可惜便忘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水潦參馬祖禮拜起擬伸問次馬祖一踏踏倒水潦豁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開堂日謂衆云自從馬師一踏後直至如今笑未休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水潦呵呵大笑便歸方丈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虛徒勞蛇頭却要重揩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僧問投子和尙住此山有何境界投子云㸦角女子白頭絲

㸦角女子白頭絲猛焰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閒雲流水不仝歸

國師無縫塔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趙州柏樹子

新羅鷂子剡天飛鈍鳥籬根憏不去趙州庭柏一何

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僧問潭州報慈和尙。只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還隔也無。報慈云隔。僧云情未生。又隔箇什麼。報慈云杜茶子。你未遇人在

無情猶隔若爲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某宗

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尙。百丈云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南泉云有。百丈云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南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百丈云說了也。南泉云某甲只恁麼。和尙作麼生。百丈云我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云某甲不會。百丈云我太煞爲你說也

涅槃老子顚風吹。邏哩哩邏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茶陵東林先師郁和尙。因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云啞。凡三年。一日因度橋一踏橋板而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自茲更不遊方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僧問巴陵鑒和尙。如何是吹毛劍。巴陵云珊瑚枝枝撐著月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全耀寶光寒

僧問吉州靑原思和尙。如何是佛法大意。思云廬陵米作麼價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脣。無限淸風生閫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僧問趙州和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趙州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僧云此猶是揀擇。趙州云田厙奴。什麼處是揀擇。僧無語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

路却寬天道不平勻

僧問趙州和尚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不趙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僧問趙州和尚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有言語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趙州云何不引盡者語僧云只念到者裏趙州云只者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驪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雲門大師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你自己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待百花開時一一為君分別

玄沙三種病人

退後進前彙對辯相逢避逅難迴面春風驀地據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僧親近大隨次見一龜在大隨座前遂問是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為甚骨裹皮大隨脫一隻靸鞋拈在龜背上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靸鞋都蓋了大隨却被者僧謾

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廚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趙州示衆云泥佛不度水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眸萬重雲去只一棵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雲門云六不收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遶梁塵和風滿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有春

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尙喃喃急水打毬攔口塞

智門蓮花

蓮花荷葉有由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枝開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雲門云餬餅

雲門餬餅圓摸小手似法華爐竈大能來一任帶刀眠誰問西來閒達磨

雲門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坐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迴

馬祖答龐居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須黨理不黨親馬師可惜口門窄

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雲門云鉢裏飯桶裏水

朝打三千未爲多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裏飯兮桶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僧問五祖戒和尙如何是佛戒云踏著秤鎚硬似鐵

踏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爇

趙州洗鉢盂去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頭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僧問大愚芝和尙如何是佛大愚云鋸解秤鎚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稱提遍天下

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焰上轉大法輪雲門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火𦦨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遼天不喜君

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一顆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眉毛鰕裏遊南嶽。大海中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潙山示衆云。老僧遷化後。往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一行字。潙山僧某甲。正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卽是喚作水牯牛。卽是

不道潙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蹉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

雲門在靈樹會中爲首座。有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靈樹無語。擧向首座。如何得一轉語。鐫上碑去。首座云。不難。代云。師

師之一字大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合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慈明問云。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慈明云。齖𪘏當漢。又恁麼去也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燒。齖𪘏當漢又恁去

潙山寄一面鏡與仰山。仰山接得兩手捧起。示衆云。若道潙山鏡。爭奈在山僧手裏。若道仰山鏡。又是潙山寄來。還有人定當得麼。衆無語。遂擲下鏡

[illegible]鏡拈來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姸醜。當時撲碎不可尋。免見壞却兒孫手

雪竇換紅子漁父頌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鉤遲。誰知雪老輕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洞山聰和尚云。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

點劃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流歸手裏

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
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保福云
作麽生是如來語長慶云聾人爭得聞保福
云情知汝向第二頭道長慶云作麽生是如
來語保福云喫茶去
不說如來有二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
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
老婦低頭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
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卽全如來
若能轉物卽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
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維摩經云不斷煩惱而得涅槃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迴相見面展陳開旗放出
來一指動時客戲見
德山入門便棒
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將一擊碎潼關自從天下太平
後流落人間號德山
臨際入門便喝
萬里靑霄絕點雲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箇如今有腦門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
會且道如今是甚時
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
源一滴水
曹源一滴久澄淸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戲
者茫茫空逐水邊行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雲門云北斗裏
藏身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
貴等閒不奈幞頭何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
負汝誰知汝辜負吾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喏茫茫亂下針錐誰知

可知禮也

法華頌古一百十首終

自題

嘉祐七年壬寅夏寓五祖之西堂因禪人見問時悉以吾之大事印之往往多未然者願請益古德因緣於其間浸潤欲求其然乃許之或間爲頌之凡三十餘首八年癸卯秋九月住此山山深無事復如其前共成一百十首然此一大事在徹證者方便出沒無不可者唯恐途中之士或泥之或疎之爲病耳苟以此浸潤而忽得其然則吾頌何剩哉然則高妙深遠之致則庶慰於先覺以隨器而任則庶以報於古聖海嶽之一毫乃吾之志耳治平元年甲辰孟夏旣望題之于後

白雲端和尚語錄卷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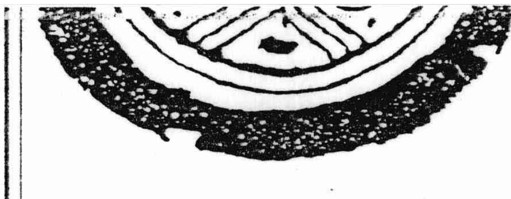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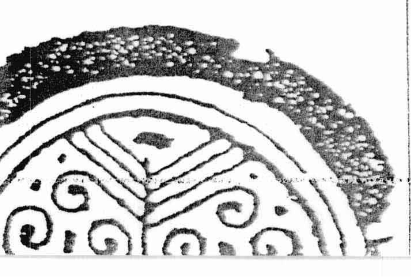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

宋・白雲守端　語




日據下之[illegible]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

上堂

卍云上堂法語既載于續刊古尊宿語要卷三故今不再錄但取所遺者耳

上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獅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什麼法門南嶽說洞山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汝兩個漢正在葛藤窠裡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個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秤一個重八兩一箇重半觔一個不值半文錢且道那個不值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裡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汝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已動便先自犯鋒傷手汝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

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兩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抛向諸人懷裡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床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師姓葛氏衡陽人幼事翰墨及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剃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尙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敺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又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汝宋仁宗熙寧五年丙戌示寂世壽四十八

此贊再錄

贊

楊岐和尙

碧海中珠爛泥裏刺虎嘯龍唫雞啼犬吠天下楊岐討甚巴鼻

衡州茶陵受業和尙

水月以唫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固不方遊兮何遊之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雁峰之東兮洣川之口三十三秋兮大獅子吼舒兮卷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洣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讓勞提耳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題雲葢會和尙遺塔

五峰諸祖塔。我祖據中央。山脉朝來正。溪光瀉去長。僧移雲際樹。客獻海邊香。從此瀟湘畔。還風振洛陽。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

頌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人。文殊椎下分針線。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擲隨鉤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傅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且道努底是什麼。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為。師曰。等個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個人。或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個喚作什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者個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負而去。

都盧一個布袋。裡面討甚奇怪。因來且得枕頭。攜去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

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揲直取狀元來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維摩默然文殊讚嘆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

一個兩個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兒

金剛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免被巡官掌上推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

盡說拈華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剎竿子免教依舊倚墻邊

達磨大師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詔之公曰莫道陛下詔闔國人去他亦不回

一箭尋常落一鵰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

坐梁主休言更去招
達磨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及九年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這箇

二祖慧可大師初參達磨立雪斷臂曰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
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師於此悟入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
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告
曰吾欲傳法於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尚遲汝
師諾遂往周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護持至
七歲爲童子祖一日往黃梅逢一小兒骨相奇秀
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
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
即俾侍者乃令出家後付衣鉢居黃梅東山
在㘞權方世莫評雙峰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托陰重來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齡報母顯

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祇爲脊中擇得能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
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亂下鍼錐誰知
可知禮也

國師無縫塔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强寫無層
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青原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
米作麼價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個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閫
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馬祖一日陞座百丈卷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
佛月面佛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

前閃爍珊瑚光杲杲

百丈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峰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南泉禪師因兩堂爭猫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師曰適來子若在即救取猫兒也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路途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宗中巡邏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黎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曰口上著

黎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水潦和尚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踏踏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麻谷因良遂座主參師閉却門將鍬頭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洎被十二本經論賺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繇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閉戶攢鍬已太險更來當面受糊揉光中自覺遭謾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
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百丈示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普請開田了衆請和尙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裡傳誰道舌頭會不
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池州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尙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驢年去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
事且道如今是甚時

龐蘊居士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悟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古無一滴要須黨理不黨
親馬師可惜口門窄

黃檗運禪師曰汝等盡是噇酒糟漢還知大唐國裡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大唐國裡無禪師與君攜手歸家裡拋鉤祇欲釣獰
龍誰知得箇跛鼈子

潙山祐禪師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喚作什麼卽得

不道潙山不道牛灼然何處辯蹤繇毫差却來時
路萬劫無繇得出頭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華如
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龍潭崇信禪師未出家時爲餅鋪在天皇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皇皇受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悟入遂投出家

十餅每將留一個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醒翻到頂門

龍潭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脫白投師費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敘三年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趙州諗禪師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出大蘿蔔頭

鎭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呑了細得他滋味少

趙州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裡坐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法眼禪師舉趙州栢樹子話問覺鐵嘴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眞師子兒

新羅鷂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懞不去趙州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路却寃天道不平匀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尙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裡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驪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趙州因僧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癡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碎盡轟雷雨滿山溪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尙喃喃急水打毬攔口壓

臺山路有一婆子凡僧問臺山向什麼處去曰驀直去僧便去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學似趙州州曰待我勘過明日便去問臺山向甚麼處去曰驀直去州便去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千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臨濟玄禪師問黃檗佛法的的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皆不契會遂辭檗行脚去檗指往大愚師至大愚愚曰那裡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師曰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尙三度賜棒未審過在甚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元來無多子愚乃搊住曰者尿牀鬼適來道不會如今又道無多子且道是多少師向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還黃檗檗曰返何速乎師曰祇爲老婆心切檗曰有何言句師學前話檗曰者大愚饒舌待見與他一頓師曰說甚待見卽今便打遂打檗一掌檗吟吟大笑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萬里靑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個如今有腦門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
常向面門出入。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
打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煙靄裡。無位眞人不可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主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
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
者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
主不會和尚意。師曰。汝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臨濟將示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
有人問汝。向他道什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却

壁彼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哀聲滿大唐

大隨法眞禪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者個壞不壞。師曰。壞。僧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
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
隨。師已遷化。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
中。天下熬熬謾啾唧

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衆
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
了。大隨却被這僧謾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化
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爲首座。僧問。
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靈雲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潙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辯得渠千古華山山脚下豈知潘閬倒騎驢

德山鑒禪師一日侍龍潭秖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

明暗相陵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問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鬪咄咄太陽忽轉跳出來千峰萬峰空突兀

洞山曰一大藏教秖是個之字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投子禪師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老婦低垂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强將雲髻高高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發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閒雲流水不同歸

仰山住東平時潙山送書幷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是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裡道得

則留取道不得即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師鏡拈來呈案了癡人往往爭姸醜當時撲破不可
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什麽却覆師
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
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
方一任擧似

兩箇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
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興化獎禪師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詔
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
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托庵門放身出曰
是什麽僧亦曰是什麽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
甚麽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
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鼇山成道後迄
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甚處
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別有何言
句僧擧前話頭曰他道甚麽曰他無語低頭歸庵
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
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
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雪老却入庵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
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雪峰曰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會打鼓普請看

眉毛鱗裏遊南嶽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
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雪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麽生沙曰用南山作麽

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今日王令稍嚴師曰作麽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火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乾峰和尚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黑白分明滿局棋曾無一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麽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麽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麽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鋪主將鍮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眞買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嗔

寶壽開堂日方陞座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汝恁麽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金鎚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羅山道閑禪師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歛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接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個俗漢

紛紛雲影羅閩天閩士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玄沙備禪師示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

如盲聾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鎚竪拂他眼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瘂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

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玄沙因鏡淸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閑嬉

漳州保福禪師因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云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雲門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裡藏身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無奈襆頭何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師曰露

篾土揚塵無避處翻身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裡飯桶裡水

朝打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裡飯兮桶裡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裡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茆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六不收分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糊餅
雲門糊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問西來閑達磨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風穴云瞎黃龍心云更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頂上有來眞個瞎輝天鑒地不同時大悲手裡休擎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淸波無透路曰和尙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爭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個是自己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爲君分別
報慈藏嶼禪師因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梢郞子未遇人在
無情絲隔若爲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巴陵顥鑑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撑著月
珊瑚枝枝撑著月射斗鋒鋩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輝寶光寒
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門曰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門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門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什麼處門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頓省
一鏃三關破不難奈何猶在是非間由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觔

觔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萬六千
日得忻忻處且忻忻

首山念禪師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
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
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法眼文益禪師因俗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
是曹源一滴水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淚壓大海幾多遊翫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法眼因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僧於
是悟入

一文大光錢買得個油糍喫向肚裡了當下便不饑

龍濟紹脩禪師行脚時同悟空法眼到地藏向火
舉話次藏入來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
是別師曰不別藏竪兩指云兩個三人因此同參

地藏當機竪指頭諸老至今猶未會天回地轉刧等
閑千古萬古兩條鐵

五祖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
似鐵

踏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裡火星
飛直上雲門指上熱

智門祚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
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蓮華荷葉有繇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浸
處東西一步一華開

汾州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
絹扇子足風凉

青絹扇子足風凉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圓無縫
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北禪賢禪師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
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
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
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
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裡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
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

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下禪床攔胸搊住叫曰賊
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
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
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納宅皮角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
落滿家閒火拖柴扉
雪竇顯禪師敢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載得月明歸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玩下鈎遲誰知雪老垂綸
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
爲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裡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
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一枝枯草强遮羞明鏡當軒燭照幽滿面慚惶移步
去淸光灼灼避無繇
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充侍者示
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師侍立
泉忽問拄杖子話試擧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

火箸便摵師豁然大悟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鶱然鐵棒如風
疾失却從前眼裏華
立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
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
青峰有何言句師擧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
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
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又如何
眼曰汝問我與汝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
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觔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慈明圓禪師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
盒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
放爐中燒師曰斲鄽當漢又恁麼去也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個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
燒斲鄽當漢又恁去
瑯琊覺禪師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大愚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量一任稱提繞天下

楊岐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僧曰莫祇者便是師曰湖南長老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裡見他須喪命祇緣蹋踏最分明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不會唐言

天高地逈非難見水濶山遙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岐云東方來者東方坐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楊岐因慈明上堂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識多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茶陵郁山主因廬山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嗄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朶因更不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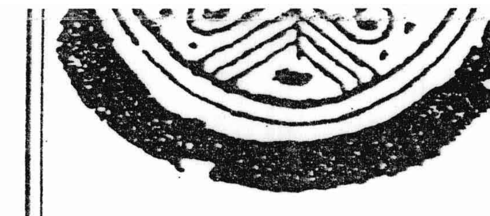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邏哩囉

動與事會

飯若眞珠麵如玉。食罷沿溪行數曲。忽然逢個荷鋤翁。我自高歌他鼓腹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終



法演禪師語錄


宋・才良 等編





❶法演禪師語錄卷上

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初住四面山語錄

參學才良編

師開堂日。授疏示衆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請對尊官。分明剖露。宣疏了指法座云。此大寶華王座。從朝至暮。與諸人同起同坐。諸人還見麼。若見。更不在陞。若不見。莫道今日謾儞。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先為今上皇帝。伏願。常居鳳扆永鎮龍樓。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州縣官僚。伏願。乃忠乃孝惟清惟白。永作生民父母。長為外護紀綱。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得來久矣。十有餘年海上雲遊。討一箇冤讎。未曾遭遇。一到龍舒。果遇其人。方契憤憤之心。今日對大衆雪屈。須至爇却。為我見住白雲端和尚。從教熏天炙地。一任穿過蔡州。有鼻孔底辨取。龍門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立在下風。一大藏教白雲萬里。摩竭掩室毘耶杜口。正在夢中。千佛出世寐語未了。文殊普賢拗曲作直。所以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若也把定封疆。說什麼法堂前草深一丈。直得凡聖路絕鳥飛不度。天下衲僧無出氣處。衆中莫有不甘底麼。出來相見。時有僧問。優曇花現方便門開。朝宰臨筵如何舉唱。師云。今日好晴。學云。杲日當空清風匝地。師云。省得我多少。問如何是人中境。師云。寶閣凌空金鐸響。怪松隈險野猿啼。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鼻直眼橫。乃云。更有問話者麼。若無。雙泉今日向第二義門。放一線道。與諸人相見。和泥合水一上。且要釋迦彌勒動地雨花。文殊普賢觀音勢至。各踞一方助佛揚化。皆務本事器量堪任。雙泉不免也入一分。共說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任從春草青青炎光爍爍。秋樹葉零冬氷片薄。何故如是。且要諸人順時保愛。(謝辭不錄)乃拈起拄杖云。古人道。拈起也天回地轉。放下也草偃風行。四面卽不然。拈起也七穿八穴。放下也錦上鋪花。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師在白雲授帖。拈起示衆云。大衆。只恁麼會得。埋沒宗風。過犯不小。幸有見成公案。請維那對衆宣讀。宣帖了授法衣提起云。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什麼却在者裏。且道。者裏底是。那裏底是。乃云。擕瓶自汲清涼水。却著袈裟作主人。便拔指法座前云。象王回師子步。儂家看著雙眉聚。然雖如是。事到如斯難為辭讓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便陞座。僧問。禪非意想道絕功勳。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大衆見儞。學云也。知和尚有此機鋒。師云。獨出闍黎。學云。今日却成造次。師云。捧上不成龍。問沙場久戰名遂今朝。不涉功勳作麼生道。師云。長蛇猶自可。偃月怎生當。學云。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師云。知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學云。眼親不如手親。師云。新長老敗闕。學云。口是禍門。師噓乃云。秋風颯颯玉露垂珠。水碧山青蛩吟蟬噪。圓通門大啓。文殊普賢穿過汝諸人鼻孔。自是汝諸人當面諱却。復云。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未審說箇什麼。少林有妙訣。殃及子孫。至今分疎不下。更說什麼妙訣。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越。超越與未超越則且置。儞道。祖佛卽今在什麼處。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眉毛。與汝諸人拈出。拍禪床一下

小參。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肥從口入。乃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有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什麼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底漢。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為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儞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者裏須是箇漢始得。況法演遊方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員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餡。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餡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鬪不休

入院日。上堂。僧問。擕筇領衆祖令當行。把斷封疆師意如何。師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學云。四面無門山岳秀。今朝且得主人歸。

❶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古尊宿語錄之內，題號新加

師云。儞道路頭在什麽處。學云。爲什麽對面不相識。師云。且喜到來。乃擧。祖師道。吾本來玆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校。要會開花結果處麽。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上堂。擧古人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則不然。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

到興化上堂。僧問。和尙未離四面時如何。師云。在屋裏坐。學云。離後如何。師云。走殺闍黎。乃擧法眼頌云。山水君居好。城隍我亦論。靜聞鐘角響。閑對白雲屯。大衆。法眼雖不奪雲攫霧。爭奈遍地清風。四面今日試與法眼把手共行。靜聞鐘角響。且不是聲。閑對白雲屯。且不是色。既非聲色。作麽生商量。乃云。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煙。仙家不解論冬夏。石爛松枯不記年

上堂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立。被人喚作賊。便下座

上堂。僧問。四面無門山岳秀。箇中時節若爲分。師云。東君須子細。遍地發萌芽。學云。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云。纔方搓彈子。便要揑金剛。乃擧。古人云我若向儞道。即禿却我舌。若不向儞道。即啞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儞吞却只被當門齒礙。擬爲儞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云。四面從來柳下惠

歲旦上堂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揚盡大千沙界。都來只在一塵。乃展手云。是新是舊。有人出來道看。若無四面且世諦流布去也。遂叉手云。孟春猶寒。伏惟。首座大衆泊諸知事。尊體起居萬福

上堂。僧問。千峯寒色即不問。雨滴嵓花事若何。師云。今日也相似。學云。一句迥超千聖外。千山鎖斷萬重關。師云。一滴落在什麽處。學云錯。師云錯。學云錯錯。師便打。乃云。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棹。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者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儞七穿八穴

白衆出隊上堂云。明日匹馬單鎗。爲國出戰。得勝回戈之日。滿路歌謠。大衆。作麽生是歌謠一曲。乃云。囉邏哩囉邏哩。還有人和得麽。良久云。鴛鴦繡了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寒食夜小參。僧問。群迷久渴冒雨登山。向上之機請師方便。師云。不免入山一回。學云。恁麽則步步踏實去也。師云。空手却回去。學云。若是那邊。還的當也無。師云。罕遇知音。學云。謝師證明。師云。知音底事作麽生。僧劃一劃。師云。又被風吹別調中。學云。往往隨他口頭走。師云。更是阿誰。乃云。李白桃紅山青水綠。雲橫洞口月皎長空。若只向者裏薦得。法眼道。月明幽室寒。星分拱辰異。便須瓦解氷消。韶國師道。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亦須百雜碎。何也盡乾坤大地不消一揑。然雖如是。事無一向。今夜且放過一著

上堂擧。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麽人得。祖云。會佛法底人得。僧云。和尙還得麽。祖云不得。僧云。和尙爲什麽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師云。大小大祖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爲什麽却兒孫遍地。乃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小參。僧問。施主遠趨於丈室。請師一句利於人。師云。教天下人成佛去。學云。悠悠塵內客。不設入山來。師云。中間猶有衆生在。僧便喝。師云。且道是佛是衆生。學云。四面眼難謾。師云。儞向什麽處見四面。僧拂袖歸衆。師云作家。乃云。滿口道得底却不知有。知有底又道不得。且道過在什麽處。將成九仞之山。莫惜一簣之土

上堂擧。雲門垂語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云。大小大雲門大師。元來小膽。四面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四機。良久却云。者箇說話。面皮厚三寸。出語成不遜。好將臨濟棒一日打三頓。什麽人下得手。雖然罪過彌天新赦咸放

結夏上堂。僧問。五天結制分付蠍人。未審雙泉如何示衆。師云。足不履地。乃云。結夏無可供養大衆作一家宴管顧諸人。遂擡手云。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疎。伏惟珍重

上堂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釋迦老子半夜逾城直往雪山。早是漏逗不少。更思惟箇什麽。便下座

上堂。舉。藥山久不上堂。主事報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鼓著。大衆方集。山便歸方丈。主事云。和尚許爲衆說法。何故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雖然以己妨人。爭柰賊身已露。諸人要識藥山麽。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上堂。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師云。洞山老漢不是無。只是太儉。忽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只向伊道。瞎。何故且要相稱。乃云。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上堂。舉。教中道。若謂如來有所說法。卽爲謗佛。只如一大藏教。甚處得來。若言無說。五千四十八卷什麽處消遣。到者裏須是箇人始得。還會麽。莫謗四面好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十身調御。老僧亦下禪床立。爲什麽却依樣畫猫兒。待我計校成。卽說向儞

上堂。舉。藥山問石頭。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承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某實未明。乞師指示。石頭云。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山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卽心卽佛亦不得。不卽心卽佛亦不得。若恁麽說話。敢稱禪客。何故殊不知石頭老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若是四面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涌。不見海龍宮

上堂云。三世諸佛遙望頂禮。六代祖師開口不得。四面今日且權爲指使。且道是箇什麽。一二三四。五雷門誇布鼓謾。說李將軍藍田射石虎

上堂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嚊。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鸎下柳條。若更問道四面老嚊。自云。喏惺惺著

上堂云。仲冬嚴寒。伏惟。首座大衆。尊體起居萬福。兩彩一賽。便下座

上堂云。有一則語舉似諸人。第一不得錯舉。便下座

上堂云。昨宵年暮夜。今朝是歲旦。都大尋常日。世人生異見。不解逐根元。只管尋枝蔓。新舊只如今。子細分明看。若也更商量。秦時鐸轢鑽

諸院長老入山。師上堂云。臨濟入門便喝。是甚盌鳴聲。德山入門便棒。坳曲作直。雲門三句。曹洞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到龍門上堂云。有舌胡利。無口非啞。七出八沒。風流儒雅。便下座

到海會上堂云。白雲山裏白雲人。把定封疆無縫罅。無縫罅知幾價。莫有知價底麽。乃云。一二三四五

到興化上堂云。世事冗如麻。空門路轉賒。青松林下客。幾個得歸家。共唱胡笳曲。分開五葉花。幸逢諸道友。同上白牛車。大衆。車在者裏。牛在什麽處。芳草渡頭尋不見。夜來依舊宿蘆花。下座。甘露賁長老。把師住云。舒州管界。元來有箇草賊。師云和尚也須隄防。賁擬議。師便拓開

上堂云。祖師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祖師恁麽道。猶欠悟在。便下座

上堂。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乃云。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便下座

上堂云。春氣乍寒乍暖。春雲或卷或舒。引得韶陽老子。放出針眼裏魚。乃云錯

謝主事上堂。僧問。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師云。七孔八竅。學云。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師云。鴛未排齊號令。學云。如何是仙陀婆。師云。眼瞤耳熱。僧禮拜。師云點。乃云。文殊張帆普賢把柁。勢至觀音共相唱和。贏得雙泉鬧中打坐。打坐卽不無。且道下水船一曲作麽生唱。囉邏哩囉邏哩。俗氣不除

上堂云。今宵正月半。乾坤都一片。普賢門大開。相逢不相見。乃云。過在阿誰

上堂云。默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賺殺人。便下座

上堂云。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記得。乃拈起拄杖云。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云。同坑無異土。咄

上堂。舉。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水聲麽。清云聞。沙云。從者裏入。師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者裏

謝典座上堂云。小繩錢貫大繩井索。日急要用箕離木杓。雖然破家具。應用有處著著錯。

南北東西水洒不著

冬至上堂云。少年天子此日拜郊林泉之士。遠望歌謠。萬歲萬歲。便下座

有一道姑。入山禮拜。請上堂云。道可道非常道。眞可笑。姮娥一夜繡鴛鴦。解把金針呈巧妙。將並老黃梅兒孫一何拙。如今箇箇口吒呀。問著烏龜喚作鼈四面今日與君決。列怎生雪。寃家寃家。莫向背地裏吐舌

次住太平語錄

參學淸遠集

師入院日。僧問。遠別雙泉來臨禪衆。入門一句願師擧揚。師云。也待一一覷過。學云。恁麼則淸涼山遠人休去。只此焚香便見師。師喝云。話也不領。學云。今朝親見面。端的勝聞名。師云。猶自喃喃。問如何是太平境。師云。數層寶塔侵天起。萬本喬松匝地寒。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學云。入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須信下方城郭近。果然鐘磬接笙歌。問如何是佛。師云。露胸跣足。學云。如何是法。師云。大赦不放。學云。如何是僧。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乃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間之寶。能變窮爲富。此之一寶。能轉凡成聖。且道如今是凡是聖。太平道總不是。何故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上堂云。達磨無端少林面壁。二祖斷臂。一生受屈黃蘗樹頭討甚木蜜。　太平今日兩眼如漆。李廣神箭是誰中的

上堂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者箇舌頭。若識得者箇舌頭。始解大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者箇舌頭。只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太平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

上堂。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少喜多瞋。學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傳言送語。學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鍾馗小妹。學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一言纔出口。地上纖細開。乃云。近日太平院。禪和多聚散。參底老婆禪。喫底粗米飯。知事失照顧。主人少方便。雖然沒滋味。要且緩緩嚥

謝莊主上堂云。一不做二不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要公私濟辦。好看露地白牛

上堂云。此箇物上拄天下拄地。皖水作口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儞諸人出氣

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頭上戴[illegible]。學云。見後如何。師云。青布遮前。學云。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花獻。師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學云。見後爲什麼百鳥不銜花獻。師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乃云。西天二十八祖也恁麼道。唐土六祖也恁麼道。天下老和尚也恁麼道。　獨有太平不恁麼道何故寡不敵衆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更。須知遍拍三臺須是大家催

上堂云。上是天下是地。南北東西依舊位。釋迦老子弄精魂。達磨西來多忌諱。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低聲。但向伊道。秖要拋塼引玉。

上堂云。山僧今日。將山河大地。盡作黃金□該有情無情。總令成佛去。然後太平不入者保社。何故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上堂云。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云。兩片皮也不識

上堂擧。寶壽作街坊時。見兩人相諍。一人以手打一拳云。儞得恁無面目。寶壽因而得入。若人於此知落處。可謂公辦私辦。大衆。聽取一頌。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擤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上堂云。太平淈淯漢事事盡經遍。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讃歎且。道讃歎箇什麼好。箇淈淯漢

上堂擧。教中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尋常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是會佛智不會佛智。衆中有則有。只是藏牙伏爪。太平有箇見處。不惜眉毛擧向諸人。待有人問隨口便答

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學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路上逢人半是僧。學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少婦棹輕舟。歌聲逐流水。學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高空有月千門掩。大道無人獨自行。乃云。數日已來連綿大水。所到之處皆有損傷。曹源一滴彌滿人間。衲僧一吸鼻孔遼天。且道名字既同。爲什麼損益有異。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收卽

不無何人親手。月中仙桂和根拔。海底驪龍把角牽

上堂云。撮土爲金猶容易。變金爲土却還難。轉凡成聖猶容易。轉聖成凡却甚難。何故誰肯屈尊就卑。且道不凡不聖一句作麽生道。乃云。不得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擧。三祖見二祖禮拜。問曰。請師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云。求罪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因成一頌。擧似大衆。無孔笛子氈拍板。五音六律皆普遍。時人不識黄幡綽。笑道儂家登寶殿

上堂云。淺聞深悟深聞不悟。爭奈何爭奈何。獻佛不在香多

上堂云。開眼爲晝合眼爲夜。坐斷舌頭誰說般若。金色頭陀不入保社

上堂擧。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嚬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歌。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蛟蝨獵蚤出

上堂因雪。擧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云。有時問著師僧。或豎一指。或進一步。或下一喝。或拂袖便去。上座未在。何故太平未曾向二三月問下一陣雪。向汝諸人在。如今有箇漢出來道。老和尙莫七顚八倒。見今下也不是。乃展手云了

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在泥裏。學。云出。水後如何。師。云在。水上問。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師。云逢。人多問路。學云。正登九五時如何。師云。天下太平。學云。登九五後如何。師云。誰論好醜。乃云。末後最慇懃。儂家隨處新。大千沙界裏。不免箇中人。且。道那箇是箇中人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上堂擧。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出得荊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云。恁麽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雲門云。蘇嚧蘇嚧。太平卽不然。平地上箇箇丈夫。荊棘林裏坐得底是好手。何故乃云格

上堂云。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麽有麽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侍者應喏。師云。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還收得坐具麽。侍者提起坐具。師云。我早知儞恁麽也

上堂。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大慈不如小慈。學云。出世後如何。師云。小慈不如大慈。乃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不認大哥妻。元來是嫂嫂。鄭州出鵝梨。靑州出大棗。無事巾單下。箇箇從頭咬

上堂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黄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靑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尙看便休。問什麽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麽。昨日那裏落節。今日者裏拔本

上堂云。有鹽曰鹹。無鹽曰淡。太平聞說。口似匾檐。便下座

上堂云。神通妙用不欠絲毫。通人分上何用忉忉。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上堂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誠哉是言也。可謂塑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

謝典座上堂云。變生作熟雖然易。衆口調和轉見難。鹹淡若知眞箇味。自然飢飽不相干

上堂。拈起拄杖云。昨夜三更夢見拄杖子。敎我一片禪向我道。和尙明日早起上堂擧似大衆。昨日錦上鋪花。今日脚踏實地。但看今日明朝說甚祖師來意。翻思黄面老人。謾道靈山授記。直饒大地山河。借我鼻孔出氣。不如放下身心。自然仁義禮智。爲亡僧下火。擧起火把云。火風四大互相違背。當此時節隨緣自在。次日又爲一僧擧起火把云。昨日也恁麽。今日也恁麽。且道昨日是今日是。說甚是不是。儞看是甚火色

上堂云。今朝正月半。與諸人相見。嫩麥長新苗。粒粒皆成麪。爇不爇全藉春風扇

次住海會語錄

參學景淳集

師入院。開堂日。宣疏了乃云。疏帖一時讀了。若是具金剛眼睛底。何必重說偈言。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便陞座拈香罷。四面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金鏃慣將平祖道。鐵鞭多在恨無讐。莫有不顧危亡底衲僧麽。出來相見。僧問。白雲山下祖令當行。如何

是祖令。師云。一二三四五。學云。恁麼則昨日太平今朝海會。師云。高著師僧。問昔日爲霖去。今朗領衆來。朝賢臨座下。願震一聲雷。師云。儞還聞麼。學云。風送好雲歸碧洞。水潮滄海助波濤。師云。知心有幾人。學云。寒山常撫掌。拾得每殷懃。師云。將謂無人。學云。也不得壓良爲賤。師云。且禮拜著。乃云。問話且止。夫第一義適來。若於四面抛下薦得。千聖不能近。祖師言不到。天下作者拱手歸降。何也。況第一義本來淸淨不受諸塵。如何說得同道方知。今日放過一著。向建化門中。別作箇解話會。是以紹先聖之遺蹤。稱提祖令。爲後學之模範。建立宗風。若非當人。曷能傳授（謝詞不錄）乃云。陳謝旣畢。不可空然。有一頌擧似大衆。日暖風和花正開。七重山鎖白雲來。誰思城市繁華處。又出松門步一回

師在太平受帖。拈起示衆云。恁麼會去。早是鈍漢。何也若憑說五千四十八卷。豈不是說。若不憑說又如何辨白。請維那分明拈出。讀疏了。遂陞座乃云。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中莫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時有僧出云。日月易見好事難逢。師云。令人疑著。問公牋已至師今受。祖意西來願擧揚。師云。雲從龍風從虎。學云。人天旣獲聞眞諦。更有尖新事也無。師云有。學云。如何是尖新底事。師云。蹉過也不知。問白雲長老太平禪師。於其中間未審如何辨的。師云。儞試定當看。學云。莫是月無來去影現千江。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遂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明鏡當臺好醜自現。久參上士言下知歸。晚學初機當須子細。是以古人道。法無去來無動轉者。輒成山頌擧似大衆。觸目光明處處新。其中那箇辨疎親。祇園枝上千花秀。一度芬芳一度春」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悉達多太子。學云。逾城時如何。師云。自有四天王在。學云。到雪山時如何。師云。蘆芽穿膝鵲巢頂上。學云。爭奈未是學人安身處。師喝云。禮拜了退」乃云。天地爲洪爐。烹煉强與弱。大道本無元。卷舒由橐籥。凡聖路坦然。各自看謀略

謝首座上堂云。槌破蟠桃核。得見其仁。捋斷驪龍鬚。得遇其寶。雖然如是。也未是好手。黃帝失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未索之而不得。使契詬索之而不得。乃使罔象。直饒罔象得之亦未是好手。爭似今日與大衆。同使一箇通事舍人。雖然如是。也只得一半

上堂云。永嘉道。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祖師道。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大衆且道。是箇什麽。乃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結夏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云。七重山鎖潺湲水。學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來千去萬。學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又若何。師云。面赤不如語直。乃云。此夏居白雲。禪人偶聚會。三月九旬中。尊卑相倚賴。粥飯與茶湯。精麁隨忍耐。遂意習經書。任運行三昧。彼此出家兒放教肚皮大

上堂云。昨日有一則因緣。擬擧似大衆。却爲老僧忘事都大。一時思量不出。乃沈吟多時云。忘却也忘却也。復云。教中有一道眞言。號聰明王。有人念者。忘即記得。遂云。唵阿盧勒繼娑婆訶。乃拍手大笑云。記得也記得也。覓佛不見佛。討祖不見祖。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下座

解夏上堂云。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金風動處。警砌畔之蛩吟。玉露零時。引林間之蟬噪。遠煙別浦。行行之鷗鷺爭飛。絕壁危巒。處處之猿猱競嘯。又見漁人擧櫂樵子謳歌。數聲羌笛牧童戲。一片征帆孤客夢。可以發揮祖道建立宗風。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在今時之用。如斯話會。衲子攢眉。不見道。一塵不立始歸家。若有纖毫非眷屬

上堂。僧問。見來不采時如何。師云。各自守疆界。進云。見來却采時如何。師云。看築著儞鼻孔。學云。謝師答話。師云放。乃云。古人道。如何是不動尊。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大衆莫是動而不動。不動而動麼。只者便是白雲見處」

郡中回上堂云。船上無散工。時時事不同。昨朝城郭裏今日白雲中。且道不動尊在什麼處。自云。氣似鞴袋。令人可愛

自出緣化回。上堂云。白雲海會院。足水兼柴炭。唯少麻與麥。衆人皆盡見。親去化檀那疎却阿羅漢且望大慈悲。一一看佛面。大衆。佛身充滿於法界。且作麼生看。我道不隔一條線

上堂云。幸然無一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

上堂云。我有一柄箒。掃盡雪山雪。我有一張

口。臨事無可說我有一雙眼。和盲悖訴瞎。任意過平生。烏龜喚作鼈。處世學爲人。喫水須防噎。仰山會道底。兩口一無舌。四海五湖人。當陽瞥不瞥

上堂擧。靈雲悟桃花頌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經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說什麼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獨木橋子。學云。如何趣向。師云。緊峭草鞋。乃云。幸然可怜生。剛地學參問。既然參得了。未免肚裏悶。悶即自家悶。困即自家困。祖佛生寃家。好與槌一頓。且道。佛祖過在什麼處。若人會得。許儞具一隻眼

桐樹郭宅請陞座云。桐林郭評事家門幸。食祿性靜好。吾宗溫良如美玉。封疏請諸山。營齋殖洪福。二人長老共談玄。正値陽和二月天。渴鹿飲溪氷作水。野猿啼樹霧成煙。黄梅路上多知己。今日同乘般若船。乘船即不無。且道。說箇什麼事。幸遇三春明媚。因行不妨掉臂。囉邏哩囉邏哩。乃拍手大笑云。是何曲調萬年歡

上堂云。二月春將半。相呼同賞翫。寒食近淸明。百花開爛熳。或上白雲峯。或遊赤水畔。野外標墳人。路傍酒醉漢。半笑半悲啼。眞誠堪讃嘆。人人謂我泄天機。子細分明與批判。看看。五湖禪客莫輕謾。記取今朝者公案

上堂擧。趙州問婆子。什處去。婆云。偸趙州笋去。州云。或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州便休去。師云。趙州休去。不知衆中作麼生商量。白雲也要露箇消息。貴要衆人共知。婆子雖行正令。一生不了。趙州被打兩掌、咬斷牙關。婆子可謂去路一身輕似葉。趙州高名千古重如山

上堂云。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敎。門云。對一說。師云。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鐵

施主請上堂云。道吾與漸源。往山下弔慰。源拊棺問曰。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須與某甲道。若不道。即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至院吾令潛去。白雲今日忿氣不甘。須要斷者公案道。吾第一不解與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初待伊問道生耶死耶。但向伊道。等歸院裏向儞道。當時若著得者語。靈利漢一蹋蹋著。大小大道吾和尚也。又免得一頓拳頭。有眼底子細看

解夏上堂云。九旬三箇月。彈指瞥然間。忙者直然忙。閑者直然閑。事事無窮盡。千古白雲山

上堂擧。雲門一日普請般柴次。乃拋下一片柴云。一大藏敎。只說者箇。師云。大小雲門。錯下註脚。老僧當時若見向伊道。普請處不得狼藉。若點檢得出。免儞普請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王言如絲。學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其出如綸。學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擧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學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金將火試。乃擧。僧問首山。如何是佛。首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大衆。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寃家

上堂。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云。五逆聞雷。學云。如何是雲門下事。師云。紅旗閃爍。學云。如何是曹洞下事。師云。馳書不到家。學云。如何是潙仰下事。師云。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云。何不問法眼下事。學云。留與和尚。師云。巡人犯夜。乃云。會即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一半喫泥喫土。一半食麥食麻。或即降龍伏虎。或即摝蜆撈蝦。禾山唯解打鼓。祕魔一向擎杈。者箇一場戲笑。皆因微笑拈花。白雲隨隊骨董。順風撒土撒沙。若無者箇腸肚。如何衣錦還家。且道還家一句作麼生道。今日榮華人不識。十年前是一書生

上堂云。但知喫果子。莫管樹曲彔。不識曲彔樹。爭解喫果子。不過祖師關。爭會敵生死。如何是祖師關。拈却大案山

上堂云。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鳥。不得梧桐誓不棲

上堂擧。法眼道。識得橙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橙子天地懸殊。師云。這兩人。一人過船。一人渡水。若點檢得出。許儞具正法眼

上堂云。望天祈好雪。祥瑞實難加。鵲噪青松上。變成白老鴉。紫騮牽出薄寒馬。金鐙粧成

鋃鏤花、苦苦箇什麼。忽然變成雨

石蛩師弟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鐵旗鐵鼓。學云。只有者箇。爲復別有。師云。采石渡頭看。學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龍肝鳳髓且待別時。學云。客是主人相師。師云。謝供養。乃云。昔日先師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衆。若到白雲門下。須要衆人助拳

上堂、舉起拳頭云。若喚作拳頭。一似不曾行脚。若不喚作拳頭。對面相謾。除此之外。也少一拳不得

出隊歸上堂云。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忘却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什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謝首座上堂云。彌勒看不見。釋迦說不得。恁麼尊貴生。日用無差忒。得不得識不識。三德六味逾多。千古萬古爲規則

上堂、僧問。如何是燃燈前。師云。令人疑著。學云。如何是正燃燈。師云。錯認定盤星。學云。如何是燃燈後。師云。一場懡㦬。乃云。每月有箇十五。無始劫來盡數數。到彌勒下生。未免有甜有苦。且道畢竟如何。南山白額大蟲元是西山猛虎

上堂云、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大衆。作麼生是眞說。潑狠潑賴。若信不及。白雲爲儞道、一要衆人會。二要龍神知。乃拈起法衣云。者箇眞紅色。剛然道是緋

❶法演禪師語錄卷中

舒州白雲山海會演和尚語錄

上堂云。風和日暖古佛家風。柳綠桃紅祖師巴鼻。眼親手辦未是惺惺。口辯舌端與道轉遠。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且道畢竟如何相見。又云。無事不來還憶君

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云。愛振轉人鼻孔。學云。便恁麼去時如何。師云。不知痛痒漢。乃云。四海五湖奇士。圜遶無狀村夫、只解拕犁拽耙、水草無底鉢盂。高懸羊頭賣狗肉。時中那辨精與麁。恁麼續佛壽命、誠哉天地懸殊。誰有拔山之力。橫身擔荷也無。有麼有麼。有卽家門富貴。無那辜負老盧

上堂舉。僧問巴陵鑒和尚。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鑒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師云。大小大巴陵。只道得一半。白雲卽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上堂云。春風別有巧工夫。吹綻百花品類殊。唯有牡丹并芍藥。時人一見便歡娛。且道衲僧分上。成得什麼邊事。拈來嗅罷歸何處。透骨馨香付老盧

上堂。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云。計較未成。學云。二祖立雪時如何。師云。將錯就錯。學云。只如斷臂安心時又如何。師云。煬帝開汴河。學云。總不恁麼時如何。師云。却問取二祖。乃舉達磨問二祖作什麼。二祖曰。請師安心。白雲當時若見。好與二十棒。何故他人覷見將謂。兩箇說安心法。畢竟如何。菩薩龍王行雨潤。遮身向上數重雲

上堂云。昨日鬧鬨鬨。今朝靜悄悄、子規枝上啼。蝦蟇鑽入草。好箇寒食天。辜負白雲老。爲亡僧下火、提起火把云。大衆。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聞名不如見面。今日智悟上座。見面不如聞名

上堂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牡丹新吐蘂。簸土颺塵勿處尋。擡頭撞著自家底

結夏上堂云。聖制已臨時當初夏、幽邃之巖巒蒼翠。畢鉢無差。潺湲之溪谷清冷。曹溪髣髴、稱衲子安居之地。實吾家禁足之方、大敞禪關巨延儔侶。扶立宗旨高建法幢。上答君親下資含識。莫不栴檀林中栴檀林、師子王多師子衆、師子衆共躋攀萬象森羅指掌間。大衆。灰頭土面從他笑、贏得白雲堆裏閑

上堂。卓拄杖一下乃舉起云。拄杖子敢問儞。還說得如來禪麼。自云。說不得。還說得祖師禪麼。自云。說不得。旣說不得。白雲今日出自己意去也。出自己意小兒子戲。人天衆前討甚巴鼻

上堂。僧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云。打碓打磨。學云。飲者如何。師云。教儞無著麵處。乃云。恁麼恁麼、蝦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庭將

❶題號新加

什麽門否。己中陞座云。白雲相送出山來、滿眼紅塵撥不開。莫謂城中無好事。一塵一刹一樓臺

上堂擧。馬大師不安。院主問云。和尙近日尊位如何。大師云。日面佛月面佛。師云會麽。如不會。白雲與儞頌出。髟鬔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

炙茄會上堂云。六月三伏天。火雲布郊野。松間臨水坐。解帶同歡譯。毳侶弄荷花。資朋傾玉斝。紅塵事繁華。碧洞何瀟洒。重會在明年。相期莫相捨。白雲曾有約。願結靑蓮社

上堂云。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忽有箇漢出來道。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則向伊道。我也知。儞向鬼窟裏作活計

上堂云。先入白雲門。次過白雲浪。呑底栗蒲禪。喫底粃米飯。君子如到來。好好看方便

上堂。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治平郡。學云。如何是道中人。師云。赤心爲主。學云。未審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云。名傳天下。乃擧。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麽人。大師云。待爾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爾道。師云。爲復是同是別。同則神出鬼沒。別則醉後添盃。畢竟如何。待爾念得熟。向爾道

上堂擧。古人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誰。便下座

上堂云。五千四十八卷、教理行果成見。祖師門下商量。須知一貴一賤。貴則珠玉難償。賤則分文太遠。有人於此辨得。白雲與爾三十。忽有箇漢出來道。大丈夫賞罰分明。不知是那箇三十。良久云。三十年後

上堂云、三處移場定是非。両心不改在家時。呼兄喚弟長如此。且作隈藿老古錐

上堂云。戒定慧相扶。堂堂大丈夫。吹毛光燦爛。佛祖不同途

謝典座上堂云。白雲厥枯老漢要喫無皮酸餡。典座取巧安排。一任衆人咂啗。良久云。羊羹雖美衆口難調

上堂擧。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大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去。問取智藏。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爾說去。問取海兄。僧問海兄。海云我到者裏却不會。僧却擧似大師。大師云、藏頭白海頭黑。師云馬大師無著慚惶處。只道得箇藏頭白海頭黑。者僧將一擔曚矓。換得箇不會。若也眼似流星。多少人失錢遭罪

上堂云。庭門金菊宿根生。來雁新聞一兩聲、昨夜七峯牽老興。千思萬想到天明

冬日上堂云。達磨西來事久多幾。後代兒孫門風無限。撈摝身心一國麻線。白雲今日都通截斷。大衆。一百單五近淸明。上元定是正月半

次日上堂云。一陽生後正嚴寒。皎潔蟾蜍挂碧天。氷鎖澗泉聲細碎。風搖危木影攣拳。狂猿抱子藏深洞。寒鶴將雛逐老仙。莫謂可師徒立雪。方知古德用心堅

上堂擧。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師云。龍潭老人。可謂騎賊馬趕賊。便下座

送諸郡化主上堂云。荷衆諸禪流。才能足機割。逢人定有錢。見面寧無麥。已是吾家兒。久爲物外客。溫柔一手擡、剛硬雙拳搦。牙爪一時全。勝南山白額

上堂云。一代時教。五千四十八卷。空有頓漸。豈不是有。永嘉道。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豈不是無。大衆若道是有。違他永嘉。若道是無。又違釋迦老子。作麽生商量得恰好。若知落處。朝見釋迦暮參彌勒。若也未明。白雲爲儞點破。道無不是無。道有不是有。東望西耶尼。面南看北斗」

上堂云。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出來道。長老爾恁麽道也。則白雲萬里、者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什麽笑。白雲萬里

上堂云。白雲門前路。往復行大步。中間有一片方塼。爾諸人爲什麽却踢不著

王提刑入山上堂云。祖師門下如箭中的。手辨眼親無得無失。學人上來請師決破。師云殘臘一雨卽漸迎春。學云。天垂寶蓋地布金蓮去也。師云。未爲多在。學云。多底事作麽生。師云。人天衆前不

欲造次。學云。覺海波瀾增浩渺。釋天日月轉光輝。師云。也不消得。乃擧。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喏。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又永嘉道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師云。迦葉敎倒却刹竿。永嘉又敎立宗旨。且道倒底是立底是。到者裏須是具擇法眼始得。畢竟如何。倒也七縱八橫。立也二三成六。七峯閣上共談玄。一句一言淸耳目

歸新僧堂上堂云。十月今朝初一。新搆雲堂已畢。聖衆已得安居。雅賢全勝舊日。於中受用之時。凡百互相愛惜。願存古佛家風。三有四恩獲益慶懺。別有上間具位題名立石。敢勸遠近諸檀越。記取摩訶般若波羅蜜。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不妨好文章。乃云咄。白雲口裏道。誰敢道不好

提刑入寺上堂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大權菩薩發護衆生。相順者善言誘諭。凶頑者枷棒縱橫。中間有箇沒量大漢。金鎖玄關留不住。聖凡位裏莫能收。若柰何不得。佛法無靈驗。白雲有箇消息試說看。古人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到者裏合作麼生。國土動搖迎勢至。寶花彌滿送觀音

端午上堂。擧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就纔放筆。有鬼現身。斫手謂秀才云。爾爭柰我何。白雲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鵓鳩觜向伊道。谷谷孤

上堂擧。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曰不會。國師云。吾有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云。衆中盡道。國師良久。殊不知。懸鼓待槌。當時肅宗若是作家君王。待伊道敎詔耽源。但向道國師國師。何必肅宗後詔耽源。源呈頌。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師代肅宗云。閑言語。雪竇頌道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師云。雪竇可使千古傳名。老僧秖愛他道澄潭不許蒼龍蟠 首尾一時貫串。秖如前來一絡索拈放一邊。且道畢竟如何。乃云。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糊餠。白雲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只向伊道。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草鞋。又云。靈龜曳尾。且道是同是別。試辨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極則事。師云。何須特地。乃擧。僧請益瑯瑘。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瑘云。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師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瞖

上堂云。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

上堂云。行者不報來打。鼓曲条木頭上不免將錯就錯參

上堂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終而復始。有厭有愛。畢竟如何但管熟念

上堂云。遍周沙界幾曾移步。深山白雲是何報土。若是眞道人家。日洗鉢盂兩度

新鞔法鼓上堂云。多載頑皮擊不響。新皮纔動震天雷。無滯莫言隨勢去。有聲誰謂不平來。何也。雙眼聽不聞。雙耳覷不見。一條平坦路。是誰沒方便

上堂云。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劍擲虛空。大棒打老鼠

上堂擧。世尊滅後。諸聖弟子方畢鉢巖中結集法藏。阿難旣陞座。形儀與佛無殊。大衆遂生三疑。一疑阿難成佛。二疑佛再現身。三疑他方佛化。阿難唱云。如是我聞。衆疑皆息。當時若有箇漢出來云。大衆依而行之。各自散去。免見滿藏琅函攪人腸肚。然雖如是。猶未剿絶在何也。阿難道如是我聞。白雲也道如是我聞。若道當時是重古輕今。若道卽今是重今輕古。要會麼。優曇花不開。跡絶無香氣

上堂云。六祖能大師。是箇大癡漢。後代兒孫多。展轉生惑亂。子細好思量。白雲不著便

上堂。僧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快走始得。乃擧。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餠。放下手元來却是箇饅頭。雲門好則甚好。奇則甚奇。要且只說得老婆禪。若是白雲卽不然。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擧手作打杖鼓勢云。瑚八囉札

上堂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糧藥。耆婆不得妙

上堂擧。龍牙云天下名山到因脚。年深辛苦與穢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

白雲卽不然。脚也不能著草鞋。手亦不能把木杓。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上堂云。達磨西來事。今人謾揣量。天河爭起浪。月桂不聞。香何。也見成公案

安樂院主修齋上堂云。昨夜得一夢。夢見臻公在天宮與帝釋對坐。臻問帝釋曰。天上有五衰相是否。釋云。此是佛之所說。豈可妄言。於是帝釋却問臻云。　我聞閻浮提有不持戒者是否。臻云。此是佛之所說。豈可妄言。良久臻云。天宮雖樂不是久居。遂下十八重地獄乃見閻王居正殿與地藏菩薩耳語。　臻便出門首。見一靑衣童鞠躬云。東海龍王請伴諸羅漢齋。臻遂往赴齋。迴得數顆如意珠。一時分付諸門人。白雲被珠光一爍。忽然夢覺。以至今朝諸法乳爲臻公設齋。請白雲陞座。大衆且道。昨夜夢底是。適來說底是。衆中盡是久參先德禪道之精。若人辨得試出來。露箇消息看。有麼有麼。若無白雲又有箇古話。釋迦老子在䟦提河側般涅槃了。　迦葉始至遶金棺而哭。於是世尊爲現雙趺。大衆且道。般涅槃時是。現雙趺時是。乃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

謝監收上堂云。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上堂。僧問。不昧當機請師直道。師云。捏聚放開乃擧。僧辭趙州。州云。有佛處不得住。師云。換却爾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師云。雁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擧。師云。出門便錯。僧云。恁麼則不去也。師云。種粟却生豆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師云。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小參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忽有箇出來道。長老尋常室中愛問人如何是爾心。某甲卽不會。却問長老。如何是和尚心。老僧卽向他道。却來者裏捋虎鬚。什麼心造次說向爾。他若又問。柏樹子話長老作麼生會。向伊道。我有箇方便有甚方便。却須先問取首座。又問德山入門便棒。作麼生會。我聞便肉戰。臨濟入門便喝。作麼生會。是什麼破草鞋。直饒一時透過。也是七九六十八

中秋上堂云。中秋月中秋月。古今盡謂尋常別。別不別。皎皎清光遍大千。任從天下紜紜說

上堂。僧問。一代時敎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師云。鉢囉穰。學云。學人秖問一字。爲什麼却答許多。師云。七字八字。學云。也是慣得其便。師云。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乃云。祖師心印好消息處。無消息無消息。古篆分明。拈起也大千岌嶪。放下也凡聖同源。有時印却諸人面門。自是諸人甘伏。不肯承當。帶累白雲受屈。且道過在什麼處

上堂。拈起拄杖子。者箇拄杖子。不從天台南岳得。亦不在此土西天。且道生在什麼處。若也知生處。同得受用。若也不知。遂靠却。下座

上堂擧。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大衆。若作禪會則謗經。若作經會則謗禪。若作一團則儱侗。有人跳得出。日銷萬兩黃金。若跳不出。有處著儞在

上堂云。但知月圓月缺誰知月缺月圓。忙忙乘船過水。不知過水乘船。百年三萬六千日。等閑老却朱顏。各自照鏡看。是什麼面孔

上堂擧。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云。紙撚無油。若問白雲。對道。無泚不點燈。雖然如是。也較洞山三千里。秖是其間有箇好處。有甚好處。諸人黑地裏撞著。露柱悟去也不定

歲朝上堂云。威音王已前也恁麼。威音王已後也。恁麼。三世諸佛也恁麼。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也恁麼。前年去年也恁麼。明年後年更後年外後年也恁麼。忽有箇出來道。和尚和尚。和尚自云。若不被他喚。住便一百年。也只恁麼。復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去年乞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晷運推移日南長至。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孟春猶寒。伏惟首座大衆。起居萬福蘇武牧羊海畔累日。忻然。李陵望漢臺邊。終朝笑發落在甚處。仁義只從貧處斷。世情偏向富門多

上堂。僧問。如何是本分事。師云。結舌無言。乃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共相扶助。唱歸田樂。麁羹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上堂擧南泉云。　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

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上堂云。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下座

上堂擧。雪峯問德山。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得箇什麼便休去。雪峯云。我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兩箇人從東京來。問伊。什麼處來。他却道。蘇州來。便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只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上堂云。二十五年坐這曲彔木頭上。擧古擧今則不無。秖是未曾道著第一句。衆中莫有具。大慈悲者。試出來道看。也要衆人共知。兼乃平生行脚。有麼有麼。莫道無。忽有箇出來却問。如何是第一句。白雲不免向他道。放麼作麼

上堂云。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儻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洲人見大聖參

上堂云。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這兩句猶較些子。忽遇羚羊掛角時如何。直上指。云天天久立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口是禍門。乃云。今日上元之節。處處燈光皎潔。不知天意如何。瑞雪翻爲苦雪。貧窮變作殭蠶。烏龜凍得成鼈。唯有四海禪流。箇箇眼中添屑。何故不說不說。下座

請化主上堂云。造化之功。祖宗門下。作天地發生之氣。春夏秋冬。洪含靈顚倒之心。常樂我淨。若據衲僧用處。又且不然。變大地爲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猶未稱白雲在。忽有箇漢出來道。似恁說話。只是箇貪心不足漢。自云道著。參

上堂擧。達磨大師云誰得吾正宗。出來與汝證明。尼總持云。據某見處。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達磨云。汝得吾皮。道育云。據某見處。實無一法當情。磨云。汝得吾肉。二祖禮三拜依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師云。當時若見他三人恁麼道。各人好與三十棒。只如白雲。今日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汝諸人。其間若有知痛痒者。不辜負先聖。亦乃得見白雲。其或未知。堂裏喫粥喫飯。更須爛嚼多見。是渾圇吞却

上堂擧。釋迦如來往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人雕栴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諸人且道。下來底是。出迎底是。又教中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莫是法身無來去。化身有來去麼。若人於此見得。日銷萬兩黃金。其或未然。草鞋錢教什麼人還

上堂云。說禪被禪纏。不說却成現。若眞箇不說。眞箇好方便。如馬前相撲。似霹靂閃電。會卽大富貴。不會空對面

因齋上堂云。不寒不暖喜春遊。士女傾心結預修。自覺一生如幻夢。始知百歲類浮漚。子規啼處眞消息。芍藥開時野興幽。此箇門風誰會得。等閑白却少年頭

上堂云。前迴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次使不著。使不著說不著重遭撲。自古至如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也。自云錯錯。下座

師一日持錫遶方丈行問僧。還有屬牛人問命麼。無對。遂云。孫臏今日開鋪。並無一人垂顧。可惜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上堂云。有一則奇特因緣。擧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欲擧山河大地又被山河大地礙。從教頭上且安頭。眞金不博鍮。丈夫意如此。快樂百無憂

上堂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然雖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人點檢得出。許儞具半隻眼

上堂云。爾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宵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森羅萬象推向一邊。且作麼生是爾諸人常住法身。乃云。有功無功莫使腹空

請供頭修造上堂云。白雲今日權將大宋世界。作一面碁盤。先將東嶽太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定却五方。次將五臺峨嵋支提羅浮。以爲相助。左畔則斜飛

雁陣。右邊則虎口雙開。遂舉手云。且道這一著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便爲敵手。若也未然。白雲試通箇消息。十九條平路。爭功勢未休。莫教一著錯。敗子卒難收

正旦上堂。元正啓祚。西天此土。萬物咸新。獼豸麒麟。應時納祜。誠言不謬。孟春猶寒。種種多般。伏惟首座大衆。普天齊用洎諸知事懷才抱。義并諸化主如龍似虎尊體起居萬。福直是如金如。玉歲歲三百六。十管取粥足飯足

因齋上堂云。二月中春物象鮮。盡塵沙界一般天。蒼苔雨洗去冬雪。野火風飄昨夜烟。危嶺乍聞猿嘯日。長江時見客乘船。人生幾度逢斯景。好是誠心種福田

端午上堂。僧問。今朝五月五。欀罷孖芸鼓。雖是無事人。亦請燒一炷。師云。急急如律令。進云。也待小鬼做箇伎倆。師云。鍾馗嚇儞。乃云。今日端午節。白雲有一道神符也。有些小靈驗。不敢隱藏。舉似諸人。一要今上皇帝太皇太后聖躬萬歲。 二要合朝卿相文武百官州縣案寮常居祿位。 三要萬民樂業雨順風調。有箇符使却來報白雲道。諸處盡去遍。只爲神通小。不柰一件事何。遂問他是甚事。使云。禪和子鼻孔遼天。白雲向伊說。莫道儞我尚不柰何。然雖如是。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畢竟如何。一抽三二添四。黃牛角向天。八脚垂過鼻。急急。下座

上堂舉。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意。州於尼腕上掐一掐。尼云。和尚猶有這箇在。州云。儞猶有這箇在。師云。此尼若是箇人。但向他道。也放和尚不得

上堂。僧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秖如白雲舌頭。未審是什麼人坐斷。師云。東村王大翁。乃云。日用事無別。還君爲甄別。若於言上會。知君打不徹。不於言上會。心頭似火熱。先過趙州關。剪斷白雲舌。不負先聖恩。歸堂且憩歇

上堂云。若要天下橫行。見老和尚打鼓升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上馬臺。剪斷五色索。方始得安樂。

小參。僧問。德山不答話。千古把斷要津。白雲今夜小參。未審如何施設。師云。我不可承嗣端和尚不得也。學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師云。是何言歟。進云。只者箇又爲甚人施設。師云。儞還信得及麼。進云。教某甲作麼生信。師云。儞是會來問不會來問。進云。某甲却是不會來問。師云。昨日也恁答一僧來。進云。今日爲甚却干戈相待。師云。只爲買賣不當價。進云。壓良爲賤則得。爭柰有諸方在。師云。大衆看取者一員禪客。進云。放過一著。師云噓。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什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儞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儞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儞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儞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欝單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什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 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欝單越還他北欝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儞又喚什麼作佛。還會麼。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寱語。大衆記取這一轉

上堂雲。平生百了千當底正好喫棒。且道。過在什麼處。打儞百了千當

上堂云。去聖時遙人多懈怠。逆則生嗔順則生愛。且道。作麼生是不嗔不愛東海剪刀西番皮袋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秖如威音王已前。未審什麼人爲主。師云。問取寫契書人。學云。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云。秖爲儞教別人問。學云。與和尚平出去也。師云。大遠在。乃云。五目莫覩其容。二聽絕聞其響。有功者罰無功者賞。拈須彌山秤來二兩。忽有箇道。一方知識爲什麼大秤秤人物事。自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謝街坊上堂云。 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先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衆。不敢隱藏。何

故賞伊膽大。下得者箇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麽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許多時向什麽處去來。乃云。達磨未來時。冬寒夏熱。達磨來後夜暗晝明。諸人若下得一轉平實語。喫鹽聞鹹喫醋聞酸。若道不得。迦葉門前底

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博戲相似。忽然贏得。身心歡喜。家業昌盛。覆陰兒孫。不覺輸他。自然迷悶。然雖有輸有贏。此事還在。白雲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不見陸亘大夫與南泉看雙陸次。大夫撮起骰子問南泉云。恁麽不恁麽。便恁麽信彩去時如何。南泉云。臭骨頭十八。大衆。此去縣城不遠。外人聞得便來捉賭時又且如何。乃云。白雲自有道理記得。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上堂云。目犍連雙足越坑。大迦葉聆箏起舞。畢陵迦訶罵河神。迦留陀夷埋身糞壤。此事致中一一有出處。總道是習氣。秖如祖師門下。達磨九年面壁。祕魔擎杈。禾山打鼓。石鞏彎弓。雪峯輥毬。國師水椀。歸宗拽石。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無業纔有人問便道莫妄想。且道。是箇什麽。衆中還有久參先德天下横行具頂門上眼底衲僧麽。出來爲白雲證據。也要暢快平生。有麽有麽。若無。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且道。畢竟如何。朱夏火雲歸碧洞。凊秋危露滴金盤

先師忌晨上堂云。去年正當恁麽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麽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云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掰胸趯。乃云。交下座與能表白起喪云。本是儞送我。今朝我送儞。生死是尋常。推倒又扶起。至墳所復謂衆云今朝正當三月八。送殯之人且聽說。君看陌上桃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

上堂云。仲春漸暖牡丹生卯。紫鷰撹身黃鶯開眼。共賞芳春三盃兩盞。唯有白雲一生擔板

法演禪師語錄卷下

黄梅東山演和尚語錄

門人惟慶編

師在海會受請。拈香示衆云。八十翁翁輥繡毬。遂付維那宣疏畢。陞座云。三處住持只這滋味。這回冤家難爲迴避。白蓮峯鼻孔。海會山出氣

當晚小參云。一則三三則七。牧羊隄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石鞏尺赤土畫簸箕。從教眼搭癡。復云。淮甸三十載。今作老黃梅。好是明明說。從教鴨聽雷。入院祖師塔燒香以手指云。當時與麽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禮拜

開堂黃梅。宰公度疏。師拈起示衆云。見麽。差珍異寶盡在其中。若也不見。請表白對衆拈出。宣疏畢乃云。便與麽散去。早是多事了也。若也不信。遂指法座云。少間向上頭撒沙撒土去也。便陞座拈香祝聖罷。復拈香云。此一炷香。在舒郡二十七年。三處住院。諸人總知。遂欲燒次復云。不得也須說破。某十五年行脚。初參遷和尚得其毛。次於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又到浮山圓鑑老處得其骨。後在白雲端和尚處得其髓。方敢承受與人爲師。今日爇向爐中。從敎熏天炙地。有耳朶者辨取。四祖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當觀第一義。寶劍霜鋒利。掣電隔三千。最勝無倫譬。眼辨手能親。出來相比試。僧問。舊店新開列寶珍。一回拈著一回新。師今已據盧能位。端的如何拂鏡塵。師云朝到西天暮歸唐土。進云。已得軒轅辨端的。靈光從此照恒沙。師云。最初一句作麽生。進云。不辭山路遠。踏雪也須過。師云。儞猶醉在。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什麽人得聞。師云。與靈山無異。進云。古之今之盡是知音。師云。知音一句又作麽生。進云。點頭不吐舌。師云。無人孟浪過儞。進云。忽遇挐雲攫霧來時又作麽生。師云。老僧打退鼓。乃云。適來四祖師叔白槌云。當觀第一義。只如第一義。且作麽生觀。要會麽。三世諸佛。若無第一義。將什麽化度有情。西天四七唐土二三乃至天下老和尚。若無第一義。將什麽建立宗風。只如當今聖帝。若無第一義。將什麽統御天下。知郡學士知縣宣德合座尊官。若無第一義。將什麽爲民父母。乃至在會施主。若無第

40－103

一義。將什麽崇敬三寶。然雖如是。也須各各自悟始得

上堂擧。古人道。夫爲善知識。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滋盛。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虛。衆中聞擧者。多是如風過耳相似。 旣驅其牛爲什麽却得苗稼滋盛。旣奪其食因什麽永絶飢虛。到者裏須是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底脚手。 便與拶一拶遏一遏。趕教走到結角處便好。向伊道。福不重受禍不單行

上堂云。二月春中漸暖。哈歌頻打拍板。烏鷄走入鵓群。鴨兒凍得鸜匾。水上或浮或沈。何時解成瑚璉。子細好好思量。天地去此不遠。復云頻婆娑羅王

上堂。今朝二月初五。行者先來打鼓。長老肚裏花然。思量說佛說祖。大地雪深三尺。禽獸喫泥喫土。今年必定豐熟。自然五風十雨。者裏有箇好處。且道。有什麽好處。遂作雷聲云。是什麽。復云。雷乃發聲

上堂云。夫爲禪客。如出塞將軍。儞將得雲門半片餬餅來。我便與半箇須彌山。若不如是。焉敢稱禪客

上堂云夫爲出家之人。須有出家之見。具擇法眼。方爲出家。如何是擇法眼。破砂盆。畢竟如何。擔板擔板

結夏日上堂云。孟夏漸熱。伏惟首座大衆。尊候萬福。却似夾竹桃花錦上鋪花。遍地花莫眼花。每年事例不用張查。下座人事 巡寮喫茶

上堂擧。永嘉道 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大衆。這裏若不具金剛眼睛。便見髑髏遍野。如何卽是。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

上堂云。立雪斷臂指喩後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箇是什麽語。江城子

上堂云。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畢竟作麽生。牛角長三寸。兎角長八尺。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

上堂云。門外有大路。不肯大開口。臘月三十日。胡亂外邊走。好大哥

上堂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夜月嚴凝霜天凜冽。池裏烏龜凍得成鼈。更說兩句舌頭成鐵

聖節上堂云。十二月初八日。今上皇帝降誕之辰。不得說別事。乃高聲云。皇帝萬歲皇帝萬歲

上堂云。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相。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大衆。無邊身菩薩說偈且止。 諸人還解自量也無若教老僧自量。直是無下手處。不見古人道。卧充佛座功德難量。盞子燒香崇[illegible][illegible]蹙蹙 何故如是。別是一家春

上堂云。一年只餘此月。天道未嘗降雪。奉告三界龍神。各自遞相報說。普天普地鋪銀。且要應時應節。更望大衆慈悲。爲念普賢菩薩。畢竟作麽生。摩訶薩

郭朝奉祥正請上堂。朝奉於法座前燒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爲光明雲遍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岩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師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麽恁麽。幾度白雲溪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麽不恁麽。綠柳條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馬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儞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淸風安可比

上堂云。春雨洒無涯。乾坤已具知。東君行正令。梅柳一枝枝。祖師門下客。相見在今時。相見卽不無。說什麽事。便下座

上堂擧。肅宗帝問忠國師云。和尙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麽。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云。前面是眞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眞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上堂顧視禪床左右。遂拈拄杖在手中云。只長一尺。下座

上堂云。世有一物。亦不屬凡亦不屬聖。亦不屬邪亦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捉死要知換却性命

上堂云。擔水河頭賣。諸人盡笑怪。滯貨沒人猜。一似欠他債。昨夜三更半。石人彈禮拜。這

箇說話。莫道儞理會不得。我也理會不得

上堂云。古人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師云。是卽是。只是太舊。雪峯示衆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大衆。雪峯對面熱瞞諸人不少也。然雖如是。還有與雪峯同步底麼。試出來與五祖相見。有麼、若無。遂拈拄杖卓一下擧起云。五祖今日與雪峯。同乘槎泛四大海。穿八大龍王髑髏。經過百千箇須彌山。却回來法座上坐。又送雪峯歸雪峯山。只是不曾動著一步。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不及。遂擧拄杖云。豈不見先師翁道。放在臥床頭。急要打老鼠

上堂云。凡心聖意截堂堂。念念無差卽道場。向去莫言今日事。觀音自在放毫光。良久云。莫瞞老僧好

上堂云。三月安居今已滿。九旬禁足事如何。西天蠟驗聞聲久。此土鵝珠說者多。季運二千年遠意。混流水乳積成河。林泉開士齊弘護。莫使衆頹著衆魔

上堂云。時候季秋霜冷。皎潔銀河耿耿。松窓一炷爐煙。頗釋吾家好景

上堂擧。僧問投子。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師云。投子被人一問。直得料掉沒交涉。若是五祖卽不然。或有人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老僧卽向伊道。作禮而去信受奉行。然雖如是。與他投子白雲萬里。畢竟如何。要儞諸方眼作麼

上堂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

上堂云。頻頻。喚汝不歸家。貪向門前弄土沙。每到年年三月裏。滿城開盡牡丹花

上堂云。靑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自十九至二十三日。萬餘人來此赴會鬧鬧地。如今只見老漢。獨自口吧吧地。若道多人是鬧一人是靜。直是白雲萬里。畢竟如何。一人鬧浩浩。多人靜悄悄、不如歸堂喫茶好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雲門道。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却是箇饅頭。如此則隨他脚跟轉也。五祖有箇隨流認得性。快樂永無憂底因緣。擧似大衆。忽然於此省去也不定。良久喚侍者。侍者應諾。師云、我害癡

上堂云。仲冬嚴寒普遍世間。富貴卽易貧窮卽難。唯我林泉之人無易無難。爲什麼如此。良久云。無人處向儞說

上堂擧。普化道。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虛空裏來虛空裏打。四方八面來連枷打。臨濟聞得。遣僧問云。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化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若是五祖卽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儞恁麼道。何故。一任擧似諸方

上堂云。應接無方唯是此。一毛端上廓心田。生枝延蔓魔家族、點點舒光曜祖天

上堂云。風和日暖喬樹鸎啼。桃李妍而爛錦成行。芳草濃而鋪茵作陣。花落一片兩片。浮碎玉以雰雰。柳舞三回五回。曳長絲而冉冉。當是時也古人道。幽鳥語如簧。柳垂金線長。烟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瀟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良久云。儞且商量看

上堂擧。僧問雪峯云。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得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師云。若有人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何。卽向伊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箇人出來問道。與曹溪水是一是二。我卽向伊道。分枝列派縱橫自在。低處澆田高處潑菜

上堂云。趙州道。箇柏樹子。廬陵隨後雪。白米中間有箇白蓮峯。一口吸盡西江水。喜美囉邏哩囉邏哩。我自我儞自儞。深村有箇白額蟲。吒䫌鬔領九條尾。良久云。咦好怕人

小參擧。藥山初參石頭。問云。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訪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石頭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藥山罔措。一日坐次。石頭遂問云。汝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也不爲。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山云。閑坐則爲也。頭云。儞道不爲、不爲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遂有頌云。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易明。師云。大衆須是過得祖師關會鳥道玄路始

會此般說話。石頭恁麼垂示。便好趙州庭前栢樹子。洞山麻三斤。雲門超佛越祖之談。五祖亦有一頌。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元來是浮萍

四面專使文詳。持法嗣書到。師於法座前授書。拈起問專使云。這箇是四面底。闍梨底在什麼處。使云。驗在目前。師云。幾不問過。遂陞座云。好事難逢。何不出來大家唱和。時有僧出問云。石頭馳書猶是鈍漢。玄沙白紙謾說同風。四面齎來有何祥瑞。師云。春氣發來無硬地。進云。與麼則衝開千頃浪。透過祖師關。師云。眞箇也無。進云。可謂是黃梅熟後無人識。獨許東山一老師。師云。更有人在。進云。和尚也不要疑著。師云。也落在闍梨後。進云。只如四面無門。老和尚向甚處得這消息來。師云。爾向甚麼處去來。僧指東畔云。這箇直饒得恁麼黑。又指西畔云。這箇知客得恁麼肥。師云。不得指東劃西。僧以坐具一劃云。者箇不可喚作東西也。師云。看爾亂走。進云和尚低聲。恐人聞得。師云。爾適來也郎當不少。僧以手掴口云。是我招得。師乃云。大衆。四面長老有書。對大衆前。須當說過。四面大漆桶。詳師分半桶。白蓮峯下開。驀却我鼻孔且道。爲什麼如此。無爾出氣處

太平專使至。上堂云。萬里無雲點太淸。祖天日月自分明。太平不許將軍見。却許將軍建太平

上堂云。舉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

上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古人恁麼道。可謂錦上鋪花。不妨奇特。諸人且作麼生會。白蓮今日曲順後機。不惜眉毛。亦爲頌出。有中有。無中無。細中細。麁中麁

上堂云。今朝三月初五。老漢亦無所補。無字指路堂堂。枉見衲僧受苦。畢竟如何。如人學射

上堂云。媚景中春暖色暄。漲塵沙界一般天。林巒蓊蔚爭蒼翠。花柳芬芳鬪色鮮。蝶弄牡丹飛勢緊。蜂遊芍藥謾遲延。人生幾度逢春景。何不於中種福田

上堂舉。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師云。此二古德。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若道興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還於此辨得出麼。若辨得出。許爾通身是命。若辨不出。爾自相度

上堂云。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

上堂云。賤賣擔板漢。貼稱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

上堂云。今朝八月二十。佛法兩字難入。深村大小老翁。遠勝祖師不及

上堂云。未透祖師關。莫問大雪山。一步一萬里。千難與萬難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州云。爲伊有業識在。師云。大衆爾諸人。尋常作麼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爾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柰爾何。爾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出來道看。我也不要爾道有。也不要爾道無。也不要爾道不有不無。爾作麼生道。珍重

品寶文嘉問入山上堂。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台旆光臨於法席。願師方便爲宣揚。師云。六耳不同謀。進云。不於花上覓。煊赫自圓明。師云好。進云。何謂獨露無私對揚有準。師云是。進云。覿面知機又作麼生。師云。不得與別人說。進云。和尚只知其一。且不知其二。師云。爾作麼生。進云。祖師却道知來也。歸作鹽梅正是時。師云。被爾道著。進云。已得眞人好消息。人問天上更無疑。師乃云。記得昔日僧問六祖。黃梅衣鉢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不得。僧云。爲什麼和尚却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又舉。僧問雪峯。和尚見德山後。得箇什麼道理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迴。師云。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是祖師。一人是禪師。及乎問著便道。我不會佛法。又道。我空手去空手迴。爾諸人還會伊恁麼說話也無。若要會他恁麼說話。須是透祖師關始得。若不透祖師關。輒不得正眼覷著

唐提舉覩到院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衆中或謂。雪峯與三聖宗派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

共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忽有人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爲食。老僧向伊道。好箇問頭。復云大衆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不能爲爾說得。聽取一頌。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煙。仙家不會論春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資福專使。持法嗣書至。師於法堂上受書。拈起問專使云。本無名字。什麼處得這箇來。專使擬議。師云。因誰致得。遂陞座。舉石頭問長髭。什麼處來。髭云。嶺南來石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石頭云。爾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師云。紅爐一點雪。知音瞥不瞥。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偈頌

投機

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淸風

山居

床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葛𣘦半中凹。霜天索寞人投宿。睡到平明手脚交

自貽

白雲堆裏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邊人罕到。方知吾道樂無窮

遣興

冉冉白雲間、颼颼微風起。至哉造化功。孰爲究終始。究之旣不能。徒然自憂喜

鬪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病起

病來又病皮黏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前空突兀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携籃、採蕨稱幽情。牧童唱罷胡家曲。子規枝上一聲聲

山中住萬疊、千重誰伴侶、縱使知音特地來。雲深必定無尋處

山中坐月夜。霜天寒雁過、爐灰撥盡未成眠。報曉靈禽淸耳朶

山中臥一片。淸光高鑑我。但得身心到處閑、多年布衲從教破

讚白雲先師眞

一月在天影含衆水。師眞之眞非月非水、靑黃碧綠亂茶糊。看來牛嗔牛喜

贊四祖演和尙

桂花包裏老黃梅。不向陰陽地上開、蜂蝶豈知香遠拆。難尋踪跡去還來

自贊

眼暗耳聾。行步龍鍾。人前强笑。叉手當胸

自述眞贊二首

以相取相都成幻妄。以眞求眞轉見不親。見成公案無事不辯。百年三萬六千日。翻覆元來是這漢

我眞我贊。唯己自知。面面相覷。有甚了期

師室中。常舉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請問。師爲頌之

趙州露刃劍。寒霜光焰焰。更擬問如何。分身作兩段

示禪者二首

學道先須得指歸。聞聲見色不思議。長天夜夜家家月、影落澄潭幾箇知

祖道何殊世路平。時人行處不須驚。擬心未到先移步。直似玄沙問鏡淸

示學徒四首

學道之人得者稀。是非長短幾時虧。若憑言語論高下。恰似從前未悟時

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滋味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

一片秋光對草堂。籬邊金菊預聞香。蟬聲未息涼風起、勝似征人歸故鄉

終日談玄第一宗。枯河道裏覓魚蹤。直饒祖佛無階級、須向奇人棒下通

送己德二禪者之長安緣幹

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古今有此吾道堪任。山之厚重海之淵深。白雲留不住。祖佛莫能禁。極目少林峭峙。傍觀華岳崟岑。分得維摩按指法。且彈一曲訪知音

悼四祖演和尙

此病彼圓寂。吾門何得失。生死若空花。去來如鳥跡、東涌忽西沒。影挂寒堂壁。三十三天撲帝鐘、普念般若波羅蜜

悼投子靑禪師

寂住峯頭雲、灑落曹溪水。高張浮渡帆。直入大洋裏。運載旣緣終、昨夜狂風起。髩角女子戴瓊花。八十翁翁穿繡履

悼浮渡圓鑑禪師

浮渡巖前靑瘦栢。叢林logo出漂風格。夜來寒影落西僑。誰唱胡茄十八栢

弔崇勝大師

苦霧罩庭軒。悲雲鎻暮天。師歸眞淨界。影挂月孤圓。去不去兮若之夢。來不來兮誰後先。閻浮樹在海南邊

悼陳吉先

子旣卜遐居。禪家第一機。有帆不挂樹。無住坦然途。世態那堪戀。恩情盡屬愚。祖師門下客。到此辨錙銖

訪信和尙

維摩之後室長閉。立雪求心悟善財。木老花彫兮白雲亂卷。波澄霜夜兮皎月徘徊。不二門高遠相訪。又騎羸馬入塵埃

送白首座回鄕

歸心休問路多端。四海爲家未足觀。旻履淸名思遠播。諸侯九合笑齊桓

次韻謝甘露顒長老

本自居山不厭山。水聲山色異人間。知音若會儂家意。任是危層亦共攀

送仁禪者

白雲巖上月。太平松下影。深夜秋風生。都成一片境

送文禪人寧覲

今生父母當親覲。從本爺娘子細看。動轉施爲全得力。一回擧著骨毛寒

送蜀僧

相聚淮南四十年。而今歸去路三千。有人若問西來意。水在江湖月在天

寄信上人

一瓶一鉢且隨緣。此事時時强爲宣。知己不來春漸老。孤峯皎月對寒泉

次韻謝黃龍圖

海會雲山暴亂靑。龍潭瀉碧聲泠泠。使君乞與安閑地。時共禪徒終夜聽

次韻謝高臺師兄

每覽嘉隱篇。淸風益可愛。有時說向人。時人都不會。回首望衡岳。岳山千里外。獨步立斜陽。颯颯鬧秋籟

擬雲送信禪者作丐

春晴澗石欲高飛。皖伯臺前度翠微。本自無心爲雨露。何曾有意泄天機。風雷倚勢聲光遠。草木乘陰色澤肥。莫謂功成空聚散。巖房潛約幾時歸

送化主三首

巖縫迸開雲片片。半籠幽石半從龍。爲霖普潤焦枯後。却入烟蘿第一重

莫論人情與道情。大都物理自分明。皖公山下長流水。今古滔滔徹底淸

庭無立雪人。路有塵埃客。傾盡此時心。松間贈行色

與瓌禪化麥

水中撈得麥。恐悚瓌禪客。往復偃溪邊。聞聲隔不隔

寄太平登長老

遍遊五祖山。語笑令人愛。極目情寬。禮貌多自在。思鄕便欲回。不慮他人怪。再見是明年。往來無罣礙

寄高臺本禪師法兄

春山望極幾千里。獨凭危欄誰與同。夜靜子規知我意。一聲聲在翠微中

還住白雲入院後示二三執事

登山須拄杖。渡水要行船。有客開顏笑。無愁展脚眠。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試比紅塵裏。淸虛直幾錢

寄諸部丐者

坐一須走七。古聖留縱跡。此土與西天。箇箇明格尺。點鐵化爲金。喝石變成璧。大力那羅延。是誰親中的

寄舊知二首

隔闊多時未是疎。結交豈在頻相見。從敎山下路崎嶇。萬里蟾光都一片

朔風掃盡千岩雪。枝上紅梅包欲裂。縹緲寒雲天外來。吾家此境憑誰說

送化士四首

何事秋風入夜凉。稻花時復送餘香。要知此箇眞消息。末後般勤味最長

皖伯臺前送別時。桃花似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欄望。依舊靑靑一兩枝

透出龍門未是難。幾人得過趙州關。白雲片片靑山外。爲雨爲霖去復還

出自白雲山。携笻步烟渚。心中幾萬端。唯我能相許

寄舊三首

木落高秋玉露垂。窓前黃菊漸離披。白雲片片迎新雁。不是知音說向誰

寄書未到他先望。傳語不來我未知。度日林
泉無世慮。欽眉偸看白猿兒
梅花欲謝不謝。桃花欲開不開。思君共聽猿
啼處。一片白雲天外來

偶作

多時欲寫天邊雁。毛色觀來苦未全。號叫不
妨知節令。養成飛去有何難。雁雁雁塔當初
占。古縱禪禪入理深淵。無形無狀千難萬難。
後生晚長心堅石穿

賦祖花次李提刑韻三首

此花迥與人間別。結果開花當處生。要會祖
師端的旨。未萠天地已先成
此土西天祖佛名。雙峯頂上鐵花生。世間無
限丹靑手。只恐吟成畫不成
造化之功品物情。正當生處不言生。尋枝摘
葉空勞力。一朶開時一佛成

次韻酬彭運使留題七峯閣

山腰營小閣。聊且寄生平。三四危峯頂。啼猿
分外淸

次韻寄彭運使吏部

縱使千回眼見。爭如手親一遍。透得此箇重
關。乃是平生方便

次韻酬吳都曹

山家旨趣甚幽微。路轉峯回到者稀。一鉢黃
菁消永日。滿頭白髮已玄機。遶巖瀑布窓前
落。哭月狂猿嶺上飛。自得平生觀不足。那知
浮世是兼非

次韻酬蘄倅李朝奉

諦當之言不在多。文殊不二問維摩。趙州眼
爍四天下。賴有同參淩行婆

題東頴西湖簡太守李祕監

脩竹喬松積翠陰。綠楊紅蘂遍園林。到頭須
讓西湖水。淡靜還如君子心

東頴途中

一宿成家步。孤雲萬里遊。吾門隨處靜。世路
幾時休。舉首間明月。憑心寄斗牛。歸期何太
晚。猶尙往他州

聚遠亭

眼觀不足。耳聽不盡。水碧山靑。誰遠誰近

答遇希道

老病疎慵不記心。應無狂夢到瓊林。水聲山
色長爲伴。利害從敎似海深
徘徊兩澗齊瀉碧。垂雙帶長沙。波浪深。湍流
轉激湍

謝石秀才

昨夜西風激怒濤。驚飜舊事沒絲毫。凭欄笑
罷思量著。望斷長天月色高

送朱大卿

但得心閑到處閑。莫拘城市與溪山。是非名
利渾如夢。正眼觀時一瞬間

送呂公輔

送客別金沙。行行去路賒。淡煙籠碧漢。薄霧
綴紅霞。百舌吟新樹。千株長嫩芽。翻思分袂
處。舉首見桃花

送黃景純

秋雲秋水兩依依。寒雁聲聲度翠微。多向洞
庭靑草岸。楚天空闊不知歸

重會郭功甫

淨空居士久相知。三十年來只片時。今日白
蓮花下見。維摩元是舊容儀

寄李元中

寄謝千張紙。徒煩心手勞。人情如太華。爭以
道情高

嘉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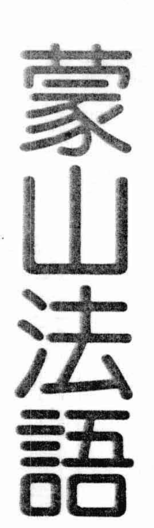
一松一竹一溪雲。時有淸風伴月輪。窓外泉
聲長似雨。適然居者不知春

黃梅東山演和尙語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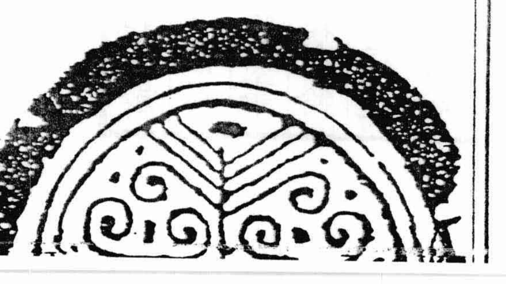
附錄序文三首

蓋聞言語道斷。而未始無言。心法雙亡。而牽
相傳法。有得兎忘蹄之妙。無執指爲月之迷。
故宗師起而稱揚。若尺棰取之不竭。學者從
而領悟。如連環解之無窮。敎外別傳道斯爲
美。演師和尙。遊方寖久。詢請無私。周旋黃檗
之庭。踐履白雲之室。常心是道。信手成金。紅
粉佳人。發最上之機。金色頭陀。無容身之處。
念聽明呪。唱太平歌。皆諸方之所未聞。後人
之所警策。其他妙語不可殫論。備于簡編。庶
爲龜鑑云耳。知台州黃巖縣事。張景脩序
夢自靈山拈出。葱嶺傳來。天下叢林。分枝布
葉。石霜古月。海會重圓。介在祖山。臨若歟
國。誰主茲地。演公其人。演公系本蜀川令行
淮甸。三提宗印二紀于茲。仁義道中空谿結
果。荊棘林內石筍抽條。莫疑優鉢現前翻作
葛藤會去。克勤上人錄其語要。俾之贊揚。兒
角龜毛敢言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
紹聖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間劉跂謹序

海會演師。昔行脚至白雲峯頂。逢一善知識。據師子座。現比丘身。爲無所爲。說無所說。有時拏雲攫浪游戲自如。 有時截鐵斬釘紀千不可。諸方輻湊。四衆景從。罔測其由。擧皆自失。師獨熟視而笑。莫逆於心。會未踰時。遂蒙受記。天人叶贊。自四面而住太平。父子相承。由太平而來海會。隨機答問。因事擧揚。不假尖新。自然奇特。其徒纂集。請余爲之序。欲傳於世云。 紹聖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吳郡朱元紨序



宋・皖山正凝
蒙山德異 撰



皖山正凝禪師示蒙山法語

師見蒙山來禮先自問云爾還信得及麼山云若信不及不到這裏師云十分信得更要持戒持戒易得靈驗若無戒行如空中架樓閣還持戒麼山云見持五戒師云此後只看箇無字不要思量卜度不得作有無解會且莫看經教語錄之類只單單提箇無字於十二時中四威儀內須要惺惺如猫捕鼠如雞抱卵無令斷續未得透徹時當如老鼠咬棺材相似不可改移時復鞭起疑云一切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意作麼生既有疑時默默提箇無字迴光自看只這箇無字要識得自己要識得趙州要捉

敗佛祖得人憎處但信我如此說話驀直做將去決定有發明時節斷不誤爾云云

東山崇藏主送子行脚法語

大凡行脚須以此道爲懷不可受現成供養了等閒過日須是將生死二字釘在額上十二時中裂轉面皮討箇分曉始得若秖隨羣逐隊打空過時他時閻羅老子打筭飯錢莫道我與倆不說若做工夫須要日日打筭時時點撿自轉鼓起來至二更看那裏是得力處那裏是不得力處那裏是打失處那裏是不打失處若如此做將去定有到家時節有一般辦道之人經不看佛不禮才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又且胡思亂想才下禪牀便與人打雜交若如此辦道至彌勒下生也未有入手底時節須是猛着精彩提起一箇無字晝三夜三與他厮睚不可坐在無事匣裏又不可執在蒲團上死坐須要活弄恐雜念紛飛起時千萬不可與他厮鬪轉鬪轉急多有人在這裏不識進退解免不下成風成顛壞了一生須向紛飛起處輕輕放下打一箇轉身下地行一遭又上床開兩眼担寛拳竪起脊梁依前提起便覺清涼如一鍋湯才下一杓冷水相似但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自有到家時節工夫未得入手莫生煩惱恐煩惱魔

入心若覺省力不可生懽喜恐懽喜魔入心種種病痛言之不盡恐衆中有老成兄弟辦道者千萬時時請益若無將祖師做工夫之言語看一遍如親見相似而今此道難得其人千萬向前望汝早早打破漆桶歸來爲我揩背至囑至囑

蒙山和尚示衆

若有來此同甘寂寥者捨此世緣除去執着顚倒眞實爲生死大事肯順菴中規矩截斷人事隨緣受用除三更外不許睡眠不許出街不許赴請未有發明不許看讀非公界請不許閱經如法下三年工夫若

不見性通宗山僧替儞入地獄

古潭和尚法語

若欲參禪不用多言趙州無字念念相連行住坐臥相對目前奮金剛志一念萬年迴光返照察而復觀昏沉散亂盡力加鞭千磨萬鍊轉轉新鮮日久月深密密綿綿不舉自舉亦如流泉心空境寂快樂安然善惡魔來莫懼莫歡心生憎愛失正成顚立志如山安心似海大智如日普照三千迷雲散盡萬里青天中秋寶月湛徹澄源虛空發焰海底生烟驀然磕着打破重玄祖師公案一串都穿諸佛玅理無不周圓

到伊麼時早訪高玄機味完轉無正無偏明師許儞再入林巒茅庵土洞苦樂隨緣無爲蕩蕩性若白蓮時至出山駕無底船隨流得玅廣度人天俱登覺岸同證金仙

普濟尊者示覺悟禪人

念起念滅謂之生死當生死之際須盡力提起話頭話頭純一起滅卽盡起滅卽盡處謂之寂寂中無話頭謂之無記寂中不昧話頭謂之靈卽此空寂靈知無壞無雜如是用功不日成之

蒙山和尚示古原上人

話頭上有疑不斷是名眞疑若疑一上少時又無疑者非眞心發疑屬做作是故昏沉掉擧皆入作得叓要坐得端正一者睡魔來當知是何境界纔覺眼皮重便着精彩提話頭一二聲睡魔退可如常坐若不退便下地行數十步眼頭清明又去坐千萬照顧話頭及常常鞭起疑久久工夫純熟方能省力做至不用心提話頭自然現前時境界及身心皆不同先已夢中亦記得話頭如是時大悟近矣卻不得將心待悟但動中靜中要工夫無間斷自然塵境不入眞境日增漸漸有破無明力量力量充廣疑團破無明破

無明破則見玅道夫參禪玅在惺惺靈利者先於公案檢點有正疑卻不急不緩提話頭密密迴光自看則易得大悟身心安樂若用心急則動肉團心血氣不調等病生非是正路但發眞正信心眞心中有疑則自然話頭現前若涉用力擧話時工夫不得力在若動中靜中所疑公案不散不衝話頭不急不緩自然現前如是之時工夫得力卻要護持此箇念頭常常相續於坐中叓加定力相資爲玅忽然築着磕着心路一斷便有大悟悟了叓問悟後事件

蒙山和尚示覺圓上人

參禪須透祖師關玅悟要窮心路絶祖關不透心路不絶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者箇無字是宗門一關有心透不得無心透不得惺惺靈利直下掀飜捉敗趙州還我話頭來若有一毫末且居門外覺圓上座覺也未玅覺圓明當識趙州是何面目道箇無字意作麼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畢竟者箇無字落在甚處本覺未明一一有疑大疑則有大悟卻不得將心待悟又不得以意求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虛無會不得作鐵掃箒用不得作繫驢橛用從敎疑團

日盛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單單提箇無字宻宻迴光自看看來看去疑來疑去百無滋味時有些滋味卻不可生煩惱疑得重話頭不提自然現前卻不得懽喜濃淡任他直如老鼠咬棺材只管提箇無字看若於坐中得玅定力資正好提撕但不用着力爲玅若着力提撕則解散定境能善用心忽然入得定時卻不可貪定而忘話頭若忘卻話頭則落空去無有玅悟起定時亦要保護定力於動靜中一如昏沉掉擧悉絶亦莫生懽喜心忽然囫地一聲透過趙州關已一一下語諦當箭箭拄鋒勘破趙州得人憎處法法圓通差別機緣一一明了正要求悟後生涯若不然如何得成法器宜觀先聖標格切忌杜撰會麼

蒙山和尚示惟正上人

五祖演和尚示衆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他是阿誰直下悟徹道得諦當可以超脫分段生死更進竿頭闊步了大丈夫事業惟正上座能悟徹也未否則急宜惺惺下眞實工夫如法參究以大悟爲入門所謂參究者當疑釋迦彌勒是佛因甚猶是他奴畢竟他是阿誰疑得盛卻提撕他是阿誰迴光自看不要用心太緊緊則動色心生病不可太緩緩則忘卻話頭

入昏沉掉擧去也玅在善用其心發眞正信心捨盡一切世間心惺惺宻宻提撕於坐中最易得力初坐時抖擻精神放敎身體端正不可背曲頭腦卓竪眼皮不動平常開眼眼睛不動則身心俱靜靜而後定定中卻要話頭現前不可貪定而忘話頭忘則落空反被定迷無有是處定中得力易卻要惺惺不昧忽有一切好惡境界現時都不要管他話頭分曉倏忽境界自淸起定之時緩緩動身護持定力於動用中保持得話頭有疑提撕不用力緜緜宻宻無有間斷時工夫漸漸成片得如澄秋野水湛湛淸淸縱有風

動並是清波到如是時大悟近矣卻不得將心待悟不要求入穿鑿不要忠量卜度不要求解會但提話頭看若其他公案有疑及經典上有疑盡攝歸來他是阿誰上看衆疑逼發築着磕着囫地一聲正眼開明便能下得到家語投機語箭鋒相拄語識得差別機緣前來所有一切疑礙氷消無餘法法圓通得昇堂已切忌小了更來指汝進步入室了徹大事

蒙山和尚示聰上人

黃蘗見百丈擧再叅機緣便吐舌是得百丈力耶得馬祖力耶巖頭見德山一喝便禮拜是知恩耶報恩

耶又答洞山語云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邦裏是他擡搦處見徹二老骨髓者便好着一轉語截斷諸方舌頭許汝得入門已其或未然急宜叅究若涉叅究便論工夫直須依本分如法始得當於本叅公案上有疑大疑之下必有大悟千疑萬疑併作一疑於本叅上取辦若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仍要盡捨諸緣於四威儀內二六時中單單提箇話頭迴光自看若於坐中得力最多坐宜得法不要瞠眉努目遏捺身心若用氣力則招病苦端身正坐平常開眼身心境界不必顧着或有昏沉掉擧着些精彩提擧一二聲話頭

自然諸魔消滅眼定而心定心定而身定若得定時不可以爲能事或忘話頭沉空滯寂不得大悟反爲大病吾祖西來單提直指以大悟爲入門不論禪定神通此是末邊事若於定中得悟明者智慧卻能廣大水陸並進也工夫若到濃一上淡一上無滋味時正好進步漸入程節切不可放捨惺惺便入靜靜而後定定各有名有邪有正宜知之起定後身心輕淸一切處省力於動中打成一片卻當仔細用心趁逐工夫始終不離靜淨二字靜極便覺淨極光通達氣肅風清動靜境界如秋天相似時是第一箇程節便宜

乘時進步如澄秋野水如古廟裏香爐相似寂寂惺惺心路不行時亦不知有幻身在人間但見箇話頭緜緜不絕到這裏塵將息而光將發是第二箇程節於斯若生知覺心則斷純一之妙大害也無此過者動靜一如寤寐惺惺話頭現前如透水月華在灘浪中活潑潑觸不散蕩不失時中寂不搖外撼不動矣是第三箇程節疑團破正眼開近矣忽然築着磕着啐地絕爆地斷洞明自己提敗佛祖得人憎處又宜見大宗匠求煅煉成法器不可得少爲足悟後若不見人未免不了後事其害非一或於佛祖機緣上有

礙處是悟淺未盡玄妙旣盡玄妙又要退步韜晦保養力量全備看過藏教儒道諸書消磨多生習氣淸淨無際圓明無礙始可高飛遠擧庶得光明盛大不辱先宗其或換舊時行履處未盡便墮常流更若說時似悟對境還迷出語如醉人作爲似俗子機不識隱顯語不知正邪撥無因果極爲大害先輩正之與邪大有樣子了事者生死岸頭能易麤爲細能易短爲長以智光明解脫得出生一切法三昧王以此三昧故得意生身向後能得妙應身信身道如大海轉入轉深達摩有頌云悟佛心宗等無差互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更莫說宗門中有超佛越祖底作略聰上人信麼信與不信向後自知

蒙山和尙無字十節目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趙州因甚道無若言趙州禪口皮邊照顧他日喫鐵棒殊不知三世諸佛骨髓歷代祖師眼目一期掀出在儞面前性燥漢一肩擔荷得去山僧拄杖子亦未肯打儞在且道畢竟如何只這箇無字全無巴鼻有些巴鼻或者謂是斷命刀子開差別智底鑰匙好與三十棒是賞耶罰耶直饒道得諦當儞在甚處見趙州盡道趙州古佛眼光爍破四天下觀其道箇無字性命落在本色衲子手裏有一等人更向他無字上討滋味豈不鈍置平生雖然趙州道無儞作麼生會趙州露刃劒寒霜光焰焰擬議問如何分身作兩段喝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要且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畢竟趙州是何面目妙喜道不是有無之無不是眞無之無還識妙喜麼若不具眼又去東卜西度轉添意識切忌切忌靈利漢且道趙州意作麼生近來多道無字是鐵掃箒趙州意果如是不有引他後語爲證者錯了也瞎漢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喝

有云無字是繫驢橛儞在何處夢見趙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許多弊病都拈去也畢竟這箇無字落在甚處這箇無字有心無心俱透不得棄命向未擧已前着眼忽然再甦了徹無餘一千七百則公案誰敢向儞面前拈出諸佛祖大機用神通三昧三玄三要種種差別智一切無礙慧盡從此出雖然那箇是儞自己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曾切着者箇無字否靈利漢直下掀飜洞明自己捉破趙州勘破佛祖得入憎處許儞道大藏教是拭瘡疣紙雖然如是者箇無字從何處出如是主張箇無字有甚奇

特宗門中許多公案還有要妙過此無字者否若有
何得如是品題他若無未有趙州時豈無佛祖具眼
衲僧一點難謾遮道

休休庵主坐禪文

夫坐禪者須達乎至善當自惺惺截斷思想不落昏
沉謂之坐在欲無欲居塵離塵謂之禪外不放入內
不放出謂之坐無着無依常光現前謂之禪外撼不
動中寂不搖謂之坐迴光返照徹法根源謂之禪不
爲逆順惱不爲聲色轉謂之坐燭幽則明愈日月化
物則力勝乾坤謂之禪於有差別境入無差別定謂

之坐於無差別智示有差別智謂之禪合而言之熾
然作用正體如如縱橫得妙事事無礙謂之坐禪略
言如是詳舉非紙墨能窮那伽大定無靜無動眞如
妙體不滅不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空而不空有而
非有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神通智慧光明壽量大機
大用無盡無窮有志之士宜善參究急着精彩以大
悟爲入門囫地一聲後許多靈妙皆自具足豈同邪
魔外道以傳授爲師資以有所得爲究竟者哉

明覺禪師語錄

宋・雪竇重顯　語
文　軫　等編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參學小師惟蓋竺編

住蘇州洞庭翠峯禪寺語

師在萬壽開堂日白槌了師云宗乘一唱三藏絶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其有達士不避死生貶上眉毛出衆相見問人天普集佇聽雷音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云十萬八千不是遠進云恁麼則大衆霑恩也師云後五日看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分明記取進云恁麼則昔日智門今朝和尚師云有甚麼交涉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量才補職學

云謝師方便師云自領出去師乃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金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曠祖佛之妙靈廓天人之幽迹如是則何假覺城東際五衆咸居古佛廟前此時忝畢

師在杭州靈隱受疏了衆請陞座時有僧問寶座先登於此日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徒勞側耳進云恁麼則一音普徧於沙界大衆無不盡咸聞師云忽有人問爾作麼生擧僧云三十年後敢爲流芳師云賺了也師乃云天下絶勝之覺場靈隱導師之廣座暫借卑僧陞陟實愧非材豈敢於五百員衲子前提唱佛祖抑揚古今衒耀見知聦他先作假饒說得天雨四華地分六震於曹溪路上一點使用不著何以行脚高士有把定世界函蓋乾坤底眼誰敢錯悞絲毫其知有者必共相悉

師在靈隱諸院尊宿茶筵日衆請陞座僧問禪侶盡臨於座側未審師還說也無師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進云恁麼則一震雷音滿大唐也師云看取令行師乃云上士相見一言半句如擊石出火瞥爾便過應非即言定旨滯句迷源從上宗乘合作麼生議論直得三世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所以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意句交馳金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證明

師到蘇州日僧俗迎在萬壽衆請上堂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從何而得師云將謂是衲僧學云恁麼則大衆霑恩學人禮謝也師云龍頭蛇尾問選佛場開還許學人選也無師云切忌點額學云恁麼則心空及第歸也師云堦下漢師乃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有如是自在具如是威德誰不承恩誰不景慕過去諸聖於無量劫勤苦受盡所得祕要法門今將

普示大衆不用纖毫心力各請一時驗取於此爲得便能永出四流高步三界其或不知剛是諸人諱却

師初到院陞座僧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師云百雜碎進云恁麽則海晏河淸去也師云非公境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山高海濶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緊悄草鞋師乃云未來翠峯多人疑著及乎親到一境蕭然非同善財入樓閣之門暫時歛念莫比維摩掌中世界別有淸規冀諸人飽足觀光以資欣慰

上堂問答罷師乃云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峯放開捏聚總由者裏放開也七縱八橫是處塡溝塞壑捏聚也天下老和尚盡在拄杖頭不消一劄

上堂僧問如何是實學底事師云針劄不入進云乞師方便師云水到渠成問如何是敎外別傳一句師云看看臘月盡學云恁麽則流芳去也師云瘂子喫苦瓜問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不犯鋒鋩請師道師云誰家無白月淸風進云還當也無師云土上加泥漢師乃云劍輪飛處日月沉輝寶杖敲時乾坤失色衆魔從玆膽裂千聖由是眼開其如二聽不圓震迅雷而莫覺孤根將敗霈春雨以非滋致使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汨沒四流重業相纏無有休日爾諸禪德覬善參詳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上堂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在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旣於心目之間爲甚麽不覩其相師云華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進云恁麽則雲散家家月師云吒婆尸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云不得放過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師云夾山猶在學云和尚如何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春至桃華亦滿溪僧禮拜師云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撿得出許他頂門上一隻眼便下座

上堂僧問古人借問田中事插鍬叉手意如何師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云且在門外立學云請師相見師云任是顔回亦不通師乃云立賓立主剜肉作瘡舉古舉今抛沙撒土直下無事正是無孔鐵槌別有機關合入無間地獄明眼衲子應須自看

上堂僧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否師云是僧便喝師便棒僧無語師云詎我問古人道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云氣急殺人僧擬議師云甚麼處去也問只在目前爲甚麼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僧云恰是師云令我攢眉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餧驢餧馬進云生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僧禮拜師云一似不齋來問功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如何是此事師云諸方牓樣進云莫便是學人會處也無師云有頭無尾漢師乃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放過一著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

明兩重公案未來修學人總被翠峯穿却鼻孔

上堂云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問丹霄獨步時如何師云脚下踏索進云天下橫行去也師云徐六擔板問學人乍入叢林諸事不會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云蘇州紙貴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腦後拔楔師云爐鞴之所固無鈍鐵良醫之門誰是病夫向後鼻孔遼天莫辜負人好

上堂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便下座

上堂纔有僧出禮拜師云大衆一時記取者僧話頭便下座

上堂大衆雲集以拄杖抛下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云從天降下從地湧出南北東西一掤俊鶻顧杼停機苦屈苦屈

上堂云古人道譬如擲劒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絕跡劒刃非虧好諸禪德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卽是踞妙峯孤頂非但善財七日不逢設使文殊百劫親來也摸摞不著上堂有僧出禮拜了方伸問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便下座

上堂云藏峯劒客便請施呈有僧方出來師云什麼

處去也便下座

上堂云語漸也返常合道直任諸人點頭論頓也不留朕跡衲僧又奚爲開口師以拄杖一劃云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

上堂問答罷乃云映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會觀何得自輕而退屈師拈起拄杖云把定世界不漏絲髮觀得也無所以雲門大師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分只是轉句不見一色猶爲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諸上座翠

峯若也全提盡大地人並須結舌放一線道轉見不
堪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翠峯境師云有眼底見學云如何
是境中人師云貪觀白浪失却手橈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云客來須看進云恁麼則學人得見也師云
三十年後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道士倒騎牛學云
乞師再垂方便師云無孔鐵槌問道遠乎哉師云青
山夾亂流學云恁麼則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千里
萬里師乃云大衆前共相詶唱也須是箇漢始得若
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

著則燎却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劒衝前則喪身失命
師乃頌云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
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拈古

舉米胡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藥山米云藥山近日如
何僧云大似頑石一般米云得恁麼鄭重僧云也無
提撕處米云非但藥山米胡亦恁麼僧近前顧視而
立米云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師拈云米胡也縱
奪可觀爭奈死而不弔
舉罽賓國王仗劒詣師子尊者所乃問師得蘊空否
尊者云已得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
於頭王遂斬之白乳高丈餘王臂自落師拈云作家
君王天然有在
舉鏡清於僧堂前自擊鐘子云玄沙道底玄沙道底
時有僧出來云玄沙道什麼鏡清作一圓相僧云若
不久叅爭知恁麼清云還我草鞋錢來師拈云洎被
打破蔡州
舉寶公云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終
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師拈云一對無孔鐵槌
舉五通仙人問佛云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

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喏佛云那一通爾問我
師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
舉思和尚令石頭送書去讓和尚處云迴日與子箇
鈯斧子住山去石頭纔到讓和尚處便問不慕諸聖
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
來石頭云乍可永劫沉淪不求諸聖解脫便歸思和
尚問書達否石頭云書亦不達信亦不通去日蒙和
尚許鈯斧子便請思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師拈云
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讓師不辯據令
舉長髭到石頭處頭問什麼處來髭云嶺南來石頭

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還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
只欠點眼石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石頭垂下
一足髭便禮拜石頭云見什麼道理便禮拜髭云如
紅爐上一點雪石頭便休師拈云無眼功德有什麼
點處德山和尚到龍潭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
不見龍又不現龍潭云子親到龍潭德山便休去師
拈云將錯就錯又云大小德山
師一日因事舉往日有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
僧自歎云我只恁麼空過一夏不望和尚說佛法得
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云闍黎莫嗟速若論正

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恁麼道隣
壁有老宿聞云好一釜羹被兩顆鼠糞汚却師拈云
誰家鍋釜無一兩顆
觀和尚見新到來觀作麵引次示之其僧便去觀晩
問問第一座今日新到在什麼處第一座云當時去
也觀云是即是只得一橛師拈云老觀大似失錢遭
罪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禮
拜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
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良馬

見鞭影而行師拈云邪正不分過循鞭影
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如
身影相似要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玄沙云大小傅
大士只認得箇昭昭靈靈師拈云玄沙也是打草蛇
驚
寶公令人傳語思大和尚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
雲漢作什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衆生可度師拈云有什麼屎臭氣
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
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爾作麼生護惜時有僧問云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
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師
拈云趙州到退三千
南泉示衆云三十年來牧一頭水牯牛欲擬東邊放
不免侵他國王水草欲擬西邊放不免侵他國王水
草不如隨分納些子免被官主勞撓長慶云爾道南
泉前頭爲人後頭爲人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
直饒道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牛在甚處師拈云一
時穿却
鄧隱峯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槌邊舉槌

云道得卽不打于時大衆默然隱峯便打一下師拈
云果然果然
僧問玄沙大耳三藏第三度爲什麽不見國師玄沙
云爾道前來兩度還見麽師拈云敗也敗也
室中擧古
擧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睦州云河北有箇
趙州和尚曾到麽僧云某甲近離彼中睦州云趙州
有何言教示徒僧云每見新到便問曾到此間來麽
云曾到趙州云喫茶去忽云不曾到趙州亦云喫茶
去睦州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麽生僧云只是一

期方便睦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
睦州却問沙彌爾作麽生沙彌便禮拜睦州亦打其
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爾作什麽沙彌云若不
是我和尚不打某甲師云者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
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辯得非唯趙睦二州雪
屈亦乃翠峯與天下老宿無過若道不得到處潑人
卒未了在
擧僧問長慶如何是正法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
云不可更撒也師云夫宗師決定以本分相見不敢
撒沙且那箇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底漢出來對衆

道看共相知委若道不得翠峯一一與爾點過開眼
也著合眼也著
擧黃檗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其中一人提起坐具
作一圓相檗云我聞有一獵犬甚惡僧云尋羶羊聲
來檗云羶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跡來檗云羶
羊無跡到汝尋僧云尋羶羊蹤來檗云羶羊無蹤到
汝尋僧云恁麽則死羶羊也黃檗便休到來日上堂
云獵犬在甚處僧便出來檗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
休去你作麽生僧無語檗云將謂是本分衲子元來
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師云只如聲響蹤跡旣無

獵犬向甚處尋逐莫是絕聲響蹤跡見黃檗麽諸禪
德要明陷虎之機也須是本分衲子
擧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云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師云諸禪德迷
雲旣開決定見佛還許他同叅也無若共相委知則
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伴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
不如西天外道
擧龍牙和尚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
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
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又問臨際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際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際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師云臨際擧微只解放不解收我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胸便擲

擧秤樹問定山不落數量請師道定山提起數珠云是落不落樹云圓珠三竅人人有請師圓前話山便打秤樹便去定山云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秤樹果後開堂示衆道三十年前被定山老子瞞我一上不同小小師云定山用卽用爭奈險秤樹知卽知要且未曾具擇法眼試請辯看

擧雪峯問投子一槌便成時如何投子云不是性懆漢峯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投子云者漆桶師云然則一期折挫雪峯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峯待投子道不是性懆漢只向伊道鉗槌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懆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槌莫言不道

擧趙州問僧看法華經麼僧云看來州云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其僧擬禮拜州云爾披衲衣來麼僧云披來州云莫惑我僧云如何得不惑去州云莫取我語師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辯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箇箇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擧長髭問僧甚處來僧云九華控石菴髭云菴主是什麼人僧云馬祖下尊宿髭云名什麼僧云不委他法號髭云他不委爾不委僧云尊宿眼在甚處髭云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僧云賴遇和尚放過某甲髭云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師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只解收虎尾不能據虎頭若使德山行令盡須瓦解

擧保福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保福云適來且致闍黎還搆得麼僧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保福云作家作家僧云是什麼心行福云一杓屎攔面潑不知臭師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兕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著只如翠峰與大衆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師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擧歸宗鋤草次見一條蛇以鋤斬之僧見便問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宗云爾麤我麤後雪峯門

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德山便打雪峯便走德山召云布衲雪峯廻首德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師云歸宗只解愼初不能護末德山頗能據令且未明斬蛇師召大衆云看翠峯今日斬三五條以拄杖一時打下

勘辯

問僧甚處來僧云和尚問誰師云我問爾僧云何不領話師云翠峯今日敗闕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侍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勃趚作什麼侍者云不得

放過師云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侍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有數人新到至師云新到那僧云是師云叅堂去僧便去師復喚來來其僧却廻師云洞庭難得師僧與爾一椀茶喫

問僧甚處受業僧云天章師云將得蘭亭記來麼僧云爭敢呈似和尚師云草本不勞拈出

五人新到師云洞庭絕頂無行路不假梯航逺道看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湛水停舟徒誇運濟僧無語師云過者邊來其僧齊過師云將頭不猛帶累三

軍叅堂去

問僧名什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僧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僧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爾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興教師云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僧無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復問僧闍黎名什麼僧云宗雅師云雅郎不問作麼生是宗僧無對師云且限三日其僧頻來下語師皆不諾僧却問某甲見處只恁麼和尚作麼生師云爾

何不問我僧方擬問被師連打數下

問新到發足甚處僧拍掌一下師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師便喝僧無語師云還我一拍來僧擬議師云瞎漢叅堂去

六人新到師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響翠峯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峯與爾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云且在一邊却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云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云適來公案者裏即恁麼堂

中作麼生擧僧擬議師打一坐具推出

雪峯和尚塔銘并序

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䕵木合函般土積石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横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載囑幸勉勵焉縱饒他日邪造顯揚豈如當今正眼客弘善思之審思之　師註兄第添十字(云國無二君)(又云知恁麼)同心著一儀(云風行草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云四顧匪絶)(又云音)卵塔號難提(云獨露相倚)(又云嶮)更有胡家曲(云一西一東)(又云大難)汝等切須知(云自南自北)(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云開莫擧頭)(又云呵呵)汝和木馬嘶(云見應合眼)(又云撫掌)但看五六月(云豈可徒然)(又云吁)氷片滿長街(云事非草草)(又云苦)薪盡火滅後(云去誰同)(又云好住)客室爛如泥(云須到如此)(又云努力)

受師號上堂僧問皇恩已降海衆同觀學人上來願聞擧唱師云好音在耳人皆聽進云聽後如何師云問著元來總不知僧云學人到者裏實謂不知師云許爾是箇草賊復云禪家流還如戰將見鬪勇健索不來卽便擒下雖一期之作爭似借水獻華唱太平歌好夜雨山草滋爽籟生古木閑吟竺仙偈勝於嚼金玉蟋蟀啼壞墻苟免悲局促道人優曇華迢迢遠山綠是知道無不在誰云閒然故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肅靜谷有道以盈滿君有道以敷化故我今上皇帝金輪統御獻澤霶流草木禽魚無遠不及巖野抱疾之士俄承寵光此生他生無以云報賢守司封高扶堯舜下覩龔黄襲千載之雅風鎖萬邦之春色佇當明詔別振休聲貳車屯田諸廳朝宰不敢飾辭褒讚仲尼言云吾禱久矣

住明州雪竇禪寺語

師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謂大衆云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寶座乃以手指一劃云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聽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卽便陞座僧正宣疏了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時有僧出來師乃約住云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定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相共證據僧乃問遠離翠峯祖席已届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云馬無千里謾追風進云與麼則雲散家家月也師云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接人師云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云未審

只與麼別有在師云射虎不真徒勞没羽問布髮掩
泥因底事全身半偈為誰施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進云若然者立雪豈能傳妙旨三拜伸後始為親
師云莫亂統問梵王請佛蓋為羣生學士請師當為
何事師云相識滿天下進云與麼則大衆霑恩也師
云你分上作麼生進云學士證明師云未在有俗士
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處心空及第
歸如何得及第去師云徒遭點額進云如此則辜負
平生也師云教休不肯休問一焚龍鬬萬像咸臻未
審是何境界師云金殿草漫漫進云向上更有事也

無師云白雲千里萬里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
臨筵如何即是師云淸風來未休進云與麼則得遇
於師也師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云放過
一著師又普觀大衆一遍乃云人天普集合發明箇
什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
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
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
知宗尚昧情識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為但以上無
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見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辯
明得也無未辯辯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能截生死

流同踞祖佛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
以助無為之化
師在翠峯受疏日洞庭檀越與明州專使相爭紜紜
不已師乃陞座普告大衆不須作鬧事在況僧家也
無固無必住則孤鶴冷翔松頂去則片雲忽過人間
應非彼此殊源動靜乖趣今與諸人評議念三二年
洞庭聯迹承四遠信心恩顧棲衆方諳舊轍藏教復
乃新歸豈可知感頓忘遽致前邁誠為不可而又四
明太守星馳介使輜重俄臨既已跋涉數州迢遞千
里投誠苦逼一至於斯進退審詳不能自決敢問大

衆住翠峯好往雪竇好于時衆僧高聲云往雪竇好
師乃顧謂洞庭諸檀越云不用為訝宜各知時且佛
法委自王臣兼住持亦以緣斷在彼在此本無間然
希披疏文以塞來命便下座
師至晚小參僧問四明侯伯遠降公文未涉程途請
師速道師云劄進云鄞江一枝今日獨秀師云不許
夜行師乃云諸仁者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
不行古之今之各有攸往且如茲院僻處一隅若非
念報佛恩無以四來居此恐山僧進發之後法席空
虛今命素公開士接續住持幸與衆慈同心勸請師

辭翠峯上堂僧問承學士有言輟翠峯之祖席登雪
竇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進云與麼則動若行雲止猶谷神師云你須緊悄草
鞋師乃云山僧斯者抑徇彼請難可稽留束裝告行
但多攀感況住持久煩勤舊備認歲寒希各務道專
孜以副誠祝其有叅隨諸高士動逾千里俯近百僧
忽齋粥疎遺船車隘窄與相回互禪悅自貽則佛國
徧遊亦不爲遠何以諸禪德去來不以象故無器而
不形動靜不以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
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燋形非我生

故日用而不勤紜紜自彼於我何爲請諸人高掛征
帆不勝珍重
師到萬壽衆請上堂僧問七事隨身便請相見師云
打退鼓進云方始交鋒已見大敗師云噓僧擬議師
便喝者般漢有什麼死急問翠峯一箭已射雪竇雪
竇一箭當射何人師云不爲鼷鼠發機進云非但聞
名今日親見師云添得一場愁僧禮拜師云若是便
休師乃云萬壽門下一一作家蓋是強將之兵也雖
然如此保福有言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
喪身失命若教據令而行盡蘇臺一境人箇箇三頭

六臂到翠峯手裏也須瓦解氷消如今放過一著分
付萬壽和尚
師到秀州百萬道者備茶筵請陞堂僧問赴請雪竇
先至嘉禾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鳥啼處處皆相
似進云與麼則得聞於未聞也師云不是苦心人不
知僧擬進語師便喝僧禮拜師云別有問話者出來
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學
人未會師云碧眼胡僧笑點頭師乃云山僧此者承
鄞江太守之命俾赴雪竇住持再至嘉禾彌增嘉幸
仍承百萬道者曲賜周勤仰荷之懷無以忘也兼勞

廣命碩德抑令舉唱宗乘況達士相逢非存目擊若
云言中有響句裏呈機猶曲爲中下之流向本分衲
僧遠之遠矣秖如適來僧問教外別傳一句對云三
生六十劫諸人還知落處也無且鷲池鷲嶺海甸菴
園三百法會之中甚處有者箇消息所以道三世諸
佛不能自宣一代時教詮注不及除非知有莫能知
之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師到靈隱衆請陞座僧問遠別翠峯丈室將屆雪竇
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看風使帆進云恁麼則觀
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師云龍頭蛇尾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云點進云猶有者箇在師云三十年後
進云與麼則翠峯今日瓦解氷消師云有些子師乃
云莫是與上座相爭然則論戰也箇箇力在箭鋒相
拄又須是箇特達漢始得若意根尚滯直須向前決
擇所以長沙和尚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
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舉問南
泉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泉云更進一步僧復問瓦官
官云百尺竿頭用進作什麼僧不肯官便打師云大
衆古人機變出在一時其間別有商量亦未言著且
如雪竇今日再入靈隱也似百尺竿頭依南泉之言

得進一步喜與大衆相見則十方世界一時周帀便
下座

師到越州承天寺衆請陞座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
藏身北斗意如何師云拈頭作尾漢進云請師答話
師云西天令嚴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
如何師云古路草漫漫進云若不上來焉知與麼師
云利劒不斬死漢師乃云作者相見一撥一捺撩起
便行若佇思停機卒摸摝不著若言問在答處答在
問宗箇箇依草附木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宗罕見
頂上有眼諸人還薦得也無薦得薦不得盡是新雪
竇之過且莫鈍致承天和尚

越州檀越備茶筵請師陞座僧問檀越殷勤伸三請
乞師方便指迷津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非
但學人四衆有賴師云百千年後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迢迢十萬餘僧禮拜師云拄杖不在師乃
云諸檀信山僧暫以經過邂逅相遇何沐特隆異待
抑俾敷揚且如承天和尚寅暮流慈諸人況是異聞
已絕希奧何必更煩雪竇重爲發宣直饒三世聖人
六代開士利生間出故不敢錯誤諸人絲毫然雖與
麼放過即不可良久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

師歸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雪竇正主師云何不問
雪竇山中人進云與麼則把定乾坤去也師云出門
唯恐不先到當路有誰長待來問如何是古佛家風
師云青天白日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云不是
劒客請莫相過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袖裏金槌僧
便喝師云朝三千暮八百問如何是雪竇境師云天
無四壁進云如何是鏡中人師云月在中峯進云與
麼則從苗辯地因語識人師云是僧禮拜師云酌海
持蠡一場困苦師乃云甚生標格還知也無諸禪德
祖佛不能宣傳天地不能覆載二乘聞之膽裂十地

到此現驚其武達士切磋頗逢決戰一撥一捺略露
風規句滯則獄立磨空源迷則雲横布野所以先聖
道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你
衲僧合作麼生覿自知特便下座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三更過鐵門意旨如何師云忠
言不避截舌僧禮拜師云臨筌方覺取魚難問千山
萬水穿雲去撥草瞻風事若何師云踢破草鞋進云
為什麼如此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問如何是向
去底人師云伊蘭樹下坐進云却來時如何師云白
日繞須彌進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二頭三手

漢問承師有言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處誵訛師云
君子千里同風進云與麼則殃及子孫也師云素非
鴨類師乃云諸禪德直饒文殊辯說認螢火為太陽
居士杜詞指魚目同明月所以雪竇尋常道威音王
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若未能把
定要津不免奔馳南北

上堂因僧送拄杖上師師拈起成頌云清峻孤根別
有靈勢含山水自分明提來勝得豐城劒報盡人間
兩不平復云大凡以平報不平是義烈常準以不平
報不平為格外清規亦猶以智遣惑頗逢下士以智
遣智罕過作家要會兩不平麼諸人也没量罪過雪
竇也没量罪過雪竇過自能檢責你者漆桶不打更
待幾時以拄杖一時趂下

冬至上堂僧問鼓聲纔罷海衆齊臻新節一句請師
垂示師云三日前五日後進云與麼則聞於未聞師
云索短不搆深泉問文殊仗劒其意如何師云八十
老僧閑灌頂進云學人不會師云四溟無浪月輪孤
僧良久師喝云甚處去也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師
乃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早是不唧嚠漢更亂
踢步向前實謂苦屈諸禪德看他先覺未離兜率已

降閻浮未出母胎度人已訖若言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天地之間唯我獨尊尚有人不放伊過如今巧說
異端不肯荷負真可哀愍所以道天魔外道是辜恩
德漢聲聞二乘是自欺誑人你見如此不平之事便
合憤悱驅將去喝將去隨例道我不知不會者般底
苦海裏有什麼出頭時

上堂云形與未質名起未名形名既兆遊氣亂清師
拈起拄杖云大衆拄杖子是形名雙舉還有過也無
有即水裏月無即形名兆若也究得實謂恩大難酬

上堂云未出母胎見成公案周行七步過犯彌天更

入鹿野苑中枝蔓上復生枝蔓乃拈起拄杖云吽吽
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云風動塵起鳥飛落
毛進云乞師再垂方便師云洎被打破蔡州問如何
是教外別傳一句師云好問進云還許學人領會也
無師云有頭無漢師乃云諸仁者夫宗師唱道譬若
滄溟上客獨泛蘭舟月渚烟波隨情放曠欲抛香餌
須待長鯨縱有纖鱗應無希冀
上堂云一徑直二周遮衲子辯得眼裏生華便下座
上堂僧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諸方爲什麼各說異

端師云誰進云爭奈即今何師云西天令嚴進云與
麼則入水見長人師云韓信臨朝底問三通鼓罷羣
賢集請師抛下御前題師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進云與麼則退身三步師云依舊漁翁把釣竿問
不除妄想不求眞底是什麼人師云一宿覺進云與
麼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云一撥便轉師乃云大
凡出衆切磋也須是本分禪客若未具啐啄同時眼
卒摸摖不著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不用低頭思量難得便下座
上堂云直釣釣鯤鯨曲釣釣龜鼈曲釣若在鯤鯨理

應未可直釣若在龜鼈情亦不甘如今抛釣也貪命
者上鈎來良久云勞而無功便下座
上堂衆集定師起立云雪竇得與麼長諸人得與麼
短若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便下座
上堂云久雨不晴衲僧向甚處曬眼皮草便下座
上堂云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復云大衆雪
竇錐頭出也莫有傍不肯底禪客出來良久云諸人
既乃縮頭且聽諸方檢責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釋

刓烏歡切刻削也　榍先結切　鞴步拜切吹韋囊也　誓先奚切　襯初覲切近身衣也　[illegible]音零與羚同　裨音卑　[illegible]蘇到切狂疎貌　顢頇顢莫安切頇許安切　觕倉胡切與粗同　鼷音兮小鼠　蠡音離瓠瓢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一　計一万零四百
該銀四兩六錢八分　武塘釋智心對
崇禎甲戌仲冬般若堂識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門人軫等編

舉古

舉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州云呈漆器師云諸禪德還有識趙州底麼出來相共商量若未能辯明大好從頭舉與你點破四九三十六收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牀擒住者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聞云臨濟大似箇白拈賊師云夫善

竊者神鬼莫知既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𢱢看

舉僧侍立保福次福云你得與麼麤心福拈一塊土與僧你抛向門外著僧抛了却來云甚處是某甲麤心福云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師云然則者僧被保福熱瞞爭奈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是你者一隊漢忽僧堂裏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師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舉雪峯敲觀和尚門觀云誰峯云鳳凰兒觀云作什麼峯云啗老觀觀便開門雪峯方入被觀把住云道道峯擬議被觀推出峯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者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𢱢有老宿云雪峯徒有此語當時入不得如今也入不得師云者辜恩負德漢有什麼交涉當時入不得豈是敎你入今既摸𢱢不著累他雪峯俱在老觀門下舉臨濟侍立德山山云今日困際云者老漢寱語作什麼山便打際掀倒繩牀山便休師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

下分免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横行舉乾峯和尚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下座云大衆來日不要普請師云看他作者吐露箇消息宛爾不同若是瞌睡漢遞相鈍致乃拈起拄杖云放過一著便下座

舉玄沙云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話月曹谿竪拂猶如指月鼓山云月吶玄沙云者阿師就我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云道我就他覓月師云玄沙鼓山如排百萬軍大陣只抛瓦子相擊或有衲

僧辯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麽處會師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麽會

勘辯

一日侍者報有三人新到從瑞巖來師云敎伊大展坐具禮拜著其僧方入門師驀拈起拄杖僧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吽吽郍箇是叅頭一僧近前問

訊師云你爲什麽失却本道公驗僧云深領和尚慈悲師云過者邊立復問第二人求明須勝巳似我不如無師以拄杖指叅頭云你爲什麽隨者漆桶僧云某甲新戒師亦約云過者邊立又問第三人適來兩箇敗闕了也你堪作箇什麽僧擬議師便喝云過者邊乃云據令一時埋却且念遠來叅堂去

問新到尋師訪道翫水遊山僧云謝和尚顧問師便喝鼻孔裏秖對我僧無對師云苦殺人來來曾到雪竇麽僧云不曾到師打一棒云他後不得諱却

一日二人新到師云座主衲僧僧云請和尚鑑師云一不成二不是僧云不勞如此師云我且放過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作麽生僧無對師云杜衲僧叅堂去

問新到近離甚處僧云和尚道什麽師云我問你近離甚處僧退身立師云克由叵耐不言來處將拄杖來僧云某甲近離奉川師云打野榸漢何不早與麽道復問第二人你也一處來僧云某甲近離大梅師云兩段不同好與三十棒且放過

一日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既知信之韜畧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劍刃未施賊身巳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

拜著宗云三十年後有人擧在師云巳放你過

問聽道者久叅事作麽生道者云青天白日師云亂走作什麽者便喝師云喫棒者擬擧手師打一坐具云你看者瞎漢亂與

一日五人新到師云你總不消行脚僧擬議師云一狀領過

有良周上座到師作瞌睡勢僧云新到相看師不應僧又云新到相看師高聲云阿誰僧云新到師云巳知叅堂去僧云某甲是大龍受業師喝云漆桶誰識你僧便近前人事師云好好禮拜著相看了師云還

識宗首座麼僧云是師兄師云你爲什麼鈍致他僧
云和尚休得也師云踏破草鞋漢不能打得你且坐
喫茶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天台師云還見智者麼僧云見
師云爲什麼在我脚底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
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温州師云還識永嘉大師麼僧
云是鄉人師云與你隔海僧云酌然師云面赤不如
語直僧無對師云噓
師在大龍爲知客李殿院到山茶話次問師知客是
長老鄉人師云不敢院云且在者裏不得亂走師云

本爲行脚院云行脚爲甚事師云看亂走底院微笑
師在池州景德爲首座時太守曾學士入院相訪茶
果次學士拈箇㮨子抛在地上召師首座師應諾士
云古人道不離當處常湛然在那裏師指景德長老
云只者老子也不知落處士云首座知也不得無過
師云明眼人難瞞
師到太湖有余巡檢請師并志依上座齋臨起檢問
甲官今日命二衲僧齋得何果報師云圖他一粒米
失却半年糧依云臨行方覺主人寛師召舍人舍人
擡頭師指依云粟根衲子齋他有甚益巡檢大笑師

便起去
師赴雪竇經過杭州徐轉運問師雪竇名山多有具
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
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什麼使云推過來師云
推過又爭得使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使又問長老
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使云作箇什麼
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使云今日被長老摞我一上
師便辭退
師在南嶽福嚴爲藏主李殿院同雅長老入藏院師
出接殿院云藏主那師云不敢院云藏中說著下官

麼師云目前可驗院云驗底事作麼生師云不消一
劄院無語師云且請殿院歸寮喫茶坐次山嵐忽起
雅云殿院遊山恰阻煙霧院云靈峯聖跡爲什麼却
有者箇師云下方無院擬道雅云藏主壯觀福嚴師
云和尚且莫開眼院云作家作家師云殿院尊重時
有道士秀才到院又問三教中那教最尊師乃起側
身而立院云有口何不道師云對夫子難言院云休
休便起師云適來造次
師在舒州海會時因看胥通判問山中多少衆師云
一百來僧胥云既是海會爲甚只有百僧師云人貧

智短胥云更道師云他後有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什麽師云路逢劒客胥云咔師便辭退

師在明州看曾學士坐次士問曾與淸長老商量趙州勘破婆子話端的有勘破處麽師云淸長老道箇甚麽士云又與麽去也師云淸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者婆子綣繢不得麽士云者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師云勘破了也

師與僧衆入城緣化學士先有公文止絕僧道投剌師亦同倒乃有頌寄士云碧落煙凝雪乍晴住山情

緖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茸棠影裏行學士回答云勞勞世務逐浮沈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士云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士云舉著又何妨師云山僧罪過士云好好師云諾諾

學士解印後師送到越州住數日乃辭士堅留師云歸山住持不忘學士此日士云衲僧家愛把不定師云爭得到者裏士無語師云已沐學士放辭士云容出城相送師便退士至客亭排果子茶湯了師問學士自此一別甚處再得相見士云長老何以對面忘却師云微僧心亦足矣時廣慧和尚復問師自此一別甚處與學士再得相見師云直是千里萬里於是取別士云善爲道路師云諾諾

諷頌

贈天衣長老

天衣長老無價之寶金烏東昇是何杲杲他年或要兒孫無端須入荒草

寄妙果政長老

有叟機宜太孤絕冷澹情懷止金鐵游歷不知叅訪誰曾道天無第二月近聞鎻斷奔馳問何物拈來固其本飛騰直上三十三見不見兮爲君困中巖藏晦亦枯槁年光休競七十九南北東西追古風時有其人繼其後

送宗侍者

深憶韶陽示奇句昔人到此猶不住宗禪九萬曾列程吾想七閩還獨步重巖忽爾來扣門自謂孤蹤若斷雲雪庭乍遠雖多恨且有中峯月共分（斯句乃宗禪者離山日有作）如斯慷慨非希冀浩浩淸風無處避天上天下知不知五葉千燈復何啻

小谿贈溥禪者

歲月將闌天光普寒鄙叟復梳盤桓且難萬杉禪客來尋我言意勤勤勉清隨拂曙片帆重率歸百節四肢難負荷風之冷冷潮之平平強寫離辭幾不成巖層落落舊知已相見無忘極此情

送清禪者

有禪者兮曠發靈機出洪都兮聲光步隨一文一技不為用方內方外誰論之春風來兮何所別何曾拂盡古巖雪極目寥寥思遠人曹谿堪共此時節清兮清苦宜存歷亮兮宰馬休同跡彈指凋殘六葉華西

山一去斷消息

送一禪者

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歸巨溟應見三山皆岌岌一得一又何必今古不曾居丈室千華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骨齡難兮且相許負石投針忽載來拂袖雙雙便回去

送全禪者

有龍彪兮時之相宜有藝行兮人之所歸東西武步兮復誰是我上下覿方兮存機未機全禪全禪知不知大施門開兮塵匝可依

送靜山水

松根石上曾唯我四顧寥寥誰未可豈知白鳳傳好音拋却亂雲千萬朶谿山重疊春將暮風遞殘華椰飛絮金盂待月應有期寶冠照水寧無據靜禪復記吾深囑彼兮國士眞烈宿相見從容莫等閑人天景行存高躅

寄藏主收禪者

新州出箇賣樵者龍朔年中藏晝夜黃梅春得古菱華不倚物兮便高挂秀禪拂拭無塵埃歷盡諸難艱

未開支馳石上求文字爭得孤峯却載來近還有箇尋吾祖云在盧村深處住偷得隣家些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呵呵地久天長爭奈何

送雲禪德

中巖老兮八十一閑寄十年助辭筆縱誇步驟當此時豈免龍鍾笑他日他時誰也流機變午夜寒蟾生水面別有清光何處來舉目亂飛星斗轉歌兮歌兮苦搜索遠贈雲禪愧標格黃梅席上追古風高唱自知天地窄

贈陸學士

古之陸大夫多集遊方輩今之陸使君復與空生會
大國正捜羅長劒今磨淬或問淸曠閑不知若爲對

舟行

孤舟選勝傍江干乘與幽游思未闌向日望來春色
晩順潮歸去野情寬高歌釣客收綸線弄影沙禽刷
羽翰廻想古祠無限意海蟾初上逼人寒

東軒偶作

叢竹小山些子境偶來閑坐解疎慵怡然縱目誰知
我勝人摩雲千萬峯

明覺禪師後錄

上堂云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没循環三百六十幾
箇解知窠窟放開精精冥冥把定恍恍惚惚君不見
毗耶離城彼上人一室寥寥是何物師召大衆云高
著眼便下座

上堂云黃金爲地白銀爲壁釋迦老子不合向者裏
屙師以拄杖撥一下云看看落爾諸人頭上

上堂云三千劒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便下座

一日云大衆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
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一樹子我也不惜良久
云放憨作麼便下座

因雪示衆云頭上皚皚脚下皚皚金色尊者獨上高
臺開眼造罪合眼受災如何如何天網恢恢

上堂衆方集定師云勘破了也便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云物中眼眼中物十方如來同此起
出還會麼瞎漢歸堂

上堂云龍泉與刀斧同鐵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
途遲速有異酌然酌然一出一入半合半開平展之
流試辯緇素

上堂云直得動地雨華何如歸堂向火便下座

師一日晩叅於僧堂前立云不打鼓上去不得把却

門入來不得速道速道大衆眼目定動師以拄杖一
時打趂

上堂擧雲門大師云禪河隨浪靜山河大地不是浪
師拈起拄杖云看看一處起千處百處没背一處息
千處百處不識還會麼歸堂

上堂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
人間瞎却則三頭六臂或若辯得許爾十字縱橫

上堂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優曇華正開齅著無香
氣翻笑釣魚船上客不愛南山愛鼈鼻僧問萬里無
雲伸一問青天喫棒意如何師云軍隨印轉僧云恁

麼則在和尚手裏師云利劒不斬死漢
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
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云適來有人看方丈麼
云有師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大無外小無內半合半開成圓成境老胡既
隔絶衲子多違背從他千古萬古長漫漫塡溝塞壑
没人會以拄杖卓地一下云歸堂
一日上堂衆方集以拄杖横按膝上云恁麼會得瞎
却天下人眼復拋下拄杖云救取一半便下座
上堂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傻傻没

可把灌溪老出頭不得且致我騎牛入爾鼻孔裏一
般漢鬧人恁麼道若風過樹頭有什麼共語處
上堂云一不定二不可上下四維春風包裹桃華杏
華鬧開柳條桑條懸破可憐昔日靈雲剛道迷逢達
磨師拈起拄杖云靈雲鼻孔穿了也
上堂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釣得一箇是
好手良久云負命者上鈎來
一日小參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華讚歎
尊者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
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

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
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說般若波羅蜜多
又復動地雨華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
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
問云空中雨華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
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澆我於般若未
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
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
事人爾來者裏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

否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師云識語
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者棒須有分付處爾
若辯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示衆云春力不到處枯樹亦生華九年人不識幾度
過流沙便下座
有時云馬祖陞堂百丈捲席正令不從拗曲爲直
上堂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
之無瑕盡行三千夜行八百是我尋常用底拈放一
邊爾諸人向甚處見盤山速道速道
上堂舉僧問趙州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州云老僧只

僧看師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者僧扶趙州
上堂云不是金色頭陀有理也無雪處便下座
一日示衆云城東老母與佛同時而生一世共處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廻避周廻上下皆避不及乃以手掩面十指掌中悉皆見佛諸上座他雖是箇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旣知廻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爾切忌以手掩面何以明眼底覷著將謂雪竇門下教爾學老婆禪
舉黃蘗入堂於南泉位中坐泉問長老甚年中行道蘗云威音王已前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蘗便

起去師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即便於第二位坐令黃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
舉藥山久不上堂知事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教槌鍾著大衆方集山便掩却門知事咨白既許爲大衆上堂爲什麽一言不施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舉石鞏會爲獵人趂一鹿從馬大師菴前過問云還見我鹿麽大師云爾是甚人鞏云我是獵人馬云爾還解射也無云解射馬云一箭射幾箇云一箭射一箇馬云爾不解射鞏云和尚莫解射否云我解射鞏云和尚一箭射幾箇馬云我一箭射一羣鞏云彼此生命何用射他馬云爾旣如是何不自射鞏云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馬云者漢無明煩惱頓歇鞏於是以刀斷其髮在菴給侍師云馬大師一箭射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射一箇却是好手雪竇今日効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喝云看箭復云中也便下座
舉同光帝命諸禪師坐次云朕收得中原之寶只是

無人酬價興化云如何是陛下中原之寶帝以兩手展幞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師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一日上堂良久云大施門開無擁塞忽然有箇衲子出來雪竇倒退八百何以臨危不悚人便下座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便是胡釘鉸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麽云請和尚打破將來壽便打鉸云莫錯打某甲壽云向後遇多口阿師與爾點破去在後至趙州舉前話問云不知某甲過在甚處趙州云只者一縫尚不奈何胡釘鉸於此有省師云雪竇要打者

三箇漢第一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第二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第三胡釘鉸放過保壽師驀拈起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一時走退師擊繩牀一下便起去

上堂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開便下座

舉肅宗帝問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子帝曰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躭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詔躭源問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

殿上無知識師云肅宗不會且致躭源還會麼只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者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爾那箇是無縫塔

舉雲門與長慶在雪峯日因舉石鞏見僧便云看箭三平到遂擘開胸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下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雲門問長慶作麼生道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慶云若不還價爭辯眞僞雲門云入水始知有長人師云石鞏要先拗折不難爭奈三平中的了也然則老宿要活三平且未免張弓架箭

上堂云一華開天下春古佛爲甚麼不著便爾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箇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獅子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師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氷消瓦解

舉傅大士云要知佛去處師云三生六十劫然後一句天下衲僧跳不出直饒口挂壁上漢別有一箇勘過了打

舉紫湖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上有字云紫湖有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時見新到便喝看狗僧纔廻首湖便歸方丈師云衆中總道者僧著一口著卽著了也爭奈者僧在敢問諸人紫湖狗著者便死因甚麼者僧猶在若無知方眼救得者僧設使紫湖出世咬殺百千萬箇有甚益我當時若見先斫下牌然後入院待者老漢喝云看狗與伊放出箇焦尾大蟲如今諸人要見麼日勢稍晚歸堂

上堂云國無定亂之劒四海晏淸也不是分外還有

𢇁山入貢底麼
因中山主爲師煎茶師問僧爾隨例喫茶將何報答
僧云因風吹火師不肯自代云難爲和尚復云還會
麼僧云不會師云爾也須煎一會茶始得
舉長慶示衆云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師
云是郎是針不劄風不入有甚麼用處
上堂云摩竭掩室計校未成毗耶杜辭伎倆俱盡還
有人點檢得者兩箇老漢出頭不得處麼直饒覰透
更有箇漢礙著以拄杖擊繩牀一下便下座
有時云槌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處處解
待鉢
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失却
眼
一日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生辯損
益便下座
上堂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
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
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辯看
上堂云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者
般底有甚用處喚起了打

有時云一切不是句瞎却時人眼還有出得底麼
上堂云一切法皆是佛法瞞瞞頇頇非爲正觀一切
法郎非一切法莽莽鹵鹵還同天鼓賞箇名安箇是
立箇非向甚處見釋迦老子還會麼以拄杖卓地一
下云各請歸堂
示衆云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於衲僧分上是放
開是捏聚或若辯得分半院與爾
一日云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茲茲空手廻便下座
上堂云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千眼頓開與君相見
師問新到闍梨甚處人僧提起坐具師云蝦跳不出
斗僧云跨跳師便打僧云更跨跳師又打僧便走師
喚廻僧便禮拜云觸忤和尚師云我要者話行爾又
走作什麼僧云已徧天下了也師復打五下僧云有
諸方在師云爾只管喫棒師喚第二人近前來甚處
人云鼎州人師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師云兩重公
案僧云恰是師以拄杖指云爾擬跨跳僧擬議師亦
打五下叅頭云者僧喫棒與某甲不同師一時喚近
前其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上堂云孟嘗之門劒客何在良久云點郎不到便下
座

上堂云泡幻同無礙拈起拄杖云泡幻何處得來又擊一下云西天四七聖東土二三祖鼻孔眼睛總穿在者裏瞌睡漢歸堂

上堂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師拈起拄杖云夾山老子甚處去也何不出來百草頭與大衆相見又卓地一下云在者裏復云咄者野狐精縮頭去便下座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恰涓麽僧云見後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僧禮拜師長吁一聲

上堂云一舉不載說作麽生舉得作麽生會

上堂云久雨不晴今日晴衲僧曬了也未良久自云曬了也師云收復拈起拄杖大衆定動師云無一箇靈利便下座打趁

示衆云譬若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或有衲僧問旣是有爪牙者爲什麽不得請大衆爲雪竇下一轉語

上堂僧問承和尚有言道士倒騎牛意旨如何師云泥人眼赤僧云不會師云有甚麽了期便下座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起爾若辯得禍不入愼家之門

舉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學云若不活遭人快笑清云也是草裏漢師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人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廻問承和尚有言金剛鑄鐵券意旨如何師云三頭六臂云學人不會師云擡上擡下師拈起拄杖云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太忩忩何擾擾穿來且放一邊三十三二十八敲落又在一處復云退後退後便起去

問承古有言九九八十一意旨如何師云金剛合掌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皈依佛法僧

上堂云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拈起拄杖喚作什麽爾若道不得也許具一隻眼

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肯入一僧云和尚怪某甲不得一僧云用入作什麽師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救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便下座

一日云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墻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㶿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慚愧釋迦老子說甚還與不還文殊堂裏萬菩薩到處

覔不得元來總在者裏靈利漢一見便請拗折拄杖
上堂舉鏡淸問僧近離甚處云石橋淸云本分事作麼生云某甲近離石橋淸云我不管爾石橋本分事作麼生云和尚何不領話淸便打僧云某甲話在淸云爾但喫棒我要話行師云然則倚勢欺人奈緣事不孤起者僧若能愼初護末棒則須是鏡淸自喫
舉雲門大師示衆云爾若不相當且覔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爾舌頭上三藏聖教在爾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師拈云然則養子之緣爭奈壓良爲賤其間忽有不甘底出掀倒繩牀豈不是大丈夫漢然雖如此且問據箇甚麼師驀拈起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繩牀一下便下座
上堂云窮諸玄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不如歇去好還會麼客亭不遠
上堂云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没太虛之中師拈起拄杖云國師眼睛在者裏瞌睡漢七穿八穴甚處得來
一日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大師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南嶽去峯云來日不要普請師云諸禪德雲門老漢只

解一手擡不能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底麼試露爪牙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華開又被風吹落爾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歸堂
一日云古人道其爲也形其寂也冥轉變天地自在縱横河沙而用混沌而榮誰聞不喜誰聞不驚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入之坑師以拄杖擊一下云打破了也寶在甚處
有時云不犯之令大衆必合依行
上堂云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國師走入露柱裏去也見麼見麼良久云出頭便死歸堂
示衆云廻而更相涉拈起拄杖云頭上是天脚下是地眼前綠水背靠青山衲僧道我會也忽若騎驢入爾鼻孔裏牽牛入爾眼睛中又作麼生商量
上堂云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者裏恭見祖師了更買草鞋行脚三千里外也被雪竇穿却鼻孔
一日舉馬祖上堂衆方集百丈出捲席祖便下座諸方皆謂奇特恁麼舉還當麼若當譬若水母以蝦爲目若不當又空讚歎圖箇什麼衆中一般漢亂踏向前問古人意旨如何更有老底不識好惡對云將謂

仙陀客又云來日更到座前苦哉苦哉如此自稱宗匠欲開人天眼目驢年去諸上座雪竇當時若見伊出來拷蔫劈胸與一踏令坐者倒者俱起不得且要後人別有生涯去免見互相鈍置豈不箇箇英靈底漢還會也無歸堂

上堂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打者甚多聽者極少且問誰是解打者莫謗鹽官好只如南泉道王老師不打者破鼓法眼去王老師不打兩箇既不奈何一箇更是懡㦬

上堂云還有鬧市裏出頭底麽良久云不如策杖歸

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便下座

舉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雲門大師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云有向他道什麽若道無何得悟去師拈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爾道問者如蟲蝕木答者偶爾成文然雖恁麽瞎却衲僧眼作麽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麽還爾趙州喫粥未拈却者僧喫粥了雪竇與爾拄杖子歸堂

舉雲門大師云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以拄杖一畫云百雜碎師云者老漢是卽是要且未

有出身之路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師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渭麽舉天下衲僧盡爲念話社家雪竇莫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繩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同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云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答一轉話

非但叅見投子亦乃知雪竇長處或若總道下繩牀立惜取眉毛便下座

舉洞山聰和尚每見新到便問潙山水牯牛上座作麽生會前後皆不相契師到亦乃垂問師云後人標牓洞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洞山云且來上座師云未叅堂

舉雲門大師云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師隨舉了便喝復云大衆好喝落在甚處若要鼻孔遼天辯取者一喝便下座

師因事示衆云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

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底是甚麼人還知落處麼那
一箇者一箇兼本三人放過一著便下座
上堂云三十年來尋劒客有麼有麼幾迴葉落又抽
枝衲僧眼光失却了也自從一見桃花後塡溝塞壑
直至如今更不疑敗軍之將以拄杖卓地一下云看
便下座
擧歸宗問僧甚處去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
裏有一味禪爲甚不學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
僧云莫打某甲會也宗云爾作麽生會僧擬開口宗
又打黃檗聞擧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

箇箇屙轆轆地只有歸宗老較些子師云以強欺弱
有甚麼難我者裏有一味禪爲甚麼不學但向道收
待伊拈起有般無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
便下座
上堂云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在家中死若是箇
漢聊聞擧著㧐起眉毛便行
一日六人新到師問云還有作家禪客麼叅頭云和
尚道什麼師云點即不到僧擬議師便喝僧無語師
云龍頭蛇尾復問第二箇僧指叅頭云和尚問何不
祇對師與一掌僧無語師復指云第三其僧泬然師

云一狀領過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瞌睡漢僧便喝師
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
衆生或没未没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當爾
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須曾報
汝令頻頻上來汝都不聽如今有甚麼救處乃拍手
一下云歸堂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上達
磨九年不敢正眼覰著如今衲僧要見劈脊打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頭鬅鬙耳卓朔學云不會

師云堪笑堪悲復云不著便也不奈何爾從江南江
北來笠子下爲什麽撥破洛浦徧叅底
上堂云乾坤把定卽不無爾作麽生是手擎日月底
句又云周遊四天下道我知有須彌頂上著得幾人
復云擧歩已經諸佛刹是爾草鞋踏破多少
上堂云長背鳥芳樹不棲喃喃獨語摩斯吒滄溟不
入戰戰却迴三十年後悟去提起手云吽吽便下座
上堂衆在衆口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四衆圍繞如何
是涅槃師云雙林樹下復云便是釘觜鐵石漢也卒
話會不及歸堂

有時竪起拄杖云洪機在掌排巨靈擘太華之峯復
橫按云明鏡當臺絕演若逐東西之徑又以拄杖一
劃云比擬張麟兎亦不遇便下座
上堂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諍三昧或是箇漢聞
我舉著悉能坐斷有甚麽近處雖然如此向後莫辜
負人好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道明眼漢沒窠臼我且問爾各從德山
臨濟下來棒喝向爾不能施語言向爾使不著我旣
如此汝合必然又作麽生露得箇消息令雪竇知爾
是箇風不入底漢去便下座

一日三僧辭師把住云天無門地無戶亂走衲僧擬
往何處僧皆無對師劈面唾云柱喫我多少粥飯便
推出
示衆云摩竭正令譬若披沙揀金毗耶杜辭頗類守
株待兎設使頓開千眼未辯機關點著不來白雲萬
里
舉永嘉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雲門
大師拈起拄杖云是色非色師云雪竇卽不然圓光
一顆攏侗眞如神用六般和泥合水墣窟人設齋且
致水中拈月致將一問來

有時云袖頭打領腋下剜襟諸方一任剪裁南山起
雲北山下雨衲子作麽話會
一日上堂大衆纔集師云一任諸方貶剝便下座
擧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麽
處乾峯云在者裏師代僧便喝復有僧問長慶長慶
云問取堂中第二座師代僧云錯復有僧問師師云
墮坑落壍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上堂云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遇賤則貴赤肉團上
壁立千仞遇明則瞎鼻孔遼天底衲僧試辯雪竇爲
人眼

示衆云一法不通萬緣方透會與不會成羣作隊築
著磕著一時拈却管取乾坤獨露便下座
上堂云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淸若拄杖子是浪衲
僧便七縱八橫忽乾坤大地是浪便見扶籬摸壁且
道放行好把定好一日云春雷已發陽烏未啼迷身
句卽不問爾透出一字作麽生道
上堂云巢知風穴知雨靈利衲僧未可相許若問如
何苦哉佛陀參
擧馬大師云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箇爲主雲門
大師云好語只是無人問我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

雲門云西天九十六種爾是最下種師云赤旛被者
僧奪了也便下座
一日云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傳大士騎驢入爾
鼻孔裏見爾諸人不惺惺却歸雙林寺去也便下座
舉僧問翠微自到和尚法席每沐上堂不蒙一法示
誨意在於何微云嫌箇什麽僧復問洞山山云爭怪
得老僧後有僧問法眼眼云祖師來也師云兩箇老
漢被者僧穿却唯有法眼與他同叅若是雪竇門下
喫棒了趕出
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師云任任三世諸

佛是幻六代祖師是幻天下老和尚是幻復拈起拄
杖云拄杖子是幻那箇是圓覺良久以拄杖擊繩牀
一下云幻出大衆擬議師云者一隊漆桶總無孔竅
以拄杖一時趂下
舉夾山問僧甚處來云湖南來山云曾到石霜麽云
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山云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
云和尚也須急著眼山云作麽生是毬子云趂不出
云作麽生是毬杖云勿手足山云老僧未曾與闍棃
相識出去師云雪竇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
麽道不相識

舉趙州問僧甚處來云雪峯來州云雪峯近日有何
言句示徒僧云雪峯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爾諸
人向什麽處屙州云爾若過嶺我附箇鍬子去師云
者僧既不從雪峯來可惜趙州鍬子
舉僧問石霜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霜云是
僧云只如萬像歷然是顧不顧霜云我道不驚衆僧
云不驚衆是不與萬像合如何是不顧霜云徧界不
曾藏師拈云誰是不顧者
示衆云世界與麽廣濶爲甚麽向雪竇手裏乞命
上堂云乾坤側日月星辰一時黒東西不辯南北不

分底衲僧向甚處見雪竇
上堂僧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云點僧云恁麽則爲
祥爲瑞也師云兩重公案復成一頌雪覆蘆華欲暮
天謝家人不在魚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
鐵鞭
師問大龍語底默底不是非語非默底更非總是總
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大龍如何龍云子有
如是見解那師云這老漢今日氷解氷消至晚龍問
師那裏是老僧氷解氷消處師云轉見不堪拂袖便
出龍云叵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雅云何不

與他本分草料師云和尚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僧問只在目前爲甚麽再三不覩師云截耳臥街云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云餧驢餧馬云生芽後如何師云透水透沙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釋

鴿古沓切鳥豕物曰鴿 吥人名切 榸卓皆切 磧丘畏切 彪補尤切 皚魚開 傻數瓦切 憋并滅切急性貌 鉸居效切 搦女角切按也 湒時及切 轉 摸音莫模二音 窰餘招切與窯同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參學小師允誠等編

拈古

師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山云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山云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道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諸人要識新羅僧麽只是撞著露柱底箇瞎漢

舉雪峯一日普請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峯便抛下僧方擬取峯便踏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踏者僧快生云和尚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師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以目視禪牀角頭拂子丈云卽此用離此用祖云爾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師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

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刁刀相似魚魯叅差若是明
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爾他後開兩片皮
將何爲人百丈豎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
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麽大冶精金應無變色
舉崇壽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
凳子天地懸殊師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
舉永嘉大師到六祖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祖云夫沙門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
而來生大我慢師便喝乃云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免
見龍頭蛇尾又再舉繞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

立代祖師云未到曹溪與爾三十棒了也
舉仰山指雪師子云還有過得此色者麽雲門云當
時便與推倒師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
舉香嚴吞語云如人上樹口嗛樹枝手不攀枝脚不
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
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麽生卽是有虎頭上座云上樹
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笑師云樹上道
卽易樹下道卽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舉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爾口在什麽處僧
云某甲無口祖云將什麽喫飯僧無語師云好劈脊

便棒者般漢開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云瞪目不見底僧
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僧舉到趙州州云不可
從鼻孔裏入僧却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
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峰聞舉云趙州古佛從此不
答話師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
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本
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舉僧問西堂和尚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
如何堂云怕爛却去那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
曾見一人師云何不與本分草料
舉臨濟示衆云我於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如蒿枝
子拂相似如今思一頓棒喫誰爲下手僧出衆云某
甲下手濟拈棒與僧僧擬接便打師云臨濟放處較
危收來太速
舉欽山一日上堂豎起拳又開云開卽爲掌五指叅
差復握云如今爲拳必無高下還有商量也無一僧
出衆豎起拳山云爾只是箇無開合漢師云雪竇卽
不然乃豎起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復開云開則

成掌無黨無偏且道放開爲人好把定爲人好開也
造車握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爾
向鬼窟裏作活計
舉僧問睦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州云昨日
有人問趕出了也僧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州云拄杖
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師云睦州只有受璧之心且
無割城之意
舉棗樹問僧近離甚處云漢國樹云天子還重佛法
也無僧云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卽禍生云
作箇什麼僧云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云闍黎受

戒多少時僧云二十夏云大好不見有人便打師云
者僧棒卽喫要且去不再來棗樹令雖行爭奈無風
浪起
舉趙州問婆子什麼處去云偷趙州笋去州云忽遇
趙州又作麼生婆子便掌州便休去師云好掌更下
兩掌也無勘處
舉保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渭麼爲
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便歸方丈師云保壽
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
當時者僧若是箇漢纔被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

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舉無業馬祖僧問如何是佛云莫妄想師云塞却鼻
孔又問如何是佛云卽心是佛師云拄却舌頭
舉僧問德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僧
云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至來日山浴
出其僧過茶與德山山撫僧背一下僧云者老漢方
始瞥地師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鎚德山旣以
己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一劃云適來公案且
致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師一時打趁
舉保福簽瓜次太原孚上座到來福云道得與爾瓜

喫孚云把將來福度一片瓜與孚孚接得便去師云
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
舉南泉示衆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趙州出問如何
是物外道泉便打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後錯打人
去在泉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師云趙州如龍無角
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舉洞山到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查渡云夏在甚
處山云湖南報慈云甚時離山云去年八月門云放
爾三頓棒山至來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
棒不知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渭麼

去山於此大悟師云雲門氣宇如王捘著便氷消瓦
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擧一僧叅馬大師師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
僧便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大師靠却拄
杖休去師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
擬議不來劈脊便打
擧興化問克賓維那不久爲唱道之首賓云不入者
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
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饡飯至來
日齋時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

飯即便趕出師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
却須索取者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
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
拄杖一時打散
擧僧問長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慶云有伎倆者得
僧云學人還得也無慶云大遠在師代者僧當時便
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
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擧大慈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
大慈便歸方丈師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辯箇得失且

大慈識病不答話時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
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打諸方識病不答話有僧出
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箇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
擧趙州到黃蘗蘗見來便關却方丈州云救火救火
黃蘗便出擒住云道道州云賊過後張弓師云直是
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箇衲僧問雪竇笑箇什麼笑
賊過後張弓
擧僧問鏡清學人未達其源乞師方便清云是什麼
源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師云死水裏浸
却有什麼用處侍者問適來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

不成褫伊清云無侍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點
水墨兩處成龍師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
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爾三
十棒
擧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
云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
會大難大難
擧本仁和尚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
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
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

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辯得有箇入處師云本仁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且作麼生入

舉雲門示衆云老胡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却貴圖天下太平師云便與掀倒禪牀

舉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瞞雪竇不得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辜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師云元來不會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粉骨碎身未報得師

云無端無端

復舉僧問投子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麼師云梁根漢僧問興化化云一盲引衆盲師云端的瞎僧問玄沙沙云侍者却會師云停囚長智僧問趙州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師便喝僧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點撿乃成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頭爭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佛云踏破草鞋赤脚走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上挑日月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云王老師與爾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裏漢祖云不往不來者云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祖云如何是珠師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者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舉僧禮拜雪峯峯打五棒僧云某甲有什麼過峯又打五棒師云雪竇不會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爾若辯得也好與五棒

舉馬大師令智藏馳書上徑山山接書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國師聞舉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師云徑山被惑且致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著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

舉鏡清問僧趙州喫茶去爾作麼生會僧便出去清云邯鄲學步師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辯得出與爾茶喫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云向上與爾道即
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鑑二云鑑郎且致作
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云者箇是長連牀上學
得底我且問爾法身還喫飯麼僧無語師云將成九
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舉趙州訪茱萸纔上法堂茱萸云看箭州亦云看箭
茱萸云過州云中師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
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箇射
粱漢
舉臨濟與普化去施主家齋濟問毛呑巨海芥納須

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
云太麤生化云者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至
來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
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什麼
麤細濟吐舌師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二十
棒棒雖行且那箇是正賊
舉三角示衆云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是蹉過麻谷
出云蹉過即不問如何是此事角云蹉過谷便掀倒
禪牀三角便打師云兩箇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貶
上說什麼此事蹉過有僧問眉毛爲什麼不貶上師

便打
舉睦州喚僧大德僧廻首州云擔版漢師云睦州只
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廻頭因甚却成擔版
舉巖頭叅德山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
便禮拜洞山聞舉云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巖頭云
洞山老漢不識好惡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師云然
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要且不能塞斷人口當時纔
禮拜劈脊便打非唯勦絕洞山亦乃把定奯老還會
麼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到封侯也是閑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既不是旛

風向什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師云雪竇道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向甚處著有人與
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
舉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
我麼川云若不是老師洎與龐公答話士云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川不管士云適來莫怪相借問麼川亦
不管士喝云者無禮儀漢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
在川拈茶籃便歸師云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
生同死當時好與捋下幞頭誰敢與作龐居士
舉僧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彈指三

下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爾鉢囊
裏師呵呵大笑
舉本生和尚以拄杖示衆云我若拈起爾便向未拈
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爾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
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云不敢妄生節目生
云也知闍黎不分外僧云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
觀之不足生云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生云掩鼻
偷香空招罪犯師云者僧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
盡然雖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迴地轉

應須拱手歸降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
見本生爲人處也無師復拈起拄杖云太平本是將
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舉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
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三下其僧復問巖
頭巖頭打三掌師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
行合打多少
舉太原孚上座叅雪峯至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師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師被孚老一覷便高
竪降旗孚至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峯云知

是般事便休師云果然僧問雲門作麼生是觸忤處
門便打師云打得百千萬箇有什麼用處直須盡大
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峯且道太原孚具什麼眼
舉安國問僧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
甘露乃蒺藜之園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僧竪起拳
云不可喚作拳頭國云只爲喚作拳頭師云無繩自
縛漢拳頭也不識
舉僧請益雲門大師玄沙三種病人話門云爾禮拜
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便拄僧退後門云爾不是患
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爾不是患聾乃云還會

麼僧云不會門云爾不是患瘂僧於此有省師便喝
云者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
拈槌竪拂不管敎近前又不來還會麼不應諸方還
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爾者一隊驢漢有甚作箇
什麼以拄杖一時打趂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者邊來師
云鈍置殺人僧問趙州王索仙陀婆時如何州曲躬
叉手師云索鹽奉馬
舉鼓山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僧問承和
尚有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

屍如何是劒山〻云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鉢下打
揲便行山至晩問首座問話僧在否座〻云當時便去
也山云好與二十棒師云諸方老宿總道鼓山失却
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此若仔
細點撿來未免一時埋却
舉睦州問武陵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
微塵作麼生云和尚問誰州〻云問長老〻云何不領話
州云我不領話爾不領話師云墮也墮也復云者葛
藤老漢好與劃斷拄杖〻云什麼處去也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

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
下禪牀打四藤條師云藤條未到打折因什麼只與
四下須是箇斬釘截鐵漢始得大禪後到灌山自云
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山云打鍾著禪便
走師云者漢雖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〻云是汝
師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舉南泉山下有一菴主行僧經過謂菴主〻云近日南
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拜主〻云非但南泉直饒千佛
出興亦不能去泉聞令趙州去看州見便禮拜主不

管州從西過東主亦不管州又從東過西主亦不管
州〻云草賊大敗拽下簾子便行歸舉似南泉〻云從
來疑著者漢師云大小南泉趙州被箇擔版漢勘破
了也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〻云常憶江
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鮮曾有僧問雪竇對他道
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鼈
恕龜必應有主
舉巖頭雪峯欽山到德山欽山問天皇也恁麼道龍
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〻云爾試舉天皇

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欽山被打歸延壽堂
云是卽是打我大殺巖頭〻云爾恁麼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師云諸禪德欽山致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
頭蛇尾爾試舉天皇龍潭底看坐具便摵大丈夫漢
捋虎鬚也是本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令若盡
行雪峯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
舉僧問智門和尚如何是般若體〻云蚌含明月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〻云兎子懷胎師云非唯把定世界亦
乃安貼邦家若善能叅詳便請丹霄獨步
舉烏臼有玄紹二上座到臼〻云二禪伯近離甚處〻云

江西曰便打僧云久聞和尚有此機要曰云爾既不會第二箇近前來僧擬議曰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叅堂去師云宗師眼目須至恁麽如今趐擘海直取龍呑有般漢眼目未辯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

舉僧辭大隨隨問甚處去云峨眉禮拜普賢去隨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畫一圓相抛於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者僧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師云殺人刀活人劒具眼底辯取

舉雪峯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云不敢峯云爭解與麽來僧云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峯云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峯乃召大德僧迴首峯云是什麽僧亦云是什麽峯云者漆桶僧無語峯却顧謂鏡清云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到淸云和尚豈不是據欵結案峯云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與迴是什麽被他道者漆桶又作麽生淸云成何道理峯云我與麽及伊爾又道據欵結案他與麽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什麽時節其間有得不得淸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此之人翻成毒藥師云看他父子相

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麽者漆桶

舉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僧舉到鹽官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舉云鹽官是作家師云三箇也得

舉雲門問新羅僧爾是甚處人云新羅人門云將什麽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爲什麽在我手裏云恰是門云一任敎趒師云雲門老漢龍頭蛇尾放過者僧爲什麽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舉北禪問僧近離甚處云黃州禪云夏在甚處云資福禪云福將何資云兩重公案禪云爭奈在我手裏云在手裏即收取禪便打者僧不甘隨後趂出師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麽只解貪前不能顧後若在雪竇手裏棒折也未放在

舉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丈云是什麽有什麽共語處黃檗和尚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迴首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師云說什麽猶較直是未在若據雪竇衆集一時打下便休

或有箇無孔鐵槌爲衆竭力善能擔荷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師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

舉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云人人出者箇不得沙云情知爾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云和尚又作麼生玄沙云人人出者箇不得山云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爲什麼不得沙云我得爾不得師云只解貪觀白浪不知失却手橈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衆云某甲買泉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臥龍代云和尚屬某甲禾山云是何道理趙州云

明年與和尚作領布衫師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解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箇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舉茱萸把一楖竹上堂云還有虛空裏釘得楖麼時有靈虛上座出云虛空是楖茱萸便打虛云莫錯打某甲茱萸休去師云若要此話大行直須打了趂出

舉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見了具說前事夾山問未審那箇親那箇疎梅云一親一疎山又問那箇親梅云且去明日來夾山至來日又問未審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云我當時在大梅失却一隻眼師云夾山畢竟不知換得一隻眼大梅老漢當時聞舉若以棒一時打出豈止劃斷兩人葛藤亦乃爲天下宗匠

舉僧問保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以羚羊挂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些子

舉僧問長慶羚羊未挂角時如何慶云草裏漢云挂

角後如何慶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慶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師云寧可碎身若微塵終不瞎箇衆生眼長慶較些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

舉僧問巴陵祖意教意同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僧問睦州祖意教意同別州云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師云問既一般答亦相似其中有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檢點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舉趙州示衆云今夜答話去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州云比來抛塼引玉引得箇墼子法眼和尚遂乃

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
甚人去得時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
云我會也師云靈利漢聞舉便知落處然雖如此放
過覺鐵觜夫宗師語不虛發出來必是作家因什麼
拋塼引墼諸禪德要識趙州麼從前汗馬無人見只
要重論蓋代功
舉躭源辭國師歸省覲馬祖於地上作一圓相展坐
具禮拜祖云子欲作佛去源云某甲不解揑目祖云
吾不如汝師云然猛虎不食其子爭奈來言不豐諸
人要識躭源麼只是箇藏身露影漢

舉溈山問仰山甚處來云田中來溈云田中多少人
山插下鍬子叉手而立溈云南山大有人刈茆山拈
得鍬子便行玄沙云我當時若見與踏倒鍬子鏡清
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
叉手處招喚某甲僧應諾招云還曾夢見仰山麼師
云諸方老宿咸謂插鍬話奇特也大似隨邪逐惡若
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
十分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云瑞巖沙云瑞巖有何言句
僧云長喚主人翁自諾醒醒著他後莫受人瞞沙

云一等是弄精魂甚奇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僧云
瑞巖遷化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無對師云蒼天
蒼天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爲
什麼覆船師代云久嚮雪峯侍者老漢擬議拂袖便
行其僧當時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
死僧再至雪峯舉此語峯云此不是爾語云是覆船
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
喫不干闍黎事師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辯得
天下橫行

舉德山圓明示衆云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
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師云莫錯認定盤星森
羅萬像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嶮絶甚麼處得一指頭禪
舉僧問南院從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即
入地獄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
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爾行
又打一拂子師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
道箇瞎且要雪上加霜
舉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

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二老宿總未得勦絕作麼生道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爾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師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酌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師云楖栗隨風自西自東

舉大梅聞鼯鼠鳥聲謂衆云卽此物非他物汝善護持吾當逝矣師云者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卽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舉雪峯示衆云望州亭與爾相見了也烏石嶺與爾相見了也僧堂前與爾相見了也保福問鵞湖僧堂前且致望州亭烏石嶺什麼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師云二老宿是卽是只知雪峯放行不見雪峯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竇作麼生豈不是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底衲僧麼良久云擔版禪和如麻似粟

舉趙州問大慈般若以何爲體慈云般若以何爲體州呵呵大笑至來日州掃地次大慈却問般若以何爲體州放下掃箒呵呵大笑師云前來也笑後來也笑笑中有刀大慈還識麼直饒識得也未免喪身失命

舉德山一日飯遲自掌鉢至法堂上雪峯見云者老漢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回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舉令侍者喚巖頭至方丈問爾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同巖頭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只得三年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沒處去沒處去師云曾聞說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殊不知德

山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舉雪峯一日見獼猴乃云者獼猴各各背一面古鏡三聖便問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好與二十棒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舉僧問國師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到淨瓶云却安舊處著僧復問如何是本身

盧舍那云古佛過去久矣雲門大師道無眹跡師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還會麼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舉僧問洞山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什麼不得他衣鉢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相契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要洞山深肯師云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底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麼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舉僧問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子云道什麼云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子云閑言語師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點檢來直是天地懸隔纔問便和聲打

舉洛浦久爲臨濟侍者到夾山問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闍黎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浦無對山便打師云者漢可悲可痛鈍致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聰下安排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師云可惜放過好與二十棒者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舉伏牛爲馬祖馳書到國師處國師問馬祖有何言句示人牛云即心是佛國師云是什麼語話良久再問更有什麼言句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云猶較些子師代當時便喝牛却問和尚此間如何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云是什麼語話

也好與一摑見之不取千載難逢

舉玄沙問鏡清我不見一法爲大過患爾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者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爾喫佛法則未在師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只向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舉先報慈問僧近離甚處云臥龍慈云在彼多少時云經冬過夏慈云龍門無宿客爲什麼在彼許多時云師子窟中無異獸慈云爾試作師子吼看云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師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

還點撿得麼

舉船子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云若漢勞而無功忽若雲門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作麼生免此過良久云莫謂水寒魚不食如今釣得滿船歸

舉投子問巨榮禪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耳目何用要見山僧僧云到者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子云出家兒得恁麼没碑記僧繞禪牀一帀而出子云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師云也不得放過纔轉便與擒住便喝是誰不甘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員

衲僧

舉祖師道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拄杖子是塵有甚麼過過既無應合辯七所以道糞掃堆上現丈六金身且拈在一邊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又放過一著直饒八面四方正好連架打

舉古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若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没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釋

嗛（胡韋切銜也）　瞪（澄應切直視也）　簽（音僉）　邯鄲（邯音寒鄲音丹）　簣（求位切土籠也）　眨（側洽切）　㵼（許活切）　勦（子小切絕也）　覷（七慮切與覰同）　挃（竹栗切擣也）　虀　忽（郭午切）　胡　䶦（切）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三計字九千六百八个
該銀四兩三錢二分　襄楚釋宗鏡對
崇禎甲戌仲冬般若堂識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參學小師圓應編

師自兩處道場多應機語句門人集之離三已行於世斯所紀者乃垂帶自答及古今因緣朝暮提唱辭意嶮崄而學黨未諭復致之請益師蓋不獲已隨所疑問以此以彼乍放乍收或抑或揚或代或別近百五十則實一時之能事也況圓應忝預參承寧忘捃拾然多聞未益誠有愧於宗師必記諸善言諒無譏於弟子可命曰瀑泉集意以飛流無盡爲義凡知我者幸同味焉時天聖八年八月十五日圓應序

上堂汝等諸人盡是久經陣敵慣戰作家倚天長劒即不問你作麼生是袖裏藏鋒代云寡不敵衆又云彼此

上堂寡不敵衆什麼人分上事代云總由和尚又云彼此又云龍蛇易辯衲子難瞞許你眼正頂後一相拈得也無代云收

有時云收之一字飲氣吞聲作麼生辯代云衲子難瞞

或云傾湫倒嶽尋常之用不涉泥水道將一句來代云三千里外

示衆云三千里外還見如何代云過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什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問僧云賊不打貧兒家因什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

或云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作麼生辯代云不得春風華不開

上堂云不得春風華不開箇箇道我會會即且致作麼生舉代云時人相師又云空劫已前徒指注空劫之後錯商量正當空劫什麼人爲主代云本是將軍致太平

有時云太平本是將軍致莫錯認定盤星我爲拈了也還會麼代云掩面出去

或云交鋒兩刃要定生死彼此無傷功勲不立作麼生是將軍正令代云到即不點

或云到即不點還甘也無代云赤心片片

有時云釋迦老子出氣不得甚麼處請訛代云塡溝塞壑又代云退身三步問云塡溝塞壑負恩者多甚處見老底代云香積世界

或云五千四十八卷止啼之說如今啼止也還我黃葉來代云事不孤起

有時云事不孤起你也分一半代云唧又云合到某甲又云單傳心印過犯彌天甚人委悉代云須見如此

上堂須見如此着甚來由代云也是

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麽代云一箭兩垜

或云一箭兩垜爲什麽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

或云乾坤崩陷且致再見天日道將一句來代云悔不愼當初

有時云悔不愼當初便下座却問僧他後作麽生舉代云好事不如無

有時云雄兵百萬且定鞭韁劔客三千若爲驅使代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示衆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何似生代云孟常門下

或云一筆勾下不甘底出來代云只宜拄杖子

上堂云只宜拄杖子勾下屬何人代云傍觀者

或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悟是第二句還我第一句來代云掃土而盡問僧掃土而盡你還知麽代云因誰致得

有時云三世諸佛說夢六代祖師說夢翠峰今日說夢還有夢見底麽代云掀倒禪牀

或云掀倒禪牀蓋是本分過在什麽處代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奔流度刃也是尋常啐啄同時畧請相見代云什麽處去也

上堂云什麽處去也代云日月易流又云針眼裏藏身即不問你作麽生是遊戲十方代云踞虎頭收虎尾

一日云踞虎頭收虎尾諸方未曾見代云也是

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麽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

示衆云春無三日晴去住還堪笑且問諸衲僧矖却何時了代云某甲只管看

或云有佛法處不得住無佛法處急走過趙州爲什麽摘楊華代云更事多矣問僧更事多矣亦要商量代云莫教屈著

有時云明眼衲僧入門便話墮三十年後誰是知音代云拂袖便出

有時云拂袖便出也好與三十棒代云賊過後張弓

或云七縱八横拈却把定乾坤眼爲什麽却有沙代云黃連未是苦

或云黃連未是苦黃蘗好爲隣復問還辯得這時節麽僧云不會自代云抑巳而巳
或云繞天下行脚到處豈無尊宿相爲還有盡力道得底句麽代云只堪喫飯
上堂云只堪喫飯雲門大師拈了也你來者裏聽什麽梳鳴聲以拄杖一時打下代僧當時但近前把住拄杖云和尚今日困又云闌楔子即不問上座作麽生是牛頭横說竪說代云着甚來由
一日云着甚來由便下座代云能有幾箇
有時拈起拄杖云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復以拄杖畫

一畫云百千諸佛諸代祖師盡向翠峯乞命代云官不容針
或云舉一明三爲甚不著便代云作賊人心虛又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誰敢覷着代云秤尺在手
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處藏身代云咦
又云喝下承當崖州萬里棒頭薦得別有條章作麽生是衲僧本分代云惡
或云虛空爲鼓須彌爲槌王老師不打還肯得諸方

也無代云千年田八百主
有時云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拈却別致一問來代云祖師遺下又云你若龜頭鼈頭向後道親見翠峯好代云何必
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衲僧坐斷如恒河沙閙市裏捎出一箇來代云便摑傍僧
或云生門易過死門難入逆順無拘底爲什麽不垂手代云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或云荒田不揀草變爲金信手拈來金變爲草古聖日用不知且致你爲什麽臨機蹉得代云如蟲禦木

上堂云如來惟一說無二說穿却衲僧鼻孔換却衲僧眼睛即得若教我明破恐帶累你不是好人代云欲見其師先觀弟子
或云諸佛有難炭庫裏衆生有難火燄裏你衲僧不得動著代云與般繩墨
或云火待日熱風待月涼北斗南星句不要你道留與後人貶剝代云一言巳出駟馬難追
上堂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圝頭甚要古人道了也因什麽知而故犯代云爭奈轉多問僧我道轉多你作麽生僧云某甲不會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

或云本分事道我知有將錯就錯甚人承當代云不惜眉毛者
或云年來一度春也畢竟事作麼生代云藏身露影
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德山不在付與黃蘗代云洗脚上船復問僧云我恁麼道正是時人窠窟趙州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你何不救取僧無語師云雪峯道底
上堂云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直得出門相接為什麼土曠人稀代云和尚年老
或云放憨道著藥忌郎不管你死中得活致將一問來代云暑無些子
上堂云遠則照近則明你會也笠子拄杖拈放一邊入水見長人作麼生辯代云平出
或云因一事長一智針筒藥袋不得失却如履輕氷道將一句來代云以己妨人又云會則事同一家且放你過不會則東西南北付與驢年代云一日便頭白
或云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第三第四不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若道只恁麼代云苦哉佛陀耶
有時云什麼劫中無祖佛你不著便猶可代云解笑

底亦少或云朝堂門下難舉令雲門道底不要代云但咳嗽一聲
一日云謀臣猛將用不著到郎不點是什麼人代云不犯之令
上堂云若道得隔身句知你是箇了事人忽若總道不得我也知你親代云猛虎不食其子
一日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上將來也三軍在什麼處代云退後退後
或云閫內者不出閫外者不入將相雙行句作麼生道代云弔民伐罪
因普請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茶園裏有玄沙見底還見麼代但指露柱云和尚問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師云人摘茶茶摘人不問你無底籃子重多少代云慣得其便又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一日云佛法不用學觸目皆成滯百成既未遊樓閣門長閉勸君廻首看請下一轉語自云莫辜負人好
一日問僧南泉斬猫兒你作麼生會云有什麼難師云作麼生無語代云一刀兩段

一日遊園次問僧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明得箇什麼邊事僧無對代云平出

一日請益退侍者問訊云和尚不易師云有什麼不易無對師代云法堂上寸草不生僧便禮拜師云若不是我

師一日問僧諸方道不得底句你作麼生道僧云天平地平云恁麼則王老師不如你僧無語師云只道得一半

師一日見僧來師云是什麼物與麼來僧云口痛秖對和尚不得師云鼻孔吩僧無語師云黃連未是苦

師一日見二僧來拈起拄杖云與你二人分取僧云只恐和尚不平第一僧云那上座先到雪竇師云有功者賞

師一日見二化主城中歸問云你憑箇什麼入城教化衆生僧云雖有好心且無好報第二僧云禍不入慎家之門師云近火先燋

師一日晚參問僧是什麼時候也僧應諾師便喝僧云和尚何不領話師云日勢稍晚

師一日見僧來拈起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爲什麼棒上不成龍僧云三十年後恐辜負和尚師放下拄杖云吽吽

師一日問僧你見雪竇後錄未僧云見了師云向甚處見我僧云也知和尚是川中人師將拄杖打一下云夢見

師一日見僧出歸師云鬧市裏還見天子麼僧無語師代云非但又云苦哉佛陀

一日十數僧侍立次師云佛法無人說雖慧不能了復問僧還有無師自悟底麼衆無語師云負命者上鉤

師因在莊數僧侍立次師問云維摩老云步步是道

場這裏何似山裏衆下語師皆不諾師代云只恐和尚不肯

師一日問僧你作箇什麼來僧云合靈寶丹來師云靈郎不問作麼生是寶僧云不敢秖對和尚師不肯自代云洎與和尚答話

師一日問僧你浴未僧云某甲此生不浴師云你不浴圖箇什麼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師云賊不打貧兒家

師一日同僧遊山次到開山和尚塔頭僧云見說開山便是黃巢師云黃巢是草頭天子爲什麼却作住

山人僧云忌辰也好與他設齋師不肯自代云賞不
避仇讐
師一日同三五僧看種田師云靈苗無根作麼生種
僧云明年更有新條在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僧便
問師云分付田舍奴
師一日出城見下院山主師云既是山主爲什麼却
在城中山主無語師自云負命者上鉤來
師一日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
作什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師一日燒亾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僧云將得來

師云弄假像眞
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云浴來師云三身中那一身
浴僧云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云飽叢林
師一日問僧你尋常爲什麼不上來僧云長上來只
是門閉師云爲什麼不入來僧云來也師云賊過後
張弓
師一日爲首座寫眞師云既是首座爲什麼却有兩
箇首座云爭之不足師云你問我我與你道首座擬
問師云雪竇門下
宋太宗皇帝因事六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寺見僧

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
爲甚在卿手裏師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是寡人
塔爲什麼卿作主代云盡國咸知
因僧燒却藏經朝見告乞宣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
爲什麼燒却代云陛下不急付囑
因帝夜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至曉宣問
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臥雲來帝曰朕聞臥雲深
處不朝天爲什麼却到這裏代云難逃至化

因僧朝見帝賜坐僧云陛下還記得麼帝云甚處相
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爲驗僧無
對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唐憲宗迎舍利見五色光百辟俱賀惟韓愈端立帝
問百僚皆賀卿爲甚不賀愈曰臣曾看經來佛光非
青黃赤白等相此是神龍荷助之光帝云作麼生是
佛光代云陛下高著天鑑
裴相公捧一尊佛像於黃檗前跪云請師安名檗云
裴休師代相公當時便喝
廣南劉王請雲門入內於今春殿坐次帝令鞠常侍

宣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甚年中得信道生師代
進語云猶帶酸澀在又代雲門云聖意難測又云諾
諾復宣問如何是禪云皇帝有勑臣僧對代進語云
錯又代雲門云念以臣僧年邁
龍光問僧名什麼云自觀光云自觀見什麼代云有
侯龍光
悟空禪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法華經空云有說法
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座主讚請甚人證明代
云私通車馬
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三步有

人問你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道代云疑殺天
下人
有老宿見官人手中執笏乃問在官人手中爲笏在
天子手中爲珪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代云弄巧成拙
四祖到牛頭後庵見虎便作怕勢牛頭云和尚猶有
這箇在祖云適來見什麼代云但亦作怕勢又代云
泊合放過
僧問惠濟古人道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如何是得坐
披衣濟云暢我平生代云諾諾
問投子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投子云打水

屑桶舀粥用杓代云爭得不問
玄沙見孚上座便云新到相看孚云已相見了也沙
云什麼劫中曾相見來孚云莫瞌睡別云這賊敗也
玄沙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沙云侍者關隔子門
汝作麼生出得地藏云喚什麼作門別云珍重便行
崇壽問僧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
云眼礙別云強將下無弱兵
保福在疾問僧我與你相識年深有何名方如藥相
救僧云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別云只恐難爲和
尚

有西天聲鳴三藏到王大王處王令玄沙驗過玄沙
以銅火筯擊鐵火爐問三藏云是什麼聲云銅鐵聲
沙云大王莫受外國人瞞師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
別三藏云莫瞞外國人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國師云最初是什
麼字座主云如是國師云是什麼別云以拄杖便打
陸郎中問仰山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仰山竪
拂子郎中便拜異時仰山却問郎中曾問不斷煩惱
而入涅槃老僧竪拂子郎中作麼生會陸云據其甲
見處入之一字也不用得仰山云入之一字不爲郎

中師云作麽生會云別陸云拂子到某甲手裏也又
別仰山後語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泉云
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麽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僧問雲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
槃門門云我道不得云和尚爲什麽道不得云你舉
話即得別云淺水無魚徒勞下釣
吳尚書訪睦州至門首便問三門俱開弟子從何門
而入睦召尚書尚書應諾睦云從信門而入別云客
是主人相師

南泉遷化陸亘大夫到院主云大夫何不哭大夫云
道得即哭長慶代云合笑不合哭別云蒼天蒼天
雲巖遷化時道吾問離却殼漏子了後向何處再得
相見巖云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喚侍者與我記
取這一問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
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別云吾不如汝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你道還信麽云和尚
言重爭得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別云侍者寮裏喫茶
去

麻谷持錫到國師處振錫而立國師云汝既如是何
用見吾谷又振錫一下別云泊不到此
妙濟於僧前書一字問云是什麽僧云不識濟云滿
口道着別云老僧罪過
僧問曹山淸稅孤貧請師拯濟山云稅闍梨應諾山
云淸源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霑唇別云稅闍梨應諾
是什麽心行
僧問玄覺先師舉不及處請和尚舉覺云聽者須是
奇人別云大衆看者一員禪客
石頭問讓大師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云子

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將來別云三十棒教誰喫
僧問玄沙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爲什麽不
會沙云用會作麽別云諸方即得我這裏不得
玄沙問南際云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麽生會際云
須知有不求知者別云雪峯門下幾箇如斯
法眼問百法座主云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
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麽生說箇兼舉有老宿
代云和尚喚什麽作法座別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
始得
睦州問座主講什麽經云涅槃經州云問大德一段

義得麼云問什麼義州以脚趯空吹一吹云箇是什麼義云經中無此義州云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力士揭石義麼老宿代云和尚瞞某甲瞞大衆別云和尚慣得其便

雲門示衆云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喫貴得天下太平法眼云雲門氣勢甚大要且無佛法道理老宿代云將謂無人證明別云鉤在不疑之地

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坐次洞山點茶來欽山閉眼洞

云什麼處去來欽山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老宿代云大有人恁麼會別云當時但指巖頭雪峯云與者兩箇瞌睡漢茶喫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云新羅門云將甚麼過海云草賊大敗門云你爲什麼在我手裏僧云恰是別云嘘嘘

雲門到洞巖得數日上叅恰見巖下來巖問什麼處去云親近去巖云亂走作什麼云暫時不在巖云什麼處去來別云好與三十棒

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無對却問僧僧提起衲衣云者箇在府下鋪平云用多少帛子別云蝦跳不出斗

雲門問曹山客客爲什麼不知有山云只爲客客所以不知有別云達磨來也

雪峯在國清拈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你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別云只恐鈍置和尚峯當時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別云草賊敗也

道吾見雲巖掃地問云太驅驅生巖云須知有不驅

驅者吾云恁麼有第二月也別云洎合放過

清峯辭雪峯問甚處去清峯云識得者漢即知去處雪云你是了事人亂走作什麼別云西天斬頭截臂清風當時云和尚莫塗汙人好雪云我即塗汙你你道古人吹布毛作麼生清峯云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雪峯休去師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韶山勘僧云莫便是多口白頭因云不敢韶云多少口云徧身是韶云大小二事向甚處出云韶山口裏別云從來疑著韶山

保福到庵主處茶話次庵主云有僧問某甲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某豎起拂子不知得不得福云某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八讚歎此事如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毫不直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讚毀不同庵主云適來出自偶爾有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師都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

石頭大師叅同契

予嘗覽斯作頗見開士皆擿辭肇極成賛厥道因亦隨興以擬之匪求蝕木於文也噫先覺洪規可洞照遐古豈復情謂逾越於其間哉蓋往往學者抑問勉

意不獲而已其或金沙混流淘之汰之固必存彼匠手明矣

竺土大仙心(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借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款歛)靈源明皎潔(無掌呵呵)枝派闇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元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箇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像(豈非開眸)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闇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掛壁)四大性自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日風動搖(春水自消)水濕地堅固(從可至春)眼色耳音聲(海晏河清)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然於一一

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能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闇(必可明)勿以闇相遇(明還半觀)當闇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覩(無異說)明闇各相對(若爲分)比如前後步(不如此)萬物自有功(直爾寧止)當言用及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兆)勿自立規矩(突出難弁)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非明明也)不進步非近遠(明彌高)迷隔山河爾(和彌寡)謹白叅玄(必悶惡)人(闇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

眞讃

禪定大師

虛凝不器有象殊域伊何逞流卓爾原極鷲峯崔嵬蟾輪乍回列刹望重勞生眼開開也誰覩迅振高古或葉或華自三自五天子褒稱兮禪定師而今而後兮香風吹

集賢殿學士曾侯

天石麟豈輕獻日角月角藏億萬當年文陣獲全功不奪龍頭幾人愁

若氷大師

氷之有光非珠澄徹山之有光非玉凝潔若氷大師殊彼清絕殊兮必羣絕兮可覩一字根極三千頁任

乍曰義龍或稱律虎相對風規分不分金田獨步君看取

清照大師

巨海秋碧鼇峯晝寒巧出匠手依依對看寶几乍凭華巾非結以談續談話月指月古今今兮請試甄別

恭首座

道離微兮誰與隣貌古澹兮飛清塵巖檜蒼蒼經幾春乳竇堂中第一人

禪徒寫予幻質復請爲讚辭曰

祖佛慫兮非其師叢林嗜兮誰相資氷枯雪殘深索索水冷雲澹空纍纍寶聖錯僧繇知人間天上爭奈伊

周生強圖夢身予亦不能伏筆

上下三指彼此七馬拈華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傍觀者咄者枯桥遠生爪葛來自三川欺乎兩浙指鹿爲馬將日作月罪兮彌天焉可分說

廣慧禪師

寥寥雄機落落虛宇本之不兆傳之奚取取旣有規規還倫古凝明孤寬逕應萬端海蚌光絕天珠影殘南來北來玄眸可觀

安巖山照禪師并序

愚昔遊漢水泝盧嶽率訪叢室襲禪家流偕象馬蹤跡至於心口憤悱品藻當代誠難其師然非遷謫方來且指掌輪握何取豈斯欵陪老作覩繪眞相古之今之歎恨亾矣高深莫究其極明晦靡盡其際故時欽依乃勉抉稱詠庶文外之士道存而同歸者也

覺雄慧燈記歆光滅光聯不已龍昌遠絕善續者誰梅峯之師化偃二浙聲流四維大名無當高讓太白韜晦殊運虛明曠索歸休安巖寒籠孛杉我笑方外

華非類郢工筆狂梵儀頓舉肩雲頂緣秋蟾夜渚靜應南軒兮相對時空生未解兮聞斯語開眸凝瞻迅雷不及掩耳

明覺禪師瀑泉集卷第四

音釋

捃舉縕切拾也　潰胡對切散也　餿色求切飯壞也　蹴子六切踏也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四　計七千三百六十个
該銀三兩三錢一分三厘　武塘釋智心對
崇禎甲戌仲秋般若堂識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叅學小師文政編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眞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峯雪竇或先德言句淵密師因而頌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緝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于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聞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懇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机輒述序引用

識歲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文政謹序

偈頌

送寶相長老并序

大師歡禪德將赴丹丘辟命光闡宗乘蓋時應必行固不可抑留者也且撫會之作肇曠絕之道雖一凝一流一彼一此又何間然率織蕪辭以代贐別

輿域靈區存物外獨標台嶺爲絕槩掩勝潛奇列作屏堆青寫碧滐如黛形霞暖影生巖壁香桂茂陰籠蘚石赤松子也浪虛閑白道猷兮大輕擲曹溪有叟歸其中風從虎兮雲從龍乘與正值二三月坐斷還依千萬峯華飛飛日遲遲清飈飀飀吹無時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窺來須得乾坤眼照古騰今謂非間若能此去副全提開發人天有何限

送法海長老

常愛裴相國式芳塵斷際高風慕要倫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常愛李相國忝列星藥嶠深源宅性靈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細想當時二台輔出鎮藩維訪諸祖寥寥浮幻輕百年落落宏規照千古今聞仙都賢太守入政褰帷聲浩浩英佐一一分化條文經武緯亦難討遠遠殘由飛乳

峯還開士兮恢吾宗覩夜光非震滄海聆正音豈玩焦桐徒誇麟龍自西自東應拼罔象得象必須覺雄讓雄今既塞請還也奇別茲茲普熱紛紛下雪倒流四河截發枯栟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黃頭碧眼知未知去去憑誰繼清絕

送文政禪者

古有焦桐音聽寡不在彈古有陽春曲和寡不在言言兮牙齒寒未極離微根彈兮歲月闌未盡昇沉源少林幾坐華木落庾嶺獨行天地寬因笑仲尼溫伯雪傾蓋同途不同轍麟兮鳳兮安可論許兮巢兮復

何說秋光澄澄蟾印水秋風蕭蕭葉初隊送君高蹈
誰不知如日不知則爲貴

送昭敏首座

君不見鷲峯勝集百萬菘菘等閑過壞衲之外皆淸
懂君又不見熊嶺孤運歲月索索艱難生深雪之中
有一箇宛轉流落千餘年危分嶮布空平闕辯龍蛇
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機不全石牕四顧滄溟窄寥寥
不許白雲白掣斷金鎖天麒麟高擧鐵鞭擊三百猶
輕舍爭知也別有七星光鬪射風前把欲贈行人將
報不平繞天下

送知白禪者

松不直棘不曲誰笑卞和三獻玉經天緯地太無端
邁古超今亦輕觸靡覊束何必云素範還還眞規復
復栴檀葉落香風淸千里萬里長相逐

送勝因長老

黃梅散席三百載續燄聯芳事空在宗兮派兮生異
端華兮葉兮太煩碎韶陽間出多慷慨權要雄雄曾
絕待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剪却令人愛近還有箇
披老衲楚甸橫身風颸颸鐵作一尋非等閑壁立千
仞須攉蹈報君知江南江北徒纍纍黿鼉轉海運兮纖

鱗片甲雷奔電驅兮寸毫尺氂斯言勿謂存規矩乎
不留兮險非取周行獨立如便休誰振宏綱照千古

送重部禪者

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休乍作枯荄離離
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亦危一華開五葉兮不相
似獨孤明兮還自知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爲

送僧歸靈隱 因號白雲無羈

白雲無羈冷淡淸奇雪格未可鶴態還卑垂天沃日
兮似結不結爲雨從龍兮後期必期噫悠悠忽爾春
風吹南北東西唯我知誰知菡萏峯前布影時

送僧之石梁

萬卉流芳不知春力巖畔澗底感紅皺碧乘輿復誰
同孤蹤遠讐敵君不見五百聖者導雄機靈峯晦育
深無極寒山老寒山老隨沉跡迢迢此去須尋覓華
落華開獨望時記取白雲抱幽石

送師旻禪者

深巖寂寂披蘭芷碧霧紅霞映流水空生別我期未
期絕域殊方擬輕擬甚笑歸嶺南奔馳何鄙彼危急
亂抛下盡云提不起伊于本自不將來相送奚憑掛
唇齒旻禪客旻禪客師子子應須落落存終始君不

覓古人有言兮撲碎驪龍明月珠大丈夫到如此行
行不用頻彈指

寄白雲長老

八紘雲靜明寥泬夜永松堂對寒月凋殘片葉墜虛
庭冷寂何人立深雪因憶錢唐部禪者十載巖栖曾
未下分飛誰謂絕相同遠念冥冥欲奚寫忽聞赴請
之仙都聲光藹藹登清途孰云天驥驟方外自笑大
鵬離海隅乾坤窄乾坤窄湛盧潛射斗牛白茲茲無
限未歸人到必爲時除點額

送智遷首座

雲蘿杳杳藏巖曲碧疊清飛冷相促瘦藤輕衲休便
休短餞殘芳續何續禪家本自冥羇絆洲渚園林曾
不憚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君看取君
看取市地茲茲有誰舉鈍醜頻磨如未回爲吾深憶
盧公語

送善暹首座

名之居實之帝深兮固兮宛相繼古之名也在希聲
今之實也同浮瞖于州吾卷之流也是驅弈馳護無
眼歸去來兮歸不歸到頭未出冥冥者吾徒孰謂標
奇絕動靜憑君試甄別葉零零兮秋暮半凋華片片

兮春暖齊發暹禪老暹禪老意曾高曠拼沽待忽致
譏褒天人列請兮屢輕笑祖佛位卑兮還擬逃我恐
逃之逃不得大方無外皆充塞茲茲擾擾知何極八
面香風惹衣裓

送僧

吳山碧楚江碧吳楚悠悠與何極一尋寒木自爲隣
三事秋雲更誰識乾坤不是無知已玉石休云辯眞
僞待時沽譽漫淪生晦跡韜光亦何意春風急春風
急八駿奔馳追不及南北東西把定時爲君直上孤
峯立 觀氣分枝并獨古有誠之言也

頌藥山師子話送僧

尼怱金毛師子子栴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
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問三千
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 咄

送秀大師

巖寶宵寒擁山帔月高古木霜禽聽西庵禪者來扣
門別我凌晨下層翠欲留不可留寫意不及意屈眴
迢迢安足云華偈聯聯太容易君不見劉陽叟絕希
冀送人只道無他事行會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
天地

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巨野宵征苦相訪巖房杳杳淩寒空氷霜落落分譚叢誰云百城況古月自笑八面生淸風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畧輕㨿

送遠塵禪者

衲卷殘雲風高絕鄰倚天照雪堪抗要津八紘極目兮春山若黛九野縱步兮汀草如茵三十四老未輕識凛然方外笑相親

送德隆山主

霜葉凋殘巖風凛寒彼之禪老忽下崇巒衲有雲兮曾卷未卷琴無絃兮解彈不彈迢迢旣行宜聽斯語明闇路岐生死洲渚而今而後知不知頹綱委地憑誰舉

送澄禪者

春色依依蘘爾原草春風浩浩拂我總幐念此分飛贈無瓊玖片片亂飄巖上梅條條縱舞溪邊柳澄禪聽斯言古也今也行路難知之者石火星流未急不知者龍驤步驟曾寬看看孰云平地起波瀾

送惠儔禪者

少林風規何大瀟灑籠古罩今䏶眞覘假誰云發機射虎自笑品類觀馬劒客茲茲不要呈龍人往往須擒下儔禪儔禪崢嶸象駕

送惠文禪者

正法眼絕塵沙二三四七水月空華千燈續燄曾間五葉分披未葩君不見卷蓆百丈掩耳丹霞龍行虎步爭孤立盡同雲雨去無涯文禪文禪騰䔍吾家

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鼇釣鯨

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兮聖不慕他靈不在巳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送淸演禪者

我年老大心力衰微贈別無語冥同振飛因思古之送人有言吾不知其殊途同歸獨愛新豐曲騰淸輝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春色共依依

送繼寶禪者

寶非寶日杲杲上上機無處討赤水求來何太枉荊山覓得苦相惱不惱不枉排夜光險惡道中爲津梁

送小師元楚

道之冥機一何相守汝競光陰我親蒲柳毋厚弁之
奪席毋薄愚之誦箒深思彼伐木丁丁之聲照古照
今兮宜善求友

送清果禪者

春雨濛濛春風颸颸動兮靜兮匪待時出雲霞閑澹
作性金鐵冷落爲骨知我者謂我高蹈世表不知我
者謂我下視塵寰道從隨方情融霽鎖紫栗一尋青
山萬朶行思古人之言無可不可南北東西但唯
我

酬行菴長老

黃金爲骨松爲姿道高曾鄙天人師有言遺我千古
音無人知石虎吞却木羊兒

至人不器

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爍玄微重關曾
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兎乍圓乍闕金烏似飛不飛盧
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

因事示衆

石本落落玉自碌碌古之今之一何誓速師子不咬
麒麟猛虎不食伏肉君不見洞庭孤島煙浪深木馬
追風有人識

日暮遊東澗五首

極目生晩照溪雲偶成朶大朴曾未分青山自唯我
極目生晩照遠樹籠微陰誰知清淺流別有滄海深
極目生晩照幽情眷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秋江起
極目生晩照步影何遲遲歸禽古木中相對頻相窺
極目生晩照蓬萊匪仙境釣得十二鼇重來謝孤影

思歸引三首

一住翠峯頂兩見溪草綠不知朝市間幾番生榮辱
蕭條巖上雲冷淡水邊竹報誰歸去來向此空踟躅
常憶在廬山隨時寄瓶錫五百與一千聚頭同遣日

猿攀影未回鶴望情還失教他王老師癡鈍無處覓
時雨灑如膏萬卉皆滋益枯根甘自休也似春無力
耕夫曉尚眠蠶婦夜多息從茲家業荒共落風塵跡

送蘊歡禪者西上

金闕路曾遥行行值開泰石房雲未閑杳杳若相待
高蹤逾履水何人不傾蓋早晩承帝恩再卜林泉會

送僧

春雲情既高片段飛虛碧去留機未消今古望還積
澄澄天影回杳杳地形直別夜共相思誰栖此泉石

法爾不爾

夏雲多奇峯乾城冷相映借問諸禪僧那箇堪憑定
乾城高鎖日夏雲欲爲雨若謂非全功子細看䂓矩

送諸方化主

空巖暖律回極目望還普數點方外雲幾處人間雨
寥寥滄海月依依少林祖去必示勞生淸風立千古
劉禹端公問雲居雨從何來東平問官人風作何色
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
誰遭點額
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稜稜
南方未回

送僧

松風淸未休水月淡相對去來非等閑必許孤雲會

頌雲門九九八十一 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共
知一毛師子衆毛畢
九九八十一大勳不豎賞若謂無諳訛金剛曾合掌

烏龍和尚

空巖淸夜坐蘚徑積深雪瞑目思古人徹曙落殘月
童敲石磬寒猿掛枯枝折杳杳無限情分明向誰說

秋日送僧

遼鴈影邪寒蟬聲速乘時兮流遂別巖谷林驚一葉
兮微風觸袖水肅百川兮片月在目因憶象骨老師
曾送人行不謂抽金鏃

早叅示衆

曉天雲靜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
知無限平人遭點額

春風辭寄武威石祕校

春風何蕭蕭和雨復兼雪折華功未深偃草勢曾烈
毗城癡愛老怯寒對淸挹襄巖影響士難御同孤劣
毿峯人不來柴門亦休閉松頭栗鼠下時把藤牀嚙

庭際霜禽歸屢啄苔錢闕一旦春風息暖日生林樾
幽徑磐石上拄筇行且歇無絃兮莫彈有語兮存古
冷落流水聲古之若爲說凋殘早梅樹今之若爲別
俯仰身力輕翻憶春風切爲吾吹却塵欲罷分岐轍
爲吾吹却雲欲問遼空月不知天地間堪爲誰交結

送百丈專使

大雄孤頂曾遐舉徧索諸方誰敢拒乳竇峯前捋虎
鬚再得完全又歸去

送淸素禪者之金華

古策風高鯨浪潤春雲片段分淸絕金盆後夜孤頂

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擬寒山送僧

擇木有靈禽寒空寄羽翼不止蓬萊山冥冥去何極

送如香大師

栴檀葉落雨初歇天外風清亦何別後夜蓮城溪月寒孤光誰共倚寥泬

寄于秘丞二首

石徑通巖賓引步藏欹側蓬萊人不來掃盡蒼苔色

飛瀑千萬層五月狀氷雪將期雲霧開永夜對孤月

再成古詩

霜華一鏑中玉童摘未摘斯言如不聞千古動愁色

因憶商山吟在烏不在白

答當生不生

咄咄休强名芻狗亦爲累寂寥金粟身曾未求諸已

戲寄安巖呈雙溪大師

陜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黑白不分辯香臭

疏黑白無從

天地不仁萬化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笋髮兮髮兮黑白是準

暮冬感懷寄瑞巖禪師

雪水繞松蓋遲遲結清淺病眼時懶開幽情況難遣故人久相別飛文屢慚靦仰謝十二峯分照月如翦

送知久禪者

霜竹凝寒携九節銅瓶浪鎖千溪月天上人間不自知行行誰共分清絶

送慶顏禪者

巖桂風清香露滴定起高秋映虛碧斷雲不是歸帝鄉飛落人間有誰識

春日懷古四首

門外春將半巖氷暖有聲玄沙曾未到虛得偃溪名

門外春將半青青野色分桃華開欲盡無處覓靈雲

門外春將半羣芳鬬盛時鄰家有庭栢諸祖共相知

門外春將半幽禽語共新寶陀巖上客應笑未歸人

送僧之金陵

勝遊生未跡杳自仰時羣卷衲消寒木揚帆寄斷雲曙煙華外汲午磬浪邊聞別後石城月依依遠共分

送僧

知方流古意雲樹別諸鄰月不澄微水山應立是塵靜空孤鶚遠高梛一蟬新欲究勞生問歸思莫厭頻

千里不來

不見古君子因循又隔秋浮生多自擲好事更誰留
碧巘高沉月寒雲靜鎖樓宗雷何處是白鳥下汀洲

僧歸雪上

海國浮輕檝悠悠興未闌草隨春岸綠風倚夜濤寒
沙鷺宜相狎霜蟾望更寬河聲西聽日誰得共雲端

春晴野步

乘興攜多士遲遲傍水濆春山不在目啼鳥共誰聞
片石寒籠蘚殘華冷襯雲只應融老輩庵際境猶分

賦瑞雪送穆大師

五六皆名出飄華獨見稀若教同一色還似負羣機
玉馬猶空說銅駝轉更非爭如千萬里相對共依依

送鐵佛專使

荷策來尋我泛舟思舊山不知何處月相照在深灣
風助秋濤急雲兼野樹閑到時如請益先憶趙州關

同于祕丞賦瀑泉

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鄰衆目聲合讓孤清
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泛天漢問歸程

送簡能禪者歸仙都

荷策下丹嶂紛紛雪正飛浮生誰未到舊國自重歸

雲背猿聲斷天遥鶚影微蓮城古風月又得振清機

天竺送僧

雪霽蓮峯頂孤禪起石牀向時機自絕異域路空長
啼狖銜寒影歸鴻見斷行後期無定跡煙水共茫茫

寄石祕校

重林冥坐久引望復遲遲煩暑未消日涼風來幾時
天雲飛積火巖溜散垂絲欲擬相尋去浮生已共知

因事示衆

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璧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清涵鯨海寬冷射蟾輪窄今朝呈似看請道末後句

靜而善應二首

覿面相見不在多端龍蛇易辯衲子難瞞金槌影動
寶劒光寒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對揚殊特本同參誰自遼空強指南今古不存師弟
子一輪秋月印寒潭

自誨

麟龍不爲瑞草木生光輝三尺一丈六且同携手歸
慚爾懲世師巍巍何巍巍

宗門三印三首

印空印水印泥炳然字義還迷黃頭大士不識敢問

誰得親提

印泥印空印水帀地寒濤競起其中無限鱗龍幾處爭求出背

印水印泥印空衲子不辯西東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

華轍二門 四首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

德雲閑古錐幾下妙峯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塡井

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

宛轉復宛轉眞金休百鍊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

擬弋者慕

翠羽立高枝危巢對落暉碧潭千萬丈直下取魚歸

透法身句 二首

滌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靈隱小叅

六合茫茫竟不知靈山經夏是便宜虛堂夜靜無餘事留得禪僧立片時

因雪示衆

清光歛月不相饒堆積虛庭卒未消爲瑞爲祥也難得不知誰解立齊腰

祕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藿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保福四謾人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靈雲和尚

本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叅諸祖客不知何處見桃華

僧問緣生義

義列緣生笑未聞說是布鼓向雷門金剛鐵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

名實無當

玉轉珠回祖佛言精通猶是汙心田老盧只解長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

迷悟相返

霏霏梅雨灑危層五月山房冷似氷莫謂乾坤乖大

信未明心地是炎蒸

道貴如愚

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
坐惹得天華動地來

大功不宰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
過不知誰是到庵人

晦跡自貽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
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五老師子

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何必競時流天教生在千峯
上不得雲擎也出頭

與時寡合

居士門高謂未期閑限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
頃月在清波說向誰

宜兼山主赴鄞城命

休向千峯過好時白雲高臥趣還卑塗中無限未歸
客不待相依更待誰

庭前栢樹子 二首

七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指庭
栢却令天下動干戈

千聖靈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璧秦主相如總喪身

贈琴僧

太古清音發指端月當松頂夜堂寒悲風流水多嗚
咽不聽希聲不用彈

送僧

帆掛澄江雨霽時綠鋪春岸草離離定乾坤句輕相
送逢著知音舉向伊

送僧之婺城 二首

孤雲徒自類行蹤高指金華思不窮日暮輕帆映秋
色沙禽啼斷一江風

婺溪煙景稱生涯輕泛蘭舟意未賒入詠清風好相
繼碧雲流水是詩家

送文用庵主歸舊隱

太白峯前舊隱基杉松寒翠滴無時經年拋却又歸
去再聽巖猿只自知

送顯冲禪者之雪上覲兄著作

選佛選官應在我難兄難弟不唯他汀華岸草芳菲

日遠遠清風爭奈何

送寶月禪者之天台

春風吹斷海山雲別夜寥寥絶四鄰月在石橋更無月不知誰是月邊人

玄沙和尚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得夜來依舊宿蘆華

偶作

拾翠尋芳列夜燈蘆芽穿膝笑無能飛泉冷淡與誰聽空落斷崖千萬層

送僧

路岐長草帶青青雲片相兼野思生多謝春風莫吹散等閑爲蓋贈君行

送純禪者

莎蘿雨滴蒼苔痕前峯後峯啼斷猿携笻別我下層翠何處靜敲仁者門

和碩書記見寄

古松吟繞石磷磷湯惠休辭豈易聞紅葉寫成藏不得暮風吹斷碧溪雲

送允誠侍者

飛泉列岫壓窮野冷碧寒青光鬪射片雲片石何太高爲誰留在長松下

送僧

古藤枝寒索索方倚䇿又拈却海闊天遥非等閑風前曾共孤雲約

送清禪者

瘦藤春雲深天涯去無侶時笑野泉聲似共流鶯語落落風規今古情相逢會有知音舉

辭于祕丞

永夜潛思槁木身蓬仙門館漸經旬雖干淸政爲高客爭奈白雲無主人巖瀉瀑泉機未息雨零寒葉夢猶頻此時賢宰容歸去古像焚檀祝有因

送僧

涼飇新葉墜巖陰禪起高秋別翠岑孤月冷光淸有興斷雲閑影合無心瓶分吳浪情何極鉢化膺門道更深好是却廻舊房日倚欄同看橘鋪金

往復無間 十二首

平旦寅朕兆之前已喪眞老胡鶴樹漸開口猶舉雙趺誑後人

日出卯萬國香華競頭走邯鄲學步笑傍觀豈知凶

禍逐其後
食時辰大嚮邪堪列主賓維摩香飯本非設怪他鷲
鷲獨生瞋
禺中巳荊棘園林徧大地南北東西卒未休金剛斂
復從何起
日南午寥廓騰輝示天鼓鬱頭藍已定全身何假周
行誇七步
日昳未碧眼胡來欺漢地九年討較不能成剛有癡
人求斷臂
晡時申急急逃生路上人草鞋踏盡家鄉遠頂罩燒

鍾一萬斤
日入酉室內覆盆且依舊塵塵彼彼丈夫兒井中之
物同哮吼
黃昏戌寰中不礙平人出尾礫光生珠玉鬧將軍豈
用驅邊卒
人定亥六合茲茲誰不在長空有月自尋常霧起雲
騰也奇怪
半夜子樵唱漁歌聲未已兩華徒說問空生高枕千
門聽方美
鷄鳴丑貴賤尊卑各相守忙者忙兮閑者閑古今休

論自長久
送僧
巖泉高鎖黃金宅衲卷秋雲古標格離歌誰贈欲行
人徧界同爲一宿客春色依依日杲杲南北東西好
看好鬧市揚笑嬌尸迦草頭青點俱胝老阿呵呵人
間天上不知他攛竭節有頂門眼歸去淸風拂薜蘿
寄李都尉
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粟李居
士端坐重城笑老盧 咄
寄池陽曾學士

山萬重兮水萬枝堆青流碧冷便宜算來免得生涯
恨不在詩情在祖師
寄四明使君沈祠部 二首
露晃民謠物物成江山千里古風淸曹溪客是無機
者日在深雲聽頌聲
蒼蒼德也亦如斯政化全歸副倚毗十萬人家寫春
色不知誰解立生祠
寄內侍太保 二首
千尺巖泉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淸蒲團時倚無他
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薙龕韡室卿猿猱怨捧綸言掛紫袍恩大不知何以
報五雲天上望空勞

寄曹都護

故國休言萬里程爲官爲釋且分明道存不必曾傾
蓋俱有清風帀地生

送僧

虎角深藏不待時全機曾許雪林知如今百越括來
也草偃風行是信旗

寄靈隱惠明禪師 二首

千峯影裏棄初躅極望還將欵寂寥也謂毫端不相

隔秋雲秋水奈遙遙
海嶠生片雲有時忽如蓋不掛飛來峯悠悠擬何待

送益書記之雪水

白蘋汀是舊家鄉歸與蘭舟泛漱葓日暮沙禽啼欲
斷不知誰在碧雲房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五

音釋

娓䫌 娓音尾䫌音亡 祴古得切 毳充芮切 樾王月切 覗也典切 檝即涉切與楫同 狖余救切獸名 糲郎達切

嘉興楞嚴寺經坊餘貲刻此 明覺禪師語錄卷第五 七千二百五十 銀三兩二錢八分
崇禎甲戌仲冬般若堂識 刺溪釋實見對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參學小師文政編

三寶讚 幷序

予天禧中寓跡靈隱與寶眞禪者爲友或遊或處固
以道義相揖投報相襲冷冷然自樂天常之性也一
日眞公謂予曰愚近偶作三寶讚三十韻宜請賡唱
因披閱加歎率爾而繼之類蝕木也俄屬分飛吳楚
將二十載殊不復記憶眞公不以事曠誠隔遠遠附
僧如衍而至再窺荒斐愧慙多集且大聖人之立言
也必㫖虛必實與使文外之士同振古風垂千萬世

又焉知來者及之不及道在其中也斯之讚辭曾不
沽不待但遐仰覺皇宗致禪徒告而行之得不曲爲
序引

佛寶

甘蔗流苗應剎塵覺場高發利生因紫金蓮捧千輪
足白玉毫飛萬德身孤立大方齊定慧等觀含類捨
怨親挨星相好中天王帀地名聞出世人螺髮右旋
仙島碧月眉斜印海門新鸞翔鳳舞非殊品象轉龍
蟠絕比倫瓔珞聚中騰瑞色旃檀影裏奪芳春慈儀
戀望知何極梵德言辭莫可陳日宇杳分無量義頂

珠常照百由旬雙林孰謂歸圓寂坐斷乾坤日見眞

法寶

後得智生功德聚大悲留演潤含魚貫華雖自科千品標月還歸理一如過量劫應期廣布剎那心合未悟青四衢道内抛紅燄五欲波中綻白蓮排斥衆魔登壽域引携諸子上安車義天星象熒熒也辭海波瀾浩浩歟遊背此恩難拯拔遭逢末世皆蹤跡聞來中偽須相數借去全身莫共居飛辯恨曾虧激問顧幽欣且免長嘘生生頂奉輝心鏡廓照塵勞信有餘

僧寶

方袍圓頂義何宜續燄千燈豈小緣華雨座前猶滯相虎馴庵畔尚稽詮巖棲塚宿難依望鶴貌雲心迥灑然寶杖夜鳴寒嶠月銅瓶秋漱碧潭煙名標練若澄蹤跡念昏衢警睡眠林下稚爲方外客人間堪作火中蓮情高不是超三際道在非同入四禪浮世他誰知逝水深峰甘自聽飛泉苾芻草馥僧祇後玳到孟傳古佛先珍重覺皇有眞子坤維高步列金田

夏寄辯禪者山房

枕簟雲作屏必固黃金宅軒聰月爲晝豈止虛生白麟龍愧頭角鵰鶚慚羽翮庶擬羣類心在寬如在窄

和錢太博見寄覓山藥 一首

文柄誰持合自持憂民風槩乍淸羸禪林草藥如爲效願見皇家急詔時

聖君鴻業在扶持日角龍章固不羸摛藻玉堂歸未晩百華開赴御筵時

送錢太博應賢良選

賢才當召試彪炳對吾君千古不遺恨八元應上文岸花明列旆天籟拂微雲後夜觀乖象中台位已分

答天童新和尚

中峯深且寒欵接海邊島松凋不死枝華折未萌草

飛瀑吼蛟宮幽徑分烏道伊余空寂徒浮光寄枯槁寘遊天地間誰兮可尋討孤立雲霞外誰兮可長保茲來仁者來還稱太白老何策扣巖扃重席展懷抱示我商頌淸休誇郢歌好報投慚抒辭難以論嘉藻

和頌

玲瓏巖古寺冠乎明越境海眼通洌泉天心聳危嶺嘗遊興未闌遐想神忽凝彼士眞覺雄相鄰不孤迥吾愛濟橫流孰云煩慮屏吾愛整頹綱豈止浮根靜棲梧瑞九苞追風駿十影顧我不爭衡與誰閑鬪茗乘時旣磊落照世非昏暝佇爲王者師三千繞摩頂

贈別太臻禪者

武陵山水何祕邃元化功兮不容易壇曾善卷鞱能光洞亦桃華副麟趾仍思昔日吾祖浩浩提綱宗消息曠斷寰宇空又聞高大舜讓公㷀祥瑞刧生蘆葦叢人由境兮冥道德境有人兮分玉石臻禪本自偃殊方忽向其中誕孤跡迢迢海甸來尋我一十二年同參坐羽翼摶風兮是時拂盡天雲乃飛過

雲門侶宇

百草頭何太極重與禪徒下錐刺雲門侶宇好叅詳雪峯輥毬亦端的黛非青兮藍一色辰錦砂兮敢言

赤紫羅帳裏有真珠曹溪路上生荊棘還會麼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向當來問彌勒

僧問四賓主因而有頌頌之

如何是賓中賓云滿面埃塵又曰噫

頌

賓中之賓少喜多瞋丈夫壯志當付何人

如何是賓中主云兆分共五又曰引

頌

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

如何是主中賓云月帶重輪又曰收

頌

主中之賓温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

如何是主中主云大千捏聚又曰揭

頌

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劒倚天誰敢當禦

都頌

賓主分不分顚頂絕見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

令僧把衲

七八旣難直須教透來不在前去不在後麤細自看緊緩相就一日圓成呈似君想得諸方未知有

送知一入京兼簡清河從事

六月千江水似秋片帆高掛岸雲收行行莫謂朝天闕況倚文星在巨舟

送德珉山主

溪山春色映雲袍愛住隍城意轉高翻笑忘機自安者不能垂手入塵勞

送僧二首

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裏正啼鶯離亭不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

祖域高親日未央家林歸去意何長舊交不識初相

見曾振滄溟奪夜光

送崇巳闍棃歸天台

石橋雲濕冷相侵薜徑蘿龕入更深却羡褚節遠歸
去半千尊者是知音

送遼倍上人之會稽

百越江山冠九州如屏還媿謾相褒惠休此去多吟
賞贏得淸風價轉高

送僧 四首

乘與飛帆別翠峯水光春靜冷涵空到人若問曹溪
意只報廬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沙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立三千
容別起眉毛不在多

楠櫃林裏振金毛四顧淸風拂幾遭曾許全威作雲
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神寒誰問觀遊乳峯
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寄貝外黃君

碧岫層層列杳冥連漪環繞貢寒青朝藏未識古君
子空仰嘉聲過洞庭

送僧

五色祥麟白月輪乘時應不念離羣松根石上未歸
日誰看暮山飛斷雲

寄劉秀才

遠遠飛來一幅書愈風誠重復何如相逢相見未期
日日斷千山揷太虛

送僧

古之別今之別目對春江倚寥沉三樹兩樹啼斷猿
千峯萬峯落殘雪華濛濛雨濛濛坤維步步生淸風

聞百舌鳥送僧

僧來芳樹幾回飛煙露初晴又見伊巧語向人莫相

笑知音知後更誰知

送中座主入廣

船主船中寄惠持雲霞無跡共依依海山見說多嘉
賞莫便因循忘却歸

送隴西秀才入京

國器難藏孰可知携來靑劒莫遲遲明年桂籍登文
陣奪取龍頭更是誰

送僧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靜雲開見碧霄別後誰同此深
意只應孤月共寥寥

因仰山氣毬頌
四大假合非虛妄儱儱侗侗爲一相東西南北不相
知留與衲僧作榜樣
赴翠峯請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閑珍重導師并海
衆不勝依戀向靈山
送僧歸閩
雪老當年曾入嶺眞禪今日又思鄉孤帆隱隱曾唯
我月照夜濤空渺茫
送僧

春風颸颸華正飛紅霞碧霧籠高低越山日暮少林
客應聽子規深夜啼
寄陳悅秀才
水中得火旨何深握草由來不是金莫道莊生解齊
物幾人窮極到無心
寄錢塘觀音朋山主
遥念依依附書還同秋水淡相於中雲况是曾無
定幾掩寒蟾出太虛
送僧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沙汀草碧茸茸三千里外生靈

望猶倚寒藤振祖風
春日示衆二首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不用折幽鳥自銜來
門外春將半閑華處處開山童曾折後幽鳥不銜來
寄烏龍長老
雪帶烟雲冷不開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况是數千
里只聽嘉聲動地來
寄太平端和尚
千朶危峯沓靄間石房長帶瀑聲寒鳥啼華發尋常
事松本青青雪裏看

送僧
千峯雨雪時別我情何極不知天地間更有誰相識
因官人請陞座
曉天雲靜冷涵霜滿檻風清敵夜光莫謂座間人不
識孤明孤影射虛堂
因金鵝和尚語藥病
藥病相治見最難百重關鎖太無端金鵞道者來相
訪學海波瀾一夜乾
賦中雲鵠送僧
側翼雄飛天勢闊電閃星流太輕脫南北東西相對

看千里萬里阿喇喇

風旛競辯 二首

不是旛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不是風旛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懵懂痴禪和謾道玄玄爲獨脚

漁父

春光冉冉岸煙輕水面無風釣艇横千尺絲綸在方寸不知何處得鯤鯨

牧童

嘔啊唱與那鳴咿百草拈來鬪不知日晩騎牛未歸去指前坡笑又嘘嚱

送僧

野芳高下折寒梅極目參參鴈影回相別相逢竟何事一聲汀上發春雷

寄天童凝

半句抱疚阻春霖莎砌重重蘚暈侵曾約偕遊未能遂暮山空鎖碧雲深

送僧入城

老龍碧嶂月龍臺此去城中早晩回不爲佛光謁韓

愈問君何事出山來

病中寄諸化主

雪裏梅華見早春東西南北路行人不知何處圓蟾夜同念山頭老病身

和于祕丞見召之什 二首

民瘼求來吏放閑萬家深夜啟重關齋中既是清涼國應笑支公別買山

乖乖甘自養衰殘度歲無人到竹關何幸文星枉嘉什殷勤相喚出層山

和王殿直見寄 二首

華野非殊古所難得安閑處未爲安大方無外誰相到空笑重雲鎖碧巒

清風凜凜字人官堪對瀰天釋道安不日歸朝御鴛鷺也須音問寄層巒

送僧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新吟許誰約白蘋汀上月陵秋

送僧歸永嘉

韶石曾拔此性靈三年孤與急流爭永嘉舊隱今歸去堪聽海濤中夜聲

兎角拄杖

少室傳來兎角杖千聖護持爲頂相虎踞龍蟠勢未休雲影山形冷相向有時閑倚在虚空寥寥帀地凝秋霜有時大作師子吼德嶠臨濟何茲茲今日提來還不惜分明普示諸知識解拈天下任横行高振風規有何極

送從吉禪者

君不見行路難亦容易握草爲金不爲貴難曾平地湧波瀾易復到處列祥瑞堪笑堪悲能幾幾天上人間立高軌兄弟十字越參星一義同心淡秋水因憶

韶陽古風骨石火電光遲出沒隔身之句是程途扣問之間非窠窟殷勤報君君記取方外周遊看爪距虎狼叢不遇知音別起眉毛便歸去

寄承天長老

道義相忝復是誰巖房深夜思遲遲海山雲靜見孤月高照婆城人不知

送僧

古路枝分列洲渚綱兮領兮若爲舉病眼方開忽送人落華驚斷山禽語親禪客親禪客行復行獨步坤維消此情

送因大師

瘦藤清對紫方袍閑步坤維意轉高若到慎江人借問金輪王子是吾曹

送寶師弟

天倫曾重意難分爭奈孤蹤若斷雲去去休同亮禪者西山一入杳無聞

送新茶二首

元化功深陸羽知雨前微露見鎗旗收來獻佛餘堪惜不寄詩家復寄誰

乘春雀舌占高名龍麝相資笑解酲莫訝山家少爲

送鄭都官謂草中英

賦月生雲際送誠監寺

皎潔離雲鶴夢時孤光還與雪相宜金盆後夜重垂影拂盡天風不自知

送僧之金華兼簡周屯田

瘦藤輕屨蘚衣并路過危峯截杳冥若到金華拂雲霧不應容易見文星

送僧之永嘉

故園不是阻天涯華木光中見獨歸麼水鄞江人莫問月分春浪冷依依

寄送凝長老
德不孤兮必有鄰四明留住是因循如今高步錢塘
境只許靈山箇老人
放白鷴
朱頂高峩雪爲毛不近鸞凰意亦高放你雲林莫迴
首如今何處是仙曹
送禪人迴山
別我遊方意未論缾盂還喜到雲根舊巖房有安禪
石再折松枝拂蘚痕
送僧

七尺巖藤握便行舊山歸去幾多程相逢忽問迢迢
意應發春雷動地聲
送僧歸天童
峩峩太白峯倚翠列霄岸羨君乘興歸凭欄與誰看
和曾推官示嘉遁之什
少微星出古風還市地聲光不掩關三館峻遷同陌
路九華高臥足遂山巖莎步入祥麟穩海樹飛來白
鳳閑只恐致君休未得滿輪重到薛蘿間
經古堰偶作
出城四十里古堰若天外飛棹清淺中孤影自相對

謝張太保見訪
老病還同葉半凋經旬門掩夜蕭蕭海城都護曾垂
訪一片清風慰寂寥
送宗朴禪者
洞庭乳竇皆泉石抱疾何緣寄幽跡曾列迁機一二
三東山西嶺非相識屈指嚬眉不可尋雪飛雨散空
沉沉如今轉覺流年隔強把冥悰苦搜索縱止言欺
白雪辭寧忿笑與黃梅客朴禪者朴禪者珠[illegible]有光
慚照夜
送尚辭

浮屠之子履道爲貴天兮地兮何泰何否動無飾非
靜還離僞辭也云行後生可畏
歌寄留英禪德
當時臨濟辭黃檗或指河南或河北英禪此日下中
峯机案曾焚笑仍則九苞一角慚稱瑞尊月觀星亦
非意爭似韶陽振古風半途未肯還希冀歸去來歸
去來飛泉浩浩聲如雷
送小師元貢
愧爾求師爲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可擬乎飛辯月
照復流水斯意斯言兮如不忿行行颸颸兮步蘭芷

善應脉宗吾
不知也思之

送丈佶歸廬嶽

春色未深與無遲早瓶謝九江峯尋五老到日攀蘿獨上時依依莫忘海山腦

送侃禪者之丹丘

石橋多古跡路嶮少人過如同白日閑冷拂青苔坐寒老若相逢爲吾畧嘲破

送寶山主

野水春山風光極目千里萬里太遲太速絕域澄澄兮非犀炬可照希聲杳杳兮非鳳膠可續葉落華開

知不知人天景行爲高蹈

示衆

丫角女子白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颼颼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傳

和范監簿二首

吏散簾垂思莫窮山光溪影恣相容誰誇靖節偏栽柳自笑隱居高聽松丹闕尚遙芝檢客訟庭閑列蘚華重嚴間野客雖多病終再携笻謁七龍

品彙不自適善政還可尋縣樓清夜上島月思雲侵

誰有古菱華照此真宰心

因香嚴和尚

我有一機禪子須知爍迦羅眼緫是膠黐若人借問伏惟伏惟

送雄直歲

罷叅還欲勘諸方竿木隨身不易當是則自有非則擔下翻憶古來與化老主賓用盡力牽羊

爲道日損

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迴頭爭奈何

疏古

我有面鏡到處懸掛凡聖不來誰上誰下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雪書名紙不謁鴻儒更謁誰

再訓

萬卷無書道用歸閑文公也未須知倚天長劒如重戰更有龍頭復是誰

留暹首座

從龍爲雨復清閑片段依依水石間慚悶秋風欲吹

箇不能留得霞青山（不慚問者爲我留之）

送俞居士歸蜀

何處深栖役夢頻青城抛却數溪雲如今老大歸難
得只寫情懷遠送君

和王殿丞夔粟種之什

繼纖圓實占芳春得自侯門勝楚珍開葉開華人不
會百千年是等閑身

和江橋晚望

公餘縱目望江山萬化竆來罔象間聞說聖君將下
詔未容清淡與僧閑

病起示衆

門掩還同歲月摧石牕經雨積莓苔一牀枕簟淨名
老盻見斷雲孤月來

送麻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衣遠披孤頂近吾曹携來七尺霜前
竹劃斷天雲不放高

酬李校書

一回辭我一回吟聽戀巖叢意轉深翻謝霜松不凋
落與君同有歲寒心

苦熱中懷寄永固山主

火雲高下影相連幾欲披尋恨不前無限淸風無處
問只應遲步繞林泉

送元安禪者

羣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只藤屨舊隱蘿龕付與
誰寒猿後夜啼高樹

賦病鶴送奉倫禪者

欲飛飛未得冷泊杉松枝如何否天雲遠遠同一涯

偶作

列岫霽新雨凭欄只澹交夕陽明遠水秋葉露空巢
思極曾無跕神淸未動又只應千古意誰得共雲坳

謝鮑學士惠臘茶

叢卉來春獨讓靈建溪從此振嘉聲使君分賜深深
意曾敵禪曹萬慮淸

因遊育王亭寄牧主郞給事

冷翠千萬峯當軒列如黛蒲團及禪板永日澹相對
形雲曾無機燒松亦成蓋遠謝幽隱情難與台星會

送遇能禪者

湖繞巖城列象寬萬家臺榭水光寒片帆隱隱生遥
極誰問曹溪意轉難

送覺海大師

秋雲巖葉兩悠悠半逐風馳半水流憑問禪家有何意不知方外若爲酬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淸宣池莫問當年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病起酬如禪德

大明一寸光腐草一何假人命呼吸間誠哉是言也呼之曾巳休吸之尚未舍寄問諸苦源來者不來者

送雲禪德

古之送人言作懷寶我慚老病困之辭藻態嶺迢迢

兮曾立夜雪謝池依依兮笑生春草頭角麟龍安可論淸風步步應相討

送久禪德歸蘭亭

右軍墨池月照我復照誰千里忽相到中峯多病師

送義大師

嚴朔抱病經一月門有諸生阻來謁長往之期猶未能七十之年更何說若耶溪老忽留語溪上舊遊且歸去春風颼颼兮兼斷雲弱柳依依兮帶輕絮古今離恨雖如此動靜於吾亦多意高握霜節獨步時昔昔莫恁遠飛寄

酬海宗二侍者二首

蓀之得蘭其道匪難扶吾病起如珠在盤一兮二兮自看誰看

蘭之得蓀其道必存扶吾病起古風入門二兮一兮且論勿論

謝郞給事送建茗

陸羽仙經不易誇詩家珍重寄禪家松根石上春光裏瀑水烹來鬬百華

送山茶上知府郞給事

穀雨前收獻至公不爭春力避芳叢煙開曾入深深

塢百萬鎗旗在下風

送郞侍郞致政歸錢塘

帆掛西風別海城二疎千古道相應誰誇富貴沽時譽自笑經綸作技能殘葉賦題紅片片遠山供望碧層層武林到日符嘉遁高訪巖扃只許僧

山行逢懃禪德

乳巖秋日無他作策杖層層止寥廓四顧有人分野情一點彤雲起深深凝蘚石遲遲恪輕躡逢箇衲僧忽驟步頻喚回頭不肯回及至回兮眉卓豎阿喇喇下里萬里橫該抹咄

送小師元哲

老盧之子四三二一將欲振飛卷比叢室松凌霜兮運青水帶巖兮流急南北東西雲開見日

永豐莊新植徑松忽二本鄰偃抒辭紀之

雙偃松何似螺文結數遭清聲雖競發寒影不相高對客圓分蓋孤禪翠滴袍若教圖畫得爭奈有蕭搔

送白雲宣長老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有台星作主人去去尚攜古刀尺二千年運續芳塵

送親禪者

萬木帶秋聲古今念睽别我行贈行意臨行爲君說重巖休滯雲遠水且觀月生生知不知天風助清徹

送顯冲禪者

聚散非常準古今亦標格如何無事人還似未歸客秋風生碧林野水資寒色誰兮謝寸陰觀彼青山白冲禪行復行五葉待時折

送天童普和尚

迢迢别海涯帆掛杪秋時島樹落寒葉人誰訪祖師浪開遊象急天闊過鴻遲早晚歸林下千徒不共知

張秀才下第

得第何人愧不平道存顏巷亦爲榮應知未喪斯文也且把新詩樂性情

寄久監收

田中稻熟及時收顆粒圓成免外求一日歸來古巖上白雲紅樹共悠悠

暮冬夜坐寄岫禪者

碧落無片雲虛庭積深雪負春還有誰徹曙對孤月巖松影拂翠不斷瀑水聲來聽忽絶岫禪岫禪知也如未知八面清風遠遠待時說

寄崇壽懷長老歌

寂住峯兮觸星斗寂住師兮古爲道死中得活未輕訓不許夜行投曉到藹藹聲光一百年吾其後兮吾其先振領提綱笑多事掩屏塞路空依然龍朔老盧同兀兀土爲貌兮金作骨萬國爭求肯便行我要重新敲鐵佛東西南北休云識枯槁冥冥頗相憶天外清風結陣來狂歌遠寄從抛擲

送廷利禪者

雪峯孤頂誰家路上兮下兮復何故曾列三千一半徒我今獨滿當時數鯨鱗龍鱗坤維高步生清塵休云裴相慕黄檗頗有圓珠七尺身利禪者利禪

者倚天長劍應牢把或謂風雲不再來誰爲蒼蒼兮
晝夜

送倧禪者

涪江怒激鯨鼇宅岌岌三山大傾側寘數俄然一箇
來步武羣方作禪客振聲謂我分綱宗今兮右兮何
忽忽今吾强爲抉辭句句字字凛凛生狂風拂散
四七單傳之落葉掃蕩二三直指之流蓬似帶微芒
敢未勦絶寒木在握兮全機可笑秋水横按兮半提
可滅使八極頂目者不自爭衡見斯人兮駕御昂桥

送鼎禪者

落落禪家流携節卷雲毳别我振辭鋒夜堂消祖偈
(鼎禪之句)霜天飛一鶚目對彈其滯春岸立千峯指也乎
其勢行行復行行淸颷起蘭蕙

觀泉送演禪者

雲根漱野泉照空復照月冷聲曾未消飛瀾似相別
巖近生風雷天遥新氷雪演禪乘與知不知源流依
依共澄潔

答忠禪者

一字七字三五字萬象竄來不爲據夜深月白下滄
溟搜得驪珠有多許

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

良牧歸詩匠雅風消鬱蒸官淸難滯爵吏散遠同僧
棠樹非煙合仙槎碧浪乘因思竄萬化(使君早制衣圖明鑑開筵之序引或聞或見令人讚達)千古更無能

送化主

春色依依籠遠樹卷衲撦藤躡輕屨塵世茫茫無限
人不知誰問曹溪路

送通判劉國博(黄中)

爲星當式職權化不相饒白屋如多恨淸風何處消
岸鷗窺列旆天辟看壁斬別有生靈意寒枝未變條

送别陳祕丞古意

悠悠唇山雲斷兮仍復續離離雙岸草變兮且兼綠
如何苦雪霜後凋嶷松竹松竹有節操雪霜無伎倆
敢折歲寒枝贈君作嘉賞行行天地間淸風在誰掌

送通判學士歸南國(楊)

旆擁帆開照德星天風高與國風淸武夷仙仗知回
也各下祥雲到地迎(千里之外應之非此則殊待者也)

和酬郎簽判殿丞

向國心存了了身大方無外且同塵江城早晚重相
見解笑宗雷十八人

歌送范陽盧君兼簡華嚴昱大師
范陽居士來鄴水動地仙飈向人起乳峯直上雲霞
開步驟天衢到如此落落塵世誰知交當場問我非
相饒禪家畢竟無他事古雪嚴前曾未消俄然悵望
辭叢室荷負難兮淚深溢遠來流方且莫論再得從
容又何日迢迢故國妹存想冷碧柯山分拈掌況有
從師華嚴師歸去百城共遊賞

送廣教專使
我義石頭使乎讓祖已之匪存聖之奚慕或安以山
或索云斧音耗不通兮清源派分吾斯語兮詎可論

古

送微文章
雙蓮亭上送行客菡萏清香散秋色野與斷山雲片
高孤影澄江月華白希聲險絕堪誰知大道機存曾
未可縱關大帝立下風安教類變叢流火君不見梁
分閟困嗟滯留千古遺恨空悠悠君又不見魏分小
桂生寒翠一華對當開無休微禪亦並聯芳駕德星
文星仰簫洒物外情深不等閑環中趣別非輕捨枏
訪從容為我言屈指多求更何者

送懷秀禪者
麻衣草座思靈徹一食安閑更無別倏忽遷流數百
年杳杳誰來繼其絕吾兮亦是疎慵輩冷澹身心存
慷愷偶續靈峯照夜燈遽泛鐵船下滄海深嗟知困
不知休奔馳駭浪空淹留縱得長鼇擬何待堪白頭
時好白頭因覩壞衲秀禪客清苦如水復如檗別我
携節步大方為葉為華恣披折伏枕寥寥情意闌孚
寫狂歌贈行色

孤蓮銘
生根石廣容身待老南來北來閑且尋討五葉一華
兮堪對誰寥寥萬古兮空知有

寄海會之長老
百華開後一華開風遞清香遠遠來誰問黃梅不平
事照中依舊惹塵埃

雜言送賢專使
使乎誰老作者百戰場中飛鐵馬秋水藏來人不知
笑李將軍被擒下阿呵呵却歸湖山唱凱歌

歌紀四明汪君信士
古君子兮道諸已道器用兮合天理同塵還若待時
生觀象不知何處起荊叢叢棘叢叢孝兮悌兮非
沚中聚應落落滴仙露散或冷冷揚士風風之上兮

風之下近一指兮遠一焉秋水澹交無限情夜光照乘胡爲者伊予匪謂有餘力詠高義兮困肖臆巴歌百斗巖棄書飛寄汪門舊知識

送仲卿禪德

高兮竺卿秋水虛明夫何之象堪云指程知吾不知笑仲卿出湖州僧臨寺國伽耶城

眞州長蘆福禪院新鑄鍾銘幷序

國朝紫微舍人趙公丙戌年出鎮姑蘇裁情示空巖之客所恨不能効善財展轉南方以求先覺如別幅敘少嶽長老令俶悲敏造鍾既成剏重樓以簴之欲

爲銘記且言當使學者有所警悟也縱能道其歸禪人惡片信惟師爲善知識行重名當代願爲此銘因機悟化不亦美乎然重點因陋荷大君子外奬敢不從命輒復引寄夫形聲未先曠然奚推器用之後幽靈絕常故聖人以鍾爲大惟聖人則之襲兮怠兮求以深矣其能具諸種智對飛雄辯但未兼極有生權化之來未易縮也感通傳稱昔拘留孫於乾竺造青石鍾如青玉色可容十斛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八角四面華光互分有化如來與日偕出明宣祕演或聞不聞王舍城中大千界內匪同錚錚者乎今嶽禪老於淮甸造青銅鍾如青珠色過百鈞之用上旋旁植繞獸蹲熊其或屏城晝閑祇園夜永寥寥霜月射寒影以爭輝殷殷地雷發虛音而交振師之唱險斧之纔難寅夕鏗鏗主伴索索足使一鱗中甲無遁眞化之方二聽五觀有寄神遊之域善存殊應扣惟良哉謹爲銘曰

淮之要衝　眞之會府　中列梵摩　居我禪祖
叅徒駢羅　慧敏千櫓　爰構鯨音　息彼輪苦
峻橫崇臺　金飛岩回　斯門屢掩　向人或開
希兮微兮　作延乍催　先聞未及　後聽不來
增悲遐宣　無閡天理　帶識萬端　警悟齊起
遵聯陟明　其母得子　塵塵訪離　剎剎問己
大緣斯成　大功不宰　君奉禹湯　臣仰元凱
碑勒紺園　銘宣文彩　庶其妙峯　永鎮滄海

明覺禪師祖英集卷第六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

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賜緋魚袋呂夏卿撰

夫無生不生是有無盡寂滅不滅是往來相佛以權實一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趣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爲人天業日月爲明矣而盲者何見蹠毛舟楫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本有覺明而悉濟者其心一也其途異矣昆蚑之性羣行食啄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貧賤貴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之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寐

至於老死且不知息彼昆蚑知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謂禪那山嶽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刓形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內不見于外不見中間自利長也利他仁也是謂涅槃妙心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以待彌勒出世爲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因是傳大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

大滿傳大鑑大鑑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九世之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弗去葷血不甘戲弄七歲有僧過其門挽持袈裟若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流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爲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覺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

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祚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徙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招師前席師攝衣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由是頓悟尋往廬山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爾不爾云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遂拂衣而退衆皆

般衆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捨心可了別也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爲首座爲衆解肇法師般若論知州曾公會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不離當處常湛然卽今在何許師指景德長老曰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遊杭州住持蘇州洞庭翠峰嗣智門也未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人止如孤鶴翔於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雪竇本智覺禪師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備傳琛琛傳益益傳

韶而嗣繼之智覺其號也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循家焉洪濆汙變淸泚頽壁傾爭迅馳州邦遠近輻輳座下駙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先是門弟子建壽塔於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日命侍者灑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無頌辭世耶師曰吾平生患頌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慇懃與之約曰七月七日復來相見其夜盥浴

整衣側臥而滅時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善機不取諸法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陞堂皇遊墻藩者悟性相體空頓息萬緣爲大乘法器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覺合塵逐念流徙得少爲多妄立知見雖三詰投子九陂洞山師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世門人惟益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裒記提唱語句詩頌爲洞庭語錄雪竇

開堂錄瀑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凡七集師患語之多而其徒愉然猶以爲編摭有遺蓋利他之關也余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雖聽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席聽彼法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悲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爽文請銘以予跂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抑有待耶愚公叩壞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以銘曰

噫惷愚　背本源　一念興　生二根　勝與劣

馴馬奔　皆所得　自詐護　失大道　南北轅
艾至老　愉朝昏　正徧覺　人天尊　逃者挽
溺者救　朝暾出　彗霍雲　渴得漿　寒得薪
悟報化　知非眞　趣安隱　擺客塵　王叔生
廣佛事　破六宗　應彈指　法來東　非會際
信衣傳　隻履逝　頂五山　眞法器　立積雪
殊其臂　忍非恐　得法髓　債必償　有裔嗣
皖公潛　佛日翳　刪南遊　立如檣　乞解脫
嬾哉慧　擭蜂蠆　神獄衛　破頭峯　衆雲從
横六氣　醲二宗　敎任意　任懶融　黃梅兒

陌上童　閼七相　了諸空　聖服勞　杵臼傭
和心偈　掊爭鋒　夜南鶩　懷是逢　帝稽首
聯下風　舟復新　巢歸叢　有道得　無心通
世有承　四衆依　燈相續　塤應篪　師異稟
自孩提　斥腴雋　蹈聖梯　慈固拒　不得施
起恭孝　終茁繞　銑落髮　瑩質疑　漢之東
得我師　抉肓聵　柞荒菑　昔無有　今委蛇
遇窟洽　發萌莧　淫龕鳴　鍾木簴　魚目藏
明珠吐　歸二山　下檐聚　來萬里　足蹣踽
句春雷　披蟄戶　辯縛解　決去住　沃醍醐

蘄甘露　百五十　胄番廡　鎔軍轂　誦句語
聽骨目　軸繪素　遠胡越　近杖屨　捐龐相
悉開悟　山茀鬱　泉咿幽　虎跡交　麗猱啾
塔門閟　松栢槮　天南垂　海彪彪　囊破褐
笈單衲　來環繞　五體投　名殭身　祿飽猴
狃怨憎　甘飽鱐　睨眞乘　等贅疣　慶我生
辯薰蕕　蘄誘掖　邈無由　琢堅石　攄我憂
治平二年乙巳歲二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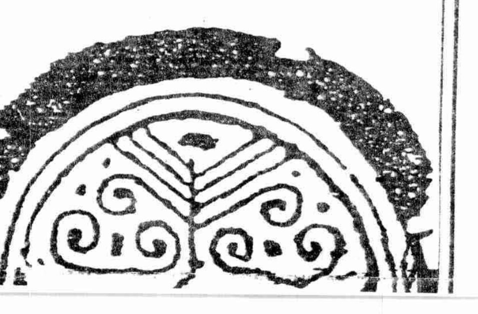
音釋

濺子賤切水激灑也　揹章移切拄也　儱力董切　侗他孔切　颸甫勿切　茸如容切草生貌　婺亡遇切郡名　倪口羿切　黐丑知切黏　倧叢宗二音　涪房尤切水名　錚初耕切金聲　睫即涉切旁毛也　枻以制切楫也　桎之日切足械也　梏姑沃切手械也　段公土切桿幹也　泚此禮切水清也　躄必亦切不能行也　[illegible]　檣[illegible]　髗[illegible]分也　[illegible]　銑蘇典切小鑿也　聵[illegible]　䗂[illegible]　柞疾各切木名　委蛇[illegible]　[illegible]　簴[illegible]　蹣[illegible]　踽[illegible]　句[illegible]　斝[illegible]　勦[illegible]　槮[illegible]　茀[illegible]　猱[illegible]　贅疣[illegible]　琢[illegible]

[illegible]府僧[illegible]刊此明覺禪師語錄卷第六字萬二百四[illegible]
崇禎甲戌仲冬般若堂識
弗溪釋寶見對

鐔津集

宋・契嵩 撰



鐔津集詳目

寂子解傲

卷九
書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
再書上仁宗皇帝

卷十
書啓
上韓相公書
再上韓相公書
重上韓相公書
又上韓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端明書
上田樞密書
上曾參政書
上趙內翰書
上呂內翰書
上歐陽侍郎書
上曾相公書
謝李太尉啓

卷十一
書啓狀
與關彥長秘書書
答茹秘校書
與章表民秘書書
與章潘二祕書書

與馬著作書
與周感之員外書
答王正仲祕書書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
侍郎
與通判而下衆官
與在山尊宿僧官
與諸檀越書
赴佛日山請起離申狀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
狀
接錢塘知縣先狀
接大覺禪師先書
謝王侍讀侍郎
謝沈司封提刑
謝王密諫知府惠詩
與瀛州李給事
與廣西王提刑
與陳令與賢良
與潤州王給事
與王提刑學士　與陸推官
與張國博知縣
謝錢塘方少府
與仁和趙少府
與沈少卿見訪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送詩與楊公濟
還章監簿門狀
與石門月禪師
與黃龍南禪師
答黃龍山南禪師
與圓通禪師
又與圓通禪師
答圓通禪師讓院
答萬壽長老　與萬壽長老
謝杭州寶月僧正
退金山茶筵
與東林知事　與楚上人
發供養主與檀那

卷十二
敍
傳法正宗定祖圖敍
六祖法寶記敍　郎侍郎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錄敍
武陵集敍
原宗集敍或名宗原
移石詩敍
法雲十詠詩敍
法喜堂詩敍　山茨堂敍
趣軒敍　山游唱和詩集敍
山游唱和詩集後敍
與月上人更字敍

鐔津集

景淸四庫全書鈔本

鐔津集　別集類二宋

提要

臣等謹案鐔津集二十二卷宋釋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七歲出家通經書章句肆意游覽慶歷間至杭州樂其風土因居靈隱寺皇祐間入京師作萬言書上之仁宗賜號明教大師尋還山而卒契嵩深通內典銳然以文章自任嘗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一貫以與當時排佛者抗又作非韓三十篇以力詆韓愈又作論原四十篇以陰申其援儒入墨之旨其說大抵偏駁不可信而其筆力雄偉辯論鋒起實能自成一家之言蓋亦彼教中之健於文者也是編為明弘治己未嘉興僧如卺之所刊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贊詩

題疏一卷卷首有陳舜俞所撰行業記稱契嵩所著自定祖圖而下為嘉祐集治平集凡百餘卷盖兼宗門語録言之此集僅載詩文故止有此數王士禎居易録稱其詩多秀句而云集止十三卷是所見篇帙更少不及此本之完備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鐔津集引

吾佛以法付諸王臣盖欲久其傳也自商周流虹貫炎漢夢金人西方大教於是乎東流真丹際遇金輪世主會三教角立焉佛化行乎中國愈久益盛代有其人與像季已還教門削弱日益薄矣盖人與世異故也豈佛法有所損益乎逮宋仁廟時大士嵩禪師者出具爾正眼觀乎人根未可則諭性命之道宜乎人天乘而質之盖沿淺而及邃處故援六經百氏之說絶出至公之論

合乎二教乃著是書曰輔教編獻之天子大賜與藏典偕傳時韓丞相當國至公以史筆見稱之深也公卿詳之而不眇忽也明乎大士受西聖之屬而應世與夫王臣扶護宗乘者於其内攝外護而綿歷無窮孰能諒乎今亦昭其憑有以也然弘治丁巳吾寺為統禪講名僧開士坐夏間而老赧言于衆曰正法既沒像教陵夷有若一綫懸九鼎乎嘅夫鐔津文集時所尚之誠輔教之書也板將漫滅矣可欲復前人之大業用是重梓而廣

傳其殆庶幾乎余槩而言之也卒未知其孰賢禾城之東去一舍地有刹幢曰景德寺業其中者璠瑩然其人行道布德士也雖混衆而不羣欲因間隙有請白于我曰爾書圖刻也璠思與衆孳易舉一人何力之有哉曰無貳爾心但行中捨罄巳之有可使行檀而助之瑩然心亦有所之也既有以為未備者以其語深難便初學有得點句音釋亦或有助也於是往往視予意有所託果然擬之而後言也噫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然河海不

擇其細流故能就其深矣雖然第愧其審克之而未詳則如之何勿思深惟天下之士世之著顯者皆英偉雄傑之才負天下台輔之望盖明乎治世聖賢之道克輔皇明之政治啟何暇眷彼佛乘允通經旨佛氏之徒悉屏文字唯脩靜慮若夫二氏之教有異乎而在道必然也於其吐言持論不出乎情見動輒有礙焉得不為之異若是語默動靜不墮落藝境圓融無礙而一趨於大同豈不然乎今時尚奇騁異粘綴成編何太駁駁至于

頗僻者無裨於教不若夫丕休哉余寔膚淺嘗讀壇貫得見大鑒遺意而知明教之心扶樹正宗功何懋焉於是如巹繆承瑩然之志音釋句讀苟又差互不少者當坐愚之無識舊板微有誤處則校也時有興聖德海為書而剞劂盡工猶夫佛印所謂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巹也固願是書溥海流布日望君子覽之試一披覽何惑結而不自解如轉丸耳盖使人人咸崇佛化同底于道也如是則陰翊皇度無窮焉大明弘治十二

年四月八日蔡庵沙門嘉禾如巹引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熈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岀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兹用不能無述也

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履歴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税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

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嘗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季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覧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襃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

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别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説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録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詰而許其宂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乎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

辯説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客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尚書屯田員外郎陳舜俞撰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一　　　　　宋　釋契嵩　撰

輔教編上

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
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
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為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
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

以脩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偽于方今資必成乎將
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為三世乎以將
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脩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
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
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
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
其法為五乘者為三藏者別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
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為農者商者技
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統
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
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
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
汙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
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輙去就其情而制之曰
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輙
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

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
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脩心
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曰不殺二曰不盜
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
曰不綺語謂不為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
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所
妬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
善惡然謂與脩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脩前五者資

之所以為人也脫天下皆以此各脩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顔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為名理並是開奬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

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茍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為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為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為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為教不同而同於為善也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

人猶火之在薪也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為人邪果為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茍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乎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曰謂佛道絶情而所為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為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為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為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

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内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為善有福為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為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宫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讎不嫉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為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為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為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為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為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為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為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為

癖耳佛豈苟癖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為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豈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敵薄古聖人憂之為其法交相為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以仁恩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

惡雖罰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茍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為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為善乃可善之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飈風颼颼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惡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

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茍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畧人是此

而非彼非過則專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茍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茍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脩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為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

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脩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脩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茍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茍存惡之而茍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為

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絶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黙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

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茍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為道因其善而為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揖國為奴隷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為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為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為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詘

詘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刼也誕邪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刼邪茍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邪世固有遊心淩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

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茍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

也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為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卻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為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為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為道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雖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為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

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制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為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為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黷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儒豈不

然邪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乎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為厲然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為世之憂太過為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為虛張耶夫舍惠誠人情之

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為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為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為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為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今佛者其為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備齋戒之數日福亦至

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為其脩超然欲高天下然脩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為佛者齋戒脩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為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為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已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耶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

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夫世之不執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令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輙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頗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并叙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視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

以致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沿淺而及奧不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為善矣即為其命工移易乎二說增為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為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為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為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為善果善乎其為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為理以行義為道此但

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為為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論佛道曰夫道之為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為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乎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廼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為善則為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

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曰為善物於此為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為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奈何徒以名夸世俗而不顧其心媿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所於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所於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

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為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為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譏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萇弘師襄

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為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

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李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為善不亂可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乎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視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

字與援引為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已教不同而然也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為

公而不為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已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之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佛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輙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為益

於天下抑亦至矣今曰佛為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為害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者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脩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若古之聖賢之人事於佛而相賛之者繁乎此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為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為世世之師宋丞相璟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為髙丞相崔羣

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為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欽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天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顔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煦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

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為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為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為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羊祜前為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秉昔之神

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為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為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為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芒乎紛綸唯人為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為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幸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損益歸乎陰德今閭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閭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訶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為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也故與書于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之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

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稍識則聖人固不可侮也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豁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為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吾道故其為人能仁賢其為政尚清靜而所治皆有

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遂隱几而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從

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天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乃以其五戒十善陰自脩者而父益其善子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抑亦衆矣余昔見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仁惠稱於鄉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為至德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幽與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姑以禮義統乎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恐獨待乎賢者耳語曰回也庶幾乎屢空不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不以其心而為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為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為世不以其心而為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鳥巢於層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

之淵有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諭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為彼已昧者也

鐔津集卷一

鐔津集卷二

輔教編中

廣原教 並敘二十六篇

宋 釋契嵩 撰

敘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邱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

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為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辯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若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廣原教乎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一百餘言是歲丙申也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

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焉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乘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乘權者謂之小乘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羣機而幽明盡矣預頓而聞漸預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

而天人不測也聖人示權所以趨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為淺教為小道與夫信者為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為異道為他教為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為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羣生而成之也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徧百家之道其救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

實也則磅礴法界與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非死生而示死示生與人同然而莫覩其所以然豈古神靈叡智博大盛備之聖人乎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不可以一槩求不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失在於迹較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脩夫小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緣脩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夫五戒十善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人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緣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隆殺語其乘之則小聖小小聖同道也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乘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為之適變乘化無所而不在也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

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知者儒佛之事豈知其埏埴乎儒佛者耶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愚人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物也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也者動之幾也至也者妙

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故萬物出于變入于變萬物起于至復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善惡有厚薄大小有漸輿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羣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

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羣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慎也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羣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貫乎鄰虛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絶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日精月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可以言語狀及乎不可以絶待至解諭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不可與學者語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為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之雖夥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繆也而學者猶昧今夫天下混謂乎心者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苟認意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也不亦遠乎

情出乎性性隱乎情性隱則至實之道息矣是故聖人以性為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惑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不審乎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

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知亡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盛乎情性者也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唯感所適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

為愛為惠為親親為踈踈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喪心為滅性夫性也為真為如為至為無邪為清為靜近之則為賢為正人遠之則為聖神為大聖人聖人以性為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

遠也誕乎死生之外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絕乎生生之源也小知不及大知醞難之局乎變詭之間不亦然乎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為理也幽感之為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慎動也內感之謂名外感之謂應名謂其因應謂其果因果形象者皆預也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乎可以遷重乎不可卻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昧乎因果者也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不慎乎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

因善其果善其因惡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也人與物而不覺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頗邪害性命以育性命天道至仁豈然乎哉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故古之法使不暴夫物不合圍不揜羣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佛教教人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大信近也小信遠也近反遠遠反近情蔽而然也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繆乎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信其心而正之則為誠常為誠善為誠孝為誠忠為誠仁為誠慈為誠和為誠順為誠明誠明則感天地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

信其心為大也夫聖人慱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說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羣生而敎之莫善乎攝也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指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衆惡莫善乎制也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導世俗莫盛乎至漸聲聞乘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緣覺乘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頓也大道也即人心而授大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則天地之終

始可知也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不疑也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脩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心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則可以慎其為心也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則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

物其有所遺乎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不能卹也人之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卹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脩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舉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同心

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孺子不從令夫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不離則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知至乎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也至則正矣正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别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以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偽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脩也生

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大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者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至靈一也一即萬萬即一

一復一萬復萬轉之展之交相融攝而浩然不窮大妙
重玄其如此也矣夫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
子而至人不疑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
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能知哉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淫迹罔道棄本泥也者過也
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聖人所以為理
必誠為事必權而事與理皆以大中得也夫事有宜理
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也即其至而至

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
教不亦泥乎魏周二君魏武周武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

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
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
僧儒者迹也聖人無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
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
以語夫實也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
而佛圖澄乃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
其亢愚不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
罰者脫刑罰不中也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宋文帝謂
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殺安得如法
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脩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
發令使乎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
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
矣何必輟半日之飡全一禽之命為之脩乎帝撫几稱
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
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
權乎○已上十六行正文也舊板脫誤今補之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脩人以種人脩之則在
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為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下化
之與人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
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天
下不可得以議其德然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

天下多善孰知非因是而益之有謂佛無所助夫王者
之治天下者此不睹乎理者也

善不脩則人道絕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天地之生生
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
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推善而益
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人者天者聖人
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
也所出者固其本也所成者固其教也衆成之大成者

也萬本之大本者也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蓋與天下務其大成也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人必神必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為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知以變化自然為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者幽也是故聖人推其所

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遠而畧其近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為族不為大族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本而與天下嗣之其為嗣不亦大嗣乎哉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布施者聖人之欲人為福也夫福豈有象邪在其為心之善不善耳貪婪慳悋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為福不善心感之則為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者蓋論而不議者也夫布施之云為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者有優劣則應之者有厚薄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卑優者謂之勝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必碩也矣是

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如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弁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瀕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

而必然以此脩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
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
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
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容而行之鬼神不能測
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
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為恥
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
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己

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
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有威可敬(敬或作警)有儀可則
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忌形也委禽獸
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出也遊人間
徧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塵視物色若陽豔煦嫗
貧病瓦合輿儓而不為卑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
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
子諸侯而不為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

不為孤其羣居也以法為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為混其
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他方
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
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
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
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
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僧

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畜僧也
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以
其法而治之也未始聞以世法而檢僧也豈非聖人既
隱其道大衰其徒汙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羽
嘉生應龍應龍生鳳皇鳳皇生衆鳥物久乃變其勢之
自然也既變則不可不制也制乎在於區之別之邪正
曲直不可槩視也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
邪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近古之高

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教謂住持者何謂也住持也者謂藉人持其法使之永住而不泯也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皆善則可以持而住之也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失茫然久乎吾人儌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其孰為之正外衛者不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始也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高世者也豈預寵祿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競勢乎道䂮不明不知窒其漸道䂮之過也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則吾不知其所以

為正也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慎之乎慎之乎難其人乎

有形出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

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則生孰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夫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則可以窺神明窺神明始可以語道也道也者神之藴也識之所自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謂聖人之道空此乃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矣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天

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不修性而性溺惑也不見性而其言性非審也（或無上二而字）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尅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則天下何以勸其修性而趨其成乎天下之心方疑之惑之而不定也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則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肓所至乎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則天下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且淨乎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則天下可以别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百家者皆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脩證者也旨哉天下

可以思之矣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則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閒也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哉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也衆生日覺而未始覺覺猶夢曉而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引而趨之欲其至之人夫謂佛

何拒而訕之為家而投珎蹈路而捨地惑亦甚矣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脩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偽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與聖人同德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避異也化人自西極而至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宜數之當興也出於彼而

不出於此何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所出而議其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繆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妄乎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茍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道在衆生之謂因道

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羣生求之而聖人不應是知聖人與衆生蓋以道而自然相感非若世之有所為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合之也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故其書為博為多為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

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不其然哉謂其道不足法推己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己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公也尋迹以

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而斷事天下若比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古之有聖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為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為其教者也聖人各為其教故其教人為善之方有淺有奥有近有遠及乎絶惡而人不相擾則其德同焉中古之後其世大漓佛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天下之為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為乎不測也方天下不可無儒無百家者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矣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為之者（本或無之）聖人之心也見其心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聖人之心也

乾隆御覽之寶

鐔津集卷二

鐔津集卷三　宋 釋契嵩 撰

輔教編下

孝論并叙一十三篇

叙曰夫孝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雖然其說不甚著明於天下蓋亦吾徒不能張之而吾嘗慨然甚媿念七齡之時吾先子方啓手足即命之出家稍長諸兄以孺子可教將奪其志獨吾母曰此父命不可易也逮攝

衣將訪道於四方族人留之亦吾母曰汝已從佛務其道宜也豈以愛滞汝汝其行矣嗚呼生我父母也育我父母也吾母又成我之道也昊天罔極何以報其大德自去故鄉凡二十七載未始不欲南還墳隴脩法為父母之冥贊猶不果然辛卯其年自以弘法嬰難而明年鄉邑亦嬰於大盜吾父母之墳廬得不為其剽暴望之漣然泣下又明年會事益有所感遂著孝論一十二章示其心也其發明吾聖人大孝之奥理密意會夫儒者之說殆亦盡矣吾徒之後學亦可以視之也

明孝章第一

二三子視髪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辭而不往吾嘗語之曰佛子情可正而親不可遺也子亦聞吾先聖人其始振也為大戒即曰孝名為戒蓋以孝而為戒之端也子與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衆善之所以生也為善微戒善何生邪為戒微孝戒何自邪故經曰使我疾成於無上正真

之道者由孝德也

孝本章第二

天下之有為者莫盛於生也吾資父母以生故先於父母也天下之明德者莫善於教也吾資師以教故先於師也天下之妙事者莫妙於道也吾資道以用故先於道也夫道也者神用之本也師也者教誥之本也父母也者形生之本也是三本者天下之大本也白刃可冒也飲食可無也此不可忘也吾之前聖也後聖也其成

道樹教未始不先此三本者也大戒曰孝順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不其然哉不其然哉

原孝章第三

孝有可見也有不可見也不可見者孝之理也可見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脩其形容而其中不脩則事父母不篤惠人不誠脩其中而形容亦脩豈惟事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天地與孝同理也鬼神與孝同靈也故天

地鬼神不可以不孝求不可以詐孝欺佛曰孝順至道之法儒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為道也夫是故吾之聖人欲人為善也必先誠其性而然後發諸其行也孝行者養親之謂也行不以誠則其養有時而匱也夫以誠而孝之其事親也全其惠人卹物也均孝也者效也誠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為孝而無效非孝也為誠而無成非誠也是故聖人之孝以誠為貴也儒不曰乎君子誠之為貴

評孝章第四

聖人以精神乘變化而交為人畜更古今混然茫乎而世俗未始自覺故其視今牛羊唯恐其是昔之父母精神之所來也故戒於殺不使暴一微物篤於懷親也諭今父母則必於其道唯恐其更生而陷神乎異類也故其追父母於既往則逮乎七世為父母慮其未然則逮

乎更生雖譎然駭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不殺勸則好生惡殺之訓猶可以移風易俗也天下苟以其陷神為父母慮猶可以廣乎孝子慎終追遠之心也況其於變化而得其實者也校夫世之謂孝者局一世而闇玄覽求於人而不求於神是不為遠而孰為遠乎是不為大而孰為大乎經曰應生孝順心愛護一切眾生斯之謂也

必孝章第五

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善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也報其大恩也今夫天下之為道者孰與於聖人夫聖人之道大臻巍巍乎獨尊於人天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

也及其應物示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而不敢忘其母之既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故方其成道之初而登天先以其道諭其母氏三月復歸乎世應命還其故國示父於道而其國皆化逮其喪父也而聖人躬與諸釋負其棺以趨葬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今夫方為其徒於聖人則晚路末學耳乃欲不務為孝謂我出家專道則吾豈敢也是豈見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將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豈曰道邪不唯不見其心抑亦孤於聖人之法也經謂父母與一生補處菩薩等故當承事供養故律教其弟子得減衣鉢之資而養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忍與之其無信者可稍與之有所訓也矣

廣孝章第六

天下以儒為孝而不以佛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焉嘻是見儒而未見佛也佛也極焉以儒守之以佛廣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水固趨下也泝而

決之其所至不亦速乎火固炎上也噓而鼓之其所舉不亦遠乎元德秀唐之賢人也喪其母哀甚不能自效刺肌瀝血繪佛之像書佛之經而史氏稱之李觀唐之聞人也居父之憂刺血寫金剛般若布諸其人以資其父之冥遽有奇香發其舍郁然連日及之其隣夫善固有其大者也固有其小者也夫道固有其淺者也固有其奧者也奧道妙乎死生變化也大善徹乎天地神明也佛之善其大善者乎佛之道其奧道者乎君子必志

其大者與者焉語不曰乎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戒孝章第七

五戒始一曰不殺次二曰不盜次三曰不邪淫次四曰不妄言次五曰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以五者脩則成其人顯其親不亦孝乎是五者有一不脩則棄其身辱其親不亦不孝乎夫五戒有孝之蘊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始諒也故天下福不臻而孝不勸也大戒曰孝名為戒蓋

存乎此也今夫天下欲福不若篤孝篤孝不若脩戒戒也者大聖人之正勝法也以清淨意守之其福若取諸左右也儒者其禮豈不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其詩豈不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皆言以其正也夫世之正者猶然況其出世之正者乎

孝出章第八

孝出於善而人皆有善心不以佛道廣之則為善不大而為孝小也佛之為道也視人之親猶己之親也衛物之生猶己之生也故其為善則昆蟲悉懷為孝則鬼神皆勸資其孝而處世則與世和平而亡忿爭也資其善而出世則與世大慈而勸其世也是故君子之務道不可不辨也君子之務善不可無品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此之謂也

德報章第九

養不足以報父母而聖人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而聖人以道達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謂道也妙神明出

死生聖人之至道者也德也者非世之所謂德也備萬善被幽被明聖人之至德者也儒不曰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曰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雖然蓋意同而義異也夫天下之報恩者吾聖人可謂至報恩者也天下之為孝者吾聖人可謂純孝者也經曰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吾從聖人之後

而其德不脩其道不明吾徒負父母而媿於聖人也夫

孝略章第十

善天下道為大顯其親德為優告則不得其道德不告則得道而成德是故聖人輒遁於山林逮其以道而返也德被乎上下而天下稱之曰有子若此尊其父母曰大聖人之父母也聖人可謂略始而圖終善行權也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吳泰伯其人也必大志可以張大義必大潔可以持大正聖人推勝德於人天顯至

正於九嚮故聖人之法不顧乎世嗣古之君子有所為而如此者伯夷叔齊其人也道固尊於人故道雖在子而父母可以拜之冠義近之矣禮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俗固本於真其真已脩則雖僧可以與王侯抗禮也而武事近之矣禮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蔓拜也不拜重節也母拜重禮也禮節而先王猶重之大道烏可不重乎俗曰聖人無父固哉小人之好毀也彼眊然而豈見聖人為孝之深渺也哉

孝行章第十一

道紀事其母也母游必以身荷之或與之助而道紀必曰吾母非君母也其形骸之累乃吾事也烏可以勞君邪是可謂篤於親也慧能始鬻薪以養其母將從師患無以為母儲殆欲為傭以取資及還而其母已殂慨不得以道見之遂寺其家以善之終亦歸死於是也故曰葉落歸根能公至人也豈測其異德猶示人而不忘其本也道丕會其世之亂乃負母逃於華陰山中丐食以為養父死於事而丕往求其遺骸既至而亂骨不辨道

丕即祝之遽有髑髏躍至其前蓋其父之骸也道丕可謂全孝也智藏古僧之勁直者也事師恭於事父師没則心喪三年也常超事師中禮及其没也奉之如存故燕人美其孝悌焉故律制佛子必減其衣盂之資以養父母也然此諸公不遺其親於聖人之意得之矣智藏常超謹於奉師蓋亦合於其起教之大戒者也可法也矣

終孝章第十二

父母之喪亦哀縗絰則非其所宜以僧服大布可也凡處必與俗之子異位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脩戒法贊父母之冥過喪期唯父母忌日孟秋之既望必營齋講誦如蘭盆法是可謂孝之終也昔者天竺之古皇先生居父之喪則肅容立其喪之前如以心喪而略其哭踊也大聖人也夫及其送之或舁或導大聖人也夫目犍連喪母哭之慟致饋於

鬼神目犍連亦聖人也尚不能泯情吾徒其欲無情邪故佛子在父母之喪哀慕可如目犍連也心喪可酌大聖人也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而十師之喪期則有隆殺也唯稟法得戒之師心喪三年可也法雲在父母之憂哀慕殊甚飲食不入口累日法雲古之高僧也慧約殆至人乎其父母垂死與訣皆號泣若不能自存然喪制哭泣雖我教略之蓋欲其泯愛惡而趣清淨也茍愛惡未忘遊心於物臨喪而弗哀亦人之安忍也故泥洹之時其衆攀膺大叫而血現若波羅奢華蓋其不忍也律宗曰不展哀苦者亦道俗之同恥也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壇經贊 稱經者自後人尊其法而非六祖之意也今從其舊不敢改易亦可謂經則論在其本經下卷之末

贊者告也發經而溥告也壇經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何心邪佛所傳之妙心也大哉心乎資始變化而清淨常若凡然聖然幽然顯然無所處而不自得之聖言

乎明凡言乎昧也者變也明也者復也變復雖殊而妙心一也始釋迦文佛以是而傳之大龜氏大龜氏相傳之三十三世者傳諸大鑒六祖謚號大鑒禪師大鑒傳之而益傳也說之者抑亦多端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也固有義多而心一者也曰血肉心者曰緣慮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堅實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謂名同而實異者也曰真如心者曰生滅心者曰煩惱心者曰菩提心者脩多羅其類此者殆不可勝數是所謂義多而心一

者也義有覺義有不覺義心有真心有妄心皆所以别其正心也方壇經之所謂心者亦義之覺義心之實心也昔者聖人之將隱也乃命乎龜氏教外以傳法之要意其人滯迹而忘返固欲後世者提本而正末也故涅槃曰我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矣天之道存乎易地之道存乎簡聖人之道存乎要要也者至妙之謂也聖人之道以要則為法界門之樞機為無量義之所會為大乘之椎輪法華豈不曰當知是妙法諸佛之

秘要華嚴豈不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要乎其於聖人之道利而大矣哉是故壇經之宗尊其心要也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靈若寂若惺有物乎無物乎謂之一物固彌於萬物謂之萬物固統於一物一物猶萬物也萬物猶一物也此謂可思議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議也天下謂之玄解謂之神會謂之絶待謂之默體謂之冥通一皆離之遣之遣之又遣亦烏能至之微其果然獨得與夫至人之相似者孰能諒乎推而廣之則無往不可也探而裁之則無所不當也施於證性則所見至親施於修心則所詣至正施於崇德辨惑則真妄易顯施於出世則佛道速成施於救世則塵勞易歇此壇經之宗所以旁行天下而不厭彼謂即心即佛淺者何其不知量也以折錐探地而淺地以屋漏窺天而小天豈天地之然耶然百家者雖苟勝之弗如也而至人通而貫之合乎羣經斷可見矣至人變而通之非預名字不可測也故其顯說之有倫有義密說之無首無尾天機利

者得其深天機鈍者得其淺可擬乎可議乎不得已況之則圓頓教也最上乘也如來之清淨禪也菩薩藏之正宗也論者謂之玄學不亦詳乎天下謂之宗門不亦宜乎壇經曰定慧為本者趣道之始也定也者靜也慧也者明也明以觀之靜以安之安其心可以體心也觀其道可以語道也一行三昧者法界一相之謂也謂萬善雖殊皆正於一行者也無相為體者尊大戒也無念為宗者尊大定也無住為本者尊大慧也夫戒定慧者

三乘之達道也夫妙心者戒定慧之大資也以一妙心而統乎三法故曰大也無相戒者戒其必正覺也四弘願者願度度苦也願斷斷集也願學學道也願成成寂滅也滅無所滅故無所不斷也道無所道故無所不度也無相懺者懺非所懺也三歸戒者歸其一也一也者三寳之所以出也說摩訶般若者謂其心之至中也般若也者聖人之方便也聖人之大智也固能寂之明之權之實之天下以其寂可以泯衆惡也天下以其明可

以集衆善也天下以其權可以大有為也天下以其實可以大無為也至矣哉般若也聖人之道非夫般若不明也不成也天下之務非夫般若不宜也不當也至人之為以般若振不亦遠乎我法為上上根人說者宜之也輕物重用則不勝大方小授則過也從來默傳分付者密說之謂也密也者非不言而闇證也真而密之也不解此法而輙謗毀謂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者防天下亡其心也偉乎壇經之作也其本正其迹効其因真其

果不謬前聖也後聖也如此起之如此示之如此復之浩然沛乎若大川之注也若虛空之通也若日月之明也若形影之無礙也若鴻漸之有序也妙而得之之謂本推而用之之謂迹以其非始者始之之謂因以其非成者成之之謂果果不異乎因謂之正果也因不異乎果謂之正因也迹必顧乎本謂之大用也本必顧乎迹謂之大乘也乘也者聖人之喻道也用也者聖人之起教也夫聖人之道莫至乎心聖人之教莫至乎脩調神

入道莫至乎一相止觀軌善成德莫至乎一行三昧資一切戒莫至乎無相正一切定莫至乎無念通一切智莫至乎無住生善滅惡莫至乎無相戒篤道推德莫至乎四弘願善觀過莫至乎無相懺正所趣莫至乎三歸戒正大體裁大用莫至乎大般若發大信務大道莫至乎大志天下之窮理盡性莫至乎默傳欲心無過莫善乎不謗定慧為始道之基也一行三昧德之端也無念之宗解脫之謂也無住之本般若之謂也無相之體法

身之謂也無相戒戒之最也四弘願願之極也無相懺懺之至也三歸戒真所歸也摩訶智慧聖凡之大範也為上上根人說直說也默傳傳之至也戒謗戒之當也夫妙心者非脩所成也非證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以迷明者復明所以證也以背成者復成所以脩也以非脩而脩之故曰正脩也以非明而明之故曰正證也至人暗然不見其威儀而成德為行藹如也至人頹然若無所持而道顯於天下也蓋以正脩而脩之也以正證

而證之也於此乃曰罔脩罔證罔因罔果穿鑿叢脞競為其說謬乎至人之意馮噫放戒定慧而必趨乎混茫之空則吾末如之何也甚乎含識溺心而浮識識與業相乘循諸響而未始息也象之形之人與物偕生紛然乎天地之間可勝數邪得其形於人者固萬萬之一耳人而能覺幾其鮮矣聖人懷此雖以名義發之而天下猶有所不明者也聖人救此雖以多方治之而天下猶有所不醒者也賢者以智亂不肖者以愚壅平平之人以無記惛及其感物而發喜之怒之哀之樂之益蔽者萬端曖然若夜行而不知所至其承於聖人之言則計之博之若蒙霧而望遠謂有也謂無也謂非有也謂非無也謂亦有也謂亦無也以不見而卻蔽固終身而不得其審焉海所以在水也魚龍死生在海而不見乎水道所以在心也其人終日說道而不見乎心悲夫心固微妙幽遠難明難湊其如此也矣聖人既隱天下百世雖以書傳而莫得其明驗故壇經之宗舉乃直示其心

而天下方知即正乎性命也若排雲霧而頓見太清若登太山而所視廓如也王氏以方乎世書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斯言近之矣涅槃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中間五十年未曾說一字者示法非文字也防以文字而求其所謂也曰依法不依人者以法真而人假也曰依義不依語者以義實而語假也曰依智而不依識者以智至而識妄也曰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以了義經盡理也而菩薩所謂即是宣說大涅

槃者謂自說與經同也聖人所謂四人出世即四依也護持正法應當證知者應當證知故至人推本以證其末也自說與經同故至人說經如經也依義依了義經故至人顯說而合義也合經也依法依智故至人密說變之通之而不苟滯也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聖人如春淘淘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聖人命之而至人効之也至人固聖人之門之奇德殊勳者也夫至人者始起於微自謂不識世俗文字及其

成至也方一席之說而顯道救世與乎大聖人之云為者若合符契也固其玄德上智生而知之將旬表其法而示其不識乎死殆四百年法流四海而不息帝王者聖賢者更三十世求其道而益敬非至乎大聖人之所至天且厭之久矣烏能若此也予固豈盡其道幸蚊蝱飲海亦預其味敢稽首布之以遺後學者也

真諦無聖論

真諦者何極妙絶待之謂也聖人者何神智有為之謂也有為則以言乎權絶待則以詣乎實實之所以全心而泯迹權之所以攝末而趨本然則真諦也者豈容擬議於其間哉聊試寓言以明其蘊耳夫真諦者羣生之元心也衆聖之實際也如也非如也非非如也隱羣心而不昧現聖賢而不曜神明不能測巧歷不能窮故經有曰第一真諦無成無得言其體而存之則清淨空廓聖凡泯然言其照而用之則彌綸萬有鼓舞羣動然則體而存之若其本乎照而用之似其末乎當其心冥於

至本也默乎清淨而絶聖棄智是亦宜爾所謂第一義諦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孰為繆乎而秦人以為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而知無者誰歟是亦未諭其微旨也若夫聖凡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存乎影響即凝滯於名數以乎攀緣則眩惑於分別是則非聖而聖而聖人所以大聖無知而知其真知所以徧知昔人有問於昔人曰云何是第一義諦應曰廓然無聖問者或曰對朕者誰應曰不識然斯人也非昧聖而

固不識也蓋不欲人以形言而求乎真諦者也而問人不悟乃復云云刻舟求劍遠亦遠矣以指標月其指所以在月以言諭道其言所以在道顧言而不顧其道非知道也眎指而不眎其月非識月也所以至人常妙悟於言象之表而獨得於形骸之外淨名默爾而文殊稱善空生以無說而說天帝以無聞而聞其不然乎

鐔津集卷三

鐔津集卷四

皇極論

宋 釋契嵩 撰

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萬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萬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亂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為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為天下者必先放皇極而廢大公也是故古之聖人推皇極於人君者非他也欲其治天下也教

皇極於人民者非他也欲其天下治也朝廷國家者天下之大體也富貴崇高者天下之大勢也持之得其道則體勢强持之失其道則體勢弱道也者非他道也皇極之道也周之文武戡削禍亂恢大王業富貴崇高而父子相繼卜世之多也卜年之永也雖往古來今未有其過之者也其功德聲名昭然赫然光播於無極所謂持之得其道者也及乎夷平莊敬下堂而致禮諸侯東遷而苟避戎狄列國强横而不能制富貴崇高而不能

尊岌岌乎將墜其先王之鴻業也所謂持之失其道者也嗚呼數口之家五畝之產而匹夫匹婦尸之其為人至愚也其為治至細也及其操中正而臨之故家人親之鄰里慕之其家道之隆尚可能累世以傳於子孫況乎備天下之大體乘天下之大勢有可致之資有易為之勢用皇極而舉之孰有不從而服之豈不摩肩躡足而歸之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其斯之謂也或曰皇極何道也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

也貫三才而一之曰何謂也曰天道不中正則日月星辰不明風雨霜雪不時五行錯繆萬物不生地道不中正則山嶽丘陵其崩江河淮瀆其凝草木百實不成城隍屋廬皆傾人道不中正則性情相亂內作狂妄外作禍害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也故雖天之高明廣大微皇極孰為天乎雖地之博厚無疆微皇極孰為地乎雖人得秀氣而靈於萬物微皇極孰為人乎故皇極非聖人為之也蓋天地素有之理也故人失皇極而天地

之變從之聖人者先吾人而得皇極也故因而推之以教乎其人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聖人者其先覺之謂也故聖人之所以謹於皇極者其汲汲之於為人也其憂天下之甚也何哉舜禹之後其世益薄囂囂嘌嘌人孰無過小者過於其家大者過於其國又大者過於其天下皇極於是振之乃始推行於九疇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

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吁人莫不舉衡石以正金之輕重引繩墨以正木之曲直及其所以為身也為天下國家也而不知舉皇極而正之是聖賢毫傑之智反出乎匠氏百工之下孟子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夫古之人君（一作君子）其有為也舉皇極而行之故不遑疑不猶豫不稽於神不裁於人雖堯以天下與其人而天下之人不以非其親而怨堯雖禹以天下及其子而天下之人不以私其親而怨禹湯一征自葛始而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而天下亦不以勞其征伐而怨於湯蓋與天下公也舜以匹夫而受人天下周公以天下封其同姓者五十餘國而舜周公未嘗以私己而疑乎天下而天下亦以舜周公公於天下也周有亂臣十人而其國治紂有億兆夷人而其國亡何哉用得中正故不必多也用不中正雖多奚益曰何謂用得中正曰大才授大事小才授小事堪大事者不可以

小失棄之宜小事者不可以大成託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蓋思周之用人大小得其宜也賞罰黜陟者君人之大權也號令刑法者君人之大教也教不中正則其民疑權不中正則其勢欺曰何謂權與教之中正也曰賞者所以進公也不以苟愛而加厚罰者所以抑私也不以苟惡而增重黜者所以懲其過不以貴賤二其法陟者所以陟其道不以毀譽考其人號令者所以定民不可輕出

而屢改刑法者所以約民不可多作而大謹多作大謹則人煩而無恩輕出屢改則人惑而無準以毀譽考其人則愛惡者得以肆其言以貴賤二其法則高明者得以恃其勢以苟惡而增重則失在不仁以苟愛而加厚則失在非禮禮者皇極之容也樂者皇極之聲也制度者皇極之器也不舉其器則井田差賦税亂車服宫室上僭下偪不振其聲則人神不和風俗流蕩不昭其容則尊卑無別上下相繆夫皇極者不為古而有不為今

而無不為堯舜禹湯而長不為桀紂幽厲而消唯在其行之者也行之至所以為帝為王行之未至所以為五霸為諸侯絶而不行所以為亡國得者為聖履者為賢棄而不學者其為小人哉或曰秦漢其於皇極至之乎曰秦亡其國雖不論而皇極斷可識矣漢之於皇極觀其書則一一可辨槩而語之亦未之至其在王霸之間也或者以為然矣

中庸解第一

或曰中庸與禮記疑若異焉夫禮者所以序等差而紀制度也中庸者乃正乎性命之說而已與諸禮經不亦異乎叟從而辨之曰子豈不知夫中庸乎夫中庸者蓋禮之極而仁義之原也禮樂刑政仁義智信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人失於中性接於物而喜怒哀懼愛惡生焉嗜欲發焉有聖人者懼其天理將滅而人倫不紀也故為之禮樂刑政以節其喜怒哀懼愛惡嗜欲也為之仁義智信以廣其教道也為之禮也有上下内外使喜

者不得苟親怒者不得苟踈為之樂也有雅正平和之音以接其氣使喜與嗜欲者不得淫佚為之刑也有誅罰遷責使怒而發惡者不得相凌為之政也有賞有罰使哀者得告懼者有勸為之仁也教其寬厚而容物為之義也教其作事必適宜為之智也教其踈通而知變為之信也教其發言而不欺故禮樂刑政者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者天下之大教也情之發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夫中庸者立人之

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脩中庸然後舉也飲食可絶也富貴崇高之勢可讓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誠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國者其明德於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為也亡國滅身之人其必忘中庸故也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此之謂乎

中庸解第二

或問曰所謂禮樂刑政天下之大節也仁義智信天下

之大教也情之作不踰其節行之修不失其教則中庸之道庶幾乎僕也冥然未達其意子復為我言之叟曰孺子有志哉可聞道也夫教也者所以推於人也節也者所以制於情也仁義智信舉則人倫有其紀也禮樂刑政修則人情得其所也人不暴其生人之生理得也情不亂其性人之性理正也則中庸之道存焉故喜怒哀樂愛惡嗜欲其牽人以喪中庸者也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導人以返中庸者也故曰仁義智信禮樂刑政其八者一於中庸者也夫中庸也者不為也不器也明於日月而不可睹也幽於鬼神而不可測也（測或作無）唯君子也故能以中庸全唯小人也故能以中庸變全之者為善則無所不至也變之者為不善則亦無所不至也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聖人豈不欲人之終始於中庸而慎其變也舜以之為人君而後世稱其聖顏回以之為人臣而後世稱其賢武王周公以之為人子而後世稱其孝中庸者豈妄乎哉噫後世之為人君者為人臣者為人之子孫者而後世不

稱非他也中庸之不修故也

中庸解第三

或問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說者云大立其有中者也斯則與子所謂中庸之道異乎同邪曰與夫皇極大同而小異也同者以其同趨乎治體也異者以其異乎教道也皇極教也中庸道也道也者出萬物也入萬物也故以道為中也其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此不亦出入萬物乎教也者正萬物直萬物也故以教為中也其洪範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不亦正直萬物乎夫中庸之於洪範其相為表裏也猶人之有乎心焉人而無心則曷以形生哉心而無人亦曷以施其思慮之為哉問

曰鄭氏其解天命之謂性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考夫鄭氏之義疑若天命生人其性則從所感而有之也感乎木神則仁性也感乎金水火土之神則義禮智信之性也似非習而得之也與子所謂仁義禮智信其於性也必教而成之不亦異乎幸聞其所以然叟曰快哉子之問吾嘗病鄭氏之說不詳而未暇議之然鄭氏者豈能究乎性命之說耶夫所謂天命之謂性者天命則天地之數也性則性靈也蓋謂人以天地之數而生合之性靈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聖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愛感激知别思慮狥從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愛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義也知别可以成禮也思慮可以成智也狥從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則性之與生俱無有也孰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為物也無知孰能諄諄而命其然乎怪哉鄭子之言也亦不思之甚矣如其說

則聖人者何用教為而或者黙爾然之

中庸解第四

或曰吾嘗聞人之性有上下猶手足焉不可移也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子曰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孟子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而與子之謂性者疑若無賢不肖也無人之與畜也混然為一不辨其上下焉而足可加於首

首可置於足顛之倒之豈見其不移者也子何以異於聖賢之說耶叟曰吾雖與子終日云云而子猶頑而不曉將無可柰何乎子接吾語而不以心通仍以事責我耶我雖巧說亦何以逃於多言之誅乎仲尼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有才不才其分定矣才而明者其為上矣不才而昧者其為下矣豈曰其性有上下哉故其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上智與下愚不移次之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則飲食男女之性唯在於

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則不可謂其性定於上下也韓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謂不移者也不能遠詳其義而輒以善惡定其上下者豈誠然耶善惡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惡而性無善惡者何也性靜也情動也善惡之形見於動者也孟子之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孟氏其指性之所欲也宜其不同也吾之所言者性也彼二子之所言者情也情則孰不異乎性則孰不同乎或曰然則犬牛猶人也衆人猶聖賢

也何以見乎衆人與聖賢耶曰子誠不知也犬牛則犬牛矣衆人則衆人矣聖賢則聖賢矣夫犬牛所以為犬牛者犬牛性而不別也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衆人靈而不明也賢人之所以為賢人者賢人明而未誠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則聖人誠且明也夫誠也者所謂大誠也（夫或作大 或作性）中庸之道也靜與天地同其理動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人以之禮也則君臣位焉父子親焉兄弟悌焉男女辨焉老者有所養少者有所教壯者

有所事弱者有所安婚娶喪葬則終始得其宜天地萬物莫不有其序以之樂也朝廷穆穆天下無憂陰陽和也風雨時也凡有血氣之屬莫不昭蘇訶於郊社宗廟而鬼神來假以之刑也則軍旅獄訟理而四夷八蠻畏其威其民遠罪而還善以之政也則賢者日進佞者絕去制度大舉聲明文物可示於後世仁之則四海安義之則萬物宜智之則事業舉信之則天下以實應聖人之以中庸作也如此

中庸解第五

或者再拜而前曰至哉吾子之言也而今而後吾知夫中庸之為至也天下之至道也夫天地鬼神無以過也吾人非中庸則何以生也敢問中庸可以學歟曰是何謂歟孰不可學也夫中庸也非泯默而無用也故至順則變變則通矣節者所以制其變也學者所以行其通也變而適義所以為君子通而失教所以為小人故言中庸者正在乎學也然則何以學乎曰學禮也學樂也禮樂修則中庸至矣禮者所以正視聽也正舉動也正言語也防嗜欲也樂者所以宣壹鬱也和血氣也視聽不邪舉動不亂言語不妄嗜欲不作思慮恬暢血氣和平而中庸然後仁以安之義以行之智以通之信以守之而刑與政存乎其間矣曰如古之人其孰能中庸也而僕願從其人焉曰由書而觀之則舜也孔子也其次則顏子也子思也武王周公則謂其能以中庸孝也或曰堯與禹湯文武周公豈非聖人耶其上不至堯而下

不及禹湯文武周公何謂也曰孔子不言而吾豈敢議焉曰孟軻學於子思其能中庸乎曰吾不知也曰唐世李翺其能中庸乎曰翺乎其傚中庸者也能則未聞也曰子能中庸乎曰吾之不肖豈敢也抑亦嘗學於吾之道以中庸幾於吾道故竊而言之豈敢謂能中庸乎或曰僕雖不敏請事斯語再拜稽首而退

鐔津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五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初十篇

禮樂

禮王道之始也樂王道之終也非禮無以舉行非樂無以著成故禮樂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禮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禮而為政政乃因禮樂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禮教之養人情莫不棄死而禮正之喪人

情莫不有男女而禮宜之匹（一本作正）人情莫不有親疎而禮適之義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禮理之當人情莫不懷貨利而禮以之節夫禮舉則情稱物也物得理則王政行也王政行則其人樂而其氣和也樂者所以接人心而達和氣也宫商角徵羽五者樂之音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樂之器也音與器一主於樂也音雖合變非得於樂則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樂而紀其成政也聖人待樂以形其盛德也然則何代無樂與何代無禮與禮愈煩而政愈隳樂愈舉而時愈亂蓋其所制者禮之儀也非得其實也所作者樂之聲也非得其本也夫樂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禮之實者在乎物當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禮故其治獨至於無為息洽動植而鳩鵲之巢可俯而視九韶作而鳳凰來格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言舜修禮得禮之實也作樂得樂之本也叔孫通制禮事禮之儀者也杜夔修樂舉樂之文者也舉文則宜其治之未臻也事儀則宜乎其政之未淳也

夫禮所以振王道也樂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達其道而不極（極或作及）於禮欲流其德而不至於樂雖其至聖無如之何也人君者禮樂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禮樂之所適也所出不以誠則所適以飾虛所出不以躬則所適不相勸是故禮貴乎上行樂貴乎下效也夫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朝覲之禮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禮所以教敬也酢醻之禮所以教讓也鄉飲之禮所以教序也講教之禮所以教養也軍旅之禮所以教和也婚聘之

禮所以教順也斬衰哭泣之禮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於禮也禮者會於政也政以發樂樂以發音音以發義故聖人治成而作樂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宮音之沈重廣大以示其聖因商音之剛厲以示其斷因角音之和緩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勁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潤以示其敬律呂正也以示其陰陽和也八風四氣順也以示其萬物遂也猶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見也恐人之未悉故詩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則移風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樂之方者也

大政

大政言其大公也大公之道在乎天則君子不苟能也小人不苟爭也德裕君則君之德裕臣則臣之何必苟能得其生則生之得其死則死之何必苟爭世無苟且則法無所開也人無爭奪則兵無所起也堯舜之所以揖讓治也大公者何推至誠而與天下同適也聖人大誠故其所為（一本無所）則大公也誠以道則以道傳天下也誠以正則以正用其人也誠為大則範法乎天地也誠為小則察微乎神妙也故能道成而不私其位也政成而不有其功也育萬物而不顯其仁也周萬物而不遺其智也故聖人大有為而無累也大無為而化淳也誠也者天道也公也者人道也聖人修天道而以正乎人道也誠者不見也公者見也由所見而審所不見則聖人之道明矣堯命四正其人稱也物所以遂其時焉民所以得其死生焉舜命九官四岳十二牧其人當也故

其政亦臻也教亦顯也堯有子曰朱舜有子曰均二子道不足以在位也迺以天下之賢人也故授之舜也授之禹也蓋以天下為公而天下之人之民孰為有苟私而爭也狄人未化而聖人益德而懷之故德者得其政也政者發其誠也誠者貫乎天地人物鬼神也是故聖人（聖人或作君子）誠之則五材四時罔不若也易曰中孚豚魚吉又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故堯舜之政治所以簡也用人所以當也政簡則無煩法

也用當則無妄官也示五刑所以持民之過失而不章
也修五禮所以正人之恭敬而不怠也政之大至所以
帝也治之大公所以讓也推帝於太上者品治道而所
以勸也歸讓於大德者辨時宜而所以教也後政不至
謂之帝可乎治不公謂之禪讓可乎大公之化熄而人
甚苟私智以計校欺愚以氣力爭當是時也以帝者化
不可也以帝者讓亦不可也故曰賊帝道者自秦始也
亂讓德者自漢始也

至政

至政者言其至義也天下以義舉則政有所伸也（政或作正）
邪有所抑也善有所勸也惡有所沮也愛惡是非其事
萬端有所決也夫權可以扶義其權雖重必行也義可
以行權其義雖輕必舉也權不以義會甚之則終賊義
不以權扶失之則必亂故古之擅大政者必有其權也
操大柄者必濟其政也湯武運大權其所以扶斯義也
周昭徐偃亡大權故斯義所以隳也義也者何域大中
而與天下同適者也適之得其所天下謂之有道也適
之非其所天下謂之無道也聖人建極中以正天下之
所適也其世變而人甚苟私大則私其國次則私其家
小則私其身協義者少也反義者多也而後聖懼其爭
且亂也亦有刑非苟暴也亦有兵非苟殺也欲驅人而
趨其義者也在執者與人不義衆得以而去之與衆不
義官得以而治之是故禹湯文武周公此五聖人者謹
大政故不苟擅大權也行大權故不苟讓大位也征有

扈也放夏桀也殛葛也伐紂也攝天下誅管蔡也以家
傳天下而天下之人從而服之而不有怨也蓋其政至
矣故逸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君子以是不
亦慎政而重權乎迨其政之敝也人因之而作勢其權
之敝也人資之以為亂謂政者名在而實亡也謂權者任
枉（枉或作奇）而忘正也夷王下堂而交諸侯可謂政之不足
也隱公苟讓千乘之國可謂權之不足也齊桓公以伯

自詩可謂權之始邪也周平王以王自降可謂政之始微也夫政之於權猶量之有槩也權之於政猶衡之從石也得其人則正之也非其人則欺之也故道也者待人而隆也孰曰時乎

賞罰

賞罰公王道振也賞罰私王道熄也聖王欲其道行故理其公私也賞罰以正善惡公也賞罰以資喜怒私也公之所以同天下也私之所以異天下也天下同之

其道不亦興乎天下異之其道不亦寢乎賞罰者天下之大中也宜與天下共之也王政者所以正善惡也天下之善不可不賞也天下之惡不可不罰也賞罰中所以為政也賞也者近乎恩也罰也者近乎威也孰有喜而不欲推其恩耶怒而不欲加其威耶故曰非至公高明之人不可授之以賞罰之權也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蓋戒之深也周之季非無賞罰也蓋賞罰出

其私也出於私所以致天下之亂也以私賞則恩歸乎私者也以私罰則威在乎私者也威以驅衆衆必隨之恩以懷衆衆必效之衆人無常心與利害而推移其利則苟附也害則苟免也擇之正偽其亦寡矣古人譬之牛馬唯婁委巳者也柔焉媚之與衆為之不可沮也夫賞罰者先王行道之大權也欲道之行則不可俾賞罰之權須臾在私也小私以之則瀆是刑也大私以之則瀆是兵也瀆兵則征伐出於諸侯自是始也瀆刑則政

令出於大夫自是始也故春秋諸侯專征而春秋罪之春秋諸侯專封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諸侯之賞罰也春秋之大夫專取而春秋罪之春秋之大夫專與而春秋罪之蓋不與其大夫之賞罰也春秋者所以示王者之賞罰也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人冒罪而作春秋所以懼後世之賞罰者也

教化

禮義者教之所存也習尚者化之所效也非所存則其

教不至也非所效則其化不正也是故善教者必持厥禮義也慎化者必防其習尚也天下不可無教也百姓不可不化也為天下百姓上者教化其可亡乎教化風也民飛物也風其高下則物從之浮沉也聖人慮人之流惡而不返故謹於教化者也夫教者生於官政也化者成於民俗也禮義者示於朝廷國家而見於天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其所生猶氣脉也所成猶四體也人欲豫其四體而不理其氣

脉者未之有也所生者正則所成者端也所視者修則所見者治也是故古之在官政者必先修禮義以正其己而後推諸其人焉人之未從也必自揣其教之未造即則加修以勸之又未之從也此其淫風邪俗者也始可以舉法以懲其犯禮違義者也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誅一罪而人明舉一令而人從此所謂教修於上而人化於下也後世則不爾也不治所教而欲其所化也可乎政不正而責人違義教不中而責人犯禮是亦惑矣禮也者中也義也者正也上不中正而下必欺邪焉教化之感蓋其勢之自然也猶影響之從形聲也諺曰形端影直響順聲和(上二句似文倒)及其不直也不順也責形聲耶責影響耶是故君子入國觀其俗尚而後議其政治也

刑法

問曰在古法寬刑省而民之過姦者庸寡後世法謹刑繁而民之過姦者滿多斯何故爾曰古之以刑法者存

其本故民過者鮮也後之以刑法者存其末故民過者多也曰何謂本末乎曰政教者其本也刑法者其末也苟輕本而重末也與夫灑油救焚用之雖甚而其焚愈熾何由熄哉或曰僕也故不識政教之所以為本者也幸吾子盡言之曰人之善惡豈其性之素爾是物移之而然也故開之利則喜焉推之害則怒焉是故聖人知其如是也制田里以通其安所生養致庠塾以導其相為孝悌澤梁交通教其不相爭利關譏市平教其不相

歟負十一之賦教其救私奉公為之禮以節其哀樂之情為之樂以正其遺風舊俗號令以定其言刑法以防其失不幸有一坐法當刑而聖人猶求諸己曰使民如此蓋朕教之未至政之未修而寛之不以刑為禹南狩至蒼梧視其市以罪殺人泣而下車問之左右曰若罪人也不順而至然君王何以傷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心為其心今朕為君而人自其心是以痛之也文王之時有虞芮兩國爭封而訟於文王文王詞而釋之

既而曰政之不明使其然也而篤務政虞芮由是息訟夫人情孰不愛好而憎惡貪生而懼傷苟同有以得安樂其生得和同其族類得遂性人得美稱豈肯愬然不相從而為之也雖夷貊之人必不能如此之不變也斯古聖人之所以力推於教化者也故古之人鮮過者善其俗者也蓋其政教之致也政教致故無所用其刑法者矣君子不得已而用之非專之也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故曰刑也者成也上古一切而成之者也刑不預章故民不知法民不知法則無所生其訟端有虞氏知其後世益薄懼吏巧法苟陳故制五刑於其書曰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後世其德益衰而書其刑名不可勝數刑愈繁而民愈惡蓋其本末倒持故也逮韓非申子商鞅輩苟作慘酷之刑秦人用之未終世而其國滅亡不暇然若甫侯之刑鄭侯之法以至公而持尚可以救一世之敝奈何又後

之俗吏僥倖文法從其心以淺深刑罰從其情以輕重夫法者先王所以務禁姦也及其敝也為姦刑者先王所以制沮暴也及其敝也為暴非特為暴亦所以引人生暴非特為姦亦所以引人生姦是故君子之論刑法者重其本而不重其末也或曰子之言可謂迂矣非適時變也如子之論宜古而非宜於今也今之民滋惡非刑法不能治古之民尚淳必教化而可勸苟尚以教化于今世則獄犴益豐而殺人者罔閒曰子誠通於時而

乃塞於道也謂時則古猶今也謂道則善猶惡也古之民淳蓋得其道也今之民偽蓋失其道也予患道德之不修不患其民之不速化患政教之不臻不患其民之不淳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言道之不遠可修而至之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政教化民之疾也漢文帝修淵默為之政務於寬厚恥語人之過失化行而世無告訐之俗命張釋之為廷尉欲其持法甚輕於是刑罰大省

歲卒斷獄四百天下有刑錯之風唐太宗平世禍亂欲以文治天下引房喬杜如晦諸儒輔相力行王道天下遂大治貞觀三十年民家外戶不閉嶺表行旅而不裹粮歲卒斷獄不過三十人肆之還家而其人應期畢至當是時也天下亦幾乎刑錯之風然漢唐二世各接乎秦隋舊俗其民也豈唯雅善乎而矣教治之如此也豈非在其道而不在其時乎古語曰治天下顧其力行何如耳或人默然再拜而去

公私

公道者導衆也私道者自蹈也公私者殊出而共趨也所謂共趨者趨乎義也公不以義裁（裁或作材）則無以同天下私不以義處則無以保厥躬義也者二道之闗闔也公私之所以翕張也是故君子言乎公則專乎公道也言乎私則全乎私道也不叛公而資私不效私而亂公故率人而人從守己而己得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蓋言其得公道也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蓋

言其失私道也彼君子兮不素飡兮蓋言其不以私而冒公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蓋言其不以公而忘私也方周衰而私道強也其諸侯也專征其大夫也專政厥禮樂祭祀也顛倒不倫二百餘年尨戎大亂而不沮春秋作故正之公道逮乎秦氏捩試商君之法而公道復強也天下困其賦百姓斃其刑秦不改世尋亦亡矣然公道不必強也私道不必弱也正而已矣王制十一之賦井田則八家九百畝澤梁不禁關譏不征罪人不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乃公私之鈞也夫公私也者存乎大也則國家朝廷之謂公也百姓編戸之謂私也存乎小也衆人之謂公也一身之謂私也苟得義焉雖其小者亦可尊也苟不義焉雖其大者亦可卑也漢之孝文以千金而罷露臺可謂鄙私也以一弄臣而沮法可謂妨公也唐之太宗方議太子投力而曰拜之爾舅與爾可謂蔽公而耀私也藺相如之不校廉頗可謂尊公而卑私也管夷吾之三歸反坫可

謂尊私而卑公也舅犯可謂始公也荀息可謂終公也王莽可謂蔑公也蔑私也晁錯請削可謂苟公也平津示儉可謂苟私也霍光以其竇不討賊可謂不純公也公儀休祛其葵織可謂純公也曾子寇去而反武城可謂不苟公也子路結纓而死可謂不苟私也顏真卿以害其死可謂不用私而屈公也東夏綺角四生者可謂以公而屈私也黔婁嚴君平可謂安其私也魯連叚干木可謂不以公而渝其私也嗚呼公乎私乎大也小也其在物也豈不昭昭乎豈自昧而欺其中乎

論信

人道信之端也人無信雖道何以教乎道推信所以行也信導道所以達也君子務道是故謹於信也君之信存乎政也父之信存乎親也師友之信存乎法也政惑則民無所信也親欺則子無所信也法失則官學無所信也故善為政者正號令而其民不敢違也善為親者正恩愛而其子不敢疑也善為法者正學行而其徒不

敢不敬也君子正信也小人苟信也正信故久行而不違其道也苟信故久與而必失其義也小人不信天命也君子不信不義也不信天命故妄求而多過也不信不義故無妄而自裕也然則正小人之信莫若發乎君子之道也奉君子之信莫若免乎小人之過也甚乎後世之無信也然非人之無信也其所以為信者不足信故也表達路者堠書也表人民者教令也堠書惑則達路者所以迷南北也教令失則人民者所以欺上下也

湯武者有教而天下禀也有誓而天下從也是亦其所表端也為後世者出令而自惑行事而自欺説道而自反若是則是示無信于其民也于其子也于其徒也其為無信不亦宜乎恐世失誠堯舜所以謹信也恐世失信湯武所以誥誓也恐世失誥誓春秋所以謹盟約也恐世失盟約諸侯所以交質子也然盟愈謹而渝愈數質愈重而亂愈甚故曰諸侯苟信而非信三王推信而招信五帝懐信而大信大信故不令而人自化也推信故

有令而人自從也無信故雖令而人不敬也不令者其化誠也有令者其教正也雖令者其政亂也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于孟津武王以大義信於天下而天下不忌不從也唐太宗肆當刑之人以期而其人應期皆至太宗以大刑信於天下而天下不敢不服也可信而不信不智也不可信而信不祥也信可信信誠也信不可信信佞也信佞危之也信誠安之也君子之信安危之所繫可不慎乎君子信人之言而不揣人之情也小人揣人之情而不信人之言也

説命

物皆在命不知命則事失其所也故人貴盡理而造命命也者天人之交也故曰有天命焉有人命焉天命者天之所鍾也人命者人之所授也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總曰天命天命至矣人命必至之雖幽明其有效也必之雖貴賤其有定也貴賤有定故不可曲求於天也曲求於天則廢乎人道也幽明有效

故不可苟恃乎人也苟恃乎人則逆乎天道也是故古之人有所為者不敢欺天命也有所守者不敢越人命也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何謂人道乎人道修教者也故古之人德合天道而天命屬之德臻人道而人命安之春秋先春而次王此聖人顯王者之尊天命也以正次王此聖人明文王法天而合乎天道也故得天命者謂之正統也廢人道者謂之亂倫也曰正統曷詳哉吾子書云也曰昔者民阨洪水天下病之禹以勤勞

援天下於既溺功德合乎天而天命歸之故謂正統有夏之末也民不勝其虐天下苦之以湯至仁而天命歸之故為人統也殷之末也如夏文王以至德懷民故天命將歸而武王承之故為天統也秦也隋也而人若其敝漢唐始以寛仁振五季偽亂也吾宋以神武平故天命皆歸焉曰天事幽也莫可聞見接而謂天命也曷以明之耶曰人心歸其德而五行七政順其時者也此舜禹湯武之所以享天下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此所以明天命也異乎後世則推圖讖符瑞謂得其天命也用五行相勝謂得其德也五勝則幾乎厭勝也符瑞則幾乎神奇也魏季南北雜然稱制而互謂自得天命也而以兵相凌四海之内虓民如棄芥夫天命者因人心而安人也是則人心歸其德乎五行七政順其時乎雖曰奉天之命其實安天之命者也後世不仁而棄德始異者之致之也坐其罪故不容於刑天命者大命也人命者稟天而成形亦大命也交大命者貴以正氣會會之不得其正也雖成其人非善人也雖成其形非美形也故天也常乘正而命人故人也常持正而乘天如君非得其忠不可推命於其下臣非有其職不可稟命於其上父命其子必待孝子奉父命必須恭天人之道也古之所謂正統也者謂以一正而通天下也統之不正則天下何以通乎後之不及乎古者多矣豈天命之未至乎正也哉

皇問

或者問曰今稱皇者而不列其道真學士固疑之而罔辯雖然百家雜出君子謂非所信也是果有然是果無耶吾子至學不謬聖人必能引決為我明之也曰是何云乎皇道豈無有耶特乃不見耳夫皇道者簡大無為不可得而言之也淵淵黙黙合體乎元極元也者四德之冠也五始之本也體而存之聖人之所以化也推而作之聖人之所以教也教也者五帝之謂也化也者三皇之謂也善推教化則皇帝之道皎如也古語云德合元

者皇德合天者帝與仁義合者王仁或作人孰曰皇無道眞
乎曰如此也孔子盍推而廣之而祖述則何獨尊乎堯
舜文武而已矣曰夫聖人之云為者必以其時之所宜
也苟非其宜雖堯舜必不能徒為也故曰孔子聖之時
者也言其能以時為而為之也昔者孔子處周之衰世
因酌後世之時必也益薄且偽因不稱以簡大之道化
是故推至乎禮樂政刑者也蓋以合乎後世之時為治
之宜也然禮樂大造莫造乎堯舜者也刑政大備莫備

乎文武者也此孔子所以推尊乎堯舜文武者也故皇
道者聖人存而不推也王道者聖人推而不讓也易曰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聖人現
皇道而存之者也禮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
之逮也而有志焉此聖人歎皇道而不得行之也適有
羸粮而趨於行者不審其所以往而趨於行也第以路
岐相爭斯雖愚夫亦笑其不知道也與乎今之學者所
以辯何以異哉老子莊生亦頗論皇道而學士嘗以為

聖人之書雜其所出而鄙之此亦非詳也夫皇道也以
易言之則文王周公其先德也彼老莊也又何能始之
乎曰孔氏云伏犧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今子也
而論皇帝而安見其所謂大道常道者耶曰彼孔氏者
以迹其教化而目之也吾本其道眞而言之也教化迹
也道本體也窺迹則宜其有大有常極本則皇與帝者
宜一孔氏可謂見其徼者也烏足以知道淵耶或者曉

然而作

乾隆御覽之寶

鐔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六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次前十篇

問兵

客以論兵問而叟㩳然曰何是問之相屬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謂子其學兼儒儒之道具於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謂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義而已矣客不達且引去叟介然謂席人曰兵者刑也發於仁而主於義也發於仁以仁而憫亂也主於義以義而止暴也以義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亂以仁而憫亂故圖生而不圖殺是故五帝之兵謂之正刑三王之兵謂之義征義征舉而天下莫不懷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順也炎帝之後不逞而軒轅氏陳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共工氏封豕其民而顓帝伐之亦未戰而遂服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紂為無道而武王征之

至于孟津不詔而諸侯會紂有億兆夷人不用於商而用於周周衰而兵道一變所謂仁義者遂妄矣乃發於暴而至於詐強國以兵橫大國以兵驕忿國以兵亂貪國以兵侵齊始勝於楚而齊後負於晉晉始勝齊而晉復負於秦迭興迭亡類乎博塞之為玩夫兵逆事也無已則君子用之是故聖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專造天下也穀梁子曰被甲嬰胄非所以興國也則以誅暴亂也文中子曰亡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仁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聖王無以尚可以仁義為故曰仁義而已矣孤虛詐力之兵而君子不與吾其與乎席人咨嗟曰未之聞也羅拜而罷

評讓

世所謂讓者宜有輕重而學者混一而論之於禮無別則後世何以取法乎若夫天子以其天下讓諸侯以其國讓卿大夫以爵位讓士庶以名利讓是皆有所以而讓之者也其所以讓之得其正則其禮可取也所以讓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 卷六 二

之不得其正則其禮何所取乎夫讓也有以時而讓者有以義而讓者有以名而讓者有以勢而讓者有以苟而讓者以時讓者仁以義讓者勸以名讓者矯以勢讓者窮以苟讓者亂魯之隱公其苟讓者也漢之孝平其勢讓者也吳季札曹子臧其名讓者也太伯伯夷其義讓者也堯舜其時讓者也堯之時大同其時可讓故遜于賢而天下戴其仁也故曰以時讓者仁禹之世浸異其時不可讓于人故其子承之而天下亦戴其仁也太伯伯

夷以賢相推而其義可讓也讓之足以勸百世故曰以義讓者勸季札子臧當列國相爭而父子交殘乃以讓名奮所以矯激其時也故曰以名讓者矯漢之孝平迫于强臣之勢而其身窮困殆不能振遂以其天下讓故曰以勢讓者窮魯之隱公不以正讓非其人而苟去之卒至乎淫亂故曰以苟讓者亂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荀子曰堯舜禪讓（或作擅字依荀子文也此乃專擅意也在理當作擅與禪與）是不然也天子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者夫有誰與讓矣揚子曰允哲堯擅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韓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得所也然四子皆不達乎聖賢之時也其言孰為詳乎如堯非其時則豈肯以天下讓于他人乎使禹得堯之時而天下豈及其子乎所謂堯舜禹其奮於萬世之上者正以其時而為之者也堯舜禹其聖之時者也嗚呼後世者其人自私甚乎禹之時也而傳授者不能本禹曰吾慕堯舜為之禪讓是亦妄矣其知時乎

問霸

問者曰君子稱王或不稱霸謂霸孰權謂王脩信也而霸孰謂無信邪固疑其道也幸吾子辯之使桓文之事皆悉也曰王尚德霸尚功夫王有權王者以權而行德也霸有權霸者以權而取功也取功故其權未必不私也行德故其權未必不公也故公者為權而私者為詐也王有信誠信也霸有信假信也假信故愈久而愈渝誠信故愈久而愈信齊桓公方會諸侯自北杏底幽十

一主盟而諸侯皆順其信存也及城緣陵而諸侯皆散其信渝也晉文公其戰克楚踐土之盟以功自高遂名天王其軍詐也是故君子稱之稱其當時之功也不稱者或無者字惡其詐且不誠也詩稱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善罰之功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卑霸之道也中古之霸有異禮而無異道後古之霸有異道而無異禮守職命而不擅征不亦有異禮乎信征伐而尚詐力不亦有異道乎故曰霸非古也亂王政

自桓文始也今俗曰霸道適變治者不可不用也仲尼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其含諸噫致合天下之猖狂詭譎傳會于孫子吳起之說淫溺而不反者也此誠愚者之言烏足與知聖人之意邪所謂適變者蓋君子因事而正之以義者也豈曰以智詐而變正道者也春秋之譏變古正以諸侯用私而變公者也夫至道之世不顯權至德之世不懷功懷功恐其人因功而競利也顯權恐其人因權而生詐也是故堯舜之化淳而文王之化讓漢氏曰吾家雜以王霸而治天下暫辱而終薄少讓而多諍

巽說

易曰巽以行權何謂也曰君子乘大順而舉其事者也時不順雖堯舜未始為也重巽順之至也陽得位而中正當位也剛正以用巽用之當也故君子為之也乘其順履其中效其用其道莫不行也其物莫不與也然則

時之順必大權然後帥其正也權之作必大人然後理其變也權也者適變之謂也夫大人其變也公小人其變也私權也者治亂安危之所繫也故權也不可以假人也孔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蓋慎之至也至順者大有為之時也位中正者君之位也剛正則用巽天下之大權也唯天子居其位行其權以順其時也用巽則以制其物也用巽不可以示其民而使知之也制莫之制則亂也慎密

則民不知其所以而姦不生也故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九二曰巽在床下盖言卑而失其正也不可以用巽也用巽則物不與而且亂也上九曰巽在床下喪其資斧其貞凶盖言過其時則用斷不可是失其權也九五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盖言慎其出號令也故號令不可輕發而屢改也是故用巽不宜在九二也上九用巽固不可

也（用或作則 或無固字）九五其用巽者也宜專乎號令者也

人文

辯者曰是世文隆天下其將成乎其隆者文言也而文言烏足以驗乎天下成邪何文其可驗乎曰必也人文也易曰觀乎人文而天下化成斯之謂也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貴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夫聖人以盛德教天下而天下保其德也亦大刑所以約之也既正則傳刑而達德也德也者待刑而輔之也刑也者待德而忌之也（忌或司字）是故文武皆得則其政和而其民安刑德皆敝則其政失而其民散此君子所以見天下之成敗也吾觀周文文武至之也宣其甚刑而平其德衰也吾觀漢文高文僅至也惠其減德武其多兵也吾觀唐文文皇大正而小繆也曰三代之道有質焉有文焉曰文而亡質王道其可盡乎故曰質文者聖人

之所以適變而救敝也質文本正而末敝也質如不敝何以文為文如不正何以質為故吾所謂文者盖言文治之正也孔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曰言文將無用乎曰孰不用也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廋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廋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也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也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己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

性德

性生人者之自得者也命生人者之得於天者也德能正其生人者也藝能資其生人者也然性命有厚薄而德藝有大小也性命者生所雖得而未嘗全得其厚薄者也德藝者人所宜能而未必全能具大小者也古之人厚其性而薄其命有也而古人不惑古之人達於藝而窮於德有也而古人不亂故曰聖賢無全德君子無全能有其內而無其外聖賢之所以無全德也能於德

而不能於藝君子之所以無全能也德上也藝下也君子脩其上而正其下也故其不必工於百工而尊於百工也性內也命外也聖賢正其性而任其命故其窮之不憂而通之不疑也伊尹古之賢人也方耕于莘田田之耕夫以其能尚之而伊尹不敢與之校呂望古之賢人也方漁于棘津津之漁人以其能尚之而呂望不敢與之校迨乎二子德顯于商周也而天下百姓由之正矣孔子古之聖人也方力聘之秋猶一旅人而不暇息也方時命大謬而亂物物焉不失其道也顏子子思原憲孟軻古之賢人也窮於幽閭委巷樂然將終其身而衆子也不易其樂夫德也者總仁義忠孝之謂也性也者原道德思慮之謂也仁義忠孝修而足以推於人矣君子之學學其正也何必多乎道德思慮明而足以安其生矣聖賢之盡盡其生也何必皆乎是故聖賢之世而占相卜祝者無所張其巧也君子之前而孫吳申商者無所夸其法也夏人之學曰教殷人之學曰序周人之學曰庠夫三代之學皆所以詣人而學於德也德義

者學之本也文藝者學之末也三代之盛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本也三代之敝其教天下所以學其末也學末故天下皆偽也學本故天下皆厚也是故君子貴其教本也聖賢貴其盡理也古人有言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哉古人有言樂天知命吾何憂乎窮理盡性吾何疑乎

存心

教人者正其所存能教也存心者省其所感能存也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心其非定象也在其所存者也應之非定名也在其所感者也其所感苟存而應之豈不速乎而感應之數未始失也吾嘗驗之其人聞其為心始善而人鮮不愛之也聞其為心始惡而人鮮不惡之也雖喜怒未出其己而彼之愛惡已來故存心者必慎其所以感之者也而辨人者必觀其所以應之者也是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

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有人于此曰人莫之知以惡心而欺人迨惡積而禍至孰曰心不可知乎有人于此曰心不可欺以善心而待人迨善積而福至孰曰人可欺乎故曰禍福與善惡相交也嗚呼人之不信久矣哉信其所心而不信其所感也夫天地至遠而誠感之通性理至神而物感之滅堯舜不家勸而天下厚厚之感也桀紂不人誘而天下偽偽感之也感應之謂其可忽乎休徵者所以應其善政之所感也咎徵

者所以應其惡政之所感也五福者善人所存吉之驗也六極者惡人所存凶之驗也天人相與未嘗睽也吁豈天為之人實召之夫政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萬民之所由也政之善惡民所以而從之者也故驗之雨暘燠寒風五者示天下之同之者也人者一身之自也人之善惡身所以而振之者也驗之福極者示一身之自之者也方諸感月而水焉陽燧感日而火焉雲從龍也風從虎也南人發歌而此脫地名二字草舞銅山始崩而景陽

鍾響此物之相感然也人道以情感故生生不窮聖人以神感故幽明一通是故存心于賢而賢至存心于不肖而不肖來存心于親則其子孝存心于學則其徒勸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斯言近之

福解

世之曰福專利而言之者也吾之曰福專道而言之者也利道故而判福為兩端焉利福者嘗多有也道福者嘗寡有也多謂衆人也寡謂聖賢也故曰聖賢之福聖

賢之所得也衆人之福衆人之所得也聖賢所得而聖賢樂之衆人所得而衆人欲之欲之故天下競利也樂之故天下安性也是故世之人無樂之者不為樂也有欲之者非為安也得聖賢之得謂之重也得衆人之得謂之輕也重所重所以率天下敦道也輕所輕所以教天下薄利也齊侯楚子其富貴天下不逮也及其以之與侯相爭相殺也雖曰福之其實禍之顔回原憲其貧賤天下之至也及其樂道全德而後世慕其美名也雖

曰極之其實福之今世俗視君子之樂然其身不振曰福奚為聖賢邪視高明之家恣勢充欲曰唯福也將跂意而圖其富貴是安福之謂乎使天下之相率背道而趨利斯言者之罪也夫聖賢之福福之本也衆人之福福之末也脩本以來末者古人有之舜其是也以末而行本者古人有之周公其是也猶吾先聖人曰道為福基可以修行也矣故君子有道而無富貴曰時也而君子不慊有富貴而無道曰忝也君子恥之富貴而有道君子廣之也後世舍聖賢而從衆人不亦輕本而重末乎本末顛倒則天孰與厚也哉

評隱

文王太伯其同道者哉文王始之事紂其隱德焉泰伯終之遜吳其隱名焉君子之出處語默也皆所以訓也文王太伯之同道同其作訓也故曰世亂隱德世治隱名隱名者所以警其爭名者也隱德者所以遠其害德者也遠害者聖人之時也警爭者聖人之化也化以感

人其聖人之至德也時以教人其聖人之大義也微大義則後世之君臣安得以其道全也微至德則後世之昭穆安得以其禮序也天地之道遠也其生可見而其所以生不可見也聖賢之道亦遠也其為可見而其所以為不可見也辯生曰有許由者輕天下而避去其義高而其事疑也苟事誠而義博亦可以媿其盜國者之心乎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舜依乎中庸而隱

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舜哉至矣不失其道也一鄉之賢隱則其鄉之禮可知也一書之道隱則其書之文可知也故謂文必工文不工則失其道也謂禮必脩也禮不脩則失其賢也是故一天下之治亂由賢人之隱見而所以章也可不重乎一賢人之動靜將天下之教化而所以勸也可不慎乎呂望東海之隱稱隱也伯夷西山之隱憤隱也顔回之隱不須時不怨世樂隱也原憲之隱不畀論以儕俗驕隱也四皓之隱去以避亂來以

補政達隱也谷口鄭子真脩隱也成都嚴君平和隱也曼倩隱於朝玩隱也子雲隱於官苟隱也孫思邈盧鴻一處不汙道出不屈節高隱也張果之隱詭隱也李泌者身朝而名野接祿而尚君假隱也李脫名者身伏而達言釣隱也

喻用

水固勝火而善固勝惡也苟用之不得其道雖水火善惡亦不可得其勝矣水之制火必於火之方然而水可勝矣善之制惡必於惡之未形而善可勝矣及其惡至乎不可掩而欲推善以救惡火至乎不可熄而欲激水以沃火其勢可勝之乎君子小人者其善惡之所出者也是故君子用則其政善小人用則其政惡也斯欲政善而專用小人暨其惡熾至乎暴戾上下欲君子而拯之也是奚異乎激水而沃者邪雖有彥聖之人如彼堯舜禹吾知其無如之何也故古之善用人者用君子必先而小人必後君子先用善得以而制惡也小人後使

惡得以而遷善也禮不容小人加乎君子不使不肖高於其賢所以隆善而沮惡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者君子有志可以與守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者君子有法可以與為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者惡小人之加乎君子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者疾小人之玩政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者怨不用君子也雖

小人之道不能不加於盛德之家雖君子之道不能不沮於已破之國用舍之政然也一小人壞之于其前雖百君子莫能脩之于其後一君子治之于其上雖百小人莫能亂之于其下邪正之勢然也越之漁者使其子漁于夷溪鄙者專之能者散之（散疑筆悞宜作助彙）及鄙負其所使也網則隳其紀綱而命能者治之能者終不能也

鐔津集卷六

鐔津集卷七　　　　宋　釋契嵩　撰

論原

文勢稍短於前總會二十篇成卷也

物宜

君子發身以道不以財庶人謀生以力不以詐大夫趨事以義不以利是三者正然後天下可以觀王道也夫王道也者正宜也小大之物正其宜則何有乎亂世也夫道義固君子大夫之所宜也利力固庶人之所宜也

曰君子而專財曰大夫而專利曰庶人而玩智詐是喪其宜也矣大夫處上猶衣也庶人處下猶裳也上宜衣而下宜裳必也苟上而下之下而上之不亦倒且亂乎道其何效哉冉求嘗為季氏宰為季氏而聚斂孔子惡之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若求者以人而利之尚不容於君子而如此也矧以己而利之孰可容乎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亮乎安國家天下者在義不在利也

善惡

有形之惡小也不形之惡大也有名之善次也無名之善至也有名之善教而後仁者也無名之善非教而仁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不形之惡譏人者也譏人之惡存其心殺人之惡存其事事可辨而心不可見也教者情也非教者性也情可移而性不可變也玩隣人之子也好語誘之可以喜惡語激之可以怒及其趨於父母也雖美惡之言而不能親踈之也其盜跖膾人肉而

人皆能惡之少正卯顯於朝而衆不能辨之是故君子善善也必審其名同惡惡也必辨其情異夫賞罰者所以正善惡也聰明不能盡其善惡則不足與議賞罰也故察譏在微誅譏在持刑殺宜議性善者宜任情善者宜使察譏不微則不能觀其心之所之也誅譏不持則不能遏其大惡也刑殺不議則不能究其誠也任性善則安危不振也使情善則威福不專也善善得其宜也則大賢盡其德而小賢盡其才也惡惡得其所也則譏

人悛其心而殺人伏其罪也孰有正善惡而治道不至乎哉

性情

性貴乎靜故性變而不可太易情患乎煩故情發而不可太早太早則傷和太易則傷中反中和則陰陽繆損民壽而物多疵癘是故聖人之隆治也仁以厚人性義以節人情是所以陰陽和而遂生物者也禮教二十而冠者蓋以其神盛而可以用思慮也教三十而娶者蓋

以其氣充而可以勝配耦也故古之君子觀陰陽而所以知其性情之得失觀情性所以知聖人之道行否然後以其得失究其本末相與人主起天下之病癖雖伊尹匹夫之賤而猶曰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嘗五就桀五干湯而不沮其以天下自任如此之勤也今天下之民方髫鬌未剪而以利害相欺父母則慢之唯其姦巧之不早也僅童而男已室女已家過之則淫奔是不亦性變之太易乎情發之太早乎將不有所傷乎欲世蹈中和則何異乎適胡而南轅其安能至之也吾觀陰陽繆則寒暑風雨庸有及時百穀種植未始不疾其人則夭者世嘗多有而仁壽者寡焉適見情性失之之效也人失情性既如此也而聖人之道行也豈曰至乎謨者尚曰天下甚寧是亦諛也而嚚嚚不肯知其失操其本為人主起天下之病則又奚貴其當時者古語云日中則熭操刀則割言適用於當時也若伊尹始窮賤之不暇彼欲適用豈當用耶而

伊尹為之今乘適用之時攝當用之柄而不肯為之不亦為伊尹媿乎

九流

儒家者流其道尚備老氏者流其道尚簡陰陽家者流其道尚時墨家者流其道尚節法家者流其道尚嚴名家者流其道尚察縱横家者流其道尚變雜家者流其道尚通農家者流其道尚足然皆有所短長也苟拂短而會長亦足以資治道也此固本其所出尊儒也司馬

遷會其所歸尊始也尊始者其心弘也尊儒者其心專也固嘗非馬氏以其先黃老爲甚繆是亦固不見其尊儒之至者也若黃帝之道其在易矣易也者萬物之本六藝之原也其先之不亦宜乎宣班氏之知亦有所不及乎伯夷之所長者淸而所短者隘柳下惠之所長者和而所短者不恭孟子尊二子之所長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遷之心抑亦與孟氏合矣故君子善之

四端

司馬長卿揚子雲其人其文皆世之稱也及揚子爲劇秦美新長卿爲封禪書也封禪之言恠乎淫徒加其夸大之心者也美新之言苟言也記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賢而不默孰與默耶是皆不宜爲而爲之也鼂錯論五帝三王之道諸其極也宜賢于管子仲晏子嬰及其請削諸侯之封舌未卷而鼂氏以赤其族蓋時未可言而言之也東方朔枚乘其才俊㒕涌飛書走檄不足其奮筆然皆不能效一官就一政蓋徒才而不得其實能也劉向劉歆皆漢室之賢儒暨治傳也父子各專師說而家自是非蓋得道而不得其極也道而不極非道也才而不效徒才也發而不時逆理也爲而不宜失義也是故事貴合宜智貴識時器貴適用法貴折中中也者道義之端也用也者器效之端也時也者動靜之端也宜也者事制之端也四端者君子之道之至者也善學者不得其端不盡也善爲者不得其端不舉也是故古之聖賢學道而有道興事而濟事存其端而已漢世之二三子雖激昂而無所成其德抑亦未得端而然也

中正

物理得所謂之中天下不欺謂之正適中則天下無過事也履正則天下無亂人也中正也者王道之本也仁義道德之紀也人以强弱愛惡亂其倫而聖人作之教道以致人於中正者也教者效也道者導也示之以仁義使人所以效之也示之以禮樂名器導人所以趨之

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君子所以自行其道者也時人斯其唯皇之極此君子所以進人趨其道者也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君子所以惡人不由是而適其道者也是故治人者非以中正存其誠則不足以與議仁義禮法也教人者不以中正脩其誠則亦不可以與議仁義禮法也夫聖人之法猶衡也斗也而持之在人者也持之不得其人器雖中正而人得以欺之也金石之音中正則其所響也震而其所應也和人之

誠中正則其所作也至而其所感也詳是故古之君子也謹其所守行其所得雖貧賤也處其窮閻幽室而不渝也雖富貴也乘崇高之勢當天下之尊而不變也及其感物也不感而人畏不語而人信不勞心不役力而其教化行者鬼神助之天地祐之昌其然也蓋天地之理與人同也何以同乎其中正者也

明分

萬物有數大小有分以數知變化之故以分見天地之理是故君子於天道無所惑焉於人道無所疑焉氣凝而生生則有飲食氣散而死死則與土靡是人道之分也穹窿無窮日月星辰而已餘物不容是天道之分也載山振水資生金石草木（或無草木二字）是地道之分也人數極雖天地（或無地字）不能重之天地變雖人不能與之是又天地之定分也今曰天可昇海可入黃金可以巧成喻雲氣與神遇而不死是焉知變化之故而見天地之理乎雖庸人亦謂其不然也而齊威燕昭秦王漢武紛綸

趨之留連而忘返亂巡狩之制繆祭祀之禮孰謂是四人主者聰明聖智度越於庸人乎天道大公也人道大同也同者同其死生也公者公其與人相絕也苟其公衆人而私一人孰謂天乎苟其同形生而獨不死豈謂人乎是故聖人皆罕語天道蓋不以天而惑人者也嘗正祭祀蓋不以人而瀆神道者也

察勢

兼金百鎰借盜而監守雖未亡金其隣人固以疑矣臨

赤子于不測之淵雖未溺子其父母固以憂矣然其勢既當憂且疑也而人不得不憂疑也夫威權者天下之利器也其重豈直乎百鎰之金乎而委之于佞倖不肖之人佞倖豈直盜乎而昔君子不疑百萬師旅其性命之衆豈直乎一赤子之生乎而暴之于戎狄之鄙戎狄豈直乎不測之淵乎而昔君子不憂然往古其國亂且亡者曷嘗不因乎可疑而不疑者耶可憂而不憂者耶往古能存其國者亦曷嘗不因乎疑可疑憂可憂者耶

或曰疑如之何曰疑之不如斂其柄而正之曰憂如之何曰憂之不如保民推恩而布信曰暴豈無恩信邪而戎狄不懷曰暴之恩信者聲而未實也必得仁人而後恩加必得義人而後信行彼守鄙者孰誠仁乎孰誠義乎

刑勢

勢以刑張其亡也速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堯舜非無刑於天下也而天下不怨蓋用其刑以德不以勢也桀紂非無勢於天下也而天下怨亡蓋張其勢不以德而以刑也夫物莫不有勢也而國家朝廷之勢勢之大也世莫不有刑也而堯舜之刑刑之正也篤大勢以刑民民雖苟而不服秦氏以刑懼天下而道路無敢偶言方二世而秦亡武王奮其威以誅紂有天下不啻三十世然其用刑一也而延促之數不鈞者蓋其所以用之者異也故古之君子其在人之上者崇德而不崇勢其在人之下者不務其勢而務其德也所以為刑正而為政治

也後世則反于是矣為人上者以刑而鼓勢為人下者乘勢而侮刑欲人無怨其可得乎

君子

有客問曰君子之學有所欲乎曰有而客笑曰君子亦有欲邪曰然君子學欲至而道欲正正則於事無繆至則於心無惑是故君子安安終其身而無競小人則不爾小人學欲利而道欲售售則不能無繆於事利則不能無惑於心是故小人忽忽終其身而自役此堯舜與

人同而聖賢所以與人異者也容拜而去

知人

知其人而不能育之非智也愛其人而不能教之非義也善其人而不能試之非信也任其人而不能全之非仁也育賢者智之實也教賢者愛之正也用賢者善之效也全賢者任之功也任而無功孰為仁乎善而無效孰為信乎愛而不正孰為義乎育而無實孰為智乎君子之與人也不失智不虧義不廢信不斂仁所以道脩

而德備身名尊而天下稱之故曰知賢不如養賢養賢不如教賢教賢不如用賢用賢不如成賢成賢者終也知賢者始也終始者天地四時存而不忒也人其不慎乎與其失始寧與其得終又不若終始之為休也齊桓公初以讐視管仲逮取以為相遂同霸天下桓公所謂不能始而能終也漢文帝喜得賈生慨得之晚也及其以絳灌之惡出而踈之卒無大用文帝可謂能始而不能終乎殷之高宗起傳說於刑人資以治天下天下至今以聖相稱之高宗可謂能始而能終也

品論

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至之矣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猷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婁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琯顏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

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惡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亦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傳抗王制而正漢法美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

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趨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剔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平考其復命之説宜有所疑也（疑有作發）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簡者也（或無詞上文字）郭泰黄憲之為人

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顔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静焉袁奉高之道世也不忌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辨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説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别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或作察察）足以有别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辨道之謂也

解譏

為人雖同而同趨於亂可以拒也而不拒傷容也為道雖異而同趨於治可以與也而不與傷拘也君子以義則無所傷也適吾郝子本至心天下正情性者也推至仁天下全性命者也資之治抑亦極矣世儒援其末而固排之豈不傷歟謂君子可乎哉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微言也吾嘗盡之矣安得中庸之士與之語

風俗

秦人用進取之法而其俗人人欲自富至有婦不假姑以箕箒而誶病漢人用鹽鐵代農而其俗趨利至有民與利肆之吏（利有作市）以直相給仁義詘而貨利興禮讓廉節之風亡矣故秦俗日以亂漢俗日以敝夫秦漢其基勢豈不大且固也而卒亡亂蓋傷其風壞其俗而致然也風俗者膚腠也國家者人體也膚腠既敝而其體能不亡乎是故先王不舉不法之物慎習俗也詩曰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蓋言動以禮義以

正其風俗也令流俗之人苟效自託之功以利而削民使閭里翕然肖之以利而相高不亦傷風乎不亦敗俗乎君子不亦憂乎

仁孝

父子不以道雖禽獸亦能親則君子何以別乎是故聖人愛子以義謂之仁事父以禮謂之孝舜之為子文王之為父可謂仁孝者也天下宜法

問經

問曰史謂易與春秋天道也然則春秋易尤至於詩書禮經乎子欲尊而專之子謂之何如曰豈然乎五經皆至也奚止乎易春秋邪夫五經之治猶五行之成陰陽也苟一失則乾坤之道繆矣乃今尊二經而舍乎詩書禮則治道不亦缺如禮者皇極之形容也詩者教化之效也書者事業之存也易者天人之極也春秋者賞罰之衡也故善言春秋者必根乎賞罰善言易者必本乎天人善言書者必稽乎事業善言詩者必推於教化善

言禮者必宗其皇極夫知皇極可與舉帝王之制度也知教化可與語移風易俗知事業可與議聖賢之所為知天人可與畢萬物之始終知賞罰可與辨善惡之故也是故君子舍禮則偏舍詩則淫舍書則妄舍易則惑舍春秋則亂五者之於君子之如此也詩書禮其可遺乎孟子言春秋之所以作見作之之權也文中子言春秋之所以起見作之之心也范甯折中於聖人睹春秋之理也文中子見易之所存故振之也揚子雲見易之所設故廣之也王輔嗣言天而不淫於神言人而必正於事其見作易者之心乎子夏序關雎之詩知詩之政（或無政字）為教也孟子之言詩見詩之所為意也毛萇之言詩詩之深也鄭玄之言詩詩之淺也說詩不若從毛公之為簡也五行傳作書道之始亂也皇極義行書道之將正也孔安國釋訓而已矣聖賢之事業則無所發焉戴氏於禮未得禮之實者也（實或作真）鄭氏釋禮又不若子太叔之知禮也問者再拜曰若發矇爾忻然而退

問交

客問曰子欲擇交恐傷乎介子欲汎交恐傷乎雜中庸曰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朋友之交在其一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然則子欲無交其可得乎將交則猶豫於二者不決吾子為我必何以處之曰以人從道則君子擇交以道從人則君子汎交以道汎交廣其道也以人擇交審其道也傳曰汎愛衆而親仁言汎交而推其道也繫辭曰定其交而後求言詳道

而從其交也必有道而後汎交道不充己而為汎交交必混也故君子不為混交必正道而後擇交道不正己而為擇交交必徒也君子不為徒交郭泰古之賢人也與屠酤農傭而交之而泰也不猒其交蓋有道而推其道者也伯夷又古之賢人也與鄉人處如以朝之衣冠坐諸塗炭望望遠之而不與接蓋無所質道而自篤其道者也曰世之以其宜相交者宜一端也茲曷以正而求其所交之道者也曰然交之道亂久也吾嘗懷而未暇辨之因子今所以盡之也夫古今人有以勢交者有以利交者有以氣交者有以名交者以名交則無誠以氣交則或同惡以利交利散則絕以勢交勢去則解列國之時王公將相求交於布衣馳騁車馬趨乎抱關居肆而不暇匹夫上交至有朝雜黨販之人而暮極富貴懷金佩玉聲振敵國終不免家破國亡而所交者反為仇讐此以名利氣勢相交之敝而不稽其交道之故也後世猶以是而相尚故閭里之人平時遇於酌酒慷慨

皆欲死生以之也一朝利散勢去則故抵忤仇讐之隙而生於朋友之好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此其效也是故君子慎交乎此也孟子曰友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相與以義相正以德故君子之交久而益善小人之交久而益敝君子寧語市道而不言小人之交者也客忻然而去

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

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賤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

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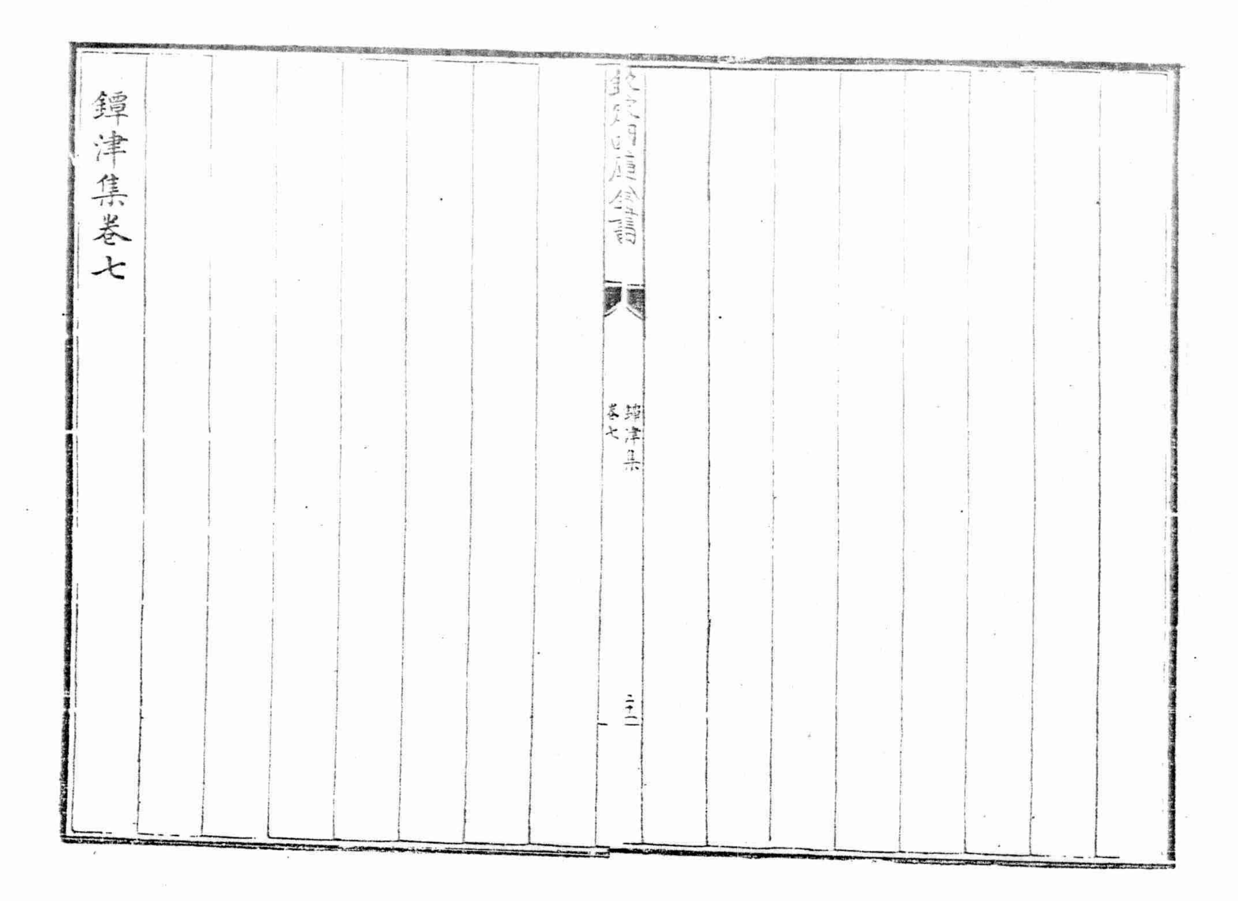
道德

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方之而人樂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怒是故大人患道德之不充其身不患勢位或作利字之不在已

治心

客以見余於巖谷恬無所營而問曰子默默必何為耶應曰無為也吾治其其或作吾心耳曰治心何為乎曰治心以全理曰全理何為乎曰全理以正人道夫心即理也物感乃紛不治則汨理而役物物勝理則人其殆哉理至也心至也氣次也氣乘心心乘氣故心動而氣以之

趨今淫者暴者失理而茫然不返者不治心之過也曰心則我知之矣理則若未之達焉子思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同老子之言與子之言同之歟曰大較同而窮神極化異也曰子異二子則何所驗乎曰吾正之於吾師古聖人之說者也曰然則子之正幸得聞乎曰是未易語也吾之所正通死生之變超天地之故張之則俗必大怪而相訾也必欲求之子當探吾所為之內書者客拜而去


鐔津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
卷七
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八　　宋　釋契嵩　撰

雜著

紀復古

章君表民以官來錢塘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于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髙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

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教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為君臣者有禮為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縱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説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教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嚮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興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教益辨然而卿士大夫內觀其文知所以脩仁義而奉上正政教而涖百姓萬邦百姓外觀其文知所以懷仁義而

附國家聽教令而罔敢不從四夷八蠻觀其文以信我祖宗之德業知可大而可久也使其望而畏之曰宋多君子用其文以行古道中國之禮樂將大脩理不可不服也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又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彼戎狄叛命元惡之邊鄙今朝廷當行征伐以誅其不廷而文之興也郁郁乎如此是亦止亂不專在於威武明文德而懷之也君子觀之謂其化成天下也宜與堯舜文武較其道德也哉夫社稷之靈長久歷數之無

窮雖漢唐之盛美而奚足以比並

文說

章表民始至自京師謂京師士人髙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為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遽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籍人文為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

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敦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或云春秋六經）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藹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辯（本或從辦）

議旱對

歲旱論者有來訪予曰今茲五月不雨及餘七月吳疆赤地千里稼穡槁矣農夫忙忙無所奈何百穀湧貴乃倍其價道路餓莩相望為政者禱于山川趨其急猶抹之水火而雨終不至民未免皇皇如也請於吾子則曰何如為之所耶余時應曰此官人者謀之非吾野人之事也無已則與子竊語之吾嘗聞諸長者當荒旱時謂

之凶年為國憂民者莫如發倉廩以救其饑而後教之惜井泉謹隄防命吏與之相水道引民并力排江河注之陂池以洽灌溉察市道平物價乘時射利欺于貧弱者以法誅之勸有餘者貸不足約不足者以樂歲酬之關譏無重征以通商旅細民鬻販者容之察刑獄明民之冤枉斯則亦救旱之一道問者復曰禱於山川之神宜之乎曰於禮亦有之然有水旱疫癘之災以禜山川之神者舉古法以順民心耳（或作人心）如風雨時至水旱不

為沴非由乎山川也問者憮然曰我鄙人也未識乎旱潦之所由子復為我言之曰極陽之謂旱洪範咎徵曰僭恒暘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說者云夫僭也者何過且差也曰政之差而民無教也民無教則肆暴刑也肆暴刑則罰不當也罰不當則民怨之興肆暴所感故旱順之夫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也者何王由王道而不任喜怒妄黜陟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守厥職無僭妄以侮王權也如此則國事脩國事脩則其氣和洽氣和洽故百穀成而治道明也俊良得志以行其道是上有仁義而下無怨咨故國家安也夫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者何君奪臣職而臣冒君政也如此則國事不脩國事不脩則人不和人不和故百穀不成而治道昧也俊良之道不顯是上非仁義而下民胥怨故國家不安也今天子聖明而俊傑在位所謂刑政禮樂豈聞過差也然宋有天下雞鳴犬吠徹于四海其為廣且遠矣殊方遠俗政教豈悉至而刑罰能無誤也惟刑政禮樂正則風雨以時來旱潦無由作也惡用禱邪問者趯之再拜而去

夷惠辨 或從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

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始曰君子不由也者孟子拒之之詞也次曰清與和也者稱之之詞也又次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者慕之之詞也既拒而又稱慕之學者多惑有以其言為不詳吾故不然謂孟子之說厥旨遠乎夫君子與人適義而已矣故其去就無固無必如其人始惡而一日翻然以道求我君子必接之接之得其誠則就之如其人始不惡而一日翻

然以無道從我君子必直之直之不得已則去之君子就之非苟從也義可從也君子去之非苟去也義可去也故君子之去就非苟也專在其義也彼伯夷者恥立惡人之朝恥與惡人言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以諸侯為不潔雖有善其辭命而不受也以其終為不潔果不就已彼柳下惠者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但其自治不顧治人混然苟與之處果不去已柳下惠

與不倫之人處而不能正之既不能正之又不能去之是侮人者也伯夷得人善辭命以至誠相求而不肯酬其誠既不能恤其誠又不能就之是棄人者也棄人也者是不與人為善也侮人也者是與人無禮也與人無禮孰為恭乎不與人為善孰為容乎以君子之道較之則二子之去就不亦非義而宜乎孟子曰君子不由也若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橫政之所之不忍居也清廉其身更治亂而不渝非得聖人之清者孰能守之如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非得聖人之和者孰能忍乎孟子當戰國時無道也而姦臣賊子毗睚恣作頑懦鄙薄爭勢冒利雖死不顧其有節義孟子以羞堯舜之道不行思以清廉寬和之風矯激其時故必尊伯夷柳下惠為百世之師者也其始曰隘與不恭者辨其不以義而為人也蓋欲使人慎去就故有拒之之辭也又曰清與和者是明其各有聖人之一德也欲人知賢其人故有稱之之辭也又曰

聖人百世之師者有以警於世也欲人聞其風而自化故有慕之之辭也伯夷柳下惠特立自任者也不顧教人故其所為亦不顧世之是非也孟子行道者也其務教人故指其所為是者取之非者正之所以夷惠之事雖得失而兩存於其書

唐太宗述

太宗始視文静於繫獄何憂天下之急也（隋大業間劉文静坐與李密連姻繫獄太宗入視乃謂曰今看卿非兒女情與卿圖大事也）諫班師於霍邑號哭

以感何忠孝之義合也高祖初起義師西國中國隋將宋老生據霍邑以拒義師會久雨糧盡高祖議還太原太宗欲須入咸陽高祖不納號泣聲聞帳中誅建成元吉何循大義也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事泄太宗將尉遲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門誅於臨朝殿前與可汗刑白馬而盟之何信行於戎狄也太宗登極初可汗寇涇州總兵百萬至渭水便橋太宗獨上以輕騎軍容可汗見懼而請和故刑白馬盟於便橋上而去拒德彝之諂何沮天下之佞人也貞觀初奏秦王破陣樂曲封德彝對曰陛下以聖武戡亂玄極奏樂象德定文容以為比上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言過矣突厥昏亂以其無罪於我不乘便而討之何賞罰

之有禮也貞觀初突厥諸部叛討之而兵叛羣臣請乘便討之上曰豈有新與之和乘其亂而滅之邪縱部落盡叛六畜皆死朕終不討待其有罪而後擒取議不屢赦何賞罰之正也太宗謂羣臣曰赦有罪乃不軌輩古語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故朕不頻赦庶得四海安泰也與杜淹論樂何知政也太宗初奏新樂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聖人緣物設教以為撙節治之隆替皆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前代存亡實由於樂故陳之亡為玉樹後庭齊之亡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上曰不然夫音樂之感人心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將亡之國其民心苦苦心所感聞樂則悲何有樂聲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其音具在今公奏之公則不悲耳與孔穎達論籍田何知經也貞觀初籍田方田給侍中孔穎達曰按禮天子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上曰禮緣人情亦何有定虞書云平秩東作朕今見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儀也亦何不合於古禮者哉罷營閣之議何惜民力也羣臣以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上曰朕德慚漢文豈可過勞民力竟不許幾致刑厝何天下之有教也居不閉戶行不賫糧何天下之廉讓也貞觀四年冬斷刑四十九人幾致刑厝嶺外之戶不閉行旅不賫糧也赴刑者應期而畢至何天下之無欺負也貞觀七年冬親錄囚死者三百九十人令明年秋來就刑至是畢集而詣以原之納魏徵之言何與人為善也太宗納魏徵諫爭見於本傳甚衆自古稱禹湯文武所以為禹湯文武者正以其由仁義之道而王天下也如後世以

仁義而為王者猶禹湯文武也吾讀唐書得太宗之事如所述者不可勝舉原其所歸皆趨仁義要其與禹湯異者亡也當時論者謂太宗大度類漢高神武同魏武夫漢高寡文德而魏武不及霸道惡可與太宗擬論乎惜哉欲用周禮治而房魏輩不能贊成之如使王通未喪唐得用之太宗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則抱周禮以從之則卜年卜世何翅乎三百一十六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太宗之作真王者也而不但文中子可歎

也哉

易術解

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成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文或作義）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

得其所則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萬物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絶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吾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列精而且至大畧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

河圖河圖所見唯陰陽之數最為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其神物偕出矣雖然而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文或作義）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須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虙犧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其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

人楊何而所傳遂絶其後諸儒用己見各為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真易之道遂微而子當易道支離紛錯漫漶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翼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為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揚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

矣仰聖人而知衆説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潰聖
人之言者宜之何必疑之

逍遥篇

天地均乎功萬物均乎生日月均乎明四時均乎行生
生之道同然而所以為生奚一謂功不殊謂生不異謂
明不兩謂行不各使皆任其自然而然者人其適於虎
狼蛟龍也虎狼蛟龍慌悏矯軋乎性又奚全於天淳乎
故曰道亦自然非道亦自然道亦自得非道亦自得昔

夫黄帝也高辛也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西伯也后稷
也孔子也曾參也子路也伯夷也展禽也桀紂也幽厲
也惡來也盜跖也是此者不亦生乎而所以為生曷嘗
齊邪食息與人同而動靜與人别若所謂者繄何以明
之黄帝之為生也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而
安乎天下往而登乎雲天高辛之為生也順天之義知
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
其服也士既執厥中而徧天下帝堯之為生也其仁如
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平章百姓協和萬國帝舜之為生也父頑母嚚順適而
不失子道二十而孝聞終踐帝位而明德於天下夏禹
之為生也其德不違其仁可親亹亹穆穆為綱為紀以
治洪水故功至天下西伯之為生也篤仁敬老慈少禮
下華苛虐之政斷虞芮之訟稟天明命乃君萬國棄之
為生也相地之宜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焉丘之為生
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樂由之成仁義由之明參之

為生也孝道昭由之為生也至義明伯夷之為生也激
大廉柳下惠之為生也懷至和桀之為生也務之凶德
殘傷百姓特身不保遂放而死紂之為生也拒乎諫飾
乎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而殫殘無辜至於身危火死
為極大醜幽厲之為生也接惡桀紂惡來之為生也間
亂君臣盜跖之為生也眦睚肆賊夫道亦自然者黄帝
堯舜之謂也非道亦自然者桀紂幽厲之謂也道亦自
得者參由夷惠之謂也非道亦自得者惡來盜跖之謂

也刀與劒同鋏以謂自然乎劒自得乎利水所以截蛟犀陸所以斷虎兕縱而試之恢恢乎是安知金之性也耗于是哉是故聖人任乎自然之道不任乎自然之生得乎自然之正不得乎自然之邪故靜與天地合動與禽獸別喜怒不得攻貪殘不得容離諸有而立于妙故君子不可不知道道也者大妙之謂也至寂也而通乎羣動至無也而含乎萬有舂容在聲而聽者不可以盡其音暐曄在色而明者不可以究其景謂之不可得終

天地而未嘗謂之可得彌天地而未有有有于無無無于有有無偕遺而返乎不可狀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乎所以能挈天地運乎日月天地日月雖為巨焉曷嘗不為道之用乎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之謂也有人于此弗原乎道被髮狂行謂我自然天倪紛于內視聽馳于外物將樊籠其性也又奚得適乎生夫人有二大性大也情大也性大故能神萬物之生情大故能蔽聖人之心金與木相摩則然木不勝固

焚矣情與性相制則亂性不勝固滅矣孰知夫性全也輿人不為聖乎情全也聖不為輿人乎或曰明堂辟雍高門峻宇長者之所慕趨而鳥過之疾飛獸過之急馳小人過之追風而去然則鳥獸生乎林薄小人成乎闒茸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此三者相與而去不其然乎於此乃曰性全也輿人可為聖情全也聖可為輿人是世所未有也逍遥曰不待黃帝而論大智者大匠屈於雕蟲之子不須彭祖而言大年者大椿屈於舜英之草

必矣夫測孟津者安可以錐視雲天者安可以管覷大道者安可以形骸故神照而心不滯者可與言道也夫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昔者太甲肆暴不道湯法而伊尹教之三年則遷善脩德卒朝諸侯周宣王厲王之子而周公召公輔之脩政故能振成康之遺風齊桓公之淫樂非禮由管仲隰朋也故能一正天下而作長五伯由豎刁易牙也故父子疑忌其國大亂子路彼之勇人也化於仲尼故能以義揚名夔之典樂也

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狙公之賦芧也朝三暮四而衆狙怒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絃琴而六馬仰秣太甲齊桓遊方之内者也目視耳聆未必出乎事物之表心情相戰營營不間一旦為人所化禮義勝之猶能舍不肖而庶幾乎賢者其若是焉彼禽獸也由人情動以欲逐物猶能感樂而順養此九者豈異生而別造化乎何則始此而終彼獸居而人隨況大通乎況大全乎漠然唯神死生不化者也又奚人而不為聖乎故荀卿曰

神莫大乎化道福莫大乎無禍但適異國者必知途適萬里者必積行往而不知胡越之路則没身不覩異國去而不動跬步之舉則終生不離國門故君子患不知理不患其石之不美患不行道不患其心之不神嘗試論曰聖愚者堯桀者其氣有殊而其性常一性非氣而不有氣非性而不生故氣也者待乎性性也者假乎氣氣與性未嘗相違古者既得其母已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没身不殆故夫陰陽之交是生五行性乘乎陰陽而遇其交也故為聖人為賢人為仁人為義人為小人為愚人猶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夫聖人者得全乎陰陽也賢人者得乎陰陽之微五行之先也仁人義人者得乎五行之一也小人愚人者得乎五行之微也禽獸又得乎微乎微者也夫性之與氣猶火之於薪焉火之性其燀一也洎焚於草木則其明未嘗同矣是故古之得道者不以心役氣不以氣擾心心之不動也則人正性命故老

聃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則妙觀乎色而循至乎非空非空也者常無有也唯色也者有非常也知色雖妄而空未始為空惑者皆為色而格于空也而色也者不亦為可資乎萬物紛異而此何不同然雖知未及聖而所以為聖又奚缺如謂之唯色萬物大域謂之非空萬物太宗所以三乘等觀心空而入道若然者歷大亂而不潰履至危而不岌不為而自化不操而自正天地有殞而此未始患其有終日月有息而此未始患其有

窮此或真道逍遥游者之所趣乎

西山移文

自然子西山之有道者也處仄陋間三十年雜老農老圃以游未嘗一日以語遲物康定初朝廷求儒於草澤知己者將以道進於天子自然子引去不顧余於自然子有故也聞且惑之謂自然子賢者不宜不見幾念方當遠別不得與語故文以諭之曰子自然子讀書探堯舜之道豈宜自私得志推諸天下與人共之不得已山

林而已昔曾點顔淵樂道終於隱約而不改彼以時命大繆而然也今天下一國君人者有道自然子之時固異矣安得與彼二子同年而語哉吾嘗謂隱者之道有三焉有天隱有名隱有形隱形隱也者密藏深伏往而不返非世傲人者之所好也長沮桀溺者其人也名隱也者不觀治亂與時浮沈循禄全生者之所好也東方曼倩揚子雲者其人也天隱也者心不凝滞拘絶於事無固無必可行即行可止即止通其變者之所好也太公望孔子顔淵者其人也子自然子志在孔子而所守與長沮桀溺輩類彼長沮桀溺者規規剪剪獨善自養無有憂天下之心未足與也自然子固宜思之與其道在於山林曷若道在於天下與其樂與猿猱麋鹿曷若樂與君臣父子其志遠而其節且大為之名也赫赫掀天地照萬世不亦盛矣哉自然子思之行矣無且容與知言者豈以我為狂言乎

哀屠龍文

屠龍古有朱評漫者以學所悞而窮於當時評漫不知何許人也其性剛健以剗鷄解牛不足以盡其勇思託非常之屠以適乎智故殫千金資學於師三年學成(或作技成)而無所用其巧骫髒于世無所信適刲羊屠狗者陽陽其前市井之人見則指笑嗚呼評漫往矣曠千萬年有聞其風而自感且為文以發其事龍也者純陽之精靈於鱗蟲非有定形馮神雲氣而變化不測故於人世罕得而窺焉彼欲絶其精怪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

夷其族類非能游刃於無間智與神遇而龍可屠乎嘗聞海中之國其人如雲乘風騎日出入於天地之外而往來無迹彼則肉龍肉而資所贍是屠龍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龍之事在古則用於其國今也評漫之時或亡幾乎息矣評漫身世則與彼人異而為屠龍豈其宜乎然評漫者非不知其非已任邪蓋性與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計乎世俗之用不用哉夫龍之為物也其亦神矣為屠之術人之難能評漫於此則毅然作之窮且不

止上或作沮是評漫之性也神武妙得於聖人之勇者也嗚呼屠龍聞之于古今幾世而不有一見於評漫之性所謂聖賢人者故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聖賢也尚未聞異評漫之心而正其所託況區區之俗其能識評漫乎屠龍之道不為窮乎悠悠六合之間古兮復今往者其可哀來者其可憫

記龍鳴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脅有聲發于陂池之間舂然若振大鍾如此數聲吾初恠之顧此非有鍾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子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蘗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為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其事輙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冷然不復道

人吉凶褚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琯薛令之賤時栖山皆謂曽聞龍吟其後房果為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導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為庸人誣陷遂亦醜於天下何其所聞亦異而所驗不同

邪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明文物以遣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聞乎有本云龍亦有妄鳴乎

寂子解 蓋師少時所稱而後更號寂子

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與妙故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為文詞故為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為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為佛者也彼寄迹

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為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為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脩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為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為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為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睎聖人之志而與人為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為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為吾萬行又何駁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為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為抱關擊柝魚鹽販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甘落髮忍所愛口不敢嘗於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與以之脩身則清淨齋戒以之脩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為善善者為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

委於草莽而不忍移者正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為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邪得人之道而侥倖以負其教而奴隸之人不忍為也寂子豈為乎仰天俯地吾不敢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為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

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得聞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

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宜揣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茍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接其勢不奉其豪不要其譽唯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嘐嘐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曷揭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通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誠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郝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齷齪事苛禮故為俗所謗憎終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宜不足顧雖朋儕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脩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憮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

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為禮者但貌恭而身傴俛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通雖容貌揖讓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輙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

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敬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籧篨僶俛馳走於其下甘役身而不殆苟爲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視必瞪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爲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予往矣無叓規我

鐔津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九　　宋　釋契嵩　撰

書

萬言書上仁宗皇帝

年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沙門臣契嵩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某聞窮不忘道學者之賢也亡不忘義志士之德也於此有人雖非賢德而未始忘其道義也今欲究其聖人之法之微此所謂不忘道也今憂虧損陛下之政治是所謂不忘義也某其人也某嘗以古今文與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天下其為善者甚惑然此以關陛下政化不力救則其道與教化失故山中嘗竊著書以諭世雖然亦莫傳奏陛下之丹墀而微誠不能上感嘗恐老死巖壑與其志背今不避死亡之誅復抱其書趨之轂下蘄欲幸陛下察其謀道不謀身為法不為名發其書而稍視雖伏斧鑕無所悔也若今文者皆曰必拒佛故世不用而尊一王之道慕三代之政是安

知佛之道與王道合也夫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而佛之道亦曰中道是豈不然哉然而適中與正不偏不邪雖大略與儒同及其推物理而窮神極妙則與世相萬矣故其法曰隨欲曰隨宜曰隨對治曰隨第一義此其教人行乎中道之謂也若隨欲者姑勿論其所謂隨宜者蓋言凡事必隨其宜而宜之也其所謂隨其對治蓋言其善者則善治之惡者則惡治之是二者與夫王法以慶賞進善以刑罰懲惡豈遠乎哉但佛心大公天下之道善而已矣不必己出者好之非己出者惡之然聖人者必神而為之而二帝三皇庸知其非佛者之變乎佛者非二帝三皇之本耶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苟有以其所宜而宜之陛下乃帝王之真主也宜善帝王之道也今陛下專志聖斷益舉皇極以臨天下任賢與才政事大小必得其所號令不失其信制度文物不失其宜可賞者賞之可罰者罰之使陛下堯舜之道德益明

蓋奮則佛氏之道果在陛下之治體矣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此之謂也此推聖人之遠體不止論其近迹耳然遠體者人多不見近迹者僧多束執惟陛下聖人遠近皆察幸陛下發其遠體使儒者知之諭其近迹使僧者通之夫迹者屬教而體者屬道非道則其教無本非教則其道不顯故教與道相須也昔唐德宗欲慕其道而不奉其教非知道也懿宗泥其教而不體其道非知教也武宗廢佛蓋不知其教道者也某竊

窺陛下讚誦佛乘之文陛下可謂大明夫佛氏教道者也而學者乃有不諭陛下聖德如此何其未之思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總謂之皇建其有極之意明王道唯以大中為准必無黨無偏無反無側其合會其有中道者同歸其中道耳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卑夷狄其時諸侯雖中國或失其義亦夷狄之雖夷狄者苟得其義亦中國之是亦孔子用其大中之道也故傳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者理也

聖人唯以適理為當豈不然乎而學者胡不審洪範春秋之旨酌仲尼之語以為議論何其取捨與聖人之法相盭徒欲苟三代而無佛耶夫三代之時其民初宜一教治之故獨用其一教也三代之後其民一教將不暇治或曰天以佛教相與而共治之乎夫天下之不可欺莫甚乎天人之際也今欲明此不若以天人而驗之佛教傳之諸夏垂千載矣舉其法必天地鬼神順之人民從之深感而盛化者蓋以多矣其嘗古今之所聞見者

皆可以條對而籌數也凡所謂教者皆古聖人順天時適民所宜而為之以救世治者也然聖人之心宜與天心相同但在於逐人不陷惡而已矣豈局其教之一二乎書豈不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也今論者不探其所以為教之深遠者弟見其徒不事事在家逃脫外形骸不躬衣食以為詭異與俗相違而切深譏之徒惡黑黨為患而不見脈患之深也黑黨不過變其皮膚矣脈患至深則絕人性命也今聖人導之剸情愛委身世表欲其

全性命之至本以治生死之大病所謂治其出世者也猶老氏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矣今人不稍謝其能與天下療其大病乃輒比世教而譏是亦其所見之未達也抑又聞凡事造形者則易見在理者則難覩蓋形之者灼然而理之者幽微也若今之佛教宏益天下之事甚多但其為理幽奥而學者寡能見之某雖不足與知今試推其大槩者數端以進之陛下冀陛下垂之以諭天下學者則其死生之大

幸也某聞佛法者大要在人正其心其心果正則其為道也至為德也盛蓋其所說情性辨而真妄審也若今陛下以太和養識以仁恩禮義懷天下雖其盛美已效苟以佛法正心則其為道德益充益茂矣經曰妙淨明心性一切心此之謂也昔唐明皇初引釋老之徒以無為見性遂自清淨從事於熏修故開元之間天下大治三十年蔚有貞觀之風而天子之壽七十八歲享國四十五載是庸知非因佛法助其道德如此也歟梁武帝齋戒修潔過於高僧亦享壽五十年而江表小康其壽特出於長壽此亦佛法助治之驗也使唐不溢情梁不過畢知人任人其為德皆慎始終也豈不盡善盡美乎然此陛下素所留意其密資陛下之睿聖者乃陛下自知而自得也豈藉芻蕘之言乎然此必陳之云云者蓋欲幸陛下詔以示學者使其知佛之法有益於帝王之道德者如此也某又聞佛之法以興善止惡為其大端此又最益陛下之教化者也請試校之若今天下國家

州置庠序邑置學校以興起教化者也詩書禮義之說習民欲其為善日益而冀其奸惡不萌於心官師者又資以宣政化而文儒之昌盛雖三代兩漢無以過也然而里巷鄉墅之家其人猶有耳未始聞詩書之音口不道禮義之詞如此者何限蓋又習聞佛說為善致福為惡致罪罪則通於鬼神福則通於生死其人下自男女夫婦之愚上抵賢哲之倫鮮不以此而相化克己齋戒縱生而止殺或日月年或修其身者稱頌佛經天下四

海之内幾徧乎閭里營戍也然其間悛心改行為仁為慈為孝為廉為恭為順為眞為誠其意亦不少也乃今古耳目之所常接耳脫若家至戶到而接之如此者恐不啻卒天下也雖其趨習之端與儒不同至於入善成治則與夫詩書禮義所致者何異乎所謂最益陛下之教化者此其是也唐書曰雖其異方之教無損理原蓋此之謂也抑又聞佛氏之法以五戒十善為教導世俗者謂五戒修也所以成人十善修也所以生天二端皆

不治之而縱心乎十惡者不惟不至乎天人而後陷其神於負處也今天下之人以五戒十善而自修者固以多矣大凡循善則無惡無惡則不煩刑罰今以戒善而不煩陛下之刑法者天下豈謂無有益也蓋不按而自覺矣而天下郡邑其刑有時而省其獄有時而空庸知其非因陰助而然也宋之何尚之謂其君曰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然佛法能與陛下省其刑獄又如此也抑又聞佛者其人神靈睿哲古云大不測人也死生變化自若而死生不能變化蓋其所得之道大妙妙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嘉之其為聖人也亦與世之所謂聖人異也范煜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亦曰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可思議之事是二者始知佛之所以為聖人也故其為法為言乃能感天地而懷鬼神幽冥要其法欽其言而古人嘗發於巫覡卜祝接於夢寐者固亦多矣河海方波

濤洶湧其舟欲沒人之欲溺及投佛之經則波清水平民得無害民欲暘若以其法而禱之天地而天地暘民欲雨若以其法而禱之尠不之效然其遺風餘法與天下為福為祥而如此此又人耳目之所常接者也與陛下禋天地祀社稷禱乎百神而與民為福者何以異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今佛法也上則密資天子之道德次則與天下助教化其次則省刑獄又其次則與天下致福却禍以先王

之法裁之可斥乎可事乎然儒者以佛道爲異端惡其雜儒術以妨聖人之道行乃比楊墨俗法而排之是亦君子之誤也而佛老與孔周自古帝王並用其教以治其世俗幾乎百代是佛之教巍巍然關乎天地人神豈以楊墨爲比蓋論者未思其所以相妨之謂也大凡其事異而意異者鮮能濟事意同而事不同者鮮不濟事夫於事不濟乃謂相妨而濟事豈謂相妨乎今佛者其教固同導人而爲善雖其所作者而有前後蓋以前後

而相資也孰謂有妨聖人之道乎若夫儒經有與佛經意似者數端含而藴之若待佛教而發明之然意密且遠而後儒注解牽於教不能遠見聖人之奥旨豈非傳所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試較之亦幸陛下垂之學者若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是豈不與經所謂實性一相者似乎中庸但道其誠未始盡其所以誠也及乎佛氏演其所以誠者則所謂彌法界遍萬有形天地幽鬼神而常示而天地鬼神不見所以者此言其大略耳若其重玄疊妙之謂則羣經存焉此疑若與聖人廣其誠說而驗之乎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百世以俟聖人而無惑其意豈非如此也又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與天地參耳是蓋明乎天地人物其性通也豈不與佛教所謂萬物同一真性者似乎中庸雖謂其大同而未發其所以同也及佛氏推其所以同則謂萬物其

本皆一清淨及其染之遂成人也物也乃與聖人者差異此所謂同而異異而同者也明其同所以使其求本以修迹趨乎聖人之道也明其異所以使其修迹而復本不敢濫乎聖人之道德也其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以至悠久所以成物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矣豈不與佛所謂法界常住不增不減者似乎中庸其意尚謙未踰其天地者也及

佛氏所論法界者謂其廣大靈明而包裹乎十方者也其謂博厚高明豈止與天地相配而已矣經曰不知色身外洎山河大地虛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豈不然乎而孔子未發之者蓋尊天地而欲行其教也其所謂悠久所以成物是亦可求其包含之意耳其又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以至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者是豈不與

佛教所謂世界之始乃有光明風輪先色界天其後有安生風輪成乎天地者似乎中庸雖尊其所以生而未見其所以生也及佛氏謂乎天地山河之所以生者其本由夫羣生心識之所以變乃生此諸有為之相耳故經曰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孔子所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者似此而不疑亦以分明者也若洪範五福六極之說者此儒者極言其報應者也嘗竊考之其意微旨若闕乎佛氏所云其三界者也注疏者亦牽於

教不復能遠推之豈為然也其一曰凶短折壽其五曰惡惡醜也若其殤子者纔生則死豈亦惡政所加而致凶短折耶蓋人生其相狀姸醜者乃父母所生其形素定豈必謂當世惡政而致之乎然聖人含其意而未發者豈不以人情便近而昧遠耶即以他生語之疑其亦有所待者也及乎佛教謂人生之美惡適以其往世修與不修致如此也此世修與不修則其美惡之報復在其後世耳用此以求孔子之意可盡也若繫辭曰原始

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豈不與佛氏所謂生死者皆以神識出沒諸趣者似乎孔子略言蓋其發端耳及佛氏所明夫生死變化者非謂天地造化自然耳蓋生死者各以其業感為人為鬼神為異類而其生死變化之所以然者于此不亦益明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茲致多生先哲王在天是不唯聖人但欲致敬於鬼神耳亦意謂人之精明不滅不可不治之也此與佛教人

人為德為善資神以清升者何以異乎孔子但不顯說耳及佛氏則推而盡之矣晉書王坦之與竺法師相約報驗之事其亦明矣佛教其言不虛多此類也而如此數說者皆造其端於儒而廣推效於佛豈聖人自以冥數潛通不使人而輒識乎不爾何其道理之相貫如此也漢書曰蓋遵俗無方適物其會取諸同歸指諸疑說則大道通耳豈不然乎而列子亦謂孔子嘗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然列子之說雖不載於五經六籍蓋尊中國聖人以立教或雖有其言而不宜書之諸子得以誚之耶此儒佛不可相非又益明矣抑又聞佛謂於其道未有了者謂之權教於其道了然者謂之實教實者受人以頓權者受人以漸所謂人天乘者蓋言其漸之漸者也今以儒五常之教較之正與其五戒十善人天乘者同也豈儒之聖人不亦以佛之權者而教人以漸乎佛經所謂孔子乃是昔儒童聖人焉或其然也故

傳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者不亦甚而不易知乎然佛法播此故亦已久矣見重於人君臣之聖賢者胡可勝數而陛下之聖祖宗奉其法而張之其又過於古之天子也先皇帝至聖最知其然雖作崇釋論廣之今陛下明聖又悉究其道妙天下方向風慕德欲因陛下而以佛為善也世之學者何其未知信也然惟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今陛下聖人誠大明也陛下盛世誠大公也而正夫儒佛二聖人之道斷

天下之疑豈不屬陛下今日耳某幸陛下出其書與公卿詳之苟其說不甚謬妄願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贊陛下之化治如前所論遺為萬世定鑑而後制絕其相訾之說俾佛法而更始自陛下聖朝是不唯佛之徒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下鬼神之大慶也抑又聞陛下存佛教於天下者必欲其與生為福之效天下之人以為其徒者必欲行其教法也欲其教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人為善也

如此則天下為善為福識繫于其法法行與否識繫於其徒也是以天下務其徒而為急茍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為效也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為定法不可輒踰也昔進言於陛下者曰其人未年二十者不得聽之出家何其與佛制大相戾耶二十而出家者姑使其預僧勝緣可也茍欲其大成器行道而與陛下導人為善恐其未然也此可自驗夫二十而始出家者使其

稍聰且明誦一經矻矻不暇他習三四年僅就及其試之一舉而得者百不一二其次五六年乃誦一經其次暗鈍者或十年而僅能誦之茍其如此幸得納戒而為僧其人年不三十已四十矣就使其人三十五六而使預大戒猶恐其扞格而不勝其學習也況以三四十者而欲其通明練習其所謂禪者講者律者戒定慧者他教聖人之道異方殊俗之言語者此又恐其不能也必爾使其二十而始出家者不亦誤乎進言又以其少預僧倫加於耆宿之上為嫌乃謂制之然此以僧坐列之法而律成之可也夫僧坐列之法亦有以聲德而相推上下者也不止其年臘高者須上有名德而年少者必下也今以其坐列高下而遂定其出家制豈謂得其事宜耶夫佛制出家之律蓋其徒所生之本源耶茍汨其源而欲其流之清是亦惑矣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為非則鮮矣其不知道而無所守者其作過必多矣若近世僧輩以過而觸陛下刑禁者蓋其習學不正罔

有所守而致然耶某竊恐其徒而今而後益無所守頗觸刑禁并其教道而辱之又憂其法益不得其人而聖人之法微而遂滅矣用此常寢不安食不甘實欲陛下復其舊制遵行先帝之法務與佛制而相近也出家則不限年之少壯其業稍精則宜廣之其心益誠則宜正之如此庶幾萬一得其人也又幸陛下精其師率者宜勸之正其正者而廣之如此亦庶幾其徒萬一執道而鮮過也所謂其師率者今天下主禪之衆者主其講之

衆者所謂置正者今郡國之僧正者也果不以其僥倖為哉能張其教法者幸少加以禮服脫以其公而失之亦將宥之察吏誣而無屈陷之刑如此可以使其徒而慕之尚之也是亦勸誘之一道也其徒苟欲求師訪道千里之遠有司不以憑由而阻之使人無廹戚之心往來裕如也然憑由之制本用防恐及其小吏侮之而返更防善此又在百執事而宜深察之若某委於山谷不數數於世亦已久矣方其著書欲出山中而耆舊挽

袂而相留曰爾以道自勝於山林可謂得矣乃一旦而輒動何不自重其去就且留某謂其人曰吾佛法實聖賢之道源天下之善本今其人不知乃相與譏佛而沮法吾憂其損天下之善本欲往賴吾帝而勸誘之亦欲資其治世也神明在上實聞斯語非如他衒衒鬻僥倖欲有求也然平生為法不為已不亦重乎而某一介守死豈足自為輕重也其人又曰吾帝以寺廟與爾徒布諸四海豈不盛矣亦云何哉某又謂之曰爾屬知其一

不知其二夫聖人之道在正不在盛也而某區區螻蟻之志其實如此儻陛下垂天地之察則其幸爾契嵩之書其前後臣之其中名之者亦有所云也夫君臣之謂蓋聖人以定在公者尊卑也自古唯衣冠搢紳者歟今為僧祝髮毀形儀範與人間雖異而輒與衣冠所稱相濫不乃失其事宜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僧人預其人臣之謂其名豈為正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昔王覇嚴光不臣不名於漢豈其然也僧本蹈道世外

又敢冒其人臣之稱也然僧而臣之者善出近世不稽之例也以其書前後稱臣者表始終不敢違例其中名之者表不敢果以非其所宜者以見陛下也干冒天威不任皇恐之至不宣

沙門臣 契嵩 昧死上書

此書恂和尚收弘明集中今得其本較正補刋入本集以便觀覽元貞乙未改元佛誕日比丘慧若謹書

契嵩嘉祐之辛丑歲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輔教編進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賜入大藏使與經律偕傳蓋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諸鉅公躬屈詳閱佛教光賁雖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輩豈不榮且幸宜何以報其大賜還吳之三年吳郡人有曰曹仲言弟玘仲燊者樂聞其勝事乃募工于其明之萬壽禪院施財鏤板仰贊國家之鴻休也傳法覺初守堅知一詳較善慧宗過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

題 出正宗論

再書上仁宗皇帝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寺永安蘭若沙門賜紫臣僧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所因高深則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宗高深大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絶世烏能得其志也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屬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弛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為者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于草莽乎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

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為其宗而佛為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由宗不明祖不正而為其患矣然

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為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求教者不知佛之微旨妙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所詮槩見乎教内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臣自不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繆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

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之類皆以衆家傳記以其累代長歷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宗祖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乎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不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

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毗賛大化陛下又垂神禪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更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誅輒以其書與圖上進欲幸陛下垂于大藏與經律偕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其教法不微不昧而流播於無窮人得以資之而務道為善

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其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頒如景德傳燈録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入大藏即臣死生之大幸不惟臣之大幸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策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

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書上進干黷冕旒臣不任激
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恐謹言

乾隆御覽之寶

鐔津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　　宋　釋契嵩　撰

書啓

上韓相公書 前後四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拜獻書于集賢相公閤下某聞古之聖人立極以統天下天下謂之至公夫至公者惟善者與之惟惡者拒之與善無彼此治而已矣拒惡無親踈亂而已矣 有本云治之而已亂之而已 是蓋聖人之心也及其

親親尊尊國有君臣家有父子必親必踈必近必遠三綱五常不可奪其序此乃聖人之教也夫教貴乎修也而心貴乎道也教也者聖人之經制也心也者聖人之達道也天下必知達道始可以論至公苟不達道 或無達道二字 見聖人之心雖修教必束教而失乎天下之善道也其雖固陋其學平生自謂得聖人之心長欲推此以資乎王公大人之所為道德者今乃老弊于山谷白首龍鍾而卒無所遇慨然太息惟恐其虛與草木偕生偕死而不得稍發之也方今竊聽閤下以寬博仁厚之德而宰輔天下天下論至公之道者謂適得之於閤下也某喜且大幸故不遠數千里進其說發明其所謂平生所得聖人之心者然非齷齪自喜慕名而榮身耳誠欲推其教道以導天下之為善也願幸閤下無忽某佛氏者也竊患其教於今甚衰其徒不能偕修以振其道士大夫乃不知其所以然或議而譏之者紛然使君子卑之小人疑之然其法播於諸夏垂千載矣所更君臣之聖

賢者不可勝數皆尊奉之使與儒並化天下蓋用大公之道而取之以其善世有益於生靈毗政治廣教化者也猶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又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彼非有大合乎聖人立極之道者自古聖賢豈存而敬之迄於今日也不惟聖賢之不存而天下亦厭之久矣若今天下興起學校用聖人之所由道德之說習乎諸生蓋欲其宣傳國家之教化也雖然其仁義蔚然以敎于天下而天下之男女夫婦豈人人盡預乎五常之

訓邪及其闡佛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損爾身累爾神闇里胥化而慕善者幾偏四海苟家至户到而按之恐其十有七八焉前所謂助政治廣教化此其是也其法又能與人正心窮神而極化内益乎聖賢之為道德者又其至矣而世之學者奈何不求古之聖賢興善之心不以至公之道裁而取之者耶第見其徒混漶不軌其道而遂詆其法然其徒由在國家正其源流擇其綱紀旌其善者而勸之耳其法何忝乎孔子曰不以人而

廢言此之謂也伏冀閤下俯為政治教化者主而張之則天下生靈之幸甚也抑又聞屋危者不扶則顛水壅者不疏則潰聖人之道既微且昧苟不推而明之亦幾其息矣某方憂其師法之衰山中嘗竊著書曰輔教編者僅三萬餘言以推原本教白其聖人為教之意蓋一以救其將墜之勢始欲奏之天子而幽陋跡遠不克上達又欲進諸閤下亦又不能通之既而因人輒嘗布之京國其意亦欲傳聞於閤下之聽覽今復一歲而其浮沉不決而所憂之心如蹈水火急欲其援故不避其僭越之誅乃冒進其所謂輔教編者印本一部三策幸閤下論道經邦之暇略賜覽之苟不甚謬可以資閤下留神于吾聖人之道則某平生之志不為忝也如閤下之大賢至公拒而委之則佛氏之法漠然無復有所賴也已矣今又以嘗著皇極論一篇寫者一策隨此貢之是乃少時行道餘暇所為粗明乎治世聖賢之道也謹因關主簿投諸下執事塵涜台明不勝悚懼之至不宣沙

門某謹白

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幽人也伏山林竊聆閤下以至公宰天下與人為善廓然無所不容故昔年嘗以其書曰輔教編因關主簿景仁投于下執事者逮今自抱其書西趨而來願進諸天子至京適月餘欲先見大君子幸教其去就可否之宜且疑閤君之書浮乎沉邪果塵閤下之聽覽乎漶然久不自決忽

然輒進恐閤下不知其所來之志謂有所求不進則其事稽滯故復書其意萬一幸閤下稍詳之然其之出山也蓋欲貢其所著之書十餘萬言其書乃補其教法之闕正吾佛氏之乃祖乃宗賴天子垂于經藏之間以息乎學佛者疑諍使百世知其所統也其意止于是矣非傚他輩自為身名之僥倖欲有所求也閤下儻不以為非且謬引而與語則其所來之意得伸矣不惟自得伸其志矣亦恐于閤下性命真奥之極際而有所資焉豈

獨資其性命之說抑亦稍補閤下聖賢治政皇極之法也塵冒大丞相尊嚴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重上韓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揖再獻書于昭文相公閤下某近者以書西來進之天子誠以閤下當國至公盡善其心方西趨之日汲汲惟恐後時及幸見之閤下溫然以禮接之其後奏書垂之政府而閤下面獎特比之史筆當此大幸謂其平生為善之勤果遭遇而得其發揚矣又其

後竊聞閤下益以其文與諸公稱之於館閣而士大夫聞者有曰大丞相真公與人為善矣若其者乃異教方外之人耳其道方少有可觀乃特與公卿譽之如此天下學者竊當自患其為道不專也何慮乎朝廷賢賢之不至邪然其學佛之餘粗事乎翰墨欲發揮其本教耳豈有高文遠識當乎公相大賢所稱獎耶此可謂大幸大泰也然其預閤下之賜不為不大其區區之志不為不得此固宜翻然便還山林今猶徘徊京師未即去者

蓋其所來之意未盡未果奉閤下尊留之命故敢不避其干冒之誅乃益進說於閤下之左右也幸閤下寬而念之某山林著書討論內外經書不啻數千卷積數十年頗亦焦勞其神形又不遠千里嘗來而奏之者非苟如他輩僥倖欲其私有所求耳其實患乎本教之宗祖不明古今學佛輩不見其大統妄相勝負殊失吾先聖人之意故其拳拳懇懇乃務正之仰憑朝廷垂於藏中者百世之為佛教立勝事也庶其學者遵為定斷又欲

自效身爲佛子其徼爲善者也方其出山中之日道屬者舊輩皆以其識心爲法莫不祝之願成其事而返今其書既奏待命已六十餘日而未有所聞其中頗自疑之或其書尚有所謬不足大賢之所取耶或閤下當國大事殷未暇盡其是非乎都邑浩穰久留則弊其風塵拂衣林薄而其本末之志未遂惟恐負其道屬所祝之意不惟負其所祝之意亦恐其平生所存無效而其教法祖宗萬世終不復正也以故益欲幸閤下大恵重念

其爲法不爲身爲道不爲名（或云爲人不爲身）爲其教道萬世之必正不爲其身而要國家一時之恩渥耳神明在上實聞斯語其又聞佛法者神妙不測固通於天地神明其爲勝緣乃妙乎無窮也今所謂其宗者乃其教之大統也所謂其祖者乃其法之大範也方今天子聖明而閤下賢哲公正佛法祖宗苟得預閤下執政之中斷而定之使後世學佛仰而信之曰在大宋天子相國韓公嘗裁而定之矣其徒之三學者不敢胥亂而佛法更明果有天地神明陰爲其助則景福勝縁豈不歸於天子與閤下乎某忝閤下之恵愛稱獎若前之所云如此願幸閤下始終其大賜使早施行無令疾忌之徒得輒以生横議以成就其平生區區之志幸及春水東歸山林乃其大幸甚矣當决勵精誠竭思行道以報閤下之徳恵顒顒恭俟嘉命于旦夕也不宣某惶恐謹白

又上韓相公書（此繫東歸後復致此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北望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昔者

以禪書幸朝廷賜與秘藏爲佛法之教萬世耿光天下其徒莫不且喜且慶此是閤下鈞造與成其事而又稱道其文乃播諸賢士大夫迄今天下莫不知其辱閤下見知之深也受賜于閤下之厚也光賁山林之多也乎日欲思獻一言以報閤下之徳而未果然適以其書而通於下執事者乃效其素志耳然閤下輔相功烈冠絶于古今者蓋閤下善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況之道而然也今有人著書深切著明以推衍彼十

聖賢之道而正乎世之治亂其極深研幾自謂不忝乎
賈誼董仲舒之為書也是可資乎閤下雄才遠識萬分
之一二耳伏念某放浪世外其迹與世雖異輒著其書
慮俗無知嫉而忽之故秘之自謂潛子不敢顯其名也
今閤下至公與天下之人而為善也不區域其華野顯
晦者天下服之乃不遠千里寓其書而投之苟有可觀
其說不妄萬一果有所資替則某也少報閤下之嘉德
而得以展其微效也其漂蕩江湖拘潔獨立與俗不合

而其憫者非者相半儻或閤下賜之一字褒而揚之此
又慰安其平生守蘊光貴其幽獨之大惠也仰瀆盛命
干冒台明罪無所逃不宣某謹白

上富相公書

月日沙門某謹北嚮伏揖獻書昭文相公閤下某聞昔
有野人或以美食芹或以九九之算獻其國君者夫食
芹與九九之算鄙事烏足使王侯資焉然其心善務其
君也適某不遠千里而來進其說於吾相君識與乎食
芹九九之算不殊而其心志亦幸閤下詳之而不忽也
某佛氏也其法業能與人正心洗濯其煩亂持本而寧
中某故欲以此待閤下論道經邦之遑潔靜以頤養其
靈明之源乃安其極也夫所謂正心者非世之所謂正
也蓋事外清淨至正者也心至正則神明神明則氣和
氣和則體靜順是四者以治其身而心益治也太史公
曰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此言近之
矣然其道又能與生人原始而要終示其神奧往來根

萬物之所因而決施報之所果然是又深且遠矣閤下
大賢卓識謂此果足以留神已乎若今儒者曰性命之
說吾中庸存焉老者曰吾道德存焉而奚必曰佛耶而
譊譊自執矣然是佛者皆聖人之謂也宜有漸之深之
適之遠之者也焉可槩論請為閤下詳之夫中庸者乃
聖人與性命之造端也道德者是聖人與性命之指深
也吾道者其聖人與性命盡其圓極也造端聖人欲人
知性命也指深聖人欲人詣性命也圓極聖人欲人究

其性命會於天地萬物古今變化無不妙於性命也然其使人覩道真盡化本覺其外物之為妄休息其精神之勞弊者而佛氏其道尤驗也其為道乎既博而其說亦汗漫故世之學者益隨亦謾之而不探其要嗟乎學道者不審也昔楊司徒綰在唐號為賢相嘗以此著王關先生傳以推廣於天下蓋知其道之統要而然也今閤下輔相之道德器過於楊公遠矣苟不以佛為無謂而稍取之乃天下之幸也然其道復能使人去惡而為

善今天下翕然而與儒並勸是不惟內有益於聖賢之道德亦將外有助於國家之教化此又宜閤下之垂意也方今其教甚衰其徒不擇譏而毀之者紛然其竊憂其道自是而微且息矣燈燭不繼其然其明亦遂滅矣溪澗江河不疏導其源其流亦遂絕矣聖人之教道亦猶是矣不扶救則遂亡矣故竊嘗著書曰輔教編以發明扶持其道凡三萬餘言始欲奏之天子而微誠不能上達又欲進之閤下又不克通之已而乃因人姑布之京國亦意其欲傳聞於閤下聽覽又逾年而浮沉不決其所憂之心若在水火急欲其援以成就其生平之志乃不避其忝冒之誅輒以其書塵瀆大丞相尊嚴萬一幸閤下憫其勤勞為教與道非敢如常流者屑屑苟榮其身與名而已謹以其所著輔教編一部三冊印者又以皇極論一首寫成者然此論乃少時行道之餘暇所屬雖其文字淺俗而粗明乎治世聖賢之法仰評閤主簿拔諸下執事者不任瞻望台慈皇恐悚越之至不宣

某謹白

上張端明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省主端明侍郎閤下某以幽鄙無狀幸閤下憫念其來久矣昔者嘗以弊文因故侍郎郎公輒塵聽覽而辱之褒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故忝此大賜感之懷之迨今八載矣自謂委于深山窮谷雖欲一接大君子之威儀固不可得也然而每欲建一善事推一善言報閤下恤念之盛德以廣閤下

興善之勝緣充然故嘗存之於心近者竊著其廣原教次為三帙曰輔教編吳人模印務欲傳之敢以幸於閤下執事者以畢其區區之志然其書大抵世儒不知佛為大聖人其道大濟天下生靈其法陰資國家教化特欲諭其疑者解其譏者而所以作也然吾佛嘗以其法付諸國王大臣而聖君賢臣者蓋吾教損益之所繫也今欲救其法之衰微扶其教之不振乃以其說而求于閤下又其宜矣伏惟閤下以高才大學冠首賢科以重

德能名為朝純臣藹藹然負天下台輔之望而益有深知遠識不局世教超然特留意佛教妙理探索其聖人性命之真奧比又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倚賴也閤下仁明儻念其憂道不憂身為法不為名寬其僭越之誅以其書攟於聖賢傳於君子得天下不沮其為善之心國家不失其教化之助不直某之幸也亦吾佛之法得其所傳也（傳或寄字）輔教編一部三冊謹因崔太博輒通呈於左右干瀆台慈不任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田樞密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樞密侍郎閤下某世外幽人也乃敢以其書而輒求於朝廷聖賢者豈宜然哉然憂其道之將毀必護其本教亦烏得泥其所守而不知其變邪夫朝廷聖賢者乃吾道損益之所屬也不往而伸之吾聖人之法殆廢且滅矣此亦經所謂佛法付諸國王大臣之意也幸閤下仁明憫其憂在道法不為身名寬其僭冒之誅而稍取其說不惟斯人之幸亦其教

道之光輝也不直其教道之光輝抑亦天下生靈之大幸也某嘗以今文人之文排佛殊甚是亦世之君子者不窺深理不究遠體不考其善天下弘益之驗徒以目接其淺近之事與儒不同乃輒非之夫佛氏之教播於諸夏垂千載矣舉天下而化之其亦盛矣是必有大幽功陰德合天地通神明益教化善風俗者也不然天厭人惡久矣竊恐論者不已後生不悟益斁而為之不惟弊聖人之大道亦乃沮天下為善之心損國家教化之

助也故孜孜勉其愚瞑輒著書以發明吾佛之所為教者欲諭勸於世之賢人君子而自視退然力不足言未信非資乎朝廷之聖賢有高明之勢力有際天之識度洞達聖人之深理遠體者則其書何以傳也適會吳人以其所著之書曰輔教編者模印方就敢不遠千里望風以投于閣下之門伏惟閣下以高才博學登職大科以善徳能名榮處右密譪然負天下宰輔之望又益有深知遠識洞達聖人性命真奥是宜夫佛氏者以其法

而倚賴之也儻為不腆之文末忝大賜以之傳布于朝廷賢人君子則某千萬死生之幸甚也抑亦吾佛以法付之適得其寄也其所獻之書十部三十册封題謹因崔太博以通于下執事者塵涜台嚴不任惶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參政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參政給事閣下某聞佛教也嘗繫乎政治而關乎教化者也其有人欲正其法之損益救其教之衰削而不求于宰教化司政治者其人雖盡心竭誠汲汲於巖壑閒至老且死必不能得遂其志也今天下宰教化司政治惟天子宰相與閣下參預大政聖君賢臣者也故某不遠千里以其書因人而求於閣下者盖亦有意於教道矣伏惟閣下以大公為心取衆善為治不忽其幽陋之人不廢其荒唐之言而稍垂采聽不直斯人之幸抑亦西聖之道而增其光明耳其嘗謂佛教之為善世也固其廣大悉備矣其所謂施

之於善人而益善施之於不善人而亦為善古今吾教之所勸不及刑法之所禁不得陰謀心欺雖匹夫匹婦之愚心聞其所謂為善有福為惡有罪罕不減惡遷善矣茍家至戶到而按之恐十有八九而天下若此也後世益薄而其亂遂少孰知非因佛教陰助而然也故唐書曰雖謂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向所謂關乎教化者盖此之謂也夫以其道安天性而知神明之所以往來修身治心以通乎聖人之至德至道者古今其又多矣

今論者以文而排佛謂無益於治世此亦世之君子不知深理不達遠體不見佛教之所以然也愚以此爲其憂恐論者不已後生末學習而爲之不惟虧於國家教化之助亦乃損其陰德之祐山中嘗竊著書推明佛法要旨將以諭勸學者而自念幽獨無其勢力終不遂其事傳其書於天下非有高明特達大雅清勝君子則不能成其志業故輒欲幸閤下同以此道稱之於聖賢布之於君子也又念佛教之在天下也弛張其法增損其

徒一出於朝廷之處置乃向所謂繫乎政治者此其是也今以正其損益之說而求閤下之門亦其宜矣閤下髙于重德天下具瞻寛仁大明朝廷推伏苟以其憂道不憂身爲法不爲名憫其志收其書推而布之使天下知佛之所以爲教君子資之以廣其善小人資之以悛其不善不惟其之幸抑亦天下生靈幸甚也矣其書曰輔教編者一部三册封題謹因崔太傅以通於下執事者塵涜台慈不任慚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趙内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於百司内翰閤下某嘗聞吾佛昔以其法付諸王大臣者其實意欲資王臣之勢以正其損益也故聖君賢臣乃吾道萬世所倚而賴之者也後世之徒如憂其法救其衰而欲有所云爲者不可舍乎朝廷之聖賢者也若某不遠千里以其書而求于閤下之門者固亦以爲其法而若此也伏惟閤下爲德有遠量立朝有大節以文章爲詞臣之宗地近官顯日接

天子之寵光又特注意佛理力探聖人性命之奥妙是益宜佛氏者以其道而從之也某嘗以今天下儒者不知佛爲大聖人其道德頗益乎天下生靈其教法甚助乎國家之教化今也天下靡然競爲書而譏之某故嘗竊憂其譏者不惟沮人爲善而又自損其陰德乃輒著書曰輔教編發明佛道欲以諭勸于世之君子者然自念其深居遠棄力不能遂振之徒終夕太息乃冒其僭易之誅敢以其書仰藉閤下高明以聞傳于諸聖賢君

子苟得其萬一反心識佛知其教法之所以然廣其爲
善而不損夫陰德是亦仁賢用心之一道也其爲勝緣
當世世奉閤下同之天地神明實聞斯語儻閤下不忽
少垂尊意則某萬萬幸甚矣其輔教編者模印一部三
册并書因崔太博納諸下執事者干黷台慈不任惶恐
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呂內翰書

月日沙門某謹撰書寄獻于內翰呂公閤下某嘗以卑

論幸閤下善之其後雖欲益進其說以始終閤下聽覽
德義之貺念某棄匿山林不能果耳比聞詔還益用大
手之筆（或無手之二字）發揮天子制命此不可不勵已以求達
其志也幸閤下不忽其幽陋而少留意焉某聞善其理
者天下至公之謂也今天下所謂聖人之教者至焉雖
其名不類考其理而皆欲人趨善則其理未始異然猶
日月年數雖其近遠差異而其成歲之功一也故少壯
之時皆讀其書求其意得其意則嘗以告之人曰是皆
可從而不可拒也既告之人又患其不廣乃以之爲書
欲其大勸所著之書雖積十餘萬言而名微身晦不能
傳之欲資之聖賢而相與振之乃卒無所遇及其老弊
於山谷弟子輩恐其書與其師皆没固請以刻木刻已
又請致之士大夫初避要名之誚而不從其請余自謂
之曰自古至人皆以救護其教法獲譏殞身爲達大者
又奚恤流俗之譏耶乃浩然盡發其書致之縉紳先生
之徒雖未始識者亦使布之其人况忝閤下一言之眷

而閤下高識遠量素以天下之善而爲意也而敢不陳
之乎謹以其書一部三册所謂輔教編者封題付僧致
之下執事者儻辱閤下諭之於人則其勝緣陰功幽德
當奉大君子同之神明在焉實聞斯語塵涜高明豈勝
皇恐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歐陽侍郎書

月日沙門某謹伏捍獻書于參政侍郎閤下某聞昔者
李膺以名儒爲天下風教所繫然其望既高天下之士

不可得而輒交乃目其門曰龍門今天下之士指閤下之門猶龍門也而閤下之門難升又過於李膺矣閤下文章絕世探經術辨治亂評人物是是非非必公必當而天下之士欲遊閤下之門者非有此德焉敢俯仰乎閤下之前不惟不敢事其俯仰亦恐其望風結舌而不敢蹈閤下之閫閾者多矣若某者山林幽鄙之人無狀今以其書奏之天子因而得幸下風閤下不即斥去引之與語温然乃以其讀書為文而見問此特大君子與

人為善誘之欲其至之耳其放浪世外務以愚自全所謂文章經術辨治亂評人物固非其所能也適乃得踐閤下之門辱閤下雅問顧平生慚愧何以副閤下之見待耶然其自山林來輒欲以山林之説投下執事者顧資閤下大政之餘游思於清閒之域又其山林無事得治夫性命之説復并以其性命之書進其山林之説有曰新撰武林山志一卷其性命之書有曰輔教編印者一部三冊謹隨贄獻塵黷高明罪無所逃皇懼之至不宣某謹白

上曾相公書 此書繫次富相後再致之書也

月日沙門某謹獻書于集賢相公閤下某雖不敏平生輒以護法勸善為已任每求搢紳先生之知圖機通乎天下之至理者相與維持故嘗以其書曰輔教編者因崔黃臣太博而貢于下執事者誠以閤下高識遠覽知佛博大盛備為古之聖人也欲幸閤下推而勸之尚不知其書果嘗達閤下之聽覽乎而某今者西來固欲以

其禪書祖圖願進之天子至京師日實先欲奉閤下教其去就可不之宜而濡滯不能上進數日前幸得請于閤者值客盈門徒留刺依然而還然閤下相天下事固殷矣恐不暇盡其山林所來之意輒復書此幸閤下垂察然某所來本以吾佛氏之教其祖其宗曚昧不甚明適抱其書曰傳法正宗記十餘萬言與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欲賴聖明垂於大藏傳之以正夫吾教三學佛子使其萬世知其所統也其志止于是矣匪敎他輩自

為身名之計僥倖欲苟所求耳閤下儻以其識不謬教
而成之不惟自幸而已亦乃天下教門之幸也干冒台
明而罪無所逭不宣某謹白

謝李太尉啓

月日沙門某右某六月二十一日伏蒙特附所賜紫衣
牒一道書一緘到杭州日知府唐公見名出山面付前
件勅牒并書是蓋太尉曲以其無狀薦論而致此恩賜
其其自以其道德虛薄不宜當天子大貺再讓又再

讓雖詞意懇切而唐公終不容守其素志又翌日靈隱
大衆發命披之章服雖奉此大賁而幽陋無謂忝國家
美命辱閤下褒薦而實感且懼矣伏惟太尉才識器韻
乃時英豪門閥高華為帝家至戚猶屈採野老幽人之
微善推而賛之預人主之渥澤是不惟樂道人之善抑
又忠于國家天下幸甚幸甚如閤下來書曰讀其輔教
編之書知其學與存誠有以服人者矣用是言之此亦
閤下念其所存之心耳若其有以服人之云豈敢當之

然其所操志非欲苟其名榮其身而已矣請益為閤下
言之某始以本教積衰其徒罕能礪精君子不信小人
不敬某故憂吾聖人之道晦昧而天下失其為善之本
所以決志扶持之耳其書初成識望上達賴朝廷羣賢
君子之盛德其勸易行其傳易廣但其救道之心如蹈
水火欲人援之不顧流俗之謂其誇且衒也今於道未
有所補勸善無效而輒忝大惠亦宜何為心耶孟子曰
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果聖賢之時幸閤下留意焉苟

吾道益勸君子益信小人益敬資此勝緣以報聖君之
賜閤下之知其亦至矣某禪者非敢專以文字自喜蓋
資之以傳其道耳此又幸閤下察之謹因陸員外行專
上啓布謝不任感恩皇恐之至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
宣某謹上啓

鐔津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一　　　　宋　釋契嵩　撰

書啓狀共四十四封

與關彥長秘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於彥長秘校前辱彥長關侯得潛子輔教之說喜與己合遺書論大公之道百餘言迺相稱太多而潛子因彥長西行方致書丞相感推此道惟恐書不盡其意復叙彥長見丞相為益言之夫大公之道者聖人之道之至者也大公之道行則不以天下苟

親疎不以忠孝要勢利蓋臣合忠子合孝可親者親之可疎者疎之是皆堯舜嘗之者也故大公之道其本在乎誠與明也聖人存誠所以與天地通聖人發明所以與皇極合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堯舜所以至其道者蓋能誠明而持其本也夫誠明之道而聖人猶難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後世忠孝以勸慕致則以忠孝矜之逞之而勢利忠孝者競作紛綸漫漶交於天下誠忠誠孝不苟不黨者柰何與其混淆一世又豈能自白彼矜者逞者亦以自謂人之為心而與己相類不復信有誠之之謂也故誠明之道蕩然不復見矣大公之道之本亦不復知之矣况復能守而持之者也彥長當是獨能毅然推誠與明而持論大公之道豈天資自得其高遠非習之炙之而然乎始潛子之書既出而搢紳先生之徒弟

稱之其文善吾粗能讀百氏之書耳獨彥長謂我存心於大公其書勤且至矣非篤好其道相知之深安能若此耶方今大聖大賢相會於朝適以至公之道而治天下宜彥長振其本原力以誠明之道駕說資其所以為教化則功德勝業效白益又大矣勉之哉勉之哉不宣某謹白

荅茹秘校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秘校茹君足下近辱示手筆稱美

甚盛謙謙以未相識為恨愚何人也當此大恵幸甚幸
甚愚本庸陋自度無以處心因求聖人之說以之為善
既治吾道復探儒術兩有所得則竊用文詞發之而當
世賢豪不以其僭竊狂斐相拒尚以為可語引之與游
雖然接其游處綢繆至如朋友者而未嘗軒豁以盡乎
心葢以人黨於教罕不齟齬雖欲道之自顧其言豈能
必信於世故常嗟咨悒快頗不自得及觀祕校送瑩上
人序亦謂佛教教人為善有益於世不隨時輩訩訩以

相詆訶此非踈達知遠窺見聖人之深心則何能如是
之至論耶不待相識固信祕校識度卓卓遠出時輩而
宜吾傾懷盡心相與語之況又辱書推道與文屈節肯
相愛慕雖盛有道德如古高世之僧亦宜大進其說以
廣祕書之志況吾區區當此寧可黙黙自祕耶夫佛道
大至推而行之無所不可以之窮理盡性則能使人全
神乎死生變化之外雖三皇五帝之道未始及之此誠
非經營世間者所可擬議也以之治世導俗則能使人

慈心潔身遷善遠罪止諍不殺乎國家天下其五戒十
善之教與夫五常仁義者一體而異名此又有為者之
所宜守也古今之儒辯之者多矣皆不揣其本以辨其
末徒以佛為者謂過與不及而因之云云其相訾百端
嗟乎舜樂取於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孔子擇其善
者而從之顏子得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之古
聖賢人如此以帥於後世而後之人尚不能從之至有
悖亂喪性滅身破家亡國者也況復妄斥善道沮人為

之如此則何以勸於後世邪嗚呼使後世之人不盡為
善亦妄辯者之罪也祕校方為國家為政果能推之以
廣堯舜之道則為之政為之治不亦愈大愈遠乎臨風
且布所懷為荅以謝厚意不宜某謹白

與章表民祕書書

月日沙門某謹奉書於祕校表民足下某讀所示書究
其意義所歸凡三數日方窺見其微浩乎若瞰河海而
莫知其源邈乎如望星辰而未得其數猶弸彪而令人

驚愕疑今世之無有也始未相識表民來吾廬問文以取不肖忘其家勢貴盛肯與枯槁沈潛者用道義而相往來適見其識度智見遠矣及他日從之游觀其行已誠與人信卓卓與時流不同益見表民之賢也今得其文又見其所以用心以聖賢事業為已任詞理淵而淳意義約以正誠可信而可行也雖古之人能文者宜無以異於此也將拳拳服膺之不暇曷止賢其賢乎哉某山林者也固宜默默自守安可論是與非而可言而不言

亦有志者之不忍也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之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為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十篇之文皆善而議禹辯命解尤善視乎世之謂為文者茂如也苟發之未已將大發之掀天地揭日月則韓也孟也不謂無其徒矣且謬進狂言以回盛編不宣某謹白

與章潘二祕書書

具位某致書於二名儒足下近辱以詩見招而叔治繼之其風調相高皆宜其服人矣某雖欲為之報若視喬

木而高不可攀且書此以張其相感之意也然表民謂余以文而叔治謂余以才而相與云爾夫文與才皆聖賢之事而野人豈宜與焉如貧道始之甚愚因以佛之聖道治之而其識慮僅正逮探儒之所以為蓋務通二教聖人之心亦欲以文輔之吾道以從乎世俗之宜非苟虛名於世而然也大凡恩於人而有識者雖窮達不敢忘其始今得聖人之道而誠之至其可忘乎貧道常病夫庸僧單寡識吾道不修追乎名作德空紛然以其

末事求儒文字欲為其飾及其致譏也並教道而辱之不能曉了然後刋之石刻之板誇於世俗終日洋洋然以為其德若此筆尤宜擯於吾佛貧道也益不得於人此豈宜舍吾道而自欲以區區之文之才而竊譽於賢者雖死不敢也故受所惠時幾捐書而泣曰方今天子大明踈通知遠適閲意於南宗正法某固而自棄於草莽終不能以其道稍進以上資於吾君之明聖烏可又以其不肖而累於教道乎諸君亦嘗視我以佛教修之

其為識不欺於天地不作於神明茍謂其未至也宜以僧德勉之不然則已若謂之寄迹專以文字見教則不敢聞命幹名恐汙盛集幸為削之其嘉華一一奉納不宣

與馬著作書

某位某奉書於著作馬侯執事辱貺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戱

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醻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千百年近世會好事者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衆石不分豈其怪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遊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懐奇挾異終沈棄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

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無知己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婟且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倜儻過於人百千輩使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沈洽混俗之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文盛於今也聞古者有舜與顔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歌頌其聖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

其世歌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
裁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慚靦不
宣某謹白

與周感之員外書

具位某謹奉書於感之員外足下前日欲過所居語其
新園其地甚佳將置先父墳於其間既與天休公論之
其人亦喜當時倉卒而未悉所談伺晚復見也會事偶
不暇接見先時雖聞此言而疑感之等閒語耳既聞於

尊官始信感之果然為之驚怪數日來不能自處嗟乎
感之忠孝之有稱者也何故忽然離其所守之如此也
始感之與吾說其先父漸時教以骸骨歸故里與賢妣
並葬初時感之拳拳然造次惧違遺訓謂感之奉父之
道雖終身不改也然賢考意豈不以其身長於封又生
感之輩為南人質直可愛其於封為故地亦其志耳歸
葬之志是欲子孫懷故舊而不忘本也嗚呼賢父之志
亦甚遠矣苟如他邦之地神靈清淑能使人今日葬之
明日子孫便乃將相若孝子孫豈肯違父母之訓而為
子孫計邪況萬萬無此效也感之讀書不忘道義寧不
思易之謂葬者止取其過厚之義也孟子謂孝子掩其
親但不忍視其形之暴露也至於三代惟恐貴賤僭偪
奢儉失所故為禮經欲人喪葬有節不聞求山川土地
葬其親以為富貴之資為此說者蓋陰陽家妄張禍福
以鼓動世俗而世俗汲汲於富貴不顧修德紛紛然樂
從其說望如其志不亦惑乎若感之賢而有識宜亦出

拔追古之聖賢為法惡得與俗浮沉此吾為感之之不
取也聞古有周公者其為人子孫也有聖德大業相天
下萬世無比實由其祖宗累代積德而致之今感之為
子孫計者當念忠孝仁義苟有所未至則勉力至之彼
陰陽家區區之說奚足留意某心素奇感之好節操慷
慨有古人之風及此大懼有所虧損故不敢默默可否
蓋宜更酌之若自謂有異見我果行其志非衆所敢知
也餘竢相見更論不宣

答王正仲祕書書（已上七書先自為卷）

具位某奉書祕校正仲足下近有客自業肆中傳到七月所惠書一通發讀若與正仲風度相接甚慰所懷也然以我常為往來者之稱道所以特相推高此似未嘗有也吾佛氏者又其德不足聞達黙於山林而時所不齒固其宜矣何足云云而正仲之賢足以大自樹立而尚孜孜以不得志劇切為憂如此則何慮其道德不至耶昔樂正子為政而孟子喜之謂其人好善將有輕千

里而以其善來告之者也正仲好善之意比於樂正子豈直千里來告乎宜資於天下善人可矣此雖屈彼邑幸且勉之其道將有所張之也所謂文集此雖近成一書僅五千言蓋發明吾道以正仲方專儒恐未遑於此不敢輙通秋杪如戚嘉祐集當首請於下執事者未相見間幸倍保衛不宣

受佛日山請先狀上蔡君謨侍郎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造特差衙前徐新等遠賫牋疏并帖四道就潤州請召某住淨惠禪院住持今月二十日於登雲禪寺已恭受鈞命訖伏念某道德虛薄器識浮淺當預大賜實為忝竊然而教法衰弊緇侶隳怠斯蓋侍郎念西聖付託之意特欲振起頹風曲釆庸聲授以師位詞疏婉雅引奬勤重惟恐不勝所舉塵累高明且媿且幸卑情無任皇恐感激之至謹具狀

上謝

與通判而下衆官

某近者伏蒙特自大府遠貺移文召涖名山授以師位既省已之虛薄及聞命以驚惶顧遜讓之靡遑媿忝竊而無狀伏惟某官道極一貫識該九流總羣言以為公咨衆善而致治樂從西聖之教廣其勝緣榮貳東侯之藩重其明命辭意斯美惠愛亦深既被德而有由卜趨風而匪遜謹先差僧馳狀上聞披露下悃伏惟尊慈俯

賜照察

與在山尊宿僧官

右某茲者猥以虛聲謬當盛命預侯府之弘奬冠禪林之住持循分撫心誠謂忝竊此蓋某人念聖法之無量推風義以相先曲采微才容參大職擇善德之未積爲道力之斯充雖汲引以有由媿陞座而無狀趨覲非遠敘贊罔周謹先差僧馳狀披露下懇仍伸上謝

與諸檀越書

某狀茲者猥以虛聲擢當嘉命預府侯之奬譽冠禪林而住持自審愚衷誠爲忝竊此蓋某人曲推道義篤信

善緣奉外護之清修廣難思之勝事將趨雅會當卜良辰欽仰下忱諸容面叙不宣

赴佛日山請起離申狀

右某今者伏蒙知府端明侍郎台命俾就淨慧禪院住持祗荷恩輝豈任感悚於今月初五日已起離潤州參見在即謹具狀申聞

接杭州知府觀文胡侍郎先狀

某此者伏審得請北闕拜命東藩重雨露之殊恩轂樞機之密任來蘇之頌已作坐鎮之風聿揚伏惟知府觀文侍郎藝苑碩儒生靈上哲蹈聖人之閫奥擅文章之師宗灑麗藻於詞林發揮帝詔儲鴻勲於樞府增大聖功倚注方濃請陳逾恪惠全吳之美俗聳故國之榮觀民望傾城待瞻父母壺迎滿道願覩旌幢某忝主祇園濫當師席顧惟昔日幸接清塵豈謂暮年獲栖貴部念衰憊之斯甚媿參迓之未前伏惟台慈俯賜念察卑情無任瞻望欽頌之至

接錢塘知縣先狀

某啓伏審榮奉詔命光臨縣封數百里父母之仁副一時雲霓之望人樂利見頌起來蘇伏惟知縣司門才識高明器量遠大襲奕世之軒冕揭名家之規模美聲溢於盛朝東侯企慕高迹著於惠政西浙欽風鄉原預不敢欺壺漿已爭先接某濫綱禪席塵與華疆共白日以傾心仰青雲而垂蔭謹先狀迎伏惟鑒念云云

接大覺禪師先書

某啓近者竊聆俯從衆命臨鎮弁山祖席增光吾道復振伏惟比日法候休粹某僑寓龍山北趨尤為不便不及遠迎法御甚媿畏也謹先奉啓咨聞不宣

謝王侍讀侍郎

某再啓切以知府侍讀侍郎偉器淳誠實乃聖世名臣薦陞顯位奕葉貴重而又博通知遠弘奬佛乘天下緇流仰為城塹某昨者愚不自度輙奉私書詣闕以扶至教侍郎念其微效特與薦諭天子允從遂成就其素志

是益侍郎全成其美鉅力賛護乃致若斯當與天下緇徒勵力行道以報其大恩盛恵而不敢忘也卑情無任懐風詠徳祝頌知歸之至

謝沈司封提刑

某啓昨日伏蒙降重獲揖風素殊慰久違之思然而幸聞鐔津風俗之差美是乃太守仁賢風化致然蓋斯民之大幸也某嘗慨彼遠方異俗佛乘不備雖甚衰老尚欲以能仁氏之遺衆勸導邑子以為上善猶賴公儀遺愛資助使其一二載得遂鄙志又猛陵人俗之幸甚而勝緣有在也仙舟首程顧不能出關相送徒益黯悒乍遠千萬乞惟善視尊履謹令僧馳啓參謝

謝王密諫知府恵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緘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密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

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責其微善勸爾小學忝此大賜實為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趍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

與瀛州李給事

某惶恐啓去歲因使者北還嘗得上狀諒必已呈高明即辰伏惟台候嘉勝高陽政治簡静安衛道氣必益得妙理某山栖幽陋且此潜容苐媿違遠風儀茲為眷然

秘校告往榮侍輙此少申早素之萬一惟異鑒念不宣

與廣西王提刑

某啓無狀之人輙蒙其黨相嫉且訩訩不已以此故不敢往來實為彰於鄉邑之棄昨日幸光臨慰沃多矣此得預大賢接部弊屬將製贄於路隅先沐賜教豈勝感媿某獨立無緊言多忤物(或云以言忤物)將遠匿羅浮藤守沈公儀賢儒相與有期冬杪春初決浩然南還當首候使車違遠尊明萬乞為國重愛謹上啓少布區區不宣

與陳令舉賢良

某啓自湖旁冒雪相適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摒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自樂雖白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絶人遠矣老僧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得遂之猶遠高論萬乞善保尊履不宣

與潤州王給事

某惶恐啓上知府給事几下某山棲荒僻不便行李久闊馳狀不勝瞻系伏審旌珮已鎮南徐況彼比比數萬之家不亦復荷大賜乎無任欽頌景服之至大熱伏乞上為國朝自重慶祝謹附啓上覆不宣

與王提刑學士

某啓伏自京師罷奉貴遊還山雖聞廣按江外終無以奉書適知軒從已届此郡伏惟尊履休美某近自蘇挈

書欲圖奏納以疾未暇前趍容稍平復當以徵意上扣謹此先布區區伏惟念察不宣

與陸推官

某啓自曠清談驟更良節林木幽隱園堵寂寥了亡世紛足以自得其餘追復舊好睇想濤才懸搖之心狀貌難盡猶聆蒞事明敏越於時輩萬舌一詞所共稱賞況在顧盼之頃寧不欣愉暑中萬希善保不宣

與張國博知縣

某啓孟夏漸熱伏惟知縣國博尊候起居萬福某即日蒙廕如宜比者伏審榮奉明命臨鎮縣封敷惠斯民雅副物望某未遑馳賀卑情無任忻慶瞻依激切之至謹奉啓不宣

謝錢塘方少府

具銜右某比者伏蒙仙尉秘校特枉軒葢臨賞㟼扃衡宇增輝緇屬稱慶限以夏制尚綫趨風媿畏良深景服徒切謹上狀咨謝伏惟尊慈俯賜念察不宣

與仁和趙少府

某啓前日伏承臨訪山舍無以為待不勝媿畏繼以佳什見寵稠重風調高雅豈幽陋之可攀續不揆荒唐勉强和之但以取笑大手名匠暑濕惟自重不宣

與沈少卿見訪

某惶恐啓昨日奉蒙降訪客舍仰荷尊賜不任感媿但以老倦弗堪人事未果即趍几下謹令弟子馳啓上謝伏惟少垂鑒念不宣

與祖龍圖罷任杭州

某啓此者伏審知府龍圖罷鎮名藩即日趨詔歸闕行舟首路某山林適病不能遠郊馳送徒增瞻戀仁德慺慺奉此咨露伏惟台慈念察

送詩與楊公濟

某啓不披晤來倏越旬日春氣尚淺景色猶寒惟體中無恙否近緣禪誦不固習氣寧忘因得斯謬妄葢適性而已豈敢風雅可與哉然拙人用鋟不若智人揮钁况

足下才力有餘可能為我一鋤勿使傍觀揜口胡盧而笑也

還章監簿門狀

某啓昔日伏蒙特墜清名榮賁旅寄不任感荷容宿恙稍痊當走左右以謝盛剌謹具狀上納伏惟垂察不宣

與石門月禪師 自此元各為卷

某啓昨三月得公晦書并所制悲風謡後序慰諭勤至非深交至友何肯如此於感佩萬一也然序文殊佳但

其德薄不任稱獎也此為忝耳公晦久別所諭何老而益賢如是喜且非常我但白首偃蹇不能自振況暇於教道也視此得不媿乎栖居石壁殆二年矣雖然自適頗樂顧人生如夢何足堪恃紙衾瓦鉢外惟圖書雜然於室中耳流俗所尚一無留也近著孝論十二章擬儒孝經發明佛意亦似可觀吾雖不賢其為僧為人亦可謂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也今以相寄葢以公晦善於親也所栖雖牢落於佛法其意亦不敢怠徐當為教門

著一大典但慮其功浩大若果就先當相聞公晦道巳振一方吾復何云但善將身世此為至祝專人還特此
上聞

與黃龍南禪師 別幅

某再啓和尚有大勝緣所止則學者雲從景附實末代之盛事萬幸益勉尊用某濫主禪席德薄言微不為時之所信徒勞耳目自近有匡羅浮之意果行必道出江南當拜求高會公晦和尚平生心交今老在一涯二年

化僧不至不聞其音或因遺書乞為呼名黃龍古之名寺應稱清棲法澄每談及積翠風景聽之使人神動心飛今何人得其居也愚甥孫早辱教誨亦僅似人顧小子何以報重恩路遠不及以麤物輙陳左右惟擧擧欽詠耳

答黃龍山南禪師 次幅

某稽首雖聞祖圖宗記已辱采覽而未奉評品鄙心得無慊然辱賜教墨乃過形獎飾豈大善知識為法欲有

所激勸爾且感且媿某平生雖很懦無大樹立然亦勇聞清遠高識之士三十餘載徒景服道素不得一與勝會此為眷眷知復領大衆於龍山其欽尚好善之誠何書可盡春煦幸千萬為法自重僧還謹布區區

與圓通禪師

某啓去年夏首聞移錫崇勝喜慰喜慰廬阜天下勝壤宗教所出得大知識鎮嚴乃學者之大幸也珠上人至果聆清規益舉又喜之也惟久之可矣乞罔起他方之

念尤佳某衰老偷然客寄弘法無力徒欽羨於能迹耳遹遠風論千萬善保因介謹此咨露不宣

又與圓通禪師

某啓東林莊僕至辱手筆知退法席專育高趣欽羨欽羨但廬阜不得鎮嚴亦禪林之不幸見遐虎溪之居足仞風義盛重但某濡滯不能即拜雅會殊為慊然餘具別幅未披覿間千萬善愛

答圓通禪師讓院

某啓前日專人傳到華緘承已得美罷潛道於此緣德方盛年臘相然何遽爾驚衆耳目又聆黑白復請留此千萬且從輿論某老弊德薄不能為之綱紀天下共知潛道何悞以此人為代在潛道推讓之義雖自高冠而鄙劣之人終何以當克萬萬須自回雅意為衆少留老弊東西南北人也固無定迹奉見未期千萬留意

答萬壽長老

某啓專人至辱手教慰諭足仞久要之不忘也萬感萬感法印和尚不可救療遂至如此愴感無已索文志其塔雖腆忝相知至於厚善當此豈可飾讓耶且以拙直之筆聊奉佳命亦表生平交契之誠耳用舍更在裁之益熱千萬為法自重謹此咨答不宣

與萬壽長老

某啓音信雖不相通而欽服道素徒此懃切（或云懃懃）某無狀老更彌篤春季間罷去佛日深匿龍山蕭然人不堪其憂而余之未嘗自厭比欲致奉問聆道益淮南未還

故不果然適會曹君乃知起居清勝善慰孤迹不肖見謀住廬山治行當首拜道場冬寒未見間萬乞善愛謹此布區區不宣

謝杭州寶月僧正

某啓比者以衰恙告免住持特蒙垂訪過形存恤仰荷道眷豈勝感愧尚以夏制未違前禮謹奉啓上謝

退金山茶筵（回答）

某啓適早監寺至辱牋命就所栖以預精饌意愛之勤

豈可言諭乃盡誠素某雖不善與人交豈敢以今日之事自虧節義無煩相外清集方當大暑告且為罷之書謹令人回納伏冀慈照

與東林知事

某啓令者伏承遠馳价使特贈書問以昔賢勝集之所假無狀自匿之便嘉命遠至光賁殊多某人由來虛聲更推高誼循省其愚何以當克媿以老憊復牽事緣趨赴未遑但深媿忸以滯来人益增慊悚价還奉狀布謝

伏惟慈念

與楚上人

今月十六日人來獲贈筆語所喜道意清淨不事他緣人生世間閒為第一此事勿使俗眼見之一二年來甚不喜聞也思慮消盡無事可堪古云千里同風斯之謂矣所問賢弟不獨愚迷蕉亦倒置予為剛言來諭如風過樹秪益嘈嘈耳病在膜内無由除之足下雖有弟兄之情奈何奈何

發供養主與檀那

某啓萃茲勝侶允賴檀賢雖素欽於令猷尚未披於粹表企慕徒切揖晤未期秋氣稍清珍育是禱化人行專此奉啓不宣

乾隆御覽之寶

鐔津集卷十一

鐔津集卷十二

宋 釋契嵩 撰

敘

傳法正宗定祖圖敘 與圖上進

原夫菩提達磨實佛氏之教之二十八祖也與乎大迦葉乃釋迦文如來直下之相承者也傳之中國年世積遠譜牒差謬而學者寡識不能推詳其本真紛然異論古今頗爾某平生以此為大患適考其是非正其宗祖

其書垂出會頒祖師傳法授衣之圖布諸天下而學佛者雖皆榮之猶聽瑩未諭上意某幸此竊謂識者曰吾佛以正法要為一大教之宗以密傳受為一大教之祖其宗乃聖賢之道原生靈之妙本也其祖乃萬世學定慧之大範十二部說之真驗也自書傳亂之曖昧漫漶天下疑之幾千百載矣今上大聖特頒圖以正其宗祖然聖人教道必聖人乃能正之是豈惟萬世佛氏之徒大幸也亦天地生靈之大幸也某固不避其僭越愚妄之誅敢昧死引其書之舊事推衍上聖之意仰箋於祖圖亦先所頒祖師傳法授衣之謂也然其始亂吾宗祖熒惑天下學者莫若乎付法藏傳正其宗祖斷萬世之諍者莫若乎禪經禪經之出乃先乎付法傳六十二載始終備載二十八祖已見於晉之世矣付法藏傳乃真君廢教之後闕然但謂二十四世方見魏之時耳適以禪經驗而付法藏傳果其謬也若如來獨以正法眼藏密付乎大迦葉者則見之大涅槃經智度論禪經與其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 卷十二 二

序也以意求之而佛之微旨存焉上叡性高妙獨得乎言謂之外是乃天資佛記也故其發揮禪祖雅與經合宜乎垂之萬世永為定斷三學佛子遵之仰之天下不復疑也其圖所列自釋迦文佛大迦葉至於曹溪六祖大鑒禪師凡三十四位又以儒釋之賢其言吾宗祖素有證據者十位列於諸祖左右謹隨其傳法正宗記詣闕上進塵黷宸眷不任惶恐震懼之至謹敘

六祖法寶記敘 此郎侍郎作附

按唐書曰後魏之末有僧號達磨者本天竺國王之子以䕶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自釋迦文佛相傳有衣鉢為記以世相付受達磨賫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於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其法乃生靈之大本人焉鬼神焉萬物焉遂與其清明廣大者紛然

而大異六祖憫此乃諭人欲人自求之即其心而返道也然天下之言性命者多矣若其言之之至詳理之之至當推之之至悉而釋氏得之矣若其示之之至直趨之之至徑證之之至親而六祖之於釋氏又其得之也六祖於釋氏教道可謂要乎至哉今天子開善閣記謂以本性證乎了義者未有舍六祖之道而有能至於此者也是則六祖者乃三界之慈父諸佛之善嗣歟偉乎惟至聖而能知至道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賛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至和三年三月十九日序

明州五峯良和尚語録叙

始釋迦文佛經教之外以大三昧命其高弟弟子大龜氏傳之然非不關經教蓋經教之所明也將以印正一

切法門決定為妙覺之宗極及其菩提達磨承大龜氏二十八世方傳諸夏諸夏之至曹溪第六祖益傳之往之時世未習熟諸祖師猶傍經以諭學者未即純以真要示之後世至人觀機而宜之遂直用此發人故其所為人不復以經語故天下之守章句者聽瑩謂其背經立異以非之噫是豈知夫變而通之殊契經也然學者不易至之至之復難繼之繼之復難辨之猶人皆畫龍而未始得其真龍形者逮有以真龍告之而世亦不信

蓋天下識龍者寡也今世孰不說道紛然皆傳其所傳至其與否豈能盡得其所辨耶吾故嘗憂其混亂道真為學者大病但媿匿而不能張之也今見吾所知五峯良公善知識也益喜其言良公亦忻然相得遂出其語錄示余讀之多其所發殊妙所謂善變而通之者也良公受於慈明圓禪師慈明傳臨際斷際大智大寂之所傳此良公宜禪者師也若其修潔之美而邑人四方盛稱之此不復論

武陵集敘

慧遠和尚以有道稱於四方在天禧乾興間其名甚振學者無遠近歸之如水沛然就下予少聞之恨不識其人晚游吳得其語於懃暹二師觀其發演詳悉應對次序語言必文不以凡近雜出雖出入大經大論傍及治世文書老子莊周之說而不疑間究其意義所歸而與佛法與妙似乎不可以智窮神而明之其庶幾乎始達磨大師以佛心印至中國會梁天子耽有為不省其言達磨北入嵩山面壁終日默坐九年華人之疑稍解而達磨之道遂傳矣以故後世傳高僧者以禪觀定其所傳又後世學者無遠識頗信傳者為然其言亦不思之甚也達磨之道豈止於禪觀而已矣夫禪者靜也觀者觀也聖人教初學者使靜思慮以觀其道也若達磨所傳承於高足弟子大迦葉昔如來將化以正法眼可以言語發不可言語到故命大迦葉以心相傳所謂正法者也大教之所以出衆經之所以明也得乎此者雖以萬端言之其所言未始雜也不得乎此者雖絕言而守

之其所守未始不惑也今和尚之言其得正法之謂也禪觀焉能盡之和尚出於雲門大師三世雲門出於大鑒禪師八世嗚呼去聖人益遠學者疑惑錯謬當其時和尚去雲門大師未百年獨抱正法與其人相望毅然引學者以其正法眼藏以正其傳授學者真若得止以息狂走其於教道而德亦至矣既沒弟子輩緝其言以其所居之地名之曰武陵集慶歷壬午歲孟冬二十日

序

原宗集叙 或名宗原

象郡懃師聚禪學百家之說探而取其言之尤至者次為一家之書繇釋迦如來而下至於雲門掘衣弟子凡三百三十三人其語有六百二十則總一萬八千餘言書成命不腆名而叙之大旨以不循語言生所解會乎常簡客而不失其宗者為得之矣故曰原宗懃師謚法於德山遠公印可於三角澄公澄遠皆雲門匡真大師

之法孫也雲門乘雪峰存禪師雪峰承德山宣鑒德山續龍潭信龍潭嗣天皇悟天皇繼石頭大師石頭紹廬陵思和尚思和尚受法於第六祖大鑒禪師廣普提達磨所傳之道故天下學佛者尊其德如孔子承周公而振堯舜之道聖人舉其用所以謂教也大用不可卒究即文字以為詣泊乎種智差別法門萬殊後懼後世多聞者過困學者不及故釋迦如來直以正法授大迦葉雖示有言說而不迹文字菩提達磨去如來二十九代受之東來人始莫曉時皆擯棄及其傳至大鑒世且大信趨學者猶水之沛然就下噫像法之季去聖人益遠學者穿鑿迷失道真懃師長為之太息故揩其宗極庶幾有所正也是歲康定辛巳孟冬月望日也

移石詩叙 自此元別為卷

移石詩君子之美移石也始其棄於道傍雖其瑰怪偉然可觀而路人不顧無晉師思取而顯之乃用工者計不崇朝遂致於户庭嵬峍嵌虛若山聳洞壑前瞰清沼

後蔭茂樹左右益闢三堂曰石蓮曰照古曰禪燕者臨之使人悠然有幽思自是誇者相告觀者趨來石之美一旦遂顯無晉復作詩以歌之賢士大夫與方袍能詩者亦從而賦之必欲余為叙然人皆有所嗜之事而有雅有俗有淫有正視其物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若石之為物也其性剛其質固其形靜其勢方方者似乎君子彊正而不苟也靜者似乎君子不為不義而動也固者似乎君子操節而不易也剛者似乎君子雄銳而能

立也然移石之名益美乎是其外峰岠似乎賢人嚴重而肅物也其中空洞似乎至人虛心而合道也今無訾以吾道為禪者師以翰墨與儒人游取其石而樹之於庭朝觀夕視必欲資其六者以為道德之外獎操修之默鑒也及讀其詩求其所以為意者則未始與此不合然無訾其心如此之遠也而與世俗之虛玩物者固不足相望諸君美而賦詩不亦宜乎其詩凡若干首皆詩之豪者也視之可見豈早論所能悉評某歲月日某序

法雲十詠詩叙

法雲畫上人繕其居之西扆曰翠樾堂以其得山林之美蔭也戶其北垣曰陟崖門示其乗高必履正也始其入林之徑曰嘯月徑高其所適也疏其泉曰夏凉泉貴其濯熱也表昔僧之塋曰華嚴塔德其人也指其嶺之峻絶者曰樵歌嶺樂野事也名其亭曰暎發亭取王子敬山川相暎發之謂也目其山之谷音浴曰楊梅塢別嘉果也榜其閣曰清隱閣以其可以靜也就竹闢軒曰脩竹軒擬其操也是十詠者舉屬法雲精舍法雲宅大慈山之中與郭相去迨十里北瞰徹浙江南通錢唐湖過重崗複嶺脩然沿溪涉澗水聲泠泠雲木杳靄校乎垂江瀕湖之山而大慈最為幽深法雲庭宇瀟洒林嶺盤蔚環翠比乎慈山之他寺其又絶出者也昔吏部郎公以侍郎致政還故鄉多優游名山尤樂此以為高跡之佳處也每來則踰旬跨月陶陶而忘反吏部名德薰於天下既好是也人亦斐然從而尚之故法雲勝槩遂遠

聞揩畫師猶以為未盡其山水之美乃益揭其十景者拳拳引詩人詠之搢紳先生之流與吳中名僧聞皆樂為之賦競出乎奇詞麗句而風韻若出金石鏗然起人清思所謂勝槩者益聞益播將傳之而無窮也然物景出沒亦猶人之懷奇挾異者隱顯窮通必有時數若此十詠之景所布於山中固亦久矣棄置而未嘗稍發今畫師振之衆賢詩而光之豈其數相會亦有時然乎故賢者雖終身晦之時命也不足歎之忽然曜之時命也

亦不足幸之上人既樂得諸君之詩特屬予以爲序然無謂遂能盡其詩之美也矣

法喜堂詩叙

好事者刻法喜堂詩將傳而淨源上人預其編次以其事謂潛子曰幸子志之也夫法喜堂乃寶月廣師所居之室也君子善其以法喜自處故作詩而稱之也其詩凡若干篇乃搢紳先生鉅公偉人之所爲也高逸殊絶不可得而評也若寶月居心休美寓醫以廣其行章表

民叙之詳矣吾不復論也第發其法喜之謂耳夫法也者道也喜也者悅適也道固天人之正也人而不適道烏乎爲心也夫死生人生之大變也非適道不能外其變以至神完也榮辱盛衰人事之變也非適道不能順其變以至分安也愛惡取捨人情之變也非適道不能理其變以至性勝也故謂道無不存一貫乎内外也惟聖賢常以道凝生之不亂死之不汩出之不渝處之不悶貧之不窮富之不淫山林也朝市也惟道所適也俗不顧道而碌碌以其變弊嗟乎古今豈少乎哉寶月杭人也其國樂主風俗以奢侈相高甫方服之人幾忘道而趨其所尚也寶月廬其市井紛華之間乃超然獨脩法喜之樂是豈惟務其自悅而已矣其將有所師而勸之乎羣公賦詩而美之是也辛丑仲冬八日潛子序題

山茨堂叙

南宗智嚴師主慶善精舍而邑人宜之將一年所居已葺白雲堂人亦新之且以書邀其侶契嵩曰吾虛是室

以待子會予方專意於習禪著書其年遂來視厥堂控半峯巋然出其居之後户牖南敞前望連山青嶂邐迤與村墟雲樹而相映帶若見圖畫蕭然發人幽思余喜處之經歲心甚自得而塵事寡日益清淨因思其舊名取義太近輒命以山茨之號更之山茨者蓋取梁之高僧惠約所居之名也昔約方以德高見重於天子而汝南周顒乃營山茨寺於鍾山而命之居故顒美之曰山茨約住清風滿世若約者可謂吾徒之有道者也吾徒

宜慕之愚何敢跂望其人也取其山茨而名是堂者誠欲警愚之不及也慶歷丁亥孟春之晦日序

趣軒叙

慈化都僧正所居之北軒者在精舍為窮與於他廡最虛明靜可以宴安可以休適慈化喜此欲潛子名而揭之潛子謂慈化曰了性師人皆有好而子之好喜近道其殆庶幾乎靜乃正明乃鑑虛乃容深與所造乃清雖其方丈環堵之室至道則清風浩氣光天地貫古今妙

乎人間世而絕出窅然不必在乎青山白雲也寥廓無際不必在乎世表方外也上人其好既有至道之趣而潛子乃以趣軒名其北軒而文之益示慈化志之所尚清勝潛子猛陵之契嵩也

山游唱和詩集叙

楊從事公濟與沖晦晤上人訪潛子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如天竺遂宿於天竺也三人者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公濟請潛子前叙潛子讓公濟曰吾不敢先朝廷之士公濟曰此山林也論道不論勢潛子叙非忝也潛子曰諾吾叙然公濟與潛子輩儒佛其人異也仕進與退藏又益異也今相與於此蓋其內有所合而然也公濟與沖晦以嗜詩合與潛子以好山水閑適合潛子亦粗以詩與沖晦合而沖晦又以愛山水與吾合夫詩與山水其風味淡且靜天下好是者幾其人哉故吾屬得其合者當鮮矣適從容山中亦以此會為難得故[illegible]然嗒然終日相顧相謂幾忘其形迹不知孰為佛乎孰

為儒乎晉之時王謝許子以樂山水友支道林唐之時白公隱廬阜亦引四釋子為方外之交其意豈不然哉合之道其可忽乎雲與龍貴以氣合風與虎貴以聲合聖與賢貴以時合君與臣貴以道合學者貴以聖人之道合百工貴以其事合昆蟲貴以其類合不相合雖道如仲尼伯夷亦無所容於世也天下烏得不重其所合乎方二君之來也逼歲除山藹藹以春意然代謝相奪乍陰乍晴朝則白雲青靄絢如也晚則餘冰殘雪瑩如

也飛泉泠泠若出金石幽林梅香或凝或散樹有啼鳥澗有游魚而二人者嗜山水則所好益得嗜閒適則其情益樂勝氣充浹而更發幽興優游紆餘吟嘯自若雖傍人視之不知其所以為樂也坐客接之不知其所以為得也獨潛子蒼顔敝履幸其末游而謂之曰二君之樂非俗之所樂也二君之得非俗之所得也是乃潔靜逍遥乎趣競塵累之外者之事也終之可也因評其詩曰公濟之詩贍冲晦之詩典如老麗雅健則其氣格相

高焉潛子默者於詩不專雖其薄弱病拙遠不及二君豈謂盡無意於與也

山游唱和詩集後敘

公濟初與潛子約為詩前後敘潛子不自知量既緒其端公濟乃謙讓不復為之然詩之意所敘未盡始公濟視潛子山中值雪詩愛其孤與獨往謂瀟灑有古人風遂浩然率冲晦袖詩尋之留山之意極款曲潛子亦以公濟既相喜好其意非常頗不自拘介樂與游詠潛子禪者罕以思慮亂在吳中二十餘載辱士大夫游從數矣如故侍郎郎公之顧其最厚深郎公又以詩名顯天下而潛子奉其唱和亦不類今恣肆而不自慎也然潛子雖固平生長欲晞於高簡雅素如支道林廬山遠者為方外人患力不足及之雖然老矣而吾方袍之徒肯相喜而從其游者幾其人乎公濟儒者才俊與予異教乃相善如此之懃也此不與游且詠而孰與游乎唱和總六十四篇始山中游詠而成者三十七篇其後相別

而諸君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七篇並編之為集嘉祐已亥仲春之五日潛子復題云

與月上人更字敘

上人名曉月字竺卿余以始字其義不當不可以為訓義以公晦易之名以月者葢取其高明之義也然明不可終明必受之以晦日月終明則晝夜之道不成故日晦於陰而月晦於陽也天地日月之至明者也聖賢烏可終勞其明乎聖賢終明則進退動靜之道固不足法

於世也故古之聖賢者明於有為而晦於無事也舜明於政治而晦於得人以讓天下文王建箕子明於與九疇而晦於大難周公明於輔相而晦於成功孔子明於春秋六經之文而晦於旅人顏子孟軻子思揚雄皆相望而晦明於後世也故其事業甚大道德益揚作法於世而萬世傳之今上人有器識明於為學知道其將有所晦乎上人吾徒也與世俗事物邈然不相接又益宜晦焉余於上人故人也別去十年果得法自瑯琊來會於吳中觀其處心空寂能外於身世而不累其得喪是

非真所謂能向晦者也字之以晦抑亦發其蘊也一旦以道歸覲其所親索文為別故序其字而贈之云

周感之更字敘

周君初字感之余以其義未極請用誠之以更之周君名應然萬物莫不以類相應而不能應非其類也惟人誠乃能與天地殊類相應故誠應者應物之公也類應者應物之私也私則寡得而公則寡失君子恥失所於一物是故君子貴以誠應天下也誠也者至正之謂也易曰中孚中孚正也以其柔正乎內而剛正乎外也況下而順乎陰陽之得其道亦推乎人事則可以教大信彖曰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也誠之義不亦至矣哉周君始事父母則鄉人稱其孝及仕而庶明歷官品凡一簿一尉其人若緇黃儒素皆喜其仁德此非以誠待物焉能其善之之如是邪而君勞於縣吏積十餘年自不以其濡滯而苟薦於

知己問之則曰命也士病不為政豈汲汲於人知此又見其誠之之至也所謂誠之不亦宜乎既始之而又終之是之謂誠也天地以誠終始所以博厚而高明聖人以誠終始所以垂法於萬世雖然君子之誠推所自得之苟其富貴也不以驕佚其老也不以耄紛其酒也不以醉亂斷斷乎始於是終乎是則聖賢之道得所傳也周君之德將不虧而得其全也其名聞孰可磨滅余與君皆南人也又特友善其相識知深且詳矣故因字所

以序而勉之

鐔津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三

宋 釋契嵩 撰

敘九篇

送潯陽姚駕部敘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鷰(鷰乃余鄉)潛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紙盛稱潛子善用六經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潛子之全也

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為善欲使其至至耳潛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潛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為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潛子所趨之至潛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潛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為善之至也茍其本不明其至未嘗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為惻然耶故潛子甞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葢為斯也然搢紳先生之徒知潛子如是之心者幾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為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為之知已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潛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為公言之嶺外自邕管

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絫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實花琦菓(實花琦菓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絕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嶽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爭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

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具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潛子輔教之說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斆得此道者其人之幾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送郭公甫朝奉詩叙

郭子喜潛子之道欲資之以正其脩辭立誠潛子可當耶郭子搢紳先生之徒乃獨能揭然跂乎高世之風可重可媿吾說不足以相資也然郭子俊爽天才逸發少

年則能作歌聲累千百言其氣不衰而體平淡韻致高古格力優贍多多愈切含萬象於筆端動乎則辭句驚出而無窮與坐客聽其自誦雖千言必記語韻清暢若出金石使人驚動而好之雖梅聖俞章表民以為李太白復生以詩張之四海九州學輩未識郭子若何限朝廷公卿執嘗覩郭子如此之盛耶夫龜龍麟鳳其亦偉奇之物也使其汩於泥塗委於荆杞則君子之所惜吾恐郭子盡是紆餘誕謾遂與世浮沉因別故賦詩以視之

白石鑿鑿縕爾美璞君子道晦君子斯樂幽蘭猗猗振爾芳姿淑人不顯淑人不虧惟是方寸為爾之本違之物揺窮之物亂靜之收之默默悶悶熟水泚泚兮可漱可滌熟山亭亭或作參參兮可休可適胡歘屏居胡羨首迪

送王仲寧秘丞詩叙

去年詔秘省王侯往宰扶風縣王侯以父喪在淺土請俟封樹而後趨官朝廷佳其有子道從之復告曰禮畢當聽命於闕下於時錢塘士人慕王侯官有能名相與

議曰扶風秦地也方為戎狄驚動豈宜往之天子不知以王侯來惠我邦識者非之曰此常人之情非知賢之謂也夫王侯賢而有器識讀書探文武之道發憤慨立大節方當國家舉大刑將誅去兇醜以條理太平之治是必奮然以效其才能詎肯碌碌從衆人苟避艱難幸宴安於靜地或曰朝廷以王侯久屈於冗局且發其賢將受之顯官乎辛巳歲隆暑中杲自新定來將趨京道

出錢塘潜子因歌議者之意以為别歌曰

賢豪之志兮睠略不羈高厲遠邁兮俗豈易知倜儻大節兮臨事不移安貧敗名兮君子恥為天闕蒼蒼兮宮殿參差王侯蘊志兮將發胸中之奇泰海浩蕩兮隴樹依依王侯之往兮决去莫辭惠彼一邑兮起民之疲亦將德彼兮清泰之陲當妖氛廓兮景運增熙功名相將兮千載葳蕤

送周感之入京詩叙

感之以父喪罷官即錢塘僦屋而居三年雖無擔石之儲泊如也未嘗踵權豪之門以聲其窮接交游以誠不以其才故與其交故士大夫而下逮閭巷之人識與不識皆賢其為人然此未足為知感之者也夫行已自信其道不妄與人辯者至於窮達不踰其節義此亦君子之常道耳蓋流俗輕悍不能守之宜其歸美於感之耶如感之仁義出於其天性讀書為學識度明遠論古今禮樂刑政指其當否無有不是者使其得志行於一州一邑以至天下國家必能政教惠百姓令人無怨望豈止自信而固窮為賢耶蒙與感之相知為最深嘗慨無力以張之今春服闋復調官京師蒙亦將返廬阜惜其為别且遠因作詩以叙眷戀之思云

與君游兮我心日休與君别兮我心日憂君之去兮春水湯湯青霄九重兮雲闕蒼茫氣望豪華兮接翼翺翔懷德孤進兮人誰與揚米貴如玉兮薪若桂枝京國久留兮曷為所資江南五月兮瑤草離離早歸來兮慰此相思

送周公濟詩叙

潜子昔在潯陽公濟卝年方師吾友周叔智務學而沈詳言不妄發與諸生絶不類潜子常謂叔智曰潯陽江山氣象清淑宜鍾於其人在此諸生周氏之子疑其得之矣余觀其學有所成及潜子去潯陽十有餘年果聞公濟以進士陞第其後又聞以賢監司李公之舉得宰建德不一載而道路傳為賢令去秋以事來杭乃權錢

塘遂得往還山中見其治民少以吏術而多用仁義視事敬而勤行已端而應與人交久而益敬未逾月而杭人翕然稱之潛子竊喜幸吾前言之驗矣然稱之叔智有道之士也平生最好以仁義進人而激勵其風俗悵其早亡不見公濟今所樹立雖然公濟來資自得豈謂不肖假其賢師善導之所助耶會潛子始以傳道為志所蘊未伸公濟不平力為吾振之其誠且勤雖古之慷慨之士不過是也將別眾意甚感之乃為詩以贈其行

詩曰

秀氣鬱兮在若人之躬吾昔覩之兮卓異羣不同驗治迹兮今也炳融慨爾師兮不覿乎君子之風方別離兮江湲趨雙闕兮千里帝座煌煌兮君門嚴深勉自進兮勿使陸沉

送周感之秘書南還敘

杭去交廣陸出江南驛堠五六千里轉大海得飄風舟日行千里否則留他島動彌年月故南人來吳常以此為艱余客錢塘已見二春矣視南之來者幾希庚辰之三月有客以周尉告余曰尉臨封人也子盍見之乎余一旦詣其門會其出歸悒悒頗不自得越數日尉果騎從求余所居而來入室與語鄉曲事歷歷燭耳目發平生如故舊言亹亹而不能休襟抱軒豁見其為人有大體及簪引去余乃異之謂識者曰尉以文詞奮譽吾非由進士得官不為也嘗四舉屈於有司而不變其心及得之未始以所官遠於家而讓君命由京師如故鄉迎

其親而來錢唐道且萬里不以祿薄未甚有力為勞處官過廉雖水必欲買夫士患無節也不患不立苟朝臨事而夕失其所守喔咿戚施苟容不暇當所利則爭不利則辭去鄉邑未百里則終日慊然作兒女態又何望遠名能迹赫赫然照天下後世若尉者也持其節行始終一如不亦真慷慨大丈夫哉吾聞古老傳言南方全陽有得其氣正者必剛健中正而聰明余於尉皆南人也獨性怯暗鈍無一善以自發棄其性又不能翕然高

謝與物磅礴乎一世視尉能不愧其所生耶因以發故鄉之情豈莊周所謂去人滋遠而思人滋深乎

送林野夫秀才歸潮陽叙

世稱潮陽多君子而林氏最盛余初謁野夫先父田曹於杭觀其寛明淳粹力行古道為政不齷齪飾吏事乃信稱者之不妄美也及會范陽盧元伯語野夫仲父曰異先生者生而知學六經探百氏悉能極深研幾聖人之道卓然自得以謂易者備三極之道聖人之藴也獨

病揚雄氏雖欲明之而玄也未至因著草範將以大明易道之終始也又謂興王者禮樂為大復著禮樂書以示帝王治政之始本為儒不汲汲於富貴而高節遠邁追古聖賢之風教余又益信林氏之盛也有在矣是時田曹秩滿將趨闕下而元伯南還余亦東適會稽越是二年余復來杭且聞田曹寢疾於京師有至於漸趨三年野夫果扶行櫬歸葬故地乘舟吳江而來他日余往弔之焉野夫伯仲皆悲戚癯瘠殆不勝其哀及戒行事

且謂余曰子盍歌以贈我歸余因思林氏於潮陽為最盛歌何以盡其美不若詞而布之吾聞天生賢者故以代天工使輔相天地之道是賢者宜壽且顯於位可也則顏淵夭伯牛疾孟軻轗軻荀況揚雄落莫於時賈誼董仲舒數輩相望而不幸不知運物者反何意邪如南安田曹之仁其弟之智識明德不二十未既大施而卒皆早世雖明哲之士聞之孰不為之惑哉或者謂林氏之壽不在其躬而在其子孫乎聞野夫刃取股肉以問

其父欲其病愈終不如志君子謂之純孝也野夫苟能率其伯仲履田曹之仁孝同志異先生之學則林之壽其將有在篤實光輝益大乎後元伯亦有道者也於野夫為姻婭苟與之營勵名節則林氏之盛美豈止煥於潮陽與今日將輝耀乎天下後世也矣

送梵才吉師還天台詞叙

夫為佛者脩出世之道因以清淨自守與俗不接非以其教道推於世勸於人豈宜遂遂與於世間游乎梵才

大師少以詩鳴於京師晚歸天台益勤吾道一朝思以佛事以勸搢紳先生之徒前年來浙西淮甸間所遇卿大夫有名聲於人者皆樂從其事不翅百數此非精誠篤志推尊於聖人真教道妙何能得仁賢君子如是之多耶嗟乎吾人有出入乎權豪之門趨進乎勢利之塗德不能發人之信疑然而莫告毀焉而不辨喔唯宊諂相與以佛為戚幸其顏色假其事勢以茍利乎一身趨死不顧教道者彼聞師之風宜何為心哉吾偉乎吉師

之所為故歌以贈其歸歌曰若人之來兮賢俊將迎若人之歸兮勝事告成春色佳兮春風輕翆雲袖兮趨遙征台山凌虛兮氣象淑清宜真賞適兮休顧浮名彼循利忘道兮流俗時情既亡吾徒兮何足與評

送真法師歸廬山叙

余去潯陽五年而法師真公自廬山來會於錢唐聞其始至且喜且驚師曾不顧宰相所待拂衣去潒入山中誓終其身不踐俗境此胡為而來哉及相與語始知其謀為佛塔非以常事而移其志也余在潯陽嘗與周叔智評人物以師潔清能以其道訓學者叔智頗以重語相推故與吾泊郭叔寶裴長言數造其門送為歌詩以揚其美師亦忻然相得今出數千里復與之會追將半載接其言益文其道益親契義篤厚百倍於初也秋之八月而真師以所謀事集命挐舟欲行杭人敬慕稽首告留者甚勤終亦引去不顧余游四方獨去潯陽戀戀若懷父母之國而不能忘葢以其有仁賢君子篤實誠

信於交游用道德而相浸潤又以匡廬奠其左嶄崒高拔其氣象窅然深幽使人覬之有高天下之志今真師復歸焉余牽於事不得偕往惟浩然之思益紛於胷中因師為我謝潯陽君子窮達榮悴勞吾之形謀慮得喪萬端勞吾之心人生適如一夢焉何長與物磅礴乎世此宜深探佛道澄汰其神明真師其引道者宜命之游可也

鐔津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四　　　宋　釋契嵩　撰

志記銘題 共十篇

武林山志

其山彌杭西北其道南北旁湖而入南出西關轉赤山逌麥嶺燕脂北出錢唐門躋秦王纜船石過秦望蛸蜓二山垂至駞峴嶺趾左趨入袁公松門抵行春橋橋西通南之支路過行春橋垂二里南北道會稍有居民逆旅行人可休益西趨二里入二寺門偪合澗橋過合澗

龍迹二橋自丹崖紫微亭緣石門澗趨冷泉亭至于靈隱寺流水清泚崕石瓌怪如刻削乍覩爽然也自合澗橋南趨更曲水亭並新移澗距天竺寺門西顧山嶂重沓相映若無有窮靈隱晉始寺之禪叢也天竺隋寺之講聚也其山起歙出睦湊於杭西南跨富春西北控餘杭蜿蜒曼衍聯數百里到武林遂揹豁如引左右臂南垂於燕脂嶺北垂於駞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冠飛塔而擁靈隱岑然也高峯之東者曰屏風嶺又東者曰西峯（在郡之西）又東者曰駞峴嶺（俗謂駞宛乃語訛也）其高峯之西者曰烏峰又西者曰石笋又西者曰楊梅石門又西者曰西源（亦謂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峰南起望之而藹然者曰白猿左出于白猿之前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燕脂嶺白猿之西者曰師子又西者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者曰印西南印西向前走迤邐於武林之中者曰無礙又前者曰善住並善住而特

起者曰稽留（俗謂雞籠乃語訛也）其雞留之西者曰蓮華有巖號玉女其蓮華之東者曰飛來峰乃西域異僧惠理所謂此吾國靈鷲小嶺之飛來者也昔多靈仙隱焉乃呼白猿而驗之南屏天竺而北嶂靈隱其巔有天然石梁西跨其中有巖焉洞焉洞曰龍泓曰香林巖曰理公龍泓前者北瞰後者東出謂其潛徹異境絶淛江下過武林然南北根望而起者孱顏大有百峰多無名其名之者

唯二十有四與城闉相去十有二里周亦如之秦漢始號虎林以其棲白虎也晉曰靈隱用飛來故事也唐曰武林避諱也或曰青林巖仙居洞亦武林之别號耳然其茀鬱巧秀氣象清淑而他山不及若其雄拔高極殆與衡廬羅浮異矣其山八九月每夜霽月皎則天雨桂實其壯如梧桐子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自合澗橋至于白雲峯之趾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迹橋至于西源峯之趾凡七逾橋

其四石也其三土木也南澗源白雲峯之麓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復東注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閘口曲流北之合澗橋北澗源西源山之腹東注過騰雲塢口稍逼楓樹塢口湍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渟于洗耳潭瀦于渦渚東嶼亦謂之暖泉也瀲灔于泠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瀠瀲于伏龍泓過龍迹橋下東注與合澗又東注越二里過行春橋下出靈隱浦入錢唐湖古所謂錢源泉出武林山此其是也南北之澗雖

多多無名然皆會二澗其並南澗而入者曰南塢南人謂谷為塢谷音浴也並北澗而入者曰北塢而北益有支塢者六曰靈隱曰巢楊曰白沙曰大同曰騰雲曰西源是六塢者皆有佛氏精舍曰靈隱曰碧泉曰法安曰資嚴曰辯利曰無著曰無量壽曰定慧曰永安曰彌陀曰吉祥曰西庵其精舍凡十有三缺一名其十者在支塢其三者廢其三者宅正塢南亦有支塢或無南字皆有精舍曰天竺曰興聖曰崇壽講聚也曰慶寧白永清曰金佛曰德澄曰福

光曰天竺禪叢也古觀音氏垂象與人乞靈曰永寧其精舍凡十其五在支塢其五廢其五宅正塢諸塢皆有居民錯雜其殷處幾成村墅然無坂壟不牧牛犢羊豕水陸不甚汙其人不事弋釣虞獵以蕉蒔自業然同其在古潔靜清勝之風未嘗混也其俗在南塢者窮于白雲峯之巔在北塢者至于西源則坡崺西趨西溪南通南蕩其泉之南出者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凡泉之源七其一月桂在天竺寺

其一伏犀在西來峰之巔流液不常其五皆在支塢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筍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彌陀西源曰騰雲上源西菴也凡泉之源九其一冷泉在澗壖其八在支塢南塢其古人之遺迹若吳葛縣（正字避廟諱）之葛塢者若晉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謝靈運之翻經臺者若隋眞觀所標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標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塢若漢陸棣之九師堂者若晉葛洪之伏龍石門者若晉許邁之

思眞堂者若晉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晉杜師明之謝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飯猿臺者若呼猿澗者若梁簡文所記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塢總十有六事徒古今相傳雖名存而其事頗亡不可按而備書其山無怪禽魑獸唯巢构之樹冣為古木松葯藥物果蓏與他山類唯美荈與靈山之所生枇杷桂花發奇香異耳

游南屏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百步許則東趨抵于霧雲亭西趨則傴僂過小石門抵于積翠亭由霧雲亭益東至于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于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于發幽亭視錢唐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于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徑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于山之巔一顧四達廓

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跱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岩壑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歘作交相掩映眞若神鬼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為比一日為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驚怪以為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

壑莫出其右者至于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為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與俗單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絶類使會知已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栖其陰數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

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道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或無極深且三字)冲寞杳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為游者也

解獨秀石名(或名作志)

其既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名為未當且以詩評之更曰獨怗石表民能文其取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俗所謂怗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也為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怪邪夫獨秀石有拔數仞巍然特立于山之東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為朋黨大凡物稟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嶄然超出其群吾所謂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為附麗要詩人詞以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怗石名之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

請從于獨秀

無為軍崇壽禪院轉輪大藏記

崇壽精舍轉輪藏成乃因天竺月師遺書故為書之按其書曰崇壽院籍屬無為軍為城中之塽塏也昔沙門義懷于此說法聚徒懷之徒既衆且盛而經教缺然患其無所睬覽而清河張拱感是遽相率其邑人出財鳩工謀寫先佛三藏之說而懷師以他命既去復命今沙

門淨因往繼之而張拱益與其院僧曰慈願共戮力必成其事既而因師復使僧處仁等募匠氏為轉輪藏以置其經然藏有殿環殿以衆屋總數十楹内置佛像法器金碧照耀皆儼然可觀其用錢凡七百萬夫轉輪藏者非佛之制度乃行乎梁之異人傅翕大士者實取乎轉法輪之義耳其意欲人皆預于法也法也者生靈之大本諸佛之妙道者也諸佛以是而大明羣生以是而大昧聖賢乃推已之明而正人之昧故三藏之取諭者

諭于此也五乘之所歸者歸于此也然其理幽微其義廣博殆非衆人槩然而輒得故益其藏而輪之姑使乎扶輪而轉藏若欲其槩衆普得（或闕此四字）漸染佛法而預其勝緣則于道其庶幾乎是亦至人攝化羣生之一端耳其意遠且大矣今因師從而效之其所存不亦至乎可書也至和三年季夏十日記

漳州崇福禪院千佛閣記

太常崔禮部發使自通走杭遺書其曰崇福閣成慕仲靈志之其初不敢為徐思崔公名大夫也嘗為我以輔教編布之京闕于我有高義今益以他勝事囑我是豈宜違之耶遂引其事而書之崇福在漳南為大精舍徒衆常五百人聚居申申然尊大比丘顯微為長老微師統此方五年其屋廬大小治之以完初其居之東有隙地微師意其形勝可置之佛閣乃引其州人王文渥謀始居無何客有來謂曰今山中水大漲盡浮其久積之材出乎江涘是足成爾也微師以其感會遂大出其寺

錢百餘萬王文渥益施二十五萬助之其州之僧者俗者不啻三十人因各相助勸其閭里之樂善者出財合刻賢劫千佛與五百應真之像并彩繪五百應真者始至和甲午仲冬役土木工適適日不稍輟明年方秋而其閣成巋然九間陵空跨虛飛橋危亭騫湧旁出其所造之像繪事既竟即迎而内之釋迦彌勒藥師則位乎其中千如來則列于前後左右也閣之下亦以釋迦文殊普賢衆聖之像而位乎其中五百應真與十六大聲

聞則列其四向嘉祐初而龍巖人曰楊飾者益于其閣之南為大阿羅漢浴室廊廡環之備法事也然其規模壯麗閎人偉之謂是閣者乃吾閩樓觀之冠也若賢刼千如來者蓋在此刼與吾釋迦文佛相先後而見乎人間世也與夫天地羣靈萬有而為博大勝緣者也然聖人垂像與于天下後世固欲其人天者覩像以性乎無像其次欲其睹像以發其善心其次欲其瞻像以預其勝緣性乎無像近至也發乎善心嚮道也預乎勝緣漸

上善也是三者雖于其功小差及其當世後代成德則一也崔公書曰徽師高行人能與人為勝事人皆樂從之衆奇其作佛閣意適合乎聖人垂像之謂則崔氏之所稱驗矣南方之人宜知其心無謂徽師徒事土木而誇邁世俗耳彼方袍之後來者有所營為亦宜視法于徽也嘉祐四年已亥孟秋之晦日靈隱之永安山舍記

泐潭雙閣銘 并序

大長老曉月字公晦領禪者于泐潭十有五年矣其道既傳益欲治其精廬其徒居晉遂以師之意勸其鄉人裒金起閣于寺庭之左寺亦出財助之復勸乎呂氏之良婦曰胡氏鄒氏施錢十萬起閣于庭之右右者寘慈氏之像左者栖皃氏之鐘又甃密石為涌道（與周禮涌道異義也）于其閣之前者十餘丈費緡錢凡五十餘萬嘉祐庚子之仲春畢其繪事落成居晉乃因其師遺書求蒙文而志之然吾與公晦雅素相得最厚善而公晦為閣之心吾知之矣公晦之意在道不在閣閣乃寓其意耳夫入

道莫先乎見聞今其閣之以像者正人之所見也閣之以鐘者發人之所聞也欲其即見而明妙即聞而預覺乃不在語言不資文字而挺然獨得與吾教外所傳之宗合公晦之心固如此也不爾吾公晦豈肯徒事其土木也泐潭山水清勝乃昔大禪德道一馬祖遺迹之地一公道在佛氏之教為大至公晦居是有所為又能益推道于人其于一公始有所振也而與夫施者為福為勝利詎可量乎美哉公晦又開治世聖人之書其識精

適于今之禪者尤為賢豪故以其閤復為之銘曰

惟閤鏗鐘惟閤儼像像正爾見鐘發爾聽惟視惟聽乃正爾性勿謂道遠在爾一瞬勿謂聖遠在爾斯振惟閤惟樹吾有所寓惟鐘惟像廼爾神奬咨爾學者宜知爾師慎爾視聽勿謂徒為

清軒銘 并序

高識上人闢其精舍之南廡盡得夫山川美景而濯濯可視武功蘇子美始名之曰清軒其後賢士大夫多游

賞而賦詠之工人乃以其意因命潛子銘之既不得讓乃謂上人曰天地萬物莫不有清濁其氣象皆能感人而為正為亂夫天地之清其感人也肅聖賢之清其感人也莊時世之清其感人也修山川之清其感人也與天地與時世之清化工吾不得而擬議若夫聖賢山川之清者是可推之以益于世也適上人敞是軒也會其山之静水之清以待來者而賞之者其心開神與思慮不復淫滯是亦益于人多矣或有閑與其心神而思返乎泰清至静（或云逍遥乎至静）則其為軒之意愈得也潛子因而銘之曰

天地萬象有濁有清惟清感人人斯正也惟濁感人人斯亂也惟清惟正乃懋爾德惟濁惟亂乃溢爾慝鑒哉君子擇時所適戒哉君子慎時所翫爾軒惟明爾景惟清有山崇崇可以攄清有水泚泚可以濯纓既潔乃志既清乃神惟清惟潔乃為至適勿陋于軒兹為嘉賞勿謂外物兹為神奬惟清惟軒惟道所假克勤乃意彼上

人也（元集中不著名可疑也今謂高識者乃寓意耳）

南軒銘 并敘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俊爍（俊或從凌）寒慘客有紓餘閒散無所用于世得終日俯仰于其間往往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古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吉凶悔吝不害

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為陋也陶淵明云嘯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邪南軒予客舍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于此會事欲引去念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

顧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相須

舊研銘并敘

余在故鄉時亡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遊四方硯且俱行于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死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好學問耿潔務持高節未果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見其人(或無想字)故持之而未嘗棄置是歲康定記元之冬季也為之銘曰

若人云亡道交已矣金石而心視此寶此

題錢唐西湖詮上人荷香亭辟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山嶂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眠怳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為道者安得不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二十五潛子題

鐔津集卷十四

鐔津集卷十五

宋 釋契嵩 撰

碑記銘表辭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敎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沒百餘年而有孟

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啟乎仲尼者也孟軻沒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為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為乃卷而懷之歸於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脩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近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為六經備敎化于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極或作拯字）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膴膴將明夷于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以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為續經賡敎化于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于

此乎文中之于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于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于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為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為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

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厖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頽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 石刻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乞靈于古觀音氏求男一夕夢其舍邐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使嚥之及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

乎觀音稍長不樂與其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處其寺佛像之左若翌日法師至其夢適驗十八落髮二十納戒于禪林寺明年習律于律師守初當時台之郡校方盛諸生以法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而荅之其詩略曰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已而入國清普賢像前爐其指誓習乎天台教法條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與旨而法師皆得智解薪然出其流輩會其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其四禪三昧因說偈以效其誠 凡其詩偈並見于文集此皆略不書 通師既逝而法師即還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靈墟佛室用消伏呪法而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方三七之夕忽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師不慼踐之

以行道其屍即隱七七之日懺訖復聞空中聲謂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殊寐恍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擬其口驚且覺而其病遂愈俊辯益發聲貌形神美於平日法師大感益欲從事于此遂著書曰觀音禮文方題筆遂有奇僧遺之書名自意趣與己著本略同淳化初法師年方二十有八衆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積年 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經 一旦有施氏胎驢馳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其後以時而至若凡四十日座而乃已

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乎至道丙申之歲法師結乎黑白之衆信者按經習夫淨土之業著書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普賢益為念佛三昧師處寶雲更十有二載未嘗持謁與俗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賛命匠氏以栴檀為大悲之像刻已像而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後工有誤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師敬且恐即自以接之不資膠膠而胞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祈雨法師用請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也

期果雨其郡蘇太守以為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師復歸于台欲東入屏居而徒屬愈繁乃即其西陽益宏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為考古法正之濫饗者徹去其所謂白鶴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師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與衆舟往白鶴而風濤暴作衆意謂神所為法師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尋命其神受佛之戒此後以牲祀者遂絶

即著野廟誌乃與神約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郇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夏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夏坐畢有三沙門被衲無因而至請與盂蘭盆講席方拱坐而忽不見法師嘗以勝事他適道出黄巖有一豕犇來繞師所乘已而伏前意若有所求衆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而來也遂償其直敎屠者釋之命豢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之果饗德邪人其何哉台有赤山寺高奥而

瀕海法師嘗謂人曰此宜建塔其衆鄉人樂聞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光之間益見七層浮圖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四十里皆捕魚者簄梁周之法師知其法光欲有所警益勵衆必塔之及其事址發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漁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出舍相之餓以其錫杖卓之石泉從而發激今東掖所謂石眼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師西渡講法

雖使者往還歷七歲而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者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而入杭廼其夢之效也至杭始止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者嚮慕沛然如水趨澤杭之風俗習以酒餚會葬法師特以勝緣諭之其俗皆化率變葷為齋因著文曰誡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迓法師就開元精藍晝夜專講法會盛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

酒啖肉者殆頃郭邑酒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書六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闕)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靈山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棲遁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而道標承之然隋唐來適四百載而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舊誌採于莽蒼之間果得其兆即賦詩作碑記之

此始謀復于天竺也初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枿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造之證也因名之曰重榮檜益以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之本腹內竹石面竹者與檜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居無幾而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庵撰天竺高僧傳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復請講於壽昌寺罷講過舊東掖謂其徒曰靈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治

行吾當返彼尋援筆題壁為長謠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奉佛尤慕法師之言遂為著淨土決疑論馬公鏤板傳之遠王文穆公罷相撫杭聞其高風因李明州(夷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率其僚屬訪法師于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三法妙義其才辯清發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聞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末欲其揄揚王公唯然尋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

名王公書其榜尊君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者亦法師以智者護生之意諷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徵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瘳乃遺之書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移江寧更迓于府舍問法留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而未果法師乃為其推觀音應化徧知無方者示之先此法師嘗夢與王公在佛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實金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與法師因撰泗

州大聖禮文以尊其事王公益與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為其寺之大殿者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特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聞遂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為方外之遊益親形于詩書者多矣若其所著圓頓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為王公之所為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力焉始章獻太后以法師

熏修精志乾興中特遣使齎金帛而兩命于山中為國修懺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吉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師善書求其筆迹即書詩一闋與之楊遂奏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卿大夫聞其風而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他公卿益多恐斥名不悉書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者天竺別集者曰靈苑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燼其

指而存者一二耳逮其持筆書翰精美得鍾王之體靈山秋霽嘗天雨桂子法師乃作桂子種桂之詩尚書胡公見而盛賞之乃與錢文僖公賡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而為其寺之三正門者法師領寺既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諮即會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荊溪尊者室中授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沒矣今者吾殆終于此講也一日果與衆決曰我住台抗二

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意時務私傳令付講席宜從吾之志即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紹吾道我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宜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絕徒屬嘗友筆硯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子然入其寺之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遺民晦迹詩改其結句云翱空迹自絕不在青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之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曹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

後日之晚使請彌陀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所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香瞻像而祝之曰我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寂光淨土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櫬曰選搨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卧其靈體于選搨更七日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夕山中見大星隕乎鷲峰爀然有紅光發于其寺之前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授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選搨歸葬于其寺之東月桂峰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鄰也嘗識韶公幾三十年晚山中與其游益親韶公耆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嘗以大法師賫錄命余筆削始以繳文不敢當及蒙奏書為法以徼效還而韶公已物故方感慨令辨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端甞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余避言適

去山中偶之愈勤顧重違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賫錄而論次之命曰由記蓋由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聰哲志識堅明故其以佛法大自植立卓然始終不衰雖古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天台之風教益甚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見其人是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東園記之也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懃公塔銘 并敘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懃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樂山從始也其稟法弟子省文儒者聞人安遠迺命契嵩書且銘之和尚諱處懃本姓謝氏不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象郡之壽陽人也童眞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得落髮其年納戒于桂筦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適滅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偏學衡湘鄢郢老禪碩師而

獨大盡玄旨于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于遠師雖叩問勤至垂三月遠未甞稍辯盡欲其自契耳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超虛空不覺屋廬爲閡復其立處即徧體雨汗其悟道靈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予安般定法始授其法廼廓地然頂于其師前遽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界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盡焉其感道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乃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之安樂山皇祐初嘉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説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

昔甞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羣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敎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于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廼以文見托雖固亦不得讓焉銘曰

惟骨殊圓惟道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惟小夷石泐

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揜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于影堂命今長老懃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于會稽

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産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兮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于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于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叅禪要又十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缺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衆處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為杜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晏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韙之卒亦承于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兹院自壯及耄凡四十六載于人甚莊處己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唯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輙以勢高下

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于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于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于高座方再會即謝絶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于護法耳昔嘗與余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于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于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予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

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陁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為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所難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予庸以是而稱之于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還化也至是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悲夫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敘

師法諱幼旻信陽玉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覃出

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頹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悉當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寺問師弟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毋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即帥衆曰本府請大長老惠照聰公鎮其寺以繼惠明所統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巍然千餘間益偉于舊慶歷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悋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師衣冠貴游不翅百人預會爇香聽其

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趍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寛平慈恕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捘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内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

蒙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于其教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冣天下名寺固吾佛法倚之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于法有功乎余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三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岩石之美雖其氣象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趣智覺禪師延壽求為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韶國師居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三觀法于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為法兄靖師為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為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還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于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

屬累其徒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蠟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論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于壽公學法于寂公見知于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奇師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

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全得一見之已甚善也況因人而得法耶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于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于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并敘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為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偽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歎之不已姑托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而鄉人傚之其中也仕于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師乎士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于世多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

養其壽命故蒙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

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哀人倫整整兮聖賢所資聖不可亡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道德垂世兮犖犖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得于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及期孝子順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寖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爾嚅依秋風肅肅兮白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旐翩飛顧此別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于文章辯論不甚

推讓去年仲春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顧師（或師作子）不足比也叵自慨相知之晚及冢移書讓其過稱復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重語推致于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爾定聞不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遂或名字）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高堂有親鬢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晤語聲琅琅坐人驚歎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有期尚相待豈意遊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可量

周叔智哀辭（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楊孟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往往道之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駁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為文學易繫辭奇峭頗工恥于奔競造次不移其守故名不籍甚朋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于有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叔智侃然處于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

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于林下逮此信吾事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誕

為人英君得之兮旣聰且明道德修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幷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守孰謂旣往兮不光其後溢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靑草兮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鐔津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六

宋 釋契嵩 撰

述題書贊傳評 共十二首

秀州精嚴寺行道舍利述 梵音舍利此云身骨

道必有所驗非驗孰見乎道之至哉不邪佛之舍利蓋其道之驗也夫道之大至者固貫乎人神死生而妙之聖人以其妙則在幽而能興在明而能無是故聖人方其生也善世而無善方其死也潛神而用神舍利者亘

百世而儼然效其靈則天下莫測豈非其神之為乎今夫九流百子以其道而為之者天下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則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其人之死也不終日而形腐不終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忽恍豈其道亦有所未臻於佛者乎昔者佛法始傳于漢而漢人不詳始傳於吳而吳人不諒皆尊儒老而拒我故摩騰僧會命舍利以驗佛世自是翕然而嚮之夫道遠也驗近也觀近也者發之也觀遠也者至之也至之者聖人也以驗觀道則麤妙可審也以道觀聖人而大小可見也人亦有言曰其教有大不可思議之事蓋知佛為大聖人不其然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無端而至者發光而明並日月者不可焚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之舍利晝夜振之而不息者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至神之物不必大也至道之驗不必多也考其始致則曰得

之于吳越故國師韶公蓋得乎梁之岳陽王蕭詧之所傳者也既而錢氏之先王內于金鐸以小銅塔而緘之寘諸靈光寺 今寺之舊名 殆百年矣韶公至人也號其舍利一曰行道一曰入定入定者祕而不可見行道者益塔而張之是豈不以後世僧不軌道而俗薄寡信將亦有所勸而發之者乎故述其意命吾徒以揚之

題遠公影堂壁

遠公事迹學者雖見而鮮能盡之使世不昭昭見先賢

之德亦後學之過也予讀高僧傳蓮社記及九江新舊録最愛遠公凡六事謂可以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其影堂以示來者陸修静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耽湎于酒而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陁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譽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歿于刑蓋識其氣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亦信道也桓玄振威而抗對不屈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

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黨勢而忌孤飾行而畏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尊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凮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客而伸其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于教而克全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敦睦故舊而信道乎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不撓而全節乎此故遠公識量遠大獨出于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佑于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邪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四海秋色神山中聳遠公之清高也人僧龍鳳高揖巢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嶂玉樹瑶草遠公之栖處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也贍其遺像稽首作禮願以弊文題于屋壁

題梅福傳後

班固云梅子真嘗為南昌尉不得志遂自引去變姓名為會稽監門又曰仙去故後之說者不過謂子真能以

仙尉為吏隱善與時浮沉往往引其事為尉者美言亦學者之不詳也小哉言乎子真磊落有大節奮不顧身忠于國家憂天下者也當漢朝失理本末皆顛子真嫉邪臣用事竊弄大權發憤上書論國大體大要興行禮度登用俊良之人雖觝觸讒佞輩而無所避忌詞氣謇諤意欲警動時主雖書屢上而主竟不悟卒土崩瓦解使當時稍用其言而高祖社稷未必喪亡嗚呼子真處九品之末朝無一介之援毅然奮志忠勇過人吐詞扶

國家之危逆龍鱗探虎口不旋踵而禍及其身尚不以為懼真慷慨大丈夫也噫古今讀書為學孰不抱氣自視為英雄於朋游間苟有一語相忤不協其意也必發憤詬罵恨不能誅之如讐及其立于朝廷也睨有不義雖大至于害教化傷風俗以其不切于已雖睨如不睨雖聞如不聞往往從而訣之苟其敗也則聚口而笑之此聞子真之風宜如何為心子真沒在先漢之季於今上下千有餘年所論縣尉未有如子真者也將有而未

聞見乎予嘗病世不知子真之德與道徒高其得衍偃去故題云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皋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續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昫唐書王勃傳知父中子乃勃之祖果曽作元經矣績死于貞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書一字以傳文中子之

賢而隋書復失書之後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與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李翺又薄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益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為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利字）欲蔑其聖賢可乎孟子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睨中說其讀詩曰四名五志讀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

梁陳亡具五以禍其國而善其立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輩

書李翰林集後

余讀李翰林集見其樂府詩百餘篇其意尊國家正人倫卓然有周詩之風非徒吟咏情性咄嘔苟自適而已白當唐有天下第五世時天子意甚（甚或作善）聲色庶政稍解姦邪輩得入竊弄大柄會祿山賊兵犯闕而明皇幸蜀白聞天子失守輕棄宗廟故作遠別離以剌之至于

作蜀道難以刺諸侯之強橫作梁甫吟傷懷忠而不見用作天馬歌哀棄賢才而不錄其功作行路難惡讒而不得盡其臣節作猛虎行憤胡虜亂夏而思安王室作陽春歌以誡淫樂不節作烏栖曲以刺好色不好德作戰城南以刺窮兵不休如此者不可悉說及放去猶作秋浦吟（一名東甫吟）冀悟人主意不果望終棄於江湖間遂紓餘輕世劇飲大醉寓意于道士法故其遊覽贈送諸詩雜以神僊之說夫性之所作志之所之小人則以言

君子則以詩由言詩以求其志則君子小人可以盡之若白之詩也如是而其性之與志豈小賢哉脱當時始終其人盡其才而用之使立功業安知其果不能也適世說李白清才逸氣但謫仙人耳此豈必然耶觀其詩體勢才思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苟當時得預聖人之刪可參二雅宜與國風傳之於無窮而離騷子虛不足相比

書諸葛武侯傳後

孔明始躬耕於隆中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有許者惟崔州平徐庶以為然吾考孔明事迹其以天下至公為心欲并強魏而復漢社稷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不屠莒即墨之城欲專以王道一歸天下其道豈異哉昭烈三往乃見孔明方與之畫計何其工也及至軍敗身遁夏口而孔明往說孫權得兵為援破曹操于赤壁此與樂毅說趙楚魏使趙戢秦以伐齊之利而教并獲楚魏五國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而其才略

奇偉與樂埒也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與樂毅報遺燕惠之書其忠義相類但其過主遭時不如管仲之得志耳使孔明逢盛時天不奪其壽得以始終其事復漢而并一天下興崇王道則管夷吾樂毅殆不及也（或本無樂毅字）惜其輕用馬謖遂敗于街亭害其能事然諸葛孔明賢豪俊傑猶暗于知人如此況非如孔明者乃輕信乎利口之人而用之不亦易乎戒之哉戒之哉

書范雎傳後

始范睢變姓名自號張禄先生入秦說秦昭王短秦相穰侯秦昭王遂逐穰侯收其相印即拜范睢為相號為應侯應侯所任用鄭安平以兵降趙應侯憂不知計之所出而蔡澤乃西入秦見昭王使人宣言感怒應侯應侯服其說乃舉蔡澤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范睢既免相秦昭王懼拜蔡澤為相蔡澤相秦數月或惡之懼誅尋亦謝病歸其相印莊子云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焉此與范睢二三子相傾而相奪何以異乎欲人之欲人亦欲之孰謂能必保其富貴耶

唐段太尉傳贊

段太尉秀實先為用事者奪去兵權而無怨及是毅然奮笏擊殺朱泚不顧一死圖存王室古所謂社稷之臣也又曰殺身以成仁又曰臨難無苟免惟段氏皆得之矣說者或云段太尉小弱動不迕物頗類儒者及其奮

擊反虜罵聲掉厲而氣慴萬夫白刃交前而卒不變色又何壯哉猛如飄風烈如疾雷慷慨雄偉卓出古今太史公疑田侯于畫圖信有之矣嗚呼大凡古今人情得權勢之盛不振主則驕跱及失之則怨望不能自存往往謀為不軌如段秀實太尉者得之不為幸失之不為怨成之與敗在未決間而以死循王室擬淮陰侯韓信則其賢遠矣

好善贊

聖人之善以人為善其人也必好善沮人之善以自善其人也必嫉善好善者其道必廣嫉善者其名必辱好善則天下善人樂以其善告聚天下之善以為行其道不亦廣乎嫉善則天下善人唯恐其聞所善掩天下之善以為言其名不亦辱乎舜古之好善人也顏子亦古之好善人也彼舜者古之聖人也當堯之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天下不歸乎朱而歸乎舜而天下豈有善于舜者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顏子古之賢人也當孔子之時抱聖人之道窮處陋巷人不堪其憂而顏子不改其樂庶幾乎聖人所以稱之而天下豈有善于顏子也及其聞人一善則拳拳服膺若今所謂善人者吾未見有如顏舜之聖賢也其善未必善于天下之人及其聞人之善孰肯沛然以行之亦孰肯拳拳而服膺從而推之者有之辯者必形乎言訥者必形乎色脫少而稱之其人也非情與黨則不為也嗚呼欲其名不辱其可得乎其道之廣也

其可得乎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故謂好善者非聖賢之人不能好善也窮天地亘萬世唯舜顏子而已矣宜乎其道與名傳之于無窮焉

陸蟾傳

陸蟾藤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于楚越間其瀑布詠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夏噴猶鶴浴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于攸縣之司空山予少時遊衡山會隱者高閑謂予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者來衡山頗衆獨先生陸其詩多警句雖慕廖融亦相推高然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俟有所遭遇故其言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而常幅巾布衣好秉高節所至閉户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或作相接）余聞其風且歎之曰陸生逸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負道守節不為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

孔孟尚不得其志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從死于丘壑者何限

韓曠傳

韓曠字攝生隱士也或曰即五代韓道之後也宋初其家破曠方嬰兒人竊匿且育之稍知其家世亦遂自匿亡于楊越間欻然長大少年任俠縱酒擊劍一旦感悟即潔身振衣游名山慕道家絕粒導引為人沈毅寡語悠然有遠器甘惡衣食所至輒閉室不交人世雖官尊

如刺史者縱求之未嘗有見者或稍見一揖遂自引不復與語予少時識曠于嶽麓其人已老嘿嘿不妄道事然人多悅其高義而自勸始予謂曠木訥少文及游洪井視其屬辭彬彬可觀聞其平生愈詳益信其有德而有言也竟死于湘潭間

評北山清公書

評曰唐高僧神清不喜禪者自尊其宗乃著書而抑之曰其傳法賢聖間以聲聞如迦葉等雖曰回心尚為小

智豈能傳佛心印乎即引付法藏傳曰昔商那和修告優波毱多曰佛之三昧辟支不知辟支三昧聲聞不知諸大聲聞三昧餘聲聞不知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如是三昧皆隨吾滅又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固哉清也徒肆己所愛惡而不知大謬先聖吾始視清書見其校論三昧雖文詞不佳蓋以其善記經書不別理義端由而不即非之及考其禪宗之説問難凡數番輒採流俗所尚及援書傳復不得其詳余初謂此非至論固不足注意徐思其所謂迦葉等豈能傳佛心印尤為狂言恐其熒惑世俗以增後生末學之相訾不已乃與正之非好辯也大凡萬事理為其本而迹為末也通其本者故多得之束其末者故多失之（故或作固）若傳法者數十聖賢雖示同聲聞而豈宜以聲聞盡之哉經曰我今所有無上正法等悉以付囑摩訶迦葉竟大般涅槃傳曰我今所有大慈大悲四禪三昧無量功德而自莊嚴而迦葉

比丘亦復如是又謂毱多為無垢相好佛又謂僧伽難提乃過去娑羅王如來降跡為祖如此之類甚衆豈非聖人欲扶其法互相尊敬而示為大小耶楞伽所謂三種阿羅漢者一曰得決定寂滅聲聞阿羅漢一曰增修菩薩行阿羅漢一曰應化佛所化阿羅漢此阿羅漢以本願善根方便力故現諸佛土生大衆中莊嚴諸佛大會故若大迦葉傳法數十聖賢者豈非應化佛所化之阿羅漢者也然佛所化者宜其所有四禪三昧無量功

德與如來不異也不異乎如來而傳佛心印孰謂其不然乎若商那和修曰阿難三昧而我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斯恐其有所抑揚耳未可謂其必然經曰入遠行地已得無量三昧夫入遠行地者蓋七地菩薩也七地菩薩尚能得無量三昧而化佛豈盡不能也然佛之所傳心印與餘三昧者宜異日而道哉夫心印者蓋大聖人種智之妙本也餘三昧者乃妙本所發之智慧也皆以三昧而稱之耳心印即經之謂三昧王之三昧者

也如來所傳乃此三昧也凊以謂餘三昧邪其所謂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毗曇八萬清淨毗尼亦隨我滅此余未始見于他書獨付法藏傳云耳尚或疑之假令其書不謬恐非謂其傳法聖賢不能任持而然也是必以後世羣生機緣福力益弱而不勝其教以故滅之方正像末法三者之存滅亦隨世而法汚隆焉曷嘗為其弘法聖賢而致正末邪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為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書曰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凊之謂也歟

評唐續僧傳可禪祖事 附

評曰唐續高僧傳謂可遭賊斷臂與余書云曷其異乎曰余考法琳碑曰師乃立雪數宵斷臂碎身營求開示（亦曰投地碎身願其開示）然為僧傳者與琳同時琳之說與禪書合而宣反之豈非采聽之未至乎抑亦從邪說而妄非之乎故其書不足為評（亦云不可憑亦云不在詳評然各有旨也）

鐔津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七　　宋　釋契嵩　撰

非韓上

非韓子三十篇 并叙

叙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説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

第一

韓子議論拘且淺不及儒之至道可辨予始見其目曰原道徐眡其所謂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徳為虚位考其意正以仁義人事必有乃曰仁與義為定名道徳本無縁仁義致爾迺曰道與徳為虚位此説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縁仁義而致道徳苟非仁義自無道徳焉得其虚位果有仁義以由以足道徳豈為虚耶道徳既為虚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舜典曰敬敷五教蓋仁義五常之謂也韓子果專仁義目其書曰原教可也是亦韓子之不知考經也其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已無待於外之謂徳夫道徳仁義四者迺聖人立教之大端也其先後次第有義有理安可改易雖道徳之小者如道謂才藝徳謂行善亦道徳處其先彼曰仁義之道者彼且散説取其語便道或次下耳自古未始有四者連出而道徳處其後也曲禮曰道徳仁義非禮不成説卦曰和順道徳而理於義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徳依於仁游於義禮運曰義

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此明游於義者乃聖人用義之深旨耳楊子曰道以導之徳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老子雖儒者不取其稱儒亦曰道而後徳徳而後仁仁而後義道先開通釋曰開通即繫辭云開物成務又曰通天下之志是也由開通方得其理故徳次之得理為善以恩愛惠物而仁次之既仁且愛必裁斷合宜而義又次之道徳仁義相因而有之其本末義理如此聖人為經定其先後蓋存其大義

耳今韓子戾經先仁義而後道德臆說比大開通得理不乃顛倒僻紆無謂邪然儒之道德固有其小者大者焉小者如曲禮別義一說道謂才藝德謂行善在己是也大者如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修道之謂教是也繫辭以其在陰陽而妙之者為道人則稟道以成性仁者智者雖資道而見仁智遂滯執乎仁智之見百姓雖日用乎道而茫知是道故聖人之道顯明為昧少耳（昧或作衰）然聖人之道豈止乎仁義而已矣說卦以性命之理即至神之理也天地萬物莫不與之故聖人作易重卦順從此理乃立天地人三才之道天道資始則有陰有陽地道成形則有柔有剛人道情性則有仁有義乃資道而有之也中庸以循率此性乃

謂之道脩治此道乃謂之教教則仁義五常也是豈道止仁義而仁義之先果無道乎若說卦者若論語者若曲禮之別義者若老子楊子者其所謂道德皆此之大道也然是道德在禮則中庸也誠明也在書則洪範皇極也在詩則思無邪也在春秋則列聖大中之道也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又謂子貢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但曾子緣弟子問之而曾子以其弟子小子未足以盡道故以近道者諭之乃對之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蓋用中庸所謂忠恕去道不遠之意也後儒不通便以忠恕遂為一貫誤矣繫辭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又曰一致而百慮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中庸曰其為物不二其生物也不測以此較而例諸（或曰例較）烏得以忠恕而輒為其一貫乎顏淵喟歎曰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顏子正謂聖人以此一貫之道教人循循然有其次緒是為善進勸於人也此明聖人唯以誠明大

道開通一理為其教元為衆善百行之本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豈不然乎于此輒三本略經正以仁義二者曲為其道德其於聖人之法豈不闕如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而不肖者不及茲謂賢智之人忽道而所以為過也愚不肖輩遠道而所以為不及也韓子忘本豈不為過乎輕亡至道而原道欲道之辯明是亦惑也繫辭所謂仁智云者為昧道執滯其見致迺聖人之道衰少不備顯若韓子局仁義而為其道

德者正繫辭所患也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又曰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莊子曰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其欲偏以仁義而為可乎然子貢子夏為仁義之賢者猶有過與不及況其不如賜與商者後世何可勝數此烏得不究大本與人教其以道

德而正其為善乎中庸曰道其不行矣夫是乃聖人憫傷其不與至道至德而教人也或曰韓子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乎佛老虛無之道德耳曰昔聖人作易以正乎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為其元苟異虛無之道則十翼六十四卦乃非儒者之書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之九聖人亦非儒者之師宗也孔子非儒宗師可乎果爾則韓子未始讀易易尤為儒之大經不知易而謂聖賢之儒吾不信也其曰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然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誠不毀小仁義也（或無小字）蓋為道德與仁義為治有隆殺而其功有優劣耳夫明此不若以禮運較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謀閑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通而不閉是謂大同是豈非大道與德為治而優乎又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又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其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如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為小康是豈非仁義為治於道德為劣乎如此何獨老子而小仁義耶韓子何其不自忽儒經而輒誚老子乎又曰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韓子之言所以大不公也夫老子之所言者大道也果道私乎所謂大道者豈獨老子之道蓋三

皇五帝列聖之大道也韓子不知徒見老氏道家自為其流與儒不同欲抑而然也夫曰老氏為之道家者其始起於司馬氏之書而班固重之若老子者其實古之儒人也在周為主藏室之史多知乎聖人神法之事（或本無聖人字）故孔子於禮則曰吾聞諸老聃是蓋老子嘗探三皇五帝之書而得其大道之旨乃自著書發明之韓子不能揣本齊末徒欲排之而務取諸儒名不亦易乎禮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鄭

玄解曰大道謂五帝時也然他書多謂大道為皇道而鄭獨謂五帝之時也其意以謂三皇與帝其道相通故也五帝本紀而黃帝當其首然黃帝與虙犧神農其實三皇而經史但為帝者蓋皇帝與王古亦通稱耳故鄭謂五帝之時而皇在其間矣但黃帝乃三皇處五帝之初而冠乎堯舜雖本末小異而大道一也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其然也孔安國謂三皇之書為三墳言大道也五帝之書為五典言常道也孔頴達

正其義曰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大於常故為墳也此謂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乃大道並可常行亦引玆禮運大道之行謂五帝時為之證然五帝三皇之書莫至於易以易與老子較而其道豈異乎哉如繫辭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而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此其大略也茍考其無思無為之理陰陽變化之説二書豈不皆然班固漢書曰老氏流者蓋出史官又曰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此之謂也吾少聞於

長者曰老子蓋承於黃帝氏者也及見莊周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益信老氏誠得於三皇五帝者也此明老子之道德者實儒三皇五帝道德仁義之根本者也章章然(或止一章字也)豈出於老氏一人之私說耶必以老子為非則易與禮運可燔矣文王孔子則為槌提仁義者也夫先儒之好辯者孰與孟子孟子之時老子之書出百有餘年矣而莊周復與孟氏並世如其可排則孟已排之矣豈待後世之儒者辯之耶司馬遷謂

老子之道約而易操(上或無之字)事少而功多儒者或不然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是亦不知其意也太史公之書孔子即為之世家老子即為列傳此豈尊老氏之謂耶蓋以老氏之道乃儒之本也所以先之者正欲尊其本耳非苟先其人也子長之言微且遠矣韓子不能深思而遠詳之輒居於先儒乃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則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嗚呼何其言之不遜也如此其曰出入奴汙謂出於楊墨乎出於佛老乎佛老豈致人惡賤之如是耶夫佛法居家者果以誠心入道其所出遠則成乎殊勝之賢聖其所出近則乃身乃心潔靜慈惠為上善人出處閭里則人敬之而不敢欺是亦人間目擊常所見也安有出者奴之汙之之辱耶古者有帝王而入預佛法者自東漢抵唐不可悉數如唐太宗於崇福寺發願

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者玄宗務佛清淨事其熏修者是亦佛教而出果奴乎汙耶韓子徒以梁武為尤而不知辱類其本朝祖宗此豈有識慮耶然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或云失書亦云梁史不宜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天子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賤之也韓子既

擯斥楊墨佛老如此矣而其師說乃曰孔子以禮師老聃其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其為絳州馬府君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以祈報福又曰居喪有過人行其稱大顛序高閑亦皆推述乎佛法也韓子何其是非不定前後相反之如是耶此不唯自惑亦乃誤累後世學者矣佛老果是而韓子非之後學不辨徒見韓子大儒而其文工乃相慕而非之楊墨果非而韓子是之學

輩亦相效而是之夫以是而為非者則壞人善心以非而為是者則導人學非壞善之風傳之後世誤人之所以為心非小事也損刻陰德而冥增其過不在乎身必在其神與其子孫後世亦可畏也儒有附韓子者曰孔子但學禮於老聃氏耳非學其道也曰不然禮亦道也樂記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禮運曰禮必本於太一夫中正太一禮之質本也儀制上下禮之文末也茍聖人但學文末而不究乎質本何為聖人耶唯聖人固能文質本末備知而審舉之也學者徒知曾子問孔子學禮於老聃之淺者耳而不知史記老聃傳孔子問禮之深明者也彼韓子雖學儒之言文豈知禮之所以然耶其曰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夫所謂教者豈與乎天地皆出而必定其數耶是亦聖人適時合宜而為之

以資乎治體者也然古今迭變時益差異未必一教而能周其萬世之宜也昔舜當五帝之末其時漸薄其人漸偽聖人宜之乃設五教制五刑各命官尸之而契為司徒專布五教遂遺後世使率人為善而天下有教自此始也及周公之世復當三王之際其時益薄其人益偽而天下益難治聖人宜之遂廣其教法而備之天下謂儒者之教自周公起焉其後孔子述而載之詩書六經（或云六藝）而儒之教益振周季三代之政弊善人恃術而

費智不善人假法而作偽天下靡靡役生傷性而不知其自治老子宜其時更以三皇五帝道德之說以救其弊而天下遂有老子之教也兩漢之際視周末則愈薄愈偽賢與愚役於智詐紛然相半萬一雖習於老子之說而不能甚通乎性命奧妙推神明往來救世積昧指其死生之所以然天下遂有佛之教也楊子曰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損益可知也是豈不然哉夫自周秦漢魏其薄且偽者日益滋甚皆儲積於後世之時天其或

資乃佛教以應其時欲其相與而救世也不然何天人與其相感應久且盛之如是耶韓子泥古不知變而不悟佛教適時合用乃患佛老加於儒必欲如三代而無之是亦其不思之甚也夫三皇之時無教五帝之時無儒及其有教有儒也而時世人事不復如古假令當夏禹之時有人或曰古之治也有化而無教化則民化淳吾欲如三皇之世用化而不用教當此無教可乎當周秦之時亦有人曰古之為治用教也簡今之為治用儒也煩煩則民勞而苟且吾欲如二帝之世用教而不用儒當是時無儒可乎然以其時而裁之不可無教無儒必也矣比之韓子之說欲後世之時無佛無老何以異乎韓子曰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韓子其亦知後世不可專用太古之道而譏其言之者不知乎時之宜也方益後世而韓子欲無佛與老何為迺自反不知其時之宜耶豈有所黨而然耳

將欲蔽而特不見乎若夫四民之制六家食用之費吾原教論之詳矣今蓋以近事較之周漢而來治天下垂至於王道者孰與唐之太宗當正觀之間佛與老氏其教殊盛其人殊繁其食用殊廣而國之斷獄卒歲死刑者不過三十人東至于海南至嶺外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玄宗開元中天下治平幾若正觀之時而佛老之作益盛是豈無佛老之人耶而唐天下富羨攘竊杜絕若爾吾謂民窮且盜但在其時與政非由佛老而致

之也然佛教苟可以去之則唐之二宗以其勢而去之久矣烏得後世之人訩訩徒以空言而相訾也或謂韓子善擯佛老而功侔於禹較其空言實效無乃屈於禹乎狂夫之言何其不思也其曰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此乃韓子惡佛教人出家持戒遂尤其詞夫出家修道豈如是之酷耶夫出家者出俗從真臣得請于君父肯命其子乃可非叛去而逆棄也持戒者唯欲其徒潔

清其淫嗜之行俗戒則容其正偶非一切斷人相生養之道也然情之為累淫累為謹諸教教人慎淫窒欲無欲而天下猶紛然溺於淫嗜至于喪心陷身者已韓子何必恐人男女之不偶見人辟穀遽憂其滅絕五穀之種無乃過慮乎夫清淨謂其性之妙湛寂謂至靜滅謂滅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頑寂死滅之謂也夫出家持戒者佛用其大觀耳聖人大觀乎人間世天地夫婦常倫萬端皆以情愛所成都一浮假如夢貪斯著斯苦斯樂斯榮斯辱斯徇斯弊斯思愛斯煩惱斯以至死不覺其為大假大夢不知其為大患而大寧至正之妙誠乎亡矣出家者乃遠塵絕俗神專思一固易覺而易修眎身無我奚著眎心無意奚貪眎有為之事不足固何必徇是故大寧矣至正矣勝德可得而聖道可成也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是二者與佛出家法其因似是唯大聖人皆知而究之使聖人只徇浮世迷不知

出虛死生一世與凡人何遠乎故孔子稍言之蓋微存於世書耳其廣說大明研幾極妙行而致之若待乎佛出世之教宜為然爾此蓋可以冥數審也今佛以其出家持戒特欲警世之浮假大夢揭人業障而治其死生之大患也而韓子反以此為患者假其介胄其障者而毅然排佛謂佛詭擾我世治此韓子以已不見而誣人之見其情弊如此之甚也佛尚何云異書云古有夢國舉其國人皆以夢而為覺及其以真覺者諭之而僞覺

之人反皆詬曰爾何以夢而欺我耶彼覺者默然無如
之何是頗與韓子屬拒佛類也韓子詩曰莫憂世事兼
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是必因於大顛稍省乃信有外
形骸以理自勝者始爾雖然其前說已傳欲悔言何及
也又曰嗚呼其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韓子疑耳無斷君子臨
事即以理決之何必賴古人使韓子出入為將相臨國

大事尚曰此未可黜未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尤豫
則其大事去矣何用將相為夫百行潔身禁非不出乎
齋戒也遷善致政不出乎正心也佛法大率教人齋戒
正心無惡不斷有善不宰今世後世蓋當有聖賢自以
其道理辨奚必其既死之文武周公正之黜之乃為信
耶儒書之言性命者而中庸最著孔子於中庸特曰質
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
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必俟乎大

知性命之聖人乃辨其中庸幽奧而不惑也然自孔子
而來將百世矣專以性命為教唯佛者大盛於中國孔
子微意其亦待佛以為證乎不然此百世復有何者聖
人太盛性命之說而過乎佛歟斯明孔子正佛亦已效
矣韓子何必疑之又曰斯何道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
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按韓子此文乃謂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孟子九聖賢皆繼世相見以仁義而相傳
授也若禹與湯湯與文武周公周公與孔子孔子與孟
子者烏得相見而親相傳稟耶哂韓子據何經傳輒若
是云乎孟子曰舜禹至乎湯五百有餘歲湯之至乎文
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乎孔子五百有餘歲由孔子
而來至今百有餘歲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年
世相去賖邈既若此矣而韓子不顧典籍徒尊其所傳
欲其說之勝强而不悟其文之無實得不謂謾亂之也

而韓子之言可尚信乎論語謂堯將傳天下于舜乃告之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而堯舜禹其傳授如此未聞止傳仁義而已至于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世亦皆以中道皇極相慕而相承也中庸曰從容中道聖人也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豈不然哉如其不脩誠不中正其人果仁義乎如其誠且中正果亡仁義耶韓子何其未知夫善有本而事有要也規規滯迹不究乎聖人之道奧耶韓氏其說

數端大率推乎人倫天常與儒治世之法而欲必破佛乘遠教嗟夫韓子徒守人倫之近事而不見乎人生之遠理豈暗内而循外歟夫君臣父子昆弟夫婦者資神而生神有善惡之習而與神皆變善生人倫惡生異類斯人循法不循法皆蔽一世茫乎未始知其身世今所以然也謂生必死死而遂滅乃恣欲快其一世雖内自欺亦莫知媿乎神明焉及乎佛法教人内省不滅必以善法修心要其生生不失於人倫益修十善蓋取乎天倫其人乃知其萬世事之所以然上下千餘載中國無賢愚無貴賤高下者遂翕然以佛説自化縱未全十善而慎罪募福信有寔報則皆知其心不可欺此屬幾滿天下今里巷處處所見者縱然佛猶於高城重垣闢其門而與人通其往來者若於大暗之室揭其窓牖而與人内外之明也比以詩書而入善者而以佛説入者益普益廣也比以禮義脩身事名當世者而以善自内脩入神者切親也益深益遠也較其不煩賞罰居家自脩

其要省國刑法而陰助政治其效多矣此不按而不覺耳彼悟浮生謂死生為夢為幻而出家修潔以其道徳報父母為重甘旨之勤為輕者是亦生人萬分而其一乃爾也雖然猶制其得減衣資以養於親非容其果棄父母也夫佛之設法如此其於世善之耶惡之乎其於人倫有開益耶無濟益歟與儒之治道其理教乎順耶韓子屬盍深探而遠詳之老子之教雖其法漸奥與佛不侔若其教人無為無欲恬淡謙和蓋出於三皇五帝

之道也烏可與楊墨槩而排之孔子以列聖大中之道斷天下之正為魯春秋其善者善之惡者惡之不必乎中國夷狄也春秋曰徐伐莒徐本中國者也既不善則夷狄之曰齊人狄人盟于刑狄人本夷狄人也既善則中國之聖人尊中國而卑夷狄者非在疆土與其人耳在其所謂適理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佛之法方之世善可謂純善大善也在乎中道其可與乎可拒乎苟不以聖人中道而裁其善

惡正其取舍者乃庸人愛惡之私不法何足道哉

鐔津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十八

非韓中

宋 釋契嵩 撰

第二

始眡韓子原道止以仁義為道德謂韓子如此當絕不識儒之道德也其後見彼顏子不貳過論曰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又引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又曰皆謂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

於外考之於聖之道差為過耳夫中庸誠明者真聖賢道德仁義百行之根原也如此韓子固亦知有中庸誠明之道德原道何故棄之而不言也謂人不足與知此道耶謂人固不可忽歟或將匿善而不盡言耶君子固不可匿善也是必韓子徒見其誠明中庸之語而心未通其理乎然理最為幾微精審而不易至也七十二子之徒孔子於此獨與顏淵乃曰其殆庶幾乎而顏子至之故其言鮮過今韓子推本乎聖人之道德仁義與人何尚其文字前無後有自相反亂是可謂至其至乎心不達誠明中庸至理雖益著書可傳以為法乎

第三

韓子取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與其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者為性而著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義

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自上焉者主於一而行之四以至悖於四元不書此今備撿入）謂上焉者善也故能行其五者之道中焉者可道而為善惡也其於五者雖不甚有亦可進而反之也下焉者惡也其於五者反悖而不能為之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亦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

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也然韓子如此而言之者善惡與夫佛老之言同乃特異其説也夫性豈止佛老乎天下之人皆得蓋至公之道者也烏可私之而臆説耶嘻韓子惡佛老遂至以其性命而曲説何其愛惡如是之甚乎夫孔子所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者蓋言人之有才智與聰明及愚冥而無識耳非言性也夫智之與愚乃其性通塞之勢耳非性命之本末若夫性

者即在物靈焉而有知者是也今天下之人靈然刹至而知趨害至而知避孰不皆然豈有上下之別耶但其所知有遠近其能有多寡是蓋通塞之勢異爾論語所謂性相近者蓋言其性則同也曰習相遠者蓋言其因學習故則人善惡異矣其後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者是亦承會前語之意耳謂人茍不為不善之習所移易者唯是上智高才者也不為善習而率易者亦唯是下愚絶頑者也此外罔不由其所學習而為善為惡也

是亦聖人篤於勸教而化之也夫上焉者聖人也下焉者愚人也善惡者好惡也好惡與生皆生人皆有之豈聖人唯好而愚人唯惡茍曰聖人愚人皆有好惡是善惡均也豈上者唯善下者唯惡乎韓子必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為上下之人其性善惡各已定矣何孔子既曰性相近習相遠謂人性之不差遠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謂人性之善惡各定豈聖人之言前後不相副反覆而如此也不直不相副抑亦非示教也謂聖人之言

反覆可乎韓子讀書不求其文之意如何耳乃輒勍其語遂以為立言夫仁義五常蓋人情之善者也而韓子不審知乃曰所以為性者五彼徒見五常者出於性而遂以為性殊不知性之所出者皆情也今問其人曰爾為五常仁愛與爾七情愛惡之愛異耶同乎是必曰同也爾五常好仁義之好與爾七情喜好之好同乎異耶是必曰不異也如此則韓子之謂五謂七謂善謂惡者豈不皆情耶著在乎情而始處性之邊徼也（著或作顯）韓子

之所師者孔子也欲為書安得不審其師之言而然後發何輒作謬乎聖人之意也如此孔子之言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人生而靜者寂然不動者是豈非人之性唯寂唯靜何嘗有善有惡有其品乎夫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接乎外物乃成其善惡之情耶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也是亦備見乎情性之分矣嗚呼古聖人其言情性如此之效白而後世不遵競務異而苟為其說雖欲求異乎佛老殊不識大悖其師之言而亂乎聖人之道也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者謂性正也情邪也必以性制情乃中正也後之學者方不知其性乃為狂為悖為邪為佞為貪為惑鮮有成其德性（本或無性字）者也豈堪立言垂法者乃復以情以性不辨其真偽而傳之其人吾恐夫益惑也聖人之道斯將廢矣

第四

韓子作原人曰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也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

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噫韓子何為言之不辨也謂韓子善著書吾不知也彼其意亦類乎祭統曰夫人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如孔子曰折曰鬼者蓋分辨乎人與禽獸草木異矣韓子雖曰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者欲以別其禽獸與人而文不分明而取喻不切當韓子之意其實謂

人與夷狄禽獸皆同其性命之道也不直云爾是必欲異乎他教之說也韓於此謂不可云禽獸人者有外乎佛老夷狄之教而明教不深辨惜乎然韓子如此而異亦猶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朝四而暮三果何能為異耶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者此又混漫蓋不足為訓也韓子苟謂人為血氣之主彼夷狄者亦人爾自可主乎禽獸也安得謂如禽獸而主乎人耶然禽獸亦非人為之主也萬類各自有其主焉人自主於其人類之長禽獸亦乃自主於其類之長者也

天下何有禽獸馴狎人而為之主耶彼韓子苟恤乎夷狄禽獸與吾同其性命欲人不暴之也為之原人當曰人者夷狄禽獸之同其生也同生而暴其生者不得其所以為生之道也如此則庶幾可乎

第五

韓子為本政曰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又曰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韓子此說豈非厭以文之過惡為教之有迹者也然其言似欲天下如三王之政以文質相救又若欲天下如三皇以易簡之道以為化其言不端倪令學者惑之韓子苟欲如三皇之政則三皇安得不示其所以政之之道耶惑無所以二字苟欲如三皇之無為其茫乎天

運窅爾神化則類乎老子之所謂其道德者也如古之君天下者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者莫盛乎伏犧神農黃帝三皇氏者也三皇乃老氏之道之所師宗者也韓子當譏老子謂其道德而為一人之私言也老氏之說果私則韓子斯言烏得為公耶韓子為書何其不思不審而如此也使學者何以考而為法

第六

韓子作原鬼謂適丁民之有是時也故原鬼為其辯之

也噫鬼何必原乎使民不知鬼於政何損也使民知鬼於教亦何益耶古之君子以道辯惑以政平妖如斯而已矣昔殷政弊而其民以鬼先王患而殺之（殺或救字）以鬼者謂其多威儀似乎事鬼神者也況又原鬼真以鬼而示民豈先王之法乎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韓子之為言不唯悖先王之道抑又昧乎孔子之意也謬乎甚哉若此也

第七

韓子為獲麟解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此謂麟為孔子出孔子知麟麟為祥以解夫魯人昔謂麟為不祥者也韓子之所謂何其未識經也麟所以興春秋苟不能發明孔子作春秋之意何用解麟夫麟學者亦能辨之也孔子聖人豈止能知麟爾言麟謂孔子出者苟取雜家妄說無經據謬論也韓子為知聖人稱麟非徒為其出不出也昔孔子因麟而作春秋者蓋以麟鳳四靈大率係於王政故禮運曰聖人作則四靈以為畜孔子之時周室積衰王道已絕有麟而無政聖人感此遂以度吾將存乎王法也故其書起於平王而絕筆獲麟而杜預注獲麟其說漫漶不決既曰麟為聖王之嘉瑞又曰時無明王感嘉瑞而無應既無明王何以感其出耶此蓋杜氏不能考其出不出之意也禮運孔子謂聖王之政大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郊謂其逼王城也棷謂其樵薪之淺叢也謂大順所感則麟鳳如其

所畜養也此言處乎近郊樵薪之間耳其謂麟之出也如此左氏曰西狩大野獲麟大野者蓋魯之大澤也其荒遠險絕距楚之雲夢吳之具區皆天下所謂十藪者也然深山大澤固異物之所隱伏也麟不幸為魯捜而致之豈感而自出耶吾故曰麟未始出必謂此為麟之出也則禮運孔子之言為謬矣聖人豈謬乎哉經曰西狩獲麟麟不自然而出可知也聖人筆此非善之之謂也春秋凡稱獲者不單訓於得蓋兵戈勍勁得勝之謂

也經曰獲晉侯之例是也今曰西狩者蓋惡其非時而暴物也獲麟乃有譏耳異義者曰孔子脩春秋立言為素王之法麟乃應之或曰興者為瑞亡者為災謂麟為後代受命者之符瑞此皆經傳所不見載苟以臆裁殊不足取之謂孔子為素王其誣聖人之甚也

第八

韓子以三書自薦求用於宰相吾讀之未始不為歎息世謂韓子若繼聖之賢之出也余謂聖賢進退語黙動

有師法不宜與常士相浮沈也古之士皆欲用非其禮不與之用三代之士仕以天下自任無如伊尹周之末憂天下無如孔子戰國之時欲行其道無如孟軻雖然皆以禮聘而為政不聞以書自舉而求其用也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語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陳子謂孟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云云夫古之聖賢待而不求也如此待而不求蓋貴義而守道也此其所以為聖賢也韓子既不能守道而貴義如古之聖賢也又以書而自舉於其上固宜恭其言平其氣自道可也烏得躁以忿遽非人之政治耶孔子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又曰今之矜者忿戾韓子推周公之事而較其時之政治非其不至夫身未及居位而輙誚其政非躁乎自舉不得而責人非矜乎忿耶儒行曰

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陳言而伏也者謂儒有所陳說必伏而待上之命也靜而正之也者謂雖不得命必靜而守之正不以傾躁也上弗知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者謂已雖有善言正行上弗之知則同其顏色麤略而發之不必急暴而為也聖人如此之謂蓋欲人遵禮而遠辱也遵禮所以為儒也韓子慕孔子謂為純儒而其所為反聖人之法如此可謂真儒乎不唯不至於儒亦恐誤後世

之人失禮而招辱也韓子之書欲其朝廷因已爵禄以誘致天下遺逸之士韓子以此言待天下何其淺且謬也天下固亦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節而賢過韓子者如傅說諸葛亮輩傅說諸葛亮豈止因人而遽來徉徉然以趨禄利耶此猶略舉其世之聞見之盛者時主可以禮義誠聘而致之有為者也況有沈名絶迹逃越世網者耶益有視分國如錙銖而不臣不仕若泰伯伯夷者雖爵命百逼蔑如也韓子亦

何能誘而致之乎吾恐韓子之策未必能為國家取其至賢者也韓子曰古之人三月不仕則相弔此引孟子滕文公下章初荅周霄之問也韓子徒略孟子之言略或作掠而不能以盡其意其卒章孟子乃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其意正謂士雖急於仕也亦待其命而用不可苟進而求用也苟進而求用者固如男女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為人之所賤者也今

韓子自薦而求用乃援孟子此章為諭何忽自彰其失禮亡義也哉吾聞古者欲有所見唯以其所贄而前天子則贄鬯諸侯則贄玉卿則贄羔大夫則贄鴈士則贄雉故孟子曰孔子出疆必載質不聞以書而見其上者蓋後世者之苟為也漢孝武時四方之士如東方朔之徒矜誕衒鬻蓋以書而自薦天下乃相效靡然而成風孟子謂自鬻以成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然而孰嘗以此而為媿也嗚呼後世益衰風教浮薄

愈甚學者以藝相夸以能相勝傲誕自大孰不然也溫良恭儉讓其道殆廢當是時韓子固宜力行聖人之道以身率先天下而正其風俗可也又從事其事而矜夸忿躁愈盛後生者學不知根本徒見韓子之書乃相謂曰韓子大儒吾輩宜傚其所為也如此不唯益損其風教抑又害其臣之節辱其人之身故曰韓子之書不法吾無所取也或曰韓子之時其取士之道異乎古也韓子蓋因其時而為之也必若守古之道待其聘而後用

士君子之道必至死而不得其行也曰不然韓子尚以周公之道而責其時之宰相當是何不念今之時與古異矣不可以古道而求今也豈謀身即謂隨時而責人即謂必如古道君子果如是為意耶然聘士之禮何世無之唐之時亦尚聞以禮而詔其隱者也豈有遺聖賢而不聘耶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韓子之徒亦宜思之也

第九

韓子為對禹問謂禹雖以天下傳之子而其賢非不及乎堯舜傳賢之賢也予少時著評讓初亦取韓子所謂禹傳子之說其後審思之即考虞夏之書竟不復見禹傳賢傳子之說唯孟子曰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謌者不謳謌益而謳謌啓曰吾君之子也及證之史夏本紀太史公亦謂禹以天下授益益讓啓天下遂奉啓以為君此始明禹未嘗自以

其天下與之子也荀卿揚雄雖皆言傳授之事亦未始稱禹自與其子之天下也因怪韓子疎謬不討詳經史輒為此言假謂韓子苟取百家雜說謂禹與子天下其賢不減於堯舜也又與禮運之言不類禮運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者以其時為大同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者以其時為小康而鄭氏解曰天下為公者禪讓之謂也天下為家者謂傳位於子也夫禪讓既為大同而家傳之時乃為小康而禹苟果以天下與之子其為賢也安得不肖於堯舜耶韓子雖欲賢禹而反更致禹之不賢然韓子揣堯舜禹所以傳授而乃為其言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天下爭之之亂也又曰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何其文字散漫不曉分而如此也然得所即不爭爭即不得所也憂猶慮也慮猶憂也其為義訓亦何以異乎大凡爭鬬其必起於私與不平也既謂禹欲使後世不爭乃當不與其子於事理為得也既與之子安得制其不

爭之亂耶禹之後及其子孫方二世而羿遂奪其天下而有之與寒浞輩衆絕夏政幾二百年少康立乃稍復夏政繼禹之道也所謂不爭安在耶夫禹聖人也豈聖人而不識其起爭之由耶韓子雖苟為此說而不果及夫禹乎語曰巍巍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氏之注迂疎固不足發明乎聖人之意此乃謂舜禹雖有天下不我私而有之皆謂常有所讓也不幸禹之禪讓其事不果遂乃與其子相承而有天下孔子以其世數姑

列禹於三代之端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然而堯舜禹其則未始異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與賢與子而聖人豈苟專之而為計乎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賢而堯舜雖欲傳子不可得也當其時天下之人欲以天下與之子禹雖欲傳賢亦不可得也故時當與賢則聖人必與之賢時當與子則聖人不能不與之子聖人之傳天下也正謂順乎時數人事而已矣豈謂憂之慮之為後世强計而與其天下異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禮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是故易曰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韓子之說無稽何嘗稍得舜禹傳授之意歟惡乎謬哉

第十

韓子既謫潮州乃奏書謝天子因諷其天子封禪謂已文章可以振錫功德編乎詩書而不讓古人吾竊笑韓子所發輕率而事不稽古封禪乃國家大典帝王之盛事臣子平時猶不可使人主遽為況乎在其斥逐齟齬

而輒言之韓子豈善自宜之耶如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贄不唯能慎蓋亦知其自不當預朝廷之事也陸公可謂識大體矣若夫封禪者非二帝三王之事也其始於秦之始皇而甚乎漢之孝武其事勢雄侈貲費蓋百巨萬禮度與古所謂類上帝望山川豈等耶當時儒者雖引舜典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義以傅會其說似是而非殊不得實復援

管夷吾對齊桓公封禪之言是亦非出二帝三皇之書也漢書稱倪寬議封禪曰然其薦享之義不著于經誠然也昔太史公雖以之為書蓋避其當時依違不敢灼然是非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而封禪焉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于班固議論郊祀至封禪或可或否亦不灼然是之非之但推谷永之奏為正後世宜有卓識賢者毅然推二帝三王之制度折中夫秦漢舊事以資乎

後世之為封禪者可也吾嘗慨先儒如揚子雲之徒徒善著書是非今古萬世而卒不及此文中子雖稍辨之欲警隋之封禪者而其說甚略於穆後世如有功德不充符瑞未至輒以其法而茍為之者其何以質之耶韓子平生自負謂能專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古今之謬妄安得一朝稍黜乃自衰謬反以秦皇漢武之雄侈夸誕者以事其君乎韓子其所守如何哉就令其君稍有功德可封禪也猶宜斟酌比較太宗之時而然後舉之唐之文皇帝平數百年之積亂獨振王道其功德崇盛宜比乎禹湯文武雖漢之文景尚恐其不足預其所有如此太宗猶不敢議封禪故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雖缺封禪亦可比德堯舜如百姓不足雖修封禪亦何異桀紂昔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躬行儉約今皆謂始皇為暴虐之主而漢文為有德之君由此而言無假封禪唐太宗可謂聖賢有道之君者也而韋武之時其治道功德符瑞其勝於太宗

乎不直不勝亦恐不及貞觀之風遠矣而韓子乃欲其封禪何其不思之甚也然則秦漢之封禪者豈專告其成功於天地耶乃慕神仙求長生永壽而為之者也是故其書曰封禪即不死黃帝是也又曰上封則能僊登天矣元和之末天子方惑神仙長生之說引方士柳泌服餌其金丹而為患殊甚況又推秦皇漢武欲其重之韓子舉事其見幾乎豈其遭斥逐窮窘欲媚人主以自苟解免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

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斯謂所向苟不失其理皆可安之而無以寵辱禍福亂其志也明夫君子能以中庸而異於小人也昔孫叔敖相楚三進三黜而無喜愠之色白居易斥潯陽不以遷謫介其意二子如此蓋亦以中庸而自處也韓子既勇於言事方降為郡吏乃舉動躁妄矜夸嗟咨不能少安不及孫子白樂天也遠矣

第十一

韓子與馮宿書論文謂人不知其文遂自比揚子雲為太玄之時乃引雄之言曰世不知我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因謂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不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已上皆退之文吾視此未嘗不撫書而為其太息謂韓子可賢耶何其為言之易也夫聖賢之所以著書豈欲與人爭彊乎聖賢唯恐道不明而人不治故為之書欲以傳其道也豈意與人爭彊也不爭而乃有所為耳夫以其所為而與人欲爭彊鬭勝者此特流俗使氣不逞者之所尚也聖賢如此而為其去衆人也何遠哉其道至自形人之不至其言是自形人之不是其人有知遂自服而尊美也豈有爭之而得人尊美乎自古著書而其

文章炳然藹如也孰如孔子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聖人豈以其道而苟勝乎中庸曰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是豈以爭之而為强耶語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聖人豈欲儒者而與人爭彊乎韓子師儒為言不類其法不亦誤後世之學者也若老子之書其所發明三皇五帝之道德者也其文約而詳其理簡而至治國治家修身養神之方出師用兵之法天地變化之道莫不備之矣孔子嘗從事而師問其人豈非以

其如此也而老子豈易勝之乎又況其所尚以不爭為德也子雲平生學問於蜀人嚴遵君平故其法言盛稱於君平君平乃治老子者也及子雲為太玄乃以一生三為創制之本是亦探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也此說見太玄解義故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雄書之宗本既出於老子而謂玄勝老氏亦其未知思也然桓譚豈為能知子雲乎而韓子乃援桓譚之言則已可笑矣乃又曰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

易此又韓子之大謬矣若雄之太玄設方州部家四位者乃易之四象六畫耳布八十一首者易之六十四卦也二百四十二表存之而不盡書者依周武口訣也展七百二十九贊者乃易之三百六十爻耳其本不出乎陰陽二儀其生剋不出乎七八九六五行之數其紀綱不出乎三極之道而雄之書大底資易而成之耳其法言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漢書稱雄亦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吾嘗治易得其四象八卦之數凡玄之所存者六氣五行三才七政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七十二候五紀五方五神五音十二律九宮十日十二辰莫不統而貫之蓋聖人舍章天機秘而不發耳至漢而焦贛京房輩輒分文直日而易之道遂露矣子雲蓋得意于焦氏之分文也復參之以渾天之法然其巧思推數自起其端為位為首為贊以鈐乎一歳傚易以占天人之事此其賢也夫易者資河圖洛書以成之蓋天地自然至神之法非聖

人之創制也然非聖人亦不能發明之雖其時世更歴三古藉聖人發揮者九人焉唯伏羲文王孔子事業尤著若子雲之書其始何出而何得之其為書之人何如於伏羲文王仲尼乎然玄之法蓋出於人之意思經營之致耳與夫天地自然之道固不可同日而言哉子雲之賢不及伏羲文王孔子雖童蒙亦知其然也而韓子以侯芭為頗知之而謂玄勝易何其惑之甚也晉書謂王長文嘗著書號通玄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

之揚雄太玄是亦可謂勝易乎彼侯芭者尚不知其師之所祖述何妄為之説掩抑聖人之經亂後世學者之志非細事也此足以識芭之狂愚何甚也不必待見其他文而知其為人也韓子於此當辨斥之以尊證聖人之道可也乃更從事其説苟以資其自矜儒者果當爾耶吾恐以文爭强而後生習為輕薄人人無謙敬之德未必不自韓子之造端也吾嘗謂揚子因易以成書其謂述之可也不應作經自為其家與夫大易抗行孔子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仲尼猶不敢作子雲乃作之歟漢書謂諸儒譏揚子非聖人而作經蓋亦以其不能尊本也何復用其書勝易以重儒者之相非耶

第十二

韓子以上書斥佛骨得罪謫之潮陽舟過洞庭湖懼謫死乃求祐於黄陵二妃之廟韓子自謂比之聖賢正直不徇邪斥佛何遽乞靈於婦人之鬼耶昔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夫聖賢乃自信其誠素合乎天地神祇也不待禱而求福韓子禱之其亦有所未合乎及其得還乃出財治其廟以具禮物祀之為書以誌其事夫黄陵廟者古今相傳云二妃從舜南巡有苗道死遂瘞洞庭之山由是廟焉然此但世俗相傳耳雖稍有所見皆雜家或辭或志非六藝備載舜典唯曰陟方乃死檀弓亦止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他書或曰二妃葬於衡山或曰洞庭山二女所居自天帝

之女也非舜之妃也韓子自負師經為聖人之徒當此宜執經以正其世之疑訛可也反從事而益為其説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二妃其事未正復非已祖禰而韓子事之韓子不信佛而方遭毀佛骨之譴何苟欲鬼神之福也如此而不畏夫孔子之言耶

第十三

韓子為處州孔子廟碑以孔子社稷句龍弃比而校其祭禮之豐約謂孔子以德得盛禮之祀勝於社稷與句

龍弃其詞曰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云云夫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為尊唯喪國之社乃屋示絶陽而通陰戒之也故社稷屋之乃其辱耳韓子欲以社稷之無屋與孔子較其榮何其不知經之如此耶夫孔子者自以其教為儒者之先聖固當享其釋菜釋奠之禮烏可以句龍弃等比功德乎是又韓子其評論之謬甚也

鐔津集卷十八

乾隆御覽之寶

鐔津集卷十九　　宋　釋契嵩　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為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

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斁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曰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撥其大者以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為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為佛氏之事豈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逈覺佛說之為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辯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内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為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為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眂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

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為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

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弟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己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

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令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為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為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

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況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

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為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言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為福得佛之法不為外物所惑為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雖曰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福為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為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三平何為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知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以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

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

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

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閭巷凡庸之人最為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閭巷之人為意之審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咒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佛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為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為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為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黄霸為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眎

此二說怪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睎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睎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嵇羊裴晉公三君子之美灼灼

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識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爾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為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亢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蹇之六二爻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德宗貞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為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禮五諫之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者曰諷曰順曰闚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謂睎君顏色而諫指諫

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直諫豈不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為人臣之

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閤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客强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

而遽作論譊譊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為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為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效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羣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

說似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膠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謬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

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也夫清淨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膠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晰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乎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傚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或無道字）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亨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較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

諛韓子乃文此縱然如與鬼相睹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知或之字）與其文乃資鬼而為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耶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喪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得内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況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 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説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較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専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為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

天下以心為善而不欲其為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爾但以三世而較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為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為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為天子纔二

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歷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為教設法皆欲世之為善而不為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

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較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況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為祥為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留誡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

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生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況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

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為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況君之所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頔書稱頔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揚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然與頔列傳相反不亦謬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挐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

刮絶去不宜爛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為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皇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羣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然者夫澄觀者似是乎清涼國師觀公其詩詞有云我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緇林學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初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既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

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為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横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辱之也禮不敢齒君輅馬蹵其芻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節賜輦延之内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誡于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凉朕心仍以清凉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而侮慢失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

天下不遵禮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荅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使後世學者資以為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揚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

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揚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鋭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行集荅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

亦族誅魏收夭絶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吴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略引司馬遷范曄左丘明等三人）然以此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成前所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禄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乎異人

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説謂果若如兄言即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當聽而竒之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荀也烏得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為學聖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然願欲伏為其門人掃灑廳宇以候之憑其言而望脱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辨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睹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

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
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太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
之大公者辨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
然今吾年巳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
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
吾書貢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鐔津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二十

古律詩共六十首　宋　釋契嵩　撰

三高僧詩并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霅之晝能清秀

晝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鬬僧攻文付自古有出拔須尊晝為首造化雖移神不遷晝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修或作禪字)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搢紳先生魯公輩早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如冰雪高僧筆墨與人别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悠悠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移中蜚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為爾為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泬寥一庵嶺底寄幽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入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驅神龍

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時周感之同來)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抹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欹拂榻乃留嵩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言志直吐胸臆

撝渟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為表民卒然
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
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
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
須有規宜類童稚空琢刻畫餅不能療朝饑十五孜孜
事文字磨礱筆硯精神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
扶政治前年補吏來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
王霸略騏驥捕鼠非宜宜錢唐大府多達官品秩相較

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丈夫所重
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為者甘以門廕
為身資遂為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
苟可慕下帷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
生瑕疵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閽深岩
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靄靄德音卑竟不下報漫陳肝膽
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
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溪山
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鎡基余與感之
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
天無涯閶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
恣氣豔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輕沮
煩孜孜嘉穀冬收槿朝發衆物榮茂有疾遲不聞伊尹
五干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
營其私況當夷狄侮中國蹂踐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
苦未尅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閭作風雨霜雪

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裨廟堂之上
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
寧參差愛君為人性踈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
千里別祝詞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
慎莫虧朝廷若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 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為春雨洒余松栢林青葱枝可取持
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懵君莫輕嵇阮山林有清興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貴文章翱翔異鷹鶻翛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颻勁翮更超忽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因知奇異資厶 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羣胡為戀塵埼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為久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瞑山林惜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窅然還自寧嗟余亦泛此岑寂養頹齡

五

窮品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斧與鋤斧鋤亦奚為教養材與蔬荒穢必須剪使之鵠自如授書欲胡為教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髿德懷遽篠吾栽此俚語憑君為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敝誕雲邊行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屨輕時聞縹緲間微飈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腳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開筵羅玉粒盤餐饈紫英綢繆似交舊洒落懷抱傾薄暮忽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羅珊瑚風雲浩容與悵悵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銀潢月為波萬頃即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悠哉揚執戟識遠才絶奇初提草玄筆頗為人所嗤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巇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葳蕤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栢孤芳操弗移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紛

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音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為黃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為御萬里速乘飆又向瑶臺去超遥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冠蓋何處客淩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頃與人間遥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卧時長謡浩蕩天地間孰問羲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為王子喬

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峰頂（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圞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

嶺

林栢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賢愚長相顧昨夜露華墓誰不怨秋暮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為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淥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妻護輩胡為附權勢流遊絡灌間折節踊躚側皇皇古皇

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懐越中兼示山陰諸明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泬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絶月湛換鵝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遠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鴈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雲

明月含暉變秋景桂枝花折風飄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霑衣未歸去海畔令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羣賢宿山賦得暮雲嵓下宿

㣲風靜林杪紅日下嵓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髙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為霖去其如旱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髙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藥

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卧時來拂石牀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窻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烟郭連芳草春湖泛淥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静林石自巉嵒犬去吠人語花飛恣鳥銜晴烟熏茂草煦日藹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静坐還看竹閒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憀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遥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泉枯連井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浮生奄忽往芳顔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狐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晝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閒道安禪處深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脯別山岑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桑柘雨中綠人烟闗外踈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習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

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彷
佛聞踈鐘翛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為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錯
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羨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黄
鵠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峰弄清軫

還南屏山即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白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
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
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子
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

山中自怡謝所知

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即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
稱性應須到處閒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顔
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閒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靜

默容何妨更往還奇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顔
支形脫略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誡題 因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篇徒自辯
是非一馬豈能齊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
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

歲歷初傳日月迎蓂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
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況過故鄉子
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歧脩
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欵

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筭
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絶

逸興應須傚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
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訛而今無計遏頹波徇人玩法成流俗
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嵒下扃莫謂此身無定迹
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怱玉樹接溪岑臺閣淩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
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沉沉游人莫怨天多雨
況在東皐春已深

早起

天窓月過星踈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處勿雞啼
時有寒鵶來報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度還無事
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有無窮感
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有陰隲灌之遺孺子念兹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啼鳥去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汙爾清到底

鐔津集卷二十

鐔津集卷二十一　　宋　釋契嵩　撰

此與楊公濟晤沖晦山游唱和詩

自有序見前序錄中今總

編于此貴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焉

歲暮値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柳絮隨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傳讀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益發幽興乃為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人沖晦

東山沙門契嵩上

簷外驚風幽鳥歸窓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歷日新年近
喜見山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寧懷久客此無衣
鮑昭湯老能來與城郭何如在翠微

章安楊蟠次韻

零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雪邊氣候春將破
林下神情句欲飛後日當尋慧遠社何人更贈大顛衣
一篇感發渾閒事須脫青衫動少微

錢湖艸堂沙門惟晤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靜觀眼境人間渺
驅逐詩魔天外飛一飽每將松作飯大寒重換紙為衣
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論心極細微

約沖晦宿東山禪寺精舍先寄　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納屐操筇那有限
吹雲落雨漫無端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屋寒
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雙髮與君看

次韻和酬　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昌雪屐霜臨歲杪
攀蘿挽翠到雲端初論浮世慚年老久對清規苦夜寒
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惟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高蹤罕過呼猿澗
靜思唯看抱石雲日暮坐閒禽影集雪晴岸畔路形分
揚雄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怯論文

次韻和訓　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攜君相期石屋宜投宿
獨憩山萊學臥雲雪映窓牖人　靜風吟燈影夜初分
自憐恵永多閒散强接清言媿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章原大道
獨推性命濟羣生白雲已鎖山間寺流水空傳世上名
林遠不聞鐘磬作五更幽鳥囀春聲

次韻和訓　契嵩

詩豪何遜宿岀扃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窓前無月到
唯驚席上有風生郄超年少偏高隱莊子才雄不近名
明日君歸草堂去莫將平叔擬虛聲

次韻奉和　惟晤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霅晝評竹屋數間經幾載
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大名
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窓聲

嘉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青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語
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更張燈火倍迎逢
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黃粮在宿舂

次韻和訓　蟠

數百招提隱亂峰蒼茫豈復辨君鐘春含未得黃鸝報
路轉唯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鎖興來天外忽相逢
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鴻來待賃舂

次韻和訓　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遥聞隔塢鐘月上更無人語鬧
雪深空認虎行踪詩書共喜燈前論茗果翻疑夢裡逢
脫塵高談無限樂煴爐寒擁日高舂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
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
來朝山水終瀰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次韻和訓　契嵩

暮雲將雨苦紛紛看雨攜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徘徊重欵扣真源

次韻和訓　惟晤

雨洗羣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洞鳥外樵還各占村久著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契嵩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風落盡適來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靜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窓晴似晝莫論人世事如麻況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訓　蟠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與碧雲落紙句還佳霜威忽霽應適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羣動已消林木響卧看星斗隔窓紗

次韻和訓　惟晤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必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智及同遊二老　蟠

雨夜靈峰卧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門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回舊草香山抱鐘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恠詩相惱今日偕行總姓湯

次韻和訓　契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峰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峰光道標尚客何高趣更飲吾曹栢葉湯

次韻和訓　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脫石上紅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公勸飯須無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沖晦　契嵩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飽昭湯老須同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訓　蟠

澗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鷲嶺水寒沙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事閑伴幽人擷衆芳更欲窮源情未已知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訓　惟晤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潋濺一澗長磐石誰堆補缺岸老松自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呌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沖晦　蟠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戀雨相關籃輿寂寞媿彭澤拄杖風流肖德山寄語葛洪丘下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訓　契嵩

共訪迢遥深塢寺仍隨野老貴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濃門未關令宿丘房休問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會莫厭相攜寂寞間

次韻和訓　惟晤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決決竹叢歸鳥語關關聊晞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淺願陪投老白雲間

同公濟沖晦遊天竺無簡呈伯周禪老　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纔開霧黲黷濃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勤駐禪扉宿況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訓　蟠

不問猿崖鳥道深攜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子驚寒夜雪後梅花遍歲陰欲住更逢青眼顧相看須盡白頭吟

他年若讀高僧傳未放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詶　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雨餘澗壑流寒響歲晏檉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醉風流多傚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賞未放前賢勝竹林

宿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蟠

仲靈述作懃知已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事雨後重論一夜心

相檢莫教詩問斷更闌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契嵩

沈侯才儁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生慙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强睎老格須張膽喜聽清言更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惟晤

燈火青熒雲塢寺清猿呌斷有餘音檻梅雪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迹結交心契老松心

詶君秀句無新語徒攪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蟠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决决夜静轉泠泠暗脉來湍急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契嵩

歲晏林間宿初聞况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應山鳴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為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惟晤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脉生雲底夜聲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湍急泠然清夢魂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所諸公索和奉寄李思文　契嵩

幾日山遊霞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裏雲堪臥又憶人間歲杪歸夜落梅花應滿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為語王孫道音信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詶　蟠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栁破鋒機三宵聽水都無夢
四日登山未肯歸野老且憑雲送客家人應笑雨霑衣
君詩蕪簡佳公子只恐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惟晤

招携緑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惜向永安蘭若別
還經靈隱渡頭歸雲峰積雪迷樵徑石罅新泉濺客衣
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雨留宿客還斜落
風送行人亦倒吹華表忽驚黄鶴反耳中猶帶白猨悲
來朝弗著登山屐可避君呼謝客兒

次韻和訓　契嵩

巖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歳杪霜寒何足畏
管中春色已堪吹風含鐘韻凝還散水結溪聲咽又悲
鬬草野遊君莫笑初平元是牧羊兒

次韻奉和訓　惟晤

興髙未肯輟清詩捨轎重扶櫛栗枝松栢青肥春雨洗
烟雲輕健澗風吹樵歸後塢連聲唱鹿過前溪失隊悲
莫道還家甘寂黙陶潛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蟠

山游興發特尋君屐齒筇枝繞四鄰峰北看雲忘世務
澗南聽水得天真名高寂寞存僧史林下風流似晉人
何日枇杷苦笋熟却遊未減去年春君去年有苦笋上枇杷熟之句

次韻奉訓　契嵩

君事逍遥入亂雲與君躡屐遍溪鄰林間聽鳥閒偏好
烟際觀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客岩花不解久留人
樂天更有龍門約勝會應須趂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枯涸奉和不暇且乞罷唱　契嵩

詩篇留落野人窓又得虞卿璧一雙恠似蛟龍出古水
清如日月浸秋江賡吟何止夸山澤變雅終須繫國邦
為報詩家驍將道雪關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詶　蟠

幾夕論詩坐石牕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興侵孤月惱亂詞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挑莫豎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途寄永安禪師　惟晤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霶霈已漸收望海閣邊雲縛繞行春橋下水奔流山庵驟别高談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倣著書同說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詶　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閑喜看雪初收詩篇見賞皆高興謝客相隨非俗流却有嵓雲供夜卧況無土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聽金玉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契嵩

孫綽曾陪支遁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此乘雙屐結侶還來共一丘衣冷雪霜猶未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比應敵當時萬户侯

次韻奉詶　蟠

猿聲未落鳥聲愁筍發花開澗水流還對春風驚節物漫思野老傍林丘古人得道多深隱賢守知名貴早收林下頻過君莫怪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詶　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二君乘興似奔流遠尋幽壑行拖屐累到深雲卧枕丘崖竹蕭踈晴影亂塢杉零落晚香收會須重訪藤州老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更出風塵外俗流酒聖盡能非畢卓詩仙皆欲接浮丘（聞公濟與冲晦遊斷此葷酒多隨其奉戒）篇章逸處江山動筆硯閒時雲雨收況有聲名俱籍甚並飛南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晉　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梅香帶春信日色煖人衣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日色煖人）

衣或云日暮入人衣

次韻奉和　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山塢雪應壞林端梅亦稀猶憐二禪老佳句及柴扉

次韻奉詶　晉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晚禽栖雪竹殘霰洒禪衣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詩成寄吾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惟晤

白髮東山老青林西塢歸聽猿時駐錫厲水自褰衣高論才難敵孤蹤行亦稀慚君寄樵採佳句出嵓扉

寄東山禪師　蟠

高臥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澗水欹枕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詶　契嵩

翛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寄憐君此興勤

蟠雪夜登湧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洒然有邁世之風因思山陰王徽之雪夜獨酌四望皎然徘徊詠左太冲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乘興余恨未能遂往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冰魂興來爛漫投空老投或作心詩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何處覓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山陰夜遥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詶　契嵩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烟凝火冷萬家靜水色山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遠詩傳蕭寺邇今存春歸嵓壑多芳樹漫欲邀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蟠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興時無敵三十年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勇清吟徹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玉却報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詶　惟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來徒自笑
唱詶今更怯君高曾無道譽喧喧播厭把肝脾苦苦勞
佳句忽來催野句譬將凡果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維晦禪丈暨賢
令强公　契嵩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物陰陰又一旬雲帶天低垂壓野
雨藏春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月却嘆詩家惜令辰
陶令而今臥江國倚樓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詶　蜡

林扉厭聽雨聲頻為惜春風只九旬裊揲山花將放杏
侵尋歲月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澗每夜空來望北辰
愁坐更無車馬客獨憐詩筆謾相親

竊覩仲靈久雨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輙
次韻奉和　至

詩興句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部
佳句今逢休上人（仲靈文章大手非特休比比比以詩言耳）雲外馳心闗水
石江邊搔首望星辰泥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屨
親

重次元韻　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鶯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水
洗洗江梅冷照人鶯嶺並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參辰
千金褒字形篇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强令　契嵩

冉冉流年年歷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為萬里青雲士

來問雙峰白髮人詩思雅驚含老格風神清爽惜芳辰
況聞傲令陶元亮臘屐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詶　至

千年支許事如新欲寄前遊漫歷旬雨帶黑雲遮俗客
猨呼飛鳥伴幽人從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
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名重若為親

鐔津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鐔津集卷二十二

序詩讃題

序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荅文殊大士讃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説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

學有敩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録叙而秘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蘓

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圖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然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為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髙之全集也秘之久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兹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啓叙記辯述銘賛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

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悞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於語溪東藍彦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别本較之文字亦甚踈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

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今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矣吁嗟惜哉今以今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為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為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壇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

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存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别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於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衆經鏤板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

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使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疎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為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倡和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題曰鐔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常自謂人生世間閒為第一蓋其自得閒中之趣故其所為之詩雖不甚豐濃華麗而其風調高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

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也者）孝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真諦無聖論其文之高拔勝邁絕出古今則見於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抛擲其思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上謁天子卿相而下凡所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

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輕可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燄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爲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年後生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故師之於慶歴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東教輩是非之鋒謗罵之熖紛

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爲高文至論乘風而殄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玆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愜弘輔賛吾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温潤高潔明淨也故今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與於此中間雖以護法遺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其有烟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之自攜書西上獻之於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遥爍大陽輝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息寧知絪緼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重陽後一日書于禦溪東郊草堂之北軒　沙門　懷悟

又序

師自東來始居處無常晩居餘杭之佛日山退老于靈峯永安精舍然眎其迹雖或出處不定然其所履之道高妙幽遠而末路學者器近不能曉悟而師終亦不肯少低其韻以撫循其機因而嘆曰吾安能圓鑿以就方柄哉聞聖賢所謂得志則行其道否則行其言而已言之行猶足爲萬世法使天下後世學者識度脩明遠邪見而游正途則奚必目擊而授之謂從已出耶因刼闕

著書以考正其祖宗所以來之之迹為十二卷輔教編三卷又列定祖圖一面書成攜之京師因内翰王公素獻之於仁宗皇帝又為書以先之上讀其書至臣固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歎愛久之旌以明教大師之號賜其書入藏書既送中書時魏國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師表天下又以護宗不喜吾教及見其文乃謂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當一識之師聞因往見之文忠與語終日遂大稱賞

其學贍道明由是師之聲德益振寰宇事竟遂買舟東下終老于山林師雖古今内外之書無所不讀至於所著書乃廣明外教皇極中庸之道安危治亂之略王霸刑名賞罰之權而終導之歸於無為寂默之道當世闊人少見其比肩焉而痛以内教自律其身端以儉素誠德為宿歸之地而慕梁惠約之為人也其所蘊至道淵密然以其所學較其所為而未見少差焉所著書觀當世士大夫不顧名實而是已非他也謂以儒而嫉佛乃作輔教編學者亡孝背義循養其所欲也乃作孝論尚綺飾辭者而不知道本也乃作壇經贊苟合自輕而不自上以德也乃題遠公影堂文志其所慕以風末世之華侈也乃作山茨堂序因風俗山川之勝欲拋擲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其明聖賢出處之際性命道德之原典雅詳正汪洋浩渺尤為博贍總號之為論原其如詩書序贊記傳表啓銘誌題述評辯是是非非所謂太山之毫芒耳及後終於湖山而

火化不壞者六物天下聞其風莫不東首而長想嗚呼師雲行鳥飛於天地之間視萬乘之尊其勢霄壤之邈也顧王公貴人雲泥之異也一旦以其所為之書獻之天子為之動容天下靡然嚮風而使其乃宗乃祖吾佛無上妙道明白於萬世而卒酬其抱道輔教之志非其自信修誠之效歟後之學者讀其書必有掩卷而三歎者也嗚呼師之道譽聲德既甚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在位道贊人主師表

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紀淨因大覺璉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凡百韻者西蜀住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遥慕師之道譽聲德而序賛者若靈源惟清禪師之跋師二手帖而伸賛之者今皆筆之于此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焉其淨因

大覺璉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不復録矣

今既以陳令舉所著之記為前叙舊得一叙不書名不知何人所作或云瑩道温覩其文藻美麗或近似之他輩不能為也而中間叙其為丈之所以而不及流類不免隨為葺正之仍舊綴于集末云

禮嵩禪師塔詩 三十一韻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倔强稱時賢憑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飛聲闠喧闐田衣動成羣怒惡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鋋隱然湖海上長庚横曉天作書肆豪猛揮斥莫敢前羣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

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答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修竹空滿軒永懷儵然姿骨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住茲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祖肩遲遲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顧持折脚鐺結茅西澗邊歲時還松檜來此掃頹磚

石門 惠洪作

弔明教嵩禪師詩凡一百韻 并引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余抱遠公文集自廬嶽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闍維不壞之五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馬因抽鄙思為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槃若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為攀慕悼之之誠也禪師

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悪但欲南音來耳邊余連與藤東西交徽最為密邇禪師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余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晩生所作南音不得不爾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illegible]城否復隍慧日晝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顛仄緬惟東山師降靈自天德申甫寧加諸奮身若匍匐吾法傾不綱蒼黃莫之測詵詵排佛徒岩岩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

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孔孟拒我過楊墨惜彼迷至言曽之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許恶肆其力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當時禪講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徽纆唯師奮然作感憤形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胷臆人爵猶唾遺宜鴻詎籠得蠢蠢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吳百城慕知識義龍雲之天禪虎角而翼誅茆靈峰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倣龍猛護法掌司直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儒釋二教雖殊皆相資而化物也筆峰迥崷崒詞海彌滈汲紛葩若輝散宏

麗尚典實匠媧補穹旻効禹導溝洫動成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處戰無弗克吾皇邁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函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欝為天下式謂當獵英雋忽此遺彎弋小避三公位高憑四依軾慧日昏復明禪經亂還緘智林久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可班諸藏壽即遵所敕略去五韻飛

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補爨樹口拑拱默始知
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稱猛陵男子故)原筮無遺愜金湯義存存涇渭
情湜湜(略去二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憶列戶翠可染當
窓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年白駒逼孰貴秉燭遊鼓缶
歌日昃林遠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
仍亟道行愈峻卓德聲轉輝赩(略去七韻)宴坐居無塵遺偈
見敦飭大梅鼯鼠聲匪我相因榀(師臨終偈云不似大梅老貪隨鼯鼠聲云)
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仿明發鷲峰下闍維火初熄五

相堅不化鮮柔光耀翌精如金出冶瑩如玉分切式旌
無妄犯奉之剛而寒靈山衆咸覲望塵加渴醼赴奇冠
前修景仰動殊域王公發嘆嗟士庶增悃愊(略去一韻)共收
鶴林骨合葬鷲山側(略去三韻)澗猿徒自號書魚蠹誰蝕僧
史半十科工歌全九罭(略去六韻)憶我來吳楚募師自岐嶷
獲記楞伽遊誦味喻鱠膱(師有遊吾湟川燕嘉亭及楞伽山寺記也)掐人既
云徂至道亦將踣已乎三十年臨弔徒深赴妙峰高為
塔梵天廣成國(國或作廣)萬物備蒸嘗五雲爭輔翊乾坤或

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道與名勃然長髾髾
南海楞伽山　守端拜題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遒勁而中間凡用
事綴韻過於迂僻今略取其辭意簡雅超邁之句
次成七十三韻亦可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贊明教大師(并敘)

始余讀嵩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氣而
能發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儒釋子之不知

教本者俾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
之心而不淪於是非相戰之地(中間敘繁處皆略之)若夫統
之有宗而窮深及微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
曉其邊徼況能究其道而見其全乎及其示寂後
闍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糠粃而以歿故已
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而不獲見知
於人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予甚悲之
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歿

後其眞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之才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學不遑洒掃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今採其遺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脫襁褓居仁由孝冰雪其躬律儀是儆遠覽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適丁祇園謗讟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滅曇花重榮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需

公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鴃舌遂賦歸歟安於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市頎然誰儔理固宜爾太阿出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曾不如錐嗒焉云逝遺迹莫繼凛乎真風永閟氛翳嗟乎鯫生不克祇承每一念至氣塡于膺竟何能為只益慚怍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龍舒天柱山比丘修静拜贊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 二首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之本源源深本妙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而潔外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苟然也藤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間見外黨有致吾法之瘡疣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為如來使辨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於是著為書奏聞於天子蒙仁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雲廓而佛日輝也和尚既建功德於教門其英聲茂實壯飾其曹

稍蘊知識舉知欽慕而比年法俯下衰人根鄙劣喜剃染之便爭變形服竊入吾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見聞思慮不脫里俗何高德勝義之能講慕哉實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慕其賢於濫廁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大士知開導耳目起希冀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明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為道前事且出此帖示之擇言苦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有異獲因語之

曰汝企其人而重其遺跡以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柄無益乎已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究之且想彼標致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滕州東山沙門乘夙悲誓出于皇朝始以天下搢紳先生或未究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為夷狄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

使混害中國周孔之道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派非走謂暗乎此其學周孔之道也可得謂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其道以成天下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由乎不自知所以不知人矣和尚博極古今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若振綱張網舉領提毬目分毛歛見者皆明義貫理融感會神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宇廓然無內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辨耶乃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搢紳先生之徒奏之於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至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墻岸法門啓迪信路雖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靈源叟書

至聖至言回偏樹正皇天皇覺決淺牘深
大哉善哉福霑諸後重刋所跋續繼斯云

拾遺

宋明教大師鐔津集重刋跋

夫明教大師乃是大乘菩薩知佛法有難於是乘大願輪復生世間著書輔教者也昔宋之鉅儒搢紳先生嘗評其文曰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斯言是矣歐陽子云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時排佛

之心已廓然熄滅而無餘矣古今僧中之為文者多而未當有出其右者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自昔兵變已來書板磨滅後之學者無所見聞為可憂也茲欲重刻吳中所費繁夥於是綴疏仰謁

羣賢同道學者覩茲勝事得無慨然贊助者乎

為因緣而出現世間咸宗鷲嶺發文章而黼黻聖諦性尚鐔津深窮萬法之原同入三乘之藏讀之可以開人天之眼目統之可以掃儒釋之藩籬好書而不好此書

孰謂好學明道而不明斯道宣曰明心欲重刻雲間益廣傳于天下致永叔黎明之見名重一時遭仁宗天縱之資功垂萬古羣賢既遇勝事當成洪武甲子春天台

松雨齋沙門　原旭　撰

右松雨老和尚為琦首座製疏重刊宗明教大師文集於雲間既已化行開至二十餘版矣適琦公疾作不克成其事茲以天全敵首座愍邪法增盛發堅固志繼其芳猷一日持此卷過余堅密精舍命題于後余雖不敏覩此勝因不覺踴躍而喜此集湮沒久矣若使竭力成就大行于世正所謂揭慧日於中天耀昏衢於叔世者也天全其勉之

永樂三年冬嘉興府僧綱司都綱天寧弘宗書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學有及物之功文為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行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於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

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為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汨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諭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辯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非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即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

非空文也況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
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稡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
眞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沒人皆
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敵公乃東海慧眼弘辯禪師
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既成
請叙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
獲厠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夏四月初吉
浙江杭州府徑山禪寺住持沙門文琇

鐔津集卷二十二

鐔津集後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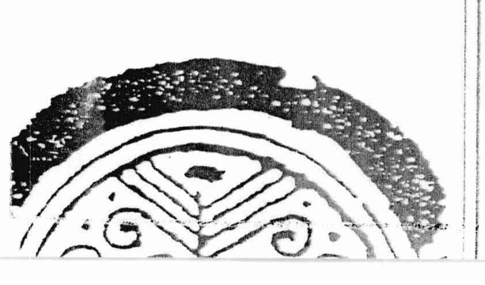
文道之所寓也離乎道而不合公論謂之文可乎宋明
教大師究最上乘佩傳法印為法亡軀不顧人或詆之
擠之未嘗色喪氣沮眞可為一代師表也以文章自任
著書輔教僅數十萬言總曰鐔津集其議論抑揚也神
變雄偉如怒猊抉石金翅擘海非韓盧斥鷃可形象乎
哉其融會貫通也浩博汪洋如江海如溟渤非澗沚溝
渠可涯涘乎哉時大臣既敬服而讃誦之天子又褒寵
而旌號之文不合公論能致此乎嘉禾蔘庵巹禪師瑩
然璠講師愍其板失募同志緣兼傾己橐重梓流行俾
大師弘道之心千古不死也二師之勤可嘉可尚功既
命源識歲月于左嗚呼道固寓於文固其文而於心傳
之絶者續道之晦者明其誰乎與言至此自益顔汗弘
治十二年歲次己未陽月初吉雲山廣源識



投子義青禪師語錄

（一卷本）

宋・投子義青 撰
道楷 編



舒州投子山妙續大師語錄

住芙蓉山嗣法小師　道楷　編

上堂示徒曰正正時非圓圓中還有偏偏時不色色裡却存圓更深催曉氣日照洞曉天兩埠和融處實所得玄玄汝等諸人到這裡如何安身立命得恁麼相應去良久曰夜明簾外主今古無人知須是傍參手樹宗乘一枝山僧此四句諸禪德又作麼生商量時有僧出衆問承和尚有言圓中還有偏色裡却存圓斯理如何師云正不立玄偏不附物僧云可謂暗中有明明中有暗師云汝道是何道理僧云共難其諱師曰是須恁麼會僧乃禮拜師乃云泉洗檻前月天橫雨外由夜來少室睡佛祖大難大難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云妙道通心離語言玄途温體不清痕龍巢鳳子豈常種了了一機誰得論諸禪德且道這箇是滿眼滿耳底樣子正與麼時還知落處雲巒崇聳青山頂喬嶽東邊萬象靜天上人間一樣春誰迎景色到江上卓拄杖一下云直饒十成去猶是爭半提時有僧出衆問如何是全提時節師云釋迦老子建立化城僧云權化消息爲孰說師云寶所在近更進一步僧云已是寶處豈得去乎師云是須與麼去僧云出他屋裡作什麼活計師云雖無活計甚勝富貴僧云如何是密處活計師云劫外儼然無物儀師僧云容顏甚奇妙乃作禮師乃云鷲嶺咲曇香色芬芳列聖叢裡獨沒商量乃下座

上堂因示徒云一處妙時萬處空三世了時千世同寂寂寥寥得後事颯颯淒淒風樹松這箇無人著道理那箇有深見異中體處用時無別處一段活心得妙通拈拄杖云看看此是田地隱密底人此是神通遊戲底漢要見乃見衆中誰是見得底之禪和子試與老僧出氣看時出毫氣吾爲汝證明去時有僧出衆問作麼生是大道心源之妙理師云一月普含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僧云恁麼爲同爲別乎師云汝不見華嚴六相義耶僧云總別同異成壞是何所作師云一圓相之中有一佛僧云佛是何物師云諱不得僧乃禮拜師云用禮爲什麼師乃云同中有異異中同總別壞成一樹風天下陰涼人悉在何須熱

投子義靑禪師語錄

處覓眞宗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云劫前一氣密密現成那箇一印堂堂記盛有時瑠璃殿上玉女回首有時古鏡臺前石人撫掌还有人識取伊麽若能認得許你有今安樂處獨以平等無差法味穩知甘露洒落之妙文今日一會雲客蹈破草鞋入吾門來志究何處去一句了然超百億是什麽一句試道看道了而儼然坐時有僧出衆問學人不會請師擧揚師默然坐僧云承聞維摩有入不二門是也無師呵呵大咲云這顚言倒語漢僧便徵咲休去師云老僧罪過僧便禮拜師云喫茶去僧云和尙恐是白拈賊師云與汝盜箇什麽僧云堦前有下馬臺師便休師乃曰或說玄妙一理所宜或說了然三乘歸處共是八九成今日投子爲諸禪德說了也且道是凡是聖於此商量雲抱青岑水廻寒林不如此者誰是鉤金乃下座
上堂因示徒云火氣寒然雪心熱爾陽佛去來陰魔出沒畢竟作麽生天台山上南岳眠少室峯頂熊耳坐顧視左右曰高著眼休盡是非田地虛拂除好惡家風妙自斯不用閑空章未有一絲掛九竅諸大德且道如何一生得底人而相去時有僧出衆問和尙是得底不得底師云眉毛在眼睫上僧云鼻孔何處在師云汝不盲看僧呵呵大咲師云汝何得自瞞僧乃去師乃云拂子頭上薦得主丈頭上提取若能如斯半開又得半合又得恁麽不恁麽總得蘩鬱丈子曰猶是響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云扣聲入耳風無意梅影橫窓月不痕一輪所照是何物看取人人弄精魂畢竟歸去到甚麽處落處急急著眼看如能一朝撥轉管取一員無事道人未然閻老子不許汝在还會麽時有僧出衆問如何是一員無事道人師云要行便行要座便坐師僧如何僧云行止分明無物妨我師云汝是何物僧云苦屈苦屈師便打師乃云寂寂寥寥妙妙玄玄是何麽機用淸淸黯黯默默堂堂是什麽作略試請道看終日安然座一堂通宵寂寞絕商量欽光正脉付傳後咲暖機前點異芳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曰昨夜木人眠室中今朝石女倚孤松

如何是祖師來機脚下黃金超玉鳳一機歷歷密路堂堂彌滿洞輝日夜分明神珠一光暗裏抽横骨蹊絲曲道明中座舌頭是衲僧行履處諸大德如何領覧時僧出衆云更深無夜色如何是木人室中話師云深僧云天明無日氣如何是石女倚孤松師云淺僧云一機了然處如何是祖師意師云動僧云萬里無盡處如何是黃金鳳師云靜僧作禮拜云畢竟又如何師云内外虚玄徹底空寂僧乃去師乃云一法含多法一佛印諸佛一心合千心一念超萬念豈不見道栴檀移來一樹植春風秋葉色相同投子恁麼說義諸人與麼聽法畢竟無有二相具眼者自看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曰心佛無住居覺位放光雨花動人天非眞非虚梵音質逼香萬萬具足立还見麼前面孤明歷歷地曾無形影者是你一心之法也故古德云新羅國裡有一佛子入纔三昧十方相隨是箇此也且道汝等諸禪德畢竟入三昧時以何相見还有答話分麼時有僧出來問不動身心入三昧此理如何師云只是人人底僧云恁麼則用入三昧爲什麼師云汝道如何是深入三昧僧云座具即不無未曾用禮拜師云是々僧乃作禮師乃云妙悟妙到直須一如或示棒或下喝或論道或談禪自本無異法即今自性不即不離是々何物若實合頭與諸佛何殊別乎吾門兒孫不要犯鋒傷手宛轉一氣旁參妙旨共是好手段便下座

上堂因示徒曰豁開甘露解脫之法門透入華嚴莊嚴之心源妙哉遊戲三昧而現神通切哉出頭妙界而成聖道衲僧家脫盡光影而透出肚皮正當恁麼十成時还有相委底漢麼出來與老僧商量看時有僧出來問如何是甘露門師云看看山前幸有眞消息僧云和尚何如是福池師云曲爲汝等僧云还轉無上法輪也否師云道什麼僧便喝師乃打僧云此恩難報師云此怨難酬師乃云歸座田地妙玄難臻衲僧做處曠遠自親如來頓教祖師心傳山岳高低皆是付事还見麼豎起拂子高聲喚云諸大德是甚麼便下座

今若當二字疑衍

上堂因示徒云海門秋靜雁音稀江水澄澄萬萬徹好箇人間金菊色黃楓片片一時飛此箇田地明明歷歷處處堂堂雖然如是實知人少諸禪德还會麼君臣偏正共不用體用賓主皆是按排唯是尋常亦是大難若密著華戈不須一字脚若卒作模索未見三空旨投子恁麼告報早是琳上添玉土上加泥何故如此皎玉無瑕彫紋喪德大衆如何若當時有僧出來問即是自知爲什麼不疑師打云孰免箇窠窟僧云和尚莫謾打某甲去師擲下棒曰伱又作麼生僧呵呵大咲出去師云且來闍梨僧不顧師云獅子以一滴乳迸散六十斛驢乳師乃云老僧適來爲衆漏逗不少还知落處麼西天四七未知處東土二三不受時峯下源泉墜一澗山頂嵐樹晨風枝諸禪德山僧這四句畢竟如何久參上士道看便下座

師因謂衆云投子有三器今日舉似汝等子細聽直須以格調妙奏奇曲上正之器汝等諸人如何見絃以妙手將彈玉調中當之器汝等諸人如何見實以活眼見破天容下偏之器汝等諸人如何見衆皆默然師又云上正之人而可向上中當之人而可自已下偏之人而可今時若又三位共到了是可無位眞人珍重

師因謂衆曰今日穩得先師道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汝等諸人一一商量看又云透得無生句方得法身透得無私句方得那邊透得無盡句方得目前三句畢竟得時一一了時衲僧珍重

師因謂衆云華嚴經有六種之因緣有時總有時別有時同有時異有時成有時壞諸禪德畢竟如何領會此六相唯是一相總佛別心同法異念成僧壞情至一佛之所印珍重

師因謂衆云經云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此意何處下著拈一雙火筯云這箇还有心有佛有衆生耶若無爲什麼唯一心於此如何道取先師云三界唯一心伱还見我麼此理甚希有試道看珍重

師因謂衆云妙有妙用其非功勳邊事豈世理所到乎何故如此如來未出世西天轉法輪祖師不西來

茲土傳心印且道何物轉何物傳山雲冉冉江水滔滔長久云野菊含金漢泉瀨玉君看消息別早是不可得珍重

師因謂衆云見色見心聞聲悟道絕色絕心見色明心且道以什麼商量豎起團扇云這箇是見色見心投子恁麼說破旣是剩語諸禪德还道取得麼放下團扇云是亦什麼心行珍重

師因謂衆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黃面老子驚殺儜子誑謼衆人雖然如是實到此田地始得如是相如是性是什麼道理畢竟實相眞性施爲運動珍重

師因謂衆云震祖達磨大師單傳心印開示迷途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还有知落處者麼誰知还有教中語理執識談言表意外且道爲什麼對朕曰不識山僧太無端珍重

師因謂衆云禪不在意會道豈以情覓乎吾得達遠公方知有大事不是容易變弄一衆試取心中實珠來呈我看珍重

師因謂衆曰吾今日向汝等擧似洞山師翁五位一一須覽看眞中有偏正中偏偏中有眞偏中正圓中有圓正中來色中有色偏中至妙中有妙象中到畢竟五位一位一位無位現空妙顯眞眞底是什麼物珍重有偈云却來元是正中偏向去正親偏裏正不來難辨正中來不去難知象中至偏正迢絕象中到了然一氣大樞前雨過雲披天若洗鑑堅何入古松風又云諸人还知麼若能邈得分得去許汝有避遙生死冥符一擧却知隙避不及處且道新豐老子意唯顧小兒嗚却忘自已醜投子今日重露醜拙向人莫道好雖然與麼誰是眞得實到漢出來共商量珍重

師初到圓鑑禪師處鑑迎而致禮師唯默然鑑令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話師受教坐堂中三年鑑時致問你還記得話頭麼師擬分疎鑑驀掩師口云汝向長久處會也師於言下忽然大悟乃作禮鑑曰你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實侍者在傍見之乃云靑華嚴宛如病得汗相似師回顧云

合取狗口著若更切切吾乃嘔自此復經三載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便以大陽和尚頂相皮履布直裰一十八般妙悟而囑云代吾續其宗風莫久滯此善宜護持遂書一偈送云須彌立大虛日月輔而轉群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小林風起叢曹溪洞摇簾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乃令依圓通秀禪師處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云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云是誰執事云靑上座秀云未可待與按過秀乃拽杖而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頭呵云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合打睡師云和尚教某甲何爲秀云何不參禪去師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秀云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云待肯堪作什麼秀云上座曾見何人來師云浮山遠和尚秀云怪得恁麼頑賴提手相笑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夸

師一日坐次有一僧請曰道楷乃來致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外別有爲人處麼師云汝道寰中天子勅还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進語師以拂子撼楷口上云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分楷乃於言下大悟師云汝見何道理楷作禮而去師云汝會到不疑之地乎楷掩耳而出去師大悅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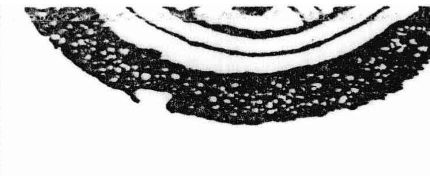
師一日坐次衆門人云吾有一句子諸禪德下語自代云不辭向諸人道恐帶累吾兒孫乃有偈云巍巍作王容堂堂現妙道吾有一句子驢載學宗風又云同

師一日入堂因有一僧眠師云宛如老僧在圓通禪師處對話相似僧默然師云你还邈得耶僧擬分疎師乃打僧於此豁然大悟乃作禮師云你見什麼乃禮拜僧云今日如貧人獲明珠師忻然而去其僧徑上方丈正宣前事師呵責云且去

舒州投子山妙續大師語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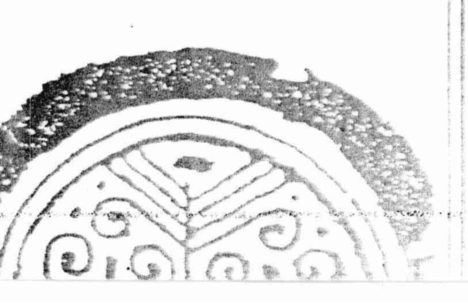
跋曰師諱義靑俗姓靑社李氏子也七歲穎異自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云三祇途遠自困有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宛若貫珠賞護無間

斷常識諸林菩薩偈至卽心自性瘂省曰法雖文字寧可講乎卽棄捨獨遊宗席時浮山圓鑑禪師法遠和尙居會聖岩因一夕夢見手畜青色鷹尤爲吉徵至旦師遂遠以禮迎之其機緣語端見前章兮世謂之青鷹便是此謂乎入又曰是青華嚴蓋是爲以華嚴爲業之象契大陽安大師卷績洞下宗乘不墜世一十三年大陽傳法偈付法遠和尙云陽廣山頭草倚君待煆焞異苗繁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偈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而方應宣揚法遠和尙受之自贊師爲大陽頂相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遠乃以此等物而授師師悉受之乃交衆作務十二載也其後唱起新豐之雪曲誹成洞上之妙燈一千餘代出佛之模範三四有年現顯之機用獨紹陽廣踵自擧煆焞之劒投子山頭龍作金鳳之舞大唐國裏虎嘯玉麟之蹤深入報身無差境界隱現華嚴無邊妙相其法嗣出世者其員八人住芙蓉曰道楷住石門曰元易住泐潭曰惟照住淨因曰法成住大洪云守遂住白水云妙參住棠陽云了朔住雲蓋曰智利此等大宗匠作枝成璧玉回珠轉師云大略如此豈以言句諳之得乎勅諡妙續大師住丹霞山三世孫沙門子淳卒融禿筆撰之竟



投子義青禪師語錄（二卷本）

宋・投子義青 撰
自覺 重編





舒州投子青禪師語錄序

昔大陽山中木人孤坐石女懷胎頻年不擧山前瑞艸付與誰耘嶺畔泥牛何人收放空王殿上車軸將摧古佛渡頭船舷欲破唯有半穿皮履無縫布衫當時覿面呈人到底承當不下月華園瑩浩歎攢眉擕歸金谷巖中分付白雲老子於是金雞抱卵丹鳳生雛玉樹開華蟠桃結子直得山河振動大地掀騰不妨特地新鮮也是一場奇怪從此賣油市上舊店重開古廟香爐祥煙再起胡家曲子韻出靑霄寫向無孔笛中未知誰人側耳諸方傳去各善護持若遇知音大衆吹唱時

元豐七年四月望日龍眠李元沖序

投子靑和尙語錄目錄

投子靑和尙語錄卷上

舒州投子山靑和尙住白雲山海會禪院語錄

住上都左街十方淨因禪院傳法比丘自覺編

師開堂日大衆集定知縣寺丞捧疏呈師師接得遂云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微纖塵何立遂呈起疏云且道這箇從甚處得來若道得石人舞袖共賀太平若道不得却請維那爲衆道破宣疏罷

師指法座云大衆從上諸聖到這裏從空放下山僧即不然到這裏却步步登高何故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便陞座太平長老拈香與師師接乃云此一瓣香奉爲

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恭願　陛下乾坤同壽日月齊明八方歌堯舜之風四塞賀禹湯之化拈香訖宰官此一瓣大衆還知來處麼非天地所產非陰陽所成威音巳前不落諸位然燈之後七佛傳來直至曹谿分派大夏山僧向治平初在浮山圓鑑禪師親手傳得寄付其宗頌委證明慈旨云代吾續大陽宗風山僧雖不識大陽禪師憑浮山宗法識人以爲續嗣如此更不違浮山圓鑒禪師法命付囑之恩恭爲郢州大陽山明安和尙何故父母諸佛非親以法爲親遂趺坐山谷長老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云大衆還知道早落第二義麼若是第一義作麼生觀到這裏直饒祖佛全身是眼覷見無門衲僧喘息之閒千生萬劫六代攢眉古今倒立致使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少室九年黃梅夜渡若據盡法施行直須摩天荊棘此乃郡化淸垂邑光臨政遠承佛囑之因近護興隆之道今日爲國開堂演法上答皇家悚懼丹誠一心奉祝衆中莫有久攜祖冑積佩印船不顧大庾嶺高便請截雲相見時有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進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云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進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云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從以拂子擊禪牀一下僧問昔日多子塔前預聞記莂今朝白雲峯下願聽潮音師云紫鳳堦前舞金雞對日啼進云若然者五山高鎭地百谷遠朝宗師云雲外千峯翠谿聲一探寒進云一片白雲舒世界普天無處不垂陰師云龍吟碧澗霧祝霄華僧問昨離舒郡太平今到白雲海會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白雲來往靑山外嶺上寒松帶月高進云恁麼則不離此處遍到他方師云休問山前路孤猿啼處深僧禮拜師噓一聲云更有問話者麼若無彼此著便何故若論此事豈在高陞法座下列明賢問答主賓以爲出世況千賢杜口萬聖絕言古今佛祖分雪無門三藏五乘指諭不下然雖如是不可一向弓折箭盡去也所以道千峯鎖色萬木凝寒古嵓月照風生幽洞雲開四面龍吟枯木鳳嘯丹霄石牛吼斷長空木馬嘶開金戶靈苗競發瑞艸爭春日月同明千

江共澍直得如斯猶是出世邊事落在今時諸仁者如何得不落今時去良久云萬年石徑千雲鎖一帶靑山半夜封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師在太平受帖陞座僧問諸佛不出世一句如何宣諸佛已出世一句示何人師云石人蹈雪去淸風滿座來進云滿堂人側耳此日盡知音師云闍梨且低聲進云雲騰霄漢雨潤大千和尙出世事如何師云明月連僧舍靑山近白雲進云一炷沈檀爇馨香遠近聞師云雞峯嵓下笑殺頭陀禮拜師云更有問話者麼若無彼此著便何故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迹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兎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謝詞不錄

次夜小參僧問承明安禪師頌云陽廣山頭艸憑君待價焞今夜布袋已開請師垂示師云瑞艸連天秀蘆華對月明進云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云且歸嵓下去直待月明時進云恁麼則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云正令已行次僧提起坐具云文殊劒在這裏開口動舌則喪身失命請師答話師敲禪牀一下進云果然好手師云且莫錯會師乃云昨夜鐘鳴時道人盡來此今夜鐘鳴時復來有何事月照幽室寒星分拱辰異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回去良久云今夜不教諸人攢眉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下座

入院上堂僧問昔日須達長者請佛說法卿布黃金今日和尙出世有何殊勝師云今日霜重進云恁麼則祥雲生檻外瑞氣擁堦前師云澗水和煙綠靑松帶月高進云且道世尊出世與和尙出世是同是別師云闍梨定當看進云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云明眼衲僧一點瞞不得師乃云大衆白雲嵓下古佛家風碧嶂峯前道人活計風生古嶺月照前谿松聲與翠竹交音流水共山雲合彩羚羊掛角覓東西樓閣門開且喜相見大衆相見即不無還相識麼良久云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時人下座

次日謝諸知事上堂白雲曉起白雲山翠竹靑松鳥

道開昨夜猿啼向西嶺今朝杳靉祖堂開

上堂若論此事如魚遁深淵必招釣客玉埋荊谷何逆求人所以刖足楚城煙波渭水葢不守平常致斯如是此日白雲滿谷綠水浮煙瑞鳥驚晨山光眩目觸事無私有何不可然雖如是更須無手能遮日釣魚不犯竿下座

冬至上堂大衆集定師以拄杖卓一下良久云一陽生也所以道古佛路外千聖不游諸祖傳芳袈裟立信自曹谿之後派散枝分師承各就於一宗傳換共揚於斯事此日一陽居候萬物含靈嚴風吹綻於雞嵓玉兔挨開於碧落龍生龍子虎抱麒麟靈苗帶雪生輝瑞艸和雲遍地然雖如是且道妙在體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氣纔生天地後萬靈何處謝無私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謝化主上堂碧岫橫空白雲自異靈苗獨秀繁艸何生金雞啼處月落三更玉兔眠時日輪當午瓊林上苑枯朮迎春寶殿苔生歌謠萬里然雖如是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夜來深雪裏天曉數枝開

送化主上堂鞠志橫筇下遠峯高低緣化在從容途中人問白雲事遙指青山千萬重久立珍重

聖節上堂天垂玉露地涌祥雲千江澄萬頃煙波四塞賀堯風舜化山連碧漢樹起清風瓊林華綻於瑤池御柳鶯啼於玉苑星分紫閣辰拱天輪千邦賀誕聖之辰萬國祝南山之壽直得山川擁秀海岳呈祥金雞振天外之聲玉扆受千春之貴諸仁者正當恁麼時且道君臣道合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道泰君臣淸宇宙時豐齊賀舜堯年

師在甘露陞座云大衆祖岫千峯宗流萬派碧雲高鎖於長松皎月普臨於衆水春生南岸華發東枝金烏共玉兔速輝木馬趂石牛並走少林雪裏枯木生芳雞岫嵓封香雲遍野諸仁者且道無縫塔前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月滿天河遶星橫斗柄高珍重

上堂云雲卷諸峯青山迴秀綠叢煙密露滴明珠白猿啼處月當軒玉兔眠時日輪午且道不犯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雲藏千里岫雨潤萬年石下

座
上堂云默沈陰界語落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
則千生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
掌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百雜碎便下座
遂化主上堂云西來十萬幾涉山川魏梁兩邦待機
九載致使如來之心印有在曹谿之衣鉢仍列刹建
梵苑招提弘宗藉四方清衆法輪未動預布食輪度
水穿雲無憚勤苦臨歧一句希善諦聽良久云路逢
碧眼僞誇語免敘白雲山處深下座
因啓首座至上堂以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還委悉麼
春殘景奠氣序漸暄高低華綻於千峯遠近煙濛於
綠樹鶯啼谷響鶴態鸞翔耕人賀堯舜之豐漁父樂
昇平之道月生雲際日照長空金雞銜鳳子歸巢玉
兎渡天河起浪靈苗競發枯木迎春白雲綻一帶青
山流水貫千江合派直得如是猶是這邊事落在今
時諸仁者作麼生是那邊事良久云萬年松徑雪深
處一帶峯巒雲更高下座
因雲大師到院上堂云無影殿上誰是知音古路傍

邊幻人木馬千峯鎖翠萬木含煙白雲起處樓閣門
開碧霧卷時妙峯頂露且道絕頂相見一句作麼生
道良久云不辭山路遠特地入松門下座
上堂云季春纔罷入孟夏總道今朝四月八毗藍園
裏石筍生五臺山上風颯颯木雞啼瓦狗吠拾得寒
山猶春睡東鄰王老夜燒錢照動須彌峯岌岌下
座
聖節上堂萬里堯雲千峯舜雨虹光射斗牛之前彩
氣拱星辰之異金輪起扇玉殿呈祥光籠萬國之春
天富一人之壽是以諸聖之法證之即靈在人王位
中即人王位中尊在法王位中即法王位中尊諸仁
者作麼生是諸聖之法良久云垂衣朝萬國列宿洞
三老
小參舉藥山和尚小參衆集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
牛生兒即向儞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自是和
尚不道山云把火來其僧潛身入衆洞山拈云却是
這僧知有祇是不肯禮拜師云大衆且道甚處是這
僧知有底道理若道得可謂與這僧雪屈若道不得

却被藥山攔山僧今夜不惜眉毛與諸人頌破云一句那教祖佛施特牛生子落今時暗中一曲依俙似燈照殘文不似詩下座

上堂云孤鄰陋巷莫掛缽盂祖佛玄關橫身直過早是蘇武觸塞求路難同項主臨江何逃困命諸禪德到這裏進則落於天魔退則沈於鬼趣若是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諸仁者作麼生得平穩去良久云任從三尺雪難壓寸靈松久立珍重

施主請上堂云祖師西來特陳此事自是諸人勾之不及何故若論此事如琴在掌善用指端七條而緊急如風十指而擬提如水若纖塵有滯音必犯於宮商指擬安排聞必差於視聽或高高提素範佛祖無立足之音更乃盡令而了歷劫聖凡絕迹此者不辭品弄略展微音布五天動地之音歌十聖不聞之韻直得山搖海震華雨雲飛百獸聽以驚惶鬼神聞而膽懾十方彌布胡漢同風猶落化門未是本分時節諸仁者作麼生是本分時節良久云伯牙既喪子期絕廣陵謾奏秦時曲下座

上堂舉僧問石霜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石霜咬齒其僧不會直待石霜遷化却問九峯先師咬齒未審意旨如何峯云我寧有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云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諸仁者且道這三人尊宿還有祖師西來意也無若道得可謂千古同風若道不得山僧不避性命與諸人道破良久云時熱惜取眉毛下座

師在四面山施主請陞座次當第四師云大衆適來諸尊宿可謂盡底分付了也更教山僧說箇甚麼即得不見古云爲先不易末後更難若提宗舉令滿目荒榛唱妙談玄刻舟萬里設使威音前薦得猶同迷路之人更乃句下精通何異失珠之士所以洞山和尚云夜明簾外古鏡徒輝寶王殿中千光那照須向異類中明宗石人語中會取諸仁者作麼生是石人語若道得可謂千古之下今日同風若道不得山僧自犯令去也良久云牛斗過中宮大陽臨大海珍重

上堂云白雲峯遠綠水流長彩霞籠夜月星高碧霧罩紅輪峽遠寒嵓密鎖玉戶門開金雞啼煙樹華芳

銕犬吠春猿競子石牛過嶺木馬回途半夜相逢誰人委悉諸仁者且道不犯明暗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瑞彩籠霞嶂白雲散兜巒下座

上堂云千峯雨色枯木抽條萬谷流煙石苔生筍西山猿叫正三更東嶺雲歸仍半夜星辰不見月色藏輝天地參羅混成一色諸仁者正當恁麼時且道曹谿路上幾人過嶺良久云休言江外人多少且喜先鋒丙士來下座

開爐日上堂云大衆紅爐焰裏共守寒冰水石聲中寂寥宴坐霜迎月色松鎖青煙雁回半夜過長空星轉天輪正一色諸仁者作麼生是一色邊事良久云半夜雲橫嶺天明霜滿谿

上堂云宗乘若學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使捲簾悟道豈免傍觀春過桃華重增眼病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者既是不傳因甚陝府鐵牛走過新羅國裏去乃喝一喝云達者須知暗裏驚

上堂云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祇如山僧拄杖子且不從彼中生何故若從彼中生爭得在山僧手裏諸禪德若知生處祖佛向諸人脚跟下乞命若也不知山僧不免與諸人註破擲下拄杖歸方丈

上堂舉僧問洛浦學人欲歸鄉時如何浦云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浦云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師拈云且道洛浦恁麼對宅甚麼處是指這僧歸路若於這裏會得可謂撒手歸家若也不會學步更須子細下座

上堂云諸佛出世遞相證明祖師西來同垂範致使曹谿路峻靈鷲山高天台與南岳相連少室共蔥雲交接澄潭水月隱隱難沈一曲無私任君吹唱諸仁者且道是甚麼曲調良久云雪曲和難齊下座

（鷲普燈錄作巖）

送化主上堂承緣別衆出雲山行卷春初意泰然化畢早回林下寺香風煙靄福人天

上堂云雪覆青山白雲淡泞松寒千古澗水流冰祖師不坐少林春來者休尋無縫塔下座

歲旦上堂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千山秀翠於煙岑綠水穿雲於碧霧石牛運步瑞艸鮮明木馬垂條靈

苗艷發古佛塔前善財得遇文殊雞足山西飲光再逢彌勒寒山添壽拾得增年同賀太平共扶堯化諸仁者且道嘉州大象今日壽年多少良久云千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下座

上堂云煙雲擁翠鶯鳳迷踪寒雨衝山樵人歸兔劫初鈴子振者何人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少林昨夜月當圓蔥嶺山西攜隻履諸仁者祖師更有一隻履諸人還會收得麼若收得不直半分錢若收不得當何憑準以拂擊禪牀下座

上堂云春光帀地瑞色凝空遠山歸鳥度平川落日猿啼松韻切蓮華世界毗盧現七佛家風流水鶯啼觀音示千門法海塵塵影現剎剎光明轉大法輪普成佛道到這裏若信得去秖悟得佛邊事須知有七佛外消息始得諸仁者作麼生是七佛外消息良久云半夜白猿啼落月天明金鳳過西峯下座

謝首座上堂云古人道積石成山積水成流積土成牆積學成聖積行成德且道衲僧家積箇甚麼良久云少林雖不語別是一家春下座

上堂云昔日世尊在於靈山會上入無量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大衆釋迦老子大似傍若無人山僧今日雖是養子不及父再不入無量三昧何故且免得天雨四華遂拈起拄杖云與諸人轉大法輪以拄杖卓一下下座

上堂云多子塔前金光晃耀白雲峯頂雨色朦朧滿山華發正當春一葉落時誰得意歸根得旨隨照失宗不落見聞如何話會大衆且作麼生是不落見聞底道理良久云恰到春深處鶯啼轉更多下座

上堂舉大哥和尚在青林會下作園頭鋤地次青林喚蘊闍梨大哥應喏林云作甚麼哥云種菜林云盡大地是佛身子向甚麼處下手哥云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師拈云還會麼但得春風後高低興自青下座

上堂云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古人恁麼道了也諸人作麼生會若會得西天此土共作一家大地山河一任遨遊若不會得更須子細看下座

上堂僧問昨日有病今日請師醫師云無下手處僧

云暨不問過師云且歸延壽寮師乃云金烏未昇玉兔已去德山臨濟休更罔措白雲半夜覆青山天曉峯巒猶不露諸仁者作麼生是不露底句良久云露溼千峯冷雲籠萬樹寒下座

結夏上堂云諸佛垂範衆聖主持作千古之洪規爲萬代之龜鏡三業淨時萬德果圓六根繞而千生受苦守持戒律禁足護生靄霜雪之寒冰若青霄之皎靜相依共守隱密護持各任力行時中不得汚染諸人到這裏直饒滴水滴凍須知有轉身玄路良久云雲開山色重重碧日落天河處處青久立珍重

上堂云諸佛出世應病施方祖師西來守株待兔直饒全提擧唱猶如鑿壁偷光設使盡令施行大似空中擲劍何故不見古人道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諸仁者且道息箇甚麼見良久云靈雲不悟桃華旨空使玄沙暗皺眉下座

上堂云三日一風五日一雨德山臨濟不勞更擧下座

上堂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云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不如曹山師云古人道則一時開道了也須知妙峯頂上有一人大不肯曹山恁麼道諸人還識此人麼若不識山僧爲儞諸人道破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火裏蝍人行步蓋嶺白眉尊者振錫遐空五天風範此中行漢地淸規西竺立道原聖地宗出千賢萬里寸艸不生時一任淸風伴明月諸仁者且道萬里無寸艸路頭在甚麼處良久云還會麼本人遙指千峯處鳥道難通翠色深下座

解夏上堂云諸佛垂教方便爲門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蓋爲衆生罪累業本迷眞流浪輪迴久而不反於三惡道互爲眷屬未得道果已前難報佛恩將力此者衆僧解夏之辰諸佛歡喜之日目連展救母之心人天赴盂蘭之會各運精誠莊嚴勝會傳大藏之靈文滅塵沙之罪垢共報父母六親各獲平安之妙樂諸仁者報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但知方寸無諸惡便是時中報重恩

上堂云古人道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作麼生免

得去良久云久立
上堂云白雲不動綠水無心優曇華向火中開無角石牛眠室臥諸佛不般涅槃祖師不來東土曹谿路上幾人行少室峯頭不見頂且道絕頂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夜來霜落處今朝日始昇下座

因請典座上堂卽心是道劃地爲牢向外馳求轉沈塵界設使善財頓悟不免南詢少室傳衣何勞斷臂直饒總不恁麼須知有日用底事諸仁者作麼生是日用事良久云諸天辨供猶閑可變造生熟事要人下座

歲旦上堂良久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塵劫來事被拄杖一時漏泄若會得去山僧走透無門若會不得當面瞞諸人去也不見道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千年谿水貴滄溟萬載靈松入雲去毗盧樓閣善財見七佛家風華藏海心普賢指一生妙果塵塵現影剎剎光明主伴交參互與佛事致使堯雲彌布舜雨膏萠星辰交換於九宮和氣淳風於萬國雖然如是衲僧家到這裏須絕消息始得直饒絕消息猶被露柱冷笑一場諸仁者且道露柱笑箇甚麼良久云還會麼拾得來相賀寒山空皺眉

上元節日上堂大衆燈連鳳翅月照娥眉高低嵩谷起淸風遠近煙霞籠秀色堯天日照舜瑞鋪雲漢明羅臺列於南郊萬德顯金光於是日致使塔籠雲漢燈耀長空萬樹呈祥千江浪涌雖然如是向建化門中卽可若向祖師門下卽白雲萬里下座

化主回上堂承緣隔歲喜歸還踏雪橫筇入舊山華果既圓無影樹白雲高臥水石閑

上堂雪覆青山空無少碧江河粉浪嵩谷平盈甚鳥迷蹤樵人斷路獸伏穴閑魚鎖淵寒萬里風生千林翠折漁家倚岸朱紫筵爐古佛家風祥光帀地雖然如是於少室峯前片片用著且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白雲覆萬里玉樹鎖千山復乃頌曰瑞色山河一色勻佛家嵩斂簇連雲松高翠重鶴停濯玉馬嘶聲別是春下座

投子山勝因禪院語錄

住上都左街十方淨因禪院傳法比丘自覺重編

師開堂日知縣捧疏與師師接乃示衆云昔日摩竭提國將此付國皇大臣今日寂住峯前再揚此令大衆且道與昔日是同是別知有者同共證明未知有者請表白爲衆說破宣疏罷

師指法座云古聖道此座高廣吾不能昇當向須彌燈王作禮雖然如是到這裏不可自生退屈何故可行即行便陞座乃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今上皇帝祝延　聖壽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知府少卿羣邑諸官僧長祿壽又拈香云此一瓣諸人還知落處也無恭爲郢州大陽山明安禪師和尚師遂趺坐靈泉長老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云大衆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況五目不覩其容二聽莫聞其響釋迦掩室諸祖密持雖然官不容鍼有疑請問僧問若據宗乘學唱木泄不通把定放行皆由作者今日第一義中和尚如何唱道師云萬里清風來岳面一輪紅日照西乾進云恁麼則風行艸偃水到渠成也師云尊官在此進云這箇猶是賓主談總不與麼以何爲道師擊禪牀一下進云猶是這邊事師云且禮拜著進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便禮拜師云猶自口喃喃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爲羣生今日朝宰請師當爲何事師云日月無私照乾坤瑞氣生進云恁麼則禮拜謝師恩師云却是僧地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會中還有聞底也無師云雲生嶺上水出高原進云恁麼則一句超今古人天盡已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師云也是齋後鐘師迺云莫坐白雲休眠青嶂直須枯木華芳冰河燄發旋風不滯觸目皆傷擬議之間徒勞進步到這裏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諸禪德作麼生是承當底事良久云潤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謝詞不錄）靈泉長老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本路巡檢兵士問云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沈獅子住如何是其中事師云月到中峯頂松羅萬像分進云恁麼則寂住千峯秀曹谿一派深師云須知強將下無弱兵進云若然者學人禮謝師云也不得

放過便打師乃云問話且止今晨四月八日是如來降生之日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大衆降生事與今日事是同是別良久云日月同輪照靈山事宛然

因西京韶山來請上堂僧問昨日嵩開宴坐忽聞詔嶺之來音進退二途乞師指示師云不恰楚國豈羨東吳進云恁麼則象王行處象子親隨師云一片白雲無定處滿輪明月共同家進云爭奈桐城無依倚何師云且莫著忙進云大衆證明也要問過便禮拜師微笑師乃云若論此事須是當人擬議之間早是蹉過所以道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向上一路怎生奈何諸禪德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還會麼千手大悲拈不起無言童子笑呵呵下座

次日謝事使上堂云若論此事豈在繁論雖官不容鍼私通車馬便有分疎分所以道靈山分座自恥何多少室虛淹是誰之過盜爲栽梧待鳳種竹引風若若無無祖承襲依舊青山帶翠諸仁者且道承襲箇甚麼良久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啼

令若字疑衍
○無疑二

爲亡僧下火　拈起火把云大衆還會麼昔日拘尸城畔三世諸佛遞相傳授今日寂住峯前依而行之大衆若也會得向紅爐焰裏活得天下人性命若也不會不免爲衆竭力良久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師答同縣十問

日月照不到處有人相逢還認得面目也無

師云早知今日事悔不記將來

三脚馬兒夜奔北天明却在日南國時如何

師云三更喫盡無根艸天曉嘶風過玉關

依倚似月方彿如環臨濟德山猶縮手百衲禪僧著眼看

師云荊山不產無瑕玉休話相如誑趙君

金屋簾垂人寂寂玉階日暖艸萋萋時如何

師云香煙散地宸苔潤鶯過南國春雨霏

若言不可說則辜負世尊四十九年靈山演法若言可說又枉屈達磨九年少林面壁未審意旨如何

師云少室山前雙鳳去鷲峯頂上鶴歸來

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臥寒莎時如何

師云雞峯雲綻紅輪滿雪鬢霜眉火裏來

我一條拄杖子走入諸人眼睛裏去也還有覺痛癢底麼

師云蕭何甘受秦家重漢嶺雲高猶問人

路僻苔侵人不到白雲深處曉猿啼時如何

師云碧雲嵓鎖重後夜月移西

會佛法者入無閒地獄不會佛法者亦入無閒地獄明眼底人看

師云鑒頭千歲石人道劒嶺西邊驛路長

谿邊魚躍桃華浪林下鶯穿柳絮風時如何

師云午夜青山雲鎖岫漸春煙柳拂汀洲

師答圓鑒五問

空劫威音那畔程靈苗叢裏幾人行跳虛失却空王印誰是知音告請明

師云萬古峯巒雲閉路幾潭中夜北辰高

碧嵓丹桂星河遠玉樹雲籠翠鳳宜春山路古人相問荊棘林中臥者誰

湛會元淨圖
自贊章作注

師云劫石苔封龕古道夜深寒塔影垂空

石牛喫盡三春艸木馬踏開萬古墳土牀人臥千峯冷枯骨聲招誰聽聞

師云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浪斗移西

苔圍紫閣簾垂靜萬里無雲月色清聖容不整絲綸化禁外如何視聽聲

師云瑞艸鋪階苔滿地天香時散不知來

古曲無音韻傳淸夜深人聽月明侵還鄉人問途中調不犯宮商是甚音

師云風吹嵓桂生層碧雨滴高崖響處深

偈頌眞贊

浮山和尚出十六題令師頌

識自宗

佛祖言時路轉乖石人語話頗同諧徒施棒喝門庭迅擬動之閒早自埋

空劫威音前別有一壺天御樓觀射獵豈是刈茅田

死中活

絕境沈機無是非江南春早鷓鴣啼皆言卽色明心

食木馬無條動地嘶

活中死

烏銜華落碧嵓前對境皆言到處傳人問西來指庭柏豈爾蒼翠嶺頭穿

不落死活

金雞日裏報春時玉兔懷胎入紫微兩岸蘆華映白鷺漁翁舉棹撥煙歸

背捨

百非若盡萬惑除對境無心物物渠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是八千初

不背捨

眞金入火兩何殊優鉢羅華燄裏敷煩惱路中誰作伴無明海內自浮沈

活人劒

黃河九曲鎭乾坤濟水穿溟透海清風起浪高船更長月分彎勢又多晴

殺人劒

劃斷機殼勢莫窮聖凡從此永沈蹤巴江迅闊人難渡一陣嚴風信莫通

平常

一周纔盡又春風野渡江濱動釣翁堤岸綠楊和雨綻近山添翠碧朦朧

利道拔生

休覩黃葉失金錢自是無宅豈後先千聖共傳無底鉢大都迷悟有中邊

言無過失

露柱拈來作木杓宅人不宜任從宅三脚蜘蛛巧不會致令王老笑呵呵

透脫

黃鶴樓畔綠條新二水三山閑景橫南地瘴多炎氣盛北天夏雨凍成冰

透脫不透脫

東山西嶺閑紅靑云言答話有其門跳得南堆北阜坐到頭不解跨崑崙

靈山分坐顯仁風少室傳芳續燄同功不浪施直到此本來祖意豈西東

靈音堂藏作 衰

降句

提撥言來路八千回頭顧望滿家憐立碑荒野無人識空對悲風艸色前

方人圓

鐵牛幾度過新羅蹈斷千谿萬道河欲會方中入圓句牧童橫管又披簑

辭浮山和尙

須彌立大虛日月輔而轉羣峯漸倚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谿洞簾卷金鳳宿龍巢宸苔豈車轍

五位頌幷序

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悟迷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旣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墜虛凝迴途復妙

正中偏星河橫轉月明前彩氣夜交天未曉隱隱俱彰暗裏圓

偏中正半夜天明羞自影朦朧霧色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正中來火裏金雞坐鳳臺玄路倚空通陌上披雲烏道出塵埃

兼中至雪刃籠身不迴避天然猛將兩不傷暗裏全施善周備

兼中到解走之人不觸道一般拈掇與君殊不落是非方始妙

五位偏正謠

夜半紫微收曉霞生碧嶂鶴棲夢正成鸞舞消夕陽中峯星斗橫石筍迎春長兔懷胎入漢鶯抱鳳來聞嵓樹重雲閉谿華承露香古臺霜葉發新鳥曉來芳嶺暮烏沈去石龜出六湘泥牛眠室臥玉女行斜陽夜明簾外主不落偏正方强以偏正謠意露宗印匡

綱宗

丈夫須自立綱紀打斷虛空休問覓須彌粉碎海枯竭佛祖兩關門永閑啞人作夢莫聞言面壁徒勞引瞌睡饒君喝住九江風誰道那吒怕山鬼鳳凰不伴黃鸝起野犴那隨師子戲金輪哮吼振天威寶殿苔

生臣不立

提宗

夜明簾外星河遠一帶峯巒入漢齊雲起舊山煙色重莫天嵩碧月沈西

提唱

夜半石人走天明却來睡若人捉得著佛祖無奈儞

唱道

夜明簾外無風色無影堂前日輪黑星河轉處浪滔天月落三更辰拱北

投機

長空無雲月星河宿不列午夜鐵牛行木人把鼻拽若人會得時解共露柱說其如不會得眼裏又添屑

法身

路鬼行人急鳥沈鳥泊忙蟭蟟泣寒樹不覺引唐郎

四料揀語幷頌

奪人不奪境　路破前原艸岡分潤畔煙

奪境不奪人　景鬼江邊樹星分孤岸蘆

人境兩俱奪　月色雖來照殘燕空到春

人境兩不奪　梅柳隨春綻蓮菱入夏敷青艸初開嫩竹折野禽撩亂溯分斜岡煙作斷雲稻灣月照高原木未遮

藍關風雪徑難遁野渡求舟謁釣翁五里望遙復五里一宵愁盡一宵同

石徑春回艸不青荒塘平野月爲鄰楚山斷處皆雲散渭水河枯不到秦

春風吹谷綠苔新流水滔滔貫孟津鶯囀上林喧帝里帶煙垂釣得金鱗

四賓主

賓中賓

途中日日問行程獨困殘骸不計春家園無限風光好拋棄忙然受客論

賓中主

人亡家破士無遺目前無物告它誰且歸嵩壁青蘿下侍得盲人說向伊

主中賓

九宮不戀入坊衢弊漏殘衣甘自居水入火時君不

會金烏沈處玉輪舒

主中主

千聖雖圍不露頭衆星攢處紫微寒塔分半座紅光
現七寶輪停化外看

憶古

背來一法無生處迷去千言越轉謠釋迦曾受然燈
印還有人能記得麽

慶今

得承遺廕歸眞覺高謝空王論此心但教日用平懷
穩佛祖情塵見自沈

忘懷

方春不覺來朱夏秋色蟬鳴翠影斜夜來風急柴扉
破滿地霜鋪落葉華

解夏示衆

蒼蒼野岫動谿風興色迎秋帶露濃雲義又添千里
夢塞鴻重渡五關峯星分河漢蟾蜍冷日上長江綠
自紅木人半夜來相賀振錫天明返碧空

白雲曲

翠鎖深雲風生綠樹碧煙流水古碧高月照青山松
韻起金烏昇玉兎睡滿目千峯瑞籠翠一曲白雲今
古淸萬里和風海輪出

山居三首

疊翠日常對頗合寂寥情晴坐思殘照猶來似相迎
忽然老鼠驚憶得去年晴今算曆日來四十七箇春
爲僧所足處壽得富泉石雖然所業空免被才情役
忝曾學參禪叨以習文義如今林下居貧不能逐禮
山居頓絕緣時被林鳥喧孤坐煙爐靜月落虛窓暗
松風雁忽叫驟憶沙塞寒曉昇晉到來列翠疊雲漢

牧童

淡淡煙谿泛落華雨催樵子欲還家騎牛半夜穿雲
去一曲昇平散曉霞

白牯

露地前時懶欲牽恐分頭角踏人田如今放育淸谿
上吼斷千峯萬樹煙

擬少林懷古依法燈韻十首

少林消息事樹倒古基前月滿澄寒水風生西北天

雲濃迷古路雨過翠峯鮮早夜石牛長雙犢一飲泉
碑闕成文短風清益子長夜深霜後桂月落蕭林香
有路人行少無我計自忘西峯熊耳夢塔鎖擬難量
半夜雲橫嶺天明色幾般折蘆分大浪駕月過西灘
石虎林中嘯鐵牛火裏寒春風動枯樹華綻野人觀
古路人行少途新經往多風清鼓松韻豈幷釣灘歌
月皎從星曜山高任薛蘿幾嵩雲下嶺半谷霧生坡
無法傳迦葉履遺熊耳山往侵階地雪春去幾秋還
日晝啼猿切雲開布水瀉西峯林下寺人老古松閑
初夜雲起石猿叫西峯雨少室九年人棨無鐳中表
東鄰王老師嫌奢太多語更攜隻履回特地不相許
少林名古寺經從能幾到潤穿東嶺斜雨壞石門倒
木人夜挑燈庵地更誰掃月落淸風寒嵩松任藤老
金棺示雙足二千餘歲年少林面壁坐非定亦非禪
石人踏雪去木馬火中眠三拜伸何事一臂古今傳
澗水湛如鏡華開嵩似織高下縱千般皆荷無私力
滿目絕纖毫耳聞心不忒信定若金剛初心圓萬德
雲卷諸峯露松風似雨扉昔曾傳法地樹老宿禽歸

苔普覺錄作苦

澗月淸寒雪啼猿力漸微愧慚惶古事斷臂比應希

依古述十二時

雞鳴丑睡覺起來無可有不免披衫著布裙冷灰爐畔寒貓守
平旦寅不曾得似今歲貧自來知己杳無路空對疎窗眉皺頻
日出卯休用工夫作計較縱然瞞得西家過又被東村籬狗咬
食時辰擧頭不識何處親强開顏色告宅人殊不相惠又生瞋
禺中巳荒舍無人來到此忽有靑衣踧童來云道與師爲弟子
日南午餕飯盛來破家具休道出家受快活喫盡飢恓無限苦
日昳未勸君休著名利地佛道我鄉尙懶踏任宅人罵無恩義
晡時申設使玄悟越不親不如隨分納些些今年盡了又重春

日入酉凉兔去時休更守西山日出北山明不信須彌空裏走
黃昏戌休話胡僧坐少室到頭饑後自家饑誰信閑言閑默聊
人定亥老鼠成羣叫喚來思量無物教咬嚼與箇木枕又不受
夜半子夢見得錢歡喜死覺來摸索一文無誰知恍惚到如此

漁父二首

一泛孤舟無寸土那愁王役差門戶山映碧波浸古曲淸雲霧誰能更問佛兼祖
曉來風靜煙波深徐搖短艇貧閑興滿目秋江澄似鏡明月迴更添兩岸蘆華映

與歸宗安首座

東家消息略陳書少室峯高斗轉隅昨夜鳳銜丹桂去今朝石虎嘯長虛日添紅燄瓊枝冷月對金輪紫氣舒閑中敢布居山事優鉢華芳上苑渠

與壽陽澄座主

少林雪盡古臺無休話西來恐賺渠道覓轉令情思鬧肯來信後聖凡虛芳菲枯木迎春長紅燄青蓮入夏舒敢憑拙偈遙相報翠勢相連杉月初

與平上座

道中亡道倚攀眉默契言來豈變機須得病詞居士處自然無挂祖師衣瀟湘夜半金烏曉洛水天明玉鳳歸知音林下今相寄枯木迎威結子肥

閑述寄人

情有諸緣動心空萬事休不唯凡聖斷觸類自無求
無求方與道相宜道與無求豈更違雲散碧霄圓月迴堆青山岳翠生衣

禮三祖鑑智禪師塔

天峯來勢遠靈塔鎖雲高杖錫泉流月三分舍利輸

禮四祖大醫禪師塔

一塔雙峯下全身萬象前松寒幾度老月滿不離天靜刹師親創醫王聖主宣牛頭人不在東嶺接風煙

禮五祖大滿禪師塔

塔聳千峯外巍巍一坐容法傳四祖印衣付嶺南春

松竹師親種復生聖莫窮後夜蓮池月鐘搖江岫風

投子慈濟塔

白雲鎖不住青嶂以何收月色籠寒塔松聲半夜秋

廬山遠法師塔

八百餘年鴈塔存幾遭風雨幾逢春虎谿聲在社人散依舊杉梯長翠陰

雲居弘覺禪師塔

藥山雲嵓續洞山甌峯連翠陰塵寰青冥有路孰來往鳥道石人來往開塔鎖碧林千嶂迥碑殘明月萬谿閒如今再禮遺宗去高唱胡家繼後顛

同安第四代登禪師塔

威音程外不能尋得覩虚堂色像眞丹鳳來棲青嶂後金龍去潤碧階新塔封曉色祥風遠藤惹香臺夜月鄰九峯消息如何問參取乾坤那畔身

雙谿田道者眞堂

道存古今人何去谿水分頭帶月來嵓畔老松墳畔竹時搖清韻祖堂階

黃檗斷際禪師眞贊

百丈山雄斷際崖峻月滿滄溟兮眼暗耳聾吐舌縮項兮臨濟歸順大鼎湯中片雪蜚劫火灰心紅玉潤

投子楷和尚眞贊

寂住松寒祖峯月冷審諦慈容威而不猛星河斗轉五更前帶雪泥牛耕月影

投子淵和尚眞贊

九里山前尋不見楚江月滿寶峯西夜深雲抱龍眠路一紀松聲萬籟齊

投子證悟禪師眞贊

雲聚千峯月流四海骨藏兩地道無移改寂住層煙樹深紅輪半夜分霞彩

淄州直度山智廣禪師眞贊

道接盤山路行直度默受神約鬼虎何顧萬年松老古嵓青一月流空山岳露

洞山悟本禪師眞贊

洞水逆流雲嵓路接過嶺過谿進退自涉鳳棲林下月來時碧岫風高煙樹疊

梁山和尚眞贊

龍生龍子鳳生鳳兒萬嶺松高春風動時一衲雲收

楊廣城同安山露顯峯月

大陽明安禪師眞贊

古帆不挂無影樹生葉覆前嵓華芬嶺後半夜金鷄

帶子來天明彩鳳和雲去

舒州浮山圓鑑禪師眞贊

玉樹無棲鳳金河月未生木人來乞火半夜大陽春

禪人寫師眞求贊

忽覽傳儀殊無可相不是爲僧升合難望白雲終夜

抱嵓石月上千峯曉靑嶂

楊次公讚師眞

一隻履兩片皮金烏啼逐木鷄蜚半夜賣油翁發笑

白頭生得黑頭兒

投子靑禪師語錄卷上

卽下空登錄有得字

什麼作甚下同

何等五字爲作麼甚麼

種下有體謂悉皆直饒學能已苦誤是自成之文

有也則集作則有也

溢錄作鋒

舒州投子靑和尙語錄卷下

頌古一百則

舉思和尙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

云汝曾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爲祖云落何階

級思云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云如是如是

汝善護持吾當有偈心地含諸種云云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

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舉石頭到思和尙處思問從什麼處來頭云曹谿

來思乃豎起拂子云曹谿還有這箇麼頭云非但

曹谿西天亦無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頭云若到

有也則云未在更道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尙也須

道一半思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遮隱隱星攢處無私鎖九霄

舉藥山與雲嵓游山腰閒刀響嵓云甚麼物作聲

山便抽刀驀口作斫勢

大鵬無伴過天池獅子將兒絕後隨嵓若偏犯歸行

象集作像下同

云下集有百丈二字

麼集作山

船子下集有八問七答

路一孔吞雲萬象馳

擧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吾下禪牀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祗待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朝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憇東園一顆桃

擧雲喦初參藥山山問甚麼處來喦云百丈來山云有何言句喦云有時云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百味具足底句喦無對山云爭奈目前生死何喦云目前無生死山云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又問海兄更說什麼法喦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云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喦云有時上堂了大衆下堂次復召大衆大衆迴首乃云是甚麼山云何不早恁麼道喦於言下有省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于曲豎蹬胡家一韻長

擧夾山參船子

僧上集有座字下同

麼下集有人字

泛舟駕驗三十春擊虛竿頭活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

擧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鬧彌云我國晏然山忻然曰子從看經得從請益得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彌云不道他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

衆亡雲去與雲來渠無國土絕塵埃須彌頂上無底艸不受春風華自開

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霜云無鬚鎖子兩頭搖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常行

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蔥嶺能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

僧問夾山如何是佛山云此間無賓主僧云尋常與什麼對談山云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

開閉集倒置

則集作只

採集作

孤集作白

含集作寒

華來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曾行歸半
夜羚羊挂角月沈西

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
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無對經半年方道得語云
無人接得渠霜云道則太煞道則道得八成蓋云
和尚又如何霜云無人識得渠

古殿崇開月鎖松霜凝雲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峯
室佛祖無因識得渠

僧問九峯虔和尚一筆丹青爲什麼邈志公眞不
得師云僧繇却許志公僧云未審僧繇什麼人證
據峯云烏龜稽首須彌柱

荊山採玉卞人尋至寶無瑕絕見因鐵牛帶子蹈滄
海撞月石龜長羽翼

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山云有僧云
是什麼句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

白雲不到中峯頂滿目煙蘿景象殊一句曲含千古
調萬重青碧月來初

龍牙下集有一貶一答

方集作天

桃下集有華字

峯下集有爺字○恢下有三答二問

侶下集有者字

刈茅集作割茅刈茅

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莫亂道

國令嚴嚴提者危毫釐總動鐵輪隨心萌口應三千
里齒露言來苦怨誰

僧問龍牙祖意

石龜語話是誰聞無耳髑髏夜聽深方曉便藏無影
樹大陽雖照不能尋

靈雲見桃悟道

山前桃發故園春華綻紅枝省此身證據諸君傍耆
力笑顰雖展意生瞋煙鎖綠楊鶯囀報雨侵石筍荷
空鄉金烏放去無消息木馬嘶聲過漢秦

肅宗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

古塔涌聖迷雲籠龍鳳失香風半夜沈實殿無知識

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師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父母曠來別得奉當竭力木人半夜言莫使外人議

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否沙云儞道大唐天子
還刈茅否

苔殿重重紫氣深星分辰位正乾坤金輪不御闔浮

泉下集有處字

吾集作師○泉上有南字

過下有見字

到下集有此間二字

大隨下集有一箇一答

斜集作簡下同

南泉下集有四問三答

材集作財○暗作諳

境豈弁諸侯賓印尊

道吾與雲嵓到南泉泉問闍梨名什麼吾云宗智泉云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吾云切忌道著泉云酌然道著則頭角生異日吾與雲嵓在後架把鍼泉過再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吾乃抽身入僧堂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被人踏血殘空明月任從君自擲寒松那葉白雲封

趙州纔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僧曾到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

見僧便問曾到否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去青煙暗換綠紋苔

大隨蓋龜公案

一家有事百家忙春暖編囘艸自長東嶺月分西澗水斜殘猶自候重陽

南泉兩堂爭猫兒

臨險推人事要知求材先自露鍼錐釣魚盡說暗風勢及至風來波路迷潦倒趙州雖好手鐘鳴齋後赴

西嶺集作關西

云集作覺云此下多作事云下同○突兀作峧屼

霞下集有和尚二字○日暮作凝然經院遇宿乃取殿中木佛燒訶向院主歎起乃懸眉鬚墮落

忙集作慨

補下集有謝字○去下有三答三問師拈云到這裏作麼生道得一句得身共命一氣連枝送代云無目猶使風中盡透碧落之文○孤作空○驢作兒

時集作是

時集作兒

來遲要知大象嘉州路鐵牛鎮斷陝西關

僧問雲居弘覺僧家畢竟如何云居山好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丹霞一日經過院宿凝寒燒木佛

師拈云不會爲客勞煩主人

古嵓苔閉冷侵扉蟄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爇汀洲火失曉漁家忙自疑

畢洛浦參夾山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云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項綠衣寒喝開劫盡三峯項捧出金襴對日看

僧問踈山如何是佛云何不問踈山老漢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溟深深處聽取漁家颯莫迷

僧問重雲和尚如何是歸根得旨雲云早時忘却不憶塵生

家破人亡何處依無心無緒話求歸十年忘盡來時路暫憶些時總不知

璧集作璧

何下集有二答一問

劉集作之

棲集作樓

燋集作焦○旋作殘○冰作才○逼作諮

擧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嵓前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雲丹桂挂羚羊嵓高壁仞千峯雪石筍生條半夜霜

擧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云云

月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覷無蹤無端石馬潭中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擧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居云無立身處僧云佛事何勞居云不同興化

苔殿煙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棲不宿桃源客豈并金光矚漢天

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時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古嵓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曉帶春昨夜星河轉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僧問投子劫火洞然時如何云寒威威地

天地爲爐萬物燋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冰寒逼鬢凋

頭下集有何字師拈云然仰山與麼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麼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人點得出師氏檢解冰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道文之文

穴集作亞

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否山云悟卽不無爭奈落第二頭米胡深肯之

碧岫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

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臥良久起云問甚麼清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錟落寒灰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胡餅教云五箇門云露柱喫得幾箇教云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咄嘲竭力爲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僧問雲居六戶不明時如何居云不涉緣僧云向上事如何居云愼者不護

春到石人襯遠山鶯啼華木碧波閒須知雲外嵓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風穴初到黃龍龍問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穴云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源龍云恁麼則相隨來

也穴云和尚低聲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雪峯和尚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云喏喏峯以手斫額便歸

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餞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贈斂手適別向暮歸

舉傅大士見梁王不起公臣問曰大士見王為什麼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師拈云然安邦定亂實假良股立法明宗須憑作者投機不妙過犯彌天力用不全化風減半若據將高就下即枯木重陽若盡令雙趺即哀同萬里梁國令宅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動爭柰雙林樹半秋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山云五九盡日又逢春僧云畢竟如何山云冬去寒食一百五

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華新不因西嶠殘冰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股集作肱

者下集有然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云餬餅

祖佛超談問作家因來宜喫建谿茶重陽日近開金菊深水魚行暗動沙

僧問玄沙如何是和尚親傳底事沙云我是謝家兒

親伸端的向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版齒生毛

九年少室自虛淹爭似當頭一句傳版齒生毛猶可事石人蹈破謝家船

舉僧問仰山湧和尚如何是法身寶云百舌未休枝上語鳳凰那肯共同棲

松生嵓畔鶴停標鳳出丹山鸞弁羣面壁尚虧菴外事淨名何苦太言論

僧問雲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日裏看山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舉夾山在潙山作典座公案

座下集有二問二答

糜集作糜

纏下集有曉和尚三字

逕集作天〇屋作下〇蹤作跡

牆集作城〇底下有二個二字

老集作老

肯字二十一字集作摩竭空自掩柴門當初衲子截開限拆斷途當火焚陽集作

相逢借問衆僧糜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
轉金龍曉纏月中枝

僧問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云雞寒上樹鴨寒
下水

同別祖意問端由便將無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
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僧問投子凡聖相去幾何投子下禪牀立

水出崑崙逕接連天高地屋秀林巒禪牀略下雲山
斷凡聖無蹤海岳寒

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底

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自怱怱闢山路遠重須
去一徑長途君任通

仰山湧和尚示衆云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
是一言山以火筯插向爐邊却收舊處

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
急不覺移舟古渡昏

擧僧問首山如何是菩提路山云此去襄陽五里
僧云向上事如何山云來往不易

未集作不

塵集作主

鼯集作鷗

問路重途擬進程絲楊鷺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
說莫道當年不指陳

僧問嵩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云後園驢喫艸
師拈云寒山睡重拾得起遲

雲暗西嵩東嶺明汀洲南面起笛聲天光曉重和衣
潤鶯轉高枝柳帶春

擧僧問風穴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穴云釣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

禁殿重圍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
迴嶺暮猿啼孤月隨

擧僧問投子三身中那身說法子乃彈指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嶽收金鎖塔開紅日
像夜深人笑碧峯頭

僧問仰山湧和尚曹谿意旨如何云一鎖入寒空

重雲層砌插寒空塔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來有
韻萬年谿水去無蹤

僧問福州雲峯顯和尚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峯云
白雲覆青山僧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云絲

招徒長藥
雪嶠層層翠鎖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沖霄
漢聽曉樵人逐雁擧
僧問蘄州廣教志和尚是甚麼物學人不會志云
生在冀州
禁幄重圍苔蘚深金鈴不動侍無人誰擕瑠杖來相
問報說東園麥壠青
僧問風穴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穴云須彌南畔齊
打鼓賀蘭山上驪皮袋
親切僧伸問老翁東山謳唱北山吟弄潮須是江吳
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僧問首山如何是學人用心處云怪僧一問遲也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明
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僧問首山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山
云低聲低聲僧云如何受持山云不污染
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父昧來因祇知洪浪嵓巒
闊不肯抛絲棄斧聲

驪皮袋集作驢皮韈
祇貪集作只知〇明作名
汚染集作染污
祇集作只

鳳集作凰

僧問郢州趙橫山柔和尚如何是佛云平地望高
坡
江山歷盡幾施功方得逢人話昔同春到洞庭南壁
岸烏歸西嶺月生東
僧問九峯虔和尚如何是西來意云一寸龜毛重
九斤
等閑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眞似太親不顧火中驚鳳
息鷲宅石虎暗生瞋
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
濟便打
劍藏匣冷逼人寒擬問棲遲過嶺南更欲進前求退
後悲風千古遶谿潭
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云三人證龜成鼈
六耳同謀事可成直言方表赤心人室中燈談誰來
撥白髮童兒兩鬢新
僧問瑞嵓如何是誕生王子嵓云深宮引不出
貴異天然應有時六宮春苑少相隨星攢半夜天輪
迥燭曉東園簾靜垂

續集作曉○下有師拈云然道無迷悟注證由師不住坐凡莊殿妙行是以文殊遣去須觸登山海怍逢師市鷲禮友或刀山姪會郎祖王宮成童女童男體炎擧后彌勒彌指普賢親盼再見文殊復有何尋信知遶方知有道隙無遲不昧光縱歷滿靈妙諸仁者還知更有一人爲其麼養財不參且道是甚曜人長久云稱頭白鬚離融谷半夜穿雲入市鄉之文○照集作鑑

嚮集作滄

僧問鼎州文殊和尚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云坐久成勞

馳書繞去反恩恩一足垂關縱後蹤坐久成勞誰委悉紅爐點雪自相通

僧問上藍超和尚善財見文殊後爲甚麼却往南方藍云學憑入室知乃遍方僧云到蘇摩城爲甚麼彌勒却還見文殊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日出昇空高下周崑崙源派入川流春山雲逗風無盡雁去同南天地秋

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浦云雨滋三艸秀片玉本來輝

畢鉢岩華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峯層須知玉象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燈

僧問芭蕉情和尚如何是透法身句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僧云學人不會蕉云第三度來與儞相見

休問維摩臥病城靈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雖莫聽鶯鳴在那林

處集作起

廣集作號

僧問芭蕉徹和尚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徹云不提攜僧云爲甚麼不提攜徹云老僧粗識好惡

百歲童兒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京地識者無因敢近擡

僧問天彭如何是佛云親切不離家寂寞不當戶

白雲時映舊山靑竹鎖薄煙露幾莖虛室夜寒秋月迴雁回遙聽可三更

僧問禾山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

布毛拈處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僧問黃連和尚如何是聲前一句連云聲前無句聲後問將來

空劫前時廣路開聲前無句信人難欲窮滄溟白雲曲且看石人露半顋

僧問吉州資福寶和尚如何是古人歌福畫圓相對之

何下集有是字
陽下集有於字
云上集有笑字
壽集作慧
力集作念

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荊
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僧問益州崇福志和尙如何寬廓之言志云無舌
人道得
寬廓言時不犯舌淸風高韻碧雲斜石人貪話西峯
事不覺東嵓起霧遮
大陽明安和尙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
音云此是吳處士畫陽擬進語山急索云這箇是
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陽言下有省禮拜乃歸本
位立山云何不道取一句子陽云道卽不辭恐上
紙墨山呵呵云此語上石去在後果上碑
師拈云然道廣古今行人難度山危絕嶮登者無
因儻不發問先蹤履踐無期得入所以悟由自已
印乃憑師遞代證明續佛壽命此者窮崖問路力
盡指蹤嵓壁無門力窮進退旣金龍失水妙翅力
提別透波瀾復歸本位諸仁者正當恁麼時還知
古人退位處麼若知得可謂萬仞峯擁千波竭沸
龍宮與天界分簷鳳閣幷星辰合彩嵓松籠瑞川

到集作愁
崖集作嶄
丈下集有如何是三字○事下有丈云獨坐大雄峯七字○此頌集作巍巍峭迴出雲霄頂飲冰寒勢外遙坐偃四溟遷寵處一帶滑山高水潤
這下集有箇字○否作麼
分明集作茶匙○機作初
問下集有鼎州二字
山下集有曾下二字○集無著等十三字
齊集作時○集無著等十七字

霧艸叢不犯化門千山迴出若不知落處嵓嶠無
人問龍到滄海深
路窮崖仞問山家別指嵓西嶺近東擬進霧垂嵐色
重回頭頂見太陽紅
僧問百丈奇特事
黑風吹海浪頭高霹靂飄空吼夜濤隱隱漁燈藏古
岸截流一棹豈徒勞
舉歷郎和尙一日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擧起茶匙子僧云莫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分明呈似他當機若遇收燕
手性命難存爭奈何
僧問文殊和尙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云黃河九曲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峯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雪峯在洞山作典座淘米次山問云淘沙去米淘
米去沙[著]語云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峯云沙
米一齊去山云大衆喫箇甚麼[著]語云金鳳探香
銜不盡玉雛食藥葉長新峯乃覆却盆山云得卽

山下集有後子拈云大衆洞山慈壓道是甚麼消理染然一色乾坤淨奈山高水濶所以野人云功夫不到不方圓官語不通非香獨乃代云淌少去米滴米去沙無影長生桂經籬結子嫁大衆喫創甚麼金風採華術不盡玉雞食菜葉長新之文〇數作蘇〇山下集有和尚二字徹集作微

棒集作棒

餐集作飡

展下集有爾字

得須別見人始得後果嗣德山
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酥日月幷輪長不
照木人舞袖向紅爐
德山一日上堂云問卽有過不問又乖時有僧纔
出禮拜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麼便打
某甲山云待儞開口堪作甚麼
師拈云然禍因自起傷損它人火發內生燄飈林
獸旣險崖弄巧祇可推落洪崖放轉徹通却成反
遭受屈雖小得便宜還知德山大錯麼若知得德
山粉碎若不知得揀猶少在
金輪微動吼乾坤稍逆金軀艸臥身更欲發言來擲
問悲風吹盡四絶鄰
僧問與化軍旗急速時如何化云日料半斤餐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霜林木
迴夜深汀岸火生微
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師展手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
士石女黃梅誰共陪

化下集有後字〇去下有此字

云下集有盡字

前下集有乘字〇臥下集有投子拈云然自急須透古今皆有行窮絶處試問傍人不惜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衆塲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雖壁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爲好手逸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是乎人榜還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節甚歷寧乃云東家不了西合受殃之文〇榜集作棒〇代作待〇問下集有蓋州二字

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山云火後一莖
茆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煙燄雨難霖旱地紅蓮遮日
月無根樹長翠成陰
國師三喚侍者話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宅耳又不聾自又無處雪
幽棲和尙一日歛鐘上堂大衆纔集棲云甚麼人
打鐘僧云維那棲云近前僧近前棲便打却歸方
丈臥
鸞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擔救人
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顢頇不記時昨夜雁回沙塞
冷嚴風吹綻月中枝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云北斗裏藏身
南岳峯高北岳低行人泣涙兩遲疑火星昨夜移牛
斗照見西瞿人不知
僧問風穴如何是道穴云五鳳樓前僧云如何是

瀍集作虜

不下集有是字

喪身失命集作長途萬里

簷集作廬

宮集作時

吉凶集作凶吉

道中人穴云問取城瀍使

師拈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已問窮決悟答以提宗不常人徒勞進步何故盞向上一路千聖不游擬議之閒喪身失命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煙若砌深圍燭香人靜正當恁麽時還許人喘息麽若喘息之閒長途萬里

深宮禁殿偏重圍簷靜簷穩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舉仰山插鍬話

潙山問處少知音插地翻宅佛祖沈蹈倒立沙傍不冒免教蒼翠帶春深

僧問法眼如何是佛云汝是慧超

峨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指北邨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無鈴過得關

舉趙州勘婆話

靈龜未兆無吉凶變動臨時在下人路頭問破誰人委王老東邨務目瞋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實下集有投子拈云然諸佛不出世亦緣有涅槃佛既如是道亦如然是以從上諸聖密證此地所以然燈不付正覺自成法既無傳至今纔觸法既無得冥復何談因測稱揚虛談互觀然到此地者何必塔前相見對來拈瞎截體休出方嵐道矣既不如是困甚大廢徒頭提不起之交○聖所集作所證○本作皆

林集作休

投子下集有二問二答

峯下集有前字

於道無證所方通萬法路或明或暗行不鎭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去靑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

僧問大陽堅和尙如何是玄旨云壁上挂錢財

輕輕人問玄中事便吐肝腸說與宅木人暗皺雙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

德山和尙上堂云大衆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師拈云然雖如是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睡爭似石人眠中夜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華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舉投子月未圓月圓後話

師拈云大衆投子恁麽道諸人作麽生商量若也道得寂住峯煙雲盃地曹谿路上日月同輸若也不會山僧有頌

森下集有菜二句

塵集作見

續集作振

圜缺僧伸問老翁石龜銜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

芭蕉拄杖話

師拈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還大道長安
路莫聽崑崙敘往還

僧問浮山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山云八十翁
翁輥綉毬僧云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玄戈
甲鎭叢林山云李陵元是漢朝臣

師拈云水深魚穩葉落巢疎
月裏無根艸山前枯木華雁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

僧問浮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云平地起骨堆
嫩艸踈斜徑山泉帶碧流文僧要渭水烈士恥莊周

投子靑和尙語錄卷下終

行狀

師諱義靑姓李氏本靑社人襁褓中見佛僧卽動容
父母疑再來人也七歲捨本州妙相寺出家十五試
經得度明年受具初聽大乘百法明門論雖精究義
味知一切法無我而每念三祇途遠自困何益後聽
華嚴大經深達法界性海刹塵念劫重重無盡講主
命師就席開演玄談妙辨傾瀉如流聞者悅服至諸
林菩薩偈卽心自性師忽起立歎曰法離文字寧可
講乎遂散席爲雲水計訪長蘆福禪師蔣山元禪師
一時名重尊宿機緣不契時浮山圓鑑遠禪師道價
滿天下師徑趨法席値遠退休會聖嵓因夢獲靑色
俊鶻曉見師扣嵓禮謁遠笑云吾之夢子應其祥矣
遂留別嵓看外道問佛因緣專令寂默離念自照師
一味滅情見解會向空劫已前體究凡三載未能自
省一日遠曰汝記得話頭試請擧看師纔擧遠急以
手掩師口而師豁然大悟通身汗流尋卽禮謝遠云
子妙悟玄機邪師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時資侍者
在傍云這漢今日如病得汗師云合取狗口自是遠
方痛下毒手烹煉又經三年遠曰曹洞宗風實難紹
學吾參七十餘員大善知識無不投證末後見郢州

大陽明安禪師凡數年方默契而明安以皮履直綴付囑然吾以先有得處不敢昧初心以實告明安若老師尊年無人繼嗣即某甲當持此衣信專淘擇大器以爲劫外種艸庶正宗密旨流化不絕明安忻然許之曰它時得人出吾偈以爲證偈曰陽廣山頭艸憑君待價焞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末又批云得法後潛來十年方可闡揚今子應先師密記乃眞法器也吾今以大陽眞像衣信識偈付囑於汝汝當續大陽宗風吾住世不久宜善護持無留此閒遂送登途師廣歷諸方徧禮祖塔至廬山慧日周閱藏教熙寧六年復還舒州太守楊公欽慕碩德郡人亦仰師高風具禮勸請住白雲山海會禪院師默照機緣成熟遂卽授命追惜治平元年得法至出世時果符明安十年之讖師鋒銳迅高宗旨妙密離念絕學非情識所可擬自住海會八年移席投子復四年唯破衲弊衣寒槁冷默忘緣寂照坐臥如竹木而家風蕭條無可越向昔投子開山慈濟禪師受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忽郡人命工飾其塔爲碼磁色未幾師來人皆疑師爲慈濟後身投子素艱水而師住後有甘泉涌出汲之不窮太守賀公榜之爲再來泉題詩云能嗣師音者名爲師再來元豐六年四月末示有微疾移書告別郡官檀信至五月初四日盥沐陞座退而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跏趺而化山色晝昏岩風號作鶴唳香滿谷收五色舍利靈骨以閏月二十三日塔于院之西北三峯庵塔後有芙蓉一株是日數十華盡發亦可異也俗壽五十二僧臘三十七嗣法出世者十餘人如道楷報恩相繼住隨州大洪而 聖天子欽重道德皆被 詔唱道都城宗風大振然師之法子法孫星分碁布以洞山門庭峻高得者如大死人而氣息俱盡非髑髏無識莫能知之謹以實狀刊錄後異苗繁茂之句如呼谷照鏡虛明絕朕任運之應不可得而名邈

重刻投子青和尙語錄後序

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古今宿碩學唱投子語者不少然予未覽遺名拾實者且物多相類而非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本邦舊之有投子錄者上堂法語纔十數則耳亦訝疑象類玉也予先有梓行謀而就居京師偶訪伯映禪師於北野輿聖茶話次師出投子語錄告予曰公重綬此錄洞門以爲榮云爾也予得之而耕抃樵呼疑瀆訝塞於是乎珍敬懷抱之歷載于茲頃日道明禪者愛夫愈久焉將蠧絕失其眞而負任儋荷勘挍既成方謀災木而之京師一日來請予之著後語予曰大小大野哉言乎斗南誰言之乎人皆仰之若斯錄亦何敢以闇然矣是以爲序文云

享保九年焉逢執徐秋重陽日

前住大雄沙門釋貫徹廓門叟漫題

跋

總持無文字豈以言語求道文字顯總持離文字更無法非總持非文字好高著眼此錄者遠祖投子和尙無舌解語也曾瞋啞于破簡蠧紙之裏無聞者已舊矣道明禪者偶得此錄於古刹中拾如得末尼珠歡喜舞蹈而不暫措唯憂他後再失其傳災木以垂有永可謂勤矣挍考已畢請使山僧記年月不得辭書以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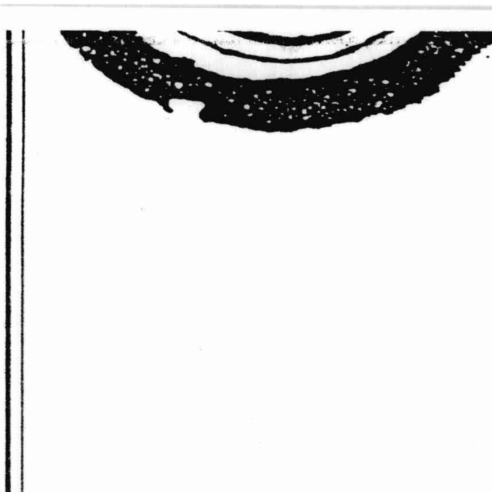
享保九年十一月吉旦東都蜃樓居主人題

夫道者天地之大器而法自然者也自然者天之道也自然之者人之道也夫人自然則無心于事無心于事則無事于心無事于心故佛是無事人然而非事無事爲無爲直使人百尺竿頭進一步萬仞懸崖打跨跳轉凡作聖變鐵成金尋常舌頭無骨笑裏有刀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心傳心將錯就錯佛佛授手祖祖締眉西來正嫡大陽宗風唱于當時者以有師在也于茲大雄東堂廓門徹公和尙珍藏此錄已尙矣這回一日被示予則拜閱焉遍體汗流不覺歎息豈量乎千里之外六百年後覽此錄矣卽以爲重剡日本焉弈乎千載蓋原本全稿者其孫淨因覺公之所編集也所以予不增減片言隻字唯爲學觸之

說題其尾耳然三篇之誤哲人察焉於時

享保歲次甲辰孟冬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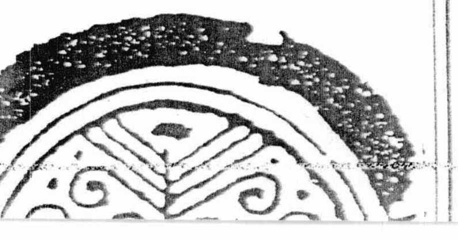
不肖後學道明謹書於江府桃雲精舍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

宋・薦福承古　撰

文智　編





前序

靈源叟　惟淸

禪師卽所謂古塔主者也淨行無垢孤風絕攀名重當年誠非虛得垂機接物深指悟中語直標宗世多參究然判兩篇自已列三要三玄類聚因緣品題緇素與夫不見雲門而公稱嫡嗣情猜之士或致譏評是猶循器定空刻舟尋劍親逢大藥反益沉痾儻善退思歷然神會則知彼上人者豈徒然哉禪者道宣竦聞通辯請將其錄鏤板流傳仍乞斯言爲之冠引

實紹聖四年中秋日也

雲門村叟妙喜　宗杲

禪無傳授可傳授者教乘文字先德語言而已非心之至妙也其至妙之心責不越一念而契證苟如實契證則教乘文字先德語言無少無剩皆此心之妙用如析旃檀片片匪異故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萬世不易之論近日叢林謬妄說法之流不信有妙悟而專事教乘文字先德語言尋章摘句狐媚學者傳襲以爲家寶或以隻履西歸之話爲末後大事或以五位功勳偏正回互爲箕裘各立門戶各秉師承謂之宗旨觀斯之說何異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炎丘火流燋邑滅都群虱褌中不能出此之謂也臨際曰有一種不識好惡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把屎塊子口中味了却吐過與人三復斯言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嗚呼安得此老復出爲後進針膏肓起癈疾乎

古禪師語錄

豫章參學門人　文智　編

皇宋景祐四年丁丑歲十月初三日知郡待制范公躬率四衆就芝山迎師歸本院師陞堂據座不語安國長老乃白衆云當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衆猶不退　師云安國和尙適來已是郞當不少老僧不可向土上加泥大衆更莫久立便下座

是日晚參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學人上來請師

垂示　師云金剛草鞋進云恁麼則退後三步　師云酌然千萬里問人天交集四衆臻臨如何是和尚爲人底句　師云淥水泛清波學云點　師云過學人撫掌　師云退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意如何　師云乾柴濕穀學人便喝　師云紅焰炎天復云衲僧相見不涉言詮爭奈俗士在筵又須開一線道然雖如是且作麼生辨明直饒見得諦當分明在俗士分上即得衲僧分上天地懸殊大衆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試道看莫道錢是足陌莫道地肥茄子嫩若作此見解與俗何殊若不然者且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久參先德不在言之後學初機直須子細不勞久立珍重

檀越請晩參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　師云黃泉無老少　進云春來草自青　師云聲名不朽進云若然者碧眼胡僧也皺眉　師云退後三步　學云苦　師云吽吽

問人天普集佇聽雷音學人上來請師垂下　師云光陰似箭　進云一言纔剖人皆委香煙起處盡沾恩　師云古人有言學人便喝　師云瞎　學云放過一著　師云人天大衆前放你三十棒　師乃云自從行脚以來未曾似今歲被人逼令住院開堂作長老此是衲僧第一不著便處從今以去被人喚作長老或喚作善知識大似被他劈面唾相似又被俗士請令晩參不免爲佗說佛說法或則毁佛謗法可謂剜肉作瘡笑破衲僧口諸多俗士也須抖擻精神莫受塗糊指註日晩各請歸家珍重

上堂僧問一人探頭一人下喝此二人相去幾何　師云三更半夜　進云龍歸滄海鳳反丹山　師云北斗下燒香　問臨濟竪拂學人起拳是同是別　師云訛言亂衆　進云恁麼則據令而行也　師云天涯海角　學人便喝　師云吽吽　問曲調已成還許學人斷和也無　師云官不容針　進云果是伯牙才　師云自家看取　學人撫掌三下　師云三十棒　師云衲僧面前難爲啓口假饒發一言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須彌倒卓海水沸騰猶是野狐精業然雖如是也須見到始得若也於此不明便

見物類千差自佗能所愛憎嗔喜生死遷流所以古德云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

至初九日開堂范公自作請疏云

伏以無心爲宗非一毫之可立有言卽病徒萬法之强名然則病非醫而曷求宗因師而乃證古師和尙淨行無垢孤風絕攀法鼓一鳴有聞皆聳神珠四照無隱不彰群願斯歸正乘可示大衆瞻仰卽同如來謹疏

龍圖閣待制知饒州軍州事范仲淹疏

讀疏畢師告衆云山僧蒙郡侯堅命此日可謂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大似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便陞座拈香云且道這一瓣香爲甚麼人山僧初行脚時先參見大光敬玄和尙這和尙坐在荒艸裏後參見南岳福嚴寺良雅和尙這和尙又只是箇脫灑底衲僧這一瓣香不爲大光和尙亦不爲福嚴和尙大衆記取唯有韶州雲門山匡眞大師稍較些子這一瓣香且爲雲門山匡眞大師燒也於是趺坐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大衆維那如是咨白大衆還甘也無何以若據大衆分上假饒諸佛出世猶是自護祖師西來誑惑庸小自餘之輩不在形言若也談玄說妙大似含血噀人問答往還如同魔嬈禪德大衆面前作麼生下口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理出百途曲爲下機有疑請問　僧問猿抱子歸靑嶂後鳥啣花落碧岩前此是夾山境那个是薦福境　師云莫　進云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莫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筵略借看　師云莫　進云豈無方便　師云莫　問大善知識出世將何爲人　師云莫　進云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　師云莫　有僧纔擬伸問　師云問話且止直饒問得答得與道懸殊大衆似此問話數箇闍黎總未有箇出家眼目在若有出家眼目一萬里外聞有善知識出世洗耳攢眉拂袖遠去爭肯來這裡五體投地問箇如何若何仁者還知道大衆各各自己分上是箇甚麼門風是箇甚麼體格直得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鎖口有分若能如是明見得佛之與祖如同夢幻空花聞甚深法門也似風聲谷響自己穎脫獨拔猶

開法界有情齊成正覺豈不是大丈夫漢豈不是眞
出家兒是事且置以某累德不高向道非遠雲山遁
迹歲月縻顏伏承
知郡待制　提點度支諸位官僚寵錫文疏令開堂
演法所生均祉上祝
今聖皇帝山嶽爲壽日月齊明文武官僚高登祿位
諸院尊宿僧正名員泊諸檀信元相輔會敢綏數宜
久抑尊官伏惟珍重
上堂自從入院諸多俗士請令晚參只可隨時施設
俯就機緣若據山僧見處自是一家何以爲早歲遊
方參見第一等尊宿或則學經學論說色說空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乃得天地同根萬法一體卷舒萬象
縱奪森羅諸事攙然一切成現或說向上關棙透過
法身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斯
明得便是箇灑灑地衲僧不依倚一切純說乾曝曝
地禪凡有問來更不答話或說全體作用法令雙行
主賓縱奪照用縱橫三年內一時被老僧參得以爲
祖道眞規後來自家覷破總是鬼解螢光上祖門中

以爲毒藥如今四海大行所以祖席荒凉道流閒閴
仁者直須著忖莫受塗糊但據當人事是何道理珍
重
上堂口是招禍之門舌是伐身之斧若有衲僧出來
將老僧拕下禪床爛毆一頓豈不是與衆雪恥也許
你具一隻眼如今擬在這裡叉手立地遞相鈍置有
甚麼了期珍重
衆會齋上堂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祖祖相傳佛
佛授手凡聖平等不假外求萬德圓明豈勞修證山
僧此日覿面相呈悟之便登佛地不歷階梯迷之背
覺合塵枉入諸趣迷悟自有差殊此法本無增減久
參達士同共證明後學初機有疑請問　僧問承和
尙有言覿面相呈如何是覿面相呈事　師云莫
進云喏　師云莫　進云喏喏　師云莫莫　有僧
纔擬伸問　師云問話且止與道懸殊若據諸人分
上具無礙辯尙沒奈何擬心則差豈況更形言語來
生流轉不息蓋爲有心若得一念心不生與佛齊肩
定矣天上天下絕是最尊巍巍堂堂十方獨步隨機

赴感靡所不周故號無緣之慈亦云不請之友未得如此墮在邪途珍重

上堂皷聲纔動大衆已集却令山僧無下口處莫怪古人道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何以假饒說得擲地作金聲在諸人分上了無交涉大衆欲得親切麼自家道取諸人作麼生道未開口以前却較些子纔開口皆是自謾莫見恁麼說了便出頭來禮三拜或揚眉瞬目拂袖出去或則下棒下喝轉沒交涉除此外作麼生道這裡若道得亦不虛出家行脚方能紹隆三寶若道不得直須出家珍重

師早參示衆云大衆霜寒不勞久立珍重

結夏日上堂止持作犯爲初機禁足規繩則可知若是吾曹門下客林間相見不揚眉

上堂大衆雲門匡眞大師如今現在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便是山僧同參見麼見麼此事直須諦當始得不可自謾且如往古黃蘗聞百丈和尙擧馬大師下喝因緣佗因茲大省百丈問子向後莫承嗣大師否黃蘗曰某雖識大師要且不見大師若承嗣大師恐喪我兒孫大衆當時馬大師遷化未得五年黃蘗自言不見當知黃蘗見處不圓要且只具一隻眼山僧卽不然識得雲門大師亦見得雲門大師方可承嗣雲門大師只如雲門入滅已得一百餘年如今作麼生說箇親見底道理會麼除是通人達士方可證明眇劣之徒心生疑謗定矣見得者不在言之未見者如今看取不請久立珍重

上堂大衆朝晩雖然聚集且無言句教諸人領解亦無言句教諸人參亦無門風教諸人施設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免諸人取次承當未得謂得緣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往日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莫若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佗雖親見雲門只悟得雲門言教要且不悟道見性何以知之且如僧問鑒和尙云如何是提婆宗鑒云銀盌裡盛雪又問如何是吹毛劍鑒云珊瑚枝枝撐著月又問佛教祖教是同是別鑒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鑒和尙云我下此三轉語已報雲門恩了也後來更不與雲門設忌齋大衆雲門分明道此事若在言句一

大藏教豈無言句又云饒你問得答得只贏得口滑去道轉遠作麼生下三轉語便道我報雲門恩了也可謂埋沒上祖錯指後人遂使兒孫承空接險從錯至錯例皆稱提言句以爲向上極則事大衆若據言句中事如螢火之光諸人分上如百千日月大衆嘗於言句中得入者快須吐却於自己分上點撿看是何道理珍重

上堂云橐病不假驢駝藥便下座

上堂彼此出家人且作麼生是出家眼如未具出家眼且依佛了義教莫依不了義教如何是不了義教談因說果有聖有凡福慧二嚴闕一不可此爲對盲俗說爲佗不知有出世之道且令修禪學慧免佗失却人天二路若是我沙門釋子不可依從被福慧繫在生死界中如長繩繫鳥是無有脫期如何是了義教福不可作慧不可修只要諸人見性悟道若要見性悟道一切佛法不可學三乘聖行不可修福不可作慧不可學所以道一切無心道合同自己一身解脫猶閑法界有情齊成正覺亦能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乃至十方世界皆成珍寶也則不難何必努神結緣作福莫怪說如此事山僧早年行脚所見尊宿皆言我不答話純說乾嚗嚗地禪又云福慧不可闕後來覷得破了洎合被佗賺過一生所以山僧在衆裡不教人學佛學法不教人作福持緣然雖如此百千人中無一人肯信爲佗無出家眼根器淺薄信之不及所以佛云薄福尠德人不堪受是法聞必不敬信若信得及紹隆得三寶一切衆生皆有解脫之期若信不及永劫受殃莫言不道珍重

上堂初心後學還得出家也未若也未得出家且須持取齋戒如何是持齋戒擬心是破戒得味是破齋刹那闕漏大難出家珍重

上堂三世諸佛出現世間讚歎諸人不及山僧若更開示指南大似壓良爲賤然雖恁麼道只如大衆有甚麼長處知得麼撿點看不請久立珍重

上堂行脚人面前說箇甚麼即得何以十語九中不如一默然雖恁麼道大似斧斫了手摩挱若更待山僧開口可謂灸瘡瘢上更著艾炷各自下去

上堂曹溪路上即不問且道兜率內院慈氏如來共文殊對談何事還見麼還聞麼直饒親見親聞猶是兜率內院事且道曹溪路上作麼生試道看莫道是久雨蔓蒿長莫道春來草自生若據如此正是鳥道羊腸未夢見曹溪路上在久參先德不在形言後學初機切須子細不請久立珍重

施主設齋上堂欲知佛性義當觀明節因緣且如今日勝會是事擬然一切成現且道成得箇甚麼邊事要會麼法本不然豈其然乎於斯了得便是海印發光到此不明可謂塵勞先起奈何法本無私見有差別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出家人見之是箇甚麼儻明此理乃可取食若昧斯宗難爲消受已得者不在言之未得者快須了取珍重

上堂大衆諸人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有箇甚麼事還知麼三世諸佛向十方世界覓諸人不得六道四生亦覓諸人不得三乘聖位尙亦覓諸人不得擬喚作一物又不堪說似一物又不得不禁何了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然雖如此亦是名邈彫鐫與諸人分上天地懸隔諸人既若此此何用參請何假修行當下便休猶是鈍漢若是擬議□□自欺珍重

上堂大凡參學但且扣已而參體取本來無一物體取目前亦無一物一一體取了表裏盡情已見亦亡便謂之忘已之士所以古人道而今天下忘心能幾人如此之人最難得千人萬人學無一人兩人得未得如此但且忘心息見如愚如癡一二十年守取一悟珍重

上堂出家人論實不論虛所以佛云既得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勿貪世榮忍飢耐渴志存無別事也珍重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珍重

上堂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珍重

上堂衲僧面前有甚麼相瞞處直饒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靈龜未兆時設使釋迦掩室於摩竭蓋爲下根下器淨名杜口於毗耶□□不肯直饒不肯也是狐假虎威下座

上堂大衆山僧今日將三世諸佛所說之法一時擧似大衆了也更不欠少一字不得嫌山僧急性蓋緣俯爲下機直饒仁者於一言下得諦當分明說得如雲如雨咄這喫野狐唾唾底餓鬼莫向衲僧門下過打公腰折莫言不道下座

上堂諸仁者一等參學且須辨取是非若也取次承當便是一生虛過近來行脚人例皆以天台華頂南嶽石橋將爲向上一路多少錯認此是暫時行履處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又說徐州麥飯鎭州大蘿蔔頭以爲灑灑地衲僧千足萬足莫錯承當此是非時之食誘引童蒙止啼之義在衲僧分上謂之雜毒食若也未得其趣更莫沾唇若已得其趣快須盡底吐却儻有纖毫在心便是虛生浪死珍重

上堂除非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期無了期參

上堂諸上座行脚當爲何事若要知見明白了達世出世法多知解會問答與天地同根萬法一體認得法身法性速往諸方學取若要透過法身會得向上關棙言無展事語不投機凡有問來更不答話做箇灑灑地衲僧不依倚一物亦請速往諸方學取直饒一一見得與諸人本分事了無交涉所以老僧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是諸方有語句文字教諸人用心學得若是山僧此間不立文字語句用心學不得無你接泊處四方學者望涯而退若要見本分事便須一切佛法不用學一切言句不要參罷却學心忘却知見如枯木石頭有少相應之分若不如是與道懸殊珍重

上堂良久云劒去遠矣徒勞刻舟珍重

上堂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結舌有分知有者善自保任未知有者不休何待參

上堂丈夫各有冲天氣莫向如來行處行向甚麼處行卽是諸仁者出來對衆道看莫道是趙州南石橋北莫道是天台華頂華嶽三峯莫道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若據如此見解大似猛虎入穽俊鶻投籠自取滅亡非佗人咎且道作麼生是衲僧行處珍重

上堂大衆昨日施主齋會僧道威儀濟濟俗士禮樂鏘鏘供養撩然香花羅列如此一筵勝事且道今日

甚麼處去也若知得來處即知去處方不被因果所拘於諸法中而得自在汝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汝若向火湯火湯自消滅方能放蕩逍遙有何罣礙若也未了萬法所拘無由解脫可謂業識忙忙觸途成滯若遇惡境現前如何消遣古人道努力今生須了却莫教永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良久大衆不散師云做甚麼不可須待惡水潑那下去

上堂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衆纔集云喫茶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珍重便下座有時上堂衆纔集云歇便下座往往常用此時節因緣衆人罔測津涯後來恒和尚作一頌頌此三轉因緣云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云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它三度上堂時節恰似箇好人後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文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雖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註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贓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叫屈然雖如此諸仁者若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瞞頇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珍重

因臻和尚大祥齋次上堂古人道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知心且置還端的識得天下人也無如臻和尚遷化已得二年我道如今現在識得麼若也識得臻和尚非但天下乃至三世諸佛一切賢聖只向這裡一時識得見得還見得麼直饒一時見得識得在衲僧分上也只是螢火之光然雖如是亦須是見到始得何以若也不明此旨便有聚散離別之憂生滅斷常之見珍重

上堂古人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恁麼道廬山五老峯還聞也無趙州石橋何不出來通箇消息直饒你出頭來也是猢猻繫露柱不請久立珍重

上堂三世諸佛亦如是一切聖賢亦如是大衆亦如是山僧亦如是且道是箇甚麼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珍重

上堂祖師門下故是不容衲僧面前是何道理然雖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參

上堂大陽門下不假然燈衲僧面前那堪開口所以釋迦掩室達磨緘言若到薦福門下放過則不可扣禪床一下參

上堂爲敢觸忤上流蓋緣曲爲下機然雖如是圖佗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參

上堂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復爾若了虛空故是達眞如理此是上祖家風後來兒孫不能繼嗣蓋緣易會難見舉了便會了謂之隨語生解亦謂之依通亦謂之鶻子解會不是親證親悟所以疑情不息蓋爲無本可據業識忙忙自生異見云我不入這解脫深坑又云向這法界走有甚麽了期何不覓箇出路裏又云自有向上一路事或云自有透脫一路如何是透脫一路玉字鑰匙賓鐵打或云驢揀濕處尿或云春草綠濛濛將上祖門風却稱提言教以爲極則謂之輕心重教弃本逐末如犬趂塊百十年來例皆如此雪峯和尙云祖師滅了也被你而今人埋在荒草裡若於上祖門風得入如百千日月度盡法界一切衆生若於言教中得入如螢火之光自救不了何以乾慧不免若轉諸仁者一等是學離却文字知見參取自已事所以佛教祖教如生冤家始有少許相應分且道作麽生是相應底事珍重

上堂皷聲纔動大衆皆集直得三世諸佛異口同音爲諸人演唱可謂法無不周義無不備事無不顯理無不彰諸人還見麽還聞麽若見現在諸佛若不見未來諸佛則法有斷常佛有生滅云何佛言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然雖如是須是見到始得不取汝口頭辨學之不成須是悟之於心形之於言故云如證而說一言一句是眞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若也見不到凡有所說是大虛妄自誑誑佗爾後拔舌犂耕定矣此之法門在祖師門下雖是淺近知見出家人若見不到謂之生盲生聾華嚴會上判爲餓鬼雖在河邊而不見水設有見者皆成猛火或爲膿血何以是諸人分上事全在日用中若也見得全同諸佛無漏智用若也不見

便是凡夫顚倒妄想故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外爲聲色所衒內爲見聞所惑可謂業識忙忙如何報答四恩雖然學得佛邊事亦是行脚人錯用心豈況世間之法一朝四大相違悔將何及出家人受父母返拜人天瞻敬不達出世道可謂虛沾信施濫膺恭敬莫敎閻老斷自已意如何參

上堂行脚人面前難爲啓口說箇不於佛求不於法求不於僧求俯爲脫白行者直饒毀於佛謗於法不入衆數猶是祖師門下掃灑之徒直饒坐斷世界函蓋十方身相圓容互爲主伴該羅萬有周遍含容雖是圓宗極唱祖師門下以爲弄影之徒是故老僧云三世諸佛仰望不及天下祖師結舌有分諸仁者若肯未具行脚眼在若也不肯亦未具行脚眼且道作麼生是行脚眼參

上堂夫出家人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用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道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

上堂大衆夏將欲末空劫以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也未得相應爭奈永劫輪回何有甚麼心情學佗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慧辯過人機鋒迅速只是心不息與空劫以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回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回動經塵劫何不休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以後佛也不奈你何參

上堂佛佛授手祖祖相傳善自護持無令斷絕參

上堂此來法歲將滿且喜大衆安樂自慢院門寂寞更希以道爲懷然出家人終不以利養爲務故云出家弘聖道誓度一切人古者爲三緣故出家第一爲自已輪回生死二爲紹隆三寶令佛法久住世間三爲六道四生皆令解脫所以割愛辭親弃其榮貴乃至捨國城妻子象馬七珍出家弘道此之三緣是出家人重任出家人分上事餘人不能成立看見近來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

出家人那箇憂著自家道力不充忘機息見那箇欲紹隆三寶如實而修那箇欲誓度有情不惜身命若不爲此三緣出家無益可謂上負四恩下辜三有設欲自利利佗須會修行始得若也用心修行或則墮在邪宗或入三乘聖位皆非究竟所以常勸諸人且於空劫以前體取當人自會修行去若要體取空劫以前自己事直須休心若得無心輪回永斷若得無心卽是佛佛卽是法法佛和合名爲僧當體卽是常住三寶虛空有變此法常存故知無心方能延得佛法壽命若得無心照見法界衆生齊成正覺度一切有情於修行門中休心最爲第一所以三世諸佛皆於無心路上方得見性任你經三無數劫修六度萬行終不見性若得無心始得悟道故知無心是三世諸佛所行徑路今時出家人莫學佛法但學休心卽是行諸佛路參

上堂此來法歲已圓諸上座若到諸方有人問薦福和尚如何上座作麼生通吐莫道庚午生人今年七十一麼莫是道行時脚踏地坐時頭戴天麼莫是道或則說佛說法或則毀佛謗法或時爲人解纏縛去粘膩成箇灑灑地衲僧不依倚一物麼莫是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莫是無你下口處麼莫是道問聲未了攔胸硬掌拂袖便行麼若如此通吐總未見老僧在且作麼生通吐若見得老僧對衆道看良久云對衆若道不得忽到諸方莫道見老僧來珍重

小參語錄

師因入室次云日來爲兄弟說話次見佗說箇唯心底道理說得一一總是眞箇說得理構十分恰到問著佗方世界事總說不得當知卽是意會諸上座此箇事須是悟始得若是佗悟底人吐露箇消息也自不同你意會底人說話有甚麼交涉不見水潦和尚問馬大師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馬大師攔胸一踏倒水潦從地起來忽然大省云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端上便識得根源體性去看佗悟底人吐露箇消息直是不同諸上座有時見兄弟來說箇道理圓陀陀地及乎問伊佗方國土事並不知諸仁者古人分明向你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何得不會又

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乃至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皆不出你自心諸仁者何不將每日緣馳世間雜事底身心體究取這般事諸上座此箇法門却許你用心體究得何以故此不是道最是箇淺近底法門多見兄弟見得這般事了便休去暨箇甚麼在然雖如是出家人若此事不明去佗出家大遠在若覷得此事身心也自然漸得停息何以不被外境所惑若是得悟入底人說甚佗方世界事乃至三世諸佛一切聖賢總向這裡識得見得三世諸佛所說之法總向這裡見得未說之法亦向這裡見得見麼見麼所以雲門和尚云南有雪峯皷山盤山和尚北有五臺文殊趙州和尚諸人要識麼只向這裡識取見麼諸仁者是箇甚麼道理此事千經萬論說得多少分明須是用心體究始得然雖如是假饒悟得識得向衲僧分上還得也無只作得箇祖師門下掃灑沙彌童行若望衲僧天地懸殊所以雲門和尚云直饒捻一毫端盡大地一時明得衲僧門下天地懸殊諸仁者且道衲僧具甚麼道理還委悉也未所以有時常勸兄弟

自已事如未明白且莫學佛法不怕總不會去則恰好無你用心處無你强爲處況老僧這裡說得話且與你諸方不仝兼也淡泊無滋味無可齩嚼至今難得兄弟千人萬人中覓無一人肯若是見佗肯底人終不要人說纔知有此事直下便休更不與你打交涉心如鐵石去此是本分衲僧不挂唇吻那裡與你一問一答佗自知無益任運如此終不强爲有時見參學兄弟皆言爲生死事大總擬學此事那裡學得成學者轉遠去無非是息心若一念心息更學甚麼道無心即是道若擬用心學道有甚交涉所以古人道忘機即佛道隆分別即魔軍盛諸兄弟若肯去但學休心別無學處從上佛之與祖皆從息心而證出三界如今諸兄弟若一念不忘六道輪回動經塵劫總未保在何以無始以來至于今日只爲你這一念心不歇所以不與道相應諸兄弟如今既得在袈裟之下快須努力自家著眼看是箇甚麼道理今時學者例皆於言句曉夜用心與道相乖如今諸兄弟但學休心不取你口頭辨直須如愚如癡去似初從胞

胎中出來相似第一莫記一箇字在心始得今時學人不似佗古人纔知如是便恁麼去一向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去你如今人並不以此爲事如何得大事相應諸兄弟若肯去便恁麼行持若不肯如今諸方禪道興盛急去學取抄取我這裡無可與你把捉亦無一言半句與諸人作解會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免諸人墮在邪見中有時常苦口勸諸兄弟大事未辨且莫錯用心且體取空劫以前事直須是休心去如今教你諸人休歇去也是大難底事此也須是上根上器底人始得如今若有一人肯恁麼休歇去老僧堪伏事佗只如千人萬人中無一人肯諸上座若有一人肯恁麼去不消你五生七生便能度得法界一切有情亦能化身五億同時於微塵剎土世界隨所化現度脫一切衆生恁時也不消得你開這兩片皮爲佗說法有情衆生合聞法者自然聞法當時解脫豈不是出家人及事處然雖如是用心學不成皆是息心自然得底事如今若有一人忘心息見去可以延得佛法壽命令佛法久住世間後人也有可依倚也令他學道人知有正因且如老僧自前在衆裡三四十年到處尊宿會下例皆推窮言句或說照用縱橫後來自家覷得破了如此之類在衲僧分上謂之雜毒食險被賺過一生所以老僧在衆裡不教兄弟學事縱有知見解會到這裡切須淨吐却始得若有纖毫在心便是虛生浪死諸仁者一等是學更莫有疑這裡說話必不相悞直如一息不來底人始得直如一塊頑石頭去始得諸上座你見頑石頭麼有甚麼解會出家人若不如此擬學佛法天地懸殊如此出家有甚麼利益自救不得爭能利益佗人若據諸人自己本分事焉教老僧說得著生心動念自乖法體各各本有底事一切具足不少欠一法又更來老僧這裡叉手立地要和尚爲我說佗古人那裡如此爲人經冬過夏無一兩度上堂是佗兄弟知有底亦不要佗人說自會行持此謂之休心上士歇意高人堪爲佛種諸仁者此非小緣莫非佗知有從上來底人方能如是傲慢之徒難爲成立任你學得八萬法門百千三昧總不濟事所以道乾慧不免苦輪

甚麼向

到這裡不取你口頭辦。諸上座。更莫諸餘老僧勸你不如休歇去。但十二時中。一切無心去。如愚如癡去。諸仁者。從佗人道你自辦大事。莫管佗人長短是非。一切時中東西不辨。觸淨不分。甚後佛也不奈你何。老僧雖然與諸人說多少。自瞞明眼人。看見是甚麼道理。然雖如是。未免拖泥涉水。為諸人說路布。假饒你聞老僧一言。便大省悟去。還當諸人自己事也無。總未識得情識意會在。皆是言句中作活計。與你自已本分事了無交涉。如弃百千日月。以著螢火之光。莫怪說如此事。是為諸人。諸人聞老僧如是說了。合作麼生。還信得及麼。若信去便恁麼行持。所以古人道。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不信去。光陰虛度。浪死虛生。蓋為諸人根機淺薄。信之不及。如今諸上座。但且如是參。所以雲居和尚云。若謀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珍重。

師入室良久云。諸人如今便散去。多少省徑。既不散去。須要老僧這裡說。既開口為諸人說著。堪作甚麼。若據諸人分上。更少欠箇甚麼。從無始以來。常與諸佛齊肩。更擬學箇甚麼。只為諸人強生異見。自作艱難。被名相二字所惑。聖凡名號。三世諸佛。八萬法門。百千三昧。有佛有衆生。總謂之名相。若離卻名相二字。更有箇甚麼。本來無物可得。只為諸人起心動念。妄有生滅。妄有菩提涅槃。便有出世間法。不出世間法。妄起許多異見。弃却十方虛空。却向鬼窟裡作活計。本來是佛。不假你修行。既然如此。更擬學箇甚麼去。總要離却衆生。修行覓佛。佛在那裡。只諸人自已便是佛。悟之即是佛。迷即是凡夫。所以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然雖如是。體究不得。修行不得。此是修不得底事。無過是諸聖經三無數劫。修行直至十地滿心。說法如雲如雨。尚不能得見性。忽爾無心方始見性。却觀以前三無數劫。枉用工夫。虛受勤苦。修行總無實事。當知不假你修行。總無你用心。學到你用心學著。無有是處。若多知多解。能問能答。說得道得。機鋒迅速。慧辯過人。似這般事。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只是免輪回生死不得。為箇甚麼。為你不曾見性悟道。所以生死不斷。從生至老。只是識得箇門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

頭戸口光影爲身不知有本來自已不知有向上一路事却於文字語言上學問答有甚麼交涉三册五册抄取記取到處尊宿會下經冬過夏一一從頭請益便說向上向下照用縱横做箇灑灑地衲僧不依倚一物道我已事明白也蘊在胸襟以爲極則遂乃欲人稱我是禪師爲後人開眼目多少埋沒上祖錯指後人將這般事擬抵佗生死還得也無縱你便得大省大悟說得如雲如雨去只是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喚作貪相婬底婦人所以德山和尚云一逓一口婬得來滑嘍嘍地有箇甚麼益亦喚作野狐精魅諸仁者當知此事不在你擬議思量直下是箇出家人始得那裡教你容易行止取次身心學得從上諸聖具無礙智構不及底事那裡在你一問一答直饒一言一句便得天花亂墜亦不干自已事況你據見定有箇知見便爲自已見解參學事畢千足萬足就箇勝負身心到處覓人道我會禪會道驕智驕強道我是祖師門下客似此之流總喚作野狐涎唾餓鬼外道之輩是甚麼學佛法人近來參學兄弟

便是一代不如一代並不知出家本分事總要學對口又怕人問著無可祇對一向在言句中留心十年二十年止在鬼窟裡作活計不知有本分事據他學解機智不妨也多知能解解問解答了達得世間之法只是於生死門庭中總不得力行脚人學得這般事濟箇甚麼臘月三十日不免被知見風吹入生死海裡有甚麼了期諸仁者丈夫各負冲天氣作麼生却向這裡自埋自沒此事蓋緣初心不正亂被人指示教你恁麼是恁麼又不是至竟未曾遇著好人你這一箇自已本性猶如空中無形無相作何面孔你擬做箇甚麼見得佗那裡教人指示得著從上三世諸佛具五眼六通尚見不得不曾識伊面孔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只爲你迷來日久妄有生滅妄有輪回便見法有斷常諸人無始劫來未曾離此一念心還知麼你許多時來這一念心還曾暫歇也無未嘗有一時暫歇所以六道輪回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只爲這一念心不歇今生既得出頭來又得在袈裟之下多少省徑不被業障

所掏正好修行如今教諸人修行作麼生修行莫是教諸人用心學佛法麼莫是教諸人體究古今因緣下問下答麼莫是教諸人作福結緣麼這裡也不要諸人辦事也不愛你諸人口快會問會答總不如此何況諸人分上都無如此事大意只要諸人休歇去從前所有知見解會若不從息心得一時捨却必不是道賺汝諸人虛費身心究竟總不成事勸你諸人不如休歇去無你用心處但十二時中似一箇癡人去任運騰騰心如虛空相似亦無虛空之量始得無明無暗年去年來無有絲毫佛法身心始得若有一毫許事不忘便是一生虛過所以道學得佛邊事亦是錯用心直須是無事去始得一般去始得然雖如是不妨難得人非但而今自古以來也難得人豈況今時學事兄弟例皆被無知老禿奴引在荒草裡所以道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後生兄弟總為生死事大利濟有情是至千鄉萬里出來行脚參尋善知識及其被無去著底長老指示教他日夜用心學尋言逐句從錯至錯直至如今子子孫孫例皆如此如今你

諸人得遇薦福出世為你諸人說如此事大須慶幸如今天下更無說著此事底人不是大言諸仁者你如今但只出得薦福門外便無人說著況也不知有何以老僧平生所見處如今天下人不知若更不開口便成滅門去也諸人既到這裡且不得容易過時自家著眼孔莫教人謾見佛之與祖如同生寃家始得到這裡合作麼生諸兄弟除是不學既若學大須精研不得取次承當容易領解虛度光陰無有實事要得知有此事除是無心別無異路直須是如愚如癡去始得諸仁者從他人道作愚癡沉空滯寂去但無事去五七年久久何有不得者到你得也這回無得之得去任是一切法無有不會者喚作鼎新一處萬法具足爭消得你學然雖如此似今時覓一箇人如此即不可得諸仁者除十二時中似一箇無孔鐵鎚去始得直須三世諸佛一切聖賢覓你蹤跡不著始得但有一絲毫佛法異念鬼神便見得你識得你不見往日雲居弘覺禪師參見洞山悟本大師後入山住菴每月十五須回問訊洞山一日洞山問庵主

汝庵中置被煙火飯食如何庵主曰俱無山云每日喫箇甚麼庵主云每日常有賢聖送食來與某甲喫庵主不明被洞山喝云將謂汝是箇人作麼生却如此庵主叉手進前云不知某甲有甚麼過山云若無所作因甚麼感賢聖送食來與汝喫庵主曰某甲在庵中有時思量著和尙言句山云可知是庵主從此歸庵中自備茶食於是賢聖又送食來即不見庵主從此不送來諸上座佗古人直待身心如是尙被鬼神見豈況你今時人終日竟夜自瞞龍神土地一一見得你手脚好之與惡伊總識得爲你這一念心不忘如今大意只要諸人息却參學底心息却修行底心如一塊頑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若能如是却得相應分若不如斯縱你修行六度萬行乃至盡未來際修只得箇報化佛不見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當知不易得如今諸人既到這裡且莫容易過時且學休歇身心向後自不同去若歇得這一念者稍有甾子出家分稍有學道分別無用心處設有學得八萬法門百千三昧說得滿龍宮盈海藏去於你分上總無是處所以佛云如欲魚網欲氣滿無有是處學佛法直下不是這箇道理所以祖師門下只是說忘其言息其見及至達磨從西國來既到此土九年面壁不措一詞如今諸人擬作麼解會諸仁者除是息心別無你著力處諸人若能無心去便與諸佛齊肩佛即是箇無心底人若神通妙用一切慧門一切行門一切定門悉皆本來具足不少欠一法不是你修行得底事皆是息心而證諸人既未得如此且體取空劫以前自已事所以云今時人須得大用現前且如諸人喚甚麼作大用莫是見恁麼問著便出來問訊了歸位立或則下棒下喝喚作大用正是野狐精諸人要識大用麼空劫以前底便喚作大用若體得空劫以前事方得大用現前及能於生死界中得其自在不被業障所拘方是見性底人稍有甾子佛法身心也你看他得大用底人去住自由有紙衣道者到曹山曹山見便問莫是紙衣道者否云不敢山云作麼生是紙衣下事對云一毬挂體萬法皆如山云作麼生是紙衣下用紙衣近前唱一聲喏便立脫

去時有僧學到僧堂中有第二座聞得亦既去良久紙衣却回來問曹山云靈覺不托胎時如何山云不得妙紙衣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紙衣禮謝曹山畢却歸僧堂坐脫去諸仁者此箇人始得大用現前只如諸人還得大用現前也無若未得大用現前直須是休歇去始得無你用心處只有休心是名第一參學若得一念無心三界內覓你不得天堂地獄取攝你不得如虛空無有處所爲甚如此只爲你忘却一念心去乃至三世諸佛一切聖賢亦不知你去處豈況六道四生應是覓你不著佗有底暫時息心便得相應去有底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始得相應看今時兄弟大難得大事相應雖則道我生死事大是乃行脚參學且如你諸兄弟十二時中在甚麼處行履一片身心在那裡要學這箇事也須是箇不拋弃身心學始得作麼生是身心不拋弃十二時中無一念心生喚作不拋弃道此人身心在似這箇人千萬人中覓一人不可得所以道如人常在家不愁家中事不辦然雖如此且無一人肯如今若實有人肯恁麼去老僧與伊遞洗脚水所以古德云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諸仁者莫道萬兩黃金你便日將四世界成金也即銷得你底喚作最上之士所以古人道若一人肯恁麼去天上人間最難得此人純一無雜堪爲法器今時參學兄弟終不肯如此道落空去只然向言句外馳求覓解會且要得解問解答又被諸方老禿好無所識了亂教壞人家男女引去婬坊裏口相婬道我指示後人要人喚作長老覓出身處似這般徒黨喚作婬婦人是甚麼出家人當初祖師豈是不如你泊乎到此土並不弄著這一副當佗豈是無機無智無見解口裏無可說只爲無疊後人所以九年只麼面壁坐殊不措一詞謀諸人分上更莫要別人說說著堪做什麼須是自家回光返照看是什麼道理老僧雖然爲諸人說如此事也須是諸人心相委悉始得若不相委悉任運難爲湊泊彙也由你當人信得及始得此爲難信之法爲甚麼難信這裡應無一言半句教諸人領解亦無一箇消息與諸人只要諸人扣已而參老僧這裡若有纖毫

佛法知見教諸人作解會如穿諸人鼻孔繫著露柱須是具眼始得若自眼明老僧瞞汝不得須是自家著眼孔莫受人謾學佛法究竟也別無事却須是自信得及始得到汝信得及也一切萬法惑汝不動身心自然堅實去喚作向去底心三世諸佛也喚你不回去諸仁者事各在你當人老僧這裡所說亦不相賺可謂誠實之言只恐信不及若信得及但自休心去三年五年只如諸人從無始以來六趣輪廻動經塵劫尚自過得如今教你息心五七年終是不肯有甚麼救處如今天下覓一箇無心底人直是無莫道無心人便休心者亦無起心動念學佛法者如沙無一人悟道見性當知是難得一二百年來不聞人說著此事遍相引入邪路上去千生百生只恁麼虛過去若據諸人自己事本來無有欠少只是諸人起心動念了自生間隔自相違背似這箇事不在你功行得亦不在你息心得總不與麼說箇一切成現亦是頭上安頭豈說生心動念推求言句不見道擬心即差動念即乖如今諸兄弟但學無心去若得無心自然知有去到你一念相應也三世諸佛覓你蹤跡不得去一切處安著你不得也這回佛也不知你祖亦不知你有甚麼奈得你何所以道這箇人如似大蟲極惡更插翅翼有甚麼抵當處三世諸佛去佗前頭無出身之路作麼敢向伊面前開口總踏祖佛頭上行喚作法身出纏如師子王金鎖不繫為箇甚麼為達出世之道便能證明得三世諸佛印可天下祖師自家一身獨脫猶闊法界之內有情無情齊成正覺這回一切衆生因你一人悟道力一切罪障悉皆消滅劃時解脫從此永不入三塗長生人天受勝妙樂究竟成佛你道把你諸人作用還如此得也無十地菩薩度人尚有分限若是佗悟道底人度人無數無有窮盡諸仁者出家人各各有如此不可思議解脫力只是諸人力所搆不及了所以不知有時常勸諸兄弟你若自己事未辦有甚麼心情學佗佛法有甚麼心情廣求知解且須體取空劫以前事到你體得空劫以前事了你自會修行去自會保任去不消你把捉身心你自然與麼去所以云但得其本其末自

至。爭消得你努䄄求覓解會。汝諸人自已分上事。覓不得捨不得。須是無取捨底身心始得。直須是凡聖情盡。已見亦忘始得。這箇喚作過量人。知有從上事。應是不與你一問一答。似這箇方有眥子佛法身心。諸仁者。一等是出家。一等是參學。莫虛度光陰。時不待人。各自了取。莫待揮霍怕怖慞惶。未有去處。恁時難爲整理脚手。自家著力。作麼生著力。十二時中似一塊頑石去。此便是諸人著力處。攜取空劫以前事。這裡無你做作處。所以老僧如此。即當與諸人說話葢爲諸人信根淺劣。所以不免東語西話。佗古人那裡如此一一要別人說。纔知如此便能休歇去。更不能回顧。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去。僧堂裏展開單了忘却受飯。受得飯來忘却喫。所以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一切時中直得東西不辨。你我不分。此箇人始得有眥子出家氣息。從上古人參學。不於言句中參悟。諸仁者事在當人自已。不在別人心裏。但離却一切文字語言。於自已分上。撿點來看是甚麼道理。若向這裏撿點得出去。不被祖佛瞞。然雖如是也須親證始得。切須辨取是非。第一不得取次承當。如未相應。且休歇去。每日起來衣食自在。不著用心。有一切人供給你。正好與麼去也。但一切無心去也。不消得結緣作福。總無實義。便是日供養得恒沙諸佛亦不消供養。日造得恒沙寶塔亦不用造。是甚麼閑事爲小因緣。妨於大事。直下便休。更莫思前慮後。便恁麼去。以後佛也不奈你何。去老僧雖然晨朝上堂。晚間方丈裏小參。苦口勸兄弟說話。終無一言半句與諸人領解。任你走上走下。終無一箇消息與人。只要得諸人休去歇去。所以佛云息心達本悟無爲法。諸仁者便是佛也。只恁麼說也信得及去。便恁麼行持信不及去。非但老僧。三世諸佛亦救你不得。珍重

師入室云。夜來因爲諸兄弟舉雲門和尙廊下行次至三門下。見一頭水牯牛。時有衆僧在彼。雲門云。水牯牛年多少。彼時僧衆皆罔測。雲門云。汝等但問老僧。代爲你道。時有僧出來問。水牯牛年多少。門云。六十三。次舉陳操尙書知睦州。乃參睦州和尙。一日尙書去。遲到彼。乃云。今日爲衆打毬。所以來晚。州云。人

打毬馬打毬書云馬打毬州云人還困也無書云困州云馬還困也無書云困州云露柱嘛書無語即便下去一夜坐臥不安心忙腹熱三更忽然有箇入處即待天明便上方丈見和尚乃曰夜來承和尚慈悲垂示一則語某甲于時無語祇對和尚如今有一則語也州乃云人打毬馬打毬書云馬打毬州云人還困否書云困州云馬還困否書云困州云露柱嘛書云困州便休去諸上座你道是甚麼道理夜來如是學此兩般因緣教諸人體究來看今日恰見兄弟來吐消息若據如此總未是這裏也別是箇見處未合得雲門和尚問水牛意亦未合得睦州和尚打毬意在爲甚麼如此到了只是上座見不到這箇田地在未識得萬法元由在諸仁者出家人若識這般事不透時夕何安即被燈籠露柱歎謾去也被僧堂佛殿籠罩去也然雖如是直饒見得一一諦當分明在衲僧分上猶總喚作擬狂外邊走總喚作影像邊事與你自已更無交涉阿你如今認得本源也是沒量大人認得了莫以爲事且拈向一邊著須是體取空劫

以前事始得若只恁麼便休去成得箇甚麼邊事在諸人若識得水牯牛非但水牯牛乃至山河大地師資父母三世諸佛一切聖賢一時識得方得天地同根萬法一體若不識得水牯牛乃至每日聚會師資父母一切聖賢總不識去爲箇甚麼爲你見不到未識得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有爲諸法總不識去不識萬法元由去所以云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云何爲失但東西馳走覩父而已諸仁者直須且學了取這般事所以諸聖云欲證無生理當了現前因此事是麤淺底法門若見不到成甚麼出家作麼生學佛法何以爲你不了目前諸法被外境所惑從上古人亦多方便垂示後來向你道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之法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無一法不從你心所現皆是汝心畫成無有一法自然建立諸仁者到這裏合作麼生等閑無事將古人言句飜覆體究看是什麼道理此事甚許你用心學得日夜推窮將去無有不會者得了莫將爲事始得且是了得一般事若是祖師門下猶隔一重關往日趙州和尚侍

者報云大王來也州起立祇揖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在三門下也州云又道來也諸仁者是箇甚麼道理且道趙州和尙彼時還識趙王也無還見得麼每日諸兄弟如此浩浩地上來這裏忽若問著佗繩床近日如何無箇兄弟向這裏下一轉語當知不易諸仁者況此事是箇甚麼漸次在尙乃百十人中無一兩人見到雖則如此假饒你一一見得了了分明去在諸仁者自己分上豎箇甚麼在總喚作認影爲頭與你自己了無交涉然雖如此若能覷得破衲僧門下許你具一隻眼參珍重

偈頌

知見諭

莫莫莫大丈夫何太錯無端咀嚼野狐涎滿肚知見無處著縱然成現夢還家物外超然謾斟酌重玄機要驅縱橫逆順機鋒過電爍恰如狂鬼亂心神又似良人中毒藥審須聽急吐却熱病覺來方索索不論日本與西天說甚須彌頭倒卓徒將管見自欺瞞枉把禪流眼睛鑿忠言逆耳爲童蒙作者聞之任貶剝

莫莫莫開口向君早是錯又更問莫莫莫琉璃缾貯穢惡甘露味變毒藥莫莫莫荊棘林裏野狐狸走出荒郊又被縛淨地上死屍橫路著天魔外道頭卓朔莫莫莫三世諸佛鼻孔長六代祖師眼皮薄矢上加尖尖更尖一任嘍囉空戲謔十萬八千臾鄯那爭似儂家莫莫莫

師有頌與官人

一片白雲去復來兩片白雲來復去白雲來去幾千回豁達虛空無所住無所住赴感隨緣還有據殷勤爲報道中人佛與衆生無異路

牧牛歌

起去來天欲曉披蓑戴笠傍門鬧騎得牯牛入荒草東西南北盡佗遊老嫩青黃一任齩日已高牛已飽蘆笛橫吹歸去好麥飯酸漿恣意餐摩挱胸口和衣倒

回法嗣弟子

若眞師子兒方能師子吼百獸盡潛蹤象王亦奔走

匝地布風霜滿天羅星斗胡爲何理耶三日又兹口

官人乞頌

薦福承古禪師語錄

路僻遊人少山高石像閑朝賢如借問遙指白雲間

與范文正公

丈夫各負沖天氣莫認虛名汙自身撒手直須千聖
外纖毫不盡眼中塵

辭世

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零件老僧行須彌鐵金鑄
乙酉冬至四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蜜

古禪師語錄終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
玄禪師乃曰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
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
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
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也景
祐四年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
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曰莫曰恁麼則
有問有答去也師曰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
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曰黃泉無老少曰春
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皆皺
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云吽吽問臨濟擧拂學
人擧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
行也師曰天涯海角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此
意如何師曰乾柴濕麥僧便喝師曰紅爐焚天上堂
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
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
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
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
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參（五灯會統第十六卷）

昔有一老宿住菴於門上書心字於牕上書心字於
壁上書心字

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
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
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五燈嚴統第十六卷未詳法嗣）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

古塔主著論呵諸方但解知見未明道眼予初駁之

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援引諸家證左甚明而曰豈特臨濟用此法門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僧甄問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其語亦異切不相離而臨濟本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何以辯明之古氣索甚久引金剛般若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首楞嚴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等義對之曰理性無邊事相無邊雜而不參混而不一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予獨不曉金剛般若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且諸經之旨既具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可笑也盤山寶積禪師曰道本無體因道而求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雲居云譬如獵犬尋香嗅迹而去忽若羚羊挂角時莫道迹香亦無矣同安曰涅槃城裡尙猶危陌路相逢勿定期權挂垢衣云是佛却裝珍御復名誰本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又形容盤山之語而三玄三要之旨益微矣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吾無以徵其失將據臨濟起而使痛叱之乃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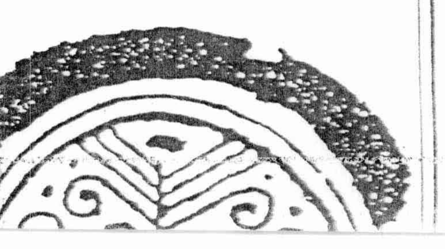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

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曰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學者以其有叢林時舉讀之疑怖曰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阿難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莫能發實覺眞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其說不過以善用不善用爲異不聞析而爲兩種也而古公立二自己過矣祖師之門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如鳥飛空弗住弗著如六祖謂永嘉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對曰無生豈有意耶又問讓公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自是觀之古蓋吾法中罪人而自以能闢雲門其自欺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 右二段出子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五卷

汾陽善昭禪師語錄

宋・汾陽善昭 語

楚圓 集







重刊汾陽和尙語錄疏

昔風穴和尙謂首山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觀此一衆雖敏者多見性者少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捨風穴高提祖印向千聖頂𩕳上下者一著不妨嶮峻其奈首山言前領旨格外明宗直下承當不存毫髮洎風穴上堂擧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而首山宏機捷出拂袖便行如淵之深岳之聳所謂唱愈高而和愈峻也汾陽禪師出首山之門弄西河師子奮出窟爪牙哮吼一聲羣魔屛迹梵僧請法郎爲敷揚戛玉鏗金超聞離見六人大器具在典章耀古騰今叢林標格家法來從有自正音其可無傳在昔雖已刊行歲久遂成湮沒天台子聽首座靈機夙契宗匠親承慨祖室之長冥惜眞風之不振握驪珠擬識滄海執慧斧欲伐邪林募緣重刊垂惠後學余嘉其志故發緒言希聞見而樂從庶有光于祖道者也

時至大三季春吳開元住持淸茂書

一華一葉直指單傳之妙旨自林際傳入汾陽手中如持一尺之鏡容納萬象森羅量內量外何曾見有虛空之廣雲天之高日月之明毛芥堆突之細之大者也怒雷分開泰華摩竭大魚吸乾四大海水當門師子咬斷一切衲僧命根十智同眞塞斷一切衲僧咽喉脣吻此猶是將無作有遊戲三昧邊事不落文字語言已前敲唱雙行底句若非直下兒孫向印板上打出定道局在一隅而大機大用超然如恒河沙數木石首座之功豈淺施也哉

旹至大辛亥開爐後一日住薦巖比丘德海拜書

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伸出西河爪距抉破古今窠臼義天無滓心鏡無痕圓如明月珠快似金剛劍一斬一切斬一斷一切斷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常光現前壁立萬仞木石首座重行刊鏤廣其流通療狂子之多疑救達人之少悟

龍山起予謹題

謂汾陽實有此錄臨濟一宗掃土而盡謂汾陽實無此錄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作麼生人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直下平坦去也至大辛亥之春天台比丘子聰募金重刊中竺遠孫　娃香再閱

汾陽爲聰公排闥而起濟北之道遂昌奮迅嚬呻驚□□勝是爲西河獅子遺言行世觀者不翅如飲鴆中者必死舊板磨滅世方幸其毒息木石聰首座復刊而新之流毒滋甚慨今而後甞不知其飲而致於中中而致於必死者幾何人矣住禾城本覺比丘如芝拜書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序

銀青光祿大夫行祕書監知汝州軍州事管內營田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　楊億　述

昔者白象降生教興於權實靑蓮視瞬義著於師承厥後隻履西歸一花東布世系聯續開悟寢廣然而根器各異宗致迭舉少林之嗣既分皮髓之淺深大寂之徒亦著心肩之階級雖攬爲一味匪酥酪醍醐之殊然列彼三車推羊鹿大牛之別趣覺城而固有淹速非智眼而孰克昭明

汾州大中寺太子禪院長老釋善昭者本太原人穎悟聞薰孤貞絶俗自去飾受具即杖策巡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最後受印於汝州南院省念遂法裔念出風穴沼沼嗣先南院顒顒嗣興化奬奬嗣臨際玄玄嗣黃檗運運嗣百丈海海出馬祖祖出南岳讓讓爲曹溪嫡子自曹谿至師凡十一世師既投鍼臨汝分燈摩竭衣珠內炳潮音向祕薄言湘楚依止林巒道俗歸慕名聲普聞長沙守張侯茂宗以四大寺命師擇居北抵襄沔止白馬山郡牧劉公昌言躬詣頂謁延住蘭若前後八請皆不之諾淳化四年西河緇素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詣白馬山迎至其郡遂爾留憩擁伽梨而登席揮犀柄以談空毗耶淨名宴坐罔離於空室廬峰慧遠送迎不越於虎谿淨衆騈臻法韻雄震而師願力勇

猛學解淹博周游湖嶺探索筌蹄效偏參於善財同多聞於慶喜若乃江西郎心之誨而歸於無物石頭垂提之句而謂之眞吼南泉捭闔而自得引發上機趙州縱奪而有端擢伏異見洞山之建立五位回互以彰仰山之分列諸勢游戲無礙雪峰應接之眼晬啄同時雲門揚搉之言葉石苦口咸達其要悉擧其綱至如大用現前纖塵不立諸法皆泯四句逈超蓋有黃檗之迅機臨際之妙脈三玄三要在掌握之所施二主二賓與盲瞑而何異是爲正路直造上乘師之所證踰於格量非齊肩於佛慧曷染指於禪味哉予刱心彌久感疾無損靜慮冥默世緣紛染守郡楚北恪居官次而師遐遣淸侶躬裁尺訊謂廣內集錄載師之辭句既參於刋綴汝海答問陪師之法屬且聯其宗派邈同風於千里遠授書之一編法興智深二上人飛錫實勤巽牀甚謹述邑子之意願永南宗之旨屬圖鏤版邈求冠篇賞音相從重貽忘苦幸傾襟之微釋因濡翰以塞請云爾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上

門人住石霜山慈明大師　楚圓　集

師初開堂讀疏罷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若論此事絕有言詮維那白槌已成朕兆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況乃表白大德高談華翰顯唱皆周人天僧俗同臻法會何處不可更待山僧擧揚斯事恰似平地掘坑圖城檀越維那頭總在這裏麼對云總在師云多少周旋各人分上誰不當機如未相悉有疑請問　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什麼人聞　師云不因陞寶座爭顯六師能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云不歷僧祇劫直出古皇前　恁麼則郡城有望　師云五嶽峰巒秀四海盡歸朝　問無業堂前師子吼空王殿裏事如何　師云石塔楞層當宇宙金鈴搖拽動人天　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　師云人天皆罔措直下要分明　問如何是大道之源　師云掘地覓天　何得如此　師云不識幽玄　問坐斷毗盧頂不稟釋迦文猶未是學人行業如何是學人行業

師云什麼處得這箇問來　恁麼則學人罪過也
師云腦後拔箭　問如何是道　師云虛空無障礙
來往任縱橫　恁麼則謝師指示　師云你喚什麼
作道　僧無語　師云只解騎虎不解下虎　問如
何是般若神珠　師云光明不透影隨處任方圓
學人不會　師云記取前話　問如何是利生之見
師云雲綻靑天月了朗甚分明　恁麼則金聲擲
地　師云休俗氣不除　問如何是活句　師云仰
面哭蒼天　此猶是死句　師云入地更深埋　問
心地未安時如何　師云誰亂你　爭奈這箇何
師云自作自受　問古鏡未明時如何　師云天魔
戳灼　明後如何　師云毗沙稽首
師云你問我答有什麼了期盡未來際無時得歇山
僧昨感郡城遠請如今已報佛恩隨機利物各人解
悟只在如今日月天子面前立妙峰巒峻頭上住移
城道廣震乾坤辯塔名高彌宇宙所以珠生掌內取
艸林中出藥延時待人傳法遂有立雪斷臂負石舂
糠遇斯志人方堪受旨況乎山僧觸事荒唐那堪此
位實當慙愧今郡尊牧主諸官員檀越在會僧俗並
是靈山會上受佛付囑了底人還記得付囑底事麼
記得者對人天大衆前通露消息要辨邪正莫只恁
麼肚裏不肯隱地生疑道場難遇只在如今有麼有
麼莫道禪是骨侖子切要緇素分明無即不用錯致
詞端多語勞神少言易會久立諸官恐無利益伏惟
珍重

上堂云夫以汾陽蕩蕩廣闊而無際無涯晉水滔滔
深遠而有終有始遂得淸凉一派橫貫乾坤金色千
峰豎呑宇宙金餅不動玉騎移輪箭穿鴈穴什麼人
委的如今還有委的底麼對衆出來　僧問學人未
悟時如何　師云誰人未悟　悟後如何　師云且
莫詐明頭　問遠遠請師請師擧唱　師云當機無
影像迴轉絕參差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云
巖高松冷健澗曲水流遲　問急切相投時如何
師云裸形見阿難　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啣
花獻　師云匊匊地　見後爲什麼不啣花獻　師
云匊匊地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靑絹扇

子足風涼　問祖師心印不落有無未審師於先師
處得箇什麽　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時勿底靴　恁
麽則播於寰宇也　師云世界雖廣闊舉措少知音
師云如今還有知音底麽有則金色同參且道參什
麽人良久云久立大衆伏惟珍重
上堂云夫大道之源言詮罔及祖印相傳迷情豈測
當臺秦鑑妍醜俱分鴨類鵝王水乳自辨如今還有
辨得底麽拈出來看
問如來降下於忉利蓮花示現於金輪即不問如何
是今日一會　師云大衆普聞　恁麽則和尚慈悲
也　師云雙林猶自可拘尸廓四還　僧禮拜　師
云今日到西天　問承教有言夫說法者無說無示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未審師今當說何法　師云喫
棒了呈名　恁麽則人天大衆皆承恩力　師云罪
不重科　問虛空櫳譬喩隨處得彰名未審是箇什
麽物　師云居人天不測入地更深埋　恁麽則大
衆雖不識歷劫盡霑恩　師云劍梁落膊從他闢劈
腹開心始是明

師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
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
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
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麽是十智
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
九同音吼十同得失又云與什麽人同得入與誰同
音吼作麽生是同生殺什麽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
足是什麽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
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麽點得出者不惜慈
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
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小參僧問冰綻魚散時如何　師云水清魚不現長
波自往來　龍王當居何位　師云在處存金殿乾
坤獨我尊　恁麽則更無過者　師云按劍誰得妙
當人不自傷
師云若是按劍手曹山不奈何還識得劍未與你註
破寰中無當克海內獨橫身珍重

上堂云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得見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門麼快須入取免得辜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擧起拄杖云速退速退

上堂云乾坤寬廓宇宙橫鋪衲僧分上左穿右穴樵父擔柴醫王辨價藥多病甚網細魚稠東西南北衝霜踏雪不避寒暄要明斯事也須是箇一刀兩斷漢始得只恁麼哄哄侗侗地爛冬瓜相似有什麼成辨斂斷兩頭猶是惹泥帶水豈更因循可惜許兄弟正法難聞正因難發何不自省去譬如兩陣相逢不讓先手擊鼓奪旗快須與徹人人慷慨各各英豪大丈夫兒莫教辜負行必虛消信施山雲廣闊有什麼休時若不自智玄通決定償他夙債圖什麼波波地謝他父母虛生一遍了又更出家行脚云我參善知識見性絕生死流了無爲法苦哉苦哉萬中無一自省歸根者矣如今有麼有即出來　問承和尚有言父母之恩如何報得　師云粉骨碎身　還當得也無　師云不因親實地爭得到祇園

會元師傳將字下有莫字語易解恐此錄脫落歟

師云諸兄弟當以此心無令忘失遞相警策分明已見免得荒疎虛延歲月自利利人堪消信施所以道日消萬兩黃金豈況輕微供養各自記取無事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云夫說法者須具宗師眼目須識玄門要辨緇素邪正所以古人道玄有玄路鳥道難通一語不玄流俗阿師且問諸上座作麼生是玄路還有會底麼與汾陽說看要知端的莫只恁麼兀兀地過時虛消信施自從古德各有出人底路還省得麼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

驗他

人天眼目等決字作訣

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地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　師云汝是行脚僧　如何是辨衲僧底句　師云西方日出卯　如何是正令行底句　師云千里持來呈舊面　如何是立乾坤底句　師云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嗔

師云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　師云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處　師云陝府灌鐵牛　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云西河弄師子

師云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

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分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云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懆衲僧作麼生會好久立珍重

上堂云汾陽有三決衲僧難辨別擬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掣　僧問如何是三決　師便打　僧禮拜

師云與你一時頌出

第一決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靑天月

第二決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

第三決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白地用鑌鐵

師云且道三決語還有會底麼有會底通露消息要知近遠莫只麼地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小參因舉三玄語云你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便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云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

僧問古人道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得箇什麼活計　師云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

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丈夫漢莫教自辜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你一時頌出

第一玄法界廣無邊參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

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無邊

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

師云這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妄語誑謼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子細子細珍重

邑衆送鐘到請上堂師云過去毗婆尸佛出興于世時有一信士鑄金鐘一口可重萬斤又一信士身手有力入山採栴檀木爲杵獲此福故鑄鐘者現今成佛在東方號金光聚如來次施杵者即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親弟亦是出家龍子比丘是智慧辨才無人過者九十一劫常生人間天上受勝福樂今日邑衆施鐘必生善利要知果證即今明取還有問事者麼

問鴻鐘纔擊聲震大千未審聞底事如何　師云僧集六和儀範足俗開五義壯英雄　恁麼則大衆總得聞也　師云於中你一箇耳聵　僧禮拜起來

師云記得麼　記不得　師云大家聽取一頌

范金成器號鴻鐘纔擊聲喧宇宙通僧集六和儀範足俗開五義壯英雄須彌報信飲光首乾竺摧邪提婆宗永掛蓮宮爲上瑞人天普悟福無窮

師云各自記取總要悟去悟也未不得忘却大衆久立珍重

早參云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你等聞鐘聲上來不是狂機那箇是道人身有識得底麼如今識得盡未來際不受他瞞如識不得蝦蟇蚯蚓欺汝

僧問如何是道人身　師云舉步涉埃塵　如何得不涉埃塵去　師云莫認守株人

師云認著依前還不是久立喫茶去

上堂云千說萬說不如自見若得自見分明當下超凡入聖不被衆魔惑亂喚作大事已辦但有來者到你面前一箇伎倆用不得所以趙州云老僧只管看這底不是箇擇法眼釋尊喚作妙明眞性不假莊嚴會取免得妄認緣塵虛過時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多年松樹饒皴皺心閒自有一條明

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云合掌菴前問世尊　如何是賓中主　師云對面無人親　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問如何
是一句前事　師云不落言詮明的旨纖毫纔動即
參差　如何是一句後事　師云兩陣相逢不迴避
恁麼即透皮徹骨去也　師云橫拖倒拽任顛漫
終不敢辜負和尚　師云至孝是重事　問一毫
穿衆穴時如何　師云萬里絕纖毫　還許學人藹
除也無　師云有即須除遣無即莫施功　恁麼則
依理行之　師云理即如是作麼生行　僧以脚振
地　師云見前知音者更不在人通
師云諸方老宿事不獲已東語西話你等將謂合恁
麼地廣陳詞說各競聚頭不眠不睡道我參尋你擬
向那裏參古人云向外作功夫總是癡頑漢快須信
取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云當明對暗應物舒光萬別千差參羅一貫還
有照不著處麼有即對衆決擇親明取好
僧問親切處請師指示　師云哪　此意如何　師
云人天勝樣　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云已曾戳瞎
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云有　如何是向上
事　師云撈天摸地　問一燈未明時如何　師云
滅　滅後如何　師云明　未審照燭事如何　師
云常燃無間斷今古鎮長明　問久響汾陽威勢全
略展金毛示來看　師云三日後露　恁麼則學人
退身三步　師云一月後再來　問承古有言不居
中道不在二邊衲僧分上如何湊泊　師云汝尋常
在什麼處湊泊　今日全因此問　師云灘頭頻學
棹何曾不入泥　恁麼則大衆側聆學人禮拜
師云大衆已側聆學人已禮拜不用强推尋知君解
捏恠還有捏恠底麼出來與你除恠知恠不恠其恠
自壞復云諸上座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只如祖師來
還有許多忉忉也無當初二祖只伸三拜依位而立
且道得箇什麼道理便紹祖位還會麼歸堂去
師方丈坐次僧俗侍立外有一人不通姓名入來禮
拜起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我家廣大無種不
有　學人未會師深旨乞垂方便展機鋒　師云師
子座安方丈內龍形拄杖手中持　用者如何　師
云戳破頑礙石收取照星珍　如何是照星珍　師

云我行荒艸裏汝又入深村　其人禮拜起出門便
隱去不知所在
因摘菊花小參云金花布地玉藥承天杲日當空乾
坤朗耀龍騰雨霔露結成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
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則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
得所以風穴和尚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嚬蹙
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去闍黎無
分全是老僧於此明不得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
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
闍黎麼這箇却是闍黎這箇即是老僧且問諸上座
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
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黎若能於
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
參尋事畢所以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　問承師有言龍騰雨霔露結成霜不傷物
義意旨如何　師云霧籠松竹凝寒色雲散峰巒杲
日輝　恁麼則萬彙盡承和煦力學人粉骨未酬恩
　師云息金貂於塞外行木鐸於天下　問千木奉

文侯知音有幾人　師云行尊坐貴　行尊坐貴意
旨如何　師云萬姓謌皇化白雲生太虛　問閙閙
不轉時如何　師云龍馬加鞭急鑾鈴響洛川　問
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　師云停鋤傾麥飯艸臥
不擡頭　問龍女獻珠成佛學人無珠可獻還得成
佛也無　師云實覺非功問陳獻德恁麼則不歷南
方親蒙受記　師云千萬年後不得錯舉　問承教
有言阿耨菩提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
師云六趣該不得五陰豈能收　恁麼則常轉一切
處轉也　師云你試轉看　恁麼則信受奉行　師
云善哉明妙旨不落有無中　問久響西河師子到
來為什麼不見　師云汝識師子　恁麼則大衆盡
得隨喜　師云腦裂始知忙
師云諸上座然則法本不生何曾有滅通人分上好
肉剜瘡奈何初機向去未得安然所以聚集少時擊
揚勸覺東問西問話會商量忽爾言中有響句下無
私眞智現前無量劫來疑情頓息豈不慶快平生出
家事畢遂得魔軍退伏釋梵歸依龍天恭敬不以為

喜可謂報佛恩德堪作明燈亦名大法炬爲舟爲檝爲棟爲梁蔭覆多徒運般廣益開人天眼目不昧自心一切時中互爲賓主諸上座還信得麼若信得不須忘却眞師子兒大師子吼久立伏惟珍重

上堂拈起拄杖云識得這箇參學事畢還識麼莫道喚甚麼作拄杖如此之輩如麈似沙許你商量作麼生開口試道看

僧問如何是拄杖　師云德山德山　過在什麼處　師云薩摩訶　問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　師云白拂在手　問香象咆哮時如何　師云鼓腹宮城動　恁麼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師云聖君開寶殿天花落座前　問承師有言凡有答話不揀高低學人上來請師答話　師云良久　恁麼則蝸牛肚下生鱗甲烏龜背上一莖毛　師云兩角撐天地四脚海裏行　金鎗不點赤眉賊得覲君王方顯功　師云甑人攜劒去塚上艸蘺蘺　風從昨夜吹銀漢迄至如今猶未休　師云去年相別後今日再相逢　問古人以棒喝接人未審和尚如何接人　師云總不用　恁麼則不異諸方也　師喝便打　也曾數處參知識罕見如師大作家　師云後犯不容　大衆一時喫棒　師云因兄致此問大衆盡霑恩　師云更有問底麼快問將來道場難遇時光迅速一息不來黃泉萬劫久立珍重

上堂云鐘聲雀噪可契眞源別處馳求妄生節目信得因風吹火不信平地掘坑事不獲已起模畫樣所以靈山話月曹溪指月月在什麼處與我指出看直報禪和莫向天上覓好

僧問如何是不在天上底月　師云照一問便喝　問如何是長　師云天高蓋不得　如何是短　師云纖毫不礙眞　不長不短時如何　師云虛空無有障四海盡知音　恁麼則省得學人一牛　師云不解一人出隻手　雖然未識初機句且有當言辨衲僧　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今日親聞行正令千里持來未足能　師云光漆郊社　乾坤已立人難測此夕須知有變通　師云時時獻蒭艸犧牲莫辭勞　須知源脉異萬古瀉無窮　師云一言可

以喪邦
師云明知無一物何用更推求當處不強名鋒鋩甚
處有直下攬得猶是殘弓折箭堪作什麼用擬擬躊
躕陣場掃篝以拄杖一時攛下
河東運使鄭工部入院相見茶話次工部云專甲留
一偈贈師得否師云何敢運使慾造工部於壁上纂
書一偈云
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云恁麼則汾陽也在
裏頭部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部云兩重公案
師云知即得部長久師噓一聲部云文寶文寶師云
甚所在部云不容專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
在此師云是何言歟部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部云
請師一偈得否師云不閑筆墨部云請師口扎師遂
述一偈云
荒艸勞尋逕巖松適布陰幾多支解客失却本來心
上堂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問鵝王擇乳素非鴨
類意旨如何　師云江南有江北無　為什麼江北
無　師云冰地寒難蓺　恁麼則翱翔九霄外在處
獨超羣　師云學翼摩空寧同寒雪　問善法堂大
開三門如何是和尙第一門　師云從此入　入得
後如何　師云雖然無一法共會五湖僧　問學人
曲子無音韻請師方便和來看　師云五音六律非
關妙四智三空和不齊　恁麼則知師品弄指下分
明　師云韻出淸霄任君吹唱　問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如何得不揀擇去　師云天長地久日諸月餘
恁麼則僧堂是僧堂佛殿是佛殿　師云明明諳
詠豈不殊途　問如何是大道之源　師云行之不
在天　恁麼則更不尋山傍澗也　師云既能明妙
用切忌倚林巒　問瑠璃玻璃色斯由佛光照如何
是佛光照　師云隱不得　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
此　師云尋言轉更賒　問白浪滔天勢請師方便
渡來看　師云洪波不沒水舉棹不張帆　恁麼則
海晏河淸　師云斫額望榑桑乘橈人不顧
師云許多葛藤還得明了未分明記取問頭便須覷
步究理而參榑桑不遠莫向外馳求當處發生隨處

自現乾坤大地皎皎明白但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
子細思量看是誰作障礙爲什麼臨機道不得只爲
一切境識不通被他迴換便隨境走不能作得主宰
所以一句中三玄三要四種賓主歷然地只爲多生
煩惱雲翳遮蔽抛擲今生又不近明眼道人抉擇莫
逐日過時古人云今生不通來生望塞轉轉不明思
量虚延歲月枉過時光在家出家直教了去若能了
得盡未來際人間天上作師子吼告報人天互爲賓
主展縮自在爲依爲止爲道爲路有甚障礙若不明
了千難萬難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了諟說如
今珍重
上堂舉先石門和尚初開堂僧問知師久醞揺萄酒
今日爲誰開石云瓊漿一滴異普濟萬機迷　僧便
問如何是和尚一盃　師云飲者非常味得昧業哈
哈　不飲不醉時如何　師云截耳臥長街　問日
用眞珠是佛陀何勞逐物浪波波如何是日用眞珠
　師云茅廁前頭泥毬子　恁麼則應用無虧也
師云瑠璃殿上碧雲生　問如何是和尚主中主

師云切忌犯著　莫便是指示學人處也無　師云
吽吽吽　僧禮拜　師蔵繩牀云若到諸方且作麼
生舉　問鴻鐘一擊時如何　師云聲震大千　恁
麼則息苦停酸也　師云那落迦中事作麼生　僧
無語　師嘘一聲云莫是爲他出氣麼　問道由心
悟如何是心　師云學道訪無心　問如何是眞正
路　師云莫別去　問波澄湛湛時如何　師云舉
棹卽迷源　如何保任　師云大海波濤靜棹棹一
時抛　問正法門中如何是和尚得入處　師云衆
星攢夜月不落紫微宮　恁麼則朗月獨當天　師
云不昧夜行人　問如何是道　師云共汝大家行
　問一口吸盡西江水意旨如何　師云踏破天關
逈然廓落　恁麼則大衆總知也　師云不但闍棃
老僧亦然　師云若能踏破天關何處更有不通底
佛法只爲千遮萬障所以難明如今大家明取好久
立珍重
小參舉德山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
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話也未問打某甲作麼

德山云你是甚麽人僧云新羅人德山云憬你捉蹈
船舷好與三十棒　時有僧出云承古有言捉蹈船
舷好與三十棒學人上來請師棒師擲下拄杖便歸
方丈

上堂云雲籠碧落霧展長空露滴成珠霜飛葉墜日
月常明乾坤晃耀人必不昧物類不拘秋去春來暄
和合序於此明得不失玄音如今不薦更待何時

僧問如何是佛　師云擔厤終不貴　如何是貴
師云聞賤必貴　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云終日走
紅塵不信自家珍　如何是賓中主　師云識得衣
中寶端坐辟區分　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金鉤拋
四海玉燭續燈明　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高齊日
月光寰宇大闡鴻音唱祖歌　問君子梁間坐師今
事若何　師云更莫投來　恁麽則今日捉敗也
師云天台榔㮨香施了如今更贈二十枝
師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明信得去不用妄
生異見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切衆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只爲浮
雲遮障不得顯現
僧問朗月當空却被片雲遮時如何　師云老僧有
過闍棃須知　恁麽則分明辨的　師云退後莫思
量　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　師云俊哉大
士歷劫難逢　問承教有言爲未來批開生天路如
何是生天路　師云莫斷佛種　恁麽則依而行之
師云三千世界敗不得六趣輪迴豈肯休　問學
人擬欲歸鄉去家破人亡事若何　師云休行心處
路莫守在家時　未審誰是知音者　師云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問百千燈卽不問如
何是最初一燈　師云可明此問　恁麽則日前晃
耀杲日當軒　師便喝　僧無語　師云一喝喝滅
僧禮拜云莫瞞大衆　師云棺木裏瞠眼　問如
何是深深意　師云曹溪無異曲金峰路轉高　恁
麽則同道不奪機也　師云明明擧處是汾陽　問
擧步涉千谿尋源轉路迷箇中一句子請師方便爲
提撕　師云千年無影樹今日見枝柯　若不伸此
問爭得見師機　師云瞽人看畵壁　問朝作人間

眼夜點祖師燈如何是祖師燈　師云古今不昧
恁麼則海晏河淸　師云照出海底人
師云諸上座那箇是海底人還出來也未與你喚出
欲識海麼只是一切衆生從無始劫直至如今妄想
顚倒貪嗔我慢邪見嫉妬一切處明不得喚作慾海
莫向四天下覓快須了取罷遊馳騁免被諸塵惑亂
所以古人云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無業和尙云
莫妄想還信得及麼自信不及遂卽難逃生死如今
直下信取有什麼事久立珍重
上堂云若論此道絕有言詮事不獲已遂問東語西
話且道說什麼卽得　俗士出來禮拜起近前曲躬
端然而立　師云如何　俗士退步　師打繩牀一
下　俗士拍手　師云齋後鐘　問一塵迥出青霄
外湛湛乾坤事如何　師云平鋪三點水曲似刈禾
鎌　問昔日歐歌劒今日爲誰揮　師云響　問不
落諸緣請師便道　師云嚹　恁麼則燈下白頭翁
也　師云吽　問言前薦得辜負平生句後投機全
乖道體直下承當萬里崖州到這裏乞師方便　師
云秋日曬蘆承露去春來細雨潤衣歸　恁麼則路
途有依栖去也　師云來千去萬久經鍛煉
師云朝來暮去卽便冬深也如今這裏與兄弟大家
持論長處卽就有利濟可行各自半百地更不明了
本分事大屈莫虛過十生五生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云夫說法者須及時節觀根投機應病用藥若
不及時節總喚作非時語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若不明君臣父子之道邪正不分觸淨難
明矣喚作野老謳歌皂道坦然佛法現前擒縱自在
生殺臨機或明賓中主或明主中賓或明賓中賓或
明主中主或兼帶叶通或探竿影艸或一句中有三
玄三要還有問者麼出來對衆商量
問學人未達其中事如何是自己　師云當時莫忘
今時句未達須知逆順機　達後如何　師云三十
年後莫錯學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　師云海裏搖
船笑舉棹望程途　問三界同途出身無路時如何
師云叵耐無時狂寇起對面無形識得伊　問抱
璞投師請師雕琢　師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恁麼

則同道方知也　師云刖足雖知貴人天不可量　問萬法本空心生何有　師云不因伴此鬪爭得到汾陽　恁麼則當生生不生也　師云自知能作貴不用更思量　問一句道不得時如何　師云萬境無差互靑天不自知　如何領解　師云了然明似燭何用更狐疑　問無爲之飯未審供養什麼人　師云千相無形者共會不莊嚴　恁麼則大衆有賴也　師云三千世界中絕世利羣生　問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如何是不迴互　師云今日過現不易　問甘露頻霖爲什麼百草不生芽　師云田嫩不貯水龍王爭那何　問如何是心地法門　師云莫從人覓　乞師再指　師云你是眷屬出家　問簾捲扇開當人何在　師云萬姓歡皇化芝音耀太虛　恁麼則明鏡當懸於此日時人盡賀太平年　師云一音普演三邊靜四方八面總來朝　問如何是西河一滴水　師云飲者永無飢　恁麼則冷暖少人知　師云濶濟不從源　問如何是諸佛行李處　師云直下無生路行時不動塵　恁麼則謝師方便也　師云東西南北路不用更咨嗟

師云適來上座問如何是諸佛行李處對他道直下無生路行時不動塵且問諸上座既是無生路且作麼進步誠進看若不進步不可有自然釋迦天然彌勒所以發足超方入聖階梯精進爲善若不精進無有是處故經云未曾有一法從懈怠中得精進猶如牛二角習學日久身心純熟正念現前舒卷自在所以無功之功其功大矣誌公云勇猛精進成懈怠且問諸上座既是精進爲什麼却成懈怠若是久參先德不在此限晚學初心也須子細大衆既精進專甲不懈怠言多則去道遠矣久立珍重

上堂云倒却須彌過踏大海魚龍變化禽鳥飛騰忙忙者爲甚虛空正當恁麼時佛出頭來貶向他方世界且道還有修行分也無與我點出來看有麼有麼僧纔禮拜師便打云我早是無端入荒草你更待平地上掘坑彼此相埋沒作麼道來道來僧無語師有頌云

釋尊嗟汝妄諸求嘆憨堪悲截衆流決定莫教絲髮

勤吉祥天降讀清齋
問寒暑漸盛貧者何依　師云不掛無絲履終日樂
哈哈　恁麼則應不孤露也　師云深隱不得露
地不彰形　問如何是向上一路　師云千聖不傳
為什麼不傳　師云不欲埋沒　問如何是道場
師云下脚不得　如何是涅槃　師云擡脚不得
擡脚不得意旨如何　師云三十三天　下脚不得
意旨如何　師云十八重地獄　問承教有言心無
罣礙如何是無罣礙　師云天高無可測地厚莫能
知　恁麼則東西南北歸學人行處寬　師云汝試
行一步看　未審行後如何　師云長空無鳥跡水
裏摸魚蹤　問如何是一輪月　師云不從天地出
豈藉四時推　為什麼有晝有夜　師云迷人妄生
覺覺後即知時　問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　師云
博地生寒暑風吹日照靈　恁麼則南有趙州北有
雪峯　師云顛倒了也　問釋迦慳迦葉富如何是
釋迦慳　師云一點拋不得　如何是迦葉富　師
云普濟人天　問如何得豁然惺惺去　師云步步
不移　恁麼則寒林無一葉長天絕見霞　師云飛
鴈叫長空叢林收不得　問如何是達諸佛意　師
云銅頭鐵額　恁麼則謝師方便也　師云三日後
頭痛　問開口動舌俱是病應機接物事如何　師
便喝隨聲打

師云且道與他接不與他接不與他接辜負他問頭
若與他接汾陽眼在什麼處緇素皎然不得錯會珍
重

上堂云一切諸法本來解脫無有繫縛故經云無繫
縛者無解脫者　僧問如何是解脫智　師云無人
伏得伊　如何是解脫慧　師云通身無影像遍界
不曾藏　未審此理如何　師云待你悟始得　問
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　師云毘盧華藏海法界不
思議　恁麼則識得和尚也　師云千光不照處萬
象豈藏蹤　問寬即偏法界窄即不容針如何是窄
即不容針　師云若行正令大衆恐懼　如何是寬
即偏法界　師云龍騰碧海無遮障鶴出青霄不礙
空　恁麼則無障無礙也　師云速禮三拜　問對

境心數起時如何　師云俗緣儘着曾行處那堪說
向解空人　未審如何消遣　師云還同無作貴空
外獨橫身　問佛示雙趺時如何　師云百千萬億
當時疑息　恁麼則穿僧堂入佛殿也　師云人天
能有幾人知
師云大衆當時拘尸城畔跋提河邊北首面西龍天
悲淚十六國王河沙釋梵諸天龍鬼五百力士千萬
比丘各持供養至如來所唯有迦葉一衆末後而來
散花燒香旋遶金棺禮拜哀慟慘然山林變白大地
蒼茫禮世尊足當此之時如來神力佛示雙趺令迦
葉禮敬摩觸意爲對人天大衆前付囑迦葉流通法
藏迄至于今正法不泯所以西河今日因問而言略
陳少意若欲廣引昔緣恐妨關事更有問者麼如無
應侯歸堂去
小參云老僧昔日參見石門徹和尙上堂云一切衆
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空祇爲浮雲翳障不得顯
現爲明爲照爲道爲路爲舟爲檝爲依爲止一切衆
生本源佛性亦復如是祇爲煩惱重雲之所掩蔽不
得顯現靈照分明當時便問善昭咨和尙朗月海雲
遮不住舒光直透水精宮時如何　門云石壁山河
非障礙閻浮界外任昇騰　恁麼則千聖共傳無底
鉢時人皆唱太平歌　門云太平曲子作麼生唱
不墮五音非關六律　門云還有人和得也無　請
和尙不恡慈悲　門云仁者善自保任
師云今日汾陽且問諸上座還有人和得太平曲子
麼若也和得去上座即是老僧若和不得上座不可
無分也幾人無佛誰佛無心直饒見佛明心猶是眼
中塵翳久立珍重
因雨下上堂云天垂甘露萬物滋榮雲布長空龍騰
碧霧鐘鼓交音人賓合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有
麼有麼
問如何是賓　師云禮拜甚慇懃　如何是主　師
云時中不運步　不賓不主時如何　師云橫身當
宇宙誰是出頭人　問一塵纔舉大地全收未審此
意如何　師云痛領一問　恁麼則全因此問　師
云收一問　禮拜遲遲也　師云不可更打你以拂

子藏禪牀喝一聲

師云古人午前來者木人呼喚得迴頭午後來者木人呼喚不迴頭正午來者呼喚即是不呼喚即是此是曹洞血脉作麽生會會得也是第二月久立珍重

上堂云權開頓漸假說聖凡療狂子之多疑救達人之少悟親明自性勿妄他求行住怡然語默澹靜眞常流注永棄斷常智海湛然義天朗耀作麽生道將一句來　問正當恁麽時如何　師云無下手處　恁麽則簾外有人聞也　師云當機無影像屈已爲今時　如何是今時　師云通身不隔陌　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　師云巧心求不得鑽冰却出煙　恁麽則非塵也　師云非塵亦是病　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　師云北地蘆花白南天雪不寒　如何是迦葉不聞聞　師云闍黎甚處聞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麽人　師便喝　這箇是野干鳴未審是什麽人　師云腦裂　問東山西嶺青意旨如何

師云千歲冰巖人罕到一團煙霧足龍行　恁麽則三年一閏九月重陽　師云五峰龍氣盛金界碧霄天　問不悟祖宗不信大道時如何　師云打破瑠璃卵透出鳳凰兒　今日親見和尚也　師云三千里外筭途程

師云好東問西問忽然言下省悟去豈不慶快也不枉廢時光你看古人爲一則因緣未明三千五千里地往返□□苦辛決擇要明斯事汝等諸人事須向前莫逐日過時有甚了叅比來行脚擬圖箇什麽只如百千諸佛出現世間盡爲一大事因緣故諸人分上可不知有老宿上座相共證明久立珍重

奉宣編傳燈錄入藏師觀名字乃述讚幷序

大慶汾陽請我何當三千里外始建道場傳燈續燄法繼飲光一十八載果熟道香　聖君親錄景德傳芳聞名見面獲福無疆瞻禮供養人王法王千古萬古不泯不藏金文玉軸永劫清涼讚不可及孰辨孰□□□□瑞國泰民康　頌一

□□□□□指人明似燭皎然清白分誘進諸邪曲皓月印□□碧天開睡目慈悲化有緣廣度無間獄普勸探玄賓舒光常接續　頌二

定光昔日記能仁布髮掩泥多劫僧此錄慈尊親囑我便從今日續然燈

邑人崇齋慶賀請上堂師云此日聲鐘擊鼓禱祝焚香聖凡共集釋梵同臻僧俗目前更無別說意爲國恩所以開演一乘引導羣迷直言問答只有如今還有請問者麼

邑人問大達傳燈光接續展舒不斷法中王一句玄談今古外三玄三要藏中藏如何是第一玄　師云親囑飲光前　如何是第二玄　師云絶相離言詮如何是第三玄　師云明鑒照無偏　恁麼則三玄□□□□□九天皆唱太平謌　師云杲日舒光無□□□□□盡耀豁乾坤　問人王與法王事如何師云有道無機　未審人王事如何　師云皇風謌美化　未審法王事如何　師云無私導有緣　問無業預蒙封石塔汾陽名字藏中安未審三聖修何法請師方便指來端　師云一語兩當　恁麼則從來不差牙今日妄陳詞　師云的指勿躕躇　問如何是三要　師云一句分明該萬象九天無不盡霑

◆□□疑師云

□　如何是第一要　師云言中無造作　如何是第二要　師云千聖入玄奧　如何是第三要　師云四句百非外盡蹈寒山道　謝師親示離言旨國國皆賀太平年　師云多語切切少言易會大家聽取一頌

明王治化治乾坤景德親宣燭佛燈佛日長輝開佛眼願將此善福　吾君

上堂云朝震暮雨鐘鼓喧和習定安禪去來運用還當得生死事也無面前縱奪各自測量看是誰分上事風塵艸動雷電霹靂輷輷磕磕自已相度看還得迴光返照力也未莫只爲片衣口食愛甜嗜好摩唇振觜道我解了錯用身心經年度月擔擎人我狂象無鈎不能制伏騰淨蓮池圖箇什麼　僧問不落三寸請師□□　師云塞却汝口　恁麼則孤峰無宿□□　●□□萬里一條鐵　問匹馬單槍離羣獨戰時如何　師云擧手不拈弓低頭失却箭　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如此　師云敗將不斬　問學人欲涉雲霄去到後如何爲有情　師云塞外將軍行

正令不展紅旗得勝歸　恁麼則知音不敢和也
師云路逢懸首客莫識甑中人　問廓然無依法歸
何處　師云大地日月起自何來　恁麼則龜毛拂
子長三尺　師云兎角拄杖打闍黎　問十方薄伽
梵一路涅槃門如何是一路涅槃門　師云日出高
梵一路□□舊巖　恁麼則光漆檯前一盞燈　師
云竇□□□無暫息古今不異萬家忙　問如何是
般若體　師云澄湛海淵明萬象　如何是般若用
　師云纔點化山高屹屹早見奔波乞命人
師云諸上座且喚什麼作般若若識般若體便明得
用因此調伏異見折劄天魔令他捨邪歸正便獲得
般若神珠光明烜爀地堪受人天供養接續佛燈便
是眞正道眼衲僧分上更有何事久立珍重
上堂云諸上座古人道天陰性地昏今日天陰性還
昏麼若是性昏被他使喚迷己爲物都無主宰且道
行脚本爲何事不被他使喚所以古人道宛然自有
冲天氣直教一切處爲紀爲綱爲道爲路爲照爲明
不被四時迴換使得乾坤大地爲高爲下方稱衲僧
本分家風如今還有受用得底麼有卽出來　僧問
還有不墜乾坤底人也無　師云有　未審成得箇
什麼　師云騰身三界外不落有無中　問如何是
衲衣下事　師云赫赤窮漢　云乞師方便指妙快句
來看　師云木女穿針山色秀石人牽線海雲生　問
面前無障礙爲什麼開口不得　師云盡日無言說
喃喃語更新　恁麼則已能師子吼也　師云不用
野干鳴　僧便喝　師云恰是　僧擬擬　師便喝
僧禮拜　師云敗將不斬　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
云清淨道者解求眞　如何是賓中主　師云萬象
縱橫都不顧　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橫身當古路
擡手拓乾坤　如何是主中主　師云坐斷毘盧頂
不稟釋迦文
師云這箇是賓主語明得也未若明得橫擔拄杖穿
雲渡水證據諸方曲親木頭裏老和尙見伊開口動
舌便籠得伊了也又不得一向高茅點胥點肋道我
知我解擔擊衒耀逞已懸頭誑他後學彼無利益但
自省已保護聖胎豈不輕安更擬躊躇堪作何用伏

惟珍重
雪下師示衆云昔日少林何異今朝然則古今不同
法且無二三祖云學人不安請師安心初祖云將心
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云爲汝安心
竟當下便明悟自心不在內外中間信得決定不從
他覓承當更無疑滯諸賢者如今還有承當得底麼
只是歷歷諦聽法者這是賢德眞心莫教諸境迴換
隨物流浪與二祖何別西河今日與諸賢印此心便
是佛心更莫狐疑同聽一頌　西河會裏眞禪子
夏山前立雪人親印自心心是佛莫教心外別生塵
上堂拈拄杖云三世諸佛總在這裏看看見你勿孔
竅總入拄杖裏妄生節目去也有趂得上底麼有卽
擧一步趂看便有僧出　師云嚳齒早拋千萬里又
打云我早是跨跳入泥坑裏你更待火焰上添草似
箇阿師救得也無　僧禮拜　師云來來你還會葛
藤麼　僧云不會　師云賴你不會汾陽拾得口喫
飯囌嚕囌嚕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徹骨
徹髓　此意如何　師云通天通地

師云諸上座穿耳胡僧到此土來便問祖師西來意
假如白馬馱經時又問箇甚卽得故經云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且道許說不許說若道許說又作麼生說
若道不許說龍宮海藏白馬馱來與諸上座商量祖教
兩名是一是二量數取得他麼所以百丈云佛是過
量人量數管他不著經云唯佛不墮諸數喚作自受
用三昧攬得麼快須攬取免得被他天魔外道詐現
吉凶惑亂眞源珍重
小參云朕兆未生誰論凡聖纔有鋒鋩便成瑕玷作
麼生得一切時中不昧祖燈去　僧問如何是祖燈
師云照一問　照後如何　師云點　問從上諸
聖無一法與人未審師今傳箇什麼　師云來風可
辨　問龍吟吐霧普潤羣生未審將何報答　師云
此恩深厚　恁麼則大衆霑恩　師云滴水難銷
問師子嚬呻賓主露汾陽家風事如何　師云腦裂
始知甦　宗風已蒙師指示如何是西河師子　師
云休撒臊　問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作麼生是
無異路底句　師云鐘皷分明在日月不曾昏　恁

麼則狗子吠人嚳　師云不皎破衣人　問若眞修
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什麼過　師云雪埋夜
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　和尙是何心行　師
云却是你心行　問迦葉傳衣阿難倒刹未審成箇
什麼邊事　師云瞬眸明不盡喘息絕知音　恁麼
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也　師云雲騰致雨露結成
霜　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　師便喝　僧禮拜
師便打　師云若是飮光門下纔擬擬早巳千山萬
水更問什麼親聞何堪共話如斯之輩豈苟先賢學
語之流塵沙海墨不能頓省自慼隨流認影妄生節
目有甚了期不解返光探尋識浪劫石俱銷不能自
信苦哉苦哉故釋尊喚作可憐愍者多言轉遠珍重
上堂云夫參學之流須具啐啄同時眼若不具啐啄
同時眼未有參學分在所以鏡淸云子致啐時又不
能𠖥于母啄母致啄時又不能致于子啐　問子致
啐時於學人分上明得箇什麼邊事　淸云且但保
任未用鏡淸啄破　若的實論又成得箇什麼邊事
淸云親明取好　爲什麼不能致于母啄　淸云

◆歎疑類

簤軟于母　母致啄時請方分上又成得箇什麼邊
事　淸云露箇面目　若的實論又成得箇什麼邊
事　淸云好箇商量　爲什麼不能致子啐　淸云
老作少難　直得啐啄同時時如何　淸云亦有不
曾經歷于此者　只如不曾經歷于此者還有超昇
分也無　淸云咋咋誰敢坐虎頭
師云若解坐虎頭方能展陣開旗稱提拈掇教伊辨
得時節受用不失一箇箇抖擻金毛吒呀地擒縱自
在應物舒光利時接引所以道天人羣生數皆承此
恩力與你頌出去也大家聽取
啐啄同時用最難相逢恰似兩風顚栽松切囑超今
古普化當時得用全
師云且問諸上座還識普化麼看看明頭打暗頭打
擲下拄杖便下堂
師因舉先廣德和尙幷實道者各有王子話僧請師
下語　問王子未登朝時如何　師云六宮歌雪韻
入國聽蕭韶　正登朝時如何　師云玉璽不彰文
萬邦皆稽首　登朝後如何　師云素服問田翁偏

界無相識　頌曰
三朝王子貴兼尊今古相傳執可分八國六宮朝化
美汾陽印的莫紜紜
上堂僧問從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未審成得箇什
麼邊事　師云總不曾用　堪嗟楚下鍾離末　師
云庶子當機失戰場　僧喝　師云作家　僧禮拜
師云却不作家以拄杖點一喝　問大悲千手眼如
何是正眼　師云瞎　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
師云三家村裏唱巴歌　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
師云謝汝慇懃　問文殊與維摩讚善此意如何
師云錯下名言　恁麼則此語甚當也　師云又遭
剝脫　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
懺悔　師云燈連挑夜月度燕幾多人　恁麼則水
精宮裏觀明月　師云映眸明寶燭分照爍精輪
問如何是轉輪王身　師云七寶鎮相隨千子常圍
遶　恁麼則好事不如無　師以拂子攔口打　問
大作業底人來師還相爲也無　師云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　恁麼則眉分八字眼似金剛　師云泥人
退步　問皓月雖明不藏燈影時如何　師云白雲
深三尺紅輪爍半天　多應不見舊時人也　師云
山高隔不得雲散自東西　問不避危亡請師一接
師云南有雪峰北有趙州　恁麼則聒煩和尚也
師云天台石橋窄淸凉座具寬　新羅事又作麼
生　師便打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別道　師云
六六三十六　恁麼則風聲浩浩也　師云九九八
十一　僧禮拜　師有頌
風聲浩浩語喧喧借問諸賢何物宣一句了然超百
億誰人更問箇中玄
師因覩洞山价和尚五位語乃述序幷頌
言之玄也言不可及旨之妙也旨不可歸卽代不乏
賢時不掩德不乏賢而賢高不掩德而德盛先賢盛
德□卽洞上价師曹溪之後名高振也權開五位善
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劍翦諸見之稠
林妙俠弘通截異端之穿鑿豁空門之關鍵挑閫室
之玄燈愜廓含容卷舒自在實人天之龜鑑爲出要
之津梁若非金色之機焉能入室希夷垂露金明格

外之談請益投針迴互物中之妙擊風雷海上亘浪滿然耀杲日天中妖魔絶迹或藏衣寶或示髻珠且非名利於人間貴顯禪宗於物外遠來請問寧以謙辭遂述古基以示今學雖憑言而質朴且立理以無斷五位備標三立直指括河沙之法界通會覺源該無量之微塵盡歸眞際然則旨哲易明昏徒難曉者耳

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已相違金剛透匣誰能用唯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俠遁迴互擬議鋒鋩失卻威

僧問如何是正中來　師云旱地蓮華朶朶開　開後如何　師云金藥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如何是正中偏　師云玉兎既明初夜後金雞須報五更前　如何是偏中正　師云毫末成大樹滿水作江河　如何是兼中至　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推　如何是兼中到　師云王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響鼕鼕　五位頌

正中來金剛寶劍拂天開一片神光橫世界晶輝朗耀絶塵埃

正中偏霹靂鋒機著眼看石火電光猶是鈍思量擬議隔千山

偏中正看取輪王行正令七金千子總隨身途中猶自覓金錢

兼中至三歲金毛牙爪備千邪百怪出頭來哮吼一聲皆伏地

兼中到大顯無功休作造木牛步步火裏行眞箇法王妙中妙

上堂僧問如何是汾陽境　師云子夏峰高登者少西河水滿問津多　如何是境中人　師云坐久看風信燒香備聖燈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云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　如何是和尚活計　師云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　未審喫箇什麼　師云天廚飡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　問如何是和尚曲　師云六律不假人美聽百牙虛爲子期彈還有人和得也無　師云有口不須論世事無心只爲慕知音　恁麼則和尚和得也　師云你試和看

僧無語　師云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擧
頭　問如何是汾陽劍　師云羿始彎弓九烏失色
須知好手　師云石虎既遭傷金鏃須沒羽　如
何是和尙吹毛劍　師云不假干將鑄出匣透神光
用者如何　師云有怪除妖孽無生不用磨　還
許別人傳也無　師云長安大道無關鎭車馬同滋
總不妨

師云諸上座若發無德解揚正法問答施爲大海有
竭此道無窮從古及今未曾間斷只恐諸人久立心
疲不以爲記一言半句不易得聞多是背覺合塵妄
生穿鑿各爭事相不究根源流浪生死虛延歲月古
人云多言復多語猶來返相誤明明向你諸人道也
是久日樺來脣珍重

襄州受請經過華縣上堂云纔陞此座已報佛恩更
若切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此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有
僧禮拜　師云住住未焚香在拈起香云這一瓣香
從古及今未曾間斷金色曾焚我今親爇還有人委
得落處麼遂燒香復云祖師心印絕有言詮唱導之
機豈無談說雷音震吼誰敢當機師子嚬呻千狐併
跡僧再出來禮拜師云這箇闍黎好與三十棒念伊
驀懇且放一頓　問三峰的句即不問二人心旨事
如何　師云記得麼　恁麼則汝水眞風寶峰重起
師云且莫妄生節目　從上諸聖請師提攜　師
云百雜碎　恁麼則謝師提攜　師云囉嚕囉嚕
問無爲法相人難見請師方便示衆看　師云不得
錯擧　恁麼則普得聞也　師云錯了也道者打一
拂

師云某比欲林泉樹下依衆過時幸蒙汾陽遠邀經
過貴縣又感堂頭和尙與諸院和尙降尊就卑光揚
佛日堅請擧唱質慙無德豈効先賢主事大衆同成
佛事說什麼即得寶華座上獨有慈尊金剛道場別
無異黨狐非師子數燈非日月明當門之下布鼓難
施而今還有擊鼓者有即出來　僧問淨名杜口猶
涉繁詞列衆陞堂擬談何事　師云喫棒得也未
淨名杜口又如何　師云收將不斷
師云你問我答有甚了期大衆淹延恐無利益久滯

諸賢將何報答古人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還當得麼久立珍重
晚參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剖拆師云摩訶衍法
皆從此出打禪牀一下　恁麼則普皆得聞　師云
不用忉忉。問德雲不下妙峰頂善才何處得參尋
[illegible]師云今日重聞　覺城東際今日親聞也　師云
雪山南畔更三千　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何是
大用現前　師云落在什麼處　僧無語　師便喝
云拂子柄短
某早來已承堂頭和尚及大衆延請一無舉唱今者
又陞此座難以酬恩問答已來實慚荒拙雖是一心
拈提有異今古共同隨機利現冥應諸緣運通一切
乾坤大地各不相依人人英俊學不從師還識師麼
莫交錯認定盤星久立珍重
經過坦縣衆請上堂師至法座前指云菴園會上舍
利弗纔見此座便云此座高廣吾不能陞被淨名一
指當禮須彌燈王如來方陞此座山僧今日不禮須
彌燈王如來便登此座且道得什麼神力會麼三十
年後不得錯舉便陞座　師座定拈拄杖打繩牀一
下云會麼打草要蛇驚良久復云祖意難窮得之者
可越階梯教乘易曉失之者永隔毫釐是以禪律同
途聖凡不異迷情不了背覺合塵如識衣珠不從別
得故我大覺世尊於多子塔前分半座告摩訶迦葉
云吾有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
付囑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如是展轉西天二十八
祖唐來六祖諸方老和尚各展鋒機以爲內護及付
囑國王大臣有力檀信以爲外護正是今日都監司
徒知縣官員遠近檀信當院院主東京大師及堂內
衆僧同心堅請令山僧敷揚正法報佛慈恩雖然如
是還記得靈山會上付囑底事麼記得者出來對衆
商量要知端的　有大師問出群之歌曲格調似誰
家　師云紫衣天子賜飛白自家書　不從人得底
事又如何　師云却請大師對衆道看　對衆道不
得又作麼生　師云清霄無障翳剛有不明人　講
百法座主問和尚契禪牀禪牀契和尚　師云虛空
還有筋骨麼　主良久　師云會麼　主無語　師

云聽取一頌
座主與禪和二義不相過如斯更不會靜處薩婆訶
問芭蕉無心聞雷發象牙生花事若何　師云碧落無遮障通身不昧機　恁麼則涅槃眞性因師舉萬丈龍門不假功　師云燒尾事作麼生　大衆證明
　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問釋迦降世七步蓮開師今出世未審花開幾葉　師云雲布長天上雨灑鳳樓前　恁麼則羣生有賴　師云拂子且將揮世界拄杖權爲答話人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師云赤脚人趁兎著靴人喫肉　乞師指示　師云著靴人飽赤脚人飢
師云有問底麼有卽快問道場難遇雖然無一法與人有疑者須決擇山僧幸因行化趣到郡城旣宣揚於正法又須普給於人天直截根源對面分付還有收得麼收得卽隨機利物古人云多言復多語由來返相誤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陽生後日長一線你道佛法長多少
上堂云天已明僧已到性惺惺斷煩惱你道斷煩惱卽是不斷卽是
上堂云不怕寒不怕熱爲參請且道參阿誰
上堂云雷驚蟄戶萬物發萠杲日當軒人心不昧爲什麼無眼人不照且道過在什麼處
上堂云雪消雲散霧卷日當天喫茶去
上堂云一輪纔出海萬類盡沾光喫茶去
上堂云朝參暮請盡尋常不落言詮作麼生道
上堂云聞聲見色觸目舒光山高海濶地久天長作麼生辨得主中主
師或小參上堂語句平鋪更不繁載聊錄問答於後
問不雲之雨已澍汾川燋穀生芽什麼時成實　師云
師云子夏山高峻孤峰插半天　如何趣向　師云白雲嚴少客紅相足金蓮　甚人境界　師云滿虛無遮障內外一輪圓　恁麼則千聖共傳無間隔萬戶千門總太平　師云萬里星河共一天　問百川競注同歸海萬仞峰頭事如何　師云平田不用生荊棘曲澗無勞水直流　問解脫打文殊意旨如何
　師云又　僧無語　師噓一聲便打　問有問有

答蓋是尋常不問不答又如何　師云莫顚倒　莫便是麽　師云莫顚倒　問鍾鼓總動大衆雲臻請師的擧　師擊繩牀一下　的擧且止請師全擧師又擊繩牀　的擧全擧大衆普聞請師向上擧師云雖然打你不著速禮三拜　學人吁　師云困郎歇　問鶖歸東海鴈入南天佛法歸甚處　師云用處無不徧四海盡天涯　恁麽則徧唱無生曲高歌一緊平　師云春來百艸秀秋去葉凋殘　恁麽則謝師指示　師云分明記取　問眞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孩時如何　師云天滋雨露地長靈苗　恁麽則一點實於大千也　師云四海常盈五湖豈闕

問得人身者如指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意旨如何　師云眞實不虛　此意如何　師云水精宮裏觀明月大嶽峰頭見瑞雲　問今日先師六處齋未審先師赴那處　師云赴供不曾離本位舒光何處不霑恩　恁麽則啐啄同時也　師云應供在如今　問投針相見時如何　師云深淺何疑　恁麽則日躍道存也　師云龍猛搖金錫提婆打大鍾

問學人久依法會爲什麽佛法不現前　師云慶汝平生　恁麽則全因今日也　師云不見纖毫豈同生滅　問大悟底人以何爲證　師云山高水濶人皆信地久天長自不知　知後教甚人委　師云南嶽石頭親有句北州道者不能宣　恁麽則唯佛與佛乃能知之　師云莫帶累老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啣花獻　師云新婦更著師婆賽　見後爲甚不啣花獻　師云古廟又遭措大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云靈龜未兆知凶吉莫待臘蛇動始驚　問如何是古佛家風　師云一棒一條痕　畢竟如何　師云劈裂千萬片

師參首山問百丈捲簟意旨如何山云龍袖拂開全體現師云未審師意如何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蹤師□□□□□□□□□□□

汾陽無德禪師語錄上卷

汾陽無德禪師頌古代別卷中

門人住石霜山慈明大師　楚圓　集

二祖問達磨請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願安心地決覓心無得始無疑

六祖問讓和尚甚麼處來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甚麼物恁麼來讓似一物即不堪祖云還假修證也無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云只此不汚染是諸佛之護念汝善護持

因師顧問自何來報道嵩山意不迴修證即無不汚染撥雲見日便心開

馬祖住菴時常坐禪讓和尚將甎於菴前磨祖云磨甎作什麼讓云作鏡祖云磨甎豈得成鏡讓云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云如何即是讓云譬如駕車牛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

磨甎作鏡慕同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耕人迴面指犂牛觸破古皇金

百丈再參馬祖祖以手指繩床角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丈因此大悟直得三日耳聾

每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擧放却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長慶問靈雲如何是佛法大意雲云驢使未去馬使到來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使前行馬使來長慶不明眞實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余今報你諸禪侶九衢杲日照香街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

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爲人多見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

潙山示衆云老僧遷化後去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於左脇上書一行字云潙山僧某甲若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若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

僧當恁麽時喚作什麽

古德垂慈力未酬纔聞異相便爭牛聲前句後明玄
旨失却潙山見不遇且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
當秋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而立敬云是
是又到南泉亦如是泉云不是不是章敬道是和
尚爲什麽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
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章敬南泉路似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
鏡漢自漢兮胡自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却
如無

馬祖上堂衆方集百丈出捲簟祖便下座

百丈當初侍馬師對師捲簟更無私人天不測爲奇
特恰是攢鵶捉鳳兒上士瞥然全體現太陽出照嶽
峰低

無著喫茶文殊托起玻璃盞問無著南方還有這
箇麽著云無殊云將什麽喫茶著無語

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奇無著忽言無這
箇誤他多少老闍黎至今猶未知端的擡手拈茶不
用疑

祕魔巖和尚凡見僧來提起杈云什麽魔魅教你
出家什麽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
也杈下死速道速道

祕魔巖下坐擎杈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爲君俱不
薦失却眞杈捉妄杈

僧問大隨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
隨云壞云恁麽則隨他去也隨云隨他去

懶安的子大隨師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
意更生異見却孤疑汾陽與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
道歸

石鞏常張弓架箭凡見僧來云看箭三平纔見便
擘開胸鞏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
聖人便拗折

張弓架箭喚君迴不省宗師特意來箇箇盡隨迷醉
走句中認影影難開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徧
九垓

無業禪師凡有諸問皆云莫妄想

汾州老作坐安眠問者千般及萬般一正百邪皆罔措報伊莫妄直歸源三乘五性空華夢一王臨詔恰如閑

僧問太平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平云石羊頭子向東看

太平高道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繞上偏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現森羅

玄沙示衆云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

就中毛直是玄沙觸目全眞語不除亡者面前親正驗更無偏黨絕遮遮叢林浩浩爭脣吻恰似虛空捉幻花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

人來面壁坐頤頤不話多般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見免將明暗謗盲聾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用功

僧問雲居截水停輪時如何居云磨不轉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令君返照看截鎖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花園開花結果從何有因地抽條長碧天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吾云佛字山云這多口阿師

道吾忽爾見先師問字開拳顯妙機對佛是眞眞是佛藥山爲破句中疑狂風繞起香林動正是波中拾礫時

欽山問德山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山云汝試舉天皇龍潭底看欽山擬議德山便打

老倒忘機大作家古今皆賞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涌出靈源萬路差切觸欽山猶定動得無言說至今誇

趙州見僧到便問曾到此間麼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或云曾到州亦云喫茶去院主問不曾到喫茶去到來爲甚也喫茶去州召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胡僧總到來不是石橋元底
滑喚佗多少衲僧迴

日炙

僧問寶應念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念云風吹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已早深三
尺更教誰問箇中立

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迴葉
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擧
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昔日靈雲自有知桃花已落布葦夷寰中拔劍當鋒
者未徹橫身斬萬機

俱胝和尚凡有講問只竪一指
天龍一指悟俱胝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互千差寧別
說直教今古勿針錐

溈山令僧馳書幷鏡至仰山山接得提起云若道
是溈山鏡又在仰山手裏若道仰山鏡又是溈山
寄來還有人定當得麼衆無語遂撲破却向僧使
云到和尚處但恁麼擧似
仰山接得溈山鏡告衆拈來行正令懵懂禪流眼不
開仰山直下驀頭釘

龍潭在俗時當供餅十枚上天皇皇食已每留一
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忽訝之問曰餅是某
甲將來何以返云惠汝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
師因悟遂投出家
將去將來事不差龍潭故問勿交加後徒多少爭脣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

馬祖與百丈行次見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丈云
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丈曰飛過去也祖遂扭百
丈鼻頭丈作忍痛聲祖曰何曾飛去
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祖印付心燈應機雖對無移
動纔扭綱宗道可增

裴相國托一尊佛向黃檗前跪云請師安名檗
召裴休休應喏檗云與汝安名竟裴遂禮拜
師前跪托請安名驀地當鋒喚一聲不是裴公誰敢
應直教聾瞽也聞聽

大禪佛一夜於僧堂內叫云我悟也我悟也僧問

你悟箇什麼大禪云師姑元來是女人作
悟來不在苦多端了解都由瞥爾間定道師姑女人
作癡人稱雪作銀山

普化喫生菜臨際云普化大似一頭驢化便拓地
作驢鳴濟云直歲與佗細抹草料普化云少室人
不識金陵又再來臨際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老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柱勿喝斜龍蛇混雜人難
辨白日長空下雪花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恁麼爲
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歸方丈
三聖擔佗保壽槍推僧出衆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
令直得盲人滿大唐

普化見馬步使喝街舉化當街學手云驢行者相
撲一交來官人咋云侮弄人遂喚當直擒上打五
棒化云還田舍兒似即似是即不是官人云說甚
是不是打得你便休

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顚雖然大化無方
所俗官且不是僧官

僧問法眼慧超咨和尙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
問答從頭理不斷莫同巧妙騁鋒機眞金若不鑪中
鍛爭不將金喚作泥

香嚴初開堂潙山令僧送書幷拄杖嚴接得便哭
僧問和尙哭什麼嚴云不是哭只爲春行秋令
拄杖將來便徹心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
怪絕後光前越古今

僧問永興安和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壁上
畫枯松蜂來競採蘂
發志忘疲効上機便伸請益欲除疑宗師正示空花
樹免教土上更加泥

韓愈侍郞問大顚和尙春秋多少顚提起數珠云
會麼侍云不會顚云晝夜一百八明日復來門首
見首座遂問和尙道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首座
叩齒三下侍郞至方丈復問晝夜一百八意旨如
何大顚叩齒三下侍云元來佛法不別顚云侍郞
見何道理侍云適來問首座亦恁麼祇對顚請首
座問適來恁麼祇對侍郞是否座云是顚乃打趁

出院
解展機鋒是大顯明知不爲小因緣一般叩齒叢林
異出院韓公始得開
文殊問無著南方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
戒律云多少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無著却問此
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云多少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至晚求宿殊云大德有執心
在某甲無執心云還曾受戒否云受戒久矣云既
無執心何用受戒著無語童子送出至門遂問適
來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著
迴首童子云是多少又問此是什麼寺額童子指
金剛背後無著迴首化寺乃隱
顧問南方住若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
混三三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謂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女人哭入法堂百丈問作什麼云父母俱喪請師
揀日丈云明日一時埋却
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嗥咷一時埋向淸凉

地至孝方能今古超
西國有聲明三藏至閩王請玄沙驗看玄沙背處
以銅筋敲鐵火爐問是什麼聲藏云銅鐵聲師云
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師問同入聲色心報言銅鐵響高音世間學博雖明
了爭奈將金不識金
閩王封柑橘各一顆令使送上雪峰問云既是一
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雪峰遂封回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却
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聖胡風長人入水分明
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爲汝開天路實方金界碧
霄空
僧問地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藏
云看取下頭註脚
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爲多知
解切要參玄達本源
僧問德山如何是露地白牛云吒吒云飲噉何物
山云喫喫

白牛露地勿遮欄在處横眠在處閑水艸恣情甘美
足醒翻純出濶艮田
耽源辭忠國師問某甲到南方人問極則事向他
道什麼國師云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身符子作
麼
護身符子最靈國師起坐總將行耽源得用南方
去爲說令人睡眠惺
僧問鏡淸祖歌如何唱淸云拋送醉人酒云恁麼
則辜負和尚淸云猛虎不喫伏肉
對衆横身問祖歌師云拋送醉和和酒言未肯剛瞠
眼伏肉無緣更喫多
南泉兩堂爭猫兒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衆
無對泉便斬却後擧問趙州州脫艸鞋於頭上戴
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兒
兩堂上座未開盲猫兒各有我須爭一刀兩段南泉
手艸鞋留著後人行
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
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
後趙州聞云我與你勘破這婆子遂往問婆亦如
是州迴擧似大衆云勘破婆子了也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
會南北艸鞋徹底穿
洞山勘泰上座云有一物黑洞洞上拄天下拄地
常在動用中動用中収不得過在什麼處泰云過
在動用中山便喝出
同人直示問同袍擧過分明驗的毛說理安陳在混
動幻花撫眼不能蘇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
來郎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
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
透網之魚不識鈎貪游淈水認浮頭高灘坐釣垂慈
者迴棹収綸却上舟
僧問嚴頭古帆不掛時如何嚴云小魚呑大魚
古帆不掛更何疑擧問依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
海爭奈鈎頭餌不齊
修山主悟空洪眼行脚到地藏向火擧話次地藏

入來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已是同是別修云
不別藏豎起兩指出去云云
入院高茅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
短虛記問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別恰
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擧指不楊岐

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思云廬陵米作麼
價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乘大意來却問廬陵米幾
價當時心境一齊灰

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鎭州出
大蘿蔔頭
因問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鎭州有茱名蘿
蔔濟却飢瘡幾萬千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
云和尚莫將境示人云我不將境示汝云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栢樹子
庭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犂牛嶺上耕正示西來千種
路鬱密稠林是眼睛

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
卽向汝道
龍牙未息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尤達懸他親志
切直言洞水逆須流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
也無濟云賓主歷然
兩堂上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挐賓主歷然明似
鏡宗師爲點眼中花

閩王令使送交床與雪峰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
供養將何答報峰以兩手托地云輕打我輕打我
因問如何報主恩擧畢全収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
動滿目流沙不見人

打地和尚凡見僧來打地一下
紫府山前眞正士主丈常擎在手中南北問津無限
衆唯將打地報盲聾

甘贄行者往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泉自打槌
云請大衆爲猩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贄禮
拜便出去泉後問典座行者在麼云去也泉遂打

破粥鍋

一般設粥古今稀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鑊盡穿無糞粒叢林遠近總應知

中邑纔見僧拍手鼓唇云嗚哪嗚哪仰山到從東過西立邑云子甚處得此三昧云某甲從曹溪脫印學得來邑云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邑云我從章敬處得來

鼓唇拍手口嗚哪直引人來辨正邪千萬徃廻都不薦仰山才見便同家

烏窠和尚侍者辭去問什麼處去者云諸方學佛法去窠云若是佛法我者裏也有些子云如何是和尚佛法窠拈布毛一吹侍者悟去

侍者初心慕聖緣辭師欲去學參禪烏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

崔禪上堂云出來打出來打僧出云崔禪聻師擲下拄丈便歸方丈

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釣金鱗游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津

長慶保福遊山次福云秖這裏便是妙峰頂也無慶云是即是可惜許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別處遊

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否沙云大唐天子不可割茅刈艸去也

岑公出袖播鴻機問佛人多作佛稀王主割茅親下手不能土上更加泥

曹山聞鐘云阿邪阿邪僧云和尚作什麼山云打著吾心

聞鐘便道打余心語淺分明理事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睦州喚僧大德僧迴首州云檐板漢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妄自生擔板直教須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西禪到保壽云甚處來云西山來壽云還見胡孫麼云見壽云作得箇甚伎倆云見某甲一箇伎倆也做不得壽便打

舊人相見話中心詰問西山路淺深對衆直言呈伎
倆洪爐鍛煉要眞金
報恩令侍者取西橋水灌東面蓮盆侍者灌了恩
云灌何處者云東面蓮盆恩却問傍僧是眞實是
虛妄
西邊取水灌東邊侍者親行往又還汲使更無心外
法却問傍僧恐不圓
僧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嵓云銅砂羅裏滿盛油
塵中辨主最難明千萬人中少一惺銅砂羅油今古
淨與君拔却眼中釘
僧問石頭如何是解脫師云誰縛汝云無人縛師
云無人縛汝即是解脫何用更求解脫
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休承君解縛從誰
起直說無生是石頭
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云飽柴飽水
云見後如何云飽柴飽水
古人抱志坐牛頭信師示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心安
靜眞正無私是趙州

曹山問僧甚處來云掃地來云佛前掃佛後掃云
前後一時掃山云與老僧過袈裟來
量器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一時俱掃
却也是拈佗第二機
鼓山問僧如何是不跨石門句僧無語
不跨石門入理深學人不用更沉吟晏公正坐鼓山
上大海無波浪不侵
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
病人來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佗又不見患
聾者語言三昧佗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
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
權生聾瞽瘂瘖癩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鐵如泥
碎透金纔動失玄沙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處去山云作麼作
麼廓云官家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作麼山休
去明日浴次山將木杓打廓一下云昨日公案作
麼生廓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識眞珠

藥山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山云我祇要遮眼云某甲學和尚得麼山云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徹底更何疑覰穿會者稀叮嚀猶付囑句句是玄機

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讃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讃嘆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鞭影分明指似君多聞譬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侶信手拈來莫厭塵

藥山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作什麼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提下云恁麼則共和尚出一隻手

道人相見喚沙彌來往須勤勿得遲折脚鐺子常拈掇各攜一耳臂交加

藥山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道吾便出去雲巖問藥山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山曰却是智頭陀會你去問取他却來問智師兄適來爲什麼不祇對和尚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和尚巖遷化後吾云雲巖不知有悔不當時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坐衆手掏砂礫眞金元底別不須疑慮更忉忉

歸宗鋤艸見一條蛇便斬却僧問久嚮歸宗到來只是箇麤行沙門宗云是你麤我麤後雪峰問德山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山便打峰便走山召云布納布納峰回首山云他後悟去方知老漢徹底老婆心

廬嶽宗師接上機斬蛇特地施慈悲高茅座主驚忙怕却道麤心錯是非

藥山問僧年多少云七十二云是年七十二麼僧云是山便打有僧馳此語問曹山此意如何曹山云前箭猶是可後箭射人深僧云如何免棒曹山云王敕既行諸侯避道

垂慈接引問年多應答隨時未許他再審始明端的處令行霹靂不仙陀

僧辭趙州問甚麼處去僧云閩中去州云彼中軍馬隘鬧直須迴避僧云向什麼處迴避始得州云恰好

僧去閩中路不逢報言軍馬正嘈嘈問師迴避居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

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蹈倒歸舉似長生乃云我今日蹈者僧甚快生云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休去

雪峰拋束示傍僧僧取遭師脚一登懵懂不靈知恰好長生却解掃籠燈

三聖令秀上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云不問石頭參見六祖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沙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沙不對秀云謝師答話沙亦不對秀舉似三聖聖云若實恁麼猶勝臨濟七步雖然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話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長沙亦不對聖云從來疑著這漢

三聖令僧問同入長沙輕輕爲指陳多少義流言下覓從來疑著走如塵

藥山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拋下鼓槌云是第幾和沙彌云第二和作麼生是第一和沙彌就桶內盛一杓飯便去

一般打鼓弁作舞與你諸家事不同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目落寰中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曾藏僧復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後玄沙云雪峰老子蹉過石霜

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誤佗遊子失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目對門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恁麼會又爭得修云和尚意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
旨自然青白不從聞

白兆舉紫胡有犬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胷
僧問如何是白兆犬師云不作聲僧便喝師便打
云向道不作聲

白兆有犬不作聲學人一喝衆皆驚宗師縱奪能舒
展直教睡眼一齊明

僧問南泉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泉云向山下
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云某甲隨和尚去得也
無泉云你若來銜取一枝艸來

類中難辨要分明戴角披毛卒未惺銜取艸來方定
動頭頭物物現眞靈

永嘉到六祖遶繩床振錫而立祖云夫沙門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云何不體取無生了取
無速師云體卽無生達本無速祖云汝甚得無生
意耶師云無生豈有意祖云旣無意誰爲分別師
云分別亦非意祖云如是如是

圓悟眞心作本心無人證據思沉吟幅多擊發緣當
熟一見能師便得金

南泉問僧甚處來云神山打羅來泉云手打脚打
僧無語泉云你問我與你道僧云手打脚打泉云
向後遇明眼人擧似後法眼問僧神山打羅話你
作麼生會僧便拜眼云我擲脊棒你作麼生僧云
若不打何處討崇壽眼云別處卽得這裏不得

法眼當初似一明打羅道理甚叮嚀恰如飢國逢王
饍未食疑心却欲爭

艮遂座主初參巖谷谷見來便去鋤艸艮遂到谷
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艮遂三日後去参纔扣
門谷云阿誰云和尚莫謾艮遂若不來禮拜和尚
泪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開門相見

迸順之機不易當大根艮遂解思量若非久積同風
事爭肯廻頭信法王

雪峰示衆云望州亭與你相見了也烏石嶺與你
相見了也僧堂前與你相見了也保福問鵞湖僧
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鵞湖驟步

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唯有鵝湖并保
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雪峰到浦泉辭去入籬裏坐泉云這箇四人舁那
箇幾人舁峰從籬内湧起身云道什麼泉再問峰
云行行是伱不識
湧泉故故問舁僧四一分明說似君再問早踰千萬
里行行要得識慈身
潙山與仰山行次鵶銜一紅柿落仰山捧上潙山
潙云甚處得來仰云是和尚道德所感潙云子也
不得空然遂分一半
鵶銜柿子落師前獻問何來事皎然各分一半甜似
蜜如今不會更何年
潙山與仰山摘茶次潙云終日只聞子聲不見子
形仰山撼茶樹潙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云某
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源山良久仰云和尚只得
其體不得其用潙云放子三十棒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推眞應
物禪流頓覺雨前香
南泉麻谷歸宗同去禮拜忠國師泉於地上畫一
圓相云道得卽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谷便作女
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什麼心行
國師欲見義多般圓相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
解久經行陣奪旗旛
玄沙令僧持書上雪峰峰開見是白紙遂呈示大
衆云會麼衆無語峰云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
回擧似玄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
故遣馳書達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
語蹉過分明理更封
百丈問雲居承聞潙山近來作水牯牛去也雲居
云是却問百丈潙山水牯牛話作麼生會丈云彼
此老大。
雲居因問古人牛賓主天然互換酬彼此老年眞可
信類中拈出一毛頭
李翺尙書問藥山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云會麼
李云不會師云雲在靑天水在瓶翺乃述一偈上

師練得身形似隺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靑天水在缾

雲在靑天水在缾恐君妄解詐惺惺□□□□□魂聽如實道神現姓名

香嚴垂語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蹈樹枝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當恁時作麼生卽是

香嚴啣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擬擬却從言下取喪身失命數如塵汾陽爲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月新

都頌

先賢一百則天下錄來傳難知與易會汾陽頌皎然空花結空果非後亦非先普告諸開士同明第一玄

師註首山念禪師頌

咄哉拙郞君 素潔條然　巧妙無相識 運機非面目

打破鳳林關 盡玲瓏性　著靴水上立 塵泥自異

咄哉巧女兒 妙智理圓容　攛梭不解織 無間功不立

看佗鬪雞人 傍觀審應距爭功不自傷　水牛也不識 全力能負不露頭角

淸恐靑

詰問一百則逐一代之于後

問寶華座上獨有慈尊萬聖俱攢千光透影明明普照各各凝然盡已神通穿雲渡水爲什麼識不得如今還有識得底麼有卽道來　代云却勞心力

風無形象爲什麼水輪持上　代云力不虧

水無筋骨爲什麼能持大地　代云柔弱勝剛强

地無偏黨爲什麼高下不平　代云顯然

火在木中爲什麼不燒本體　代云壞不得

空無邊際爲什麼世界不同　代云不添減

佛身無爲什麼雙林入滅　代云示

如來至聖爲什麼不到曠野林中　代云明

如來至聖爲什麼却到曠野林中　代云知

佛身廣大爲什麼隱於微塵　代云隱得麼

空中鳥跡水內魚蹤茶中鹽味色裏膠淸明眼衲僧不能分別作麼生析得晶然去　代云可明

眞佛無形爲什麼却言具三十二相　代云恐斷絕

佛不違衆生願爲什麼不受宿請　代云不失時

佛不脫衆生願爲什麼不付法與提婆達多　代云

量才補職

佛心平等爲什麼無緣衆生不度　代云不欺他

佛化普備爲什麼化勝鬘夫人老婢不得　代云自屈

如來之身諸惡已盡衆善普集爲什麼不免金槍馬麥迸石木盂之苦　代云歷然

佛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爲什麼六道四生各不能知　代云非日月明

一切衆生本來成佛地獄衆生因何受苦　代云知恩者少　文不加點是什麼人境界　代云赤土塗牛嬭

盡劫難窮不同語默覺空幻有早落名言絕跡忘機如狂如騃作麼生得不傷物義去　代云不勞再舉

法門廣大爲什麼時人入不得　代云是誰

法無隱顯爲什麼人天不見　代云有卽不可

法無內外爲什麼却有得失　代云不勞故問

法無定相衆魔爲什麼不能壞眞說　代云今古分明

法無增減爲什麼滿字缺句　代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衆生無邊誓願度誰是度者　代云車輪往靈山

法門無邊誓願學作麼生學　代云朝參暮請

煩惱無邊誓願斷將什麼斷　代云有麼

無上菩提誓願成作麼生得成　代云天子不刈草

文殊普賢觀音勢至滿心十地彌勒慈尊一生補處爲什麼却擔柴著火荷衆苦辛愍癡不辨掃地放牛喫人殘食亡身盡命絕世超倫出生入死具甚道理　代云禪

大海能納衆流濟水爲什麼過新羅國　代云雜不得

大海無增減爲什麼三潮盈縮不定　代云今古歷然

海水一味爲什麼龍王所食不同　代云變業

海深無底脩羅王爲什麼水只到脚膝　代云大業

海本無知爲什麼潮不失時　代云和修吉行無嚴令羣神來往自知時

泰山不厭微塵須彌山爲什麼不容塵汚　代云入不得

須彌山不動不搖大劫壞時爲什麼都無形質　代云不與世爭

白玉無瑕爲什麼卞和刖足　代云鑑在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一切衆生如何運步　代云東涌西沒

龍騰滄海魚鼈潛蹤虎嘯高巖羣狐併跡象王蹴蹈賓岸皆崩師子嚬呻猛獸隱匿目連鶖子運智及通金色頭陀瞬睫釋主聲聞莫測十地寧知空生纔唱天旱雨花豈況繁詞更堪談說通仁一線滿口道來有麼　代云唧

僧有六和爲什麼法歸一法　代云怪得麼

僧是佛弟子爲什麼道先供養僧後供養佛　代云末後最初

僧依法出家爲什麼法因僧說　代云莫謗如來

如天普蓋爲什麼無藏身處　代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似地普擎纖毫爲什麼著不得　代云窄

一眞之法豈可有矣爲什麼各人不得受用　代云不占田地

人人具足爲什麼千少萬少　代云不信衣珠

百不會底人爲什麼不疑　代云明

黃河遇聖明則淸未審得什麼人力　代云此恩難報

乾坤朗耀日月齊明心不負人面無慙色萬象燦然不會者過在甚處　代云不勞再驗

千邪不如一直一直即不問如何是千邪　代云識得你

但有一切總是與來如何是不與來　代云莫瞞我

思量不到處便請道　代云口澁麼

言詮不及作麼生商量　代云好事不如無

眞理無言如何親近　代云踈

正法中還許咨問也無　代云摑口打

乾坤之內衆生擾擾如何辨得主中主　代云放你一頓

唯一無二乘什麼處得龍宮海藏來　代云平地骨堆

道無形相爲什麼行之有力　代云信耳

東風纔動百卉抽條和氣昇天陰陽合運雷震雨澍擊鼓奪旗不傷物義雖當先手有底在什麼處有麼　代云讓即有餘

三春景秀四序芬芳白日流光古今不離是箇什麼物　代云化得麼

所見色如盲等作麼生得分別諸法皎然去　代云恰似瞎

一法徧含一切法爲什麼山河大地各不相知　代云著得麼

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代云盡荒裏

一切衆生具足見聞爲什麼經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　代云眞實不虛

目前無物爲什麼却有盈餘　代云爭即不足

戒如海無涯如寶求無厭爲什麼只持二百五十條

代云盡法無民

不曾有一法與人世尊爲什麼道我有正法眼付囑摩訶大迦葉　代云陽和萬物生

心然法亦然眞心勿後先爲什麼却道問諸先達　代云萬中無一箇

人天不測凡聖那知橫竪長空虛閑自在觸目隨緣應機施設是何相貌　代云醜頭醜

四大無主身亦無我佛爲什麼道唯我獨尊　代云自讚不覺醜

亘古亘今都來是一法前佛後佛爲什麼用不盡　代云便棒

法無盡藏爲什麼只說五千四十八卷　代云早是多

道本無失爲什麼却言得道　代云信

如芭蕉堅似太虛實雲中擊電迅速難停作麼生是趣不逃底句　代云和聲打

無言童子爲什麼解說經　代云忍不徹

眞性心地藏心在什麼處藏　代云有麼

性似虛空虛空爲什麼比佗不得　代云愛嗔愛喜
鐘鈴螺鼓聲琴瑟箜篌聲與驢鳴狗吠是同是別
代云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滿字句句佛爲什麼道無法可說　代云恐
無神通菩薩爲什麼足跡難尋　代云猶自
法不屬因不在緣故作麼生說得　代云據欵結案
大如天地者是什麼物　代云盡不得
從生至老將什麼著衣喫飯　代云驢鮫慱地𠀗
佛法是佛說爲什麼道謗佛　代云又
明明無悟者有句爲什麼却迷人　代云有
有情爲什麼無佛性　代云隔
無情爲什麼有佛性　代云知
橫該宇宙豎括乾坤海水騰波須彌岌峇還有撲不
碎底句麼有卽道將來　代云撲
日月無心爲什麼能分萬象　代云此恩難報
日月光明照人心地迷人還假日月也無　代云不
見道
燈光雖小爲什麼能破闇室中昏　代云明

火星至微起爲什麼成壞俱能　代云時來天地皆
同力勢往英雄不自由
山嶽雖高爲什麼不比人心　代云識法者恐
至不知底人爲什麼不求佛祖　代云屈得麼
天垂甘露地氣所滋萬物生芽千祥合彩擎拳合掌
供養三尊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　代云嚮
如拳作手如手作拳展縮自由不因他力過在什麼
處　代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雲生巨海雨澍龍心出金入寶長養人天虛空有盡
此事無窮還有識得底麼識得喚作什麼　代云波
斯眼睛

頌曰

詰問一百則從頭道理至古今如目覩有口不能詮
室中請益古人公案未盡善者請以代之語不格者
請以別之故目之爲代別
外道六師告波斯匿王萍沙王及十六大國王一切
人天悉集俱薩羅國索世尊鬪神通富蘭那迦葉云
瞿曇現一我等現二乃至百千各各一倍佛從十二

月十五日對天人國王一切龍神現無量神通至正月十五日度無數人天彼外道等一無所現彼諸國王問云六師何不現神通外道等悉皆無語四散馳走直至死者正與麼時對佛現得什麼神通　代云專甲謹退

提婆達多教惡生王殺父殺母及殺世尊失却神通却來見佛佛告曰癡人汝何不現神通無對慙恥　代云君子惡先言

佛陀波利遊臺到忻州東見一老人問師向什麼處去對云臺山禮拜文殊去老人云大德見文殊還識也無無對　代云今日慶幸

佛弟子畢陵伽婆蹉見一僧塔觀知是凡夫恐遭天人禮到彼坼却被六羣尼來打一無言對　代云好心無好報

阿育王請賓頭盧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手擡眉示王云會麼王云不會老僧親見佛來無對　代云却勞尊者

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更傳何法迦葉呼阿難應諾云倒却門前剎竿著　代云不問那知

優波毱多來看蓮花色比丘尼纔入門觸撒油鉢尼云佛在之日六羣比丘甚是麤行數來我舍尚不觸此鉢尊者是紹祖位之人得恁麼麤行　代云已知錯怪

文殊觀音彌勒問戒賢法師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是否云是云教誰患刺風　代云不見道無主

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國鳩摩羅多問是何徒衆祖云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門祖扣其門彼曰此舍無人祖曰道無者誰　代云洎合忘却

羅睺羅行化到摩竭國手執一竿竿懸一幡在人前立人問汝是什麼人云我是一切智人衆皆無語　代云自憐不覺醜

西天外道問一入定僧云輪王種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什麼義羅漢無語遂却入定問彌勒彌勒爲答却出定來如彌勒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代云却勞尊者往復神用

彌遮迦從中印土來至北天竺見一人手執酒器師從何方來復往何許迦曰我自心來欲往無處又問師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又問師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我雖識汝不知姓字汝暫稱名我即悟矣　代云師既識我何待稱名

馬鳴問迦毗摩羅汝有何聖云我化大海不足為難又問汝化性海得否云若化性海我當不得　別云許即不讓

龍樹行化至西印土見提婆問汝佛性如何報言布施我求福利非解佛性汝會佛性當為我說師曰欲學佛道先除我慢心生敬仰發大慙愧方得佛性云何汝今不生恭敬而欲得也提婆求哀　別云因一事長一智

師子尊者行化於罽賓國彼有一師名波黎迦有少智惠習小乘禪定自後出得五衆各處一方師子尊者一一自問闍不語衆曰說佛眞教演波羅蜜無教不語而禁佛邪　代云語亦非通

問捨相衆佛說眞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何於此相而謂捨邪　代云捨亦非汚

問執相衆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云何執相而定得邪代云將謂無人

問知見衆諸佛智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相無為何知見邪　代云却勞相為

王問尊者曰師得勝法否云已得王曰於生死有懼否云已離生死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施頭　別云識頭麼王便下劍頭臂俱落　別云知師不怯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王問諸人盡轉經師為什麼不轉師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代云却勞尊者心力

梁帝問祖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祖云不識　代云弟子智淺

誌公問祖師承聞仁者喚我作屠兒還見我殺生否云見誌公云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邪祖云汝

有如是見邪　代云不枉西來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儼然帝曰請大士與朕講經爲什麼不講誌公云大士講經畢　代云講得甚好

大士講經次帝來諸人總起大士端坐臣問帝來何不起大士云法地若動萬法不安　代云解說道理大士側坐帝云何不正坐大士云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　代云其義皎然

無著喫茶文殊托玻瓈盞問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將什麼喫茶　代云謝顧問

又至晩求宿文殊云大德有執心在著云某甲無執心文殊云還曾受戒否云受戒久矣殊云既無執心何用受戒　代云悔出前言　童子送出門

問童子適來大聖道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子召大德著迴頭童子云是多少　代云識得汝

又不見寺額遂問童子是什麼寺童子指金剛背後著迴頭化寺乃隱　代云辯才遇薦異

文殊令善財云不是藥者採一莖來却來白云無有不是藥者云是藥者採將來童子隨手取一枝與文殊殊接得呈大衆曰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代云秤子在手頭

跋陀三藏問生法師如何是色空義生法師云衆微聚爲色衆微無自性爲空又問衆微未聚時喚作什麼　代云體葛藤

誌公坐見梁帝來豎起蠟燭帝曰莫是令弟子傳無盡燈否誌公把蠟燭直下剗殺　代云洎合錯承當

梁帝殿上坐大士披納項冠鞁履來帝問師是僧耶指頭上冠是道耶指納帔是俗耶指鞋履　代云大士多能

四祖接牛頭融禪師見菴後虎趙師作怕勢牛頭云師猶有這箇在祖曰居士適來見什麼　代云一似怕

肅宗問忠國師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否云見師云釘釘著懸掛著　代云洎錯會

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立云會麼云不會與老僧過淨瓶來　代云諾

又有山人多學師問識地否云不敢師曰殿前脚下是什麼地　代云但一隻脚蹈地云乾

又問古住底山是雌是雄　代云一語兩當

又問這箇是什麼字　代云添減得麼

又問三七是多少云二十一何曾解筭　代云力不如勢

又問更解何事云設有解者對師說不得　代云已醜惡也

師呵云阿那裏引這懵鈍漢來　代云不來何辨

肅宗問訊師都不見帝曰朕是一國天子何得無些子顧視師云陛下見面前虛空麼云見還曾與陛下眨眼麼　代云早是不著便

又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來以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他後莫受人瞞軍容無語　代云爭肯

麻浴參忠國師遶菴一匝振錫一下師曰既有如是何用見吾又振錫一下師喝云這野狐精　代云唐突和尚

國師問座主講什麼經云金剛經最初兩字是什麼字云如是又問是什麼字　代云早是葛藤

丹霞問僧什麼處來山下來師云喫飯了也未云喫了也師云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　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僧問无洩何物大於天地師云無人識得伊還可雕琢否師云你試下手看　代云放過即不可

僧問龍潭髻中珠什麼人得師云不賞翫者云安著何處待你有處所即說似你　代云掩耳便過

德山問維那幾人新到云八人師云一時喚來生案過　代云勘破了

南泉把斧頭云道得也一斧道不得也一斧　代云打一掌

百丈捲簾馬祖歸堂僧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放身命處　代云功不浪放

女人哭入法堂百丈問作什麼云父母俱喪請師揀日師云明日一時埋却　代云換手搥胸

僧問杉山如何是本來身師云無相似者　代云爭

肯受瞞
僧問魯祖如何是言不言師云汝口在什麼處云無
口師云將什麼問　代云只爲不會
石鞏云看箭看箭三平擘胷師云三十年一張弓一
下箭只射得半箇人　代云彼此鈍置
僧問茗溪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客作　代云
本非所望
舟堂參海昌禪師師問什麼處來云道場來師云這
裏是什麼所在云賊不打貧兒家　代云和聲打
麻浴持錫到章敬遶師三匝振錫而立敬云是是
代云莫瞞事甲
又持錫到南泉泉云不是不是浴云章敬道是和尚
爲什麼道不是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
所轉終成敗懷　代云道無遠近力有淺深
僧辭大慈慈云什麼處去江西去將取老僧去得麼
云非但和尚更有過如和尚者亦不將去　代云知
汝力微
僧問萬歲大衆上堂合談何事師云序品第一　代
云習氣不除
僧問六祖黃梅意旨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和
尚還得麼師云我不得和尚爲什麼不得祖云我不
會佛法　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江南劉王訪菴主報云鑾駕來也菴主云佛來也不
起云佛豈不是師主云是爲什麼不起　代云足知
韓侍郞問僧承聞大德講肇論是否云隨分讀文字
鑿有四不遷是否云是侍郞將茶盞撲破云這箇是
遷不遷　代云方識侍郞
光侍者向玄沙道師叔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
玄沙後住教人持語問侍者打得鐵船也未　代云
只見錐頭利失却鑿頭方
宰相合內盛李子一顆問忠國師裏面是什麼物師
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　代云欺敵者亡
投子問僧什麼處來云東西山禮拜祖師來云祖師
不在東西山　代云早是不著便
有老宿見僧鋤茄子云道者護生某甲只管鋤茄子
老宿展脚向前　代云豈是護生

僧問雪峰拈槌竪拂不當宗乘和尚如何峰竪起拂
子僧抱頭出去　代云可惜許一員戰將
曹山令僧馳書到虔州李侍中處接書了云書已領
得請取信物　代云莫怪輕觸
僧問長慶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云你先擧我後
擧汝作麼生擧　代云合偸請登
侍者鎖泗州塔門官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却
被弟子鎖　代云放一著
百丈塔主見僧禮塔云古人得一言半句便休去今
時師僧波波地有什麼了期洞山云只如塔主得多
少言句　代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洞山問雪峰柴重多少云盡大地人擧不起云爭得
到這裏　代云也知擧不起
又問什麼處去來云斫槽來幾斧斫成云一斧斫成
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云直得無下手處云無
下手處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　代云專甲早
是困
藥山問雲巖什麼處來云百丈來百丈有什麼言句

巖云和尚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云鹹是鹹味
淡是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百味具足　代
云泊合不具足
雲巖鋤薑道吾問只鋤得這箇還鋤得那箇麼巖云
把來把來　代云奪取鋤頭
安州法雲與州主行次主指壁問這箇是什麼文字
云心鏡圖既是心鏡圖爲什麼却在壁上　代云照
一關
襄州洞山勘僧近離什麼處云鹿門山云鹿王不蹄
潤諸子作何來云還許學人親近也無你擬作麼生
親近僧珍重而去　代云也是第二趣
鎭州天王院主官人問什麼功德云護國天王云只
護此國偏護餘國云在秦爲秦在楚爲楚云臘月二
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什麼處去來　代云喜
對尊顏
杏山問甘贄行者什麼處來云臺山來還見文殊麼
云見云見你道什麼云道闍黎父母臥在荊棘林中
代云著槽廠去

夾山勘僧近離什麼處云洞山洞山有什麼言句和
尙上堂云今時向去許伊三路學所謂玄路鳥道展
手夾云實有此語否云是師云鬼持千里鈔林下道
人悲　代云枉行千里
百丈見僧看經云到甚處云廣百論師云知諸法唯
心便捨外塵相作麼生說箇捨底道理　代云豈謾
尊宿看官人著碁云請禪師一著尊宿作著子勢官
人云放過即不可　代云全局輸了
僧行餬餅睦州云是什麼僧云餬餅州云這俗漢
代云方知君子
忠國師問僧城外艸作什麼色云靑色這俗漢　代
云果然
雲門問僧什麼處來云禮塔來門云□我云某甲禮
拜去來云五戒也不持　代云彼此鈍置
又問僧看什麼經云須知有不看經者師云一頭兩
面漢　代云撿不在他
又問僧近離什麼處云郴州我問你一箇事得麼和
尙有什麼事師云錯過新羅國　代云小過大便

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只如升元閣作麼生轉得　代云彼此老人
檀越請僧齊纔展開功德幢子云請和尙開光明
代云頂禮有分
廬山僊臺和尙見保慶菴童子織艸鞋云與我打一
緉得麼童子云和尙脚大小師翹起脚　代云只瞞
得童子
老宿見僧看寶藏論問色可色非眞色你作麼生會
代云和尙念得熟
老宿問經論僧云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云鈔即解疏
疏即解經師云經又解什麼　代云廣略不及
王常侍註信心銘呈香嚴嚴接得便棄地上常侍失
色師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代云和尙
註得好
老宿註金剛經演教大師問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作麼生註　代云只恁
註
問看維摩經僧持世菩薩爲什麼不識天魔　代云

放汝歸天

法眼因僧參提起數珠問是多少　代云和尙記得

又因僧來報云收下廣南燒却南華寺師問還救得

祖師麼　代云大殺著急

有官人看涅槃相問僧是甚相云涅槃相旣是涅槃

爲什麼却有悲有慼　代云細腰鼓子兩頭打

百丈恒和尙問僧什麼處來云久嚮當山大樹去遊

來師云是什麼樹得與麼大　代云早是枝條少

世尊夏末自恣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文殊拈槌

了見百千萬億文殊盡其神力槌不能下世尊問迦

葉汝擬白那箇文殊迦葉無語　代云三三

汾陽無德禪師拈古代別卷中

汾陽無德禪師歌頌卷下

門人住石霜山慈明大師　楚圓　集

參學儀

夫參玄大士與義學不同頓開一性之門直出萬機之路入摠持之林苑薝蔔爲香扇古佛之嘉猷心明是道懷氷霜而潔白眞玉無瑕蘊金石而堅貞驪珠有照紹迦葉之正宗傳曹溪之密印自省者不論尊幼玄通者豈礙賢愚是僧俗以同遵乃聖凡而共湊心明則言垂展示智達則語必投機了萬法於一言截衆流於四海如斯則何天不皎何地不平旣有覩見之光豈無能鑑之者今時欲參此道便須省己如燈照多生之暗室高明似月輝積劫之昏衢洗意淸神亡身爲法敎師子兒哮吼勿逐野干同鳳凰子翺翔休隨黃雀精進爲務覺多生罕遇奇人勇猛爲心慶此世得逢知己須開正見切要精通物外高流無生怠慢忠言逆耳不順人情直語無私幸希覺察

行脚歌

發志辭親意欲何能投佛出家與俗專心慕法爲僧

既得尸羅具備又能法服霑身父母不供甘旨王侯
不侍不臣潔白修持如氷似玉不名不利去垢去塵
受人天之瞻敬承釋梵之恭勤忖德業量來處將何
報答爲門戶專精何行卽能消唯有參尋別無路苦
身心歷山水白眉作伴爲參禮冐雪衝霜不避寒渡
水穿雲伏龍鬼錫飛鍋缽滿不問世間長與短叢
林道侶要商量四句百非一齊藭探玄機明道眼入
室設針須鍛鍊驅邪顯正自應知勿使身心有散亂
道難行塵易漫頭頭物物須明見區區役役走東西
今古看來忙無限我今行勤自辨莫教失却來時伴
舉足動步要分明切忌被佗虗使喚入叢林行大道
不著世間虗浩浩堅求至理不辭勞剪去繁華休作
造百衲衣雲水襖萬事無心離煩惱千般巧妙不施
功直出輪迴生死道勸同袍求正見莫似愚夫頻改
變投崖立雪猛身心方得法王常照現請益勤恭敬
速不避寒暄常不足只緣心地未安然不羨榮華不
怕辱直教見性不從他自家解唱還鄉曲度平生實
安樂蕩蕩縱橫無依托四方八面應機緣萬象森羅
任寬廓報四恩拔三有問答隨機易開口五湖四海
作相逢一擊雷音師子吼悠悠自在樂騰騰大地乾
坤無過咎分明報爾水雲僧記取面南看北斗　讚
曰
五湖四海歷叢林萬里千山不易尋親覲祖宗明見
性莫將齊苨作人蔘

略序四宗頓漸義

夫律師者宗分有部細行威儀弘範毗尼嚴淨三界
究七聚五篇之奧窮四夷二過之微持犯開遮眞常
軌則白三翻之羯磨唱四忍之護持若非宣律之能
爭得同成師範者也
夫法師者登猊座廣敷妙義談二空理契圓常
開頓漸之門擇聖凡之慧隨方應藥量器堪任知熟
知根甄邪甄正煥然能所明暢主賓因果不昧於人
闡道化罔迷於天界擊大法鼓豈廢津梁非四依三
德之高流寧得弘通於大教除非達士頗測淺深堪
作當人始稱導誘者也
夫論師者擊鐘樓上立義場中縱奪臨機斥呵當勢

猝四無礙之雷辯掩千萬類之鼓音邪正雙匯有無
互起奪赤幡于手內攤白骨於增前高建法幢廣摧
異見非若馬鳴龍樹之威豈敢當鋒者矣
夫禪師者元眞一氣堅固三空行住怡然語默憺靜
攜金剛之智印傳諸佛之心燈照積劫之昏衢燭多
生之暗室截衆流於四海了萬法於一言直指人心
見性是佛同師子而哮吼大闡玄音震龍猛之天雷
直明妙旨皆是懸通佛記須知宿植勝因若非洞貫
天機那得安禪靜慮識心達本冥契諸緣悟性無生
頓超事理當得續焰傳燈光輝三界佛日長明者也

不出院歌

志靜安禪不出院天機洞貫十方同無爲大化人難
湊有作徵權世易通眞慧劍絕磨礱當疑破惑灌愚
蒙正定不生諸妄解須知萬法本元空塵沙界一念
中百千妙理瞥然窮彈指盡收無量義縱橫豈礙往
來風坦蕩蕩坐顒顒幽庭深院對青松澄神靜處開
心地唯有高僧問至宗病起藥與除妄病病除藥遣
道堪崇鷃鵲能針盧用力鄒婆妙術枉施功寬性海
普吞容饒人量器列疆封謙如育德中仁義敦美溫
良順克恭圓自智感殊功人問天上廣興隆淳朴不
移山野志樂說無生得聖聰休計度莫思量眉間毫
寶放毫光照破無明多劫黑三山鬼賊不能藏戒定
慧解脫香知見分明滿十方爲報諸賢須守護遙天
必定降嘉祥實光明殿親記說雷音震吼法中王伏
龍鬼化剛強如如不動行溫良百福莊嚴資萬乘總
持道化樂時康實堪忍樂深藏不話春秋青與黃兀
兀如癡心自在塵塵似靜性舒光四句百非俱不著
優遊安坐法堂堂　頌曰
行心已歇身安靜妄斷攀緣世不拘絲髮不移遍法
界河沙佛國一毫舒

自慶歌

慶幸慶幸無人哭安禪正坐常知足不貪世利不求
餘不羨榮華不怕辱辰一齋寅一粥麤細任從麥與
穀破衣壞衲度寒暄普爲人天多植福智慧刀戒定
燭照破無明黑闇獄直截根源諸佛言叮嚀爲說須
記錄法性通無諂曲問答隨機不拘束慈悲喜捨種

旻田寬裕淸通施金玉性恬和常肅穆願與天人作
眼目五根五力導五通三脫三空壞三毒淸淨心無
雜欲常將慙愧作衣服瓔珞莊嚴解脫身誓與塵勞
不相續法界周任延促來往不論僧與俗無生無念
總無疑有德有能任斤斵我今自慶自忻愉同道同
心常共讀　頌曰
無德無能無所解無心無意續玄燈無生無滅無來
去無是無非一箇僧

德學歌

今之重學古之重德德學相扶堪爲軌則夙夜强學
席上珍總似巢由千萬億安睡高枕翠巖間靑靄白
雲伴賢德武陵潛舜讓國廬庵蓮社招不得十八多
才五老避披莎側笠千峰北穿耳胡僧却相識同坐
同吟同共食携琴執錫碧嵒巓調琴卓錫長素息五
千言美上德積學成功却失德寂然不動更無思感
而遂通如晷刻似安師見彌勒正問三科謂玄默物
外高談會者希世智辯聰未奇特道中人數相覓瞬
目揚眉便端的丘伯當初髮鬅鬙自餘誰更能相擧

古云　一合乾坤夾是非所以少林長面壁　頌曰
休經罷論絶文章爲效先宗續古皇心地開通明至
理全提應用得玄綱眞燈一照無明破假幻三因有
實亡爲報五湖參道者速須親近法中王

因見古德翫珠吟乃述翫珠歌

蕩蕩神珠身廣大落落圓空無障礙萬象縱橫影現
中赤白靑黃常自在天然器合法界不著聖凡兼古
代靈通照燭體無瑕彼此是非百雜碎有威神無生
滅貧苦之徒須擊發賑濟三塗六道中利生引出乾
坤月或大或小人不別隱顯人天離圓缺用時便用
不思量拾礫之流明皎潔無價寶如意珠隨緣遇物
化非虛春與和煦夜眞相秋分結實滿倉儲心如空
意如鏡垢盡空空亦無鏡豁達玲瓏只箇珠愚人不
識諸佛性活鱍鱍白洞洞古聖今賢皆掌弄四方八
面現靈光烜爀巍巍絶輕重善友得濟飢寒直出威
音至聖前分明識取箇精眞長劫免被衆魔牽本色
衲僧高著眼茅刀不過待驢年

與重巖道者住山歌

住山須識山中主不識徒勞山裏住青山綠水眼前飛白雲散漫山頭去嵩又高嶺又峻曲徑俳佪身自困臨崖石上坐思量正性不明心躁悶望林巒看石壁滿目杉松懸布滴不知何者是眞山妄念空多元不息我修行憑何力見性未分無道德將甚酬他施主恩一米七斤難消得願今身逢知識決擇身心去蕪穢常持法雨潤心田百福莊嚴俱濟益豁然通心明悟這廻識得山中主行住坐臥體輕安問答隨機巧廻互身如山性如水山水空花無表裏對境看時似有形子細推窮從誰起旣分明心通徹坐臥山中常快活不消功力用求眞皎皎青天見明月照山林無不偏一片霞光如白練飛禽走獸任縱橫皆是向渠影中現師子王常獨步百怪千邪離驚怖龍天釋梵摠歸依此是妙峰眞正主千谿萬壑摠唯心直至涅槃山上路　頌曰

山中有主山中住山石經行山水語端坐山林山色心心外無山山是生識得山中不死人覺智圓明自看取乾坤大地及江河摠是山僧行李處

矢疑失

廣智歌一十五家門風

大道顯見有高低眞空那肯說疎離如海呑流同增減似妙峰巒摠擎持萬派千溪俱入海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爲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或直指或巧施解導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情愚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演宗枝卽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卽此眞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權機出　已上是馬祖宗派

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根巧回互不解當今是本宗展手玄通亡佛祖　已上是洞山宗派

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　已上是石霜宗派

有時識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諸當應接何曾失理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悦開權不爲鬪聰明舒光祇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

信　已上是潙仰宗派

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顯當臺透金鳳　已上是石頭藥山宗派

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因公致問指歸源
旨趣來人明皎潔　已上是地藏至雪峰宗派

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聲發句裏明人事最精
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
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　已上是雲門宗派

德山棒臨際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敢亂區分
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鋒鋩如電擊
乾坤祇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
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
剪勸同袍莫强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知宗脉莫顢
頇永劫長沈生死界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
通泰

了義經歌

修多羅藏諸佛奧旨示生滅門釋無生理直指心源
敷第一義截僞續眞授人天記意出有無行過籌計
言不拘理不制正顯無功亡漸次八萬四千諸度門
祇爲迷徒多巧僞有邪諦無眞智立正摧邪二俱祕
大聖無功一切通三毒不生佛出世此箇經信有幾
毗盧藏內貫花偈是經常在一塵中大智之人能普
濟釋梵護天龍喜惡鬼脩羅恭敬禮更有千邪百怪
來聞說此經皆蹋跪眞實經離文字演波羅蜜普周
備化相能開方便門總攝多般都一智眼絕見耳絕
聽六用如空不相閉萬象森羅夢裏塵誰人肯向夢
中醒素怛纜明有記摩怛哩迦依了義淸淨無生解
脫根維念盡爲煩惱抵淨尸羅遮俗世毗尼木叉親
自製波離不識比丘元無垢始明心地契報君知須
審細一種談經明解義河沙曠劫歷微塵不識玆經
長日醉解空人祖佛位剖出衆生根本智利他自利
化無邊妄斷攀緣成大士勸人天聽了義直出輪回
生死際當處無心空不生永棄斷常能所地緣起無
因不强名只箇圓音勝一切分明爲報道中人勤讀
此經長莫廢復云作麼生得不廢去

佛道訣

佛道顯然顯然不是不是不辨萬象俱現日月空明物我皆氷氷鏡弗眞杳絕疎親陽燄空花今古何存虛機釋幻妄自指陳指陳不了全成大兆了指失宗妄認西東達本識空劫盡莫通二乘不曉如石壓艸艸根不除葉不能枯艸石俱掃更有何憾吾宗直截太虛生滅生滅通辨隨機緣轉弗用針錐直須快見快見無差卽是余家余家無物衆魔不屈三世如來皆從斯出日用無傷闔目開彰口放毫光永絕稱揚乾坤廣大人王法王如斯不決任自提綱

古皇道

古皇道坦然坦然常自在智慧與愚癡邪正處壁礙東西南北遍不明妄作解心明一切明心昧一切昧六門靜六通三毒成三界總是意根生不須生妄解地水與火風四空爲祖代祖代不惺惺子孫虛揑怪八萬四千門結縈都一塊森羅日月分依位不相背漢玉及胡氷九夏水流快切莫妄指陳指陳眼翳殺眼中靑不亡空花豈可退古今參學徒與此恰相對不過大中關病根終不差與你撥大虛解脫觀自在如今一切通洞曉十方界

是非歌

出家學道總須知在衆叢林切莫爭尊幼古今詮有德勿同愚蠢是兼非聞說好心便喜聞說惡恨不死好惡都來只自心剛向其中覓道理世間人多無智不解思量是非起大智之人看著伊自已容身入無地子路曾遭漁父呵夫子慙顏足忘履舍利尊第一記亦被愚夫親正指如來慈眼視衆生了達古今明本際看周秦及漢魏敗國亡家皆總是歷劫是非地獄因聞說是非須審細我聞說心不起只箇是非便親旨些子浮言尙不銷問甚西來祖師意要分明辨根帶曉箇是非眞有地更有人來說是非向道余今識得你

魚鼓歌

天地之間宇宙之際不逐四時寧同三世爲魚則滄波之外作木乃白蓮宮裏頭尾俱全鱗角皆備心寬腹大而長生身直性空而無死虛閑自在終不犯於金鉤杳絕名言顯長申於玉偈森羅不礙處寶剎以

為祥萬象那同在乾坤而作瑞時時扣擊十方之海衆來臻每每傳音五天之胡僧去寮香厨最上舒空界之千光不雜人天引太虛之一氣冥心大士聞之則爽頭精神懵懂禪流聽之則堂中瞌睡六律不拘八音何滯四惡之名利已袪五美之閒聲不至口珠每吐難逢別實之人龍角長申罕遇識龍之士潛身金谷悲爲鍾鼓先規示實精藍且與重罰作器江湖之外寧同點額之鱗海嶽隨身自有冲天之勢同袍側耳聽解脫之圓音普眼門開見乾坤之廣細

拄杖歌

八節九曲山水具足頭脚分明開人眼目不從天不從地橫竪長空無蘊滯常將擊發上根人懵懂禪流且瞌睡或登山或渡水用導前岡作肘臂九州四海任升騰卓然直下金輪際實堅貞堪倚仗頭尾廻旋指的當解脫文殊驪界分本色衲僧撐脊梁

又拄杖歌

我有一條曲鞠杖節闞螺紋山勢橫橫擔天下撥虛空邪魅見之皆膽喪實堅貞硬如鐵擊石山河須爆裂有時攪海伏獰龍奮馭佉羅當時歌辨頑愚明宗的不是文殊虎效力相似之談不要舒展中展卧幾時出山僧又見不忍卓刺教伊須奮迅振令萬象豁然明咀婆阿竭碎如粉示人天要知分各各英豪添爽俊昔時金色獨擎持今日汾陽親掌印印羣心明如日未辨正邪莫啾唧挑摘教君子細看鬣聯眼睛阿誰識識得者是何枝休言南北與東西不是歆光親付囑爭得成龍天上飛大丈夫須猛烈勁定聖凡蹤跡絕直言一拂去餘塵拈得拄杖驀頭擊 頌曰

一條拄杖刺崿勁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橫擔大地乾坤挑斡鬪鬧懵鈍頑癡打破怜利尖黠如今卓在西河諸方作麼拈掇

一字歌

諸佛無法可說汾陽略宣一字不干紙墨文章豈效維摩焌地三乘未稱吾宗萬行亦非他意見性唯祇自心認著依前不是塵中世界無涯自在逍遙行李毛頭海嶽無邊曠蕩遊山翫水一字歌百萬偈的的相傳傳于細句句幽微微又玄只箇玄玄玄本智飲

光尊同明證瞬目欽恭行正令諸徒異解枉施功亂向途中認凡聖不用求元不失妄念纔生黑似漆幻化浮雲性本無方寸迷眞捉幻物歷劫迷不會省徧計河沙妄纏病如今識得本根源靈智廓然離邪正汾陽直說審思量嘗爾緣塵抛佛性八節遷一心秉密密那伽常在定靑霄碧落是家風信手拈來善祇應投針入室要商量一字歌中明似鏡

讚深沙神

大悲濟物福河沙現質人間化白蛇牙爪鐵鋒爲利劍精神獰惡作深沙鼻高言言丘帶嶽耳大輪輞山疊突鱗頑兩睛懸金鏡磔索雙眉鋒鐵叉有螺筋有蚌結皺皺散散身爆烈脚蹈洪波海浪翻手攀天門開日月現威靈如忿怒遙見便令人畏懼瓔珞枯髏頸下纏猛虎毒蛇身上布師子衫象王袴更絞毒龍爲抱肚非但人間見者驚一切邪魔無不怖眞大聖實慈力現相人間人不識都緣塵劫縱顚躓不信大悲施軌則或驚天或震地哮吼喊呀聲匝地驚覺羣生無眼開敲磕愚迷親佛智我今知能方便利物觀根千萬變或擒或縱或扶持只要速超生死岸驅雷風擊覩電霹靂鋒機如擊箭輷輷磕磕震天威爆爆燁燁須鍛鍊丘區巘崿一齊平劍戟槍刀無不殄化人天伏神鬼磽硬剛强盡瞻禮放光覩爍靜乾坤吐氣停騰淸海水吾今讚你實靈通曠劫如來親受記

頌曰

威靈不測化人天現質三千滿大千一念徧收無量劫河沙諸佛口親宣

屛風歌

余有素屛風美施今古蹤端形皆皓色頗得稱禪宮不裝點勿舒功能遮劫壞鼓南風煙塵雲霧俱弗著萬象森羅總現中愚不識智先通積雪爲眞雪莫同定光曾受能仁記釋迦因此化暝朦方整靜體圓容只在人天天勿窮士庶公侯爲景秀貧賤愚癡隔壁聾可珍仰實難逢百千萬劫失形容如今不識還巧妙爭如掌甑素屛風筋力有勿痕跡不使良工一點力珂月長舒玉練明照爍乾坤用無德

師一日攜拄杖行次俗人問手裏是什麼師

云大不知時云弟子罪過師云不打你因玆

有歌

一條榔標手中拄截地撑天無價數頭尾廻旋擊電機堪與諸方作規矩報禪流猛提取渡水登山且依怙橫擔世界臥長空指出乾坤明佛祖打愚癡伏猛虎直截根源分付與教伊自在用縱橫量器方圓巧廻互罕逢知莫謾語黃蘗高亭大莽鹵德山臨際盡鋪舒荷澤分明承六祖後學流少砧杵掌內擎持不能剖韶陽偏得睦州心保壽開堂越今古示同袍指行路肩上挑衣大辛苦缾鉢都來些子多千千萬萬擔將去如今擧動總隨身不過茅刀自看取

山僧歌

卓犖風姿雀眉烏髮曾偏歷於山雲亦廣行於海曒普見宗師躬身參謁或則請問投機或卽開鋒提掇或卽大衆以同途或卽獨行而栖息萬年松上高聳一枝千聖林中明懸孤月蹉跎於宇宙之間躑蹬於湘江避拙是以巖阿凝定身心而自在俱閑雄峰宴坐神靜而淸虛總歇或策杖而經行或逢人而指訣

◆坦疑坦

寶光影裏顯作明燈玉軸函中長爲擊發歎如縣硬似鐵一片眞心常皎潔縱橫不礙往來風運用豈更有時節垣蕩蕩勿拘結粥飯尋常茶又啜寒卽烘爐堂裏安熱卽靑蘿松下歇任王侯從檀越不怕嚴凝地凍裂天晴萬象不能遮雨後撥雲開日月振威神凝霜雪霹靂鋒機如電掣直言不見有纖毫誰更將心誇巧拙有人不會問如何向道還同楔出楔

壽山歌

壽嶽南臺寶月長開隱一箇圓明大象顯三句炟爀崔嵬爍電之機懸迷罔措或展拓而出沒太虛或收攝而針關難度一淳道者無鑑藥於言詮千學之徒有機關於語路或雷驚於宇宙聖凡路絕或指示於乾坤羣靈普入有生有殺無匿無私麗水之眞金不重塵途之瓦礫非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孤窮之子歸家錯判之徒共爭歷歷落落撈撈攎攎滿兮十方世界蕩蕩兮六道空廓實不思議正宗難墜祖祖相傳佛佛授記阿呵呵莫瞌睡歌頌旣彰分明道理

頌曰

爍電機已早遲碧眼胡莫揚眉大海龍小水龜壽嶽
峰日月低
虎豹奔彼走師子吼全威正宗長不朽邪徒勿强爲
是非都不管這箇法王兒

法身歌

蕩蕩全軀人天莫測雖無念以無私乃有慧而有力
展之不舒收之不克現千般異像於人天化萬類長
懸於太極震威靈無邊刹土豈藏星辰化群生有識
界中寧亡執則不話無功豈談寂默與大悲而拔苦
有恩運大慈而與樂無德或擒或縱只在臨機或用
或施互爲光飾用則徧滿十方施則不移晷刻縱則
放曠寬容擒則毗耶杜默實不思議可行可止只目
前兮巍巍莫覩在纖塵兮落落何覩有作有能無心
無意上智聞兮爽神下士見兮眼翳塞之杜源通之
流水明白只要心開不管古今道理一念不通有塞
警衛心開無滯雖然毫髮不收曾與空王同志直言
普告人天分明這箇不是復云那箇是

翫珠歌

晃晃圓珠表裏明長居塵世不彰形觸物用光光不
盡應緣照世世無生常皎潔體無瑕隨機引接稱曾
家貧苦之人常濟拔賢豪之類助英華不居地不居
天毗盧藏裏解方圓有意搜求終不見無心燭物照
寧偏衣中寶用無邊斯多曾獻祖師前瓔珞親傳密
多手西乾東土化人天如今得不須慳大悲展手施
心寬饒益解行方便慧利他自利悉周圓

性水歌

智水流通流不竭湛然濯世異生滅渡人濟物解方
圓潤洽良田衆果結養魚龍滿火獄渴乏飢羸皆飽
是苦惱俱消水不渾天上人間常滋沃波浪停衆流
息千谿澄源長皎碧萬象齊分總不妨各各靈明俱
濟益

方丈素壁歌

金園素質無瑕隙不使良工一點力表裏從他照國
明免將巧手畫爲則入此室心不撓雪嶽霜天常皎
皎玉鏡蘇燈晝夜輝照出輪迴生死道

證道頌二十首

入聖超凡割愛親勿同愚慢縱貪嗔六根永滅邪思漏便得光明解脫身

入聖超凡割愛親便從博地了煩塵速除癡障無明苦即是圓通自在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無令容易度秋春暫釘截鐵勤精進上味醍醐最是珍

入聖超凡割愛親爲求靈印掃心燈六道八解三明徹方得堪爲應供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勿輕小罪幾無因如今見有愚癡者總作高人却下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滅除妄念絕煩塵心同朗月添羣象萬德莊嚴一行眞

入聖超凡割愛親直須堅猛莫因循無令少樂侵名利失却高賢德行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便同孤隺不同羣雪毛丹頂天然貴清唳翺翔一片雲

入聖超凡割愛親勤行精進莫教斷專心供佛挑燈燭獻果焚香志勿疲

入聖超凡割愛親志拋家國奉慈尊巾缾策勵心無倦願事空王作子孫

入聖超凡割愛親片雲孤隺喜同鄰氷霜不變金剛性此界他方作大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丹霄騰霧越星辰依時造化興雲雨灑潤山河翠色新

入聖超凡割愛親天然自性比浮雲騰空不礙高低路正氣融和逈出羣

入聖超凡割愛親移山竭海路通津不辭接引勞心力只恐人中罕遇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一言道合便同門休將心議虛等覓日月何曾屬暗昏

入聖超凡割愛親須知同類不同羣慈悲喜捨多饒益不在功能不在文

入聖超凡割愛親便將心意合天眞迴光返照明今古識得愚人是智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乾坤大地不妨身虛空展縮無增減一種爲僧利濟人

入聖超凡割愛親無令魔子亘頑嚚從今輕用金剛
杵擊碎須彌作粉塵
入聖超凡割愛親如龍鬱霧布祥雲驅雷降雨滋苗
稼萬物咸蘇祝聖君

擬寒山詩

雨落田中濕風搖樹上寒時人恩肆去山翁屋裏眠
似醉人難識如癡兩鬢斑白頭猱叫處驚出一雙猨
好是住汾陽猶連子夏岡西河蓮藕熟南國果馨香
野客爭先採公侯待後嘗仲尼不遊地唯我獨消詳
紅日上東方霞舒一片光皎然分萬象精潔涌瀾岡
蝶舞叢花拆鶯啼煙柳茂孰能知此意令我憶南陽
余家路不遙金界示金橋香嶺叢花拆煙嵐日上銷
清涼千谷靜紫府萬賢高我笑寒山笑豐干脚下勞
無德住西河心閑野興多太虛寬世界海嶽遏江波
獨坐思知己擊鍾聚衆和欲言言不盡拍手笑呵呵
百福莊嚴相從頭那路長雲生空裏盡雨落滿池塘
春鳥喃喃語秋鴻役役忙孰能知此意獨我化汾陽
方種巧升騰須知一點眞古今研至理明暗示餘塵

歲寒風霜急長空雨露頻天台山裏客却與我相鄰
歷劫何曾忘長年只麼閑蓼花芳浦岸松韻響溪間
三島雲開靜五峰雨霽山古今常不昧金界碧霄看
寂寂虛閑處人疎到此來透窗明月靜穿戶日光開
鶴聚庭前樹鶯啼宇後臺同心誰得意舉目望天台
全體是寒山唯能向此眠捉猿高嶺上放虎石溪邊
花拆香風遞松分細雨穿疎林竹徑重將謂是神仙

唐六祖後門人立讓大師爲七祖　頌曰

一達磨大師

西天二十八東土爲第一親承迦葉宗得法波羅蜜
六衆已調伏三化早周畢震旦果芬芳徧界金光出

二可大師

斷肱求法人今古應難比立雪至齊腰屈身禮到地
願開甘露門廣度羣生類不是小因緣必成於大事

三璨大師

世人見風狂可公知大器有罪乞師懺師云無罪底
言下契眞源佛法僧無二備弘智惠門大闡曹溪志

四信大師

隨化處人間往來俱不止直望雙峰山項空分一氣
童子記牛頭融公受教至法布滿娑婆帝王貽自禮

五忍大師

初生與世殊量含於太虛室女親爲母見僧絕有天
宿住人皆讚佗心美不如巍巍容相異千聖一眞軀

六能大師

混世人難測權作採樵夫訪道尋知識慇懃捨俗愚
親得黃梅旨踈看白玉書負石春糠志酬恩行不孤

七讓大師

已得觀音號猶談讓子名有危持夢救無苦不辭輕
受識應先聖傳燈付後經隨根興普澤蒙潤卽芽生

敘六祖後傳法正宗血脉頌

能師密印付觀音百丈親傳馬祖心黃檗大張臨際
喝三聖大覺解參尋興化流津還汝海寶應晉翳風
穴深首山一脉西河注六七宗師四海欽師子金毛
牙爪備嚬呻震奮象穿林羣狐併蹤狐蹤絕衆類潛
形類不侵唯有五湖眞大士遠方來湊競投針橫笻
掛錫挑燈手不過茅刀豈得金爲報水雲參道者直
須英俊勿沉吟一般採藥求眞藥莫將蕎苨作仁蔘
眞印眞得親傳軌則千萬人中一兩人克

又頌

鷄王鳥飛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

六根圓明頌

眼色圓明色是心色心無物更相侵相侵只是心根
動動靜圓明觀世音
耳聲應響普圓音十方洞徹古兼今今古圓通觀自
在迷悟須知一道心
鼻香塵刹盡皆通普應圓彰事理融此界佗方和合
處不論凡聖在其中
舌味蓮花相前有甜苦辛酸應不久分明了別是塵
心濵說談玄不在口
身觸圓眞萬行全隨機擊發勿邪偏普含法界元眞
淨只箇圓通理事寬
意法舒光一切空總持園苑號吾宗金色頭陀親付
囑六相圓明一路通

都釋六根圓明短歌

眼耳鼻舌身兼意六用皆同一法智百千巧妙應機緣物物俱圓離塵翳眼色空耳聲離香味觸法俱無滯和融自在號圓通這箇圓通絕眞僞要分明須審細六道神光常不閉心隨萬境境唯心心境元空總周備重重帝網六門開鏡象圓眞明一切

六相頌

見是阿那律分明無一物大地及山河演出波羅蜜
聞是跋難陀聲通總莫過遠近一齊了更不念摩訶
香是殑伽女慈悲心偏普淨穢盡能知即此我人母
味是憍梵鉢甜苦尋常說入口辨辛酸恰似當天月
觸是舜若多善惡總能和塗割無嗔喜只箇是彌陀
意是大迦葉毗盧俱一法幽室顯然分枝派千花葉

辨邪正

垂帶稱提辨是非要分緇素識尊卑針筒鼻孔須拈出若無巴鼻失宗機

恐顢頇

一向高茅又不通須明春夏及秋冬水動波澄知是濕達幻方能得性空

巧辯不眞須有志

巧口多聰號辯才分明却與道相乖若無斷臂酬恩者爭肯西胡特地來

得用全

作用威權理要分勿教觸事有情塵看君駐意求玄旨不是楞伽會上人

擬將來

獨脫將來已早遲隨言薦得更何爲直似江西逢馬祖也是汾陽第二機

辨作家

汾陽塞下有作家箇箇能提鷲鼻蛇將頭作尾能施展本色衲僧薩普吒

識機鋒二頌

爍電之機不易當將心學道轉顚狂直饒皎得當鋒箭也是烏龜水底藏

疾焰過風用更難揚眉瞬目隔千山奔流度刃猶成滯擬擬如何更得全

句內明眞

句裏明人事最精來機深辨審須聽禮拜進前分皂白眼中早有焰光生

顯宗用

迅速超然物外機莫教駐思有遲疑喻似金剛擒寶劒擬將切玉早成泥

讚師機

閑闢宗師不易逢電機犀峻疾如風纔拜進前身定動知君失却主人翁

因僧毳衲有頌

抖擻頭陀服分明百衲衣不從針線出豈肯等閑披萬行方為首千賢一路歸如今承事者必定繼能師

南行述牧童歌十五首

我有牧童兒常樂古書典不將文筆抄祇麼便舒展未曾讀一字要文千萬卷應物不須斷問答能祇遣

我有牧童兒執杖驅牛轉不使蹈荒田豈肯教馳踐泉水落巖崖青松長石畔牛飽取陰涼餘事誰能管

我有牧童兒騎牛入鬧市不把一文錢買斷乾坤地種也不施工收也無準備當市揬皮鞭蟄戶一齊啓

我有牧童兒長年百不作日出向光明天晴入巖谷溪水洗牛頭嫩艸蔽牛腳從他萬象昏我心長寥廓

我有牧童兒尋常一似癡有言人不會無心道自知海嶽指灊峻乾坤廣極低人問承何力空拳掌萬機

我有牧童兒身心如鐵石不依諸佛言不取世人則吹笛上高山把鞭牛上城迴首笑呵呵大地無人識

我有牧童兒鬅鬆髻長眉舒兩卷經手挈一條杖指物作乾坤演說成眞相孰能知此意天上人間仰

我有牧童兒人天不柰何忽將世界生忽打乾坤破顏貌只齠年性寬心海大劫問古皇仙誰人生得我

我有牧童兒千般呼喚有行時海嶽隨坐卽乾坤守迴首枕須彌據身倚北斗先賢不柰何唯我獨長久

我有牧童兒是非不到耳縱橫自在安展縮無拘止有意翫江山無心求榮貴長眠牛背上眞箇無餘事

我有牧童兒披莎戴箬笠不能風雨侵霧露和衣濕春聽百花榮秋看千株泣牧童祇箇心非是不能入

我有牧童兒風姿爽古貌心通廓太虛性直量還奧毛端三界現微塵六趣倒傷嗟洗耳翁却被牽牛笑

我有牧童兒不解一切法左手提一鞭右手攜一榼不見有同流驅牛入石菴須密遇彌迦方能善對答

我有牧童兒不著於三昧大地作繩牀青天爲寶蓋參羅及萬象日月星辰界鼓腹唱巴歌横眠長自在

我有牧童兒醜陋無人識肩上一皮鞭腰間一管笛往往笑寒山時時歌拾得閭氏問豐干穿山透石壁

紙扇

團團滿月應機擊發解取清涼能去炎熱得用當時雲消雨歇掌內乾坤一齊通徹

色空

色空明暗普門彰萬物無形對影光法法化成眞是幻幻心不住界通方心如空色是幻空幻分明無改變根塵物物盡光鮮不說聖凡兼貴賤遇正陽和風扇水綠山青花爛漫鶯啼燕語話春分令人總憶能公喚

又曰

余今說色心萬象不相侵直須言下薦切忌句中尋

四相

地廣寬容負重輕擎持海嶽不曾傾聖凡無不因玆力春色方臨百卉禎

水涌高源性本清澄流壅決順方平沃潤良田通津濟滄波須作海潮聲

火性堅剛事莫窮能成萬物助神功發來天地俱灰燼上下東西一聚空

風動無形不可彰乾坤大地放毫光鳴條拔樹吹砂石總說東君一道芳

三教

夫子有眞知五常是要規百王不能易千載洽昌時

老子有丹訣人間近可師去華能守實此外更無知

我佛有眞眼照盡世間疑三千大千界一念能總知

三教鼎三足無令缺一物推窮因果門究竟不如佛

鐘

了童纔擊朗乾坤豁契迷徒不悟門示聽盲聾與大用達人豈不爽精神飲光曾杵通天信吉利吒王息劒輪隨扣發機皆應召普天無不總霑恩

圓通

聞思修慧獲圓通果滿三乘路不同用卽隨機循業現發生諸趣見眞功玉毫曾展三塗界金色分輝萬行中爍迦羅眼千燈照母陀羅手印虛空

黑鷙貓兒

黑鷙貓兒作用全牙爪鐵長勢力圓毛頭涌出眞師子眼放毫光照大千無邊寶藏能守護有心蟲鼠解摧殘分明上樹安身法未曾開口甥甥前

竹杖

一條靑竹杖操節無比樣心空裏外通身直圓成相渡水作良明登山堪倚仗終須撥太虛卓在高峰上

悟道

一悟大乘空萬境自然通圓融三界外包含六趣中失旨終無物得用有神功眞箇無心道不是小人宗

明道

皎潔分明不在動實光明殿絕纖塵波澄水動元知濕嶽貸雲開皂白分師子嚬呻千獸伏象王蹴蹈一池渾帝鐘日打那吒手撈破乾坤獨出倫

文殊劍

我有文殊劍光明晝夜舒曾遍如來走徒使比丘蘇天魔皆稽首梵釋盡嗚呼尋常安膝上今古總橫鋪

金剛王劍

金剛寶劍我常攜大振空堂日月輝梵釋天龍親禮讚威光觸物盡當機

行脚僧

五湖四海盡曾遊自在縱橫不繫舟今日忽因屛上看人人總持用機籌

畫劍二首

龍泉寫出鬼神驚倒嶽傾湫宇宙淸四海人蠻皆貢國垂衣披袞罷欃槍

琅玕永息駐心疑物物當機理不移如人問我因誰力報道能公第一枝

秋夜

秋天靜僧寂寞夜更長心寥廓諦思仁不識審細何依託不見有纖毫應物隨機作人問是何宗同道嗚金鐸

雪

滿日似銀山心空世界寬光明凝皎潔何物更能宣

因人施無角牛二首

人施無角牛應瑞有來由果熟誠難避因圓業巳周儀相人皆訝藏角不藏頭孫賓遇方朔始可識張稠

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

因人得線

妙手何曾掛一條今晨蒙贈可知交三乘五性猶花貫爍電當機是衲袍

歲日二首

余今周甲子孰可知生死四大夢中漚一身棄上水浮雲不久停甘蔗豈長美唯有一靈光曠劫何曾墜

余今六十一白髮相催出幻質比浮雲空心同祖佛春來不羨花秋去豈嫌物更與三十年當然如電拂

坐禪

閉戸踈慵叟爲僧樂坐禪一心無雜念萬行自通玄月印秋江靜燈明艸舍鮮幾人能到此到此幾能甄

寄德山院主

西河水闊難逢信善卷山深易隱賢今日遇僧馳片幅實圖記得箇中玄

慶法筵

一周甲子慶爲僧萬事無心總不能唯有五湖來請問權開三徑去寃憎滿頭白髮從他白徧地来霜任自氷今古不移絲髮許逍遙物外樂騰騰

雜言歌王觀察

余見王觀察台星斗柄拔雄雄宋作珪凛凛漢爲鍇奇兮崛兮王君烈我今始識眞賢哲寛猛相須縣又鐵磊磊落落眞英傑輷輷磕除妖孽一千年聖遇文明合志順天孰能奪

啐啄同時頌三首

物外無生體妙機洞傳今古棄亡思分明句內超乾象啐啄何曾不及時

頭頭萬象顯靈機句句微亡絶慮思凡聖路殊同啐啄直教點鏑不遺時

從前垂手接初機正示繁言免妄思今日捧詩來請益聊伸啐啄報當時

示衆

春雨與春雲資生萬物新靑蒼山點點碧綠艸匀匀
雨霽長空靜雲收一色眞報言修道者何物更堪陳

書懷

寄跡五湖外萍蓬四海間鳳棲桐樹穩鶴憩古松閑
雨潤香樓漬苺苔怪石斑吉祥天獻艸方稱老愚頑

因讀又玄集

因讀又玄集堪嗟錯用心不除三惑苦總被四知侵
獻寶虧家寶求金失自金幾多迷路者不解自推尋

園頭僧乞頌

茂殖園林主寒暄切要知地肥多白朮砂鹵少靑芝
下種宜春澤收藏怕晩灘却因花木盛憶得艸枯時

三玄三要頌

第一玄照用一時全七星常燦爛萬里絶塵煙
第二玄鈎錐利似尖擬擬穿腮過裂面倚雙肩
第三玄妙用且方圓隨機明事理萬法體中全
第一要根境倶亡絶朕兆山崩海竭洒颺塵蕩盡寒
灰始爲妙
第二要鈎錐察弁呈巧妙縱去奪來掣電機透匣七
星光晃耀
第三要不用垂鈎不下鈎臨機一曲楚歌聲聞了盡
皆悉返照

人天眼目云第三要不用垂鈎不下鈎臨機一曲楚歌聲聞者盡敎來反照

修禪總攝

安禪心寂靜不被世魔牽入聖超凡境人間出世間

見性離文字

見性非言說何干海藏文學心明了義不在廣云云

頓漸倶收

識心心是佛不識卽魔王魔佛一心作佛眞魔卽狂

法界無差

莊嚴法界廣精勤刹刹塵塵見佛身經卷塵中誰解
出法王眞子可宣陳

圓通頓了

萬德圓通開佛眼千光福相號金輪莊嚴幻質同眞
際妙覺無生讚道人

直指本心

衆生少信自心佛不肯承當多受屈妄想貪嗔煩惱

纏都緣爲愛無明窟

頓覺

頓悟心源開寶鉢應供人天離禪悅百味酥陀最上珍萬兩黃金也不說

迷悟同源

迷疑千卷猶嫌少悟了一言尙太多迦葉親傳心印印不從文字付頭陀

漸根三乘

三乘了義號眞詮接引初心出蓋纏遠劫熏成無漏種要明本性解方圓

初心五性

五性修行道不同人間天上是眞蹤往來豈出輪迴苦堪愍垂慈六趣中

錯用心

近見修持苦節人六時行道志精勤心中妄想邪思覓兜率西方覓世尊

明道

汾陽道廣勿遮欄蹈著淸涼路轉寬拾得寒山誰辨別分明同步是豐干

西河師子

西河師子九州聞抖擻金毛衆獸賓哮吼一聲天地靜五湖四海奉明君

汾陽境

子夏峰高峻西河水湛深登山涉水客步步見眞心

直示佛心

百川競注歸滄海萬法多名只一心經有明文余又說大悲菩薩號觀音

自書

每自勤三業誰能笑七賢然燈迦葉後運智古皇前不止無心地寧居有想天一輪明月靜萬壑寶光妍宴坐爐藏火經行香續煙古今同道者頻復往來篇

自懷

自覺年來力已知經行宴坐只慈悲無明頓息休人我妄解消除絕有疑朽木既非無象質荷花豈得作瑠璃從他日月般時序都放身心一似癡

學問

從前學問幾能知拾礫泥中辨寶稀唯有隱倫高趣
者騰騰兀兀混時機

學古

古者金聲是正聲今人蹤跡倣先行莫教空笑爭蝸
角直下今生要不生

醫缺傷俊勇

聰明不得失人多既得聰明理合和德似顛回壁入
室來車去乘聽謠謌

十二時歌

鷄鳴丑百福莊嚴莫自守開門大施濟饑貧英俊還
須師子吼
平旦寅顒顒端坐自安神四句百非都不著四明照
出道中人
日出卯不用思量作計校人來遠近少知音不肯休
心任煩惱
食時辰鐘鼓分明喚主人隨方應供福人天萬德莊
嚴是正因
禺中巳更莫多求樂餘事三乘五性夢中塵靈光直
出如來智
日南午直性分明異今古迥光普照勿親踈不信依
前受辛苦
日昳未平等舒光照天地江海高山總不妨這箇分
明智中智
晡時申萬別千差識取眞一正百邪俱不起十力圓
通號世尊
日沒酉諸行無常不長久經行坐臥不生心便是余
家眞道友
黃昏戌寂靜安禪功已畢了了通身六道光鍇解還
同漆中漆
人定亥一念不生無障礙道合天機性宛然妙旨玄
通觀自在
夜半子大智圓通無彼此迷悟還如鏡上塵塵鏡俱
亡更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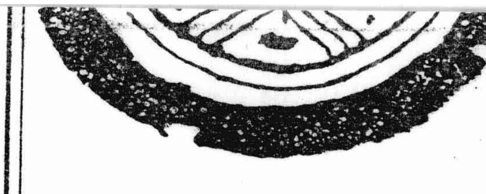
勸世

近見人多說是非不能緘口道相依言他短處君還
短長短誰人自得知

舉凡邪正自須知莫管他人是與非今古幾能窮妙
盡妄隨塵境走如痴
爭人我我幾時休不覺春光已變秋葉落鳥歸霜漸
冷布衣蹲爨更何求

汾陽無德禪師歌頌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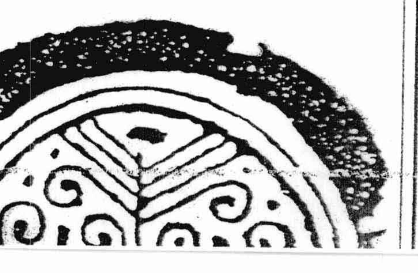
禪師語錄舊版在汾州歲久多脫落南方亦少
見者今勸衆緣重鏤版以廣流通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五日比丘　守中題
洪州開禪宗文字陳款　印行
廬山圓通崇勝禪院住持傳法比丘圓璣校勘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

宋・眞淨克文 述

福 深 等編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叙

眞淨和尚語錄板畱玉几學者艱得每得之遂失之衲子酷愛之故也半山古潭和尚重鋟板印行以其乃舒王建寺請開山之祖也雖然關西子没頭腦一着子決定不在此錄中覽者宜具眼始得

丙子正月鍾山比丘守忠拜書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叙

眉山蘇轍述

水流於地發爲艸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餅羹胾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爾法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默無說無示盖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旣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旣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調達華葉無數顚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徧洲渚無一不到觀者眩耀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禪師文公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愽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轍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旣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盖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雲菴眞淨禪師語録目録

大丞相請疏

伏以肇置仁祠永延睿筭歸誠善導開迹勝緣
文公長老獨受正傳歷排戲論求心之所祈嚮發趣
之所追宗俯惟慈哀愍徇勤企謹疏
元豐八年三月日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守司空
上柱國荊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戸實封三千戸王安
石疏

判府左丞請疏

伏以施緑野之林園蔚然華構立靑蓮之塲地寵以
嘉名申祝壽祺推明美報必資達識爲覺迷情
文公長老夙悟眞乘久臨淸衆若心數法非外假於
虛名由聞思脩可內觀於實相舉揚密義和會勝緣
謹疏
元豐八年三月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江寧府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魏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戸實封四百戸王安禮疏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福深錄

住筠州聖壽語錄

開堂日宣疏罷師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今日四衆圍繞佛法現前還得不得良久云欲行千里一步爲初便登座拈香祝聖罷又拈香云大衆此一瓣香還知落處麼更不覆藏直爲先黃龍南禪師爇向爐中去也於是趺坐白槌竟師召大衆云當須自觀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有疑請問僧問列祖

堂賢矦堅請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云六六三十六進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師云好箇消息進云今日郎中承此善退身三拜謝師恩師云深僧禮拜問語默二途皆易辨師今得法嗣何人師云早來向你道了也進云恁麼則黃龍的子臨際親孫去也師云猶自小度在進云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師云速禮三拜問世尊出世梵釋相隨郎中請師將何報答師云一雨普及萬物咸滋進云一言生筆下萬古落人間師云人間事又作麼生進云浪盡還歸水月落不離天師云閑言語行者問天地以萬物爲蒭狗聖人以百姓爲蒭狗未審和尚以何爲蒭狗師云點進云禍入僧門師云交行者擬議師便喝行者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問此日人天普集太守臨筵祖意西來乞師端的師云的進云一句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向下底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過進云四衆沾恩學人禮謝師云猶欠一著在進云傍觀者醜師云放有僧出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云好好問者且莫虛頭問如何是虛頭一句師云這虛頭漢僧無語師便喝僧擬進語師云鈍置煞人進云眞善知識師云

你是不得已也

復云問話且止秖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乃垂下一足云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印且止印在什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乃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

摩竭陁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克文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什麽以拂子畫一畫云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謝詞不錄

師於熈寧八年在洞山受請於法座前拈帖示衆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會麽良乂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秖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赴箇什麽時節遂指法座名大衆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麽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

名爲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暗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施主殷懃伸三請今日當筵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麽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嘘嘘

復云更有問話者麽良乆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爲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牀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麽良乂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初入院陞座僧問天地亢陽願垂一雨師云自有清凉者進云與麽則羣生有賴也師云知恩者少進云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華師云不易念得來問如何是聖壽境師云參差舊屋宇到者始應知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一似不相識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喝僧禮拜師云不消一喝問昔日世尊出世坐斷乾坤今朝和尚出世意旨如何師云四衆圍繞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云何不

更問

復云靑山淥水不能住白日紅塵却自歸而今避不得也且混俗和光灰頭土面笑他林下人也要笑若解笑甚奇妙十字街頭拈得箇破布衲襖抖擻塵埃示衆人好不好曉不曉從他肉案頭歌叫喝一喝云回頭轉腦

晩參上堂僧問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見卽不問如何是不離底事師云傾心吐膽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秖如湛然底事又作麽生進云三門佛殿長相對翠竹松風滿院寒師云多

虛不如少實進云也須檢點過師便喝
復云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拈拄杖云還識麼千箇萬箇但識取這箇擲下拄杖下座
因請首座維那典座上堂問流水下山非有意片雲歸洞本無心如何是無心一句師云你是有心耶無心耶進云疊石峯高嶮白雲出故關師云莫道無心好僧禮拜師云三十年後醒去在
復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香積厨中善調在手三世諸佛向砧槌上聲聲相應且道相應箇什麼良久云問取堂中第一座
上堂僧問曉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意如何師云你見麼進云城隍雖淡薄林下道相親師云這裏是什麼處所
復云有進有退有急有緩道在變通事乃成就監院荷擔竭力街坊善巧化人知客臨時接引長老據款結案還有不涉斯美者麼良久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真則是幻幻則是真真幻既除道歸何處師云若有處所堪作什麼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

里孤舟萬里身師云却不如是進云江上漁人空點頭師云適來向你道什麼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僧又喝師云兩喝後又作麼生僧禮拜云猶嫌少在師乃噓噓
復云大衆循來萬福數日人事相煩更不一一陳謝禮繁則亂知是般事便休且道是什麼事驀拈拄杖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堯風蕩蕩行人讓路萬姓歌歡筠陽城中誰家竈窟裏無煙張公喫酒李公醉卓拄杖云寒山拾得
上堂昨日有僧從潙潭來却往仰山去驀拈拄杖云筠陽城中聖壽院裏打鼓普請喫茶
上堂有化主問承古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未審衲僧得一時如何師云善爲化導進云恁麼則紅塵路上無閑客也師云家家觀世音僧禮拜師云更須著力
復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驀拈拄杖云穿却你諸人鼻孔換却你諸人眼睛還我法王法來乃喝云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云百尺幡竿尾指天進云學人退身三步去也師

云脚跟下七縱八横進云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師便喝僧亦喝師云這野狐精

復云宿來大衆萬福方期首夏已是初秋今朝改旦七月一日嗟乎流光電速四序推移是事不常人亦漸老還有不涉老少者麼良久云八十翁翁着繡靴

因逍遙長老來上堂僧問一句了然超百億一句卽不問如何是百億師云道士繫腰帶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番人頭戴冠進云大衆證明且禮三拜師喝云瞎漢

復云青山深處人來我紅塵裏紅塵偶不見白雲與

流水耳目何所分浮名與浮利爲是紅塵非爲復青山是是非兩途問幾多殊未巳幸遇逍遙人可述逍遙理下座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横三竪四北俱盧州火發燒着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岳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云賊賊

上堂開雲門門七通八達却須知有關棙子去著若也不知雖活如死現黃龍龍千變萬化更須到伊窟宅潜處若不到有眼如盲諸德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有眼者辨取

因淸涼長老到上堂熱惱旣盡淸涼現前分別不生虛明自照然後我當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乃喝云三世諸佛一棒打殺塡溝塞壑拋東擲西一任諸人看驀拈拄杖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遂擲下云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珠師云烜赫光明在目前進云滿城盡是知音者吟出新詩與衆看師云誰是知音者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云虛頭漢復云一葉落

天下秋老僧慵剃雪霜頭風浩浩水潺潺忙者自忙閑者閑終南山色翠相倚湘岸橘朶紅鈎攀諸禪德會卽途中受用不會且世諦流傳拈拄杖云不是途中受用又作麼生傳良久乃喝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謝月化主上堂靈山話月曹溪指月聖壽今朝謝月且道與古人誰親誰踈莫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若辨不得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笑煞栽松道者參

上堂方經七月十五巳是八月中秋徒知暑往寒來

人老區區未休休休看看便是結交頭大衆丹霞老道底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乃喝云無端騎聖僧

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機設教應病與藥驀拈拄杖云馬大師來也看看日面佛月面佛一一爲君重拈出若善服者病瘥藥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不善服者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觸途成滯遂擲下云秪在諸人面前便下座

上堂有時灰頭土面橫身荒艸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其奈飢逢王饍不能飡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德山呵佛罵祖承其言者多見德山者少黃龍

佛手驢脚見黃龍者衆善其機者稀驀拈拄杖云欲得見德山麼遂左邊卓云看要知佛手驢脚麼復右邊卓云看乃橫云佛手驢脚我宗㥘廓德山披毛黃龍戴角萬化目前磊磊落落乃喝云眼孔定動總是著縛下座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

因等慈長老到上堂以平等慈度一切生洒一法雨潤一切物良由根機不等所受不同互有得失又爭怪老僧下座

上堂因城中失火僧問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正當立國安邦爲什麼各生退志師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進云忽遇軍旗急速又作麼生師云自有安邦者進云與麼則汗馬不施功勞不著也師云你是什麼人僧便喝師云敗將不斬

復云欻然火起焚燒舍宅及至煙消火滅萬事成空冷地裏一場懡㦬遂喝云轉凡成聖又是什麼人

永固長老至上堂幽固深遠無人能到到則山青水淥別是人間好諸禪德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却怪長時杜鵑子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上堂十月十五迎寒送暑唯有這箇不來不去該天括地亘今亘古雖則全彰要且不露喝一喝下座

晚參上堂十七十八早是漏泄若也不會守繫驢橛

上堂聖壽有時壁立千仞欲發人人之大機我與麼來你擬心早是蹉過了也何故此事非汝思心注意常情之所能諸禪德盡情說了也合作麼生

上堂十月二十五臨濟太莽鹵開却雲門門德山罵佛祖下座

上堂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驀拈拄杖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擊禪牀下座

晚參上堂十月二十三天寒下暖簾黃昏一覺睡南海出楡井

上堂聖壽長老不會禪不會道秖會解粘去縛應病與藥諸佛子無禪可參無法可學棄本逐末區區客作不如歸去來識取自家城郭城中自有法王尊一呼百諾髻晃明月珠手振黃金鐸還要一切羣生自家省覺來來應是從前佛法知見一時放却乃得自己毗盧心印明廓乃喝云大丈夫見莫錯莫錯

上堂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雪後始知松栢操夜深方見把針人參

檀越散藏經請上堂奉佛至孝四郎及孝眷等爲先考二郎終七追薦乃請眞如聖壽二禪衆開轉大藏經一徧共僧一千員斯晨闔郭齋以用表儭上件龍藏琅函靈文聖教經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諸佛之祕詮頓也漸也半也滿也中也邊也權也實也種種法門智慧海種種因果德相海種種進修行願海種種敎導方便海種種依正究竟海種種互融攝入海不可說不可說法門功德光明海薦嚴先考二郎超生淨界然與四郎及孝眷等生生世世獲大善慶居諸佛法會中共證菩提乃名大衆今日與諸人在什

麼會中驀拈拄杖敲香卓云大衆還聞麼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諸佛於此得之成一切種智具正徧知菩薩於此得之獲無生忍法眼清淨獨覺於此得之現神通光明出無佛世聲聞於此得之證寂滅樂永斷後有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世人於此得之永盡三業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阿脩羅餓鬼畜生於此得之永除癡業四生六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各隨根性一一解脫且道長老於此得之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聖壽有時戴寶冠挂纓絡出來十人有九人一時驚怖毀謗罵詈避走遠去見伊不識遂更著垢弊衣與伊相見百人千人一時讚歎歡喜信知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衆生之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以拄杖擊香卓下座

因快山長老至上堂快然大道秖在目前縱橫十字擬即留連乃顧大衆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僧問古德云深山裏還有佛法也無德云有進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忽有人問聖壽云十字街頭還有佛法也無但向伊道無爲什麼無貪名逐利大衆聖壽道無古人道有

是同是別試斷看斷得出也大奇
在洞山受請衆請小參師云新豐古洞萬疊爭攅悟本眞蹤千林竟蔟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唯有佛菩提是眞歸伏處復喝一喝云猶有者箇去就在諸德秖如大師道猶作者箇去就在且道意作麽生還知落處麽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聞佛聞法似生冤家況更有歸伏處故遣悟本大師檢點有底道悟本秖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與麽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既不如是又且如何諸德此箇事大

須子細不可麤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姝途唯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兒打淨潔毬子把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於一切處不留一切處成就靈光獨耀烜赫姝分可謂蕩蕩乎落落乎張起濟岸帆撥動渡人舟於生死海內白浪堆中出没去來逍遙自在乃喝云從他謗任他非雨中兼箬笠蓑衣而今暫別海門月攜魚且向市鄽歸下座

住洞山語錄上

在聖壽開堂衆官燒香宣疏至白槌竟師良久乃云會麽少室峯前曾示此高安灘上復誰傳會中若有僊陁客莫學神光歷九年遂喝去有疑請問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箇在先師云多少人疑著進云不許夜行師云蚊子錐鐵牛進云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云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麽生進云春日華山青師云者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問新豐勝剎古佛道場庾伯請師願垂方便師云耀古騰今進云此莫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將謂是古佛道中人進云洞山境色重添

翠悟本玄風復振清師云有甚了期
復云問話且止言多道遠然則通人分上無可不可問荅縱横何是何非不二門開一道清淨所以古人云道無不在觸事而眞心若不邪所爲自正正覺之道得在乎心不在乎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非去來今今日一會法法本然心心本佛官也私也僧也俗也智也愚也凡也聖也天也地也悟則事同一家迷乃萬別千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遂拈拂子召大衆云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施主捨法衣上堂僧問久晴無雨時如何師云點進

云學人有賴也師云赫日爍破闍梨面門僧回首名云大衆高著眼師云三十年後有人笑你復云諸佛出世咸披此衣說法度人洞山今日亦披此衣說法度人遂拈起衣角召大衆云還有不受惡水潑者麼良久云月到天心白波歸海上消

上堂久晴忽雨久雨又晴天機莫測吾道可明乃喝云具頂門眼者看

因請知事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豈可以親疏好醜擇而然後用之要用便用入到手中土作黃金拋來擲去滿目光輝也要衆人見諸德又作麼生不揀擇好醜而用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不順人情諸方長老大開口盡道我會禪會道且道伊會也未無端向屎坑裏坐瞞神諕鬼似者般底打殺千萬箇與狗子喫有什麼過又有一般禪和子大開著眼被伊狐魅殊不自知驀頭著屎澆亦不猒惡名云大衆彼此丈夫爭受與麼自巳合作麼生下座

上堂欲雨不雨使我伸舉半陰半晴要汝惺惺果惺惺也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乃喝云切忌拖泥帶水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諸禪德古人一期唱道則無可不可若是洞山即不然智不到處正好道道不著無所生無生大道閙縱橫縱橫任運人難測新羅日午打三更參

上堂今朝八月一漸熱既消漸涼復至調燮人間育養萬類成就四時無思焉無爲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祖師門下豈孤然哉是以眞機無定祖道難思有時熱有時涼生也殺也撈籠萬有提拔四生破妄想塵出大經卷而無心焉而無爲焉緣感乃應豈預搔而待癢乎諸禪德且作麼生是各各當人一卷大經會麼垢盡則明現也三千大千世界遐邇秪在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乃喝云不信自殊勝甘爲下劣人

上堂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既收得不護惜也要衆人見驀拈拄杖擲下云還識麼若識燒沉水香供養諸禪德明月照見夜行人良由不是他家事參

上堂佛法現前僧俗儼然八月初五冷落秋天

晚參上堂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志公和尚欺我等愚迷墜良爲賤然則敢問諸人而今四

大五蘊是有相之身那箇是當人無相之體良久噓
欲報先聖護念恩粉骨碎身又安得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玄沙云用南山作麽師云奇哉善知出處非父不生其子驀拈拄杖召大衆云南山鼈鼻蛇却在者裏便擲下云擬卽喪身失命
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衆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衆盡其神力皆

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旣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箇出格道人動靜去來五眼不能覰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隊長連床上鬧單展鉢下座
上堂秖知今日明日不覺前秋後秋諸禪德休得也未便好休而今更有什麽事見麽四大海水灌入你諸人鼻孔裏須彌山突出額角邊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洞山長老
上堂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遂拍禪牀左邊云不是師子吼又拍禪床右邊云不是無畏說你擬心早是腦裂也更擬如何若何一隊野狐精喝一喝下座
上堂平旦寅狂機中有道人身乃喝云不是狂機又唾云不是狂機若作狂機會又爭得行住坐臥山河大地不是狂機且道作麽生是道人身良久云各自歸堂喫茶
晩參上堂此箇事學不得教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悟始得悟得也可可地閑閑地了了明明地歷歷落落地一切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用外求乃拈拄杖

横按云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遂擲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鷹那打臥兔放出臨濟大龍抽却雲門一顧遂拈拄杖云龍行雨至三艸二木
上堂撫掌左右顧大衆云歸堂喫茶去
因發化主上堂出家沙門當清淨自活以乞食爲正命食不過分離憍慢故以乞法爲正念增長智慧不滯寂故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於此薦得增汝智慧破汝憍慢火焰裏藏身淤泥中出現千手千眼大悲菩薩一

任神通變化於此不薦有清泉兮恣汝飲有碧巖兮從汝栖切忌寒猿深夜啼

謝主首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乃拈拄杖云不是一法又拈箇什麽佛事也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受供養則不無還知滋味也無若不知分付與首座復敲香臺云五千餘軸言言異一一龍宮海藏來遂擲下云實際理地不用安排分付與藏主

上堂九日無白醪飽食黃粟饈十日有黃菊攡人打禾穀五更鐘未鳴隣雞已數聲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參

上堂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下座

上堂古德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作麽生是家珍驀拈拄杖名大衆云還見麽遂敲香臺復乃噓噓釋迦老子棒打不殺文殊普賢喚不回頭休休虛費力且隨流待伊時節至一葉落天下秋

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痾屎淨瓶中吐唾執法修行如牛拽磨

上堂謝黃檗先馳云分枝列派共闡宗猷祖令全提各隨機變洒黃龍之一雨枯木重榮繼斷際之遺蹤眞燈再焰光我先覺以進後昆不任歡慶某無似之者何承先馳上人遠離鷲嶺深入洞山得得馳書叙其法乳過沐周勤仰荷弗已復拈拄杖名大衆云實謂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呵喇喇也大奇算來彼此丈夫兒睡則同牀各自夢古今此理少人知少人知什先馳傳歸鷲嶺分明舉向師

上堂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參

出縣回上堂云三日不相見不得故眼相看是何言歟洞山數日不相見相見秖是舊時人乃合掌云不審過去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參退喫茶

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人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不要見洞山鼻索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且識得自巳也得下座

眞淨禪師語錄卷一

楚雄府知府華亭徐琳施刻 眞淨禪師語錄第一卷 江浦
貫國政書 江寧顧子清刻 萬曆壬辰春清涼山妙德庵識

雲庵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福深錄

住洞山語錄下

謝監院上堂僧問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時如何師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且得天下太平進云與麼則道泰不傳天子令師云老僧被你鈍置一場復云身是光明幢心是神通藏大衆各自照顧抖擻精神而今現定僧也如是俗也如是釋迦如是彌勒也如是還有人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爲分外若信不及亦不虧欠信與不信光明幢神通藏各自參堂去下座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有讀書人來報諸德千聞不如一見又作麼生見良久云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嵲嵲屼屼水雲掩映煙嵐重疊一道直截觀者遊者十人九人擧步早是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乃喝云且道洞山路頭在什麼處

上堂擧昔日天台國淸寺因炙茄次有拾得以竹串向維那背上打一下維那叫直歲你看這風顚漢拾得云蒼天蒼天寒山問你打伊作什麼拾得云費却多少鹽醬諸禪德拾得打維那實謂費鹽醬多也唯當別有道理明眼衲僧試出來斷看一爲衆決疑以曉未悟二表自已參學辨其是非冷地裏說葛藤貶剝古今不爲好手有麼若無老僧爲你決疑去也直歲苦苦告退再三留得寒山拾得總分付却掃地底殺掃地燒火底教燒火諸寮兒子莫令空過饒舌豐于到來老僧爲伊勘過監院維那典座直歲更須要知寒山拾得姓箇什麼若也不知異日他時總遭伊把鼻孔領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光剃頭淨洗鉢好便住惡便脫好諸禪德莫將世俗見埋沒道人心

上堂洞山深幽且固千年林木生煙霧林間多少葛藤枝左攀右惹難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阿呵呵將謂洞山多葛藤元來却是參同契乃喝云明眼衲僧莫容易

上堂但知隨例飡䭔子也得三文買艸鞋秖如新婦騎驢阿家牽又作麼生直饒道得更問祖師鼻孔長多少在下座

上堂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賣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其奈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

上堂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作麽生是一切解脫驀拈拄杖云關又云雲門大師拄拄杖頭上跨跳還見翠岩眉毛麽若也不見洞山爲你注破長慶來也遂擲下云吹笛打鼓普請看

上堂謝莊主監收云參玄上士味道高人於動靜日用間百事成現受用具足一一要知來處所以古人云譬如大地何物不從地之所生諸佛唯指一心何法不從心之所立洞山分野地之所生或麥或麻或豆或稻然非其人則不能成辦安立旣有安立得不勞乎神用然神用雖勞粒粒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麽處遂拈拄杖擲下名大衆云見麽阿誰無分知來處麽若知可謂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久參先德不在斯限後進初機不用妄想更依倚箇什麽何不撥開自巳心地靈源放出神通光明滔滔流注成辦佛事豈不快哉驀拈拄杖云不是神通光明又擊香卓云不是佛事遂擲下良久喝一喝云夜半烏鷄誰捉去天明帶雪遭指註

上堂識情安排工夫造作一向攀緣巳重荒却不信吾家正徧知論劫莫能成正覺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師云看者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什麽還知落處麽若知一任七顚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吹嚼下座

除夜小參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今夜一衆盡是他鄉之子因何不歸阿呵呵直饒便歸得歸得亦無家正是諸人歸處歸得麽君不聞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以拂子敲禪牀便起

歲旦上堂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諸禪德今日人人添一歲還見麽若不見又道人人添一歲若見在什麽處安著旣見著處便見出處出處旣明方能世出世間於法自在觀自在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却是饅頭好諸禪德一年添一歲一歲一如來拈拄杖云拄杖子亦成佛也看

上堂佛法二字不用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古人秖解

殺人不解活人何不道佛法二字一一現成諸禪德欲知佛麼秖諸人是欲知法麼秖諸人日用者是是不是是卽也大奇不是也大奇殺也活也一處不通兩處失功兩處不通觸途成滯

出州回上堂山中城裏事不相知有一句子未敢泄機候徧到寮中一一當面分付直是臨時各自著精彩莫教蹉過

上堂汾州莫妄想俱胝竪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拄杖云爲衆竭力

發化主後上堂丏者月餘朝東裝有煩知事首座大衆一動一靜寧不有勞然則勞動若是道人分上無非佛事所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苟契神於動靜則無滯於往還心迹不生順逆何咎此則於心無心於事無事又何妨於動靜往還之勤其或得之者正乎心失之者亂乎性蓋得失之自殊非動靜之有異乃拈拄杖擲下喝一喝下座

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仲春漸暄景色明媚一衆高人起居輕利莫有不涉春緣底麼良久云遠道擊空鉢深山踏落華

上堂相拋又十日歸來山水中眼開如夢覺是事半成空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人無端向虛空裏釘橛誑惑後人今日四月一初夏時節久雨不晴伏惟知事首座大衆道體萬福更討什麼佛性義你諸人各自有眼有鼻有口有耳何不散去莫妨我東行西行下座

上堂舉雲門云劄久雨不晴師云雲門雖善臨時變豹東劄西劄未免和泥合水和泥合水卽且止秖如雲門云劄是那箇劄字莫有明眼衲僧識麼若識雲門有甚氣息若不識衲僧有甚氣息秖者氣息有鼻孔者辨下座

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乃拈拄杖云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此事如明珠在盤不撥自轉有底撥不轉按不活又爭怪得老僧要識明珠麼各自歸堂喫茶

上堂聖僧每日入骨入髓爲諸人說適來擊鼓重爲宣揚更待長老開口動舌又堪作什麼老僧恁麼道也是爲蛇畫足

結夏日上堂十方聚會三月一結息狂妄心除苦惱

熱獲勝清涼證大寂滅到波羅岸出生死轍以此聖制故不虛設聲聞緣覺不見不聞三世諸佛秖可自知衲僧跳不出打在綣繢裏動即開眼尿床夢中說夢且向洞山門下九十日討箇活路

上堂擧昔日鹽官常敎僧看見性法門聞大潙亦爾密遣二僧往探之既至座下凡百提唱俱不識乃生慢意一日會小釋迦曰你莫麤心小釋迦遂作一圓相以手捧向前二僧又不識小釋迦云你莫麤心便起去師云小釋迦三昧二僧不知洞山門下莫有知者麼是什麼三昧良久云打麪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上堂槌鐘復擊鼓日輪正當午拾得語寒山畫龍却得虎下座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第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秖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

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臘月二十新豐一衆衲僧巴鼻滴水滴凍

上堂人貧智短馬瘦毛長趙州云我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有年無德洞山見兎放鷹知生不知其死大衆欲出生死不涉有無大用現前勿隨言語請首座典座及逍遙和尚來上堂不動眞際爲諸法立處昨日監院名今朝首座號緣應百千般立處頭頭妙典座把杓柄一一臨時料衆口若能調逍遙同一道諸法立處今已彰作麼生說箇不動眞際底道理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法門中有縱有奪縱也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奪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不縱不奪又作麼生良久云長把一聲歸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下座

因華嚴座主到上堂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乃拈拄杖云不是法界是諸人無始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之妙體故此土他界天堂地獄六凡四聖情與無情同一無異無壞無雜由帝綱之明珠互相融通更相涉入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拄杖頭上若爾則何啻擲大

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而今百億日月百億須彌百億世界都在拄杖子裏許乃擲下云擲在諸人面前還見麼信得及麼不思議解脫力神通游戲妙用現前非假於他術皆吾心之常分耳喝一喝下座

出州回上堂古人道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路上莫虧危古人見不透脫强生節目惑於後人洞山卽不然來但言來去但言去有什麼過老僧入州途中晚便住曉便行又善為箇什麼歸來路上困便歇飢便飯又有甚麼虧危今復林下與諸道人相見又有甚麼事參退喫茶

上堂季冬極寒伏惟知事首座大衆尊體萬福仲冬已過孟春未來季冬現在過去已過去未來實未來現在當無住三世旣不留四時何處去若爾則衲僧門下是是非非長長短短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入州僅十日出縣又兩朝此心苟無為動靜皆逍遙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可不逍遙良久云莫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晚參上堂舉僧問古德覿面來時如何答云分付與典座又云如何是有漏答云笊籬如何是無漏答云木杓師云笊籬木杓一時分付與典座更莫外求一現成物雖常式妙在乎人有底只在面前拽不來推不去縱拽得來又千疑萬慮不敢用有底信手拽來超今越古所以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諸禪德好省力是卽是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也無試斷看斷得出僧堂裏一任橫咬竪咬若斷不出有煩新舊二典座

上堂舉古有僧半夜大叫云我悟也傍僧把住云你悟箇什麼其僧云師姑元是女人做師云善卽甚善賺煞多少人却須知有賺人處洞山也有箇悟處且道悟箇什麼化主元是徒弟做美卽甚美笑煞多少

人却須知有笑人處賺人笑人兩語雙陳飽參衲子試辨疎親

上堂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一下進云木人撫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何不脚跟下薦取僧以坐具拂一拂師云爭奈脚跟下何進云却是和尚見處師云爾見處又作麼生僧云三十年後自有人舉著師云蒼天蒼天復云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今日是臘月二十五若作雲門曲又是臘月二

十五若作臘月二十五又是雲門曲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師云雲門云且緩緩爲不肯這僧也別有道理良久云一般佛法從人妙兩處誵訛試斷看

歲旦上堂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云香嚴與麽道奇特甚奇特要且只知其貧不知其富洞山即不然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墨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諸禪德洞山與麽爲復是不肯古人耶爲復扶古人耶試辨看

立春日因雪上堂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洞山則不然而今坐立一一成佛作祖何更有難有易遂拈拄杖云不可不成佛所以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拄杖子喚作成佛不是空聲釋迦彌勒文殊普賢不是空聲而今觸目遇緣萬別千差不是空聲都無實事佛法到者裏也要人有麽有麽乃擊香臺下座

上堂發化主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裏請晏監院住鼓山雪峯謂衆曰有一隻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建立佛事去也有孚上座去中路截住問云承聞聖箭子入九重城裏去是否晏云是孚云忽遇三軍圍遶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與麽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孚遂回謂雪峯云聖箭子途中折了也峯云他道什麽孚舉前話峯云奴奴他語也得孚云和尚肐膊終不向外曲師云雪峯雖爲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在洞山則不然云和尚聖箭子途中折了也云他道什麽師云待伊舉了拽拄杖打將出去一使孚上座於後作箇本色衲僧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鋩三與禪門作箇眞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也

不是有眼者辨取良久云洞山也有三隻聖箭子各往一方作大佛事莫有作家戰將向途中截住將聖箭子總與㨯折却來洞山手裏請棒喫有麽有麽若無明日普請向新豐亭上隨例喫茶相送

上堂舉悟本大師云古路坦然誰措足無人解唱還鄉曲淸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艸綠乃拈拄杖云不是古路豈不坦然我措足也海印發光只是少人信復擊香卓云不是還鄉曲且作麽生唱若唱得五音六律應難比步步逍遙達本鄉唱未得也守株月下渾閑事却恐蹉跎過一生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大藏經函上堂僧問施主入山崇勝事瑱函
星布意如何師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進云恁麽則
佛法得人永鎭龍宮師云日月昭彰進云一人有慶
兆民頼之師云者僧却善知時節進云施主霑恩學
人禮拜
復云世出世間法立處皆相參舉天便有地舉北便
知南舉僧便見俗舉聖便明凡以新當見舊以經方
顯函宜哉一一法所立皆雙兼雙兼不涉二所立無
不堪此大解脫門智者乃深諳故石頭禪師云當明
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明暗

各相對比如前後步乃拈拄杖云且道是明是暗跳
得出也大奇跳不出且在明暗裏只這明暗也大難
明遂擊香卓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又敎中云未見自作
他受他作自受若爾則禪門與敎乘敵體相違故丹
霞自燒木佛傍僧受殃未審此理如何莫有人明得
麽良久云若無人唯澄公首座深明此理希諸高德
旦暮親而扣之就而明之下座
上堂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落驀拈拄杖云不是
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擬卽眉鬚墮落不擬又且

如何遂高聲叫行者拈起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未審聖壽如何接人
師云鮎魚上竹竿進云全因今日去也師云烏龜入
水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云你作麽生會僧便
喝師云掠虛漢僧又喝師云一任踍跳僧云也不得
放過師却喝
復云五月六月飛霜散雪水中火中藕白蓮紅參
解夏日小參師云有問話者麽乃以拂子擊禪牀云
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
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治化

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
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
是凡若艸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者裏一時結舉
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解也七月十
五日十方法界若艸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
云從者裏一時解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
乃喝云秖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
道是解是結舉拂子云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
云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
是踞地師子有一喝是探竿影艸若人一一辨得始

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爲的子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摧邪顯正扶宗立敎整頓頹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乃喝云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到者裏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屙巳前驀提得去諸德且道提得箇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因檀越入山小參師云衆中還有具頂門上眼底衲子出來照天照地看問鋪蓆旣開當路畔行人爭忍不相過師云我者裏釣鼇魚跛鼈出來作什麼進云未審格賢事如何師云你不是賢者進云欲觀深閫

內更打一重關師云笑殺傍觀問一棒一喝未當宗乘說妙談玄全乖道體去此二途請師端的師云葛藤社家別置一問來進云若然者猶未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是進云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師云杜撰衲僧進云三十年後有人擧此話去在師呵呵大笑問昔日龍女獻珠得成佛道未審施主設齋還成佛也無師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進云施主知心如何領會師云知心底事作麼生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却是底闍梨會得好

復云還更有問話底麼良久云三十年弄馬騎却被驢撲遂撫膝云直得須彌岌業海水騰波三十三天一時退位十八大地獄盡乃停酸見麼若者裏見得釋迦拱手彌勒攢眉文殊普賢與伊作侍者若也不見看我七縱八橫且向葛藤裏薦取阿呵呵諸高德且道我笑箇什麼噫我笑昔日雲門臨際德山雲巖螢火之光蚊蚋之解一人道我呵佛罵祖一人道我得末後句一人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一人道大覺世尊初生下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似者一隊掠虗漢總只一期無佛處稱尊若是如今喚來一時與伊

生按過自餘之輩放過卽不可豈不聞僧問乾峯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乾峯拈拄杖云在者裏秖如乾峯恁麼曾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卽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擗脊便棒却問伊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正邪拈扇子云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似者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裏埋却十箇五箇又有甚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淥年來是事一時休信任身

心嬾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第一代住金陵報寧語錄

師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萬歲伏願堯風永扇同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共乾坤而久固此一瓣香恭爲報寧大檀越主特進相公判府左丞伏願舉族享於百祥小大增乎善慶更爇特進相公判府左丞兄兄弟弟長爲佛法之壍墻子子孫孫永作皇家之梁棟此一瓣香奉爲提刑大夫運判朝奉洎文武官僚常居祿位然提刑衆官總同二相公夙承佛記示作王臣佛法長與外

護斯在以因向果皆成佛道於是趺坐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垂一足云大衆爲是一耶是二耶良久云上士一訣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蓋爲羣迷今朝相公請師當爲何事師云看進云與麼則靈山一會今日親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大衆證明師云錯問遠離洞山丈室巳坐報寧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東西南北進云一言巳布王官耳吾道今朝得再昌師云大家在者裏進云相公證明學人禮謝問昔日李公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瓶今日丞相請師未審有何言句師云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進云與麼則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洎乎蹉過師云不少也僧問曹溪一路闔國人聞報寧一路什麼人聞師云天下人聞進云莫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且得你承當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一任闍梨卜度

復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因緣自會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際會大丞相荊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舍園林爲佛刹禪門固請大善知識開演西來祖道所以敎外別傳

直指大衆卽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卽知自性本來作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爲迷來日久一乍聞說誠難取信以至古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古人一切言句爲禪爲道有甚干涉直是達磨西來亦無禪可傳唯只要大衆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人珍寶都是虛事終不免生死流轉大

衆今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衆生死流轉復大衆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正法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卽今聖賢大衆言多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道人麼今時佛法渾濫要分邪正使大衆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良久云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乃拈拄杖云釋迦老子又來也只爲子孫不了大衆若喚作釋迦又是拄杖子若喚作拄杖子又是釋迦於此莫有人斷得麼若無報寧潑惡水去也良久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遂擲下下座

因請主事上堂祖師門下燈燈相續心心相印一燈滅而一燈然一心隱而一心照故萬般之事須藉心明心若不明是事失準諸禪德要不失準麼僧堂裏大家著力

上堂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乹坤直饒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廓徹十方自性境界觸事全眞若透不過眼不開俱屬勝量已見愚故菩

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若論此事實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乃喝云向下文長

上堂臘月二十八一年將合煞孟春又到來萬事從頭活遂拈拄杖擲下召大衆云拄杖子已活也見麼爲他無佛法禪道知見所以不被四時八節聲色所轉諸禪德莫也要活麼但是事一時放下當人一大事全體出現自然活堅著磕著𪘏𪘏齖齖如虎戴角阿呵呵下座

上堂好諸禪德若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法王法道恢廓無涯威德自在勝伏羣邪一心空寂妙用河沙

上堂七分八分百億妙門黃龍老僕累及兒孫然則知恩方解報恩莫有解報恩底麼你是箇漢纔聞報寧說汝只道得七八分便好拽倒地上驀面唾槌煞擲與狗喫豈不快哉亦未爲分外阿呵呵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赴施主家齋濟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便踏倒卓子濟云得卽得太麤生化云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濟又問昨日供養何似

今日化又踏倒卓子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師云古人一等參禪悟得脫洒見處明白得用便用不在擬議之間何也爲他無佛法知見爲礙而今莫有無佛法爲礙者麽良久喝云設有又打在無事甲裏

請首座上堂一番新一番舊新舊相資要成就諸禪德且道成就箇什麽爲成就佛事耶成就道場耶成就叢林耶若與麽成就豈有穀外別傳乃拈拄杖云此爲復是穀內穀外是新是舊不得喚作拄杖子便成就取好遂擲下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進云何哂之有師云我笑你隨語生解進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要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云隨語生解

復云好大衆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竅一竅不明愁煞人動即依他和屎合尿參

上堂法無定旨深淺隨機通人分上秖可自知莫有通人麽點則不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云大衆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云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進云且喜勿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來蔥嶺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却焦桐進云在者裏師云放下著

復云適來一曲諸人罔措再爲一彈快須聽取驀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驀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劄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濟小厮兒秖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顛可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

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好諸禪德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須菩提好與三十棒下座

上堂僧問聲前薦得未是作家喝下永當猶爲鈍漢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也是說道理師云與你一文錢進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養子之緣僧便喝師云不要哭不要哭問昔日相國之家今朝佛僧之舍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白鷺灘頭月進云不曉師機願垂方便師云緊峭艸鞋僧擬議師云

重疊關山路
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好諸禪德
古人道處令人行處可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
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良久云秖恐不是玉是玉
也大奇
上堂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爾
出得網來卽向你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
頭也不識師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
莫驚著報寧卽不然透綱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
網來卽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

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
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
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一喝云把手
拽不住
上堂僧問爇香煙上騰集四衆座下爲復是神通法
爾爲復是總不與麼師云一時被闍梨道了也進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作麼生
會僧便喝師云儱侗禪和僧又喝師擲下拂子云何
不更打一棒僧擬議師云棒上不成龍問眞淨界中
纔一念閻浮早是八千年還許學人稱眞淨之名也

無師云許進云若然者永劫飄流無時解脫師云百
艸頭上薦取老僧進云恁麼則小出大遇去也師云
且莫錯認好僧禮拜師云果然
復云佛法二字也大難明三世諸佛向你諸人脚跟
下走過你擬要見他早是眼睛落地驀拈拄杖擲下
云你且道三世諸佛與拄杖子相去幾何良久喝一
喝下座
上堂舉雪峯云南山有條鼈鼻虵你等諸人出入好
看師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虵無頭不行長慶恰如
箇新婦見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

失命雲門拽拄杖攛向雪峯面前作怕勢師云爲虵
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
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
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悳日獨振玄
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起拄杖云舉起也靈光洞曜迥脫根塵復斜
亞云放下也體露眞常不拘文字不舉不放復名何
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拈起黑漆盆却是
白羹盌大唐天子笑不休火裏蝍蟟三隻眼參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二

楚雄知府華亭徐琳施貲刻此
雲庵眞淨禪師語錄第二卷　江浦賈國政書
長洲吳子章刻
萬曆壬辰春五臺山妙德庵識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福深錄

住廬山歸宗語錄

開堂日宣疏罷師拈香乃趺坐棲賢長老白槌了便有僧出問艸庵孤坐誰知出格家風拄杖橫空未審是何宗旨師云雲開五老水滿雙溪進云若然者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進云忽遇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又且如何師云卻被闍梨道著進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師云靈利衲僧問飛錫一聲天地動爐烟起處徧乾坤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皇恩師云耶舍塔前消息在進云皇恩荅處蒙師指朝宰臨筵事若何師云已有隨車雨何須動地雷進云若然者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補賀今朝師云知恩有幾人

復云諸佛心印祖祖傳授所謂教外別傳者蓋取其要妙也其要妙之道在人不在教乘所以歸宗長老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僧俗大衆彼我無差同成佛道還信得及麼權郡大夫得之以妙明心印印一郡千里之事則自然殊途同歸一毛頭一一明了一一無

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提刑都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秖在一毛頭於中或行或坐或去或來遊山翫水選勝尋幽法喜禪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衆官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諸山禪師得之三世諸佛一切法門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法法明了一一無差然後應機接物通變臨時或日面月面佛手驢脚或竪拂拈槌或呵佛罵祖作大佛事皆吾心之常分也遂拈拂子

劃云劃斷葛藤便擲下云是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爲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華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却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

師初入寺陞座僧問遠遠公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云深進云深意又如何師云淺進云學人如何領會師云點僧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届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華香進云萎華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爲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迹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卽不到

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秖爲分明極飜令所得遲

上堂爲新舊化主云舊者已還新者復作新舊相資

放過一著遂拈拂子云不可作新舊會既不作新舊會又落在甚麼處若知落處受用無窮若不知落處亦受用無窮知落處受用無窮則可知不知落處因甚麼受用無窮明眼衲僧試斷看

上堂舉赤眼因見蛇便與斬斷傍僧曰久嚮歸宗元來只是箇麤行沙門眼曰你麤我麤師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其僧道你麤我麤且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箇天眞物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舉拂更由誰

上堂頭陁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今日乃是第一箇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雖然第二未免秖是前來孟夏漸熱乃呵呵大笑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漏藍子一文錢三箇五箇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且不知廬陵米作麼價

上堂師乃到法座前顧視大衆便歸方丈

上堂云南泉斬猫兒與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靸鞋出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麼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所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名喝一喝下座

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却你拄杖子大衆見錢買賣莫受人謾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阿呵呵却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歸宗一曲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作麼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却是非裏薦取

上堂擲下拂子云歸宗擲下拂子大衆一時覩見任是鶻眼龍睛也須遭伊繫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二十秋風涼冷相及一切佛法現前自是常情不入遂擧拂子云拂子已入也爲伊無佛法知見解會汝諸人見道無佛法知見便道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作箇無事商量喝一喝云瞎屢生

上堂擧僧問悟本大師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本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什麼處是無寒暑處本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師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旦向寒暑裏經冬過夏喝一喝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涼風蕭索衲僧去來如雲似鶴山北山南有路通一條拄杖橫擔却是卽是覺不覺切忌隨他老盧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淵上座設道吾饡飯點趙州茶拈出如來一大經卷爲諸人徹困驀拈拄杖擲下云道吾飯趙州茶如來一大經卷此三種法門盡在拄杖頭上撒

開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任變通自在受用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淵上座若也不知數日雨寒秋風漸冷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法衣上堂大衆諸佛法衣得之者出三界離五欲成大道度衆生遂舉衣云舉起也地獄停酸脩羅息戰放下也帝釋搖頭諸天罷樂不舉不放十方法界情與無情同成佛道未審施法衣者成得箇甚麼良久云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長安化主歸上堂大衆一兩絲一疋絹一一盡從蚕口現口中吐出濟人間衲僧如何總不薦若也薦家家門裏含元殿喝一喝下座

開爐日上堂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目前萬象森羅理事融通自在僧堂又添煖火十方高人共會不必更分彼此同是一眞法界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十月二十五須知有法離言句本明本妙不假修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冬後一陽生乾坤解通變衲僧莫守株彼此丈夫漢日用天眞活人人自可見如何都不顧隨他物所轉喝一喝下座

啓聖節上堂舜日共佛日長明堯風與祖風並扇所

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祝延聖壽今正是時乃呼萬歲萬萬歲下座

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山即不問如何是寶師云闍梨終日騎牛不識牛進云恁麼則從今日歸家去也師云如何是那一寶僧便喝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進云謝師指示師却喝云不識雲門關棙子等閑動著眼䀜䀜復云那一寶非今非古非僧非俗非男非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還有人著得價麼若有人著得價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歸宗莫有人著價麼這一隊漢十二時中是箇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半天上月初圓遂拈拂子云拂子豈不是圓又敲禪牀云何曾偏來大衆只這徧圓道聲色鬧浩浩眼耳但見聞莫問歸宗老

上堂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謦咳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好雪大衆米麪柴炭之屬一切成現寒則圍爐向暖火困來擁被蓋頭眠好大衆適從僧堂來却向僧堂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休得也無了期共來林下學無爲袈裟同肩一佛子相逢能得幾多時喝一喝下座

化城大師來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得火宅未到寶所且在化城今日相逢化城不見寶所何在元來只是舊時源上座大衆元來一時總是舊時人伏惟珍重

上堂大衆古人道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枉作佛法會却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歸宗則不然盡大地是箇解脫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時見水不喚作水大衆彼此丈夫莫受人謾

上堂大衆歸宗不是無禪可談無法可說正值雪寒不宜久立乃喝一喝云歸堂向火

上堂云今朝正月初五未免爲君重舉斬新日月分明禪家且莫莽鹵還有不莽鹵底麼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初十晴暖春風襲襲觸目無礙法門大家一時證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大衆佛法兩字彼此不著便衆中莫有師子兒麼不敢望你哮吼一聲使大衆一時頂門上眼開且莫嚼他古人殘羹餿飯也難得歸宗今日謾你諸人去也驀拈拄杖擲下云南山鼈鼻蛇解弄者收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物爭姸莫待桃華悟道出門芳艸芊芊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乃喝一喝云有什麼過驀拈拄杖卓云有什麼患復橫按云德山棒臨濟喝舉世何人解提掇天高地迥萬象閑總是僧家好時節遂擲下云是什麼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爲淺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

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衆不知因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阿呵呵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歸宗則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芭蕉與麼歸宗不與麼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

上堂山門今日供養羅漢爲十方檀越酬還心願亡者生天現存獲福名云大衆但秖隨例飡餡子莫問人間短與長復拈起拄杖云我生巳盡梵行巳立所作巳辨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人天供養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彼我雖殊根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無平等者平等尚無況有不平等者驀拈拄杖云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遂擲下云樸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麽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來上堂大衆教中道佛滅度後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然則其爲善知識者亦不可容易覩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隆慶禪師斯之謂也老僧與知事首座大衆同增懽慶乃喝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禪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驀拈起拄杖云爲是家珍爲是外物大衆却請隆慶禪師決斷擲下拄杖下座

因開福專使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來乃得潭州信却說廬陵米價高驀拈起拄杖云風行艸偃擲下云是什麽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往月來大盡小盡光陰巳去生死漸近大衆

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關且道歸宗與麽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父母不聽不得出家

上堂舉昔日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麽處去婆云驀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麽去師云遊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謾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謾若點檢來也好喫婆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麽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麽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大師云不能了自心如何知正道又寒山菩薩云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大衆是什麽直下了取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知知見分明又擊禪牀云阿誰不聞阿誰不了了心平等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舩子下楊州大地無寸土虵咬蝦蟆聲更有衆生苦驀拈拄杖擲下云今朝二十五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旦萬物隨時變地肥茄子多雨足甜瓜賤紅桃大似拳綠李圓如彈誰識歸宗大道心拈

來一一人難辨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又作麼生辨若辨得出不虛狂歸宗過夏若辨不出禪牀且替他喫棒乃擊禪牀下座

上堂大道不假雕鐫人心何須造作但知一切臨時拈來無非妙藥驀拈拄杖云豈不是妙又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乃喝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古人有大智慧隨空自在無可不可故僧問古德如何是古佛心荅云墻壁瓦礫是僧云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德云是僧云無情還解說法否德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其僧於言下大悟證無情說法師云古佛身心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奇特甚奇特安樂則不妨安樂若是德山臨濟怛赫兒孫他亦不喫這般茶飯何也不是他所食之物且道德山臨濟兒孫所食何物良久乃噓噓佛法門中可謂刁刀莫辨魚魯難分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五莫問超佛及越祖但秪粥飯飽便休日月朝昏自回互驀拈拄杖云回互不回互佛殿走出三門僧堂趂過廚庫拄杖子穿却諸人鼻孔迴而更相涉乃擲下良久云不尒依位住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廬山山北到江州驀拈拄杖擲下云若知樸落非他物須信縱橫得自由

解夏日上堂四月十五結夏七月十五解夏世俗諦中有秋有夏有解有結佛法門中無是無非無得無失莫非妙用有時結也九十日內水泄不通聖凡路絕誰敢咳嗽若咳嗽也須是你解咳嗽始得有時解也十方通徹去來自在亦須知有路頭去處始得且道不解不結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昨日撞鍾送法眼入塔今朝擊鼓集禪衆陞堂千般時節萬種因緣總不出這箇大衆且道這箇是什麼乃喝云異生是解我執不同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今朝八月中秋正是月圓當戶所謂盲者不見非日月之咎故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迷者自迷悟者自悟大衆當知不得莽鹵

上堂一切衆生同一般妙明日用更無偏等閑却被邪師指剛道原來別有禪驀拈拄杖云且道是西來是妙明心地復擲下云試斷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

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州丐士經年去次第歸來復納疏打鼓普請共證明今朝九月二十五大衆證明則不無須知鉢盂飯粒粒皆辛苦鉢裏飯滋味大衆總知歸宗道今朝九月二十五又且如何良久乃呼侍者叅退請諸郡化主喫茶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天下煖爐開衲僧頂門眼依舊蒙塵埃歲月既已往死生還到來牀添新藁薦一任雪成堆遂拈袈裟角云大衆人人有分須是頂門眼開始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所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師云不妨箇要只如開單展鉢拈匙把筯揚眉瞬目有什麼妨處行住坐臥動靜去來又有何異驀拈拄杖敲香卓云妨箇什麼復擲下云不可喚作忙也敢問大衆那事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爲樂是爲眞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眞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樂是爲眞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衆在三種内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饡飯俵䞋錢叅退僧堂内普請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好大衆修山主見處與大衆見處日用無差大衆見處與歸宗長老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峯山主日用無差雲峯見處與深首座日用無差乃喝云莫分彼我彼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誇驀拈

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誰不聞復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總是選佛之人既到歸宗門下須是一箇箇心空及第歸不可作長行粥飯僧彼此出家離世俗誰言祖獨有南能

上堂今朝臘月初五有事爲君直舉靈湯禪師到來救濟大開府庫差珎異寶不慳所好臨時揀取雖然一一歸宗不妨却分賓主乃喝云且道是賓是主復喝云賓主歷然久參到此也須莽鹵

上堂獨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剎一纔與大家出
隻手驀拈拄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復擲下云各自
看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為重舉驢脚佛手
總現前明眼衲僧多莽鹵喝一喝下座

上堂滿目文殊普賢境界直下分明道無不在驀拈
拄杖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化可憐到處桃紅柳綠
石頭也生暖煙驀拈拄杖擲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
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此是
百丈大智禪師舉揚大衆作麼生良久云在家疑是
客別國却為親喝一喝下座

上堂南閻浮提衆生以音聲為佛事所謂此方眞教
體淸淨在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敎五千四十八卷
一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種種
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庭前栢樹北斗藏身德山
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演出何況世間所有
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
盡見聞無盡利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旋陁羅三昧

自在海良久唱云十方羅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景序豈獨游人往來
更兼蜂狂蝶舞須信自在神通彼此性眞妙具萬物
總非斷滅衲僧別求禪悟弃本逐末喝一喝云驢年
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劉久雨不晴舩子下揚州東海
鯉魚打一棒洞庭湖裏浪滔天須知大道本無偏喝
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祖意教意同別
但看雞寒上樹驀拈拄杖云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

雨復擲下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喝
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世尊云菩薩覺成就故不與法縛不求法
脫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
一切究竟覺彼此成佛故如是則僧也如是俗也如
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賢也如是愚也如是驀拈拄
杖云拄杖子亦如是擲下云如是如是

上堂舉西天昔有七女遊屍陁林見一死屍妹問姉
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姉曰妹妹應喏姉曰在
什麼處於是空中散華女曰空中散華者誰應曰我

是帝釋見聖者善說般若感我天宮特來散華聖者欲何所須我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箇無根樹子帝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卽無女曰帝釋帝釋應若女曰這箇是什麼帝釋遂隱去大衆且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隱去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樹子大衆且作麼生明得不辜負聖女若也不會不得辜負帝釋歸宗亦有箇無位眞人憨憨癡癡跛跛挈挈且恁麼過時喝一喝下座

王主簿到上堂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頭置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云且莫造次學云和尚坐斷廬山爲什麼不識某甲這話師云三十棒學云屈師云點學云劄師云念汝做街坊

復云憶往報寧時彼彼各年少而今住山來各各已衰老休話人間短與長相逢把手呵呵笑呵呵笑逍遙自合無爲道驀拈拄杖敲香臺云不可不自在復擲下云不可不逍遙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屙轆轆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秖有眞淨

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道還扶得也無師云打疊面前搕𢶍却進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師不對進云這箇爲上上根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對進云非和尚懡㦬學人亦乃一場敗闕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復云一切禪與道觸目無非妙貴賤但臨時不要生機巧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說不到諸代祖師傳不及遂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住寶峯禪院語錄上

師開堂日接得左司手中疏乃示衆云左司傳授炟赫現前泐潭把呈分明薦取薦與不薦却付與表白表白擬接復收迴云不見道權柄在手縱奪臨時非但泐潭如是左司衆官神通變化各各具足却度與表白宣罷於是就座問話畢師乃云適來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且道何名第一義如何所觀大衆當知欲得分明現前可以直截自觀若能自觀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而今莫有能自觀者麼既能自觀卽能他觀且道卽今左司衆官僧俗大衆一一是箇什麼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可謂一一圓妙一一本靈一一神通變化總不欠少了無

生死可相關若不能自觀者爲迷眞覺性還却受輪迴然洪州乃江西大都督府古今已來人傑地靈佛事興盛昔有馬祖以禪道化人亮座主乃敎法救世亮一日來參馬祖祖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又爭講得經亮乃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去祖召云座主亮迴首豁然大悟師云而今聞却是虛空講得多便向虛空裏釘橛殊不識馬大師神通光明解黏去縛又龎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玄妙解會又不見馬大師威光自在截長補短又大梅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如今往往向即心裏喪身失命須還他馬大師觀機設法應病與藥一切臨時無可不可其大梅蒙馬師開示豁悟本心一得永得更不他觀直入深山庵居巖穴後因有僧遊山見之問由庵主住此山多少時梅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僧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祖聞之令一僧去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麼便住此山梅曰馬師

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梅云作麼生別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且道馬大師還有爲人底意也無梅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拄任汝非心非佛我祇即心是佛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僧迴舉似祖祖召大衆云梅子熟也龎居士遂去問梅曰久嚮梅子熟還許學人摘喫也無梅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曰還我核子來師云且道此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梅臨遷化時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善護持之吾今逝矣師云大衆既非他物是什麼物復云近有無盡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衲子多是爭南宗北宗雲門臨濟却被箇俗漢子點破雲門臨濟兒孫不勝懡㦬久立諸官伏惟珍重

入院上堂馬祖傳心石門泐潭乾師惣師前三後三老僧到來如何指南遂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良久云我雖與你同條生不與你同條死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云寶山不易到既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

不見雙林釋迦老又聞彌勒下生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二十五孟春猶寒人共舉分明佛法不二門甜者自甜苦者苦喝一喝下座
開馬祖塔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家家門外綠楊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歸去來良久云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罷僧堂裏喫茶
施主看藏經請上堂云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含眞空而體寂鏡妙色以圓明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盡在裏許阿誰不見阿誰不聞聞見分明是箇

什麼喝一喝下座
出外歸上堂歸來閏二月閒寂寶山中城隍耳目盡塵勞萬事空春水綠野華紅須信禪家道莫窮信手拈來一枝艸臨機生殺任西東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馬大師也是看孔著楔然現前一衆雖不受馬駒所踏是不可忘古人大慈悲故誰敎從來今日清明良久云與大衆同到塔上燒香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野艸閑華相共舉信手拈來一一玄癡人莫認庭前樹衆中莫有不受惡水潑者

麼遂拈拄杖擲下云秖這拄杖子亦不辜負大衆喝一喝下座
上堂時光迅速那事如何雖然如是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故先覺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驀拈拄杖云不是究竟覺遂擲下拄杖云抛來擲去有何障礙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福良久云山前大小麥穗也未直歲照顧牛馬莫教践踏秧苗典座厨中調和衆口監院庫下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諸寮舍各各照顧火燭勝上座設饡飯供養馬祖

大寂禪師大衆總飽老僧亦飽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亦飽山河大地亦飽遂卓云參退堂中喫茶
上堂擲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縱橫不是塵旣不是塵是箇什麼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山河大地諸人總見那箇是法王身良久云只爲分明極都緣日用親
上堂一夏九十日看看將欲畢爲報求佛人今朝七月一敎中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道如何是無爲佛身於此薦得不逐四時之所遷萬物之所變若也不薦人漸老又經秋等閑白却少年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禪家安閑國土甜則甘艸元甜苦則黃蘗元苦若也得意忘言自然超今越古

上堂古人道毫氂有差天地懸隔且道毫氂不差又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月不照人人不問月彼此不相干趙官家國土不如歸去來田中晩稻近日好雨喝一喝下座

化主迴上堂演上人今日作齋供養羅漢爲供養過去耶見在耶未來耶若供養過去已過去未來未至見在無住三世旣不有一心何所依乃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過去亦如是見在亦如是未來亦如是彼亦如是此亦如是一切諸法亦如是復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供養亦如是如是如是

上堂道德經曰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師云達人到此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世界只在目前

上堂一年十二月倏忽又臨頭人漸老水長流世有何人便肯休休休不如歸去來自有無繩水牯牛喝一喝下座

上堂方上人今日爲施主供養羅漢且道羅漢來也無若來在什麼處若不來又供養他作什麼乃顧謂大衆云要識眞羅漢麼元來總在這裏復召云方上座還見麼正好供養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一不生一一不滅性眞妙明常住世間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若也如是萬兩黃金亦消得若不如是滴水難消老僧隨例食餡子也得三文買艸鞋

聖節上堂率土之上皆屬王土率民之民莫非王民今朝臘月八日當釋迦如來成道之辰是

今上皇帝降誕之日所謂前聖後聖聖德共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應千年之慶運統萬國之歡心伏惟

皇帝陛下萬歲萬萬歲復召衆云大殿上念佛祝延

聖壽下座

上堂舉佛在之日有一女人禮佛乃於座前入定佛遂勅文殊出之文殊入百千金剛三昧出女子定了不可得時有網明亦入三昧唯彈指三下女子從定便起師云且道文殊與網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擊動法鼓大衆齊到座前與網明出女子定爲是同是別不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參玄上士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閑觀喝一喝下座

上堂數日出入或風或雨或陰或晴或聚或散或鄉或村或縣或邑及至歸來三門依舊向南開復云大衆歸堂喫茶

上堂出家沙門淸淨佛子莫於袈裟下失却人身所以古人道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且道袈裟下了箇什麽便業障本來空未了箇什麽還須償夙債出家門中也須子細不得莽鹵一等行脚離鄉別井出一叢林入一叢林訪尋善知識決擇生死直須子細假饒了得我更問你只如僧問雲門二祖是了未了雲門云確衆中作麽生商量時中如何受用大衆要會麽良久云昨日化主歸山一年在外化導不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喝一喝下座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三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第三卷 刊此 昌黎沙彌淨[illegible]對
江浦賈國政書 梁水卞催刻
[illegible]齋主張春淸[illegible]惠[illegible]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福深錄

住寶峯禪院語錄下

上堂西瞿耶尼北欝單越家家門前長安道到處通徹驀拈拄杖云拄杖頭上千差萬別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欲入室侍者報言祭搥鍾并擊鼓分明爲指南非但鍾鳴鼓響飛禽走獸艸木叢林森羅萬象昨日仁上人設齋一一爲諸人徹困還有知恩報恩者麽老僧亦在其間良久云欲知端的意盡在不言中下座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金銀瑠璃握成土禪家如意自在心妙用縱橫無不是彼此男兒大丈夫勸君莫咬他人語

上堂三月本不生二月何曾滅不滅與不生人心自分別分別旣不生一切皆寂滅山河大地不可不寂滅如今一一現前不可不寂滅大衆還入此境界麽卽今又總在何處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天地不晴久雨雲門劄意分明衲僧如何伸吐驀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劄久雨

不睛臨時變化不涉途程遂擲下云切忌隨他拄杖
子去下座
上堂今日三月十朝衲僧知見雄豪步步直須有主
擬議打折驢腰
上堂先上座煮栗黃粥供養禪衆喫了總飽齁齁地
掛起鉢盂知恩方解報恩三十年後不得辜負趙州
老直饒當下見得倜儻分明不隨古人言語所轉各
證無生法忍得大解脫須知三年一閏九月重陽是
何宗旨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五佛法未嘗間阻開單心印發光

何況上來下去大衆了然生死不相干快樂共住喝
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初十衲僧門風壁立不是宗乘強爲
欲破禪家法執遂拈拄杖云若喚作拄杖子瞎汝眼
睛不喚作拄杖子避色逃聲乃擲下云還我師子兒
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十五月色十分顯露人心纔有是非
便被浮雲點汚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九月二十大道本無拘執放開把住自由
還要人人悟入喝一喝下座

因施主上堂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僧
俗男女平等心一一皆同證法界
上堂今朝十月初十滴水滴凍禪衆上來長老說夢
忽然夢裏覺來顯發人人佛之妙用乃垂一足云不
是佛之妙用又喝一喝云不是佛之妙用大衆上來
下去不是佛之妙用復召云大衆分明是夢
師一日到法座前乃提起數珠復顧視云大衆數珠
一百八便歸方丈
上堂茲日夏首衆僧結制之辰泐潭山比丘克文與
清淨大衆踞菩薩乘修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

身心安居平等本際涅槃自性無繫屬故今我敬請
不依聲聞當與十方如來及大菩薩三月安居爲修
菩薩無上妙覺大因緣故離諸垢染清淨梵行若能
如是所謂如蓮華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
上堂淸大師則上人數年往浙中緣化石頁供具等
此者迴山不勝欣喜然於道人分上一切所作而無
作意既無作意則是無功用大解脫法門所謂無爲
而無所不爲信手拈來不勞心力種種聖像種種經
卷種種莊嚴種種供具種種佛事爲拈拄杖云總在
拄杖頭上東涌西没南涌北没撒開也堂上庫下佛

殿僧堂及諸寮舍種種莊嚴種種清淨法喜禪悅遂擲下云撲亦撲不破蕩亦蕩不散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無成無壞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若信不及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現法界寶炎化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刹自在却還清公大師伏惟珍重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為報禪家莫莽鹵渌水青山在目前一一分明佛淨土擬心早不淨了也不擬心又作麼生歸堂喫茶

上堂倏忽又是五月時節交叅總別同異成壞重重一一融通皎潔驀拈拄杖云一切時分總在拄杖頭上不見有一塵一衆生不成佛者且道溈潭山一衆有不成佛者也無乃擲下云是成是壞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復端午隨衆生心解分布㩲子雖然應所知要須一一知來處且道從什麼處來驀拈拄杖云若知拄杖子來處卽知一切法來處所以道隨衆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只如大衆從甚處發現一一分明在目前若知發現不妨奇特若也不知何名出家遂擲下云只者末後一著也大難會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五月半為衆決定斷普請共成佛不須怪老漢下座

出外歸上堂古人所謂有物流動人之常情情若不生則老僧出入動靜無去來之作自然人事周徧又何妨遊戲神通藏法喜禪悅樂則與大衆同住如來寂滅海究竟覺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又初一為報諸人莫自屈日用無非大智門摩訶般若波羅蜜

上堂般若靈智拔二親而歸佛國沙門誠信設一飯以飽禪僧因緣旣在功德何窮驀拈拄杖云所謂靈源明皎潔枝派闇流注乃擲下云叅同不二心歸堂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卻歎時炎催急看看解夏到來拂拭拄杖與笠無非妙用神通盡是心心證入不須向外馳求拋卻自家城邑

上堂今朝又是七月一夏去秋來自相失各悟自巳性無生人人當下成佛訖大衆莫道我不受者惡水潑如今叢林多作此解

上堂舉古德問僧云是什麼聲云虵咬蝦蟆聲德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又有古德問僧曰是什麼聲曰雨滴芭蕉聲德曰莫謗如來正法輪師云有一

轉語可以安邦定國主聖臣賢有一轉語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若是辨得出許你於十字路頭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往來眞善知識若辨不出炙脂帽子鶻臭布衫且與麼東過西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但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驀拈拄杖云不是無生祀著你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是知見誰不明了誰不具足阿誰無分不是頓入閻老子呵呵大笑云泐潭山裏一衆若於者裏薦得去盡作雲門烜赫兒孫若薦不得總屬閻羅老子所管遂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昨日有人從袁州來卻得洪州信說道長安米價高福建路荔枝熟前三三後三三泐潭山裏五日一參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九月一暑往寒來春復秋須信人人一段事不同時節逐遷流既是人人一段事爲什麼有信者有不信者不見世尊云一雨所潤三艸二木

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拈匙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爲又何假人撥而後轉乃至雲門糊餅趙州栢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應自是你諸人不悟後錯會又干他糊餅栢樹棒喝甚麼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已靈光常顯現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枉作佛法會卻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師云大小雲門錯下名言好與三十棒如今既不喚作山不喚作水又喚作什麼若有明眼衲僧辨得出三十棒卻還泐潭若辨不出三十棒分付闍梨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卽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如今師云若道是教外別傳又說道卽如今況此一心知見爲復是諸人卽今一心知見爲復

是諸佛知見若道是諸人卽今一心知見有底又不肯說心說性若道是諸佛知見又有何差別試爲泐潭定當看若定當不出虛消信施

上堂今朝十一月節候又嚴寒倏忽光陰過衆生君自看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須知人人赤肉團上有一物能隨萬事變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遊山翫水師云且道雲門答這僧不答這僧莫謗雲門好若道不答這僧什麼處是不答處衆中多是師承學解承

言者喪縱不在文字語言上又打在無事裏所謂滯
句者迷若識得雲門大師卽識得自已可謂不見一
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
上堂祖師西來教外別傳所謂如牛駕車車若不行
打車卽是打牛卽是大衆人各有一頭水牯牛駕箇
車子卽是毛色有異心相不同有赤者白者青者黃
者黑者如今莫待下痛鞭各自拽箇車子歸堂喫茶
去下座
元旦日上堂問話畢師云一問一答皆是當人各各
神通光明清淨妙心一一從自已運將出來烜赫現

前自是衆生迷情不覺不知政旦新元伏惟知事首
座大衆尊候萬福良久云昨日今朝事不同人人依
舊主人翁雖然平等添新歲夢覺元來總是空是空
卻不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共同喝一喝
下座
供養羅漢上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未有一法不從
心之所生心若滅也一切法滅所以過去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際既不有一心何
所生大衆但盡浮想盡證阿羅漢浮想不盡總屬流
浪生死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雲
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
又拈起扇子云哱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
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好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佛手開驢脚步東西生緣別處喝
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供養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諷誦妙法蓮華
經安樂行品一徧大衆作麼生是安樂行擬心早不
安樂了也乃喝一喝云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
身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庭前栢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
糊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僧俗大衆一一清淨光明
住持豈不是安樂行乃至一佛二菩薩一一羅漢一
一辟支佛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謂安樂行也大衆
唯有髻中寶珠不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
二時中光明烜赫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去喝
一喝下座
上堂衲僧門下有賓有主有時賓也和其光同其塵
四五百條華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有時主也奪賊
馬殺乎賊披毛戴角入鄽來優鉢羅華火裏開大然

只如賓主未分時如何今朝三月十五
章江長老來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云東山水上行泐潭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但向伊道遠離洪井溪入寶山大衆且道
是同是別忽有箇衲僧出來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
同說別也難得須是實到這田地始得若未到且不
得草草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學人自已門云遊山翫水
而今多作自已會承言者喪既不作自已會又作麼
生會滯句者迷德山入門便棒其僧擬議山云不得

作棒會既不作棒會又作麼生會臨濟一喝不作喝
用既是一喝何故不作一喝用宗旨如何其宗旨者
諸佛諸祖教外別傳不屬文字言句其文字言句是
心外戲論之法既不屬戲論直須自悟若自悟也事
同一家苟不然者彼我途轍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四月二十五栽秧漸漸徧南畝半饑半飽
淡飯羹泥裏雨裏可憐許唯有高僧總不知各自歸
堂喫茶去
上堂衲僧門下有春有冬有秋有夏有陰有陽有晝
有夜天地葢載日月運行成就四時長養萬物善知

識者觀機設教應病與藥成就衆生種種方便亦復
如是然則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釋迦老子道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
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大
衆要得生死不相續妄想心滅但直下識取自已常
住真心性淨明體則自然生死不相關共生慶快所
謂一得永得若信不及不聽受則沉在業識無明海
喝一喝下座
供養羅漢上堂大衆一切法即諸佛法一切心即諸
佛心一切語即諸佛語一切道即羅漢道法也心也

語也道也且道是一也是二也是同別也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上堂二月復三月一一應時節柳絲弄春風梨華白
如雪門門法界門法法離言說驀拈拄杖云欲知交
參處杖頭諸佛刹乃擲下云不妨拋來擲去總在諸
人眼睛裏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普天之下好雨非但百姓歌謠
老僧不勝手舞何也豈不見乾闥婆王奏樂迦葉起
舞直得須彌及業海水騰波驀拈拄杖云大衆一波
纔動衆波隨萬法皆從一法歸衲子大家同會取七

顛八倒總尖[illegible]擲下拄杖下座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半離念身心登彼岸洪其所以歸自然兩箇五百作一貫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世尊問波斯匿王曰汝以何相觀佛王曰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觀佛實相觀法亦然法界衆生界根根塵塵一切清淨大衆欲識如來大寂滅汝但盡攀緣喝一喝下座
閉馬祖塔上堂祖宗門下總有關捩子應機接物有開有閉苟開而不能閉喪家失計閉而不能開誰辨往來或開而能閉也不妨遊戲閉而能開也重重善

財或不開不閉時又作麼生大衆僧堂裏隨例軟餅餡頭橫咬竪咬喝一喝下座
上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喚什麼作釋迦老子驀拈起拄杖云假名三十二八十也空聲一切人間總強名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天心得自在感熱復清涼衲僧如鷹得珍重法中王喝一喝下座
上堂佛言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難元來捨家出家難學道見性復難如今學道者如恒河沙見性者未有一二佛又言性成無上道永嘉云自性天眞佛雲

門云如今諸方多是說心說性教裏少哩師云雲門又不許說心說性佛言性成無上道且道佛說底是雲門說底是大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上堂知事首座大衆出入相抛歸來依舊南山對北山忙者自忙閑者閑閑忪彼此不相關依舊水雲間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法大意門云春來艸自青又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忽有人問泐潭如何是佛法大意向伊道久雨不晴此三轉語有一轉語可以作諸佛如來之法藥治一切衆生病有一轉語可以作諸祖之祕關善

薩直截之要道有一轉語可以作衲僧解脫大道場是禪者放身命處大衆若擇得出如久客歸家若擇不出若行人失路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佛如來說一切衆生身中有三大何者爲三身大相大用大又古德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露躶躶赤灑灑沒可把既沒可把喚什麼作三大莫有人擇得出麼若擇得出不妨好手若擇不出衆生日用而不知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好雨點點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莫是落在法堂前麼莫是落在田野中麼莫是落在山

林間若是通達底人神通妙用無可不可有一般人更不求妙悟但作平常一路實頭見解又喚做不走作人此之見解未出常流若妙悟明眼底人他一一知來處一一知落處更不顢頇大衆且道落在什麼處久叅先德一一舉便了後進初機更宜子細

因雪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師云全禪客當斷不斷返遭其亂且道全禪客當時合下得什麼語免被龐公折挫如今莫有扶持佛事者麼出來開發大衆眼目亦表自已叅學身心如無老僧爲你說破今日臘月初十山門街坊丐者入寮打疊忽有人問諸

丐者已在寮中時又作麼生良久乃喝云相逢不下馬各自有前程

上堂今朝又是三月一大道何曾有得失桃華處處靈雲心却笑玄沙弄不出只這弄不出罕遇知音

上堂今朝七月秋初一時節循環夏又畢衲僧活計拄杖頭去兮住兮無固必去住自由且道祖意是同是別只如古人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意旨如何喝一喝下座

上堂雲門云久雨不晴劄大衆且道雲門一劄與德山棒臨濟喝是同是別若道別祖宗門下豈有兩般

若道同爭奈德山臨濟雲門家風有異衲僧到這裏如何剖判若剖判得出可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一劄今朝二月二十五各自歸堂喫茶去

上堂舉印宗法師問盧行者云仁者在黃梅有何言敎旨趣傳授盧曰彼指授者唯論見性成佛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宗云何故不說禪定解脫無念無爲盧曰況是二法皆是佛法不二之法宗云如何是不二之法盧曰如仁者講涅槃經明見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師云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

今叢林多是唯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止大衆還識溈潭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喝一喝下座

師首座時在仰山結夏小叅云莫有眞師子兒試出來對衆哮吼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僧問鍾聲才動大衆雲臻禁足已臨如何指示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

無師云多是向言句中轉却進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且莫亂道僧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什麼師云道進云忽然知後如何師云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奈者箇何師便喝僧云好一喝未有斷抂師云喫棒且待別時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云洎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耶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艸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云知音者少所以此箇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

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卻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已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又執箇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艸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壍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卻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横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已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者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

立處皆眞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者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者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倜儻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爲侶者烜赫底丈夫漢齦齦齗齗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摑拽下椅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衆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

師到崇勝衆請小叅僧問未明心地印難過趙州關如何是趙州關師云過進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作一圓相師云且喜勿交涉進云也不得墜良爲賤師便喝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無人出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說事亦不妨說理亦無礙爲報學道人莫作理事會阿呵呵欲求長須入水是非中聲色裏放一倒扶一起是何宗囉囉哩驀拈拄杖畫一畫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處去也復擧拄杖云拄杖子變作觀音菩薩以甘露水灌入你諸人頂門裏還有眼開心

悟神清氣爽底麼乃喝云莫妄想活落落須彌山把便撲擲下拄杖云耶耶三十三天不知不覺帝釋居善法堂爲諸天說法勸喻云汝等諸仙盡是閻浮提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飮酒不食肉布施持戒廣作善業來生此間受種種勝妙快樂汝等諸仙不得一向迷於妙樂須知無常念念不停念念遷謝速疾速疾便是到來相將墮汝等當求不來不去不生不滅究竟解脫清淨涅槃之樂師乃噓噓今日爲衆竭力禍出私門笑破衲僧口然雖如是也不得艸草乃撫膝下座

師到九峯山衆請小叅僧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前三三卽不問如何是後三三師云的進云恁麼則進前三步也師云闍進云大衆證明眞善知識師云杜撰衲僧

師云大衆此事若全提也便須荒却院散却衆拳倒須彌山踏翻四大海三世諸佛諸佛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塡其溝塞其壑雖然如此盡法無民且向世諦流布建化門中卽不可乃拈拂子云三世諸佛諸大祖師天下老和尚十二分教總在拂子頭上分開也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

左膊上以拂子左邊敲云太虛爲鼓須彌作槌遂喝云鼕鼕鬧市裏識取天子將鎗就鎗以拂子右邊敲云大地作床長天爲幕蹶倒打睡百艸頭上薦取祖師病鳥棲蘆噫九年空面壁撫掌不囘頭笑煞傍觀如今莫有傍觀底麼良久乃喝云洎合停囚長智又擧拂子云穿卻你鼻孔却向脚跟下走出東西南北土曠人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阿喇喇遂擲下拂子云是什麼下座

師到大愚衆請小叅師云二三月來天氣和煖萬物生長百鳥和鳴桃華紅李華白到處園林翠連野色

誰家年少賞勝踏青唯有古寺老僧坐對庭栢遂以拂子敲禪床云敲枷打鎖出釘拔楔大有癡頑怕吞熱鐵醍醐上味候伊時節趙州石橋循途守轍百丈野狐爲君一決狐疑淨盡眼光電掣南北東西有誰辨別還有辨別底麽試出來撫掌呵呵大笑打箇筋斗供養大衆一者慶快平生二與天下人作標牓有麽有麽秖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我者裏不免拆東籬補西壁去也以拂子畫云十方世界百襍碎何處更有山河大地耶看看四大海水在諸人面前滔滔地氣象萬端魚龍變化還見麽見則不無忽然有箇

怒海夜叉出來道禪和子如何是脫生死底句向他道什麽卽得若不向他道被他一吉榛棒打殺餧魚鼈喫當此之際以何爲身以何爲心以何爲人以何爲我以何爲佛以何爲祖以何爲禪以何爲道會麽良久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乃拂子擊禪床下座

偈頌上

僧請問三聖問雪峯云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峯云待你透出網來卽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以頌示之

潦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雪峯云老僧住持事大

放去收來得自由不堪優處亦堪優可憐滯句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僧請問丹霞騎聖僧意旨如何

千變萬化七顛八倒騎卻聖僧踏倒水潦釋迦起身比丘悟道若會此意寒來著襖

僧請問雪峯鼈鼻蛇因緣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

古曲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沙

僧問南臺圓和尚大隨龜話圓以手翻覆示之其僧不肯乃質於師師以頌釋之

少室之妙訣覲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鍾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

僧請問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月面胡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

僧請益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門云普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僧請問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

目前有路誰解通方東山水上求者茫茫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徧現煞分明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箇力言外度迷情

僧曰衆中多以無事商量師復成頌

多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有無俱勿念自可剖靈音落落雖殊應寥寥不在尋宜哉萬化首都秖屬于今

僧請問僧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後更無人解道油油

僧舉趙州庭前栢樹子話或云有此語或云無此語師以頌決之

庭前栢樹子趙州無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庭前栢樹子趙州有此語爲報同道流覿面如何舉

僧舉雲門北斗裏藏身

東涌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趙州勘破婆子

似狂不狂趙州老或凡或聖人難曉是非長短任君裁老婆被伊勘破了

婆子云好箇阿師又與麽去

臨岐有水復有火遇賤卽貴全可可臺山一路去無差幾箇行人脫羈鎖

庭前栢樹子 二首

庭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拆落地打著去年樓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頌黃龍和尚垂示佛手驢脚生緣

我手何似佛手翻覆誰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爲開口

我脚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取目前善惡

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失路長空雲破日華開東西南北從君去

烏窠和尚吹布毛

烏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滿國人帶刀

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門云響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轟天夜來山水長

寶壽開堂三聖推出僧

探騎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石火光中電影分怒雷隨振動乾坤耳聾眼瞎人無
數誰是知恩解報恩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穴云丈林山下竹根邊
丈林山下竹根邊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靈雲見桃華悟道
奇哉一見桃華後萬別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
徹子孫幾箇是男兒

答曰靈雲見悟時杳苞紅蕚一枝枝如今到處還開
也陌上相逢說向誰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僧云上
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無州
云有業識在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僧問雲門如何是吹毛劍門云骼
誰謂吹毛劍雲門骼可知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僧問龍牙古人得箇什麼道理便休去歇去牙
云如賊入空室

買帽相頭量才補職明眼衲僧面前不識
僧問長沙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
秖如二祖是了不了沙云空
臨機無巧妙得意不勞功其如人不會聞空便謂空
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
移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眞妙
訣動隨聲色被勾牽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超佛越祖之談覿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
閑爭餬餅

雲門關棙子
雲門關棙子消息少人知有時一撥動大地眼瞇瞇
雲門抽顧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休
臨際三度問黃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
資糧更不著岦岦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
棒夜來依舊宿蘆華
臨際到大愚處悟
便言黃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脇下兩拳明有
信不從黃蘗付將來

僧問膂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新婦騎驢阿
家牽
張顚不似膂山顚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
出四方明眼若爲傳
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拈得一文錢十字街頭拍手
笑東村王老屋頭穿
雲門云火裏蝍蟟吞大蟲
秦時轅轢鑽頭通大施門開妙莫窮火裏蝍蟟依舊
活拈來誰解恣英雄
火裏蝍蟟吞大蟲去年不似今年窮直得黃茅瘴氣

發雲歴桃華處處紅
臨際鋤茶園次見黃檗來遂拄鋤頭而立檗云
者漢困那際云鋤也未鋤困箇什麽檗以拄杖
便打際接住一送檗便倒叫云維那相救維那
近前扶云爭容得這風顚漢與麽無禮檗以拄
杖卻打維那際乃連鋤地數下云諸方火葬這
裏一時活埋
奪旗擊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者
道等閑莫作守株人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四

華亭徐琳施刻 眞淨語錄卷四 釋性悲對 眞州王國英書 徐蕙傳机刻 萬曆壬辰夏妙德庵識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福深錄
偈頌中
百丈再叅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檗面
興化打克賓維那
丈夫當斷不解斷興化爲人徹底漢已後從[illegible]眼自
開棒了罰錢趂出院
雲門臘月二十五

臘月二十五一曲起今古鎭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不起一念海裏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錐
百丈野狐
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寄百丈珸首座
百丈雄峯倚碧虛其間今古道非孤不知一句嚾狐
事借問當時有也無
有無聞說笑哈哈不是知音不問來莫把祖機容是

泄待伊狐眼自醒開

潛能展事密投機落艸之談信有之言下罕逢師子子成羣作隊野狐兒

和酬運使蔣公頌古八絶句

仰山

潙仰法幢摧已久從頭提起又重新誰知斷臂傳來事光顯須憑大智人

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變化不相知喚回業識忙忙者笑倒潙山老古錐

踈山

呵呵大笑意難論樹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舊時人

因玆自抱無絃琴歸隱踈山煙翠淡有箇荆溪蔣居士曾聞得得訪知音

末山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岹嶢在目前又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

非色非心非行業成男成女解隨緣而今僧俗弁群有一一昭然總不偏

洞山

掩耳重開眼界寬[全部到洞山留偈云眼處聞時方得知誤作耳字故云爾]廓然無法不同觀山林瓦石縱橫說若到常情取信難

棻部不妨閑訪道新豐一宿話皮膚水聲山色紅塵外軒蓋重來得也無

寄雲居長老五頌

絶頂雲居北斗齊雲門知見便高提莫將透脫常情解須是當機離水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藏身北斗定難提叢林總作平常解無限高僧沒在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出群消息要人提其中未善宗乘者奇特商量滿眼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荼茎光裏鬧中提擊頭戴角誇能解一一重敲上細泥

絶頂雲居北斗齊橫三竪四目前提空中鷂眼妹無礙還笑齊蚍不離泥

雪朝上堂舉龐居士辭藥山因緣復頌其意示諸禪者

龐翁境界滴水滴凍藥山闍梨兩目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眞阿誰解用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

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什麼
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什麼
僧云屛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麽僧云不
會乃云聽取一頌
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顚倒
見僧來以火筯敲火爐僧云不會師乃頌曰
火筯敲火爐日用更無餘開單并展鉢何處有親踈
僧又問達磨西來單傳心印又如何復乃成頌
火筯敲火爐直指更無餘開單幷展鉢一一晃心珠
師室中問僧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僧無語僧卻

問如何是無文字一句師云廬陵米作麽價又
云面前是屛風
一一超然一一玄莫將情討自留連從來大道無文
字不要安排喚作禪
僧云洞山禪難叅師乃有頌
洞山禪也不爲難與君時復且閑閑榔標迸開天地
眼一重山後一重山
示衆二頌
了無一法秖在臨時把來便用更莫遲疑
於法應自由更莫向餘求殺活劍在手到處得風流

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
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
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淸淨法身
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
千差萬怪火裏蝍蟟呑卻蚼蠏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趂出婬坊
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

無邊剎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
事事不知空色誰會理事旣休鐵舡下海石火電光
咄哉不快橫案鏌鎁魔軍膽碎
讀金剛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意非傳大士
頌指南則異說者多矣故水陸同眞際飛行體
一如則佛佛道同信斯也因成一頌用示諸禪
者
平等群生類迷爲七趣因悠悠終莫覺擾擾但隨塵
賴我從凡質何緣獲法身神通雖未具作佛亦天眞
短歌寄端上人

鷲峯湙黃檗苦一來知味便回去去去不回顧大地
何曾有寸土廓然智聽寰宇寬東涌西沒胡爲難早
言云往逍遙山又聞已在袁城間因思孤坐雪寒夜
松風瑟瑟添蕭洒端師端師聽我言玉鑰在手須牢
把

寄人

一二三四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脚踏金船海月高無
根樹下蹲龍虎優鉢羅華火裏開軒轅寶鑑埋糞土
爲報潁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

送和禪者南雄作丏

見不見逢不逢千里萬里圓兇中左顧右眄華藏海
輕提重按開旨聾此箇妙窮不窮是處園林落華紅
乾坤造化有時節莫比仁者無間風忽釋迦慢彌勒
彼旣丈夫我亦爾都來秖在一毛頭也解分身千百
億臨機一一不思量好笑時人識不識

送清禪者石城丏 清乃答書

菩提數珠一百八榔櫟拄杖六七尺象王蹴踏潤無
邊達磨唯留履一隻至今天下重黃金笑殺寒山與
拾得觀音慈布袋憨維摩問疾文殊堪千奇萬怪狀
無盡皎然此理誰相諳石城人物多賢善仁者一到

皆和南有人問著新豐老切忌承言落二三

送生禪者袁州丏

箭穿紅日影山鬼把住麒麟見寶八破布衫海神捧
出珊瑚枝臨際三關透不透雲門一字知不知閑思
昔日同參者笑倒新豐老古錐小釋迦大禪佛集雲
峯下有窠窟相逢須辨是與非莫順人情剛貟屈鼈
鼻蛇遼天鶻徧問知音是底物奇哉高步下層巒好
向前途忿輕忽

送從禪者盧陵丏 乃閩人石霜受業

鼓山頭上雲成蓋石霜霜水清如鏡新豐洞裏伸脚

眠眼開起來天地迴拍手呵呵笑不休堂上老胡俗
姓鄭盧陵米價高復低兎角拄杖須親携欲度門門
一切境當知密室爛如泥

送長上人袁州丏

集雲峯下四藤條誰復得道逢祝融峯頂萬年松天
下名標新豐五位拄杖頭挑橫三豎四東西南北偏
中來正中去遇賤卽貴逢低且高擡着三家村裏老
婆掣斷裙腰十字街頭醉翁子扶起來與伊繫條或
是或非胡扒亂扒休話祖師密意莫問世俗塵勞道
人活計舉揩堪褒咄將此湙心奉塵刹諸子不同袍

海裏須彌日月高

送雅禪者石城丏

雞不鴿無功之食水長舡高物歸乎有道之心泥多
佛大德山呵佛罵祖曾遭巖頭僧堂前領過臺山路
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破獨有雲門古錐有口
不妨道火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
道不通非事理不果理事通達人利生無不可既然
也有卻解臨時建立又不善遂旋包裹但可以直用
好心殊不知返遭惡禍末法衆生知恩者能有幾箇
雅禪者爲爾老婆葛藤會麼

寄南康魏處士寄茶

南康有箇魏處士生來心淨開蓮華蓮華妙心空無
物能爲佛事如塵沙衆生佛種不自發莫不覩相生
道芽觀音勢至自可仰文殊普賢人共誇豈唯慈善
佛菩薩不獨忿怒惡邪吒有時神頭及鬼面有時虎
豹諸龍虵一一臨時能變化一一所應曾無差當知
皆承此箇力不知處士自知耶此也從來最靈物當
頭一著輸丹霞誰言僧俗有南北我道聖凡同一家
音通不問識不識逢人便寄趙州茶助我日用作佛
事啜者唯嫌苦澀加苦也澀也益何盡泥也水也與

無涯人間萬事即佛事正者自正邪者邪因思答曰
洞山老問佛解道三斤麻

寄吉州清平跨牛庵

庵內不知庵外事跨牛誰識樂生緣或舒驢腳步荒
艸又把佛手開人前頭頭應現頭頭別元與跨者曾
不偏肥苗嫩稼觸途秀飽亦不飡牛可憐青煙萬戶
太和邑白雪一曲清平禪客來欲辨牛毛色唯見長
老庵中眠世人有牛自可識毛角分明頭角全跨行
一一乘他力莫問清平別有玄

送淨禪者丏南康

逢人便出有理但伸一錐一劄要見通人三頭兩面
任起情塵道不屬諍法何有因心既無住道乃通津
南康教化平等爲人富亦不富貧元不貧男之與女
佛也天眞賢之與愚性也法身孰爲彼我誰爲疎親
一一明妙一一精神臨事活發應機妙陳不自覺悟
逐樂因循從頭指出無使漂淪海淨禪者莫憚苦辛

送言隆二禪者之南華禮六祖眞

曾聞菩提本無樹又云一華開五葉是非有眼分不
分可使吾道生曄曄曹溪分派共入海寶林人間翠
相接其中塔廟居眞身同往瞻禮不可輒又聞彼既

丈夫我亦爾不應自當生退怯又不見古人已靈尚不重況求諸祖解脫乎大丈夫大丈夫靈光烜赫阿誰無當機大用脫知解舉揩何曾涉道途本非文字不屬教亦非禪道莫昧渠明明一一離諸相剛把迷頭頌麵糊二禪者是不是若是不妨南去見老盧

送十一禪者往諸方緣化

身是光明寶幢心是神通法藏多虛不如少實千語終歸一當欲知教外別傳便是西來牓樣神通利物昭昭炎明到處晃晃不屬諸方語言豈關森羅萬象大機大用天眞或是或非過量一得永絕攀緣無法更堪比況唯此一事眞實其餘總是虛妄可使法界有情同悟此心無上十一禪者化行雄雄法王大將

後又添一人之萬載緣化

元是十一人添子成十二有利及無利終不離行市木塔老婆禪河陽新婦子普化解風顛我今故直指

上高李居士求頌

李翁李翁惠性自通知身幻妄處世皆空尊卑貴賤暫且相逢共若朝露總如春紅倏忽變滅誰是我儂唯心卽佛靈妙難窮長生不死人性皆同明明日用不自信崇悟無彼此迷有西東李翁李翁宿植善功一家蒙庇吉慶常隆兒孫樂善齋心融融正信淸淨諸佛法中或讚或毀如旨如韲一切魔惱自然銷鎔道心堅固有始有終

送照禪者

齇齇齖齖人謂我惡是是非非我謂人莫不莫不作不惡不樂法喜禪悅去黏解縛黃龍家風佛手驢腳後代兒孫須自開拓大啓三關末後一著雖涉語言不在糟粕皎潔靈源此彼何若神通光明圓滿大覺切忌思量應病與藥

方禪人求師親書偈送

字要親手書偈不憑人作彼此有如意應病卽與藥鬧裏何妨佛手開擬議之前出驢腳任是碧眼胡兒也須路頭迷却不是特地要辨淸濁活衮衮明落落本自天然何須自縛還鄉曲調和者稀千木逢場但戲樂

送諸郡丏者

諸郡丏者道無此彼直截根源更何擬議性本一源用無有二但盡凡情別無勝義觸目遇緣無非佛事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或逆或順或非或是一主一賓一坐一起照用臨時縱奪有以

臨際兒孫衲僧巴鼻敎化衆生成就根器家家觀音門門勢至兒女大小神通活計通人不疑法王已矣

送德禪者丏平江

平江一派東流穿過千門萬戶佛法大意今明自是時人不顧直到大海方休浩浩無今無古滔滔自有靈源亦似叅禪大悟若也心地洞然正法眼藏發露何妨運出家珍所在觀機救度明年是日歸來不爾却依位住

南臺和福嚴長老結夏

今夏南嶽南臺晚飯不通水泄杉松空引寒風田地

莓苔不潔又道禁足九旬人人口中一舌去夏臘人消盡今後渾鑄成鐵硃不知有佛有法豈更解移凹就凸秖待置箇葛衫准備來年夏熱

送葉道人

一葉落天下秋夕陽西去水東流黃河澄淸聖人出二千年事何悠悠稀復稀少復少使我虛生幾迴老如今共惠居太平何妨學佛閑訪道歸去來歸去來老盧得不在黃梅普兇心印神通藏日用分明眼自開

送琪道者作丏

衲僧門下縱奪臨時靈虵在手猛虎當騎有鬚便捋無尾莫追放去防渴把住知饑賓主易見隱顯難思禪家大道法眼慈悲

送閑上人之黃龍觀老師

閑閑一片祥雲別海山卷舒出沒自有信豈同薄霧縈漁灣閑閑情意態西南還黃龍久約待爲雨我今日送胡高攀

和黃檗老和尚送李居士

踏斷秤槌兩截分明爲君直說黃檗苦口多嫌三冬何處無雪難難翻憶龐公與兒女不婚不娉共頭活

送吉州曾居士昆季

來從山下來去從山下去行也曉便行住也晩便住在路同弟兄到家會兒女莫嫌言語太尋常最是爲君省要處省要處三四五須彌踍跳迦葉舞

寄福嚴謹上人時在南臺

白雲籠高峯明月照淺水誰云與日同方日爲知巳北嶺讓邊人南臺石上子救得老盧頭失却少林齒

送一禪者袁州丏

佛子之心絲毫不掛無底籃子驪珠瀟灑袁州城裏任人著價異日歸來倒騎鐵馬

送儼禪者吉州丐
佛子之心大喜大捨喚龜作鼈指鹿爲馬偃溪水聲
廬陵米價一一法門炊蚫活把
送慶禪者崇陽丐
佛子之心無非利樂衆生界中應病與藥或呈佛手
或出驢脚我宗赫然莫鎗莫鎗
送泰禪者乞米
佛子之心能施惠澤山前穀熟人間米白十升一斗
大翁二伯但盡凡情錢不露陌
送際修造

佛子之心逢場作戲遇緣卽與常可如意佛殿三門
觀音勢至彈指乃成九峯山寺
過義井莊猛才上人求頌
古佛家風在尋常已自知不勞心力處忽迸電光時
旣作韶陽客當爲師子兒目前凡與聖一一莫存伊
又滿莊主求頌
智者能孤立開華自有春不爲萬法侶肯作半途人
快臆乾坤大威光日月新尋常拋擲裏誰識是天眞
寄饒守鄒幾聖
此身纖惡聚無佗又不得智者知是幻飮食聊滋益

中有淨法身精明妙誰識君與我無差一得卽永得
寄葉推官
此心難是便忘機況屬衣冠富貴時終日素飡甘自
得浮生虛幻許誰知能將悟意唯書偈不把吟情更
作詩一種家居超俗類西天摩詰亦如斯
近想道彌著前來所得深虛通眞法性皎潔淨名心
王事何妨及塵勞已不侵妙靈居日用誰古復誰今
和宜春張簿見寄
萬類紛然居有爲一一天眞本無住豈是明公獨妙
明我亦從中獲靈悟情與無情及聖凡解脫門開同

一路王也臣也自可知此是如來親付囑
卿上人禮師乞頌
有僧近從廬山來輒然問我求禪偈我旣臨時解變
通神頭鬼面超言義而況佛法無定機宗門自有通
人至于應久歷叢林師潦倒所說是也不是
張道人寂庵
離念性虛明居此常寂照萬象圓光中清淨同一妙
開池養白蓮門當市井道我無人事心人事不相到
寄塘浦張道人
世俗塵勞今已徹如淨琉璃含寶月鍊磨不易到如

今寶月身心莫敎別欻生倏忽便到來幻化身心若
春雪唯有道人明月心日用廓然長皎潔

靖安令程節推一日遊山以諸堂寮舊名猥冗
各隨事易之揭爲熏修精進廓然證宗性空實
際不二了義法忍妙用和集雲鶴老拙乃一一
頌之又作通人偈共十三首寄呈

熏修

圓滿菩提道熏修乃得成理雖頓悟勝事要漸除輕
鏡藉重磨瑩金須再煉精勤令先自利然後利群生

精進

六種波羅岸先乘般若舟自然無所住何更有蹤由
勇猛能成佛蹤慵不到頭蒙君共著力禪者總精修

廓然

毎來常默坐卻洞廓然襟廣大乾坤量包含日月心
龐公雖去世程老復知音別聽爲霖雨當期外護深

證宗

逢佛心宗也寸無差乎時相應存解行瞻敬見師資
琢玉當成器磨甎莫問伊西來諸祖令一一總如斯

性空

佛及衆生性圓明體本同見聞皆共有取捨總非空

在事能潛隱當機解變通談禪弁治俗一一見全功

實際

妙湛總持際允明覺性身在家疑是客別國卻爲親
漸誘終難信高提復倍嗔如今法末世敎我若爲人

不二

平等觀諸子家門不二開客程無是處浪迹總歸來

了義

法寶名如意禪朋號善財共遊華藏界寰宇一塵該
迷頭曾認影了悟總成非唯有道心在更無禪病依
靜中聞水過閑裏見蜂飛一一天眞事何人共所歸

法忍

對境心常寂靈源本不生事隨高下應機逐淺深評
剖判彰神用觀瞻洞覺明無非法忍力更莫外求聲

妙用

神通并妙用迎送及攀陪更不假人敎自然隨事來
幻身同艸木淨性出塵埃多謝程居士迷頭總喚迴

和集

法門元不二所到便爲家圓頂栴檀樹方袍薝蔔華
六和儀有伴四攝道無涯豈獨攜禪者俱登大寶車

雲鶴

旦過晩應宿山堂任去留孤雲能自在隻鶴更優游
榔標開青眼袈裟伴白頭未明西祖意萍迹謾悠悠

寄通人

通人何揀擇一一道無偏擬欲分優劣還應落蓋纏
心心同作佛法法共談禪但盡常情也東流水滿川

禪定軒十偈

攝心名淨戒禪定號波羅到岸仍留筏行慈復度他
悟懷生極樂見性識彌陀即此明軒下菩提薩摩訶

其二

雖然迷悟別平等一禪心莫向雲門覓休從臨濟尋

瑕銷成白玉鑛盡得黃金無比不思議靈源究甚深

其三

本來同作佛妄想共留連此日不爲道何時能去纏
便宜歸寶所休更認空拳一一天眞性華開火裏蓮

其四

西來元不二天下所傳差佛法無多子門庭有幾家
主賓分兎馬棒喝辨龍蛇學者宜詳審如今正可嗟

其五

諸祖傳心印何曾別有禪宗乘迷有異佛法悟無偏
實覺人人大靈機事事圓莫求奇特說荒卻自家田

其六

小乘不見性心外別有禪妄現涅槃樂迷遭煩惱纏
豈知潭底月元在屋頭天更把古人語將爲奇特傳

其七

神通遊戲力一一本無生菩薩能親證如來更妙明
聲聞聞未信緣覺覺猶驚唯有大乘器靈源發便清

其八

佛性天眞事誰言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
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其九

學道先須明有悟法王法印印無偏枯來事事皆過
量把出心心總離緣由是衆生顚倒解不觀諸祖上
來傳蓮華世界同遊戲主伴交參影像前

其十

龍象朝昏禪悅處幽深難勝此軒寬心爲遊戲神通
藏身是光明智照幢徇物高低雖有二歸源本末且
無雙但能知見同眞正外道天魔稽首降

大義寮

大義無文字誰云達磨傳此心元淨妙是法本明圓
有據人人佛無生念念禪開單兼展鉢一一火中蓮

其二

大義卽爲寮包容起一朝聖凡同寂滅主伴共逍遙
少語工夫大多聞慧解饒禪餘遊覺苑朋友好相邀

照軒

本性本明妙如何卻妄緣常光常寂照淨智淨空圓
擧衆皆平等臨機總見前唯除不信者教外豈虛傳

其二

西來教外傳開悟卻憑言心是神通藏身爲智照軒
法空平等座善巧總持門大義靈無盡禪家各有源

法會寮蘭軒

曉應淸涼候華包吐國香謝庭家世短孔子教風長
有德更誰並無人亦自芳蘭軒禪者效佛性戒氷霜

其二

無人亦自秀況殖梵王家僧衆共白業禪庭開素華
對談爲法會長養甕溪沙正似修行者常將戒定加

春秋皆有蘭復作偈以原之

鶴白兼烏黑心爲造化元二儀雖有象一氣本無言
萬物遂其性四時歸所存秋華與春豔香每滿蘭軒

寄荆南高司戶五偈

若把心無卻教誰辨主賓不知妄想性便是聰明人

秖要自覺了頓忘能所親但觀佛與祖一一洞天眞

其二

知見無生力禪門已了心不從達磨得豈向釋迦尋
莫被無言溺須妨有語沈現成常現在唯悟始知深

其三

小乘修小法妄現寂寥禪務靜欣無念嫌喧怖有緣
不知佛世界卽是已心田起坐明如日衆生共皎然

其四

學道多沙數阿誰能自尋二人禪悅性千里月明心
瑩徹同僧俗靈通共古今莫將閑藝解可惜枉埋沈

其五

男兒丈夫志開鑿自家田莫逐雲門語休依臨濟禪
人人元具足法法本周圓但作主中主門門日月天

和開福長老送強禪者七偈

逆行順行皆青春或是或非不動神往往總隨聲色
轉迴頭又昧本來人

一氣纔和萬物春不勞功力豈勞神非言非句非文
字快活當機有主人

多執平常夢裏春依他妄計自傷神更傳臨濟雲門
語奇特商量愁殺人

雲門臨濟百華春一一靈機總有神到底不關言語
事鍇傳鍇解誤他人
直截根源教外春阿誰不聖不通神雖然向道離蚖
舍又作無心常醉人
言句清新便謂春平常爲實用安神希望成道不求
悟更把糟糠教授人
悟來無物不爲春荆棘林中解養神常與不常虛對
實臨機提出總由人

寄浮山巖中渙達二上人

若是金毛那守窟奮迅東西讋群物有時踞地吼一
聲突然驚起遼天鶻
所食不食雕之殘戲來還是弄活物翻嗟猘狗一何
癡到處荒園咬枯骨

送宣上人

落落空門子心空法亦空肩横榔標杖南北與西東

寄玿首座時在大愚

高安灘上古禪關吾祖曾開徹困顏經幾百年眞迹
在長應留待子孫還

和答鈞守錢郎中圓相頌送住洞山

未有難名既形可揩圓滿現前群迷得路

送榮上人往黃檗禮積翠庵老和尚

了然逆順皆方便往往宗師昧者多君欲決明心地
印鷲峯問取老禪和
到日應須次第攀入方境界妙堪觀重重無盡重重
異一一憑君子細看

和眞首座試茶

從苗辨地知音少獨有吾師鑒最靈烹出異常還普
施幾人於味得全醒

留眞首座

名山靈迹徧優游賞勝心應近已休好住新豐古洞
裏共揚佛事老春秋

因事

祖師心印鐵牛機直要當鋒決是非掣電未收轟霹
靂相逢誰是丈夫兒

南臺石頭眞堂

南臺石上鬖鬖子今古何人道可齊昝日住庵眞斧
在夜來明月落前溪

寄信上人時在般若臺

要行便行住便住去住尋常與誰語而今又在般若
臺無錢取妻衣自補

和香嚴和尚石磬

亂山深處雲藏久不是知音辨也難一日禪堂高掛著時時響應萬機寒

玎璫報曉會茶晨直下無私喚起人各各殷懃烹啜了可怜幽韻又虛陳

送道嚴沙彌南康丐

步步登高鳥道玄心心開發火中蓮沙彌品格沙門行始解南康化有緣

送則上人

困魚止濼鳥栖蘆空奮雙拳大丈夫一一盡從胷臆裏蓋天蓋地洒醍醐

送全禪者廣南作丐

達磨遺下一隻履老盧把住諸祖衣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送文禪人之吉州丐

自心隨色摩尼寶莫問廬陵米價高更欲徧遊華藏界都歸仁者一眉毛

滁州全椒塔院鑒上人邀宿艸庵

未能直到覺元妙且向途中息草庵勿謂無心便休歇前三三有後三三

庵內不知塵世事此心能有幾人全黑龍山寺椒城外路入青林隱翠煙

和酬運判李大夫

同鄉同姓通玄士應念群迷復現身時向庵中開舊論還隨法界在微塵

按行雖是江西漕藜杖分明長者身須信此心能自在爲官作論總非塵(李公自言是長者之後)

又贈李運判

公道生平爲布施況聞高潔到如今利民利國何人識元是仁慈古佛心

竹炬點來明有盡智燈然去照無窮故知般若靈光妙行處徧華到處通

和泐潭乾長老見寄

泐潭乾老眞淨翁白頭彼此雪霜蒙道人不必重相見千里長同月下風

長愛末山塵世外老來無用更深藏人間是事只如此巖穴誰同一炷香

答新昌簿求圓通頌

何妨識取主人公妙性雖空用不空王事更繁皆自了未聞裴楷獨清通

送昭禪者

馬駒踏處水雲深問道無非特訪尋別我又投三祖
去取魚不在一清潯

和楊川秀才見別

詩句清新已出塵西來祖道更能親雖然頭戴烏紗
帽心是蓮華社裏人

龍湫

參天四面碧崔嵬中有龍湫偃石堆往往山前爲雨
雹正應從此起風雷

雲庵眞淨禪師語錄卷第五

雲庵眞淨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福深錄

偈頌下

別江西漕王正言

滌盡塵勞破盡疑廓然還得本心時荒田不揀拈來
艸生殺臨風自在施

和人歲旦

剃髮因驚雪滿刀年華須信不相饒逃生脫死勤爲
佛莫謂明朝與後朝

送華禪者

此心本是法中王南北東西豈有方若遇風雲轟霹
靂任教群鳳不成行

寄程承事

老也須知不老身同行同坐有精神雖然無相無容
貌能爲群生作主人

筠洪中路有驛名大通其傍精舍曰竹下因投
宿題之

有寺路傍名竹下去洪一驛大通能偶來投宿滿窻
月伴我寥寥永夜禪

送曉化主

滕王閣上江山勝洪井城中萬事閑祖意西來本清
淨不須更要離人間

仙遊觀愚溪閣

濟用古今流不盡閣中誰是不言人此心若似愚溪
水天下悠悠總任眞

觀彭學士會黃檗老宿覺林院頌遂乃詠之

性覺瑩無垢廓然圓滿心發生功若地長養行如林

居士從元大禪師復本溪相逢一家內僧俗世殊欽

雪朝陞座僧問雪上蹤由事若何師云片片色
無別

高僧因雪問長老今當行片片色無別紛紛性共明
一陽曾告報萬物待生成不獨資禪悅臨機要盡情

弔黃龍和尚塔

示滅師何速空遺塔此中僧閑四海錫誰復九年風
鳥外千峯遠人間一徑通寥寥朝與暮唯有白雲同

新荷示徒

濁泥終不染况在梵宮生潔性一池碧幽香滿座清
團團初映水短短漸分莖更待蓮華出禪心妙可明

投老庵示衆

九峯山色裏拙者艸庵溪投老遂疎懶問禪徒訪尋

欲知諸祖道不越衆人心彼此同成佛聊爲直指吟

題清居栢樹

答人曾指出今古道傳馨祖意憑君悟禪心使我惺
故知非俗物還長在僧庭凡木幾同老高標依舊靑

呈筠守徐朝議辭九峯命二首

捨家從學道無用樂天眞豈謂至愚者仍慚老病身
不堪爲度世止合作閑人乞放歸山去翛然老百春

六十四年期歸閑已是遲一身終有限萬事畢無時
學道當求靜爲僧亦合宜蜀江賢太守外護却應知

張文結再任洪州

洪都王者府復鎭見君臣不貴辭南越唯佳奉老親
江山千里舊賓主一時新曾對談禪客慚非下榻人

大寧山堂

禪家能自靜住處是溪山門外事雖擾座中人亦閑
演歌聞別浦鴈陣下前灣卽此非他物何妨洪府間

散珠亭

一一分龍口當軒號散珠若敎收拾得卻恐久長無
合浦圓相似隋庭夜不殊豈唯能善利萬物有工夫

擬王元澤題鳳凰臺

鳳去臺長在園林別嶼連因傷故國事願學老盧禪

淨練澄江地餘霞散綺天六朝人不見極目舊山川

寄西庵法眼安師

不聞庵外事此意有誰知林壑路窮處世途心盡時鐘聲來舊寺月色下新池却笑承風者區區老若爲

寂軒

本來心自寂不必更論禪我欲辭多事誰來共少緣萬杉青靄裏五老碧峯邊第一幽藏處廬山小洞天

留題天水居士靜宴閣

收心安養處靜不在山中冬暖一爐火夏涼三面風遣時緣既薄樂道意何窮莫問人間事勞生總是空

洞山訥庵

寂寂坐無語何人知此心別傳來自昔密付到如今胡氏田園上雷家洞府深高僧庵舍在誰爲訥相尋

留題東軒

佛子異行藏開軒亦有方故因迎夜月仍得待朝陽群木煙初暖幽蘭葉正芳坐來禪性澹蜂蝶自輕狂

寄香城順禪師

靈觀拋頭後名山護有神道場千古舊法席幾番新廢去何由物興來故在人況師先達者不與衆同塵

寄程承事

七十六七八時來又共新青烟池上榜白髮鏡中人但逐年華轉焉知佛性眞寄言程老子有酒且歌春

答靖安黃尉問疾二首

書來蒙慰問外護力何偏槌鼓會雲侶焚香開雪牋滿池蓮出水迴漢月生天又似新裁錦文章少比肩

老病連綿發寧忘苦惱縈百骸雖朽敗一物卻精明古屋縱傾倒閑心亦坦平但知行大道懶更問前程

宿彬上人房

人事少相干亦由居處偏不隨流過日常得自安禪野色郊原接雞聲市井連此身仍老矣風暖杏華天

過洞山上毛大夫

名山不到處閑欲徧追尋擬把新豐月將還悟本心禪門無著性仙府有知音（筠陽乃李八伯昔隱之地也）聞說寒巖在天台第一深

遊東鼓寺

東鼓與西鼓開先瀑布前廬山圍不匝勢更近南邊

遊景福訪省長老

人生倏忽間春色又東還方丈新宗匠禪門舊竹間嶺雲飛片片溪水瀉潺潺總是天眞物高僧心共閑

寄績溪蘇子由

達人居處樂誰謂績溪荒但得雲山在從教塵世忙
文章三父子德行二賢良卻恐新天子無容老石房

蘇子由關東軒有顏子陋巷之說因而寄之

才淹居亦弊道在不爲貧未洒傅巖雨且蒙顏巷塵
曠懷隨處樂大器任天眞半夜東軒月勞生屬幾人

訪寶雲長老

相見呵呵笑園林落葉多青松色尙在仁者道如何
世態期朝暮風光逐綺羅居山禪寂子無猒我頻過

經宣梵院延亭

積善一方人延祥日益新共當千百載長若二三春
座客心心靜環簷物物眞院頒宣梵號天子福黎民

寄無爲居士

世俗事無盡養高心自閑蔬園通綠野林塢帶青山
丹竈慵添火雲庵懶著關別應修有術七十見朱顏

快亭

門徑杉松老悠悠日月閑法王眞境界禪者舊家山
祖意傳來久人情自別攀如何快我臆滿座水聲還

清涼軒

夏間逃暑處軒戶對巖阿溪水漱無盡竹風來更多
百骸煩既謝諸祖意如何坐久聞魚戲時時動淥波

師在雙嶺清旦維那問訊乃曰寂寞師曰寂寞

僧家事遂成其偈

逈然生計別趣向少知音寂寞僧家事諠譁世俗心
長遭兒女累莫厭水雲深但樂西來意塵勞久自沈

途中逢建州三秀才

飛紅兼柳綠天地雨初澄琴劍三才子瓶盂一老僧
文章投北闕道業繼南能邂逅征途上生平識未曾

送周道士

歸去靈溪觀匡廬碧嶂深澗松多偃蓋嵒溜盡鳴琴
不必徒食藥長生可練心他年如有道飛錫一相尋

送張簽判遊開先

步入青松裏迢迢一徑通漸分華藏界深隱法王宮
道與神仙別人非世俗同欲知西祖意庭栢老春風

謝新昌權宰見訪

秋試舉人迴峨峨將相材過橋分路處勒馬入山來
邑佐閑空望林僧靜可陪何當布霖雨天下活枯荄

送然上人化導

曾聽新豐曲簷頭雨滴聲還吹無孔笛用度有緣生
欲破他迷暗當開己悟明春風活萬物天道美何評

清公默庵

久息遊方念菴居道可親依依雖有主寂寂似無人
池裏蓮從老門前事自新此心誰會得庭栢對長春

留題珤公寂照軒

幽軒名寂照四海坐中開景物有遷色主人無異顏
野泉登檻外香靄起簷間涼夜誰相問寥寥月滿山

送人之南嶽

境幽南嶽寺一一碧巖分遠近松相接高低鍾共聞
靈禽時奏樂香石日籠雲想到經行處昭然趣不群

雷秀才顯閣

靜搆南池上羣芳益我曹蘭仍霑雨露松不隱蓬蒿
環坐山川秀開懷意氣豪爲儒斯有業何慮桂枝高

上藍清涼軒

觀機唯說法一聽一清涼欲盡衆生病當開甘露場
幽深方丈後掩映府門傍有問西來意城頭角韻長

遊桃源贈劉君

宛若神仙府疑無世俗風人家山色裏門徑水聲中
柳線共垂緑桃華相映紅煙光正和暖遊樂意何窮

與道士話長生

悠悠人共老誰復解追尋豈信長生道分明不滅心
菟飛瑶闕遠夢役海山深語此迷方者無勞竟寸陰

書道士壁

仙學迷多說當依柱史評無心歸大道有德失長生
物我同眞宰親疎豈可名良哉衆妙本一一在忘情

留贈香城淳長老

簾卷西山色禪心共月華香城深處寺靈觀上人家
絕頂[illegible]猶在盆頭乳已賒而今淳道者經誦白蓮華

題矮鷄冠

潔白異衆卉堦前莎艸齊曉來和露看只欠一聲啼

再遊永固院

悠悠塵世外居者少關心是事有遷謝斯門無古今
乾坤同永久山水共幽深我愧重來此諸方懶去尋

淨頭端上人求洗滌之說因而成偈

段食共滋養皆名有漏身焉知大小事不昧往來人
歷歷隨聞見惺惺應屈伸變通元自在鑒照本天眞
由逐江湖客恥爲堯舜臣所依投旅舍妄計困風塵
病故嫌王膳饑仍預國民既能分皂白須解別疎親
朽宅蚖蛐會浮泡屎尿陳何妨觀穢惡卻要滅貪瞋
除垢超凡果談空入聖因迦文敎雖舊釋子道應新
華屣排朱戶禪衣掛綠筠攝心彰戒定彈指覺坑神
吐唾防塗壁攜籌怕動隣爲僧當異俗學佛便行仁

伏忍寃憎盡與悲鳥獸馴汲湯𡧳讓伴盥手忌淋垠受用生慚愧供承識苦辛皆䩀同鏡面瓦宇若魚鱗猥籍欣歡少光明讚歎頻桶盆還次第灰土最精淳衆鼻者紅棗迎賓熾絳脣去驕終遠害　慢必遭迍匾器易盈滿曠懼怠賤貧沙門脩慧命菩薩振慈綸總具如蓮性誰偏可意珍莫迷臭皮袋苦海枉沉淪

石筧二十韻

帶月眠霜磨復琢南康匠者好規模引迴鹿野靈源水瀉入梵宮香積廚宜作奇祥當聖代永爲盛事在元符[illegible]年依依數里松蘿下往往諸方佛刹無左搘右

盤何繚繞高來低去更縈紆屈伸宛若蒼虬活裁剪分明碧玉俱解逐方圓稱上善能隨甜苦任殊途既成蔬飯鳴犍稚還奉林僧洗鉢盂及物冷冷離洞府漱湍瑟瑟近簾隅禪堂客意滋茶味祖席人傳美畫圖澄湛池塘縈菡萏清涼肺腑飲醍醐調和口腹功非小蕩滌塵埃德不孤遐邇溪山同掩映朝昏鳥獸共歡呼屯雲坳裏龍擡首貯雪巖前虎踞趺夾道栽杉根漸著傍堤種竹葉微甦橋橫溪澗優游也亭起危巒悅望乎佛手開時慚潦倒馬蹄踏處愧疎愚賢將世子勤其力則與清師忽所劬（清則賢出四十人共成筧事）千載石門憑沃潤萬家檀越賴霑濡輒將長句伽陀讚誰謂江河壯帝都

題雙嶺曇顯法師影堂

雨華臺下眞身在便是梁朝顯法師南嶽早傳思大道北齊曾挫陸脩詞沙門既悟神通妙道士休誇咒術奇舉一無人能舉二至今佛日聖明時

秋夜宿景德院

荷滿秋塘菊滿籬淒涼軒檻冷風吹西來祖意堪任處方丈禪心正寂時岸住何妨停棹子車行須是打牛兒通人聞說呵呵笑帶水拖泥老古錐

和積翠庵老和尚送李二十歸袁州

溪入靈山罷問禪還家林逕步苔錢悟懷此去須知幸付偈誰來得有緣隱俗但忘憎愛見同塵寧畏是非遷時時好味庵中旨若遇如君始可傳

和揚川秀才

同是浮泡幻化身鬢邊白髮但驚春墜星灣裏曾分舊卷簟山中又話新君把詩篇多適性我將佛法獨怡神雖然禪悅吟情別得意逍遙總要津

謝毛大夫見留

山野欣逢太守賢故伸鄙臆下雲巔莫嫌苦欲辭幽

隱卻爲勞生屬晚年多病況慚非道德踈慵虛占好林泉片雲飃逸情無限不用覊留重愛怜

次韻郡倅李朝散留題洞山

夌空疊翠嵐光裏一蔟樓臺釋子宮誰謂道場無事到自須蓮社有緣通曾迎彩旆長松下得奉氷顏累日同從此承恩何以報悠悠心在白雲中

悟本道場三百載至今香火盛玄關未遊長謂於人外及到分明在世間境屬化風林壑靜僧依勝迹錫瓶閑訟庭無事民情樂洞寺何妨一再還

寄蘇子由

偏因訪祖叅禪後拙直尋常見愛稀有道却從人事得無心應與世情違時光易變誰驚老眞趣難窮自覺微尤荷多才深此意誼譁聲裏共忘機

與會勝禪老同坐夏瑯琊至秋作偈相別以叙一時之事

涼秋時節諸禪子去去楊朱路任差到處有山容駐錫何方無寺不爲家萬緣脫去輕浮世一性常來看落華我亦與師雖老大更尋幽隱過年華

送祥長老住雲門

曾學雲門自在禪而今歸去豈無緣南山下雨機雖妙北斗藏身語更玄衣到老盧長把住法從少室廣流傳諸方彼此休分別唯佛功深見處圓

退居彭判官以詩見留次韻奉答

勝刹當年偶重棲老來猶占自知非欲憑別選僧中德可使重拈石上衣法付王臣千古振道期高下一心歸何妨免我覊留事閑爲君通佛祖機

和饒守周開祖見贈

休話東西北與南群生佛性妙相叅詩書未必無夫子道德何妨有老聃不二靈源誰共覺以三眞教自殊揆山間老也爲遺物多謝通人顧艸庵

寫懷寄五峯長老

此寄欲拋拋未得長思來伴老嵩丘道因無念殊途會人到有年諸事休閑徑艸深方禁足碧林蟬叫又驚秋世情追逐何時盡覽鏡那堪更白頭

送西安丙者

禪性天眞蓮出水等慈及物別嚴阿供投野老門門到飯謁林僧寺寺過獨木溪橋人戶少孤村草店路頭多風寒日晚宿歸處猶隔番園五里坡

別洪師張左司歸泐潭

自笑年來七十三缾盂又汲石門潭偶迎府帥一時

意拋却雲山幾處庵大道也知無固必通人應亦重
相諳翻思恩德何由報潦倒扶持强指南

寄洪帥張天覺

雲頳德風輕舉力飃然又寄寶山中龍虵毎用春雷
覺草木時將法雨蒙馬祖妙心傳不盡潙潭靈派瀉
無窮回頭爲報張居士豈獨今生外護功

聞說當年虵虎穴法王居後杳無蹤庭幽寂寂深深
處山好千千萬萬重張氏腴田圍大嶺馬師靈塔簇
長松勝遊輸却君先到還屬南昌一化封

楞嚴偈寄撫守許朝散

十卷楞嚴萬行林法門開闢備機深八還四就且除
鏥三漸七徵猶煉金見見時當見性聞聞聞處要
聞心使君爲物延僧講付囑無忘佛正音

留題佚老庵

勞生唯有僧無事若悟眞乘老便閑三徑園林禪性
在一庵風月道心還傍欄碧澗長來水隔岸靑岑不
買山卻顧群情塵土裏名牽利役自忘艱

送僧遊南嶽

住亦無求去亦閑飃然到處是家山偶棲龍嶠重岩
寺又憶融峯絕頂關禪性誰同秋月皎吟情自得古

風還平生聚散三同也知向何時更會顔

送黃州丙者

東西南北齊安道舜日高高照不偏千里江山稱佛
國萬家香火祝堯天麻城長者思聞道栢子眞身尚
坐禪機但大悲平等化無人無我智爲先

和傴上人秋夜對月

香殘火冷漏將沉孤坐寥寥對碧岑萬井共當門有
月幾人同在道無心風傳喬木時時雨泉瀉幽巖夜
夜琴爲報叅玄諸子道西來消息好追尋

雲庵眞淨禪師語録卷第六

後序

鄱陽任軒程家述

眞淨文老以華嚴海藏無量珍奇放大光明照四天
下高安闠處妙應化城赫日現時究初一句新豐古
洞悟本家風路徑依然七四八凸開山建業宰輔檀
那再揚清音天然氣格斬虵機峻祖令重行鶻眼龍
睛亦遭摟駁石門壁立宴坐寶山雲隱西堂潭澄秋
月緒餘珠露流落人間衲子允平貫穿收拾揭爲標
鑒掛向叢林自性天眞此味元無差別百千三昧諸
方各任拈提崇寧改元季春望日靖安日舒軒序

附錄

門人高安釋德洪撰

雲菴眞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齓中氣宇如神人與群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閨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爲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唾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即游京洛翺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提塵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衞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

不以求師爲難嘗云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叅雖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嘆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游也因此行寓居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云淸波無透路豁然心開時南禪師已居積翠徑造其廬南曰從什麼處來曰潙山南曰恰値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游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脚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叅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覲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關西人眞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閑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閑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蘗時南公曰渠在黃蘗時

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爲同時飽叅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林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衆以師有道行奔隨而至太守錢公弋來游怪禪者縣多卽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犬逸出屛帷間師必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卽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

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豊之末思爲東吳山水之遊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閱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樂聞空宗根識師之晩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

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者叙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眞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新華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而戶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卽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庵紹

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虛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刹首迎送爲我謝黃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德臈雖高而精神康強康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起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軟暖師率以枯淡學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朞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商英出鎭洪府道由

歸宗見師於淨名菴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趺坐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卒而歿壽七十八臘五十二荼毗之日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塔於獨秀峯之下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疎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智刃

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壞衲翛然自守於江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飮食必祠嗣法弟子自黃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此其平生大槩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弃儒冠而入道類丹霞奔經論之學而頴悟類南泉尋師之艱苦凜然不衰類雪峯說法縱横融通宗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五日

門人某謹狀

祭雲菴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豊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省於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功如四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姤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晉出山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

指其二子藉汝敎之譴呵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襄省師既化品坐對啼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久絕音題獨携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欻無憾悲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興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厲上答恩私

重修雲菴塔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烏羽成而反哺盍知其恩何舍齒載髮之可觀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菴之居廡碁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頹陵夷蒼野室有朽貫

廩有陳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輟要亦
非人

雲庵眞讚

雲庵出黃龍之門爲臨濟九世之孫種性殊勝拜悟
廣大指示心要辯如曹溪決擇敎乘論如棗栢作爲
偈句詞如誌公履踐明驗精如永嘉退居雲庵時已
七十餘幻滅都盡慧炎渾圓可以想見其遺風餘烈
門人德洪謹拜手稽首爲之讚曰
於是住境見與見緣如夢能所如蜜中邊唯具正眼
入此三昧如妙蓮華出緣生海祖師活意如來密機

成就衆生如鵾鵬飛使其自化不由他悟秀出叢林
炎于佛祖芟滅陝右誕生江南暗中五色天下雲庵

題雲庵手帖三首

南禪師學魯公字窺工當時歸南公者無不學之然
無出雲菴之右者昭默老人嘗與德洪共觀此書歎
慕之不已以謂不減楊少師一道人其珍之崇寧五
年十月十八日門人某題
雲菴和尚與檀越帖一紙伏讀如受訓詞叢林荒寒
無復平日此老知不復見況筆畫語言乎門人某流
涕謹書

右雲菴寄張惠淵偈一首惠淵予不見二十年聞其
精進日新眞能遵受雲菴之言者也誠上人來自宣
梵問其師洎惠淵徒否偶記前偈遂書以授誠使歸
舉似惠淵較當日之本異同也某書

跋山谷雲菴贊

雲菴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
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
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
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即以付之臨濟正脉使
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

前一日題

雲菴生辰

揆手取空劫瓜分破一塵洞然無空缺獨立不鮮陳
試問聲前見何如頂後親炊生浪遮掩漏洩是今辰

七月四日晝夢雲菴和尚敎誨久之而覺作此
示超然

夏窻午睡誰呼覺院靜惟聞遶砌泉夢裏緒言猶可
記壁間遺象尚依然襯珠定使拳披見坐榻當令膝
處穿塔在層峯衰眼力何時同汝掃頹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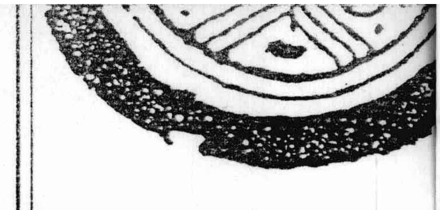
雲菴塔有雙桐作此寄因姪

十年不歸先師塔聞有雙桐護石根多寶佛應分半
座主林神對現前身詩成坐對南山祖寫寄山中玉
澗因他日就陰當縛屋歲時香火願爲隣

楚雄知府華亭徐琳施貲刻此
雲菴眞淨禪師語錄第六卷　汝寧沙彌性
慧對　眞州王國英書　秀水陳嘉訓刻
萬曆壬辰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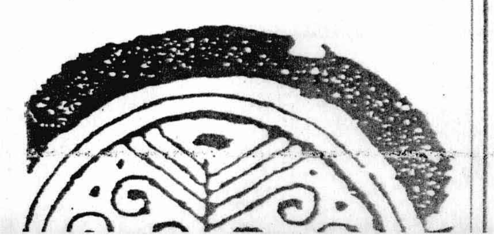
附錄　二十四

留餘



法昌倚遇禪師語錄

宋・法昌倚遇 撰
宗 密 錄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錄序

南州 徐俯

今之住院爲長老聚徒稱出世宗師者。莫知其幾何
人。其平居擧揚問答之語。門人弟子必錄之。號曰語
錄。語錄之言滿天下。而佛法益微。豈言多去道轉遠。
畫餠不足以充飢耶。蓋能言之者。未必皆其人也。欲
知其道之淺深。當覩其人之賢不肖
法昌老疎衣糲食。冰淸玉潔。勸䝉以給四方雲水之
人。學者莫能同其作勞。又苦其枯淡。翠翠然去之。堂
中至無人。先君之少也。未爲人所知。獨師先奇之。鄉
人知敬師也。自先君始。二人之交至相好也。先君之
音容邈矣。三十年來。無復此老之風味。思其人而不
可見。則其語又可廢耶。遂刋而傳之。崇寧四年正月
二十二日序

洪州分寧法昌禪院遇禪師語錄

小師 宗密 錄

師開堂日。宣疏罷。遂陞座。乃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
今上 皇帝。祝延聖壽。伏願龍圖永固。鳳曆長新。四
海晏淸。法輪常轉。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知府學
士。闔郡案僚。伏願壽山增峻。福海深深。永爲天子股
肱。長作宗門外護。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三世諸佛名
字不知。諸代祖師面目不識。不是龍宮海藏。亦非虎
穴魔宮。還有人知得來處麼。奉爲潭州北禪賢禪師
爇向爐中。或聞或見。盡獲眞常。乃斂衣而坐。維那白
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云。好箇消息。還
有識得者麼。如無。有疑請問。 僧問。諸佛出世。地涌
金蓮。和尙出世。有何祥瑞。師云。須彌項上擊金鍾。進
云。與麼則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
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師云。有眼如盲。猶似可
有耳如聾。笑殺人。進云。只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
當與麼時。佛法如何擧論。師云。盡在法昌拄杖頭。進
云。學人爲什麼不曉。師云。杲日當天。盲人摸地。進云。

與麼則大衆沾恩去也師云你見箇什麼道理進云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尙出世先度何人師云隨泥作佛進云學人正在迷途和尙爲什麼不垂方便師拈起拄杖云見麼進云見師云莫道無方便進云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師放下拄杖僧禮拜師云邯鄲學唐步　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陞堂演法事如何師云家常茶飯進云與麼則勞而無功去也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進云靈然一句超群像逈出三乘不假修師云你且莫草草　僧問如何是法昌境師云地靈步步雪山草進云與麼則僧寶人人滄海珠師云總似這僧省多少力進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向下亦無進云和尙是什麼心行師云好心不得好報　僧問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鳴鼓陞堂當爲何事師云一願

皇帝萬歲二願重臣千秋進云猶是世諦流布宗門事又作麼生師云口似磉盤進云爲什麼如此師云不敢犯闍梨嚴令進云慈悲何在師云不見道止止不須說進云署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云自作自受

師乃云問話且止吉凶未兆早是多端那更問答縱橫轉疎轉遠何故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眞三世諸佛到這裏瞻仰無暇一大藏敎詮題不及是以毗耶老漢杜口無詞摩竭尊雄望風結舌直饒宗乘大啓祖令當行截斷□□逈超諸有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唱道門中□□□子檢點將來大似隔靴抓痒豈不見昔□□□□師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爲人不獨瞎這僧眼瞎却鎭州一城□□□寶壽擲拄杖歸方丈諸仁者古人一期接物利生便有如此奇特之事千古之下玉振金聲然則事無一向理出多途只如法昌今日爲國開堂豈無利益敢問諸人適來許多問答且道與寶壽禪師是同是別若道是同金沙未辯玉石未分參學眼在什麼處若道是別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佛法豈有二耶還有向這裏明得麼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

□□□疑是鼻

□□□疑殘缺些

□□□□疑日寶壽禪

□□□□疑聖云懸麼

□□□□疑人眼在○□□疑懸機

再三撈摝始應知斷詞不錄

上堂云釋迦未滅迦葉未聞從凡入聖功不混施大藏教文如金如玉洎乎金色頭陀受法傳衣龍宮海藏無處出頭且道祖師有什麼長處一丸消衆病不假藥方多

上堂云你若退身千尺我便當處生芽你若覿面相呈我便藏身弄影你若春池拾礫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麼利刀割肉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上堂云春山青春水淥一覺南柯春睡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挑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掃

上堂云春不晴夏不雨禾不禾兮黍不黍讓言孫子解耕鋤不得天時亦辛苦莫辛苦看看便是秋霖霔法昌不是解天文暗中自有龍神護

上堂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却須磨取進云未審如何下手師云鏡在什麼處僧作圓相師便打云這漆桶塊壞也不識

師乃云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只要時人知有如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只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是求珠底人汝等正是伶俜乞丐懷寶迷邦底人在靈利漢纔聞人擧著眨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棄杖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

上堂僧問知有底人畢竟向什麼處去師云自家掃取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進云也要大家知師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進云和尙何得干戈相待師云飢逢王膳不能飡進云且莫壓良爲賤師云你且道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僧無語師云莫道壓良爲賤

師乃云不用馳求見成活計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曲不藏直眞不掩僞象鼻豬頭魚腮鳥觜更問如何歸堂打睡

上堂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鷰去鴈來寒暑更互是人知有且道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是什麼時節還會麼冷如氷白如雪是處

成堆光皎潔茫茫欲火欲燒人惆悵無因爲君說
上堂云法昌五日陞堂不爲談玄說妙虛空自有龍
神誰問僧多僧少
上堂云聞說法昌山尋常多猛虎食盡犬與羊更無
狐與兎白日傷行人乃至三四五既作住山人須作
山中主伽藍土地五通神自今已後須巡護晝時點
出向他山教伊食泥乘食土香燈粥飯不曾虧此物
寧容當大路更當路送汝前山頂上乘風雨
上堂云單絲不成線獨掌不浪鳴達磨爲甚隻履西
歸直饒你道得出身句我且問你古人意作麼生良
久云騎驢戴蓆帽渡水不穿靴
春日上堂云危樓畫角報春回暖日潛吹□面開蟄
戸幾多頭角者可應無意待風雷
黃龍南禪師至師上堂　僧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
云法昌小出大遇進云忽然傾湫倒嶽又作麼生師
便打進云有問有答爲什麼不分賓主師云適來一
棒是賓是主進云學人與師共用師云這漆桶又打
進云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師云且莫鈍致黃龍
僧禮拜師云教休不肯休　僧問三玄三要即不問
韶石家風事若何師云塵中人未識雲外客先知進
云爲復是天中函蓋爲復是逐浪隨波師云一任敲
塼打瓦進云和尚爲什麼把定封疆師云不解撐紅
翻嫌溪曲進云未審雲門木馬甚處嘶鳴師云在闍
梨鼻孔裏進云有鼻孔且從無鼻孔又向什麼處師
云好箇衲僧元無鼻孔僧便喝師云爐鞴之所鈍鐵
尤多師乃云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睛眼便花除
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遠山
遙景物蕭疎遊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
唯泉石增輝亦乃龍天喜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
其奈爐鞴之所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瘥病
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鎚法昌這裏有幾箇墮根阿
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非黃龍老漢到
來總是虎生浪死遂拈起拄杖云還會麼打麪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携蓆帽出長安鷲峯峯下重相
見鼻孔元來總一般　黃龍

法昌倚遇禪師語錄

胡蘆棚上掛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
處。相邀來喫趙州茶。㊃法昌
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
細。夜深乘月過前溪。㊀黃龍
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
醉。相將携手御街遊○法昌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師
云。且緩緩。法昌有一寶。七顚與八倒。或作無明山。或
時爲相好。觸處盡光輝。動便入荒草。休尋討。珊瑚枝
上日杲杲
上堂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
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古佛垂慈。不無方
便。爭奈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傅大士如張幔天底網。
撈龍打鳳。奈何鱗甲羽毛盡在裏。許逃生無路。若是
靈禽瑞獸。決定別有生涯
四月八日上堂云。我佛世尊降誕迦維。直得九龍吐
水。天雨四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便道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大似傍若無人。及乎韶陽老漢出來打一棒。

諸方將謂瓦解氷銷。殊不知天欲明而必晴。人欲旺
而必衰。譬如塗毒鼓。打著即乖。致令祖域千古之下
戡起干戈。掛人唇齒。法昌臨危不悚。人好一捧太遲
生。未離兜率。脚跟下便好與一錐。豈到今日。然雖如
是。大似賊過張弓。莫有向這裏下得一轉不傷物義
底語。不唯與瞿曇出氣。亦乃劃斷諸方葛藤。有麼。莫
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上堂云。三界唯心四句。絕萬緣唯識。百非除一法有
餘著不得。無餘一法亦還祛。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送
人上樹了去却梯。好事不如無。何故。佛說一切法。爲
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昌今日不惜
性命。爲你諸人。安梯了也。下得者。四事供養敢辭勞。
下不得者。萬兩黃金亦消得。明眼漢辯取。良久云。早
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
上堂云。雲收大野。月皎長空。樵唱沖巖。漁歌蓼岸。森
羅萬象。帝網交光。四聖六凡。重重海印。普賢樓閣。十
字縱橫。少室峯前。交點不過。何也。譬如琴瑟箜篌。雖
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到這裏。莫有吹無孔笛

謂沒弦琴底衲僧試為法昌下妙指發妙音撫一曲看有麼良久云曾無達士將金施病有閑人說藥方」寬禪師至師遂作此(牛)圓相與寬便自出作務明日上堂法座前問寬昨日公案作麼生寬於地上作此(牛)圓相了以脚擦却師乃云寬禪頭名不虛得遂陞座云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汲浪滂淘幾多頭角為龍去蝦蟹依前努眼睛

上堂云敲針作釣豈是良圖截海橫網方為作者忽遇錦鱗頳尾直教振鬣搖空若是跛鱉盲龜且從他三三兩兩為什麼如此會為宕子偏怜客自愛貪盃惜醉人

上堂云聞聲悟道何異緣木求魚見色明心大似迷頭認影諸仁者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南辰北斗躔度分明日晦月明昇沉自異但請休征罷戰端拱無為自然得箇入頭差肩佛祖若更言中辯意句裏明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遙春草綠

上堂云一不放二不收牧人橫笛倒騎牛松軒月冷夢初破一聲吹起塞門秋

上堂云秋風颯颯秋雨微微賓鴻未至海燕將歸蟬蕭蕭兮林疎葉落月皎皎兮虎嘯猿啼或聞或見執悟執迷會與不會莫亂針錐君不見新豐老太孤危寸草不生千萬里出門何事正萋萋

上堂云菩薩貪功聲聞滯寂三界群生不知恩力便請回光歇却心識一念相應玄關可擊

上堂云諸方浩浩商量法昌冷冷落落從教古殿生苔免見塡溝塞壑逞神機誇妙略筭來總是閑對駒爭如裂破太虛空蹶取如來那一著噫錯

上堂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拈起拄杖云釋迦老子變作一條拄杖在法昌手裏拈起則劃斷三乘放下則平欺佛祖忽然撞著懵懂禪和法昌急急退步良久云看

歲旦上堂僧問孟春猶寒即不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東山西嶺青進云這箇猶是世法如何是佛法師云罕逢穿耳客多是刻舟人進云爭奈學人未曉師云覿面相呈猶未曉不如靜處薩婆訶僧禮拜師云靈利衲僧　僧問新年已去未審如何是不

遷底句師云去年曾折處今日又抽條進云這箇猶是遷謝底在師云物逐人興進云未審祖師鼻孔是新是舊師云你在甚處見祖師進云和尙恐某甲不實師云你且道是新是舊僧無語師云泊不問過

師乃云四序循環周而復始百歲光陰猶如撚指鳴鼓陞堂諸方事例擧論宗乘是非蜂起緣聚則生緣離則死未出輪回如何逃避休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君不見達磨當年到魏時被人打落當門齒

上堂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若到這裏會得便請[illegible]珠鄰玉罷戰休征不唯道泰時康亦乃邦國安靜何也上是天下是地日頭運轉虛空裏假使碧潭淸似鏡終教明月下來難若是玄機尙戢冥運猶潛任是六臂三頭也須牽羊納壁

上堂云莫莫大丈夫何太錯泥牛只解駕宗乘木馬何曾生犢角魚不棲鳥不宿遼天須是遼天鶴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識如來大圓覺休休休摸摸醍醐上味世所珍遇斯等人成毒藥

上堂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菓則不問如何是花師云茂尊連天秀馨香匝地紅進云什麼田地栽得師云長自靈山雨開因少室風進云未審幾時結菓師云但得根株是何愁菓不取進云學人還有分也無師云無分進云人人具足學人爲什麼無分師云莫將凡界眼來□覺園春

師乃云昨日看庭花今朝翫芳草芳草與庭花各自爭妍好花先芳草衰草亦隨花槁如何浮世人不悟生難保艮久云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上堂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法爾如然非由造作參玄上士善別機宜莫倚他門喫他殘飯況是當人已事直下分明應用無方不從人得本無位次莫强安排赫爾靈光超諸數量隨緣放曠任性浮沉如杲日當空似蓮花出水聖凡罔測物類何□更若言中取則句下丹靑大似畫餠充飢終無所益

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拈起拄杖云豈不是見又敲床一下云豈不是聞那箇是明悟底事若道聞聲是我見色非他黃口小兒點頭瞌睡多子塔前一場懡㦬爲什麼如此誰知遠煙浪別有好思量

上堂云八月十五中秋節露洗層巖光皎潔珠簾是處捲清輝不知只是舊時月諸仁者當人已事妙絕言語識不可識智不可知一代時教只是箇切脚所以道脩多羅教如標月指參學兄弟到這裏合作麼生一大藏教既是標指且道月在什麼處不見僧問投子靈山如指月曹溪如畫月如何是眞月投子云昨夜三更轉向西投子古佛善識時機如鍾在架隨扣發聲似鏡當臺物來斯照然則一期方便這僧大似避得風雷重遭霹靂爭如法昌直下與伊道却遂作圓相了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上堂云古者道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要會麼南贍部洲北鬱單越要行則行要歇則歇忽若遇見玄沙打你頭破腦裂且道有什麼過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云寶車在門外進云和尙豈無方便師云貪生逐樂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進云忽然喚得回時如何師云但辦肯心必不相賺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也是死中得活僧擬議師便打

師乃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不重已靈不求諸聖十二時中不倚一物正是平地上事在你若起心動念即乖法體更乃大用現前於毛端上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喚作開眼尿床不消老僧一喝你且道荊棘林作麼生透良久云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上堂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靈利漢纔聞舉著便好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從他叢林浩浩保社駢駢豈不快哉不得容易忽若有箇漢出來搊一掌還聞麼竪起拂子還見麼大好無法攛脊打一棒鼻孔裏錐一錐待你知痛識痒大好無佛正當與麼時莫道法昌悞你還會麼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上堂拈起拄杖云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什麼處卜度直饒會得

倜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快須臨門著地且道伊有什麼長處良久云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上堂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諸仁者山河大地乎顯主賓三界聖賢交光相映到這裏不取一法不捨一法亦無無取捨知解喚作海印三昧正是貼肉汗衫直得不捨道法現諸威儀石火裏沒去電光裏出頭刀梯劒樹虎穴魔宮七通八達一一分明我且問你百草頭上還曾夢見夾山麼

上堂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樹彫葉落事如何師云少室宗風全體露闍梨何得不惺惺進云爭奈彫落何師云眼花山影轉進云畢竟如何會師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少室宗風如何擧唱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進云猶是學人疑處師云若是鳳凰兒不向籬邊走僧禮拜師云我也未信你在　師乃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憙亦無憂諸仁者看看釋迦老子披毛帶角上刀山入火聚然後變作一頭水牯牛走入潙山隊裏去也你等諸人還見麼你若見許你具一隻眼你若不見也許你具一隻眼且道法昌爲人眼在什麼處良久云名字莫將題落葉恐隨流水到人間

上堂云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無妨分不分鵶鳴鵲噪法法圓成水遶山青頭頭顯煥見亦同見聞亦同聞因什麼有迷有悟良久云莫言佛法無多子不是苦心人不知

上堂云若是知有底人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便能脫珍御服掛弊垢衣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接待方來猶是傍借邊事何也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若是箇中人直須向蛇頭上揩痒驪頷下抉珠驅耕夫牛奪飢人食若能如是始解坐報化佛頭踏盧遮那頂法昌與麼說話大似夢中說夢何謂也爭似不來還不往亦無懽笑亦無愁

上堂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什麼師云須彌頂上鐵崑崙進云當表何事師云去國知歸路伶俜懷寶珠進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未審珠向什

麼處安著師云從來光燦爛不用强安排進云與麼
則謝師指示師云珠在什麼處僧擬議師云了
師乃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聞復翳根除塵消
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
夢中事諸仁者祖師門戶已被釋迦老子八字打開
了也更無絲髮許間隔直下會得可謂光前絶後若
更別有商量却許汝具一隻眼

上堂僧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
珠師云龍宮無覓處海藏豈能收進云未審畢竟在
什麼處師作圓相僧展兩手師便打僧禮拜師云三
更猶自可天曉更愁人

師乃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
四時彫四時運轉萬象攙然見聞不昧覩聽分明且
道那箇是主莫是與麼來者是麼莫是妙體本來無
處所麼莫是一念未生時全體是麼與麼卜度大似
坐井觀天管中窺豹若是諦當底人總不用許多辛
苦良久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來却著破襴衫

至節日上堂僧問古者道陽氣發時無硬地無根樹
子爲什麼不開花師云話頭也不照顧進云爭奈人
人具足師云儞樹子在什麼處僧提起坐具師云謹
你老郎便打　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直截根源事
若何師便喝僧亦喝師喝一喝拍一掌僧云作家宗
師師云劄僧禮拜師云未出場來不妨奇特

師乃云一陽來復萬物知春堤邊柳眼爭開澗畔梅
英競吐連嵓樹凍丹鳳那捿鎖月潭氷遊龍未作錦
衣公子爛醉如泥林下道人懞頭打睡且莫睡閑向
江頭看逝水世間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脆

上堂云行路難君自看鳥道從來不易攀行人未上
先傴僂纔膝時時自相拄捫蘿直到巔峯頭方知世
界空悠悠

上堂云花菲菲雨霏霏游人陌上正如泥誰在畫樓
吹玉管一聲聲送日沈西

上堂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界聖凡和泥合水燈
籠露柱儱侗顢頇凡夫生死諸佛涅槃如何得不揀
擇莫是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麼莫是情盡圓明時會
取麼莫是萬法唯識盡是我心不可更有彼此且喜

法昌倚遇禪師語錄

沒交涉若是法昌是便是非便非江南日暖鷓鴣啼
非不非是不是鱉笑維摩談不二箇中若未造玄微
且薦如來第一義

結夏日晚小參云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
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
中將佛法爲事直須決擇令心眼精明這箇不是小
事光陰易失時不待人一失人身卒未有出頭處在
莫只與麼打鬨過時今日三明日四這裏經冬那邊
過夏記取一肚葛藤路布學解到處掠虛摩唇捋觜
漢語胡言道我解禪解道輕忽好人作無間業將知
此事大不容易沒量大人到這裏討頭鼻不著莫當
等閑亂開大口法昌老漢無人情莫愛人摩捋你讚
歎你盡不是好心一朝火風解散眼光落地善惡業
緣受報好醜生死境界一時現前那時便如落湯螃
蟹手忙脚亂從前活計神通佛法總使不著業識忙
忙無可依怙追悔不及隨緣受報改頭換面都未可
定豈不見古者道學般若菩薩且莫自瞞切須子細
纖毫不盡未免輪迴絲念不忘盡從沉墜你要識拔
毛帶角底麼便是你尋常亂作主宰者是你要識拔
舌地獄麼便是誑惑迷徒者是你要識寒氷鑊湯底
麼便是你蓋覆信施者是三塗八難盡是你心自作
只爲道眼不明方乃如是若是諦當底人豈有這箇
消息法昌與麼說話盡是契合諸聖不獨爲你三兄
五弟但未得忍菩薩皆有此過豈況天龍八部既來
這裏經冬過夏莫生容易老僧鑊頭邊討飯供養你
說些子出家話莫被人我夯却一生空過一日四大
分張那時作伎倆遲也有一般漢聞人舉著他肚裏
事嗔心忽起便道佛法豈有與麼事大悟不拘小節
更問阿誰我且問你悟見箇什麼還脫得髑髏識想
也未十二時中且與五戒十善相應靈山會上還曾
見有無行業底佛麼還有妄語底祖師麼大似將牛
屎比栴檀有甚交涉可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
等人飜成毒藥你要得他日相應但如今於一切處
放教枯淡二六時中對五欲八風如盲人視物不爲
諸法管帶亦不管帶諸法六根門頭點檢無絲髮過
患方有少許趣向分法昌與麼說話如服瞑眩底藥

相似一斯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古者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無人替代各自努力

上堂云古者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法昌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便不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禪難有一般人聞與麼說鼻孔冷笑道有甚難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甘草甜黃蘗苦魚入深潭鳥棲高樹拈起拄杖達磨眼睛放下數珠釋迦鼻孔若是這箇禪三家村裏臭口老婆也解說得要成佛則未在你且道畢竟那箇是禪良久云直得額頭汗出

上堂云草蘸蘸煙冪冪雨如膏雲似鶴輪蹄到處困芳菲誰問山頭紅日落禪家流須警覺莫待擊頭并戴角百年光景片時間舉世應無長命藥逐利貪名數似篩排頭蠢葬青山脚菩提道路不曾脩畢竟將何爲倚托

上堂云菩薩證未極二乘方沉空人天三界業正在輪迴中諸仁者若論此事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十地

冷□□疑不落

聖人猶隔羅縠自餘之輩合作麼生無常老病不與人期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三界牢獄槃絆殺人不是等閑莫生容易大事未成如喪考妣二六時中放却閑緣歇却心識但自回心問已想料不由別人警策身根莫教污染直令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自然體露眞常□□諸有若不如是與道全乖

上堂云佛大泥多舡高水長我愛釣魚翁生涯無比況分明曉霞影擲破桃花浪流水送歌聲風高愈嘹亮堪笑錦鱗鉤不上三三兩兩空悠漾莫悠漾直饒避得鉤前頭大有網魚即且從佛在什麼處莫是殿裏底麼莫是作圓相麼莫是在靈山麼莫是對面不相識麼莫是認著依前還不是麼若如此只是箇三家村裏佛不□者且道那箇是調御涅槃今已久龍光猶未□迦維

上堂云宗乘一句逈絕言詮意下差排虛生浪死靈山會上覿面相呈授手傳來如王寶劍□乘不墜蓋藉其人如師子遊行群狐屛迹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或時警悟群機曲垂方便遂有言句落在諸方如龍

藏選珠終無瓦礫直得天龍稽首佛日光輝近來時
代澆漓禪師長老成群作隊一箇箇氣宇如王一人
人平肩佛祖問著宗門兩字口似硏槌但將凡言𧬊
亂聖意致令學者習俗生常不唯侮慢聖賢亦乃自
生容易或言卽心是佛更不參尋或則妄認塵緣强
作主宰無非私心作解揑目生花緣木求魚守株待
兎盡爲打底不遇作家致見如斯過患勸諸學者莫
謾波波但自回光返照疊足思心盡却凡情別無聖
解縱有幽玄䌛成計較古者云道不用脩但莫汚染
禪不用學貴在息心息心則想念不生無染則眞源
自淨更若他求必無是處

百丈和尙至師上堂云道無今古人有先後出則大
用繁興入則機唯密照記得百丈大智禪師在日常
有一老人聽法自云過去生中曾爲知識有人問大
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云不落因果從此五
百生墮作野狐今告代一轉語願脫此苦百丈云不
昧因果卽脫狐身然則野狐脫去其奈吐下涎唾落
在諸方無人打摒敢問諸人不落因果爲什麽墮作
野狐不昧因果爲什麽便得脫去直饒道得落處分
明也未出他野狐穴裏法昌當時若見但先與他拈
出雪峯古鏡教伊轉動不得然後放出紫湖狗子盡
却性命免見兒孫今日成群作隊法昌與麽學論大
似持蠡酌海明眼人前一場笑具何故曾經大海難
爲水慣聽無絃不易琴

上堂云且莫停囚長智養病喪軀長者任他長短者
任他短風動空澄日明雲翳泥多佛大水長舡高法
法圓成莫妄穿鑿直得風行草偃水到渠成不爲分
外忽爾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毛端偏能含受十
方刹土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若到法昌面前一筆勾
下何也丈夫自有衝天氣莫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云至人空洞無象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爲已
者其唯聖人乎老僧昨夜作一箇夢夢見入大洋海
底撞著須彌山頭額粉碎你等諸人還知痛痒麽

上堂云言前薦得滯殼迷封句下精通觸途狂見然
雖如是其奈金沙猶混水乳不分法昌道言前薦得
天雨四花句下精通地搖六種且莫草草九十六種

之口證

外道各自言得上人法菩薩果位猶不相知譬如諸天同寶器食福德有異飯色不同若無擇法眼目如何明辯忽遇迷邦之子止宿草庵疲乏商人化城寓止寶所尙□歸路亦遥不覺不知中途自息似這般孧根漢不可也受法昌讚嘆所以我佛傳衣付法須令授手遞相證據恐有謬誤蓋謂此也然雖如是忽若有箇漢出來喝一喝摵一掌掀倒繩床便歸衆去諸人作麼生明辯良久云斂聖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何爲

上堂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行脚高士更於何處用心饒你學得聖解現前獲三明六通得四無礙辯一大藏教結角羅紋貯水不漏明眼人覷著大似擔雪塡井豈不見世尊於楞嚴會上呵叱阿難汝雖歷劫憶持如來祕密妙嚴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免被人天果報所縛十二分教到這裏一點也用不著方爲教外別傳如今兄弟都不問此事來處但管違背佛語返於經教中作伎倆辨唯心唯識說性說相如將方木逗圓孔有甚交涉將知宗門途路逈別且人天因果通貫聖凡如何免得無漏聖境理絕功勳若爲修證還會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堂云靈山會上三乘行位解脫法身正是乞兒殘飯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是祭鬼神殘飯汝等若見如經蠱毒之鄉更莫覷著覷著則禍生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尋常不曾拈出今日事不獲已將供養諸人他時若到諸方受用殷繁切須記取法昌今日供養遂作一圓相擲下拄杖

上堂云毗耶杜口做戰宗乘鷲嶺拈花釀成毒藥九年面壁鈍致先宗半夜傳衣欺他後學馬祖即心是佛大似待兎守株盤山非心非佛可謂和泥合水縱饒德山棒如雨點正是以已妨人臨際喝似雷聲要且不曾撩著豈況聚頭接耳學古圓今列洞下五位君臣尙宅薄禮布臨濟三玄戈甲敗落淸時雲門函蓋乾坤無繩自縛法眼唯心唯識豈達機權溈仰父子相投傍觀者醜如斯之見盡是敗祖宗風滅胡種族承虛接響欺罔聖賢後學無辜遭他指注若論此事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達磨不西來二祖

不得髓直得皇風蕩蕩野老謳歌心無所恃行無所依聞禪與道似見寃家說色說心如逢猛虎法昌然後與你挑野菜椿黍米作和羅飯煑骨董羮飢即飡困即臥不由諸位自崇高莫學三乘立功課

雲巖皐長老至師上堂云鳳凰山色翠凌空寶殿崢嶸畫不同止止金毛在何處只應千古絕狐蹤諸仁者知音相見豈在多言如擊石火掣電機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何也菩提之道不可圖度動便失宗覺即迷旨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或時手擎日月遊戲神通有時背負須彌全軍敵勝或則隨波逐浪或則把斷要津無非古佛家風盡是道人活計豈不見昔日雲嵓到藥山山云聞子解弄師子是不嵓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嵓云六出山云我也解弄嵓云弄得幾出山云一出嵓云六即一一即六雲嵓後到潙山山云聞子在藥山時曾弄師子是不嵓云是山云爲復常弄有時置嵓云要弄即弄要置即置山云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嵓云置也置也師云好一箇師子只是弄得有頭無尾當時若見潙山云置時在什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教潙山藏身無路既不能如是遂成一箇不了底公案法昌今日因風吹火也未勦絕却請雲嵓禪師略陞此座圓却這箇公案免見他日累及兒孫

上堂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乃拈起拄杖云諸仁者十方世界撮來如粟米大安在法昌拄杖頭上其中衆生不覺不知且道法昌尋常在塵裏在塵外良久云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尋唯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仰隊件列五位鏘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清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布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煑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路布截海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前帶月啼高樹

上堂云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念念不停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滅又如藏舟於

瑩藏山於澤人謂得其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然雖如是殊不知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三際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故妄元無妄元無故卽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故維摩經云不動等覺建立諸法不出魔界而入佛界於此會得則終日變化不爲動畢竟寂滅不爲休八難三塗無非淨妙國土塵勞煩惱盡是解脫道場然雖如是要且未出教意譬如蒸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旣不然者且道親切底事作麼生蔥嶺不傳唐土信胡人休唱太平歌

師到雲嵓陞座云法無定相轉變由人用去則天回地轉觸處周流収來則慮息緣忘聖凡罔測或則神通遊戲垂手塵勞利益有情光揚佛事或則棲神物表遁跡嵓阿枕石眠雲敦脩慧業無非道逹群機利他利已所謂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係於動靜者耶法昌與麼擧唱且道隨順機宜爲復別有長處還會麼木馬追風踏攙刺金毛踞地尾查影

上堂云閑來只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簸箕星水墨觀音會推磨乃拍一拍云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帶老人容

上堂云九月重陽節菊花香未烈策杖倚欄看眼中重著屑諸仁者聽去鴈來寒暑相催籬邊黃菊正閙霜開陌上垂楊巳隨露落或生或殺互顯機鋒或盛或衰咸張主伴無非解脫法門盡是金剛正眼還有人薦得麼看來只是吹灰法却向灘頭脫却衣

上堂云法昌今日開爐行脚僧無一箇爲報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槌未免灯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脩因證果若逢臨濟德山應是難能放過但知一念回心定免三乘羈鎻

上堂云青山鳥道登者卽迷碧落無波動犯風影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明暗不相關虛空無背面到這裏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猶是生死岸頭事莫當等閑不見古者道直須向那邊擔荷了却來這邊行李揩磨心識盡却今時過患直似枯木逢春不潤

始有少分相應古人與麼說話意作麼生那邊檐荷箇什麼這邊又作麼生行李除非久參碩德乃可知之莫只與麼業識忙忙無明人我私心作解妄生穿鑿如磨塼作鏡相似多少謦訛快須著力莫待前頭路盡方始著忙一朝心眼頓開方知法昌老以佛法爲事

上堂云昨日送殘年今朝賀新歲新歲與殘年相逐如流水人無百年人盡作千年累一箇無常身百端生狡計殺命資口腹結業求富貴片善不曾修日爲須惱醉且莫醉起來共你說些周秦幷漢魏霸業及圖王文經兼武緯淩煙閣上數如麻盡向青山脚下排頭睡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上堂云年年四月十六諸方盡皆禁足法昌山裏如何但見山青水淥

上堂云諸仁者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古人已是四楞著地了也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內視不已見返聽不我聞覺體超然不屬量數正是痕垢在你且道鏡在什麼處直饒分明拈出我更問你什麼處得來你若不知來處山僧爲你指出鍊得銅山沒一星入紅爐裏又埃麼須知本自圓成物本自圓成無故新

勘辯

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云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云這箇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云須彌安鼻孔師云與麼則臨崖看虎眼特地一場愁英云深沙努眼睛師云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云鐵蛇鑽不入師云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云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門事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英云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云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云也是老僧招得

英勝二人到山相訪英云和尙尋常愛檢點諸方今日爲甚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云打草只要蛇驚英云且莫塗糊人好師云你又剌頭入膠盆作什麼英云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所以住山未審和尙見箇什麼師云你他時異日有把茅蓋頭人來問

你你作麼生祇對英云山頭不如嶺尾師云你且道當得住山事麼英云使钁不及拖犂師云還曾夢見古人麼英云和尚又作麼生師展兩手英云鰕跳不出斗師云莫將三寸燭擬並太陽輝英云爭奈公案見在師云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師起法堂乃問二人我欲來這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什麼向當英云賊是小人師云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云曾經霜雪苦師云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邊打雀兒英云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師却指勝云你且道合作得箇什麼向當好吥勝云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師云你這驢漢安向甚處著勝云一任敲甎打瓦師云也只是箇杜撰巡官英云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云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云路見不平

一日英舉大梅斷夾山定山生死中有佛無佛因緣問師云此箇公案作麼生師云大梅當時何不與他本分草料英云作麼生師便打英云一場儱侗師云你試下一轉語看英云一狀領過師云矮子看戲

舉盤山光境話英云只如保福與麼說話未免搭人唇齒師云你作麼生英作掌勢師云自屎不知臭英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若據我見處掘箇地坑和你一時埋却且要天下太平

黃龍秀維那與數僧至師云重疊關山路闍梨從什麼處來秀云三門裏來師云有三門則從三門裏來無三門從什麼處來秀云恁麼則不從門入也師云因什麼得到這裏秀云法昌門下水泄不通師云不解登山剛嫌路曲秀擬議師云第二參頭道僧云何不問取維那師云酌然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且坐喫茶人事了秀乃云適來公案可謂光前絕後師云射虎不眞徒勞沒羽秀云何得壓良為賤師云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師乃問秀近離什麼處秀云黃龍師云我聞黃龍有三關語是否秀云是師云將為老僧不知秀云有問有答師云未到法昌不妨疑著秀云過在什麼處師打一掌云且莫鈍致黃龍乃送歸安下處秀云古人道一言相契則住一言不契則去且道住則是去則

是師云你看這漢一場敗闕秀云與麼則兵隨印轉客任主裁師云便請入堂掛搭秀起庵成師云庵成了只是未有主人在秀云大似對面不相識師云驢前馬後漢秀云氣急殺人師云橫抱小兒擬彰黃箇秀云却請和尚別作箇主人來師云九五須還天子貴群雄徒自起干戈秀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師云千里神駒追電去蹇驢猶自沒泥沙

秀一日問師承聞和尚久止浮山慶參興化為什麼却法嗣北禪師云瘥病不假驢駝藥秀云傷龜恕鱉不免傍觀師云將謂無人檢點乃拈起拄杖云且道者箇從什麼處得來秀云這老漢敗闕也不知師云不是任公子徒勞話釣竿黃龍南禪師至人事喫茶了師乃云近日黃龍製得一般茶實為諸方未有南云那裏得這消息來師云勸君不用鐫頑石南云老老大大道聽塗說師云爭奈公案見在南云這裏尋常如何造作師云老老大大說話也不照顧些子南云賴得左右無人師乃喚侍者更點一椀茶下茶至南云若無造作這箇從什麼處得來師便作撥茶勢南云這箇猶是和尚受用邊事利人事又作麼生師云遇臨濟則敲出骨髓逢德山則揳破腦門

因與南禪師舉程大鄉看生緣話師云何不直下與伊斷絕却南云也曾為蛇畫足是伊自不瞥地師云和尚如何為他南云咬盡生薑呷口醋師云流俗阿師又與麼去南云和尚意作麼生師拈起拂子便打南云這老漢也是無人情

師因舉在湖南時曾問興化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化云善財拄杖子師云我不問善財拄杖子且道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化云或則登山或則渡水師云和尚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云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云和尚當時作麼生師云我錯怪興化南云而今知也且道從什麼處去師云你問阿誰南云佯聾詐啞作什麼師云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師一日在門前栽松南和尚至乃云小院小舍栽許多作什麼師云臨濟道底南云栽得多少師云但見猿棲鶴宿寧知聳漢侵雲南乃指面前石山云這裏

40－103
43A

為什麼不栽却師云功不浪施南云也只是無下手處師却指石上松云這箇從什麼處得因作石松詩云盤根迸石苔鋪縫偃蹇龍形積翠深擎鶴插空多雨勢帶雲籠月足潮音應無要壓群峯意終有常懷訏雪心猿涑下崖來上哭禪餘獨對苦中吟

兜率寬和尚至師云和尚久居兜率為什麼却到人間寬云暫時行履師云來時彌勒菩薩在什麼處寬云不知師云和尚從兜率來麼寬云是師云為什麼却不知寬云向道不知說什麼來不來師云無孔鐵鎚有甚用處寬云看這老漢一場懡㦬師與寬和尚看雪次師云好雪寬云好白師云雪與白相去多少寬云如掌作拳師乃於欄上拏雪便打云你且道是拳是掌寬云麤行沙門師云此是文殊大人境界因有詩云倚欄看臘雪光射曉堂寒萬德文殊海千重世界寬泥牛光影亂石女素衣完會得青春意桃花悟更難

冬夜與感首座喫菓子師遂拈起一片橘子云這箇滋味何似黃龍感云須待嘗過始得師云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感云末代禪師多虛少實師又拈起托子云者箇作麼生嘗感云須是和尚始得師云一箇托子早是不奈何感云饒人不是弱漢

師問訥首座古人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你且道山河大地與你自已是同是別訥云不別師又豎起拂子云這箇呢訥云這箇亦然師云你有幾箇自已訥云法有多種理本不二師遂扣床一下云你還知痛痒否訥云不知師云話墮阿師不能打得你

師一日與訥首座修花壇乃問訥云南泉道人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道你見似箇什麼訥云只是一株花師云與麼則你也只在南泉窠窟裏訥云未審古人意作麼生師云拈瓢過來訥過瓢了又問師云古人去世久矣

問豁長老聞說你曾講唯識論是否豁云粗曾習聽師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明有此理豁云是師乃豎起拂子云還見麼豁云見師云見箇什麼豁云見拂子師云老老大大為什麼五戒不持豁云和尚何得

不信佛語師云癡人棒打不死你還夢見唯識麼

師問肇維那甚處來肇云討菜來師云甚處去肇云寮中去師云尋常問你生死事爲什麼不與麼祇對肇云和尙不曾問某甲師云且道你死向什麼處去肇云一任卜度師云不信道肇云某甲與麼祇對有甚不得師云將爲卜你不著肇云且道向什麼處去師云鬼窟裏去肇云且莫以已妨人師云爭奈贓物在老僧手裏

問肇日出心光耀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而今日出也那箇是你心光肇云不可更有師云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且道知天地者乾坤向什麼處去肇云三界唯心不可更有師云廚下燒火你覺肚皮熱麼肇云問這箇作什麼師云伎死禪和如麻似粟

師問肇潙山水牯牛話你作麼生會肇云無這箇閑功夫師云只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又作麼生肇云不妨令人疑著師云龍頭蛇尾漢

問僧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僧云是師云爲什麼鵶作鵶聲鵲作鵲噪僧云和尙自生分別師便打又問僧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僧云不是師云爲什麼不是僧云鵶作鵶聲鵲作鵲噪師亦打後有僧問師前頭是且從打不是爲什麼亦打師又打云且聽明眼人斷看

歲夜喫湯次感首座云昔日北禪分歲曾烹露地白牛和尙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云臈雪連天白春風逼戶寒感云大衆喫箇什麼師云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飢感云未審是什麼人置辦師云無慚愧漢來處也不知

登首座至師云你作叢林表帥爲什麼被人喚作登無明登便抽坐具作打勢師云且莫亂做別處卽得法昌門下不容你登擬議師便打一掌登云將謂侯白師云你作這般說話也道我作禪客登云法昌門下可謂風吹不入師云教你入得堪作什麼師問登無明實性卽佛性無明在這裏佛性在什麼處登云不可別有師云喚你作釋迦老子得麼登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師云你夢見三祖登云和尙尊意如何

師便打登云打即不無且道佛性在什麼處師拈棒登便走云今日被這老漢折挫一掌師云似這般不知痛痒漢打殺也無罪過

石門皐和尚去住雲嵓師云只見雲歸碧嶂和尚爲什麼入郭辭山皐云偶徇時機師云主人公在什麼處皐云避喧求靜豈是高人師云似則似是即未是皐云和尚作麼生師竪起拂子云是喧是靜皐無語師云不信道師問皐近離什麼處皐云石門師云我聞石門路嶮水泄不通因甚到這裏皐云十里雙牌五里單堠師云途中事作麼生皐云到處行松色時時聽水聲師云來時水牯牛在甚麼處皐云自有人看師云鼻索爲什麼在法昌手裏皐云這老漢瞞却多少人隨手打一坐具師云三十年撈龍打鳳今日被鼠咬

恭首座住禪林訪師師云見說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恭云不敢師云我聞龍生龍子須是解與雲致雨始得恭云但隨家豐儉師云你未拈香早鈍致黃龍了也恭云和尚且莫多口師云你且道黃龍實頭事作麼生恭提起坐具師乃喚行者爲我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師便打云他時後日也道見老僧來

寶峯乾化主至喫茶了師云我無可捨施只有一箇瓢子送你乾纔接師云你且道寶峯還有麼乾云有師云若有何須更要乾云唯多不才師云你也只作得箇化主乾云有頭無尾得人憎師云自是你無這手脚乾遂掣去師云停囚長智師送乾出三門云回到寶峯爲我傳語英邵武乾云顛言倒語作什麼師云不因你祗對洎合忘却雖然如是宅時悟去始知我老婆心

喆首座來師云山深路遠何煩訪及喆云仁義道中不爲分外師云將得什麼來喆叉手近前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喆展坐具師云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喆云且容某甲入事師云近離什麼處喆云雲居師云峯頂事作麼生喆云多少人疑著師卓拄杖云弘覺鼻孔何似這箇喆云草賊大敗師云這僧話頭也不識喆云和尚問什麼師云我只問你弘覺鼻孔喆云又道不識話頭師云不謬作翠嵓弟子

一日喆問師和尚室中尋常開示機緣願聞一兩則師云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你作麼生喆云和尚本是雲門宗胄為什麼舉洞上因緣師乃踢出一隻鞋喆便休

舉長老聞師見虎乃云見說和尚那日山上作一場佛事不小師云多口阿師舉云好好相問師作掌勢舉云好箇虎只是不解咬人師便打云莫道不咬人舉云也是如虫蝕木師云今日咬著死漢

心禪師至閑坐次師云近日法席可殺興盛心云家家觀世音師云還有咬人師子麼心云爐鞴之所鈍鐵尤多師云聞和尚室中有拳頭話是否心云家醜莫外揚師乃拈起鑁云何似我這箇心云眞不掩偽師云生死界中使那箇即是心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師云與麼討人驢年去因說話次心云近日人傳和尚風幡頌甚好師云且道祖師前頭為人好後頭為人好心云祖師終不妄語師云是則是祖師意作麼生心云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云狐狸渡氷有甚快活心云和尚意作麼生師以拂搖之心云也是為蛇畫足師云且莫亂統心云須是和尚始得師云世事但將公道斷

徐龍圖看楞嚴經至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徐云佛意誠謂幽深師云你如何會徐欲祗對師以拂子便打徐云和尚也無些子人情師云我若不打你又堪作什麼却問黃龍釋迦老子到這裏還有出身處麼龍却打一拂師云且聽諸方斷看

百丈政和尚至師云見說你在慈明會裏曾有野狐頌是否政云是師云古人意作麼生政云眼花山影轉師云是你見處如此政云你不肯我那師云與麼說話還曾夢見野狐師乃云我且問你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政云擔折知柴重師云我不問你柴重不重且道落因果不落政云你還識因果也未師云瞎漢話頭也不識政云爭奈慈明肯我師云你今日一場郾當不少政云和尚意作麼生師遂踢倒香臺政擬議師云且待你更疑三十年政云你見北禪我也見北禪你參興化我也參興化為什麼常常不肯我師云你見興化北禪我也總知只是你少商推在

政去師送三門云旬日道話寧無短長今日相別無以爲意有一條拄杖送師政擬接師云且道你將去如何受用政云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師云忽遇德山臨濟時如何政云棒在和尙手裏師遂擲拄杖云可惜許分付不著人

師行脚時在圓通遇大覺入京陞座云此事分明宜薦取莫教累劫受輪回師出問如何是此事覺云薦取師云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箇什麼覺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云豈無方便覺云胡人飲乳返恠良醫師云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

大覺小參師出衆問承古有言堪羨一堂無事客臥雲深處不朝天和尙爲什麼却入京城覺云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客師云與麼則君王若不垂三請爭得先生出舊廬覺云今日遭人點檢師云和尙幸是當人覺云想你不是好心師云象駕已趨於帝里利人一句請宣揚覺云衣珠不用從他覓明月分明處處圓師云這箇猶是古人糟粕利人事作麼生覺云重言不當吃師云與麼則龍樓鳴法鼓鶴鑰振金鐘去也覺云謝子證明師便禮拜

師到興化化云近離什麼處師云北禪化云北禪老漢有鼻孔也無師云湖南長老箇箇一般化云莫將鶴唳悞作鶯啼師云和尙且低聲化云你著忙作什麼師云和尙也不少化云徹底撞著聾頭師云看這老漢一場懡㦬

師一日問興化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化云不借師云爲什麼不借化云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師云用者如何化云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師便作引頸勢化云嗄師云喏便歸衆

師一日問興化祖意西來卽不問水出高源事若何化云穿過髑髏猶未覺師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化云錯師撫一掌化便打師云看這老漢手忙脚亂拍一拍便歸衆

師到北禪禪問近離什麼處師云福嚴禪云思大鼻孔長多少師云與和尙當時見底一般禪云你且道我見時長多少師云和尙大似不曾到福嚴禪云學語之流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云安樂禪云向儞道

箇什麼師云教和尚莫亂統禪云念你是新到不能打得你師云某甲亦放過和尚喫茶次禪問鄉里什麼處師云漳州禪云三平在彼作什麼師云說禪說道禪云年多少師云與露柱齊年禪云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云無露柱一年不少禪云半夜放烏鷄

北禪與興化閑坐次禪云和尚當時見唐明事殊不聞舉著化云好事不如無禪云也要大家知化不對禪云有問有答何得緘口無言化亦不對禪云聞說汾陽有西河師子話是否化云是禪云可殺威獰化云不見道來者咬殺禪云與麼則汾陽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化乃竪起拂子云這箇因甚到今日

師在北禪時作侍者立次禪遂擧此話問師云子到這裏作麼生師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云你具什麼眼目師云若是咬人師子終不與麼

次日興化到北禪師乃問訊化指增前松樹云者箇是什麼人栽師云龍牙化云何似趙州栢樹師云尊宿眼在什麼處化云闤市裏虎化到眞堂前云這箇是甚人眞師云龍牙化云既是龍牙爲什麼却在北禪堂裏師云一彩兩賽化云眞在這裏龍牙在什麼處師擬議化便打一掌云莫道不解咬人師云乞兒見小利化又打師乃走

北禪歲夜小參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今夜烹箇露地白牛炙野菜羹燒榾柮火喫了大家圍爐唱村田樂何也免使倚他門戶傍他墻致使傍人喚作郎至夜深維那問訊云縣中有人勾和尚禪云作什麼那云和尚夜來殺牛不曾納皮角禪遂捋下帽子云這箇不是那拾得便出禪喚侍者云賊賊那云天寒且還和尚帽子禪顧視師云這箇公案作麼生師云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師訪芭蕉泉庵主問云庵主在麼泉云誰師云行脚僧泉云來作什麼師云禮拜庵主泉云恰遇庵主不在師云你咮泉云向道不在說什麼你我拽棒直趕下山明朝再去依前被趕師後又去問庵主在麼泉云誰師云行脚僧揭簾便入泉攔胷把住云這裏蟲虎縱橫屎床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箇什麼師云久嚮

道風泉乃解開衣抖擻云伱將謂泉大道有多少奇特師便問如何是庵中主泉云入門須辨取師云莫只者便是泉云賺殺幾多人師云前言何在泉云聽事不眞喚鍾作甕師云與麼則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泉云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什麼師云未審客來將何祗待泉云雲門胡餅趙州茶師云與麼則謝師供養泉云我火種也未有早道謝供養

法昌語錄終

偈頌

洞山麻三斤

火麻皮子若何分臈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風幡話

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

雲居安樂樹

安樂獨閑行三更〻打五更如何通一線流水和歸鴈

凝雲亭

凝雲封萬疊崔嵬路坦平如何通一線中夜日頭明

潄玉亭

潄玉本無瑕尋求轉更賒如何通一線雲月自周遮

碧溪橋

碧溪煙泯息萬像顯其中亦謂同相委寒松起暮風

龍潭

寒潭無底岸深隱有泥龍汝向長空露遊人何處逢

都頌

五四三二一波斯黑似漆走過新羅源老婆暗啾唧

法身頌

螺師吞大象石虎咬番馬驚起斷家龍踏落雲屋瓦

廬陵米價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送廉書記遊嶽

祝融峯頂泯滔滔黑地須彌遶幾遭無角鐵牛安虎距丫叉玉女渡天河阿呵呵竹錫藏空雲陣高

贈杉山庵主

林泉放曠養淸閑一片平川白日閒深稱捿心誰得
侶甕龕縮手有寒山

漁人罷釣

日照靑山積雪銷漁人歸去自歌謠從他逐浪隨波
者時把長竿望海潮

因看圓覺經

菩提妙有無心證本覺含靈險火蓮眞金不假經爐
治空裏無花紅焰天雲起斷崖泉滴瀝風吹寒葉落
飄然時人若問眞圓覺睡思來時合眼眠

因看經

半滿藏兮一落索子細看來特地錯東村黃老打張
三兩箇善神齊發惡休發惡寒猿昨夜繞窻啼白鳥
今朝上虛閣

送僧

倒拈節杖扣長空雲起龍奔鳥道同端手擊開千聖
眼江淮兩浙好西東

山居五首

松遠柴門靜高眠日午開此景誰頻到雨過白雲來
鳥熟分亭語猿純對坐禪松聲寒索索嵓溜冷涓涓
閑步穿松影逢人背負薪問渠何處去濟水白如銀
境有松攀鶴家無飢鼠粮客來何見待山塢藥苗長
山壑路崔嵬知音絕往來如何彰一信石笋和雲栽

看山

風疾浮雲急春山雨過靑遊人休更問澗水響冷冷

無繩自縛

雲鶴高空外林泉性本閑何須更特地好肉自生瘡

紙帳頌

揭起露全身放下絕纖塵誰人知此意拾得自忻忻

因事

金剛開佛口菩薩閉天堂提取靴衫去無人住處藏

詠寒山

騃騃矘矘癡癡獃獃若人識得不在天台

寄新僧判

龍岫深藏久桃花幾度開看山見不見不見下山來

三玄頌

體中玄獨角泥牛水上眠轉身獨破澄潭月巫山頂

上浪滔天

用中立征人帶甲眠春花風掃盡黃葉落堦前
句中立遠道絕人煙甜瓜甜似蜜苦瓠苦如蓮
第一句無邊大火聚擬議早身灰誰敢當頭觸
第二句龍播弁虎踞更問毗耶離已落他路布
第三句脫却孃生袴直下便承當鐵山橫在路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拈起驀頭攔
第二訣六月漫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冷如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丿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屑
法昌石鏡不分凡聖盡入圓光更無少剩
法昌木虵伏爪藏牙忽然磕著且看脚下
法昌鐵杖生風起浪遊戲神通諸方牓樣

歌會方首座

䭾欹山重會西蜀客長喜共坐長松邊高阿月下安
禪石或忘機粟微迹或放浪兮傲危碧蒼蒼雄勢何
嵳峩島疊煙花笑寒栢薪狗吠露地白堂堂走入黃
金宅纖膏玉女少年騎野老逢兮背上拍是什麼荊
山壁傾盡畫瓶三兩隻從他徒[illegible]竟頭奔拶破面門

橫片石或時順或時逆波斯不禁攔腰帛踏翻東障
與西籬劃斷虛空運漢陌明處明黑地撐笑倒前村
張二伯憶得先年泛鐵舡旱地沉兮何處覔或喧喧
或寂寂今古悠悠忘曉夕吾師吾師桃花落盡蕃芳
棧望路行人休借借噫酪

因事頌

瓊林高翠影澄潭東斗西觀一二三臥水鐵牛奔北
嶺隻敷丹枕爲歸南
竹肥因地壞松低雲勢高殘陽照空影飢鼠念彌陀
片水涵虛月池方水不圓崑崙不瞪眼金剛休努拳

送信化主

徹大丈夫方猛列如虫帶角入鄽來起倒不須藏利
舌或逢時快便打打破盧公㤞恡穴金烏明兮在口
中玉兎出兮圓復缺或登山握九節或臨水兮莫漏
泄青山嶝岸白雲深項上新羅人□□□□

寄人

金烏照破鐵崑崙玉兎明庭古樹分薪狗吠天星斗
轉泥牛哮吼噴人聞水聲林鳥聲相和大海澄清徹

底昏奚事揮毫聊寄委野花新發舊年春

登山

九仞崖峩揷太淸萬般唯有一眞明遊人須到孤峯頂莫住中腰見不平

歌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罪性虗兮勤當懺悔須彌崙悟爲最文殊普賢成一對雲開高嶺古松靑把手問君誰不會誰不會不破塊不破塊兮百雜碎

送平知客

握手窺天睡雲林幾處山何時提一髮攪動碧潭寒

誡安徒

堪歎紅爐一點雪萬物皆如世不堅莫愛好花多艶曳應無百日對君鮮

送僧

風便鐵帆掛海舟客歸南浦萬緣休丫角共眠雲□寺古□同步澗邊幽展臂擘開空裏盖轉身踢破月中漚來年香荔多應熟莫守吳州更上樓

自詠

白玉休將並白石黃金休用博黃鍮丈夫若是丈夫兒好醜高低在眼頭從他傾岳千江浪任是長竿四海釣睡來獨笑緣何事茶奕松篁泛一甌

寄僧

德備河沙體自成爲迷踏雪五千程雖然外有立彙妙及至春來草自靑

寄昭師兄

溪月同觀影異圓嶺雲重鎖故山關鳥鷄帶月歸天曉禽狗齣花吠斗寒徑直斫開籬却易迥回顧塞入應難龍川露滴層峯外紅日圓暉北上看

雪

亂峯銀色普賢機古道雖通步者稀莫話烏鷄添指注嶺梅先發向南枝

不勸自破

打破長空不用鎚門頭何假更安錐從他勝有張良計不勸還須失利歸

日用事

撥散日中影摘取月中鮮手眼不到處知音須進前

寄徐龍圖

孺子從來心性惡不是德山誰敢撲法昌一句沒人知信手拗折珊瑚枝也大奇五十年來尋不得顧鑒喫翻身踢破芸須彌拽下虛空爲井盖作地衣一等師子兒他時若見毗耶老腦後錐頭角分明辯大潙

答徐龍圖

法昌有條老驢鼻生得來來沒向背藏身露影恰如無觸著令人身粉碎那箇驢更奇異兩耳累垂四脚著地正與麼來爲蚍出氣蚍不惜命近前噴嚏和那老驢總不靈利

又答徐龍圖

千里同風君道好正是將身入荒草直饒顯在衆人前想應未見黃龍老貼肉汗衫新復新三山帽子何曾倒無鋳膂帶兩頭垂沒底麻鞋踏未破來來與你瓠苗石上栽來年收得大冬瓜快斧利刀斫不破寒山拍手笑呵呵指出南岳讓和尙

寄黃龍南禪師

春色靑靑鶯囀歌桃紅李白見人多不知誰受靈雲道指下山來語我呵

送僧

黃菊香時綠草衰杖藜林際話南歸也知舊岳無金石獨掩柴門對落暉

師臨遷化前一日送頌與徐龍圖

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

師住持二十三年

徐龍圖作師眞贊

誰不會禪要作國師二十三年無人覰疑草長雪消春爛漫分付諸方老古錐

山谷老人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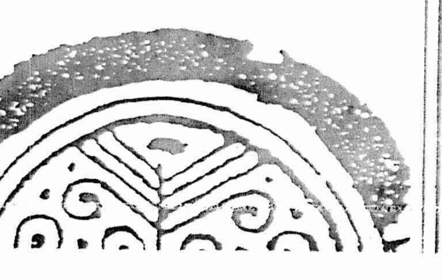
法法遍參如鏡中現木上胡盧按著便轉

法昌禪院遇和尙語錄終

逹法性地得性修行而常以法爲娛樂者予見老法昌其人也今余照刻行其語乞題跋故爲之書靈源叟　惟淸云

慧林宗本禪師別錄

宋・慧林宗本撰
慧辯錄



40 冊

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第一代圓照禪師別錄 并靈巖偈頌

蘇州靈巖山秀峰寺住持
嗣法無際大師　慧辯錄

元豐八年四月初十日
哲宗皇帝宣師入內
福寧殿爲
神宗皇帝靈駕前陞座師謝恩罷乃陞座拈香示衆
云福寧殿上祝名香
聖主令開選佛場此是靈山親付囑臣僧今日代宣揚還有共相著力者麼時有僧問彌勒閣中談妙法瑠璃殿上演眞宗未審是一是二師云兩彩一賽進云不用南詢諸友東見文殊師云龍生異彩師子潛蹤進云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運百劫而彌固師云後五日看　僧問九重城裏大播眞風
聖意興慈如何報答師云唯憑今日一爐香進云不忘昔日靈山記祖道重興出
帝心師云眞不掩僞曲不藏直進云可謂山河同久固日月共證明師云但知行好事不用問前程　僧問昔日梵王請佛天雨四花今朝
帝主詔師有何祥瑞師云彩雲籠玉殿瑞氣靄爐香進云天垂寶蓋重重秀地涌金蓮葉葉新師云剔起眉毛快須薦取進云只如
聖上薦嚴
大行皇帝仙駕向什麼處去師云不離當處常湛然進云此方身已謝淨國九蓮開師云已在言前師乃良久云還更有問話底麼然問亦無窮答亦無盡何謂宗乘浩渺非妙智而莫測其涯相道淵微非上根而罕窮其趣誠謂昭昭法界自他而境智全收歷歷眞源彼此而聖凡俱寂物我冥契彼此會通道本如然目前可覩森羅萬象全彰古佛家風大地乾坤盡顯毗盧頂相六街鐘鼓觀音入理之門月殿瑱樓對揚斯事若也於斯明得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師乃顧示左右云還會麼豈勞妙辯而敷揚何待神通而顯示苟能如是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此日

今上皇帝恭爲
大行皇帝降生之辰齋僧一千員特宣臣僧陞座擧
揚般若所集功德上資仙駕
大行皇帝恭願淨域超陞靈光不昧金沙池畔受生
報化之身寶閣門開面覩彌陀之相親承　佛記決
證菩提
今上皇帝恭願　御宇享轉輪之福
延齡臻拂石之期萬國均休　三宮茂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皇太妃竝願福逾滄海壽等
南山安居坤極之尊永受普天之養久立
聖慈伏惟　珍重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高麗僧統義天同伴使范舍人蘇郞中入慧林訪師
請相見僧統云義天在本國聞師大名遠涉東溟特
伸頂禮請師就座容納賤禮師云未曾面會又非師
承焉敢受禮左右堅請師坐師既不獲免乃坐受禮
訖師問僧統曰承聞久熟經論是否天曰粗於華嚴
大教留心師曰好華嚴經盡是諸聖發明稱性極談
若非親證悟解難明法界妙理莫曾有悟入處否天
曰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師曰作麼生是昭
昭於心目之間天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曰
猶是文字語言如何是一法天曰無下口處師曰汝
未曾悟在諸佛意旨密密堂堂若非悟入實難措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見卽便見不在思量
不歷文字不涉階梯若以世智辯聰解會無有是處
所以華嚴法界觀序云昭昭於心目之間師顧視僧
統云好若也於斯會得不妨奇特復云而相不可覩
見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
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只如與麼說且那
箇是自心天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師云知之一字
作麼生會僧統曰義天未曾參禪師云不可到寶山
空手而廻天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師復云知之一
字衆妙之門到者裏喚作禪得麼喚作道得麼莫是
擧處便是麼一時拈却且作麼生會天無語時伴使
范舍人曰古人所謂目擊道存師云只如今與諸人
對坐相看可謂目擊如何是道范舍人曰不可措口

慧林宗本禪師別錄

師云若謂不可措口卽是斷見諸佛洪機演出大藏教曲盡方便豈是不可措口也衆皆無對天禮謝而退

元祐元年三月初一日

高麗僧統請師陞座僧統拈香罷師云佛法人事一時周畢然雖如是有問有答亦且無妨時有僧問昔日曹溪一宿龍潭一宵今朝僧統暫來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目前可驗進云將謂少林消息斷而今蹤跡儼然存師云曹溪一句作麽生道進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師云得卽得爭奈說道理何進云不說道理却請師道師云速禮三拜

僧問先聖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臨行一句請師分付師云諦聽諦聽進云獨耀無私對揚有準師云向後不得錯擧進云莫謂座間人不識孤明孤影射虗堂師云不如禮拜　僧問萬里來朝卽不問揚帆迴棹意如何師云洗脚上船進云出袖拂開龍洞雨泛盃波湧鉢囊花師云到岸一句作麽生道進云不因僧統來相訪那得禪師再擧揚師云未敢相許

師乃云若據祖宗門下本分相見不在高陞法座展露言鋒何也直饒慧林有四無礙辯迅雷之機到諸人前一點也用不著何謂也況諸人各各有照天照地底威光人人有把定乾坤綿綿不漏底爍迦羅眼籠今罩古水泄不通截生死流踞祖佛位妙圓超達正在此時諸仁者若向此處明得可謂不歷僧祇獲法身然雖如是猶是葛藤若據祖令施行擧目則千山萬水思量則天地懸殊更乃如何正法眼藏不到今日此事且止此日伏蒙館伴舍人同
高麗僧統大師入寺拈香堅請陞座而況
僧統大師昔有福德昔有願力若非昔福深厚何緣生國王家君非願力堅固何緣頓捨世間榮貴而披法服故其天資高遠法器混成能於本國弘華嚴大教已振宏綱而又不憚萬里相遼遠涉洪波更務求師研窮淵奧爲末代教海鱗龍釋天星象非
僧統而誰能哉誠謂不可多得者也然華嚴大教不可思議稱性極談唯對上機如日獨照於高山而不入二乘之手如此勠力流通豈爲小緣我佛世尊初

成正覺爲見一切衆生愚迷之甚廣大濤界而不能自證廣大威神而不能得用所以如來嘆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執著妄想而不證得於是七處九會稱法界性而極談至於上品有一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中品有一四天下微塵數偈下品猶有百千妙頌是此閻浮提所得大教欲令十方衆生得見自身具有如來廣大智慧於一塵而含法界於諸刹而普見道場一多無礙大小圓融攝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皆衆生之常分但有心而皆爾然既有心何以不見故知若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而不能自見若也見得所謂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念念爾塵塵爾法法爾古今去來大小內外不動纖毫無參差相重重涉入帝網交羅雖然如是猶是圓融法界義目言詮於其中間且作麼生會一塵含法界於此會得可謂一口呑盡一代時教乃喝一喝云不如會取者一喝經中分明道一切法門無盡海一言演出盡無餘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慧林僧統禮謝師

乃有頌

誰人萬頃洪波上爲法忘軀效善財想得閻浮應罕有優曇花向火中開便下座

上堂云若據祖宗門下本分相見不在高陞法座展露言鋒何也所以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是以先聖巧開方便遂展多門依無住本而建立本既無住能應多緣譬若洪鐘在簴隨扣擊以呈音皓月流輝列千江而普應此皆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遂根性以互分教雖多途理歸一揆或則棒頭取證以拄杖擊禪床云切向者裏明取喝下承當遂喝一喝云還會麼意句交馳並同流混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之深根得現前之三昧況是大道顯著妙旨希夷靈智現前滔滔應用復顧視左右云看看若向此處明得去也便乃心心永寂法法靈通不勞求其半偈用捨全軀而今不得蓋爲生死爲因苦樂作本不悟眞常寧通妙旨浮世擾擾竟日昏昏業識相纏未能頓覺但能一心迴光便是出塵之事與麼說話

慧林宗本禪師別錄

也是葛藤撿點將來直是白雲萬里久立衆慈伏惟
珍重
上堂僧問話罷師乃云問也無窮答亦無盡若論達
病不假驢馱藥何也先聖傳授一言半句蓋爲不獲
已而以抑而爲之若也廣說異端殊乖道體況是妙
絕衆象理統諸方卽現多門光韜實際以此而推道
由心悟不在語言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
自迴光日用全收彼此寧立所以道盡乾坤遍法界
都來只是箇虛妄境界除却頓悟眞乘立搆立道大
忘能所達本無心識破塵勞明他魔黨若與麼明得
慶快平生若也未明自是諸人諱却以拄杖擊禪牀
下座
上堂云好諸禪德擊三通之法鼓演無盡之法門侍
者拈香重重佛事若據實際理地三世諸佛不能自
宜六代祖師莫能建立若據佛事門中須憑指注便
有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若帝網之垂珠法門無
盡於是善財童子覺城東際逆觀文殊便登妙果遂
指南遊遍參知識歷一百一十城末後到大樓閣前
乃見彌勒云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
知菩薩云何行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彌勒彈指一
下一相也無善財乃問聖者上來莊嚴從何處去也
彌勒云從來處去也所以道明明華藏界滿目絕纖
埃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縱橫分主伴交互見樓
臺始立思量看莊嚴何處來師復召大衆云末後一
句天下衲僧跳不出便下座

荊國大王親持圓照禪師號至以頌謝之

乾坤之力莫能窮政化無私孰有功釋子蒙恩何以
報白檀爐上祝堯風

靈巖山居頌二十首

蕭灑靈峯上塵虛夏亦寒松蘿敷翠嶺殿塔聳雲端
巖洞門高下山房路屈盤其中實幽隱何必畫圖看
引步西巖畔措筇一望間滔滔太湖水杳杳洞庭山
風送雲帆遠煙收景象閑晩來松頂上白鷺得魚還
野性好居山常思水石邊幸當淸世表高隱妙峯前
飮道閑消日棲神不記年寂寥唯自樂無德利人天
自到山中住忽經三四秋人間都不顧物外絕追遊

壞衲隨時補。齋貲逐旋求。一身無長物。獨坐思悠悠。

盡道居山好。居山事亦難。片心如未息。方寸復何安。

九夏寧無熱。三冬豈不寒。若能明此理。松下共盤桓。

吳主爲宮地。湖山尙宛然。興亡徒自異。風月幾曾遷。

觸目追前事。傷心念昔賢。區區隨逝水。千古復誰還。

居山不見山。方始是居山。若到無心地。難教得意閑。

花開青嶂裏。鶴唳白雲間。此意無人會。終朝獨掩關。

一登雲嶺上。更不下危巔。迥出紅塵外。深藏碧巘邊。

利生今已息。高臥且隨緣。若問憑何術。袈裟是福田。

退隱居巖谷。深藏謂得讓。塵緣都不顧。世事復何圖。

意靜玄關著。情虛此道殊。寂然庵裏坐。唯對白檀爐。

璿璣持四象。光景急如流。世態如何久。人生得幾秋。

何妨松石畔。且就水雲休。免向紅塵內。區區雪滿頭。

靈巖雄嶺勢崢嶸。今古如然不變更。南北往來徒仰望。幾人親到上頭行。

靈巖淸曠絕囂塵。一境蕭然畫不眞。好是其中堪翫處。森羅萬象四時新。

靈巖四遠望崔嵬。翳掩雲收碧嶂開。一境蕭然俱物外。善財去後有誰來。

靈巖聖跡妙難窮。智積親來化此中。獨立峯巒遺會麼。飮光微笑是同風。

靈巖聳峻更無加。四面峯巒不敢遮。時有白雲從此去。爲霖爲蓋遍天涯。

靈巖古寺歷雲端。路險時人到亦難。唯有五湖雲水客。共携缾錫此中安。

靈巖獨坐夜深時。火冷灰寒只自知。且守寂寥隨舊分。常光無間卽無爲。

靈巖勝境妙難思。知者方知具大慈。廣博門風人莫測。龍蛇混雜會同時。

靈巖山不異靈山。自是時人見不前。對此若能親覩得。何須特地覓西天。

靈巖數頌略而言。若據其中未盡傳。借問山翁有何事。恒沙妙偈莫能宣。

山中歲旦。免人事。二首

報爾玄徒休賀歲。出家弗比在家同。老僧自看生來事。七十年過一夢中。

自謂居山且免閑豈勞心力賀新年百千萬歲今朝事成住壞空彈指間

郭氏裝觀音像求師為讚

寶陀巖上吉祥人妙相眞風應刹塵慈眼普觀三界內悲心廣濟勿踈親

天衣和尙眞讚

老師眞相應緣無量千江月華光非二樣

送一長老住秀州本覺

老僧年邁已龍鍾唯憑吾子壯宗風嘉禾人問眞消息靈岩山在白雲中

送圓長老住無錫壽聖

子今欲去繼吾宗剔起眉毛立上風大用不須拘逆順棒頭流出恩無窮

送周長老住臨安功臣

隨緣任運不須忙萬事無心是妙方閑坐寂寥人莫測自然腦後放神光

送齊長老住餘杭安樂山

十載共棲湖上寺探玄窮教兩相資高提祖印超羣去好與人天作導師

寄福州遂長老

慧日峯前學道時一言會契祖師機如今已續傳燈後責得吾宗無盡期

付通州狼山儀長老

聞子已居雞嶺上今朝何事過江來不忘付囑靈山旨再見文殊效善財

寄李宮保

此心省後雖無事亦要時中自琢磨痕垢淨除全體現光超三界莫能過

寄李觀察

勸君修道莫因循迅速光陰不待人須向時中頻覺察今生成取釋迦身

寄李御帶

心源已曉自家珍靈府深藏豈易陳先德號爲無價寶一迴舉著一迴新

寄李朝奉

老僧初到慧林時席上惟君衆所推一等用心須教

徹祖師亦是世人爲

寄李通直

祖師心印好任持莫使時中有間違一片凝然非內外綿綿不漏到無爲

寄梁昭宣

昔日三年在慧林唯憑巨力受恩深如今林下將何報爐上時添海岸沈

寄劉郡主

卓庵堂後近如何想得看經念佛多日久歲深功自勝何須更羨趙州婆

寄閻丘教授

昔日南泉陸大夫道傳千古播閻浮君今已曉西來意也共當時事一途

示陳宣義

君今已曉祖師機宜向時中善運爲擧目無非華藏界超凡越聖剎那時

澄照庵居中秋夜

山中又值中秋夜極目長天月正圓好是庵前松石上獨行獨坐自安然

頌示永嘉慈照

慈照功高不可傳等觀合識觸緣周已明心地同無礙日用縱橫卒未休

聞慈照庵居以頌寄之

大隱居鄽造竹庵已知庵主早年參想應決到淳淳地却笑盧公强指南

示圓照

圓照十方無內外靈光獨耀莫能過唯心淨土非來往念念相應是佛陀

示慧光

擧起分明古佛心先賢從此悟圓音但能深信終須得至道無難不離今

呂六主簿求因緣以頌示之

即心是佛祖師言古聖從來不異傳一句了然超百億十方諸佛亦同緣

呂太師宅各求法名以頌示之

法名覺澄寂然無比秋天月輪光臨衆水

法名普覺萬緣都劃神珠獨存靈光爍爍

法名普應任運不定萬像千形唯明妙性

法名有覺清淨無著物外逍遙如雲似鶴

法名常覺神珠不昧耀古騰今光無內外

法名善通變化無窮或隱或顯似雲從龍

法名定光晝夜無間萬象森羅其中影現

法名善明鑒照今古情與無情咸居淨土

法名善寧寧卽安靜坐對森羅心閑一境

法名先覺不顧機後大用現前烏飛兎走

新定太守呂舍人惠無縫袈裟因成頌奉謝

無縫袈裟實爲難得遠遠馳來不待彌勒

送謙首座

禪人別我歸東越獨步雲山太高潔鄉國夜深誰共

觀鏡湖萬古含秋月

送淸立禪者

老僧只要子功成得後隨方任運行此去若能傳祖

印善開方便利群生

送肇維那

數年學道靈岩上達後方知此事尊高步毗盧南北

去爍迦羅眼照乾坤

送光化主

千聖同傳古佛心靈山付囑至如今立徒欲繼存高

志立處須教與衆欽

送圓化主

衲子辭吾下翠微入鄽化導看臨時但能護惜衣中

寶日月無窮運大慈

送然化主

衲僧本自無窠臼一錫飄然不可留若到途中人借

問聲前句後應機酧

送玢化主

和風拂拂水悠悠極目千山翠欲流衲子得時乘輿

去萬機叢湊一言酧

送靖化主

禪徒學道莫辭勞世上人無道不高古聖豈同容易

得捨身爲法若塵毛

送照化主

老來諸事不能前且就靈嵓養病顚化導已憑禪子去善傳心印向人間

送淵山主歸德淸

子來問道夙緣追祖意惟憑上上機一夕便迴猶是鈍隔河招手者還稀

謝朱明之提刑二首

珍茗佳篇蒙遠寄開囊時見又重封公卿意重無能報仰望雲衢隔萬峯

得失人間事兩端憑君試爲審思看英雄權勢南柯夢以此觀來也一般

示陳秀才

爲儒爲釋各隨功道在無何趣不同君向雲霄折仙桂老僧自要寂寥中

示尼慧因

龍女靈山獻寶珠便登佛果卽須臾汝今旣曉無生法也共當時道不殊

示小師慧聚二首

丱歲誰家子尋師求出家佛前頻禮首往往落天花

丱歲入空門夙生有願力若能堅固心久遠成利益

因禪人寫師眞求讚

龍鍾老朽髮如雪敏手妙能傳醜拙挂向松堂高壁間蕭然似對秋江月

文朝奉出雪峯會祖圖呈求讚

巍巍雪峯應化如龍瞻之無盡仰之雄雄眞哉奇特一月遂空

示周承議

翠寶崎嶇人罕到承君訪道上山來一言已曉曹溪旨無限迷雲喝下開

小師守慈求彌陀佛乞讚

彌陀妙相功德無量付與守慈永充供養

圓照禪師元豐六年

神宗皇帝詔下召師住持慧林禪院元祐元年三月得請罷慧林

哲宗皇帝敕諸處不得抑令住持任便雲遊師歸休靈嵓山一十二年閑暇之日或因請求遂有歌

頌之作此是我師垂慈之一端也師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無疾端坐圓寂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葬當山之頂硯石池上崇寧二年五月
今上皇帝敕諡法空禪師塔賜瑞光之塔歲度一僧看守香火於戲師之道德聖主賢臣推重隆厚恩寵異常除先住瑞光淨慈慧林三會道場有語錄印行於世外惠辯今追念
先師緒餘慧林及靈岩有未鏤板上堂偈頌集成後錄假將仕郎朱勤命工雕印貴不失墜時大觀三年三月三日謹誌

杭州景德靈隱禪寺住持小師法眞大師守一校勘

附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雲門五世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常之無錫人也族管氏體皃厖碩所事淳厚年十九往姑蘇承天依永安道昇禪師執舂炊不自疲默遇昇入室隨衆諸參昇曰道者竭力如此有少勞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生身證何勞之有昇陰奇之越十年剃染受具又巾侍三載請辭遊方至池陽謁天衣於景德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只是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欠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云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剎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　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　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　宣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　召對　延和殿　賜坐師即盤足加趺擬仆　上亟令近臣益以錦座一隻　神宗登遐命入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　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

咨那堪任意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晩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百餘人

上堂曰洪音一剖震動乾坤法令施行萬機頓削聖凡路絶佛祖情忘當此之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塡溝塞壑無人會卓拄杖下座

上堂嶮峻無過雞足峰行人到此路難通唯恐祖師門下客不移毫末到其中參

上堂問也無妨答亦無咎何也得之不爲先失之不爲後若達此宗豈論空有千聖從來也只寧任他烏兎爭頭走成住壞空彈指間得失是非唯一口咄

上堂姑蘇臺畔不話春秋衲僧面前豈論玄妙只可著衣喫飯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犂水過膝靈山授記只如斯歷劫何曾異今日

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裡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麽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崒嵂放下也四海晏淸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卽是放下卽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

上元日僧問千燈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麽時佛法在甚麽處曰謝布施云莫便是和尙爲人處也無曰大似不齋來

問上是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麽物曰山河大地云恁麽則謝師答話曰大地山河云和尙何得瞞人曰却是老僧罪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云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云早知今日事悔不忌當初曰三皇冢上草離離

問春風吹古樹殘日下前山如何是不遷義曰靑山誰管你閑事白日鬧中自有人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調古神淸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云恁麽則萬福的子雪竇親孫也曰想得未知落處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

問適來消息從何而得曰合

問知師久蘊囊中實今日當場略借看曰何必如此（以上普燈錄）

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參

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棱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裡以拄杖卓一下（已上會元）

既至瑞光集衆擊鼓鼓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

其住瑞光民有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

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已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又如此（以上僧寶傳）

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沐浴而臥門弟子環列請偈乞強起安坐以化道俗師熟眎曰癡子我尋常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睡而逝士庶獻最後供者彌月還然　敕全身塔於寺之上方閱世八十坐夏五十二　謚法空塔曰瑞光（續燈）

日坐亡（以上普燈）

哲宗加號禪師　皇叔荊王親齎勅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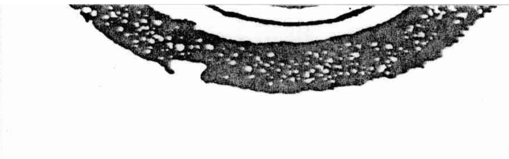
僧寶傳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因見顒師悟入深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讓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顒讚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常隨

令然疑還

令一無僧等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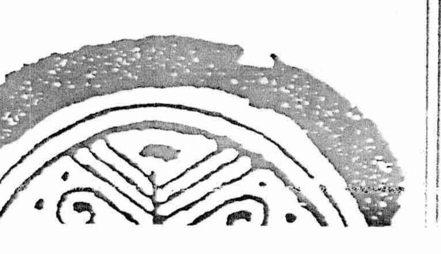
附

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宏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以上僧寶傳



開福道寧禪師語錄

宋・善果 編



●敬者選敬
略

兄三佛師雙峯跣脚浴湯熱沸慧光爍發甘心惡聲瞋怒忍鎧十重鈍不破鐵酸餡吞得下栗棘蓬欵豁玉振潭水金春今把遺編付黎棗捕桑夜半日卽紅

前大乘　密山敬●　拜題

潭州開福報慈禪寺道寧師語錄序

宣義郞致仕　昭山譚章　撰

如來正法眼傳三十三世抵曹溪得讓讓得馬祖而後爲臨濟宗六傳至慈明奮振發之慈明之子曰楊岐會黃龍南翠巖眞皆所謂師子兒能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者會接白雲端端接五祖演演坐東山時謂大潙後身孤峻少許可所得之嗣二勤一遠一寧嶺

師卽寧也敏悟堅恪徧參諸方蒙演印記信緣由湖湘居天寧第一座大觀中　待制席公帥潭以開福澹遠遂出世禪徒大集衆盈五百來者縱銅頭鐵額遇之粉碎巧口辯舌到則如啞一柱杖劃斷古今葛藤一拂子指開大千障礙行住坐臥無非妙用語默動靜悉爲佛事雖歷年未久而利人爲多故其告

寂偈云住院經五年都慮如頃刻然則四十九年不是過也門人善果編次語句姑記梗槩云

潭州

今請城下崇寧禪寺首座僧道寧前去開福充長老住持爲　國開堂演法祝延

聖壽者

伏以

電光石火難追微哄之機禪版蒲團已泄無言之意雖卽心卽佛而未始有物然非說非示則無以證空必藉其人以開玆旨　寧師長老靈根宿植祖葉傳芳旁開不二之門期化大千之衆宗風所屬僉議攸歸宜從抑志之求特赴久虛之座泥牛木馬將入海而嘶風跛鼈盲龜免沒沉而屬木謹疏

大觀三年二月　日　疏

朝請郞去徽猷閣待制知潭州軍州

事兼荊湖南路安撫鈐轄席　震

皇叔節度使華原郡王　在京

潭州開福禪寺第十九代寧和尚語錄

住大潙山嗣法小師　善果　集

師開堂日拈香云此一瓣香虔祝

今上皇帝聖壽無窮此一瓣香奉爲　知府待制諸位監司闔郡官僚常居祿位此一瓣香佛祖不知名人天共瞻仰信手拈來半斤八兩今對人天衆前更不囊藏被蓋奉爲蘄州五祖山第十二代演禪師爇向爐中以酬法乳遂就座道林圓悟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良久云摩竭陀國此令已行不昧宗風共相證據其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雲門一曲即不問如何是報慈一曲師曰今朝是三月初一僧云還許學人和也無師曰你作麼生和僧撫掌師曰料掉沒交涉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北禪門下客僧云衲僧分上有打破虛空底鉗鎚喝散白雲底意氣爲什麼今日却無轉身一路師曰非子境界僧云未審是什麼人境界師曰等閑垂手處帀地占風詩僧云不因伸此問爭辨法王機師曰未敢相許

師乃曰至道玄微名言路絕眞源湛寂物我皆如所以道未離兜率早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明明大事圓成寂寂該通法界及乎毗藍園內七步周行已涉離微那堪四顧然而仙陀罕遇同氣難諧曲徇人情觀機利物三乘五教流布塵寰根機差殊昇降有異雖是一音而演唱衆生隨類各得解六凡四生因此而彰造旨忘言超諸戲論使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如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諸禪德只如龍宮海藏文義炳然爲什麼却道未嘗說一字還有分付處也無這裏見得混融今古透出聖凡不待龍華三會中立地教君參古佛僧祇抹過直趣菩提照用現前一時驗取其或心眼矇矓不免重下註脚要會麼當年無說親聞處帀地清風徧九垓 謝詞不錄

師在崇寧寺受請法座前拈帖示衆曰幸然無一事剛地起波瀾既到如斯難爲迴避敢問諸人大地不容鍼此從何處來還委悉麼青山藏不得明月却相容度與維那讀罷乃　拈衣曰鷄足山中唯傳迦葉黃梅席上獨付老盧時緣既至落在山僧手裏大衆

還知麼纓絡聚中騰瑞氣華縵影裏奪芳春遂披衣
指座曰此燈王座曠劫穹隆若是要高昇大不覩
時節然雖恁麼別有一般君未見白蓮華向半天開
斂衣就座乃曰寶座旣登淸風四起要津把斷凡聖
俱亡放一線道別露風規具眼禪人一任施設僧問
點鐵成金卽不問轉凡成聖事如何師曰棒頭有眼
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僧云數日靈禽庭畔噪果
然太守命慇懃師曰好個阿師向語脈裏轉却僧云
菩提果熟天然異優鉢華開別是春師曰一語傷人
千刀攪腹師乃曰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易難不
到處普請大家看乃竪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謂見云
何爲見見在卽凡宛同流浪若謂不見云何不見行
脚高士眼在什麼處見與不見若爲明辨這裏徹去
三世如來六代祖師平生關棙瓦解冰消苟或未然
待把少林無孔笛爲君吹起小陽春下座（諸詩不錄）
當夜小參全機不用同道方知照用雙行何人委悉
所以芭蕉和尙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師曰芭蕉垂範今古罕
遇知音後來覺海禪師拈云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
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覺海禪師大似量
才補職度脚買靴要見芭蕉還應未可若是新報慈
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恩深轉無語懷抱
自分明忽有個漢出問云離此二途如何是報慈拄
杖子良久云如今卓向須彌頂六臂三頭未許看久
立珍重

送宣老住慈雲靈山密旨少室立宗五葉一華分布
塵剎造其旨者游刃萬機卷舒無礙失其趣者談眞
罔象見解偏枯豈不見城中聖箭鼓山尙涉崎嶇圓
師府後靈符耽源猶疑去住大衆只如新報慈當此
之際又且如何雖然水泄不通未免因行掉臂乃竪
起拂子曰還見麼龜毛拂子聊相贈直與行人指路
頭

當日上堂報慈古寺先聖道場門枕湘江必多釣客
況是風恬浪靜正好垂綸有麼僧出云下坡不走快
便難逢師曰果然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今年貧

似去季貧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兵隨印轉將逐
符行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脱珍御服著敝垢衣
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僧云四賓主話蒙師指向上立關事若何師曰一陣
兩陣淸風生吹散白雲千萬片僧云擲鉢峰巒秀名
高萬古傳師曰前後敗來君不見殷勤付與後人看
師乃曰若也全提祖令直須大地荒涼稍若就下
平高且作我家牆壍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擬
議之間互爲賓主其爲主也把斷要津聖凡俱喪天
魔膽裂獨步坤維其爲賓也山河大地艸木叢林萬
象森羅全彰妙體雖然如是不落賓主一句又作麼
生道良久云一片白雲橫宇宙普天無處不垂陰謝詞不錄

當夜小參全機敵勝今古稀逢啐啄同時非爲好手
鋒鋩匪露方稱丈夫不是當家徒誇作略豈不見趙
州路逢婆子乃問云向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
州云忽逢趙州時如何婆便掌州休去後雪竇拈云
好掌更下兩掌也無勘處師曰諸禪德且道訛訛在
什麼處報慈今夜試與諸人評議看一人慣行棧閣
飽諳邊庭不施寸刃海晏河淸一人先鋒有作殿後
無追負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且道報慈爲人落在
那裏還委悉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

次日謝知事上堂僧問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提
起坐具云這個是塵那個是堅密身師曰放下著僧
云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你疑處作麼生僧云適來
問底師曰不堪爲種艸師乃曰適來這僧問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現山僧知是咨且道這僧知有不知
有若道知有爭肯恁麼問若道不知有爭解與麼問
諸禪德到這裏云何辨白知與不知全無伎倆明明
教意宣揚款款爲君敲唱乃豎起拂子曰大衆這個
是堅密身一切塵甚麼處得來若向這裏會地非堆
煙霄獨步亦乃外護叢林其或未然不免直下註脚
要會麼風攪長空春雲四起六臂三頭徒誇鬧市
地普天全非伴侶等閒拈出與君看直下分明須薦
取乃拋下拂子歸方丈

小參諸佛秘訣羣生本源海藏龍宮宣揚莫既何故

眞常無相妙有全該剎剎塵塵周徧法界豈勞熏習體用昭彰直下歸來復有何事豈不見僧問潙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默然僧拂袖出去到雪峰峰乃問近離甚處僧云潙山峰云潙山有何言句示徒僧云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默然峰云汝肯伊否僧云某甲不肯伊峰云潙山古佛速去禮拜懺悔後玄沙聞云山頭老漢蹉却潙山公案僧乃問和尙尊意如何沙云大小潙山被這僧一問百雜碎師曰諸禪德這僧弄南走北即且置只如玄沙恁麼道爲復是讚嘆語是不肯語五湖衲子四海高流試辨白看這裏見諦非唯宗眼分明亦乃坐却天下老和尙舌頭雖然如是不入洪波裏爭見弄潮人

上堂示衆沒絃琴韻罕遇知音無影林中難尋足迹同聲同氣方辨端倪不是當家徒勞側耳豈不見南泉問黃蘗云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蘗云不敢泉云漿水錢且止艸鞋錢敎什麼人還蘗休去師曰諸禪德南泉黃蘗大似埋兵掉鬪兩陣交鋒還有優劣麼若道有此人未具行脚眼在若道無此人未具行脚眼在總不恁麼又且如何要會麼玉印不離天子手金箱豈可庶人知

施主請上堂飮光門下徒誇微笑之機少室殿前謾說安心之法爭似呈橈舞棹畫舫輕身萬里無雲長天一色蘆灣月渚漁父拋綸煙島波心沙禽戲日閒烹綠茗滿酌流霞蕩蕩皇風平平帝道數聲歸笛離春浦一片孤帆過洞津到岸捨舟常式事何須更問渡頭人諸禪德報慈如斯擧唱還有爲人處麼若道有那裏是有處若道無鼙鼓昇堂辜他請主到這裏如何剖露還委悉麼良久云人歸大國方成器水到滄溟始是波

上堂碁逢敵手密行難藏琴遇知音希聲乃布摩竭正令同道方知捏聚放開悟迷一決豈不見乾峰示衆云擧一不得擧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乃云典座來日不要普請下座師曰一人爲衆竭力禍出私門一人眼放電光照破四天下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

人辨得艸鞋跟子斷透過祖師關其或未然點鐵化
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因事上堂父母所生口何妨爲子說莫將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忽有個漢聞開恁麼道出來
來指住云老老大大俗氣不除師呵呵大笑曰子只
見風淸月白焉知洞裏花香何故曾看江上弄潮人
未聞愛水嫌波浪
師一日上堂示衆曰千聖不傳諸祖祕語不惜眉毛
爲君親舉衲子擡眸白雲萬里
上堂報慈一要凡聖同妙犬吠驢鳴龍吟虎嘯道吾
樂神師巫祭廟雨過山靑雲收日照拾得與寒山不
覺呵呵笑諸禪德且道笑個什麼休休他李自有知
音豈待今朝說破
冬至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分明一道恩光照徹
十方三世全彰諸祖玄關漏泄衲僧巴鼻靈雲剛道
無疑彌勒徒誇授記爭如李四張三相賀街頭巷尾
不是海印發光亦非楞嚴三昧林下高人休要瞌睡
令余暗裏笑舒眉直是淸風動天地

小參宗門奧旨造者還稀體用無私隨流得妙有時
互爲主伴皷唱玄風有時對面藏身難窺影迹要津
把斷凡聖迷源利物垂慈等閑入艸豈不見臺山路
上有一老婆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
直去僧纔去婆云好個阿師又與麼去趙州聞乃去
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去婆云好
個阿師又與麼去州回寺告衆云我爲你勘破這老
婆了也師曰蕩蕩無透曲明明透古今問無別語答
豈異音那裏是勘破處還委悉麼一人張帆一人把
柁鐵笛橫吹漁歌唱和啐啄同時知音幾個順水逆
流歸去來到岸方諳不恁麼不恁麼爲君宣甜如砂
蜜苦似黃連若不同牀臥焉知被底穿
上堂解語非干舌能言不是聲非聲非舌用方乃號
圓成妙造如如旨還家識問程諸禪德這裏薦得不
待三祇劫滿六度功圓古佛堂中一時參畢其如疑
情未脫見解偏枯設使辯若滿慈智過鶖子辭鋒展
弄皷唱臨機縱奪卷舒遊戲三昧於本分事中雲泥
有隔何故正令已行君不會遍身是口卒難陳

因官在寺和余上堂數日寺門浩浩全身走入荒艸五湖高士安禪休要別處尋討廊下喏諸分明増前斛斟叫噪旁生日用無私般若光中虛老燈籠暗地攢眉露柱低頭懊惱令予冷眼偷看不覺呵呵笑倒諸禪德且道笑個什麼三錢買個鄭州梨元來是青州棗下座

上堂春山青春水淥啼鳥落花淸耳目一帶平原畫不成妙印無羈豈拘束諸禪德豈不見古人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瞥然妙會輝古騰今古人恁麼道也是抱橋柱澡洗未出常流開福道聞聲不悟道見色豈明心大冶紅爐裏眞鍮不博金忽有人道開福恁麼道何曾夢見古人師乃呵呵大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石霜遷化衆請首座住持虔侍者曰首座須會先師意方可住持首座曰先師有什麼意虔曰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如古廟裏香爐冷湫湫地去作一條白練去作麼生會首座曰只是明一色邊事虔曰若恁麼會不可住他院首座曰汝但燒香著香煙絕處我若脫去便會先師意香煙絕處脫不得乃不會先師意香煙纔絕首座脫去師曰諸禪德難中之難妙中之妙千聖攢眉是何關要大衆且道首座會先師意不會先師意若道會先師意爭奈虔侍者撫背一下曰坐脫立亡即不無要且未會先師意若道不會先師意其如首座直截快便饒手前行利害在什麼處與會麼路遠夜行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上堂示衆薰風乍扇雲霧頓開杲日騰空森羅互顯如鏡照像不礙光輝汝等諸人二六時中發宜前塵憑何印可這裏薦得無明界內古佛家風荊棘林中衲僧巴鼻大地山河借你出氣雖然恁麼借水獻花常式事傍觀縮笑老婆心擊禪牀

上堂宗門妙旨海口難宣簡要提撕知音罕遇事無一向理出多門豈不見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云會麼深秋簾外千家雨落日樓前一笛風

上堂春風浩浩春鳥喃喃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大圓鏡裏扣已而參便恁麼去也太無端何也文殊去後無消息休問前三與後三盡禪牀

謝監莊上堂僧問千兵易得一將難求時如何師曰好手須還欒布作麾光空望立功勳僧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掃蕩煙塵回首日端然至化賀昇平復曰枯木巖前道人不顧塵勞界內衲子興悲戀著立關全斷大用灰身滅智豈是良圖裂破面門敘諸苦趣爲祥爲瑞今正是時號令既行云何話會撈龍趂鳳男兒事淺種深耕效仰山

開爐上堂曙色纔分煙氣消嚴風括地不相饒爐中幸有無煙炭莫學丹霞把佛燒卽不無云何委悉恩大不知何以報寥寥千載古風淸

上堂大道無私要由心悟心無形狀全物而彰妙契斯關萬緣俱備所以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聞見寂然是何面目直饒這裏見得倜儻分明向衲僧分上天地懸遠何故纔擧雲外三秋果休弄澄潭月一輪

上堂學南泉麻浴歸宗三人訪國師至中路南泉於地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卽去歸宗於圓相中坐麻浴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何心行師曰同阬無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上堂人從卞州來不得東京信陝路旣相逢到底難親覲撫掌笑呵呵解佩空王印豈不見昔有秀才善通與義博覽古今乃問長沙和尚某曾看大佛名經但見諸佛寫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先輩曾題也未秀才云未曾題長沙云得閑無事題取一篇也無妨師曰先賢垂範早涉離微言無展事句裏藏機百千諸佛知何處黃鶴樓前擺手歸

上堂夏雨落縣縣民歌堯舜天千山增翠色萬壑鎖靑煙唯有禪家無一事饑來喫飯困來眠要會塵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籃子盛將歸

小參示衆陰雲翳四野心地長塵埃試請同光看生從何處來這裏信得及風幡非動直徹圓伊更待商量牽他先聖雖然恁麼未透玄關者何妨決衆疑僧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喚和尚作一頭水牯牛得否師曰老僧牽犂拽杷有分僧云和尚是大善知

識爲什麼却作牛師曰未足酬恩僧云穿却鼻孔了也師曰一任卜度師曰眞淨界中纖塵不立撮要提綱難諸剖析馬祖升堂百丈卷席佛祖洪規人天正脈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何故大鵬展翅摩霄漢肯效搏風鷂子兒

謝直歲街坊上堂叢林浩浩誰是知音馬祖堂中盤山回首雲門會裏明教翻身彼此一時孰分優劣大衆入鄽不露迹隨處是家風淺種與深耕秋冬收顆粒從他五湖衲子端坐無疑日高一盂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雖然如是塵中辨主鬧裏求人兩手扶犂钁頭邊事又且如何要會麼陋巷不騎金鐙馬回來却著破襴衫

又下一有且字

上堂數日霧霃雨今朝髣髴晴煙雲消散盡天地廓然清簷前鵲噪林裏鶯鳴嶺外牧童歌野徑江邊漁父釣長鯨禪家高臥無餘事渴飲饑飡賀太平諸禪德兩彩一賽凡聖齊收若作佛法商量大似抱贓叫屈

上堂報慈一言千聖不傳即時妙會火裏生蓮然雖如是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謝藏主上堂琉璃殿上古佛舒光明月堂前曇華布影不用南詢彌勒何須東覓文殊華藏門開任君瞻仰或舒或卷塵塵普現色身或放或收處處毗盧境界不舒不卷寂爾無根不放不收是眞常住絲毫無礙統攝聖凡自利乗他古今不墜然雖恁麼常人分上又如何還會麼夜半不須敲玉戶天明鳳子笑銜花

上堂透脫玄關更無凝滯一翳落眼空華亂墜豈不見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言下有省師曰趙州可謂鼎不就鑪不成鋒鋩不動海晏河清五湖衲子抖擻精神爲君通一線教子快平生要會麼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

施主請上堂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師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少林幾度暗思量維摩未敢輕開口僧云海藏龍宮收不得毗盧界內若爲尋師曰退後子細看僧云此事且止只如檀那特施

法衣有何利益師曰因果位中留不住恒河沙劫報無窮師乃曰衲子玄關群生命脈鋒鋩未兆便好承當文彩纔彰翻成影事何也空劫已前乾坤未剖凝然一片非聖非凡不涉熏脩豈從外有洎乎世界安立四洲雜居憎愛情生悟迷相返妄認四大爲自身相讐彼病目見空中花造種種業受種種報枉流諸趣曠劫于今繇是世尊不離兜率下降閻浮四十九季三百餘會演無量義分布塵刹拯物導迷應病與方明師罕値眞藥未逢頼遇程君爲不請友捐潤屋珍饗居開福道場命五湖衲子看閱毗盧大藏欲使禪人不動舌頭五千四十八卷彈指一時周足直得須彌起舞海水騰波天雨四花地搖六種因收果海果徹因源因果兩忘是眞常住儻或端倪未辨依前重說偈言你等諸人發卷看時急須著眼三世諸佛全分法身盡在裏許何故焚香提起經來讀便是拈華付囑心此外別求玄妙解悠悠千古少知音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接新師同上堂還得幽居愜野情終季無送復無迎

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好諸禪德先賢道超物表德貫坤維只解全身遠害不能同死同生報慈雖是晩流豈敢辜他古德有時松蘿影裏凡聖同途有時車馬叢中人天共轍同途共轍妙入幽微凡聖人天要門匪異機輪轉處誰是知音要會麼幾度因時節徘徊帶雨歸

上堂摩竭掩室非是遁方淨名杜詞未爲作略總不恁麼罕遇知音方便門中隨宜舉唱豈不見僧問趙州云和尙季多少州云蘇州有僧云和尙何姓州云常州有師曰諸禪德趙州賣買賤賣千古罕聞家家叢席之間至今無人酬價大衆要會麼蘇州有當州有月白風淸天長地久路著舊鄉關金毛善哮吼父慈子孝少人知回首面南看北斗

謝莊主上堂丈夫兒自家斷日用無私休計算被他指點護商量到底死生打不辨長生路上少人行輪轉脩途空慨歎萬境中須這漢出沒卷舒無繫絆淺種深耕誰委知潙山水牯騎來慣頭角分明在目前五湖衲子擡眸看諸禪德還見麼玉笛一聲風雨寒

萬兩黃金終不換

潙山先馳至呈書師看罷乃集衆上堂法座前拈起書曰大衆適來先馳至方丈未容集衆先達圓封山僧接書乃問先馳遠涉塵泥卽不問此處相逢事若何馳云文彩已彰山僧曰此是多年曆日畢竟事如何馳云重言不當吃山僧曰一狀領過馳云消得多少山僧曰念你遠來且坐喫茶諸禪德且道是相見不是相見這裏見得非唯與先馳出氣亦乃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其或未然別有一般人未見待教諸子盡知音度與維那宣罷　陞座曰釋主拈花强生枝節頭陀微笑眼裏添塵目擊道存翻成途轍隔江招扇早涉崎嶇總不恁麼又且如何勸君不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擊禪牀

施主請上堂僧問純陀獻供果證無生檀越脩崇獲何福報師曰直下明玄旨三輪體自空僧云信心檀越傳將去學人三拜不虛施師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乃曰實際理地華藏海中無一法從內而出無一法從外而入如珠在掌隨衆類以分形似鏡當臺映森羅而照體塵勞界內彙濟流通枯木巖前寂然常住如斯舉唱未稱衲僧不負檀那云何敷演良久云石人翫月嚼星斗木女臨谿趂鳳歸

上堂宗門奧旨祖室玄樞不遇當人翻成影響豈不見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師曰芭蕉和尚銅頭鐵額眼放電光撿點將來也是憐兒不覺醜何故有則與易無則奪難兩語無病直透祖關若也辨得天上人間還知落處麼著眼看休比擬幾回拋向衆人前八臂那吒提不起以拂子擊禪牀

謝藏主典座上堂衲僧蹊徑千眼莫窺鳥道無私經行豈礙要關在手道變剎那一味醍醐莫嫌淡薄有時毗盧藏內優鉢華開嗅之不聞是何境界靈山勞鷲少室依稀抖擻提撕人天彙濟如斯舉唱尙涉迂迴妙契圓常若爲剖露要會麼解使淸風迎送客薄剩明月待高賢拂子擊禪牀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體中玄師曰三界緜緜僧云如何是句中玄師曰攢花簇錦僧云如何是玄中玄師曰

千聖覓無蹤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曰門外山童笑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曰直下無遮障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買賣交關最爲妙僧云三玄三要蒙師旨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時閑把杖頭挑無限行人看不見師乃曰縱橫問答有來由緣木求魚卒未休若妙旨尋知見會還同撥火覓浮漚何故達磨九季而壁早涉離微皮髓分張法流寰海致使兒孫各將知解蘊在胸中以爲已見看看祖道凋零對此實堪傷憫要窮此事直似頑石逢春不變方有少分相應此外別求是誰之咎雖然恁麼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

上堂諸佛子著眼看嚴霜曉露徹骨淸寒帀地普天還同實際休問得皮得髓徒誇見淺見深從來一道恩寃何以自家退屈山僧對此忍俊不禁閑引少林無孔笛爲君吹起小陽春乃以拂子空中一點曰還見麼還聞麼若道見作麼生見若道聞作麼生聞於此兩楹之間云何剖露要會麼滿眼覷不見滿耳聽不聞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霖一作淋

上堂秋風秋雨頗相宜萬水千山木葉飛堪笑靈雲回首處何須花發始忘機何故諸禪德秋風蕭索秋山葉落秋雨霖漓秋天寥廓祖師心印全彰靈雲鼻孔穿却分明一道恩光曠劫無形寂寞五湖衲子急歸來休向途中亂穿鑿莫穿鑿體用從來非自他作者不求無病藥擊禪牀

因事上堂僧問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師曰總是闍黎分上事僧云和尚也不要疑著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師乃曰事久多變信知有矣何故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諸禪德還委悉麼設使智過鶖子辯若滿慈到這裏無你開口處無你議論處旣然恁麼畢竟如何要會麼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

上堂金烏當午文彩全彰玉兎沈輝影像俱寂通同實際一體無諸不落今時識情罔測混融凡聖佛眼難窺所以道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本色衲僧云何辨白瞥然契悟大事圓明方稱丈夫不辜行脚更待擎拳合掌比擬商量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而今不得妙以拂子擊禪牀

謝知事上堂靈山標榜五指舒光少室真規斷肱立雪塵中辨主盤山蹤迹猶存杓柄由來象骨家風尚在流通密旨建立法幢全藉高人方能巨濟然後玄關大啓四海一家任他六臂三頭到此也應拱手何故須彌頂上非凡木白藕峰前得處高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拂子點頭進云如何是法身用師曰大地絕纖埃進云二句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無進云為什麼却無師曰凡聖收來盡君今何處尋師乃曰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又道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非為謗佛亦乃未具行脚眼在若道不入涅槃三界大師即今在何處這裏見得時時無間步步相隨出沒卷舒古今不墜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幽徑野花紅似火遶門流水碧如藍

上堂全提正令市地風生把定要津執存優劣三玄料簡未稱衲僧五位君臣殊乖道體平實無事誑謼閭閻入理深談黏皮帶骨何故纖毫不動空劫已前數量難該還何話會諸禪德還委悉麼幾回拋向衆人前千眼大悲覷不見擊禪牀

施主請上堂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僧云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僧禮拜歸衆師乃曰正法眼藏十聖那知祕密玄風三賢罔測靈機湛寂體妙希夷不落今時豈該數量撈籠品類陶鑄群情三世諸佛異口同宣六代祖師亞肩垂示琅函玉偈徧滿龍宮海角天涯潛敷奧義或瞻或禮迴脫根塵若見若聞俱成種智同光照徹契本幽微印古印今非前非後圓伊獨露方號流通超出化門是真常住衲僧孔竅放過一著權那分上又且如何要會麼壽山隱隱侵雲際福海滔滔似鏡平

上堂祖師妙旨覿面無私該括古今何嘗欠少自是根機不等見有差殊方便門開為君舉唱有時遊山翫水步步風生有時市肆茶坊塵塵三昧有時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有時饑來喫飯困即打眠諸禪德放行把住誰是仙陀一劄回頭萬機俱罷始知多秊曆日如能用免被巡官指上推然雖如是早涉離微不

涉離微一句作麼生道要會麼銀漢縱分千派混瓊林終是一般花

上堂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師子嚬呻象王游戲洎乎檢點將來未是衲僧巴鼻如何是衲僧巴鼻且看禪人爭鋒競銳有麼僧出云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師曰大似擔枷過狀僧問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敢正眼覷著僧禮拜師曰何不進語師乃曰此之一事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言詮杳隔聽辯莫究其端倪寂默奚爲智訥安能湊泊直是千眼莫窺其迹二聽那曉其音三玄料簡護施功五位君臣徒話會從前知解傾蕩掃除略露風規急須著眼以拂子劃一劃曰還見麼石火一揮天外去君今猶看月邊星以拂子擊禪牀

結夏上堂僧問如何是十五日已前事師曰五眼覷不見進云如何是十五日已後事師曰特地少人知進云還許學人點破也無師曰也不消得師乃曰此土西天斯晨禁足依舊夜短晝長是處山靑水綠都來一箇虛空不用強生節目爭如撒手便歸來六六元來三十六還會麼殷勤爲報道中人戀著玄關卽拘束

上堂毗盧影裏般若光中互爲主伴法界融通白雲片片帝網重重形分萬派月印寒空道人活計古佛家風自他兼濟無功之功諸禪德高著眼莫孤疑卷舒自在今正是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發化主上堂雲容靉靆舒卷長空乍雨乍晴爲祥爲瑞敷榮萬物積翠千山大事倏然輝騰今古英靈衲子使合知時懞懂禪人云何話會還委悉麼數片白雲乇宇宙普天無處不垂陰擊禪牀

使一作便

上堂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風行艸偃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水到渠成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雲龍纔會合甘霖灑乾坤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雲散水流去廓然天地淸進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向下問將來師乃曰出家佛子物外高流挈錫攜缾訪尋知識須是踏著自己穩實田地方解茆菴石室折脚鐺兒煮粥煎茶接待往來

隨家豐儉未到如斯境界不可虛延歲月二六時中
收視返聽子細揣摩是何面目豈不見僧問龍牙和
尙見個什麼便休歇去牙云如賊入空室師曰好諸
禪德還委悉麼曠劫洞然孤光皎潔不涉功勳是何
時節布帒癡憨豐干饒舌大悲千眼覓無蹤體妙虛
玄百非絕下座

謝藏主上堂涅槃城裏求是安身十字街頭何妨出
手放行把住逼變由人五位君臣徒誇作略三玄賓
主謾逞鋒機直截無私殊乖妙用設使四十九年三
百餘會瓌函玉偈海藏龍宮撿點將來呼爲切脚敢
問諸禪德且道切個什麼字還委悉麼儒門弟子無
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慈雲法嗣書到拈起示衆曰白鶴峰前纖塵不立報
慈門下水泄難通旣是纖塵不立水泄不通且道這
個什麼處得來還委悉麼五葉一華分布後寥寥千
古散淸風乃度與維那宣罷遂　昇座曰永嘉一宿
道播寰區招扇隔江法流四海乾坤未剖誰是知音
空劫已前何人印可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透脫斯關
方能妙用慈雲雙髻舒捲湘江不假風雷霈霈甘澤
三艸二木并獲敷榮畢竟指歸自何而得還知麼青
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

次日謝專使上堂僧問古者道解與師齊減師半德
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未審和尙如何師曰雲起千峰
曉僧云養子方知父慈師曰風高萬木秋僧云和尙
尋常斬釘截鐵今日爲甚帶水拖泥師曰個中如會
地船子下楊州師乃曰今提密印千聖迷蹤肘後靈
符三賢結舌平高就下乃可宣揚略露風規急須著
眼豈不見玄沙令僧馳書往雪峰峰開緘見是三張
白帋峰乃提起示衆云會麼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
僧迴擧似玄沙沙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諸禪德
雪峰父子或舒或卷今古無倫或抑或揚凡聖罔測
重關壁立誰解流通撿點將來總被這僧勘破且道
譬訛在什麼處還委悉麼龍向洞中銜雨出鳳從花
裏帶香歸

施主設粥請上堂諸禪德從前日月依舊山川滿目
堆青輝騰今古無間斷豈有虧盈不見僧問趙州

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
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僧從此大悟大衆且道那裏
是這僧悟處還委悉麼幾般雲色出峰頂一㨾泉聲
落檻前
小參師曰便與麼散去早涉廉纖更待商量遞相埋
沒何故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
見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忽有個漢出來擔
荷報佛深恩然雖如是報慈今夜也不得放過拍膝
一下曰還委悉麼歷歷分明堂堂顯露師子翻身象
王回顧若能這裏會覿瞻嘗轉玄關無別事豈不見
僧問古報慈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只如情未生時
如何報慈云隔僧云情既未生又隔個什麼報慈云
梢郎子未遇人在前日黃龍新師叔道報慈也是小
梢郎子未遇人在今時人
慈妨大慈這僧還同受屈梢郎子未遇人在今時人
往往作是非會却不作是非會如何理論良久云天
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曰黃龍師叔美
則美矣善則未善山僧則不然何也報慈一隔佛祖
命脈放去收來聖凡罔測隔不隔若為陳擔取詩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舉禪牀
上堂千尺絲綸直下浮蘆灣深處浪花攏撈蝦摝蜆
無心戀還有金鱗上釣無搖頭擺尾躍浪衝波不顧
絲綸便請吞鈎有麼時有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
師曰𦾔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僧云如何是意到句
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僧云如何是意
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遍身是眼睛僧云如何是
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師乃曰摩竭正
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履囊卓錫辜負平
生㩲行灰心遞相鈍致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
片五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
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是涉途程諸禪德不涉途程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人從卞州來不得東京信
施主𢹂藏經請陞座長老未離方丈裏鼓聲先爲剖
圓音限聞耳見非他事何必驅馳向外尋諸禪德是
眼作麼生解聞是耳作麼生解見這裏薦得毗盧界
內古佛舒光荊棘林中敷揚般若朗移跬步坐大道
場如或波中捉月緣木求魚未息狂心請垂詰問僧

問如何是臨濟全機師曰向什麼處去來僧云如何是雲門鑒咦師曰少人知僧云如何是法眼聲色師曰攢花簇錦僧云如何是潙仰父子師曰兩口無一舌僧云如何是曹洞五位君臣師曰團團無縫罅師乃曰靈山瞬目早是周遮良馬窺鞭豈爲英俊巖間宴坐天帝散花無説無聞藏頭露影少林面壁計較未成立雪斷肱辜他衲子黃梅呈頌勝負偏枯半夜傳衣瞞人不少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豈假人天衆前搖唇鼓舌競銳爭鋒互立主賓交參問答撿點將來彌天過犯雖然恁麼不因權信方啟唱爭見龍華會裏人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上堂行脚高士撥艸瞻風未透目前關難明心地印豈不見先賢道要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要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諸禪德一言已出駟馬難追撥轉玄關通同實際這裏信得及塵勞界內豁開千聖玄機榮謝境中頓證多生面目迥超覺岸不假熏脩其或疑情未脫見解偏枯莫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擊禪牀

卷上

僧上一有善字

潭州開福禪寺第十九代寧和尚語錄

住大潙山嗣法小師　善果　集

上堂春風習習春日熙熙鳥啼東嶺上花發樹南枝園林幷紫陌賞翫頗相宜行人半醉半醒游客似戲似癡或歌或舞或笑或悲頭頭盡是吾家事處處全彰妙總持因甚把住特地生疑辜他古德努力披陳不省這個意脩行徒苦辛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上堂僧問永嘉道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來藏即不問那個是珠師曰有時閑把杖頭挑千眼大悲看不見僧云將謂少林消息斷而今蹤迹宛然存師曰你何不問如來藏僧云把得驪龍角奪得明珠歸師曰珠在什麼處僧提起坐具師曰未是好手僧禮拜師曰見機而變僧問荏苒光陰歲月寒禪家贏得共盤桓個中消息無人會願聞提唱祖師關師曰鐵牛橫古路僧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目前大道無迂曲何得伶俜向外求僧云今日得個眞消息白雪梅花滿洞中師曰莫將閒語句昧却祖師心師乃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適來許多

問答圖個什麼還委悉麼通人分上言詮寂默皆歸
實際之場兔學高流遂成取捨之法園林池沼皆演
妙音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又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
仁者心動諸禪德大小老盧好與三十棒何故只知
穿靴不覺袴綻然雖恁麼鳥啼處處皆相似花落不
聞流水聲
上堂示衆未透祖師關時光如箭急白髮皓然生新
季又五日記得雲門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
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問恁麼則堂中第一座大有長
處也雲門云蘇嚕蘇嚕師曰等閑垂手去八面清風
生雖然恁麼子細檢點將來大小雲門被者僧一撈
直得隱身無路汝等諸人還見麼這裏覷得破平地
上活人無數荊棘林中轉大法輪何故大悲不展手
通身是眼睛擊禪牀
謝知客上堂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知識既過憑
何施設金果早朝猨摘去玉花兔後鳳銜來便恁麼
涉離微不施武藝罕遇知音豈不見趙州問僧曾到
此間麼僧云曾到州云喫茶去州復問僧曾到此間
麼僧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趙州曾到此間
教伊喫茶去且從不曾到此間爲甚教伊喫茶去州
喚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師曰趙州門下不揀高
低一甌麤茶普同供養得其味者方知冷灰裏九轉
透餅香如或未辨端倪不免重下註脚南北東西萬
萬千趙州待客豈徒然莫嫌冷淡無滋味慣把脂麻
一例煎擊禪牀下座
上堂報慈家風淡薄廚堂諸事蕭索唯有金剛眼睛
四海禪人鮫嚼鮫得破曠劫無明須臾銷鑠天上人
間自在快樂鮫不破或結縛六用門頭塵緣競作諸
禪德你鮫嚼閑處著燦爛無瑕光明閃爍幾回覿面
相呈自是諸人諱却
上堂示衆眞不掩僞曲不藏直句裏明人言中辨的
處處總持頭頭彌勒擬議思量當門荊棘豈不見古
德問僧林間什麼聲僧云鶻鳩聲古德云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諸禪德設使通身是口作
麼生商量要會麼暗通山下路流出洞中花
謝化主迴寺上堂師曰禪人莫莽鹵二月又初五透

徹祖師關一句該今古雖然如是不涉今古底事又作麼生商量還有知得者麼出來吐露看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路上行人更問津僧云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閑桀自道取僧云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問處分明答最親僧云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七星光彩耀六國罷煙塵僧云四賓主外更有事也無師曰向內亦無僧云謝師答話師曰非子境界師乃曰春色無高下園林花木紅總持門大啓何處覓圓通休問迷逢達磨須知垂手塵中踏翻厚地剌破虛空人天勝撲佛祖家風敢與龍王鬪富自他兼濟何窮翻身不露迹直上妙高峰諸禪德且道是什麼人境界還委悉麼渠無面目三界爲家解把過頭杖逢春點異花

歲除小參時光迅速不與人期剎那異世早見歲除未明心地難免狐疑設使問似百川競注答如大海吞流古佛堂中都用不著豈不見僧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靈雲云露柱懷胎僧云分後如何靈雲云如片雲點太淸僧云秪如太淸還受點也無靈雲不對僧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靈雲不對僧云直得純淸絕點時如何靈雲云猶是眞常流注僧云如何是眞常流注靈雲云似鏡長明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靈雲云有僧云如何是向上事靈雲云打破鏡來與你相見師乃曰好諸禪德盡十方世界是一面鏡作麼生說個打破底道理到這裏直饒眼親手辨光影俱亡如鷄抱卵啐啄同時正好與報慈拄杖何故弄影禪和如麻似粟雖然不得力猶勝別勞心

上堂僧問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俱不識未審和尚還識麼師曰山僧不識僧云大小報慈爲什麼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僧云勘破了也師曰三十年後忽然汗出也不定師乃曰問答尖新逞峻機如將畫餅要充饑縱經塵劫空勞力爭似忘言合大虛何故祖師妙旨杳絕言詮密契玄宗早成多事豈況妄呈見解緇素妄分鼓弄詞鋒是非競作欲究斯宗遠之遠矣雖然如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攄始應知

開爐上堂熙熙風景不相饒免見丹霞把佛燒莫謂開爐無一事汾陽扇子手中搖諸禪德祖師密旨杳

絕纖埃應用無私匪斷時節寒時寒熱時熱木佛放光明院主生忻悅絹扇足風涼衲僧搖不徹分明漏泄天機底事因何不嘗若也立關擬轉自然心眼豁開方信普通季遠事豈從葱嶺帶將來

謝藏主上堂兵隨印轉將逐符行把斷要關不通音信然而事無一向理出多門借路經過略與諸人相見憶昔日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同行到一山寺值雨欽山雪峰每日看藏經唯有巖頭默然端坐藏主乃問巖頭曰我此間接待愛人看經結緣上座喫飯了端然打坐有何利濟巖頭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巖遂將經一卷指經題兩人問藏主是什麼字主曰不識這個字巖曰這個字尙不識讀經何為拂袖便去師乃曰諸禪德巖頭一期逞俊大似貪觀白浪失却手橈藏主暗中贏一著今古少人知祇如道以字不成八字不是畢竟喚作什麼字這裏見得非唯穿却巖頭鼻孔一大藏教從此披露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以字不是八不成無言童子笑忻忻優曇華現人間瑞鼻孔通天嗅不聞諸禪德既是通天鼻孔為什麼嗅不聞要會麼日月不到處特地好乾坤

施主請上堂示衆湘山青湘水碧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處處釋迦頭頭彌勒啐啄同時無勞外覓這裏見得不待僧祇劫滿六度功圓當處道場豈容擬議其如疑情未脫信力未完緇素臨筵請垂激唱僧問檀越勤重伸三請師將何法利人天師曰清風四起雲散長空僧云未審施主獲何福報師曰但得三輪清淨業恒河沙劫用無窮師乃曰朕兆未生莊嚴畢備乾坤纔剖早涉迂迴摩竭深關時流罔測少林號令艸偃風行直下承當翻成影事那堪攢花簇錦玉轉珠回展弄辭源欲窮妙道大似持蠡酌海折艸量空枉費精神全無利益何故若尋言語會特地隔西天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謝檀越施法鼓上堂此方眞教體淸淨在音聲欲入三摩提實從聞中證好諸禪德法鼓纔撾人天聳耳妙應無私是何宗旨這裏薦得楞嚴一會儼爾猶存大衆還會麼靄靄圓音該法界直教萬古警群迷

結夏小參霧靄天際雨嘹嚦寺亭鐘耳目不到處翻憐面壁翁諸禪德祖師苗裔諸佛要門法界群情剛然諱却至使五湖衲子物外高流挈錫攜缾名山洞府或經冬夏或涉春秋但知鼓弄辭源摩唇捋觜爭鋒競銳以當家風病在膏肓世醫拱手賴有智人出世憫物垂慈萬仞峰前和身便放豈不見僧問西院思和尚擬問不問時如何西院便打僧擬議西院云若作棒會眉鬚墮落僧有省諸禪德還知麼者僧却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佩毗盧印當場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上堂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偏圓不到處萬古及千秋且道是何時節還辨明得麼這裏見得不待三祇劫滿六度熏脩立地與古佛同參頓證多生面目其如智眼未明不免拋沙撒土豈不見僧問開先和尚季窮歲暮時如何開先云依舊孟春猶寒諸禪德先賢垂範流落人間日久歲深禪人不顧何也語非玄妙直透重關畫餅打破淥水青山莫訝報慈多冷淡得盤桓處且盤桓

上堂凜凜玄風塵塵三昧信手拈來曾無障礙不用安排素非僧㸑透過斯關逍遙自在便恁麼去早涉崎嶇更待商量辜他先德然而恁麼中下之機甚處摸摖第二義門聊爲舉唱記得佛日問夾山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夾山云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籃子盛將歸佛日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云大衆蹄去來已有人了也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雖然鍼芥相投且道落在什麼處者裏見得斬新日月特地乾坤其或未然姹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弄火爐煙

冬夜小參先賢垂範巧妙臨時解烹露地白牛慣炊黍米香飯羨野菜羹唱郵田樂更深夜靜與衆分冬然而拔貧作富今古罕聞踏著斯關超方物外山僧這裏空寥寥白歷歷上下及四維東壁打西壁中間一物無將何爲軌則賴遇庫司置辦土儀果子下座雲會堂中大家東鮫西鮫忽然鮫著一個始知是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庭透長安雖然如是或遇無口人來將何祗待這裏見得坐斷千聖舌頭露出平生

光彩其或未省因由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忘萬劫飢擧禪牀

擧僧銷經彙謝監莊上堂擧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衆渴仰和尚示誨幸望慈悲山云搥鐘著鐘聲纔動大衆雲集藥山昇座良久下座歸方丈欲閉門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衆說法爲什麼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師曰諸禪德藥山老漢愼初護末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閑蹉過至今千古之下掛人齒牙報慈者裏又且不然昨日請監莊監收今朝昇座陳謝堂裏特爲煎茶大衆都盧總見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良久云休休幸有德山風骨在饑殍泥土壯肌膚

上堂示衆三八念誦五日一參古佛標牓今人可覷遍方上士不用顱頂如石含玉似地擎山直下會得也大無端何故明暗一條今古路依俙屈曲隔煙嵐

謝化主上堂祖師門下妙旨無私不壅物機混融凡聖所以涅槃城裏作者猶嗤明月堂前道人不顧厭身滅智豈是丈夫避色逃聲何名作者撈龍打鳳須信男兒露刃藏鋒還他開士化城抹過寶所非遙獨步坤維何人境界還委悉麼打破畵餅歸去後南山下雨北山雲

春日上堂僧問大地盡爲銀世界瓊樓玉殿徧娑婆未審如何是文殊境界師曰擧目無遮障僧云如何是普賢境界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云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你何不問觀音境界僧云爲復只恁麼別更有在師曰江湖一片堪圖畫眼裏無筋不易看師乃曰漏泄春消息梅花徧界開千峰無異色平地絕纖埃莫謂白牛無覓處普賢招手待君來急回首不須猜乾坤都一片何用更徘徊

結夏上堂大道無私遇緣展縮季季四月今朝普請方來禁足寒山興袖舞三臺拾得橫琴彈一曲一二三四五六夏雨布長空淸聲發幽谷直饒不墮宮商也是强生節目爭如野外農夫擊壤高歌鼓腹不學禪律威儀免見蠟人隨逐雖然恁麼不傷物義抹過時機又且如何話會丹鳳不棲無影樹直透煙霄意自殊

聖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中高懸舜日大扇堯風祝 一人之壽算祈萬世之穹隆唯吾家佛子受賜頗多物外優游憑何祝聖要會麼爲群碧落雲千片聳翠須彌萬仞高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留街坊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南山鼕鼕生雲北山滂沱下雨通身是口阿師比擬徒誇唇觜把定放行爲君重擧目前火急便還家莫認殊鄉爲故里雖然恁麼官不容鍼私通車馬幸對人天何妨請問僧問枯木堂中卽不問入鄽垂手事如何師曰解運酒和句能舒佛祖機僧云未曉玄言再伸請益師曰人天得路凡聖歸心僧云忽遇三頭六臂者來如何支遣師曰手擎榔標杖相見不揚眉僧云半千叢席裏推出作家人師曰謝子讚歎師乃曰浩浩塵中善能垂手悲智冥符古今希有深入總持門氣宇衝斗牛目連鶖子攢眉妙德空生緘口一句無私掃除窠臼雖然如是且道這個人二六時中向什麼處行履若也辨得頭圓似天脚方似地鼻直眼橫淸風萬里若或未曉綱宗莫愛白雲深處坐枯木寒巖未足奇以拂子擊禪牀

原本小參下無師曰字

運字疑恐作到

小參師曰偏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體還他肌骨好何須照鏡畫蛾眉豈不見馬大師與二三子翫月次馬師垂語云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百丈云正好脩行南泉拂袖便行馬師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師乃曰諸禪德馬大師等閑舒卷妙手天然也是貪觀雲裏雁失却渡頭船若人檢點得出披毛遊火聚戴角混塵泥其如見處朦朧爲汝重下註脚經入藏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擊碎重關門大啓重關旣啓還有見馬師者麼良久云休休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珍重

謝化主上堂空王門下法令當行列局分司利生爲務無明海內爲起慈舟人我山中盛栽松栢伶傳遊子誘引還家直指衣中久懷至寶獲解脫道證本圓常報佛深恩方名垂手雖然恁麼不傷風化物義兩

全又且如何剖露良久云金殿玉堂留不住披毛戴角又重來

施主請上堂人天普集龍象交參大事全彰云何不顧須待提綱擧要鼓唱立風族錦攢花以爲諦當都無所益枉費心機奈緣中下之流無由湊泊山僧今日等是無端向第二義門作個程限衆中莫有英靈衲子本分禪人幸遇檀那請命方便門開擺動精神任君施設有麼有麼僧出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師曰等閒拋餌波中去便有錦鱗上鈎來僧云和尚且莫壓良爲賤師曰元來不是金鱗族辜負謝家船上人師乃曰全提要妙三藏絕詮海印舒光該羅法界有情無情炳然應現有時南州北郡買賣交關有時看風把柁順水行船有時酒肆茶坊迎賓待客有時投壺走馬歌笑園碁種種多般要源流出立關僧轉大用現前一棗無私平等大道始知諸佛轉法輪群生解差別目擊便歸來秤鎚渾是鐵如斯告報正屬化門不犯鋒鋩云何舉唱還委悉麼善吉巖前艸不生憍尸設把天花散

上堂空空至理杳絕纖埃功勳不到妙叶難該不落是非中有無爭敢和何勞指註便請承當過後追風徒誇好手豈不見北巖問洞山什麼處來山云湖南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姓巖云名什麼山云不得名巖云還理事也無山云自有廊幕在巖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巖云豈不出入山拂袖便行師曰應機不妙展事難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來巖巖入僧堂喚昨日新到上人洞山出應諾巖云夜來因緣不契老僧一宿不安却請上座代一轉語若相契開粥相伴過夏山云請和尚舉巖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諸禪德君臣道合猶涉偏圓賓主穆時翻成途轍尊貴一路智者知焉比擬商量白雲萬里然雖恁麼敢問諸賢作麼生是尊貴底事要會麼夜半石人忘形像大明木女覓無蹤

謝街坊上堂禪家流勿忌諱干木隨身逢場作戲有時高臥白雲有時持盂鬧市有時愛撫沒絃琴有時善宣無量義有時似擬似験有時爲祥爲瑞不是碧眼胡亦非傅大士住住他季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

動天地
上堂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什麼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擊禪牀
謝供頭化主上堂萬里無雲長天一色不落古今那該彼此要津把斷風骨旋生設使靈山密付漫說拈華少室親傳徒誇得髓總不恁麼畢竟如何要會麼
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僧問如何是事法界師曰杖子拈將來隨時得受用僧云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妙體本無私應緣非少剩僧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通同歸實際語妙少知音僧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肥典座瘦維那師乃曰薄剉明月碎清風淺種深耕莫大功破二一作三橫豎算四方八面用無窮諸禪德還委悉麼當人分上在體前不落偏圓是何境界放行也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言下合無生爲祥復爲瑞收來也初祖門庭不通水泄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不收不放隨處道場分司列局豈弁尋常一夜落

般一作撥

花雨滿城流水香
上堂靈山顧視迦葉親聞白藕峰前盧公契旨直饒鍼芥相投未免隨波逐浪何也俱成勝負猶涉驅馳爭似青天爲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好諸禪德踏得故關田地穩不風流處也風流
小參雲收天際霧捲長空坐立儼然誰家風月這裏薦得早涉崎嶇更待商量般雪填井然雖恁麼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豈不見僧問鹽官和尚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與我過淨缾來僧乃過淨缾官云安舊處著僧安舊處復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官云古佛過去久矣師曰諸禪德先賢垂範語眞如弦衲子奔波剛然不顧山僧今夜等是無端試與諸人評議這僧只知向前不覺蹉路鹽官慈悲廣大檢點將來弄巧成拙且道利害在什麼處還委悉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謝監收上堂田中稻子已焦黃顆粒圓成不弁常妙手及時收拾後五湖龍象濟饑瘡諸禪德一日兩次上堂不曾齩破一粒米因什麼却有濟饑瘡要會麼

孤峰一作峰孤

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缾

上堂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虚空悉皆銷殞敢問諸禪德從古至今得道聖賢如河沙數因什麼虚空大地宛爾猶存到這裏作麼生承當於此見得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苟或未然渾家不是不進步無奈當門荊棘生下座

上堂高提祖印獨耀寰區坐却舌頭罷凡罔測聲前要旨妙叶難該句後玄關金鍼雙鎖道人分上肯受提撕懞懂禪流徒誇作略設使五湖衲子四海高人問似龍飛鳳舞答如玉轉珠囘向本分事中白雲萬里何况諸緣不涉豈落今時要會麼混沌未分全體現乾坤纔剖失便宜擊禪牀

上堂示衆妙孤峰頂覓日不逢菩提場中隨處合會豈不見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乃問諸人盡看經尊者因甚不看經尊者曰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大衆孰謂祖師關棙險奪開拈出與人看還見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上堂示衆兎走烏飛暗移時節入夏早三旬衲僧徹未徹休尋向上關莫問西來訣健則松徑閒行困則堂中便歇恩光一道皎然曠劫未嘗生滅無物可并雌黄敎我云何剖說囘頭踏著自家鄉始信秤鎚渾是鐵

上堂形名未兆早涉戈矛是非鋒起徹底風流左旋右轉海印全收枯木堂前徒話會無明山上任優游君不見一葉落時天下秋

上堂淨法界中纖塵不立所以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常憶帝城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門外春將暮園林華木殘靈雲消息在遊子莫顢頇諸禪德還知麼雲舒四野雨瀉長空花落花開春來春去往復本非移易迷悟豈有差殊急囘首不須疑嫩竹抽新筍寒松長舊枝靈雲覩悟處眉上更安眉

爲亡僧下炬生也不知死也不會不知不會逍遥自在南北東西曾無罣礙且道明禪人即今在什麼處

還知麼露地白牛無覓處火裏蝍蟟飛上天

施主請上堂學阿育王設齋嚴百千寶座內虗一位因問耶舍尊者曰此位何處耶舍曰有賓頭盧大士受佛付囑不入涅槃應四天下供作是語已賓頭盧忽然在坐王遂問曰承聞大士親見佛來是否賓頭盧以兩手撥開眉曰親見佛來師曰古今不異達者同歸踏著斯關自他兼濟山僧不惜眉毛重爲諸人指註遂豎起拂子曰看看賓頭盧尊者與百千眷屬在報慈拂子頭上高聲大叫報你諸人云休休大丈夫見合自由急急脩莫悠悠看看便是結交頭莫學陵田栽鬼稻一陣霜風無可收

小參大道廠然本無迷悟杳忘三際超越上乘透古透今非玄非妙通同法界一種平懷古路無私何人措足豈不見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云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師曰趙州老漢大似因風吹火順水颺帆擊碎斯關塵中物外凡則全凡聖則全聖若能如是辨通達事理竟其或涯際未分路逢死蛇莫打殺沒底籃子盛將歸

謝化主上堂滔滔法海清濁混流湛湛禪河魚龍變化杳杳無涯際澄澄徹底寒短棹孤舟徒誇好手長竿藹舫方稱男兒風浪掀天雲雷帀界絲綸使擲不顧危亡靈鼇錦尾上鈎來跛鼈盲龜隨浪去滿船裝載月渚蘆灣共樂昇平同歌道泰從前祖業豈假外求截流到岸之人且道是何面目還見麼須彌頂上非凡木白藕峰前得處高

上堂示衆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蹊又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註脚良久云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聖節上堂靈山密旨迦葉非聞少室玄言神光道聽拈華得髓盡是虛名妙用無私匪從外有放行也皇風蕩蕩帝道平平收來也海晏河清民歌率土不收

不放共樂昇平金輪統御三千界山嶽齊呼萬歲聲
冬夜小參露地白牛烹却了淸風細切亦虗傳報慈
此夜憑何獻一盌麤湯直萬千諸禪德旣是一盌麤
湯爲什麽却直萬千要會麽兩手持來如得用不須
辛苦走山川
爲亡僧下火提起日大衆要行便行要住卽住翻身
踏破太虗空推倒妙峰無影樹雖然恁麽且道居何
國土還知麽古佛位中留不住夜來和雨宿寒谿
上堂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此是古人語丹青畵
不成好諸禪德只如一夜風雷連宵春雨三方及四
維上下亦復爾還家路頭在什麽處見麽慈門大啓
今古歷然踏得故關田地穩始知千聖不曾傳其如
戀著化城也惟山僧不得
　因僧擧玄覺問僧林間是什麽聲僧云鵓鳩
聲覺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師乃問僧你作麽生會僧云亘古亘今師曰
　不易卜度頌
前箭猶輕後箭深行人何事苦沉吟翻身若解看方

鱗一作麟

便始信眞鍮不博金
　女子出定
抹粉塗坏恰似獃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人爭
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石霜首座
一片虗空亘古今鱗龍頭角競疎親坐亡立脫知多
少鐵樹花開別是春
　靈雲桃花
春去復春來桃花依舊開東風浩浩晉無間謝地靈
雲道不猜
　諦當未徹
百煉精金大冶中任他爍焰亘大紅須臾拈出教人
看添得行家價轉豐
　遊山翫水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晩歸來鬢欲霜踏破艸鞋回首
看數聲猨叫白雲鄉
　明招示衆因緣
風頭坐斷逍遙難衲子相將不易看不到潼關天已

而一作皆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趙州洗盃

叢林作人問來由喫粥無遑洗盃休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祖師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强指陳大地未嘗添寸
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夜深聞喝火号聲故經曰卽時觀其音聲而
得解脫

火号更深喝道來普門關棙一時開圓通大師呵呵
笑不是峨嵋與五臺

僧問如何是眞如不變

妙體本如如無勞待卷舒直饒恁麼去未免艸菴居

因伯照書中云思量有個悟處又云工巧諸
伎藝煎茶及掃地盡現行此事日用唯靈智
遂成四頌

思量有個悟因由萬疊雲山障路頭更話煎茶并掃
地泥中洗土轉添愁

二一作六

煎茶掃地事如廝若了如廝理不差打破畫餅歸去
後始知凡聖眼中花

工巧諸伎藝頭頭迸出眞祥瑞瞥然端坐到家鄉境
笑維摩談不二

盡現行此事一段光明照天地體用從來非自他何
須更覓錐頭利

僧問諸佛非道何以脫塵父母非親何以養
育又云法王嚴父是眞依

諸佛非道父非親格外般勤强指陳朕兆未分全體
露不知誰識個中人

法王嚴父是眞依二臂三頭轉背伊要會祖師端的
旨不勞瞬目又揚眉

新笋竹

迸破莓苔地亭亭出短籬舞隨風雨解根有歲寒期
鳳管終須奏漁竿莫可窺黛容常守節定見化龍時

寄希饒開堂

浮名浮利懶躋攀閒構茆堂杳靄間搔首凭欄人不
會落花啼鳥蘚痕斑

十六夜對月和十五夜無月

四面陰雲旋旋舒冰輪一片耀昏衢影分萬派會無異光照千門豈有殊境寂風淸思至友香殘玉篆倦加趺寥寥廓徹瑠璃界心月圓明德不孤

辯禪人五羊作丐寫　師眞求贊

非幻非眞僧繇難寫貌不驚人權衡保社畫虎作猫指驢爲馬月彩分輝風淸大夏五羊城裏舊知音覿面相呈那辯也慇懃寄語莫狐疑便是蔣山寧道者

送僧歸華藏

禪人告別欲南歸卷衲和雲伴錫飛脚下路穿華藏界何須待叩吉祥機

師於政和三季癸巳冬十一月初四日淨髮沐浴初五日齋罷鳴鼓小參辭衆期以初七日示寂至座前拈香曰髑髏大士擻敷揚驚起波旬五天去沉檀一片白蓮香妙體巍巍超十地遂斂衣就座告衆曰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天地一陽生萬物敷奥義生死與去來從本無忌諱華藏門開主伴俱備師子翻身象王游戲如今不究根源直待龍華三會良久云某甲所以自作道人披緇二十四歲歷徧宗師親近知識初作道人時日誦金剛經十卷爲常則始於崇泉山燒浴誦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不覺失脚在熱湯桶內脚皴桶破當體獲解脫道證本元常歸家穩坐無奈其處宗師驀頭印證自著此貼肉汗衫遊明州保社徧參知識見雪竇老良禪師此乃親見慈明尊宿投機問答將及二季良禪師退去遂過台州見涌泉誠禪師衢州見子湖覺禪師此二尊宿親嗣南禪師門下然竟未契自本所得遂過南禪參佛慧禪師隨住鍾山鍾山遊學十載佛慧遷化下遊浙中朝見道話日看兩轉因緣亦僅二載至廬山開先聰暹和尚小參羅漢聰英和尚說祖師偈頌復事圓通法鏡禪師一季渡江參三祖宗和尚深入實際得遊戲三昧因見太平淸和尚擧趙州洗鉢盂話師資方類抽身便行至白蓮峰前再來菴畔遇個鑒頭老人小參擧忠國師古佛淨缾趙州狗子無佛性話當下如去千斤重擔提佛祖威權建立法門至于今日無何幻緣未久紹報慈道場衆禱子半

于始及五載會中有頭角兄弟三十四人方欲下毒手烹煉以報先師深恩豈期病氣侵淩報緣欲離期初七日長往所以鳴鐘集衆少事奏聞茶甲掃灑宮寺五歷歲華每荷方來義聚勠力贊成感仰之懷言不能盡其或捨此殼漏則有行程奉祝監寺諸知事首座諸頭首兄弟西湖二禪師寺門勤舊宿德雲堂勝衆小師行者等不得舉哀慟哭被麻作孝費用常住布絹廣致孝道法堂右邊安龕左邊安牀中間掛眞起動諸山長老舉哀下火起龕掛眞事涉迂闊有昧因果所費常住何如買油余米供養衆僧只可依亡僧例留龕於法堂右邊一宿侵晨念誦每僧執一片柴送至亡僧壇上請首座下火至三日收灰所有遺骨盛以花盌送入大江水心不得造塔況今吾道之季雖得宗師後進兄弟不知所往若黃龍新和尚靈源清和尚夾山勤和尚龍門遠和尚皆是得諸佛骨髓能脫人生死根源慕道兄弟可往奔湊以究此事不負出家丁寧所祝若依老夫之語乃眞出家佛子眞吾眷屬異世他生求得相聚若不依老吾之言則是天魔外道滅吾種族非出家人他世生生不願相見於此二途請從一決良久乃云出家佛子欲體徹皮華藏海中游戲自在輪迴界內任性昇騰是以俱尸城畔槨示雙趺熊耳峰前親遺隻履所以道爾不了殃及兒孫爾撩起模宅于今日又道吾崇學金身今日即有明日即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若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當此之際還委悉麼若相委悉非謂穿却黃面老人鼻孔亦乃知得山僧落處其或未然報慈恩麼來舉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歷五季撫處如頃刻瑞雲散靑風生走却文殊遇彌勒咄下座至是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日闍維收五色舍利歸藏于塔

潭州開福禪寺寧和尚語錄終

歙州寧道者禮席既出之子參到羅籠不住處行到祖佛莫知之地發迹開福領五百衆諸方景慕曷日時衆化預作小參丁寧同學佛鑑佛眼及老僧人天

聳然其遺言妙句足見啓大爐鞴運大鉗鎚覽之者
當高著眼
圓悟禪師　克勤　題

師祖寧禪師生于徽州婺源縣汪氏家得業建康府
蔣山出世開福唱道語錄昔嘗鏤版閩中然江湖叢
林禪衲故艱得之謹令新安比丘懷璋募衆緣依舊
本重刊以廣流通
淳熙六年己亥結制日住南康軍雲居山眞如禪院
嗣法師孫　祖證　謹題
同幹比丘紹先

新鍥開福寧禪師語錄後序

東山老演門庭孤峻少許可人最痛斥時輩沉酣平
實撥棄妙悟所以當時鮮有契其機者若彼三佛初
未能鍼芥相投久之服膺焉惟　寧禪師遊徧諸方
見十餘員名宿晩參老演演一見器重每當衆譽之
命充堂司同學妬之夜相率山行道話因毆之傷其
面目趁衆不得演躬往慰問曰聞汝被那一輩無禮
待老僧趕逐他與汝雪屈師竟不忍顯但云某自與
撲傷損不干他事演淚下曰吾忍力不如汝他日其
奈汝何後出世開福趙拂之下衆常滿五千指無幾
而戢化以大法授月菴果果陸沉衆底人莫能識圓
悟獨知之後成褫其出世以頌證之果克大家聲橫
出十二支神足老衲證傳月林觀觀傳無門開開傳
日本法燈燈東歸旺化南紀鷲峰也於戲　寧師之
道造詣深穩踐履明白其爲東山圓悟之所稱許也
如此足以爲後學之蓍鏡孰不欽仰宜其遺風餘烈
流之海外歷數百載而不湮沒也矣當今鬪諍末劫
闇證狂禪機鋒逞俊競起人我慈悲忍讓之風殆將
掃地若誦師之言觀師之行則可以識慚愧予偶獲
斯錄襲藏自珍時一展覽則長想高標逸韻猶若登
報慈之堂親挹顏采聆謦咳矣頃歳道鏞禪衲遠自
常陽歸復帶得一册子點對兩本毫末莫差捲卷三
嘆俱懽奇遇而今禪衲周旋京洛謀諸剞劂較讎文
字幹緣自任默照具壽捐貲勠力旁募緇素勉圖流
通二彥之勇爲趣尙不羣譬諸渴夫覓飲何暇問涇
澠菑欲俾參玄者流諳洞濟之水脈於曹谿一源知

他舌頭具眼自有諸方高鑑又何待予區區之言耶

享保乙卯春閏三月初吉前永平紀府林泉禪寺慈

麟元趾稽首拜題